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專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

《四庫提要著錄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子部第九二冊目次

天中記六十卷（三二）（明）陳耀文輯　明萬曆刻本　一

天中記六十卷（三）

（明）陳耀文輯

明萬曆刻本

射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觀德 射之為言者繹也繹者各繹已之志也故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作矣 禮射義

傳射 陳音曰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於楚之荊山生不見父母為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以其道傳於羿羿傳逢蒙 吳越春秋逢蒙作射 世本射起于黃帝 禮正義

倫臂 史皇產而能書羿倫臂而善射 淮修訓 天口記

射雀右目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游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羿之善射至今稱之 帝王世紀御覽不載

抑首而慿終身不忘故羿之黨與逢蒙殺羿 列子湯問

徹七札 晉楚將戰滿矩之黨與養由基蹲甲而射之徹七札焉 左成下

穿揶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容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屬右矢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汝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周賈

射牀 楚莊王射殪飛鴻名曰忘歸 淮南子氾論訓

之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擁柱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王大悅 楚史檮杌淮南子氾論通

賦養流眄而猿號 大

貫蝨 甘蝿古之善射者彀弓面獸伏鳥下弟子飛衛學射於甘蝿而巧過其師紀昌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間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箭貫虱之心而懸不絕昌說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一日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 列子湯問

馬於是二牛 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 列子湯問

連鵲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鵠于青雲之際 列子湯問

射虎 李廣出雁門人習射於嬰相之圍觀者如堵 堵牆射至於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誓射者又使公冏之喪序點揚觶而語令射決拾 史記李將軍列傳索隱

乃下令曰民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人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不勝令下而民皆疾習射日夜下休及賜人戰

大敗之以民之善射故也 孫子兵法 後漢書 吳志 魏志 晉書 宋書 南史 北史 隋書 唐書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後世善射者莫能及焉

十發十中 後漢陳王寵善琴射十發十中中皆同處晉

嵇書云寵射其秘法以天覆地載參連為奇三微三小三微為經三小為緯緯經綿綿相呼萬勝之方然要在機少中載支袁術遣呼紀靈率步騎三萬攻劉備呂布遣人招備并請靈等饗飲謂靈曰布性不喜合鬬但喜解鬬耳乃令植戟於營門轅去門轅去門一百四十步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後漢 晉書 北史

當解兵不中留決鬬布一發中戟支遂罷兵 後漢 晉書 北史

貫手著掌 太史慈善射後漢書慈與孫策討麻保賊賊於牛渚屯結圍甚急慈乃突圍自出馳詣劉繇繇兵萬餘人屯於神亭策乃自將步騎三千上破繇軍慈復收合餘衆更與策戰策親射慈慈引弓射之矢貫手著掌因復鬬 後漢書 吳志 魏志

射眉 魯肅南徙州追騎至肅自樹看引弓射之矢皆洞貫騎度不能制乃相率還肅渡江 上五四

發無不中 魏舒字陽元少工射著常布六十步垛的皆令去的一丈四尺發無不中 晉書

獲為鍾毓長史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為坐最後值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客能隅雅死盡其妙舉坐愕然莫有敵者毓嘆謝曰吾之不足盡蜀士有如此

射矢 王隱晉書

三起三疊 後稚恭既常有中原之志頃注漢之力富[illegible]襄陽大會參左陳其旌甲親授[illegible]

我之此行若此射矣遂三起三疊徒衆屬目其氣十倍

神射 劉曜雄武過人鐵厚一寸射而洞之於時稱為神射載記

監刀 前燕慕容翰字元邕晉成帝時北投宇文歸既而逃歸乃遣勁騎百餘追之翰遥謂追者曰汝可百步監吾射中者汝便宜反不中者可來前也歸騎解刀監之翰一發便中刀鐶追騎乃散 晉書

監箭百步 慕容盛字道運遇盜陝中盛曰汝欲當吾鋒乎試監爾手中箭百步我若中之宜慎爾命如其不中當束身相授盜乃監箭盛一發中之盜曰訪貴人之子故相試耳資而遣之 晉書 北史 隋書 唐書 舊五代史 新五代史 宋史 遼史 金史 元史 明史

不中為奇 賈堅善弓三百餘烈祖以堅善射故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使射曰能中之何如堅曰少壯射常以堋的太闊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能復中乎堅曰所貴者以不中為奇中之何難一發中之堅時年六十餘矣觀者咸服其妙 十六國春秋 前燕錄

百步射蔵 宜都王肅堅字宣儼少善射常以堋的太闊百步射之十發曰終日射侯何難之有乃取井蕪掩地百步射之十發

十中 南史 梁邵陵王綸字文暢嘗與琅邪王曉博射嬉其皮

嗣乃摹梅帖烏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上
天過山南盤丘南有山高四百餘丈群臣仰射山峯無
能踰者文成帝學孫發矢出三十餘丈過山南二百三
十步遂刊石勒銘魏書
射宮銘宣武景明中幸鄴帝親射遠及一里五十步群
臣勒銘於射所後於河內懷縣親射矢一里五十餘步
侍中高顯等奏聖武自天神藝風茂巧會騁虞之節妙
盡矍圃之儀威稜攸疊邁兒憐氣才猛所振勍慾研心
足以肅截九區赫服八宇盛事奇跡請勒銘射宮
射至銘所魏北海王詳字季豫孝文自洛北巡詳嘗與
侍中彭城王勰並在輿輦陪侍左右至文成射銘所帝
天中記 卷四十二 王
停駕詔諸弟及侍臣皆試射遠近諸人皆去一二十步
唯詳箭及之帝拊掌欣笑遂詔勒銘親自爲制此
射針孔宣武靈后胡氏幸西林園法流堂命侍臣射不
能者罰之又自射針孔中之尋闕口溫水登鷄頭山
射象牙箸一發中之
二婦擊颭神武迎孀婦公主還宋井北與
孀婦公主前後別行不相見公主引角弓仰射翔鴈應
弦而落妃引長弓斜射飛烏亦一發而中神武喜曰我
此二婦並堪繫賊北史后傳
世載其德李遠賢之弟陵之後也當校獵于莎柵見石
于叢薄中以爲伏兔射之而中鏃入寸餘就而視之乃
石也周文聞而異之賜書曰昔李將軍廣親有此事公
今復尒可謂世載其德雖熊渠之名不得獨擅其美
懸莎草豆盧寧字永昌誉與梁企定遇於平涼川相與
肆射乃相去百步懸莎草以射之七發五中企定服其
能贈遺甚厚上
持帖不懼蕭琛字温文後梁明帝之子昭明曾孫也博
學有文義兼善弓馬遣人伏地持帖琮馳馬射之十發
十中持帖者亦不懼隋書
志射隋末有督君謨善閱目而射志其目則中目志其
口則中口有王靈智者學射於君謨久之曲盡其妙欲
射君謨獨擅其美君謨時無弓矢執一短刀箭來輒截
之來後一矢君謨張口承之遂齕其鏑於是笑曰汝學
射三年不教汝齕鏑法耳食戟雉經
緩箭弦弓唐宋國公蕭瑀不能射太宗賜射俱不着梁
歐陽詢作詩嘲曰急風火緩箭弱手馭強弓欲高翻覆
下應西還更東十廻俱着地兩手併弄空借問誰爲此
多應是宋公後帝見此詩謂蕭瑀曰此乃四十字童謠
也由是與詢有隙唐詩紀事
長弓短箭張元一滑稽善謔時西戎犯邊則天欲諸武
立功因行封爵命武懿宗統兵以禦之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
始逾邠郊畏懦而遁懿宗短陋元一嘲之曰長弓短度
箭蜀馬臨高蹊去賊七百里隈墻獨自戰忽然逢着賊

騎猪向南趨則天開之祐未悟曰誌宗無馬邪何故
猪元一解之曰騎猪者是夾豕走也則天乃大笑
三箭定天山薛仁貴領兵擊九姓突厥於天山將行高
宗內出甲令仁貴試之上曰古之善射有穿十扎者卿
且射五重仁貴射而洞之高宗大驚更取堅甲以賜之
時九姓令驍健數十人逆來挑戰仁貴發三矢射殺三
人餘皆請降擒其護衆兄弟三人而還軍中歌曰將軍
三箭定天山壯士長歌入漢關
倶三十步唐敬中內供奉盧廣與李畬倶非稱善射者
常三元禮射廣畬雖引滿射倶不及衆而慢互言其工
拙畬戲曰畬與盧箭倶三十步左右不曉畬曰畬箭去
垛三十步盧箭去身三十步歡笑久之御史記
馬上射兒玄宗東封徵突厥大臣扈從發都下至加會
頓時有兒引弓旁射獲之頓利發下馬持兒舞蹈曰聖神武超絶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也
土因令問饑否對曰仰覩聖武如此十日不食猶為飽
也說世
風中鵝毛羽林將劉洪善騎射常對御使人於風中撒
鵝毛洪連箭射之無有不中帝賞奠厚賜焉天寶遺事
射空王栖曜善射嘗與文士遊虎丘寺平野齊目先以
一箭射空再發中之江東文士梁肅已下咸歌詠之新書
天寶末逋將邢超然據曹州栖曜攻之超然

令插曜曰彼可取也一箭殪之逋衆懾遂拔曹州
三發連中爾宗初為忠王嘗與諸王射苑中矢三發連
中的觀者以為神
破竹宣宗幸苑中回頓伏外舍屋除有倚竹一竿可見
者止尺餘去御馬百步外遂命弓橫綜正扶矢曰朕以
法制威天下而党羌窮蹙敢來干我邊年兵不解我今
射此竹卜其濟否左右肇觀上攘袖挽弓一發洞其竹
分而為二矢貫于外左右呼萬歲賀於馬前未踰月羌
果戚語林
射鴈石雄徐州人初討劉積水次見白鴈謂衆曰使吾
射中其目當成功一發如言帝聞下詔褒美
天中記 八卷四十二
掛針鞭李克用為李琢所敗士入產鞭久之欝欝不
得志人常懼其勇已因時時從其群豪射獵或掛針于
木或立馬鞭百步射之輒中群豪皆伏以為神五代史
中鏈臂唐莊宗時薛昭文使福州假道江西劉信出勞
之謂曰亞次聞有信否昭文曰天呼新有河南未熟公
名也信曰漢有幕信吳有劉信君還其語亞次當來較
射於淮上也乃酌大卮拽牙旗饒者百步謂昭文曰一
發而中願以此卮為壽否則亦以自罰言訖而箭已穿
矣
神箭王建次于元膺能射錢中孔嘗自抱畫毬擲馬上
騁而射之無不中史五代翰林學士毛文錫作賦美之元

五馭保氏掌教國子以五馭一曰鳴和鑾二曰逐水曲
三曰過君表四曰舞交衢五曰逐禽左 周禮

作御乘雅作御寒哀作御 呂覽 蕭作寒 本秦

造父師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
甚卑秦豆氏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廼告之曰古語
曰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看
趨趨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
秦豆氏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趨
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
何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 列子 黃帝

師食量力造父善御者也善視其馬節其飲食量其馬
力故能取遠道而馬不罷明主猶造父也善治其民度
量其力也 管子

日行千里周穆王王乘驊騮騄耳使造父為御日行千
里往見西王母 史記

烏旁出延陵卓子乘蒼龍於翟文之乘前則有錯飾後
則有利鎩箠則引之退則策之馬不得進後不得退
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見之泣終日不食
因仰天而歎曰箠所以進之也錯在前引所以退之
也利鎩在後 韓子

世以為巧晉者王良造父之御也上車攝轡馬為

而欽諧技足謂均勞逸若一心怡氣和體便輕畢安勞樂道馳騖若戚左右若轅周旋若環世皆以為巧淮南

[惡欲]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欲於馬者非

[徶]徶繩策之制也然馬驚於出竅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

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竅也韓子

[銜勒]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銜勒也君者人也吏者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晝

也刑者策也夫人君之政執其轡策而已善御馬正銜

勒齊轡策均馬力和馬心故口無聲而馬應轡策不舉

而極千里棄其銜勒而專用籧策其不制也可必矣夫

無銜勒而用籧策馬必傷車必敗故曰御四馬者執六

[大中記]

轡御天下者正六官是故善御馬者正身以總轡均馬

力齊馬心回旋曲折唯其所之故項又取長道可赴急

疾此聖人所以御天地與人事之法則也家語

[千里之逐]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窓手吻

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申繩引而却之馬掩迹拥而發

之疏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策不能進前也馬驒而走

轡不能正也韓子

[商紊杆馬]子貢問治民於孔子子曰懍懍焉若持腐索

之杆馬予貢曰何其畏也孔子曰夫通達御皆人也以

道導之則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讎也如之何其無

畏也家語

馬佚魯定公問於顏回曰子亦聞東野畢之善御乎對

善矣雖然其馬將必佚定公色不悅顏回退後

三日物來訴之曰東野畢之馬佚兩驂曳兩服入于廐

[恣欲]聞之促駕召顏回問曰子何以知畢馬之佚也對曰

以政知之昔者帝舜巧於使民造父巧於使馬舜不窮

其民力造父不窮其馬力是以舜無佚民造父無佚馬

今東野畢之御也升馬執轡銜體正矣步驟馳騁朝晝

畢矣歷險致遠馬力盡矣然而猶乃求馬不已臣以此

知之公曰善誠若吾子之言也上韓詩外傳同荀子謂問于顏

閩遂子謂東野稷見莊公顏闔云去

[良御]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

孔叢子

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

策則馬失道矣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

之助也孔子

[三易三後]趙襄王學御於王子期俄而與於期逐三易

馬而三後襄王曰子之教我御術未盡也對曰術已盡

用之則過也凡御之所貴馬體安于車人心調于馬而

後可以進速致遠今君後則欲速臣先則恐遠于臣夫

誘道爭遠非先則後也而先後心在于臣尚何以調于

馬此君之所以後也韓子

[秋駕]尹儒學御三年而無得馬私自苦痛常竊想之中

夜喜愛秋駕於師明日往朝師望之謂之曰吾非愛頓

下也恐子不可不知也今月教子以秋駕尹儒及駟
明丹拜曰臣有天幸今夕固憂受之
南
去疾第駟且大丙之御除癰去腫棄策車莫動而自
舉馬莫使而自走也日行月動星耀而玄運電奔而鬼
騰故不招指不出也騶者飛鴻若絶矣猶或追焉歸朝
營樹桑日入落棠此假弗用而能以成其用者也夫
駟且大內不施轡銜而以善御聞於天下伏戲女媧不
設法度而以至德遺於後世何則至虛無說一而不變
葉荀事也上

乘雲入蜺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乘雲車入霧蜺游微
霧驚風經歷遠荒周流天地出入日月經紀山川躐騰崑崙排閶
闔淪天門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銀不能與
之爭先足故大丈夫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
陽為御乘雲凌霄縱志舒節以馳大區今而師涸道使
風伯掃塵電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上游于霄冤之野
下出于無垠之門劉覽偏照復守以全
良工夫馬者良工御之則和馴端正致遠直矣庸人御
之則渥奔觸轅反敗車矣民者譬之馬也堯舜御之則天下
正統紂御之則天下奔於歷山
于
調車和馬夫御者馬體調乎車御心和乎馬則雖歷險
至遠進退周旋無不如意雖有騏驥驊騮之良不
復御之則馬反自恣而人不御也
新

九天訓六藝法數九數之訓
依九九之術以合六文之變
十等數首四以著九章筭備五數
數名十十謂之百十百謂之千十千謂之萬十萬謂之
億十億謂之兆十兆謂之京十京謂之垓十垓謂之秭
十補謂之選十選謂之載十載謂之極有物者有事者
紀於此矣過此往者則其數可紀其名未之或聞也夫
數一為特侯奇隻二為耦雙二為參四為乘風俗通
數度數度之道以六為法數度之治始於微細有形之
物莫細於毫是故立一毫以為度十毫為髮十髮為釐
二十四
十釐為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備於六故先王以為天
下用也
說文
堅亥山海經曰帝令豎亥步曰東極至於西極五億十
選九千八百八十步豎亥右手把筭左手指青丘曰五
億十萬九千八百天地東西二億三萬二千里南北二
億一千五百里天地相去一億五萬
里也
載數之極一行筭法曰萬萬為載數之極矣或問之
曰何以數之為載按孫子筭經云古者積錢上至於天
天不能容下至於地地不能載天不能蓋地不能
名曰載
筭物而曰數者一十百千萬也所以筭數事物順

之理也曰化其美命紀於一物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以法在算術宣於天下漢書律歷志九九者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見乎鄙人對曰臣非以九九為足以見也臣聞主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論而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乎夫太山不辭壤石江海不逃小流所以成大也詐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古傳謀也桓公曰善乃罷燎之暮月四方之士相携而至

越王餘善晉安有越王餘善築長尺許白者似骨黑者似角云越王行海作善有餘弃之於水生[illegible]

學箕南郡宜城王子山刹泰山從鮑子真學箕[illegible]

玄如玄菟曹元理從共交人陳廣漢廣漢口吾有二囷米忘其石數乎為計之元理以食筯十餘轉曰東園若干西園若干運大署園門後出米西園中有一鼠大堆一井菟園不差圭合元理後歲復過廣漢廣漢收米數告之元理以手擊床曰甚不知鼠之殊米不如剩去面皮矣廣漢勉之取酒鹿脯數片元理復箕其腎箕曰何供饋之偏耶廣漢勉曰有客卒客無客卒主人元理曰姐上無他一頭厨中荔枝一枰皆可為設[illegible]

謝皐自入取之晝日為歌其術後傳南至南季儁頊瑁傳子陸皆得其分數而失玄妙焉西京雜記

九九者桓公設庭燎為士之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鄙人有以九九之術見者桓公曰九九何足以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舡蝗射隱伏無不中効或難吞曰雕者固不可校誰知其然此殆妄耳達便其人取小豆數斗擿之席上立定其數驗覆果信吳志

屈指心計顧謂下吏以此服之吳志

鷄兎箕鷄兎箕圖史譜紀之尚不明上下頭下下脚即折半下見頭除脚見脚除頭上是鷄下是兎南齊書

度度之起起於何昏曰度之起起於忽忽是神亟口中吐絲名也十忽為一絲十絲為一毫毫毛絲量量之起起於何昏曰量之起起千粟粟是陰陽而生從六甲而出故六粟為一圭十圭為一抄上

秤秤之起起於何昏曰秤之起起於黍黍是三枝草子也十黍為一絫十絫為一銖

相

冥相傳言黃帝龍顏顓頊戴午帝嚳駢齒堯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三漏湯臂再肘文王四乳武王望陽周公背僂皐陶馬口孔子反羽斯上二聖者皆在帝王之位或輔主憂世奢頭四目為黃帝史晉公子重耳仳脅為諸侯霸蘇秦骨皐為六國相張儀仳脇亦相秦樗[illegible]

雲雨興而之後與高祖分王天下論
體小名高世人聞有身虛而志立體小而名高者然
則否是以充眉入彩舜目重瞳禹耳參漏文王四乳皆
則世亦有四乳者則謂馬一毛似驥耳上
聲浮色赤師曠見太子晉曰汝聲清浮汝色赤火色不
壽王子曰後三年上賓於帝汝慎毋言殃將及汝師曠
歸未及三年告死者至
能相王使內史叔服來會葬公孫敖閩其能相人也見
其二子焉叔服曰穀也食子難也牧子敖也豐下必有
後於魯國
姑布子卿
姑布子卿見趙簡子簡子徧召其子使相之
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
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毋恤毋恤至則子
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
尒卿曰天所授也雖賤必貴簡子於是廢太子伯魯而
以毋恤為太子
形狀未也孔子適鄭與弟子相失獨立東郭門外或人
謂子貢曰東門外有一人焉其長九尺有六寸河目隆
顙其頭似堯其頸似皐繇其肩似子產然自腰已下不
及禹者三寸纍然如喪家之狗子貢以告孔子欣然歎
曰形狀未也如喪家之狗然乎哉然乎哉豫史南
家語布姑子卿謂大
人不相蔡澤從唐舉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百日
內持國東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舉
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膺樂吾聞聖人不相
殆先生乎蔡澤知唐舉戚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所不
知者壽也願聞之唐舉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四十三
歲矣澤笑謝而去謂其御者曰吾曜焉維馬疾驅悵黃金之
印結綬於腰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歲亦足
矣史記
非相
古者有布姑子卿今之世渠有唐舉相人之形狀
類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
不道也故相形不論心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
勝術術正而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
子也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為小人也故長短小大
善亦形相非吉凶也蓋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
尼長子弓短楚之孫叔敖突禿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
霸秦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勝其衣白公之亂入
朱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掌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
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烏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
公之狀身如斷菑皐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
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須麋毋
偏充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文學那直將
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苟非

輒方心圓魏安釐王問于順曰馬田之為人雖少又[illegible]
亮有丈夫節也志欲以為相可乎荅曰知臣莫
何有不可至於亮直之節臣未明也聞諸孫卿其為
也長目而豕視首必體方而心圓無以其法相人千百
不失臣見田甚疑其目王用之三月果以詐得罪
豺聲狼心大梁人尉繚說秦始皇以并天下之計始皇
從其冊與之亢禮衣服飲食與之齊同繚曰秦王為人
隆準長目鷙膺豺聲少恩虎視狼心居約易以下人得
志亦輕視人我布衣也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
須得志天下皆為虜矣不可與交游乃亡去
聽商聲有龍淵者相帝時善相人也於聽音聲尤妙二

千石相者龍淵下床贊之令長起侍賛之自六百石以
下皆坐而言之先相張湊當以財得三公湊常依淵以
觀視有相者輒往來之會稽虞氏世為富侯去淵謂湊曰可厚事之湊遂往盡
有至相何憂貧乎侯去淵謂湊曰可厚事之湊遂往盡
為償債別以數百萬修居置業桓帝前無嗣解瀆侯入
為天子曰瘠遂至司空
四十小厄朱建平善相術文帝為五官將坐上會客三
十餘人文帝問已年壽又命徧相衆賓建平曰將軍當
壽八十至四十時當小有厄願謹護之後文帝皇初十
年年四十病困謂左右曰建平所言八十謂晝夜
其決矣頃之果崩

嚴孝武李太后本出微賤始簡文帝為會稽王有寵
于緒天其後諸姬絕孕將十年乃令善相者遍相宮
時后在織坊中形長而色黑官人皆謂之嵓嵓既
者驚云此其人也而有虎厄帝召使抱之后數慶兩龍拔
膝日月入懷生孝武及會稽王薨既登尊位服相者
之驗而怪有虎害且生所未見乃令人盡作虎因以手
打之戲便患手腫痛遂以疾而崩
行虎步初桓玄篡位妻劉氏尚書毓之女也聰明有
智鑒嘗見帝因謂玄曰劉裕龍行虎步瞻視不凡恐不
為人下宜早為之所玄曰我方平湯中原非俗莫可待
閑隴平定然後議之

[illegible]迄宋長城僧願善相宗慤徵將
州刺史後果鎮廣豫等州宋哉帝召見之取東冶囚及
一奴美顏色者餘以衣鬼令相願皆因曰君多危難下
階便應鉗鎖謂奴曰君下賤人皆得免耶

日月相齊明帝脾上有赤痣常祕不傳江祏勸帝出以
示人晉壽太守王洪範罷任還土相示之曰人皆謂此
是日月相卿幸勿泄言洪範曰公日月之相在軀如何
可隱轉當言之公卿上大悅南齊江
頭有伏龍梁武帝初為司州刺史有
帝曰君頭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
齊隆侯相武帝起兵時呂僧珍一夜忽頭痛壯熱及明

而顴骨高大其骨法甚有異焉又曾語親舊曰吾昔在
蒙縣熱病發苦心自分不全終王上見語卿有富貴相必
當不死俄而果愈及僧珍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
生指僧珍曰此有奇聲封三相也後　武帝起義半東
昏封平國侯南郡太守

許懋之術宣修容善許負之術曾登樓遥語人曰
太守今年必當不豪時靖恵王薨及昭明入朝又云必無嗣立之相俄而昭明
曰行步向前氣轉殊不若其不然不復言相靖恵共年未
薨

九十帝成梁宣帝侯修泰軍陳晃善相人修因去曾將
晃自隨令相簡文有天下否晃言簡文儿州骨戒必踐
帝位而地部過弱非但王業盛德終無恙因
五十小厄梁元帝初從劉景攻相術因訊以年答曰未
至五十當有小厄穰之可免帝曰苟有期會禳之何益
及四十七為魏所滅

相不可遇庾喬子夐少聰慧家富於財好賓客盒必引
門又求親豐美顏頰開張人皆謂夐必為伯無餘之
之慮及魏克江陵果致饑死時又有水軍都督褚羅面
甚尖危有從理入口竟保衣食而終上朱建平善相鏡
錄以為唐舉許負何以復加然相王肅年踰七十位至
三公肅六十二終干終領軍耳史氏以為驗跌吾以為

相不可應也

不相念賢字蓋靈為兒童時在學中讀書有善相者過
學諸生覓詣之賢獨不往笑謂諸生曰男兒生死富貴
在天也何遽相乎

脫靴頭東

東魏御史賈子儒善相太常卿崔暹引子儒
遊觀齊王儒曰人有七尺之形不如一尺之面一尺之
面不如一寸之眼大將軍唸庫速北帝主相也皇帝
王又竊視王於道曰此不作物會是乎滿者謂大原公
洋一目

相以月當眉光如高祖非常人源自出納及高祖去官
歸京師晃迎見高祖於襄邑高祖笑邑晃言簡文儿州骨戒必踐
公相貌非常名在圖籙九五之日幸願不忘高祖笑曰
何妄言也項之有雖雖鳥雖庭高祖命晃射之曰中則
有賞焉富貴之日持以為驗晃射而中高祖撫掌大笑
曰此是天意公能戚之而中也

非人臣相

郭弘道字大實善相謂隋高祖曰公天中伏
犀下相接於眉此非人臣之相願深自愛高祖取私道
銀盒置之於地引弓射之謂弘道曰向言有驗當十倍
中之既發應弦而中弘道曰願公事驗之後賞金盒高
祖大悅

四五得大官

來和善相術同郡韓則嘗詣和相謂之曰
後四五當大官人初不知所謂則至開皇十五年五月

面多人問其故和曰十五年為三五加以五月海
大之語也和言多此類著相經四十卷
頭目戎人乙弟弘禮喜馬自初刺史泗州薛大均時
當坐事沒為奴貞觀初與數人詣弘禮次至大均曰君
奴也欲何所相咸曰何以知之弘禮曰觀其頭自真是
賤人但不知餘處何如耳大均有慙色乃解衣視之弘
禮曰看面不異前言占骨居自腰以下當為方岳之任其
占相皆此類也貞觀末卒焉
伏犀貫腦馬周詣袁天綱相綱曰馬侍御伏犀貫腦燕
有王枕又背如負物富貴不可言近代以來君臣道
合罕有如公者公面色赤印門色暗耳後骨不起耳無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三十三
根恐非壽者周後至中書令年四十八卒 唐李文本謂
所親曰馬君論事會文切理無一言可損益時之纓冕
令人忘倦蘇張終賈正應此耳然為肩火色騰上必速
恐不能久
竇懿必貴袁天綱相實執伏犀貫玉枕當于益州立功
名果然又相李嶠曰聰則氣從耳出名貴息必貴 田
貴人在舟袁客師常與一書生同過江登舟訖遍視中
舟人頗色謂同伴曰不可速也遂相引登岸私語曰吾
視舟中數十人皆鼻下黑氣大厄不久豈可知而從之
但少留舟未發間忽見一丈夫神色高朗被一足屨
驅驅登舟客師見此人乃謂伴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
吾儕無憂矣登舟而發至中濟風濤怒起危檣欲折
濟島詢驅疆丈夫乃是婁師德也後位至納言馬 性
張乞放杖孫思邈年百餘歲術高仲舒曰君有
貴相當救此刺史無為幕府所困高固辭之後果如其言已剔
右雖合吃杖君當憐老人
其衣說忽記憶逐放 上
裴冥小傳裴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
云後當位極人臣裴笑之徐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
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探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
不中程律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
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至宰相封漢陽王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三十四
唐已前處厚在開州也常有李遠崔沖二進士來謁留
連百餘日會有遊客西川軍將某者能相術於席上言
李遠三日內有虎厄後三日處厚與諸客遊山寺自上
方抵下方日已暮矣李先下崔沖後未沖大呼李云待
沖來李聞徐油來聲謂虎至顛蹶墜下山並絕而復蘇
數日方能友重將迎謂李曰君厄過矣 載海
語事若神常揭衣之在福建也有僧某者善占色言事
若神初屬惜其僧老命弟子就學其術僧云此事天性
非長造次為傳某嘗於相君左右見一人可教遍名某
小夷黃微馬相命就學老僧遂於閨室中置五色
架令視之曰世人皆用眼力不盡淬驗看之旬日後
乃謂伴曰可以行矣貴人在內

臣因問韓絳王安石馮京注云安石牛耳虎頭視
射徑行直前敢當天下大事然不如絳得和氣多
骨相所招東坡自謫海南歸人有問其遷謫類若者坡
荅曰此乃骨相所招少時入京師有相者云一雙學士
眼半箇配軍頭異日文章當知名然有遷徙不測之禍

今日悉符其語

百日伯主蜀人不李順敗后逃至荊湖入一僧寺有僧
熟視曰汝有異相當為百日伯之主何自在此汝宜
急去今年不死尚有數十年壽又云方順之作有術士
拆順名曰是一百八日有西川耳安能久也如期而敗

論心相形不如論心心相有三十六善不近小人不志
故舊不念舊惡常行陰德之類三十六善全有位極人
臣諺曰有心無相相隨心滅有心生有相緣心相隨心
貴人福三貴人之福有三愛談清晏常親文史衣不
濃食無重味此修福貴人志類許由巢父廣成子
善急流勇退此積福貴人喜務華靡慣為奢侈多歡少
憂深居簡出此享福貴人又云文人似武必卒武人似
文必執器舉此數事則知相非止於氣色形神今之
相徒啓其作心增其妄想尔故衛工有云釋術之謂也

畫品

畫廣雅云畫類也爾雅云畫形也說文云畫畛也象田
畛畔所以畫也釋名云畫掛也以彩色掛象物也
存形陸士衡云丹青之興比雅頌之述作美大業之蘊
香宣物莫大於言存形莫大於畫
六法謝赫云畫有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
三曰應物象形曰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
模移寫是品

成化耿愉夫畫者成教化助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
籍同功四時並運發於天然非由述作古先聖王受命
應錄則有龜字效靈龍圖呈寶自巢燧已來皆有此瑞
逮暎乎瑾鉉事傳乎金版商犧氏繼於榮河中興繕圖

畫前矣黃軒氏得於溫洛中縮蒼頡狀焉畫代名
觀畫曹子建云觀畫者見三皇五帝莫不仰戴見三季
暴主莫不悲惋見纂臣賊副莫不切齒見高節妙士莫
不忘食見忘節死難莫不抗首見孩婦莫不側目見冷妃順后莫不嘉貴是知有

周公輔成漢孝武帝欲以鉤弋趙婕妤少子為嗣命太
史伯輔之惟霍光任重大可屬社稷乃使黃門畫圖
公持成王朝諸侯以賜光圖畫見聞誌
賓圖召率之諸官人皆賂畫工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自
圖召率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形案
以昭君行及去召
入朝求美人為閼氏於是上案圖
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閑雅帝悔之而名籍已
定帝重信於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工皆棄
市籍其家資皆巨萬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
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樊胡逢並工為牛馬
飛鳥衆勢人形好醜不逮延壽下杜陽望亦善畫尤善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九
布色樊育亦善布色同日集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西京
觀古圖畫成帝遊於後庭欲以班婕妤同輦載婕妤辭
曰觀古圖畫聖賢之君皆有名臣在側三代末主乃有
嬖倖今欲同輦得無近側之乎上善其言而止太后聞
之喜曰古有樊姬今有班婕妤圖畫見聞誌

足指畫獸張衡字平子著述州蒲城縣山有獸名駮神
家多人首狀貌惡百鬼惡之好出水邊石上平子往窺
之獸入潭中不出或云此獸長畫故不出可去紙筆即
去之獸果出平子拱手不動潛以足指畫獸今號曰巴
狀潭歷代名畫記

靈帝召畫工賜錢各數百萬使畫赤泉侯伍代將相於省蕙命蠡識

及諸色畫畫由識皆擅名於代時稱三美東觀漢記
有講學圖小列女圖傳於代名畫記
靈北風濮桓帝時人劉褒魯畫雲氣人見
之覺熱又畫北風人見之覺涼官至蜀太守畫繼賜光圖畫見聞誌
為夷作圖荀尚夷其俗徵巫鬼好盟詛投石結草官常
以盟記要之諸葛亮乃為夷作圖先畫天地日月君長
城府次畫神龍及牛馬駝羊後畫部主吏乘馬幡蓋隨
行安邱又畫夷牽牛負酒賚金寶詣之以賜夷夷甚重

上

嚴季作楊脩字德祖有俊才與陳思王友善善畫有曲
京圖藏君平像吳季札像並晉明帝題字傳於代上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十
墨落畫蠅吳曹不興畫屏風墨落點素因就畫為蠅孫
權以為真以手拂之吳興錢張彥遠名畫記

脩脩龍若真曹弗興嘗於溪中見小龍矢矯波間因寫以
獻孫皓皓賞激珍藏之至宋元嘉中帝時累月旱曠祈禱無
應於是取弗興龍置水傍應時雷雨足 陳朝謝赫善畫
嘗閑秘閣歎伏曹不興所畫龍首以為若見真龍尚書
鬼形燮宅鍾會定荀濟北從勇二人情好不協荀有寶
劒可直百萬常佩毋鍾六人許會善書學荀手迹作書
與母取劒仍竊去不還荀最知是鍾而無得也思所以
報之後鍾兄弟以千萬起一宅始成甚精麗未得移住

前極善畫乃潛往畫鍾門觀作太傅形像衣冠狀貌如平生二鍾入門便大感慟定遂空廢世說孔氏志怪曰干時咸謂勛之報會過于所畫壁狀小異虎頭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以來未有也又書駿牛賦於扇上此扇義熙中尤在

古今未有顧愷之字長康小字虎頭多才藝尤工丹青傳寫形勢莫不妙絕世說云謝安謂長康曰卿畫自生以來未有也又云顧長康畫人以數年後定眼睛人或疑而有請故謂之以畫自名獨慎許可謂於璧當心釘之女患心痛苦於長康拔去釘乃愈世說云顧長康畫人畫成或數年後定眼睛或不點目人以觀其妙醜或問其故顧曰四體妍蚩本無關于妙處傳神寫照正在阿堵中世說

書亦抄書唯獨好畫范亦無用不宜勞思於此數乃畫南都賦圖范看畢容儀舉止為有益始重畫世說過江第一晉王廙字世將善屬詞攻書畫過江後為晉朝畫第一音律衆妙畫人謂畫有六法採微元帝時為左衛將軍封武康侯時鎮軍謝尚於武昌鎮造東塔戴若思造西塔並請廙畫廙為若思畫壁勤筆新寄固自不凡矣畫蟬崔顥景秀武帝業時人畫為右軍法時右軍亦學之何哉蟬崔扇是景秀畫後畫於廙廙畫孔子十弟子圖以勵之嗟嘗觀之皆歎其巧絕扇背

不知即伏室命筆以墨圖一獅子令於戶榜之
曰此出手便靈異可慶誠致構明日當有驗溉命張
外遣家人焚香拜之已而是夕中夜戶外有恐聲之甚
良久乃不聞明日所畫獅子口中膿前有血淋漓及千
戶外皆縣焉溉病乃愈時人異之 八朝 怪錄
荊木方丈謝能寫性多巧思善畫制木方丈圖天
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離之則州郡殊合之則寓內為
一作畫琴帖序自序其畫云 名畫記
畫婦念病劉瑱字士温繪弟也文藻蒙棣丹青並為當
天中記 卷四十 時所稱時有梁陽毛惠遠善畫馬瑱善畫婦人並為當
世第一瑱妹為晉鄱陽王恢妃妃伉儷甚篤王為齊明帝所
誅妃追傷遂成痼疾醫所不療有陳郡殷蒨善寫人面
與瑱不別瑱乃令蒨畫王形像併圖王手生所寵姬共
照鏡狀如欲偶寢瑱乃密使媪妳示妃妃視畫仍唾之
因罵曰故宜其早死於是情遂歌病亦痊除此妃亦被
廢皆因蒨以此畫楚之 南史三十九
三絕梁元帝初為荊州刺史起州學宜尼廟堂置講林
與軍一人勸學從事二人生三十人加廩餼帝工書善
畫自圖宣尼像為之贊而書之時人謂之三絕 南史元帝
嘗畫聖賢武帝親為作讚任荊州刺史時畫蕃客入朝
圖帝極稱善 具梁書 又畫職貢圖并序外國貢獻之事
本集

蕭賁知名武烈太子方等偏能寫真坐上賓客隨宜點
染即成數人以問童孺皆知姓名矣
瀟圖山水蕭賁字文奐好學有文才能善書畫於扇上
圖山水尺尺之內便覺萬里遙遙杳杳為遠矜慎不傳自娛而已
南史二十四
柏堂畫聖梁張僧繇吳人也江陵天皇寺明帝置內有
柏堂僧繇畫盧舍那佛像及仲尼十哲帝怪問釋門內
如何畫孔聖僧繇曰後當頻此耳及後周滅佛法焚天
下寺塔獨此殿有宣尼像乃不毀拆 名畫記
畫鷹止鴿潤州興國寺舊鴿樓梁上徹汗尊容張僧
繇乃東壁上畫一鷹西壁上畫一鷂皆側首向簷外看
天中記 卷四十 自是鳩鴿等不復敢來 輟耕錄
畫不點眼張僧繇千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每
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為妄誕固請點之因為落筆才及
二龍果雷電破壁二龍乘雲上天未點眼者見在杓
吳曹不興圖青溪龍僧繇見而歎之乃歲其祭於龍泉
亭其畫留在祕閣時未之重至太清中雷震龍泉亭遂
失其壁方知神妙 名畫記
畫龍湖鄧縣大幘山頂有梅木代為會稽郡廟之梁
張僧繇畫龍千供注喉嗽風雨入鏡湖與龍鬬後人
孔渠上有水猝漲始歐異之以鐵索鎖于柱 明一統志 明 紹興
初晉宋以來以顧長康陸探微張僧繇為畫家三祖

二絕顧野王字希馮宣城王為揚州刺史野王及狼邪王褒並為賓客王甚愛其才野王又好丹青善圖寫王於東府起齋乃令野王畫古賢命王褒書贊時人稱為二絕書斷工畫草馬

畫妖伐魏元兆能行法治病有軍士女為物所惡兆曰此畫妖也天下有至神之妖至靈之怪有在陸之精在水之魅以法治之乃廣化寺礎有鬼魅名畫錄

蒼鷹北齊廣寧郡王孝博涉多才藝常於廳壁畫蒼鷹觀者莫其真鳩雀不敢近名畫記

二絕楊子華常畫馬於壁每夜聞蹄齕長鳴如索水草

草聲圖龍於素卷舒之輒雲氣滿室世祖重之使居禁中天下號為畫聖非有詔不得與外人畫時有三子沖善基通神號為二絕名畫記古畫品錄

閻省知生劉發鬼與楊子華同時世祖俱重之畫閻雀於壁開帝見之以為生佛之方賜錫賚巨萬名畫記

董閣江山隋展子虔歷北齊周至隋為朝散大夫而所畫臺閣雖一時如重展不行以窺其妙寫江山遠近之勢尤工故迟尺有千里趣繪圖要旨

劃外有情董展字伯仁汝南人以才藝稱鄉里號為海尤長於畫雖無祖述不愧前賢風德名流見者心服書斷

與展子虔齊名曾作黃酒婆相為時所稱自非畫外有情豈能如此

情在象外人間莫覓何以臻此上品

別真無量度同品董有展之車馬展亡董之基閻名畫記

蛺蝶圖唐滕王元嬰善畫蜂蝉蛺蝶本能巧之外曲盡情理名畫錄

名畫記申書之及觀王建宮詞云內中數日無宣喚傳得滕王蛺蝶圖乃知其善畫也見聞志

扇畫鳥鷺蓮鴛圖滕王建德父畦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聲前古閻立德父畦在隋以丹青得名與弟立本齊聲名立本嘗寫秦府十八學士凌烟閣功臣等悉皆輝映前古時人咸稱其妙上李嗣真云大安時陵難兄難弟自江右陸謝云亡北朝子華長於遊象人之妙實為中興二十六

至如葛國來庭奉金山之王帛百蠻朝貢接應門之序位折旋矩規端彗奉笏之儀冕旒黼怪鼻飲頭飛之俗莫不盡該衆末備得精神名畫記

雜跡廣立本至荊州視張僧繇畫謂曰定虛得名耳明日又往曰猶是近代佳手明日又往曰名下定無虛士坐卧觀之留宿其下十日不能去劉賓客嘉話

畫鶴一絕綽稷字嗣通盡疑如閻立本尤善畫花鳥人物雜畫品

嘗見有畫鶴知名并風六窮鶴樣自稷始也名畫記

貨知章草書即餘令鳳相傳號為四絕元和中歸公為校書郎挾彈中鶴一眼詩人乃謂之五絕郎

地獄變相 張孝師爲驃騎尉善畫嘗死而後生故
獄相爲尤工吳道元見之因效爲地獄變相圖繪
前身畫師 唐王右丞維家於藍田玉山莊止輞川兄弟
以科名文學冠絶當代故時稱朝廷左相筆天下尤
詩者也其畫山水松石蹤似吳生而風標特出今京都
十餘寺西塔院有掩障一畫楓戍一圖輞川山谷僧盤
雲不飛動意出塵外怪生筆端嘗自題詩云風世謬詞
客前身應畫師慈恩寺東院王維與畢庶子鄭廣文各
畫一小壁時號三絶故庾右丞宅有壁圖山水兼題記
亦當時之妙也畫 王維嘗至招國坊庾敬休宅見屋壁
曲第三疊第一相好事者集樂工驗之無一差者周史
五馬失三 寧王善畫馬開元後花鬃樓壁上有六馬皆
塵圈內明皇最着愛玉面花驄嘗令供奉上令師陳閎
鼠信常如也後壁上惟有五匹其一不知所在
與變化俱也 龍城
玩馬皆師韓幹藍田人沃寶中召入供奉上令師陳閎
畫馬怪其不同詔問之閎曰臣自有師陛下內廄馬
皆臣之師也上甚異之惟幹閉居之際忽有一人朱衣
玄冠而至幹問曰何得及此對曰我見使也聞君善繪
良馬願賜一匹幹立畫拔之旣成數日因出有人揑而
蒙君惠駿足兔爲山川踈涉之勞亦有以酬劫明

人送素縑百疋不知其來幹收而用之 獨異志 建中初會
有人韋馬訪醫稱馬患脚以二千求治其馬毛色骨相
醫未嘗見笑曰君馬酷似韓幹所畫者眞馬者固無也
因請馬主逸市門一匝將醫隨之忽值韓幹幹亦駐曰
真是吾設色者乃知隨意所匠必冥會所肖也遂摩挲
馬若驟因損前足幹心異之至舍視其所畫馬本脚有
一點 缺方知 通靈矣馬醫所獲錢用贖數主乃成
死錢白楊 玄宗好大馬御廐至四十萬匹有沛公大馬
命王毛仲爲監故使燕公張說作賦敘領時主好藝韓
君閒生遂命悉圖其駿則有玉花驄照夜白等時岐薛
王嘉祐中有使江南者渡采石 唐史 馬種遂絶 名畫
之亂而 記 畫 嘉 馬 韓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綠山
人 宋史 張萱周昉皆工士女韓幹畫馬藏萬工牛或問曰
何以但舉韓幹而不言曹霸止引戴嵩而弗稱韓滉
答曰韓師曹仔軍戴法嵩晉公但舉其弟可知其師
也至如高鑒暨循子騶皆善畫馬但取其尤者明
之難即遍舉也
世俗見馬即命爲韓滉戴嵩甚甚
可笑諺云牛即戴嵩馬
也
韓幹鶴則杜荀鶴即晉侯

一日之跡明皇天寶中忽思蜀道嘉陵江水遂假吳生
驛馹令往寫貌及回日帝問其狀奏曰臣無粉本並記
在心遣于大同殿圖之嘉陵江三百餘里山水山日而
畢時有李思訓將軍山水擅名亦畫大同殿壁累月方
畢明皇云李思訓數月之工吳道子一日之跡皆極其
通神住手玄宗召李思訓畫大同殿廊檐障異日因
奏對詔云卿所畫掩障夜聞水聲迴神之佳手也斷
三絕鄭虔善畫山水饒墨樹枯老硬黃峯山水有法度
若好書嘗自寫其詩并畫獻明皇明皇書其尾曰鄭虔
天中記 圖畫見聞志 四十

三絕 圖畫實鑑

外飾造化天寶中有尚書郎張璪性善繪畫多出意象
之表松石尤奇東宮庶子畢宏見璪輸墨未嘗不心服因與璪筆法所授璪曰吾外
師造化中得心源宏嘆其名時解第畫四足
貌獅常無蚤玄宗朝以畫馬聞名時解第畫四足
無不妙也嘗見貌外國所獻獅子駢以其真後獅子放
歸本國唯畫者在圖時因觀覽百獸見之皆懼畫
身外丹青李林甫思訓弟思誨子也亦善丹青高麽事
與林甫詩曰中興唯由畫判外即丹青奏畫迹苦佳山
水小類李中舍 名畫記

梅圖李思訓子昭道愛之之勢沙又過之官至太子中舍創海圖之妙世上言小水者稱大李將軍小李將軍昭道雖不至將軍恰因其父呼之上

嶽相為尤二吳道元見之因改為地獄變相

寫馬神丞曹霸韋鄭公髦之後髦之筆迹獨高殆代

天寶末詔寫御馬及功臣相筆墨況着神采生動

惟律張志和號煙波子常漁釣於洞庭湖頗曾公荅吳

興知其高節以漁歌五首贈之坂乃為卷軸乃隨句賦

象人物并船烟水風波風月為歌皆依其文寫之曲盡與妙

為世之雅律名書

天中記 卷四十二 四十一

寫貌海山氣況縹渺

今監人或詰之謂曰余要寫貌海中山耳仍辟畫禁王

默早年授筆法於鄭廣文度平生太有

為副胡青牛

歎為神品王維

奇事顧著作知新亭監時默請為海中都巡問與意云

愛見海中山水耳為職半年解去爾後落筆有奇趣名畫

盡得情性周昉善寫文簡升青之妙郭汾陽婿暹縱侍

即宿令韓幹寫真衆稱其善後復請昉寫之二卷皆本

能名汾陽嘗以二畫張旅坐側未能定其優劣一日趙

夫人歸寧汾陽閒自此畫誰也云趙即出復曰何者最

似云二畫皆以後畫者為佳蓋有畫室得趙即狀貌

後畫者乃眇也即情性笑言之妄彌後畫者乃眇也汾

陽喜曰今日乃決二子之勝負於是令送絳綵數百疋

以酬之見閑志

田家水牛鼎說宇太中公退之暇留意丹青師張顛

畫師陸探微能圖田家風俗人物水牛尚盡其妙議者

絕其妙全錄

謂騭牛雖目前之畜狀最難圖也惟晉公於此工之能

畫牛載嵩初錄說鎮浙西命畫工為巡官師說畫皆不及獨

於牛能盡野性逸況遠甚至於田家川原亦各臻妙弟

嶸亦以畫牛得名喜作奔逸之狀 嵩喜畫水牛畫欽

水之牛則水中見影畫牧童則牛聲中有牧影畫

有藏戴嵒牛鬪與客觀之有一牧童曰牛鬪力在前

天中記 卷四十二 四十二

尾在兩股間今尾椏何也

馬正恵嘗得鬪水牛一軸云厲歸其畫甚愛之一日

展曝於書室雙扉之外右軸租莊實通立於砌下疑

玩久之既而竊哂公見而詰之莊實曰某非知畫者

但識真牛其鬪也尾聚起所以笑其夫真見聞

水火張南本畫佛像鬼神甚工獨善畫火中和年嘗於

成都金華寺大殿畫八明王有一僧莊禮至寺整衣飛

觀壁間見所畫火勢煽逸人驚悚戰仆時稱位以畫水

得名世之論畫水火之妙者獨推此二子蓋水幾於道

而火應於神非筆端深造理窟未易形容也

清濟貫河唐常州太平寺中有一徐熙士友能仰清濟貫河一筆紆繞寫其端末長四十丈不斷却立而觀濤瀾洶湧目為之眩仰首近之凜然若飛流之瀉於而而覺有寒色也時楊公觀而嘆賞之不已畫宋威文秀工畫水畫清濟灌河圖一軸長五丈自邊際起通貫於波浪之間與衆豪不失次序超騰回楷圖繪事蜀三野山張詢南海人不第後流寓長安以畫自適後至蜀中因假館於昭慶寺為僧焚休作早午晚三景圖於壁間率取吳中山水氣象用以落筆為謂之三時山靑景為難狀也其後王蜀主欲遷于所居與棟相連移之宗幸蜀見之歎賞彌日孟昶早晚二景人皆能為之而午則損於是遂止

山水訣荊浩河內人自號洪谷子惇雅好古以山水專門頗得趙向善為雲中山頂四面峻厚自撰山水訣一卷嘗語人曰吳道子畫山水有筆而無墨項容有墨而無筆吾當采二子所長成一家之躰故關仝比而事之世論荊浩山水為唐末之冠信有筆無墨者見落筆疎徑而少自然有墨無筆者去斧鑿痕而多變態

畫龍崔澄鷟京兆人攻丹青最長於花鳥折枝之妙古所未有窮羽毛之變態奮春華之芳麗貞元中新羅國獻孔雀解舞德宗召於玄武門寫貌一正一背翠彩金鈿遺妍若運清聲宛應繁節

畫松劉商郎中愛畫松石時畢宏宮至庶子亦善畫樹水石時人云劉郎中松樹孤標畢庶子松根絕妙盡出象外王宰者家於西蜀貞元中常舉以客禮待與善寺畫幽時屏風若移步化風候雲物八節四時於一座之內妙之至也

力微江上晚來堪畫處漁人披得一蓑歸時人多傳誦

雪詩圖鄭谷有雪詩云亂飄僧舍茶煙濕密灑歌樓酒

思持以贈谷谷珍頓之復為詩寄謝見閻志

監門止栖江南道士厲歸貞善畫牛虎燕工畜禽雀竹

綽有奇思嘗過洪州信果觀有三官殿塑綺塑像是玄

宗時所作體制奕妙絕當被雀鴿糞穢其上歸貞畫一鵝於壁間筆跡奇絕自此雀鴿無復栖上閻王堂話

影婆娑可喜即起揮毫濡墨模寫窓紙上明日視之生意具足或云自是人間往往效之遂有墨竹

畫貓龍德中何尊師喜戲弄筆墨工作花石尤以畫貓專門凡貓寢覺行坐聚戲散走伺鼠捕禽擇吻摩牙不曲盡其態度嘗謂貓與虎獨有耳大眼黃不相同云

畫跳禽唐梅行再思善畫人物牛馬最工於鷄以此門名世號曰梅家鷄為鬬鷄尤精其赴敵之狀昂然而來

塘然而待碟毛怒瘦莫不如生至於飲啄閑暇雖雄雌將雛雖散漫呼食助叫態度有餘曲盡赤幘之妙梅行思江南人攻畫閱鶏至于瓜起項引迴環相擊宛有角勝之勢畫評陳康蘭家龍鶏一軸號為神絶見聞志

牡丹奪真梁开兢善畫牡丹幼年從學田親學舍前種其所藏名迹不啻百品暑伏曬曝一一親自卷舒終日不倦能自品量無非精當故當時識者皆謂唐朝吳道子手梁朝劉彦舜眼也上

六鶴賸黄筌字要叔善畫花竹翎毛兼工佛道人物山川龍水全該六法遠過三師盡善後主廣政甲辰歲淮南通聘信幣中有生鶴數隻蜀主命筌寫鶴於偏殿之壁警露者咏吾者理毛者整翮者欲天者詶足者精彩態狀更愈於生往往生鶴立于傍側蜀主數賞遂目為六鶴殿焉先是蜀人未會得見生鶴皆傳說少保盡鶴為奇筌寫此鶴之後貴族豪家竟將摩譔請畫鶴圖少保自此聲譽彌城矣時諺云黄筌畫鶴殺減價書錄

入卦殿廣政癸丑歲新構八卦殿派井之上輪排八卦故以號焉余以第二十四廢基四時花竹兔雉鳥雀其年冬景御斯殿有五坊節級羅師進呈雄武軍之進者白鷹其鷹見壁上所畫野雉擬將搏擊再三睛者不能制遞縱之直入殿搏之果絶賞良久曰昔閻擇之妙態度有餘曲盡赤幘之狀今見其人躍令所進呈者引退無生捐損茲壁召其掌士歐陽炯作八卦殿畫壁記仍付史館以表能事又寫白兎於繡素蜀主常懸坐側畫見聞志錄盡趙元長字處舊仕孟蜀園破赴闕配文思院為匠人常備禁中之役畫馬雄於鄉塵會五坊人按鷹有蒲萄獵欲舉者上命縱之入殿宇以搏畫雉上驚賞久之畫評

雖然猶昔吳道子畫鍾馗小鬼數十頭於殿壁中首而進髮以左手捉鬼以右手抉其鬼目筆迹遒勁實繪事之絶格也有得之以獻蜀主者蜀主甚愛重之

天四記

常挂卧内一日召黄筌令觀之筌一見稱其絶手蜀主因謂筌曰此鍾馗若用拇指指其目則愈見有力試為我改之筌遂請歸私室數日看之不足乃別張絹素畫一鍾馗以拇指捐其鬼目翊日并吳本一時獻上蜀主問曰向止令卿改胡為別畫筌曰吳道子所畫鍾馗一身之力氣色眼貌俱在第二指不在拇指以故不敢輒改也臣今所畫雖不逮古人然一身之力併在拇指是敢別畫耳蜀主嗟賞之仍以錦帛銀器旌其別識見聞志

每年杪冬末旬翰林攻畫鬼神者側進鍾馗馬兩展歲忠義進鍾馗以第二指挑鬼眼睛蒲鞋訓進鍾馗以毋指劍鬼睛二人鍾馗相似唯一指不同蜀王問此畫孰

為優劣答以師訓為優蜀王曰師訓力在毋忠裁為
在第二荊二人筆力相敵難議其降並厚賜金帛
浙畫蜀畫蜀有一術士稱善畫蜀主遂令於庭之東隅畫
野鵲一隻俄有衆禽集而噪之次令黃筌於庭之西隅
畫野鵲一隻則無有集禽之噪蜀主以故問筌對曰臣
所畫者藝畫也是乃有噪禽之異蜀主然之宋初有道士陸希直者善書花一枝眾於壁間
旦蜂立至尚使還前徐趨筆指筆定無蜂之驗此
抑非眩惑取功古名亂藝者乎王於野人高壁美女下
壇禁五彩於水中起雙龍噀露外皆出方術怪誕雅之
畫法關如也故不錄見志王耕
六硯記
于庭產間則蜂蝶翠至本業文用益所掩克不成事
硯尾兩畏黃筌飛鴈頭足皆展不知飛鳥縮頭則展足
縮足則展頭無兩足展翅取王元俊精于圖畫嘗畫一扇干齋中壁上客
玉冤誤取之
修理神足甲寅歲春杪蜀
屋大月方頭廣額立于殿出殿一足曰請修理之言訖
寢覺翌日因檢他籍見此古畫是前久所憂者神故縮
穿損畫之左足遂命蕭師訓令騰此畫是誰之筆師訓
對云唐吳道玄之筆曾應明皇夢云病者神也因令重
修此足皇進後蜀玉像臺前神謝曰吾足屢矣上處為

系即命焚之
盡海水重羽字仲翔善畫魚龍海水其洶湧瀾翻只見
汗漫莫知其涯涘也圖繪寶鑑
得山神氣畫源事南唐善畫山水樹石幽澗峯巒寺觀
得山之神氣上
得山體貌李成字咸熙唐宗室世業儒學與於畫師閔
仝見忌云變成水石幽閒木衆森山川險易莫不盡
盡其妙誠者謂得山之體貌為台今第一上
人寫照五代梁人童氏江南人工畫釋人物當時縉
紳家婦女往往求寫照焉古今名畫評
林華雖可尚筆端入物更清研如何不出深閨裡能以
天中記
丹青寫外邊所畫亦隱圖記范曇至張志和等六人
乘舟而隱居者山水樹石人物如豆詩甚可愛畫雲煙
過眼云不知六隱故實為何事見宣和畫譜
墨竹從地
節分四竹生時何嘗不一一直起至頂采節間何不逐
作成林甚精于暗作者枝幹虬屈無端石皴硬亦
怪怪奇奇無端如其胷中盡
集古名手李公麟字伯時號龍眠居士博覽法書名畫
故悟古人用筆意作畫有晉宋風格繪事集顧陸張吳
及前世名手所善以為己有事為一家論者謂籛馬愈
幹佛像追吳道玄山水似李思訓人物似韓滉兼而以

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宝
菩薩位程堂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載眉
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葺密如衷即寫其
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菩
桃溪笠宋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俊柔軟嫵
歌侯兒女子者真若有得于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
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墓斤圖極妙有品題者云
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鳳鳳篇卷吾
畫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宝和書馮
張逢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即後為鎮南府刑獄
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集書之藝尤
妙丹青嘗被元帝所使每懷彭城劉岳秦之子也
仕為縣時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盡絶倫後隨
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為陸襲軍盡支江寺壁與諸
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遇太宗當與侍臣參士沒丹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救四詔座者為永召閻立本令
寫焉時閻外傳呼云畫師立本時已為主爵即中奔走
流汗俛伏也側手槌丹粉暗望座賓不勝媿赧識識其
子曰吾少好讀書卑免面墻綠情素翰頗及脩流唯以
丹青見知雖厥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比来
王維當為宋畫中第一照映前古者也宝
菩薩位程堂字公明善畫墨竹好畫鳳尾竹又登載眉
山見菩薩竹有結花於節外之枝者葺密如衷即寫其
形於中峯乾明寺僧堂壁間儼如生也又象耳山有菩
桃溪笠宋宗室婦曹氏善丹青所畫皆非俊柔軟嫵
歌侯兒女子者真若有得于遠覽見江湖山川間勝槩
以集於筆端耳嘗畫桃溪圖墓斤圖極妙有品題者云
詠雪才華稱獨秀回紋機杼更誰如如何鳳鳳篇卷吾
畫得桃溪蓼岸圖由此益顯其名宝和書馮
張逢吳郡顧士端出身湘東國侍即後為鎮南府刑獄
參軍有子曰庭西朝中書舍人父子並有集書之藝尤
妙丹青嘗被元帝所使每懷彭城劉岳秦之子也
仕為縣時府管記平氏縣令才學快士而盡絶倫後隨
武陵王入蜀下牢之敗為陸襲軍盡支江寺壁與諸
工巧雜處向使三賢直遇太宗當與侍臣參士沒丹於春苑池中有異
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救四詔座者為永召閻立本令
寫焉時閻外傳呼云畫師立本時已為主爵即中奔走
流汗俛伏也側手槌丹粉暗望座賓不勝媿赧識識其
子曰吾少好讀書卑免面墻綠情素翰頗及脩流唯以
丹青見知雖厥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比来
彼者
金軸見劉王居永寧里善法書名畫以金玉為
鑒垣貯之重復固秘及被誅為人破垣腳取金玉而棄
書畫於道且王播元載之禍書畫於胡牧無異長興
元祀之病錢俶與傅霖何珠名雖不同其或一也李易
石氏宅所藏隨
堂以下宅
前代之物
昔歲繹江都傾城不悲身死而復取圖書豈人性之所
惜主死不能忘之矣
畫龍自昔蔡龍氏殺龍不復捉所謂上飛干天晦闇
雲不歸干泉深入無底人不可得而見也畫龍惟五代
回明僧傳古大師其名最著畫龍者新出三變分成九
變
似窮游來捉蜒之妙得回猫休降之宜仍要駿鬣附毛
筆益壯快真自西中生出解佳地凡畫龍開口者易為
巧合口者難為功畫家稱闕口猫
也見
志
丹青之品三代已前代頗先述三代已後始服木屐伊
尹以草為之名曰履秦漢始用絲革製本胡服趙雍王
好之制有司本袍者宜靴唐代宗朝令宮人倩衣
右者穿幻錦物難凡在縉紳宜詳辨
昭君如秦戎帳居以據敦王知慎盡梁武南郊有衣冠
而跨馬珠不知帷帽創從隋代軒車廢自唐朝只道害
盡仲由戴木劒不知木劒創於晉代亦丹青之病耳
如圖本圖

且觀代間有古今圖畫者多矣如張僧繇畫
辭公祖二疎而兵士有着帷帽者閻立本畫明君入匈
奴而婦人有着帷帽者夫若纔出于水鄉非京華所有
帷帽創于隋代非漢宮所作識者豈可微此二畫以為
故實者乎（舊唐書劉子玄太子什議）

圍棊

兵法俗有圍棋或言是兵法之類上者張置疏遠多得
道也為勝中者務相遮繞要以爭便求利下者守邊趣
作罫自生於小地猶薛公之言黥布反也上計取吳楚
廣道者也中計塞成皐遮要爭利者也下計據長沙以
臨越此守邊趣作罫者也更始帝將相不能防衛而令
（天中記 卷四十 八 棊四十）
罫中死棊皆生（程大昌演繁露）
象地效天比方之人謂棊為奕局必方正象地則也黑
必正直神明德也棊有白黑陰陽分也駢羅布列效天
文也（博物圖）
縱橫棊局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棊子
各一百五十枚（新唐書藝文志）
九品夫圍棊之品有九一曰入神二曰坐照三曰具眼
四曰通幽五曰用知六曰小巧七曰閑力八曰若愚九
曰守拙九品之外今不復云
（天中記 卷四十 九）
千勢一六得貪勝二入界宜緩三攻彼顧我四棄子爭
先五捨小就大六逢危須棄七慎勿輕速八動須相應
九彼強自保十勢孤取和（晉書謝安傳）
視君如棋衛獻公將入國寧許之太叔文子聞之曰
寧子視君不如奕棊何以免乎奕者舉棊不定不勝其
偶而況置君而不定乎必不免矣九世之卿族一舉而
滅之可哀也哉次年衛殺寧喜（左傳）
大伊聖教杜陵杜夫子善奕棋為天下第一人或譏其
嘗以大神聖教（杜詩）
黃山夫子曰精其理者足以大神聖教
臨敵圍棋后帝延熙十年費禕奉使吳還帝宴禁中尚
書郎以下圍棋禕別求其圍棋時羽檄交至
（天中記 卷四十 一〇）
之將行光祿大夫奕敏請禕別求其圍棋時羽檄交至
人馬環甲嚴裝已訖禕與對戲了無倦色敏曰聊以試
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禕至敵遂退
（天中記 卷四十 一一）
無益孫權太子和常言弈者論思道理可以通神明
以周世務而但交游博奕以妨事業非進取之謂也後
群寮侍宴言及博奕以為妨事數日而無益於用勞精
損思而終無所成非所以進德修業積累功緒者也且
志士愛日惜力君子慕其大者遠者高山景行聖非其次夫
人情猶不能無嬉娛之好亦在於飲宴琴書射御
之間何必博奕然後為歡乃命侍坐者八人各著論以
矯之於是中庶子常寔退而論奏和以示賓客時察頗
好奕自事在習者頗嫌焉和以此諷之（吳志）
棊聖嚴武字子卿衛尉曠再從子也閑棋奕與為輩（吳錄）
善圍棊者世謂之棊聖故嚴子卿馬級明有棊聖之名

也 說郛卷
手談王中郎以圍棋是坐隱支公以圍棋
以圍棋為手談故其在東制中祥後客來即用方幅為
會戰語
中興之冠江彩善奕為中興之冠 王恬字敬豫與
孫陽江彩俱善奕棋為中興第一 江彩與王恢等
棋第一品直第五品 晉江
劫急陳留阮蘭字弘茂為開封令縣俄有劫賊外白甚
急數簡方圍棋長嘯吏云劫急簡曰局上有劫亦甚急
陳留志
奕具投江 陶侃為荊州見州佐史博奕具投之于江曰
晉中興書 卷四十一 十三
圍棋老舜以教愚子傳殷紂所造諸君並圍碁何以此
為好史則加鞭朴曰摴蒱者牧猪奴戲耳
父子圍棋 王導嘗共其子悅圍棋爭道導呼曰與汝有瓜
葛得尒耶 晉
不即下 江僕射彩年少王導呼與共棊王手嘗不如兩
道許而欲敵導戲試以觀之江不即下王曰君何不行
曰恐不得耳傍有客曰此年少戲乃不恧王徐舉手曰
此年少非惟圍棊見勝 上
圍棊應荅殷仲堪在都嘗往看棋諸從在焉指寺前宅
上千時衆鬼與人共在恣下圍棋仲堪在東問衆易義
武之金耶南
圍棊 羊玄保為黃門侍郎善於棊品第三宋文帝
雜舞有往復 俗說
忘憂祖納逆見也好奕棋王隱支公以圍棋
奕棋納曰聊以忘憂耳隱曰古人遭時則以功達其道
不遇則以言進其才栽成國史俱取散愁何必圍棋必
然後忘憂也 祖逖傳 晉
曳墮不緩裴避綽子也嘗在東平將軍周馥坐與人圍
棊馥司馬辭怒曳墮地遲徐起
還坐顏色不變馥其如故其性虛和如此 晉書
按酈圖棊峯重于瓚陳節戲事曰夫嬉戲非為治之本
自今樽蒲擲馬諸不急戲宜一斷之翼曰今惟許其
棋餘悉斷 唐書 集
卷四十一 十四
空如龍鳳 晉羅什與人棊拾敵死子空處如龍鳳形
爛柯信安郡石室中晉時樵者王質伐木入山見三童
子棋與一物如棗核食之不覺飢以所持斧置坐而觀
童子指謂之曰汝斧柯爛矣質歸鄉閭無復時人 盛弘之
昔有人駕牛採樵入豪泰山見二老人奕棋其人係牛
坐谷而觀局未終老人謂曰見二老人奕棋其人係牛
斧柯已爛牛已為枯矣 衆經
賜局 何承天素好奕棋頗用廢事又善評爭文帝賜以
局子及銀裝箏承天表謝上荅曰局子之賜何必非長
武之金耶南
圍棊 羊玄保為黃門侍郎善於棊品第三宋文帝

爽與賭郡玄保戲勝以補宣城太守常中使至於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堤隰既佳
風景當得劇棊上
【恩澤】宋大明時瑯琊王喜善棊始一品吳郡褚思莊會
稽袁彖松第二品赤松思遲善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弱棊宋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官與玄
保戲門置局圖畫于帝前覆之簿遣成使思莊與王柚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僉遣還省至五更方
決柚睡于局後思莊所以品第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棊竟
致高緣其用思深人不能測旦不寐暗或云思莊所以品第
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爽棊南齊書
【飛棋】宋明帝好圍棊棊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
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格品賭戲杭饒借帝曰
皇帝飛棋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覺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虞愿曰竟以此教丹朱非人主所宜好也南史
【棋】宋明帝好圍棊棊甚拙去格七八直物議共欺以
都大中正王湛與太子洗馬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珪
之彭城太王抗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
晉定訪問
【弭手】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盤給事中褚思莊
棊局不倦盤乃拊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上
【破荻】為局蕭武陵王暠善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
棊子良大北及退豫章文獻王謂暠曰汝與司徒手
故當小相推讓荅曰暠立身以來未嘗一口妄語物
少時與棊局乃破荻為片縱橫以為棊局指點形勢遂
至名品上
【辭拙】崔慰祖字悅宗為始安王遵光記室遵光好棊數
召慰祖對戲慰祖輒辭拙非朔望不見也南齊書
品定棋譜梁武帝好奕棋伊柳渾品定棋譜登格者二
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棊品三卷惲為第二馬帝謂
周捨曰吾聞君子不可求備至于柳渾可謂具美分其
才藝足了十人南史二十八
【副棋失睡】梁到溉為侍中與武帝棊達旦或復失寢加
以低睡帝朝曰狀若衰翁殆未能興公侯風概北史
上品制勝高祖時有范寧兒者善圖棊曾與李爽使梁
蕭頤頤令江南上品王抗與寧兒制勝而還魏書
【覆局】不差到溉奕棋入第六品與朱异常黙於御座校
棋比勢覆局不差一道
【覆局】陸雲公大同末受武帝詔校定棊品到溉朱异以
下並集雲公瓊年八歲於客前覆局由是都下號曰神
童异言之武帝召見風神警亮甚異之詳審帝棊異之
奏事不申古聊入奏事遇世祖與給事中劉樹棊志不
聽事聊待坐良久不獲申聞乃起于世祖前捋樹頰
下床以手捋其耳以拳擊其背曰朝庭不治寔尔北史

世祖失容汝碁曰不聽秦事實在朕躬何罪宥
秦訖曰為人臣而淫其志於君前考非無罪也
公車自劾請罪世祖曰吾聞築杜之役秦而築之端多
而事之神與之福然則卿有何罪
更棋枝僕甄琛字思伯衆秀才入都積歲頗以奕棋弁
日至乃通官不止手下蒼頭常冬秉燭或時睡頓大加
其役如此非一奴後不勝楚痛乃白琛曰郎君辭父母
仕宦京師若為讀書執燭奴不敢辭罪乃以圍棋日夜
不息豈是向京之意而賜加杖罰不亦非理琛悔歎而
遂從許敞李元悊假書研習聞見益優上

綱子亂局夏日明皇與親王基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
子立於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獼子放之令
於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楊氏寶貴事
爭先一行本不辭棋罷食熟公宅觀王積薪棊一局遂
與之數笑謂燕公曰此但爭先耳若令貧通四句承除
語則人為國手矣
新唐書指教翰林棊者王積薪能明皇西幸駕宿溪溪之
家但有婦姑止給火絕門閉戶積薪夜聞姑謂婦曰
良宵無以為適與子手談可乎堂內無燭婦姑各在東
西室對談已而姑曰子已北矣吾止勝九枰耳遂門
具禮請問出局盡平生之好布子未及數十姑謂曰已
是矣可教以常勢因指示攻守救拏捉應防拒之訣
竟甚澤曰此已無敵人間矣謝而別由頷矣向之所
謂是神新之藝絕無其倫即布所記婦姑對訣
勢盡場心乃較其九秤之勝終不得也因名鄧艾開罘
艾至今其圖有焉而世人終莫得而解矣

因令著棋入率府兵曹楊季鸞為瑤等至彼大
遍藉其所敵其國棋者皆在季鸞之下惟是摩賂瑤等
令寶及菓物等
唐
天寶末明皇幸蜀玄宗為太子時東宮順宗為太子時東宮
太子忘憂季訥僕射性忽急酷尚奕棋每下子安詳絕
于實緩徃躁怒作家人輩則容以奕具陳于前訥視
自然改容以取其子布奕都忘其憂矣
南部新書

長一局令狐相擬率意為杭州宣宗曰李遠云長日惟一局棊豈可臨郡相曰詩人之言非有實也詳見

王局日本國王子入貢善奕宣宗令待詔顧師言與之對王子不勝問曰此第幾手王子歎曰小國之一不及大國之三王子出本國楸玉棊局玲瓏玉色其玲瓏者冬煖夏冷出異

天帝召棊唐咸通中翰林待詔滑能棊品最高有張生者年可四十請對局杓銑一路滑生精思久之方下一子張隨手應之或起行庭際候滑生更下又隨應之及

黃巢犯闕僖宗幸蜀滑將赴行在欲取金州路入張曰不必前往棊非棊客天帝命我取公棊耳滑驚愕妻子

啜泣奄然而逝上

嘉興李道古僖宗朝普玉即位幼而多能素不曉棊一日與人以棊經三卷棊訣而使吞之及覺命待詔觀棊凡

所指畫皆出人意補紀聞錄

偽為不曉李道古使巧宦名對奕因作棊說以獻大角賭之除偽為不勝而厚賞之故得一時虛名而嗜利者忘與之狎世

棊宣春王從謙李璟之第九子好學善為詩璟於死

中與宰相奕棊從謙在焉令賦觀棊詩曰竹林二君子盡日意沉吟相對雖無語爭先各有心恃強知易失守

分固難侵若棊機變處淪溟想未深

蔡說潘慎脩善奕棋令小廝名對奕因作棊說以獻大

林野紙棗溥好奕棋王介甫作詩切責之終不肯

者多廢事不以貴賤嗜之率皆失業故人目棋秤

呼白鸚鵡歸侵姚泊俱為翰林學士從昭宗幸岐侵每

為他人所有上

懷所賭金錢不欲償也悉舉家無妻兒惟有白金十鋌

亂石晉陳保性機辯奕棋致勝手亂其局

與四使勅令棊兩使不勝酒即以手壞之惬呼為

鵡若酒不在兩使將輸必大呼曰白鸚鵡泊應聲至

假棊潦倒蜀簡州刺史安重霸潰貨無厭州民有油者姓鄧能棊其家亦贍重霸召對敵只令立侍每落一

子俾其退立于西北牖下候我棊路乃始進之終日不下十數子而已鄧生倦立且飢殆不可堪次日又召衣

有諷鄧生曰此侯好路本不為棊何不献賂而自求退

乃献中金三鋌獲免比喜

假尚後主初嗣位數與宴俾奕棋蕭儼入見作色投局

于地後主大驚詰之曰汝欲效魏徵耶儼曰臣非魏徵

則陛下亦非太宗矣後主為罷奕陸游南唐書

握槃[槃]死時汴陽高光宗善稽肅趙國季幼序洛陽立何奴並王程槃此蓋胡戲近入中國云胡王有弟一人遇罪將殺之弟從獄中為此戲以上之意言孤則易死也世宗以後大盛於時握槃胡中戲即今雙陸也始皆言握槃胡中戲即今雙陸也始皆言握槃胡中戲即今雙陸也始皆言

重四可轉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而連呼叱之究轉良久而下賜四緋也（漢紀）

槀蒲 老子入胡日作槀蒲過差者初為是政事開暇以娛（槀蒲馬棘物志）

蹋鞠 漢開諸君有槀蒲之意年故來有言也今知大相聚集漸以成俗閭之能不（劉歆遂初賦）

蹋鞠 劉裕初名寄奴小字壽興刀達博蒲不時輸直遠縛之馬（宋書）

卿諸貴達而代償由是裕憾達而德諡恒玄之敗證為（晉紀）

公乘謹七族

彈碁

天中記 卷四十一 六十三

彈碁 成帝好蹴踘群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西京雜記）

曰朕好之可擇似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大悅賜青羔裘紫綾履以朝覲

彈碁者仙家之戲也昔漢武帝平西域得胡人善蹴（博物志）

蹋者蓋玄其便捷蹴躍帝好而為之群臣不能諫侍臣以蹴踘為勞體非至尊所宜帝好而不勞者奏之劉向作彈碁以獻帝曰朕好之可擇似而正心也（晉傳玄按壺賦序）

臣東方朔因以此藝進之帝就舍蹴踘而上彈碁馬（彈碁賦序）

裝器 彈碁始自魏文帝宮內裝器戲也文帝於此伎特妙用手巾拂之無不中者有客自云能帝使為客（博物志）

葛巾拂碁妙絕於帝（世說）

招役 唐順宗在春宮日甚好之時有吉達高鈇崔（柳

獨辭正心 投壺者所以矯辭而正心也（晉傳玄投壺賦序）

投壺 晉侯以梁侯安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昭十二）

中為晉侯以梁侯安中行穆子相投壺晉侯先穆子曰有酒如淮有肉如坻寡人中此與君代興亦中之梁侯舉伯瑕謂中行穆子曰子失辭吾固師諸侯矣壺何為為其中為也齊君驕吾君歸弗來矣（昭十二）

曉悟 武帝時郭舍人善投壺以竹為矢不用棘也古之

投壺取中而不求還故實小豆於中惡其矢躍而出郭舍人刻激矢令還一矢百餘反謂之爲驍言如憚之堅不動也每爲武帝投壺輒賜金帛（西京雜記）

隔屏石崇有妓善投壺隔屏風投之（晉書）

梁不絕王胡之善於投壺言手熟閉目（晉陽秋）齊竟陵王常宿妓明旦將朝見柳惲投壺梁不絕停舉久之進見遂晚孫武帝還之王以實對武帝從容之曰卿爲之賜綃二十匹（南史）

蓬花驗投壺之禮近世愈精古者實以小豆爲其矢之躍也今則唯欲其驍益多益喜乃有倚竿帶狼壺豹尾龍首之名其尤妙者有蓮花驍汝南周璜弘正之子舍（天中記）

稽賀徹賀革之子並能一箭四十餘驍賀又當爲小嶂宜立其外隔障投之驍嶂（陵語工有此校具衆）

龍首薛況許奮戚吉善投壺龍躍隼飛矯然凌箭置壺於背后却反以投之（百發百中）

優人

鴈爲天倡鵲星主音之羽儀文物聲名之所置茂爲樂庫爲天倡先王以賓於閎門而列天庭之衛王俳優近太微而爲輦（元包）

詩十金貸孫叔敖病甚臨卒將無相棄令其子曰優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今君若貧困無所歸則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史記）

優孟爲楚相孫叔敖備其衣冠學其談語歲餘像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爲壽莊王大驚以爲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爲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孟言婦言慎無爲楚相不足爲也如孫叔敖爲楚相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爲也於是楚莊王封其子於寢丘以奉其祭可憑又埋馬云齊以爲叔敖復生也欲以爲相求可謂莊王也（天中記）

趙倡優於前輔躯舞御王俳優安得有趙輔魏也又云孟後二百餘年有優旃莊王至始皇止二百年耶

飲五日夜趙衰子飲酒五日五夜不廢酒謂侍者曰我誠邪七也夫飲酒五日五夜奚而殊不病優莫曰君勉之不及紂二日耳紂七日七夜今君五日衰子懼謂優莫曰然則七爭優莫曰不七衰子曰不及紂二日耳

亡何待優莫曰紓紓之亡也遇湯武令天下盡紓也而君紓也紓紓孟世馬能相亡然亦殆矣新序

漆城優旃者秦倡侏儒也善為笑言然合於大道秦二世立又欲漆其城優旃曰善主上雖無言臣固將請之漆城雖於百姓愁費然佳哉漆城蕩蕩絕來不能上即欲就之易為漆耳顧難為廁室於是二世笑之以其故止史記

徘樂忘返荐堅嘗如鄴符于西山旬餘樂而忘返伶人王洛卬馬諫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萬乘之主行不輕危故文帝馳車袁公止轡孝武好畋相如獻規陛下為百姓父母養生所係何可盤于游畋以垂聖德若

天中記

論孔弟子北齊石動筒嘗於國學中看傳士論云孔子弟子達者七十二人幾人已着冠幾人未着冠博士曰經傳無文動筒曰先生說豈合不解孔子弟子已着冠有三十人未着冠有四十二人博士曰據何文以知之曰論語云冠者五六人七八六十二人也童子六七人六七四十二人也坐中皆大笑博士非七十二人坐中皆大笑博士無以應之

舉題

旱魃戲侍中宋璟疾員罪而妄訴不已着悉付御史臺治之謂中丞李謹度曰服不更訴者出之尚訴未已者且係由是人多愁者會天旱有魃優人作魃狀戲於坐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員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愁以係獄抑之故魃不得不出明皇心以為然乃璟使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江淮惡錢隱之官罷還為開府儀同急擾之悉嗟盈路上於是貶隱之官罷璟為開府儀同三司

國寶脫命安祿山之牧也玄宗幡遣於蜀有陷在賊中者多為祿山所脅從而黃幡綽同在其數亦得出入左右及收復幡綽被拘至行在上憐其敏捷什之有於上前問賊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曰冤寃者三百餘人相公愁以係獄抑之故賊不得不出明皇心以為然乃遣使御史蕭隱之充使括江淮惡錢隱之官罷還為開府儀同三司

天中記

治之祿山蕃見殿中橫子倒綽曰華故從新推之皆此類也綽曰臣實不知大駕塵索赴蜀既陷在賊中寧不苟悅其心以脫一時之命今日得再見天顏若與大逆圖憂必知其不可也上曰何以知之對曰逆賊熏衣袖長是出手不得也熏橫子倒者是胡不得也以此臣故

步打狀元僖宗頗工聲音於音律博蹴踘鬬雞自以為能于步打常謂優人石野豬曰朕若作步打進士衆須為狀元野豬對曰若遇堯舜作儐部侍即恐陛下不去

落第北齊瑯琊王世說作

元陳明凡

唐昭宗時財用窮乏李茂貞令權海以

需俄有司言官油沽賣不行多為諸門放入松明挽輦乞行禁止蓋民間燃松明為燈故也優人張迁範曰此事大好更有一例便可并月明禁之茂貞大笑松明之禁遂止（易震宋林希巾紀異作李茂貞時安撫夔州）

五縣天子　王廷彬獨據建州稱偽號一旦大設為伶官作感辭云只閩有西州和尚不見有五縣天子（南部新書）石頭滑稽仁宗時賞花釣魚宴賦詩徃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規諷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入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維備應制却被這石頭壞

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鈐定內廻惡者與外任（東齋記事）

天中記　卷四十一　李九

雙陸遼倫官羅衣輕滑稽過變多所規諷興宗於大弟重元押暱宴開許以千秒萬戚後傳位重元甚喜騎縱不法又因雙陸賭以居民城邑帝屢不競前後已賞數城重元既恃梁孝王之驕多鄭叔段之過朝臣無敢言者道路以目一日徘徊簷柱間變色而言曰前皇是楚王韓信越一等人所癡和你鄙輪去也上始悟不復戲（遼史倫傳）

五代史安石為京兆作客第十為元樞卞乃王安石婿尊崇甚正坐類五於安石作側孔子命之坐安石每孟子屋上酔曰人可達尊貴居其一輒近蒙公爵望公貴為五王何必與先如此邀揖顏曰罔也陋巷匹夫平無由然

分事業公為名世真儒位冠臺閣辭之過矣安石遜處其上夫子不能安席亦避位安石惶懼拱手云不敢往後未央于路外入憤憤不能堪經越從祝堂抱公背長背而出公治為暮迫之狀謝曰長何罪乃責教之曰汝全不救讓丈人看取別人家女婿其意以譏卞也時方議欲升安石於孟子之右為以而止（隆堂志）

取三秦紹興千戌省試秦檜之子熺姪昌時昌齡皆奏名公議籍籍而無敢輒語至丁丑春復者即戲場設為士子赴南宮相與推輪知舉官為誰指侍從某尚書某侍即當主文栖硬反者非之曰今年必差彭越問者曰朝廷之士下有此官員曰漢梁王也曰彼是古人妖怪記　卷四十一　李九

死已千年如何來得曰前皇是楚王韓信越一等人所以知今為彭王問者雖言其妄且加厲措辭曰若不是韓信如何取得他三秦四光坐不敢領畧一閒而出秦亦不敢明行譴罰云

三勝環秦檜以紹興十五年四月丙子賜第望樓橋丁丑賜銀絹萬匹兩錢千萬緡千緡有詔就第賜燕假以故坊優伶李就成與中席優長調致語退有參軍者前使檜功德一伶以荷葉交倚從之誤語雜至竇散既洽參軍方拱揖謝將就倚忽墜其幞頭乃總髮鬠如行伍之巾後有大巾綴為雙鼬宜勝伶指而問曰此何鐲曰二勝鐲遷以朴擊其首曰爾但坐太師交倚請取

鍛鍊例物此鍛掉腦後可也一坐失色憐忽明曰
於得有死者於是語漸始益繁諧撣令於等暖偷
末流馬
史
彌遠彌堅史彌遠用事選人改官多出其門制閫大宴
有優為衣冠者數輩皆稱為孔門弟子相與言吾儕皆
躐人逐名言其姓曰吾為常從事吾為於從政吾為吾
將仕吾為略文學別有二人出曰吾掌予也夫子曰於
予與改可謂佞矣一曰吾顏回也夫子曰回也不改
吾為四科之首而不改汝何為偏改曰名顏故改汝何
不鑽回曰吾非不鑽而鑽彌堅耳曰汝之不改宜也何
不鑽彌遠乎

大韓小韓韓平原在慶元初其弟仰胄為知閤門事頗
與客議時人謂之大小韓求投名者自私第至一日內無
優人有為衣冠到選者自私第至得美官而留
滯銓曹自春徂冬未有所調大倒浙浩歎又為日着弊
帽持扇過其旁遂邀邀仲謀與市問以得祿之期日者屬
聲曰君命甚高但於玉果當中財帛宮若有所礙目下
若欲亨達先見小寒可望成事必見大寒可也優益以
寒為韓侍讀者皆綿頭氈笑趙

鳳凰見瑞

金哲宗滿齡皇后沒世中官久虛官人李師
見性慧黠大蒙愛幸欲立以為后金朝故事其要后向
主皆諸部部長之家而李氏微甚其大臣固執不從遂
諫以為言章宗不得已進封為元妃而勢位熏赫與皇
后伴其兄弟皆擢顯近勢傾朝廷四方射利競進之徵
爭趣其門一日章宗宴宮中優人球瑁頭者戲於前或
問上曰有何祥瑞優曰汝不聞鳳見乎其人曰知之
而未聞其詳優曰其雛有四所應亦異若向上飛則風
調雨順時向下飛則五谷豐登向外飛則四國來朝向裏
飛則加官進祿上大笑而罷金史妃傳

魏肅大都宋瑞平閒真德秀應召而起百姓仰之若元
祐之仰凍水也繼參大政未及有所建置而卒魏丁憂
師師亦未及有所經畫而罷臨安優人裝一生儒手持
一鶴別一生儒與之邂逅問其姓名曰姓鍾名庸問所
持何物曰大鵬也因傾盞歡然呼酒對飲其人大醉洪
吸酒肉靡有孑遺忽顛仆于地群數人戛之不動一人
乃批其頰大罵曰說甚中庸大學典丁許多酒食一動
也不動逐一笑而罷

客人賣傘

秦末年平原公恃有扶日之功凡事自作
威福政事皆不由中出會內宴伶人王公瑾曰今日政
如客人賣傘不由裏面後寧宗恭淑后上仙而曹氏為
婕妤平原持以為親屬偶值真里富國公瑾入謁語公瑾曰不開有真里富國進駝象至平原
見性慧黠大蒙愛幸欲立以為后金朝故事其要后向
平原雖憾之而無罪加焉
天中記四十一卷終

禮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變而為四時列而為鬼神禮運

承天治人孔子曰夫禮先王以承天之道以治人之情故失之者死得之者生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是故夫禮必本於天殽於地列於鬼神達於喪祭射鄉冠昏朝聘故聖人以禮示之故天下國家可得而正也上

天中記

君之大柄禮者君之大柄也所以別嫌明微儐鬼神考制度別仁義所以治政安君也上

央嬉疑夫禮者所以定親疎決嬉疑別同異明是非也道德仁義非禮不成教訓正俗非禮不備分爭辨訟非禮不決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宦學事師非禮不親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祀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

禮曲禮

人之大端故禮義也者人之大端也所以講信修睦而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也所以養生送死事鬼神之大端也所以達天道順人情之大竇也故唯聖人為知

神之不可以已也故壞國喪家亡人必先去其禮故禮之於人也猶酒之有糵也君子以厚小人以薄

學亂故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聘問之禮所以使諸侯相尊敬也喪祭之禮所以明臣子之恩也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婚姻之禮所以明男女之別也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防止水之所自來也故以隄防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故禮之教化也微其止邪也於未形使人日徙善遠罪而不自知也是以先王隆之也

有本有文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稽田增美質指則正施則行其在人也如竹箭之有筠也如松栢之有心也二者居天下之大端也先王之立禮也有本有文忠信禮之本也義理禮之文也無本不立無文不行

大禮哀公問於孔子曰大禮何如君子之言禮何其尊也孔子曰丘聞之民之所由生禮為大非禮無以節喪祭辨鬼神以別男女父子兄弟之親冠昏朝聘之位也非禮無以別君臣上下長幼之位也非禮無以辨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祀祭祀供給鬼神非禮不誠不莊是以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此之為尊敬然

哀公問

鎮惡全如子張子貢請觀於禮子貢曰敢問何如子曰敬而不中禮謂之野繇而不中禮謂之給勞而不中禮謂之逸子貢曰敢問何以為此中者也子

曰禮乎禮夫禮所以制中 —游曰敢問禮之所謂者何爲
而全好者與子曰然 仲尼燕居
章疑別微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 坊記
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 坊記
入出氣禮之動捷也與天地同氣四時合信陰陽爲
符日月爲明上下和洽則物歟如其性命 禮器 禮器 春秋說題辭
設名物者所以設客明天地之體也 春秋說題辭
治之粉澤太公對文王曰禮者治之粉澤也 大戴禮
緣情禮者因人之情緣義之理爲之節文者也 曾子
從俗禮從俗政從上使從君國有貴賤之禮無賢不肖
之禮有長幼之禮無男牝之禮有親疎之禮有親疎之禮無愛惡之
禮也 子

制義人生有欲欲則求求則爭爭則亂亂則窮先王惡
其亂也故制禮義以養之禮者養也稻粱五味所以養
口也椒蘭芬 所以養鼻也黼黻文章所以養目也琴瑟
大隆禮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
師者治之本也貴本之謂大隆 上
文以飾太一夫是之謂大隆 上
人道之極禮者人道之極也然而不法禮不足禮謂之
無方之民法禮足禮謂之有方之士 上
國之幹天王使召武公內史過賜晉侯命受至惰過歸
告王曰晉侯其無後乎王賜之命而惰於受瑞先自弃
也已其何繼之有禮國之幹也敬禮之與也不敬則禮
不行禮不行則上下昏何以長世 左傳十一
禮順天道辱侯侵我西鄙遂伐曹入其郛討其來朝也
季文子曰辱侯其不免乎 則無禮而討於有禮者曰
女何次行禮禮以順天天之道也已則反天而又以討
人難以免矣在周頌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不畏于天
將何能保以亂取國奉禮以守猶懼不終多行無禮勞
能在矣 五文十五
身之幹晉侯使郤錡來乞師將事不敬孟獻子曰郤氏
其亡乎禮身之幹也敬身之基也郤子無基且先君之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
嗣卿也受命以求師將社稷是衛而惰弃君命也不亡
何爲 襄十四
政之輿曹武伯來朝會於商任辱侯衛侯不敬叔向曰
二君者必不免會朝禮之經也禮政之輿也政身之守
也怠禮失政失政不立是以亂也 襄十四
人之幹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禮乃講學之苟能
禮者從之及其將死也召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
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天之後也我若獲沒
必屬說 仲尼燕居 與何忌 昭十八 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
位 昭七
天經地 教鄭子大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

爲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
開諸先大夫子産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
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
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
乎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五
禮之善物哉晉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爲國
也對曰禮之可以爲國也久矣與天地並君令臣恭父
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君令臣不
違臣共而不貳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
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姊聽而婉禮之善物
也
天中記 卷四十二 十六
嘉事不體鄰惡公來朝子貢觀焉鄰子執玉高其容仰
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者皆有死亡
焉夫禮死生存亡之體也將左右周旋進退俯仰於是
乎取之朝祀喪戎於是乎觀之今正捋相趨而皆不度
心已亡矣嘉事不體何以能久高仰驕也卑俯替也驕
近亂替近疾君爲主其先亡乎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七
御民齊景公登射晏子備禮而待公曰選射之樂人
厭之矣吾欲得天下勇士與之圍圃晏子對曰君子無
禮是賊人也庶人無禮是禽獸也夫禮者所以御民也
譬猶御馬也無禮而能治國家者晏未之聞也景
公曰善乃飭射更席以爲上客終日閒
禮中有禮晏子聽命下堂則趨授玉則跪子貢怪之問
孔子孔子問晏子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執
二也今君之授幣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禮中又
有禮焉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八
長樂陳氏曰景公縱酒醉而解衣鼓琴以自樂顧左右曰仁
人亦樂此乎左右曰仁人耳目猶人何爲不樂乎景公
曰駕車以迎晏子晏子聞之朝服而至景公曰今者寡
人此樂願與大夫同之晏子曰君言過矣自齊國五尺
已上力皆能勝晏與君所以不敢者畏禮也故自天子
無禮則無以守社稷諸侯無禮則無以守其國爲人上
無禮則無以使其下爲人下無禮則無以事其上大夫
無禮則無以治其家兄弟無禮則不同居人而無禮不
若遄死景公色愧離席而謝曰寡人不仁無良左右蹙
衊寡人以至於此請殺左右以補其過晏子曰左右無
過君好禮則有禮者至無禮者去君惡禮則無禮者至
有禮者去左右何罪乎景公曰善哉乃更衣而坐觴酒
三行晏子辭去景公拜送
禮記集說卷四十二 十九
晉禮部上孔子過宋與弟子習禮於大树下宋司馬桓
魋使拔其树去適鄭與弟
除掃漢興擾亂反正日不暇給猶命叔孫通制禮儀以
正君臣之位高祖說而歎曰吾乃今日知爲天子之貴

也通論和奉常遂定儀法前漢通與弟子百餘人為緣善野外習之本禮

述舊禮宣帝時諫議大夫王吉上疏願與大臣延及儒生述稽禮明王制驅一代之人躋之仁壽之域漢

翁孫請曹褒上疏具陳禮樂之本制改之意部班固問改宜禮制之宜固曰宜廣招集諸得失商曰詩言作舍道邊三年不成會禮之家名為聚訟帝令黃門持班固所上叔孫通漢儀十二篇敕寢曰此制散畧多不合經宜依禮修正使可施行褒乃撰次天子至庶人冠昏吉凶制度以為一世大典帝以眾論難一數但納之後漢

防本理者天所為也文者人所為也人所為謂之禮禮天印記

者因人情以為節文以救其亂夫隄者水之防也禮者人之防也刑防其末禮防其本也董生書

自事之會夫禮者陰陽之際也百事之會也所以尊天地究鬼神序上下之道也白虎通

義同名異禮者履也律也義同而名異五禮者吉凶賓軍嘉也物理論

緣情為度禮者緣人情而為節度者也嚴父愛親之情也尊親敬長之義也東准正書

順時施宜王者必因前王之禮而順時施宜有所損飾人之心稍稍制作漢書

[illegible]則王者行五禮得天之中冀二十二

祭祀

祭重凡治人之道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於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至者也自中出生於心者也心怵而奉之以禮足故唯賢者能盡祭之義統

祭至矣傳曰祭之為言察也察至之謂也為之為言在也在其道者在其位者在其事者然後祭祭者薦也薦之為言在也者在其道

也禮記祭統

敬既祭不欲數數則煩煩則不敬祭不欲疏疏則怠怠則忘禮記祭義說命曰事神治民惟祀時為弗欽

報功脩統凡祭祀之義有二一曰報功三曰脩先報功

以勉力脩先以崇恩也禮記祭義

報德崇恩古者尊祭重神祭宗廟追養也祭天地報德也禮記祭統

享朱宮室不設不可以祭祭者薦其時也薦其敬也薦其義也非享味也禮記祭義

祭名春祭曰祠夏祭曰礿秋祭曰嘗冬祭曰蒸祭曰慕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薶祭山曰疈辜祭川曰浮沈祭星曰布祭風曰儩是禷是禡師祭也既伯既禱馬祭也禘大祭也禫又祭也周曰繹商曰肜夏曰復胙爾雅除惡之祭為祓禳之祭曰檢告事求福曰禬道上之祭為禍坊也以字為禋以類祭神為禷祭同命為祧祭承先為祊祊

四祭古者歲四祭因四時所生熟而祭先祖父
日祠祠者以正月始食韭也夏曰礿礿者以四月
餅也秋曰嘗嘗者以七月嘗黍稷也冬曰烝烝者以
月進物稱也春秋繁露

祭等天子祭天地祭四方祭山川祭五祀歲徧諸侯方
祀祭山川祭五祀歲徧士祭其先凡
祭有舉之莫敢舉也有其舉之莫敢廢也非其所祭而
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凡
祭宗廟之禮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豚曰腯肥舉肩
豕毛鷄曰翰音犬曰羹獻雉曰疏趾兔曰明視脯曰尹

祭豪魚曰商祭鮮魚曰脡祭水曰清漿酒曰清酌黍曰
薌合梁曰薌萁稷曰明粢稻曰嘉蔬韭曰豐本鹽曰鹹
醯玉曰嘉玉幣曰量幣曰禮
國之大節海鳥曰臧文仲使國人祭爰居爰禽曰趙武
臧孫之為政也夫祀國之大節也而節政之所成也故
慎制祀以為國典今無故而加典非政之宜也夫聖王
之制祀也法施於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
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非是
也不在祀典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典祀也加
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
所以為明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以瞻仰也及
三殖也氏九州名山川澤所以出財用也非是
不在祀典
奉功成人聖王之法追祭天地日月星辰山川萬神皆
古之人也能紀天地五行氣奉其功以成人者也故其
恭祀皆以人事之禮食之所食也非祭食與土地金木
水火石也又祭三皇五帝九皇六十四氏皆古帝王凡
八十一姓
國典
到嗜美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
及祚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子木
曰不然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
豚犬之真庶人有魚炙之薦不羞珍異不陳庶侯夫子

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
備物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
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太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
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
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
粢盛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餚
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
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
以致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畟數以奉之月
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王曰祀

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愍民懌國家定百姓也
不可以已天子徧祀群神品物諸侯祀天地三辰水土之山川鄉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上所以教民處也下所以昭事上也天子親春祫郊之盛王后親繰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誠致不祭肅兼敬致力
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上
然而招尚書楚靈王驕逸輕下簡賢務悊信巫祝之道
齋戒潔鮮以祀上帝禮群神躬執羽紱起舞堰前吳人
來攻其國人告急而靈王鼓舞自若顧應之曰寡人方
祭上帝樂明神嘗蒙福祐焉不敢赴救而吳兵逐至俘
獲其太子及后姬以下甚可傷
柏子青夫差帥諸群臣出國東柏子青江濱諸臣並
在夫差乃言曰寡人蒙先王之遺恩為千乘之主昔不
聽相國之言乃用讒佞之辭至令相國遠沒江海自亡
以來濛濛惑惑如霧敝目莫誰與言泣下沾衿不自
勝左右群僚莫不傷悲吳春
祀江湖越王既生平吳春祀三江秋祀五湖因以其時
為之立祠晉永平中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
將祭亡牲魯公索氏將祭而亡其牲孔子聞之曰公索氏
氏不及二年將亡後一年而亡門人問曰昔公索氏亡
其祭牲而夫子曰不及二年必亡今過期而亡夫子何
以知其然孔子曰夫祭者孝子所以自盡於其親
而亡其牲則其餘所亡者多矣浩此而不亡者未也家語
將祭北富辰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
入於室心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果有禍長子死之
曰樂乎而不自悲也子尸
祀魏公子高祖微時閭魏公子賢及即位每過夫梁常
祀公子高祖十二年從擊黥布還為公子置守冢歲四
時奉祀公子矣漢書
祀黃石張子房從高帝過濟北果得穀城山下黃石取
而寶祀之及留侯死并葬黃石每上冢伏臘祠黃石
相鄉立祠祠朱邑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為桐鄉嗇夫其
民愛我必葬桐鄉後世子孫奉尚我不如桐鄉民及
死共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立祠歲時祀祭至今
不絕郡
鄉里為梁相譚字君山沛人章帝元和中行巡狩至沛
令使者祠譚冢鄉里以為榮
祠蕭霍永平中詔京兆右扶風以中牢祠蕭何霍光出
郡錢穀給薦何子孫在三百里內悉令侍祠上
祀孔子元和二年春帝東巡狩還過魯幸闕里以太牢
祀孔子及七十弟子作六代之樂大會孔氏男子二十
以上者六十人孔
子
卿士立祠元始四年詔書祀百
辟卿士有益於民者蜀

郡以文翁九江以召父應詔書歲時郡二千石率官屬行禮春祠信臣家在南陽亦為立祠 漢書
立廟河陽諸葛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於成都者後主不從習隆向充等共上表曰臣聞周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越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像況亮德範遠邁勳益季世而蒸嘗止於私門湮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鬼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追在昔者也宜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於是始從之 晉書
珍新先莫羊玄保自少至老謹於祭奠四時珎新未得 天中記

祠薦者口不妄嘗 宋書

祭用土產張冲永明八年為假節監青冀二州行刺史事冲父初卒遺命曰祭敬無以卿土所產無用牲物冲在鎮西時還吳國取冀葉至嘗烝楸漉湏薦焉 晉書
給酒助祭胡叟少孤言及父母則泣之 壺史
煌苑潛家善釀酒每節送一壺與叟許赤武裝定宗等謂潛曰再二之惠以為過厚子惠於叟何其恒也潛曰我行給祭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以潛為君子矣 後魏書
酌水祭海王義方初為太子校書魏徵張元皆厚禮之亮缺坐與交遊貶授儋州吉安丞行至南海舟人將以酒脯致祭義方曰黍稷非馨蘋藻非芳明德乃酌水而祭 舊唐書

太壇太折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埋 爾雅 圜丘太壇祭天
方澤太折祭地 爾雅
承天五祀南郊北郊西郊東郊中兆正謀五者天子公侯伯子男卿大夫士所以承天也 禮文嘉
天位地利祭帝於郊所以定天位也祀社於國所以列地利也 禮運
以事類祭今尚書夏侯歐陽說類祭天名也以事類祭之柴何天位在南方就南郊祀之是也 五經異義
子道事之王者所以祭天地何王者父事天母事地故以子道事之也祭日以丁與辛何丁者友覆自丁寧辛者當自新也 五經通義
陽陰象成帝初即位丞相御史大夫相譚奏言帝王之事莫大於承天之序承天之序莫重於郊祀故聖王盡心極慮以建其制祭天於南郊就陽之義壓地於北郊則陰之象也因其所都而各饗焉昔者周文武郊於酆鄗殷人郊於亳邑由北觀之天隨王者所居而饗之可見也其勿奏時河東后土之祠宜可從置長安 漢書
晝瞑丹陽方儲聰明善天文為洛陽令章帝欲出南郊儲上言當有疾風暴雨乘輿不可以出上疑其妄儲飲酖而死果有大風暴雨洛陽盡瞑 後書
黃郊靈帝建寧二年迎氣黃郊道於洛水 西京雜記 祓禊

兩蓆俟大澤車或駿益百官需滿還不至郊使有
禮迎氣北郊上
漢制漢制天地以下群臣所祭凡千五百四十新益為
萬五千四十漢法三歲一祭天為雲陽宮其泉壇以冬
至日祭天天神下三歲一祭地於河東汾陰后土宮以
夏至日祭地地神出五帝祭於雍五時 見前
汾陰祭地河東汾陰后土宮宮曲入河古之祭地澤中
方丘也禮儀如祭天名曰汾蔡一門燔丘也 上
漢號實一晉太始二年詔群臣儀五帝即天也天氣時
異故殊其號雖名有五其實一神明堂南郊宜除五帝
之坐五郊改五精之號皆同稱昊天上帝各設一坐而

二至祀合晉太始二年十一月有司又議古者兆郊不
異宜并圜丘方丘於南北郊更脩治壇兆其二至之祀
合於二郊帝又從之如宜帝所用王爾議也是月庚寅
冬至帝親祀圜丘於南郊自是後圜丘方澤不別主 卷末
合祭古者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澤中之方丘
在國之北所以順陰陽因高下而事天地以其類也其
方位既別而其燎壇瘞坎樂舞數亦皆不同而後世
有合祭之文則天萬歲元年親饗南郊始合祭天地
祭地北郊廣宗即位有事於南郊宜曾議曰三輔 古
祭於圜丘上帝后土位皆南面則漢嘗合祭矣諸 見漢書
郭山師等皆以曾言為然是時廣宗將祭地於北郊故 祀志
曾之議寢

嘉德廣孝祭宗廟所以禘洽何尊人君貴功德廣孝道
位尊德盛所及彌遠 自周
禘禘三年一禘五年一禘以衣服想見其容色三日齋
思報志意相見所好嘉喜然後入廟 禮緯
合食王者諸侯所以三年一禘何三年一閏 分曜
天道小備故三年一禘禘者諦也取已
廟中五歲再閏天道大備故五歲一禘禘者諦也取未遷廟主合食太祖
遷廟主食合太祖廟中 五經通義

日祭月薦 古春秋左氏說古者先王日祭於祖考月薦
於皇高時享及二祧 公羊說宗高宮 五經異義劉歆
以春秋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
高則月祀二桃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大禘則終王彌遠
遠尊故稀為重矣
而不下 今春秋公羊說祀宗廟蓋而不下傳曰禘給
下五經異義
孟冬建武五十六年詔問張純禘給之禮純奏三
年一給五年一諦諦昭穆尊卑之義以言之四月陽氣在
下陰氣在上故正尊卑之義給以冬十月五穀成孰以
嘗 給祀漢書志

神主出廟尸祔祫大祭則神主悉出廟堂為昭穆以安坐不復作室也 宋祁志

王制先後王儉議按禮記王制天子先祫後時祭諸侯先時祭後祫春秋魯禧二年祫明年春禘自此以後五年再殷 孝經

喪不欲數元和中太常上言按禮祭不欲數太廟禘祫祭禮重於時饗與禘祫同月則其月但行禘祫祭不行時饗蓋不欲煩是禮先重者今時饗重於朔望為食稍求禮情恭酌輕重請每時至及臘但行饗禮其月朔望薦食請停如告廟日與朔望薦食日同請先行告禮然後薦食 唐書

六宗

六宗舜與曰禋于六宗鄭注曰六宗謂星辰司中司命風師也

天地四時萬物非天不生非地不載非春不動非夏不長非秋不收非冬不藏故書曰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曾子天圓

天宗地宗古尚書說六宗者天地屬神之尊者謂天宗三地宗三天宗日月北辰也地宗岱山河海也日月為陰陽宗北辰為星宗岱為山宗河為水宗海為澤宗也 祀天則天文從祀地則地理從也 五經異義

乾坤六子明帝問王肅六宗竟幾對曰坎為水為雨巽為風艮為山兌為澤此乾坤六子也

社稷

上主地主社土地之主也土地闊不可盡敬故封土為社以報功也稷五谷之長也穀衆不可偏祭故立稷以祭之 孝經

上神穀神社者五土之神也稷者百穀之神也天子為天下之人立社曰太社壇方五丈諸侯為境內之民立社曰國社地之勢有宜九州之人各居其土食其利者各報祭之籍田之後則告五穀既登又報功也國以民為本人以食為天故建國君民先命立社地廣狹多不可偏祭故於國城之內立壇祭之親之也日月中尊之也唯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而已 禮

為稷為社稷 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杜能殖百穀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為稷神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勾龍為后土能平九州故祀為社 禮 孔子曰古之平水土及播植百穀者衆矣然唯勾龍兼食於杜而報為稷厥代奉之無敢易者明不可與等也 家語禹勞天下死而為社周棄代穡死而為稷 禮記

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封稷而祭之不墓封土立社示有所尊稷五穀之長故為長也歲再祭

之 白虎通

王者自祭王者自親祭社稷何社者土地之神也七生萬物天下之所主也尊重之故自祭也 上

路樹成社 郡原避地遶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常行而得遺錢拾遺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原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己而成猛祀乃辯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里老為之謂曰郡君行仁洛邑無虎郡君行廉路樹成社 郡

祖神所責庾邈與女壻郭泰道請社約不二心供不婚聘經二年疑忽暴亡邈出見疑云前北村還遇強梁抽刀見逼懼死從之不能守節為社神所責心痛而絕人

鬼異路因下泣霑衿也 記

二社一稷晉元帝建武元年又依洛京立二社一稷其太社之祝曰地德普施惠存無疆乃建太社保佑萬邦

悠悠四海咸賴嘉祥其社之祝曰坤德厚載王畿是保乃建帝社以神地道明祀惟辰景福來造禮左宗廟右社稷歷代尊之故洛京社稷在廟之右而江左又然也

宋書禮志

并為大祀天宮中并社稷五年為大祀詔曰祭之為典以陳主敬名或不正是將奈何況社稷乎祐百代蒙其福日月照臨五星叶其紀非感允疏下土式瞻既均象之外須粗尊嚴之禮列為中祀頗奏大獻自今已下社稷及日月五星並并為大祀仍以四時致祭

上戊致祭仲春上戊祭太社以后土氏配焉

后稷氏配焉 六典

誠注王者諸侯必有誠社何示存亡也明為善

為惡者共之春秋公羊傳曰亡國之社奄其上柴其下郊特牲曰喪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亦與天地絕也 白虎通 亡國之社屋其上柴其下者示絕於天地夫春秋薄社屑以為戒夫經藝書傳人當覽之猶社當通氣於天地也故入不通覽者薄社之類 論衡

授茅土為壇封諸侯者取其方面土色以白茅授之各以其所封方色以立社於其國故謂之授茅土 冀州

宗廟

宗廟者親也其以親言之也 大唐 宗尊也廟貌也先祖形貌所在也寢所寢息也 孝經援神契

宗廟致敬不忘親也 孝經

家生之居 禮聖王所制宗廟何曰生死殊路故敬鬼神而遠之所以有室何所以有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追繼養王者立宗廟何緣生以事死敬亡若事存欲立宗廟而祭之此孝子之心所以追繼養也 上

尊王四夏曰世室世世祭稱之也殷曰重屋夏曰雷周曰宗廟尊其生存之貌示不死之故致之於 也 古

禹立廟禹生於石紐禹母吞珠孕禹折副而生禹山娶妻生子名啓於今塗山有禹廟亦為其母 吳越春秋

會稽有禹廟始皇配食王朗為太守而黜之 晉紀

存人曰立桷福上書諫曰武王克殷未下車存五帝之後封殷於宋紹夏於杞明著三統示不獨有也是以姬姓半天下遷廟之流出於户所謂存人以自立者也

漢書

耳堂孔子曰吾於其堂見宗廟之敬也盡慤思其人猶愛其樹尊其人必敬其道也家語

宗廟高祖廟曰原廟文帝廟曰顧城廟景帝廟曰德陽武帝廟曰龍淵昭帝廟曰徘徊宣帝廟曰樂遊元帝廟曰長壽成帝廟曰成陽

漢官儀

薄后紀劉中元元年十月甲申使司空馮鯉告祠高祖天子自雒陽遷都長安初長安遭赤眉亂宮室焚燒唯有高廟遂居之

天中記 卷四十三

上祭東觀漢記

告祠賜金宣帝立孝武廟於河東告祠日見一人騎馬馬異於常馬持尺一板賜侍郎文曰汝績克成賜汝金一斤因忽不見劉乃變爲金一斤

漢武故事

設壇望祀王浚字彭祖建行臺以宗廟焚毀盡望祀七室及功臣配食晉諸侯議

請立七廟侯景篡王僧請立七廟景曰何謂七廟答曰天子營七世祖考故置七廟并請七世諱敕太常祀之禮景曰前世吾不復應唯阿爺名標且在

加等來敬是衆聞咸笑之南史

而右人君既崩之後日中虞祭即作木主以存神猶主用木木者木落歸本有終始之義天子廟主長尺二寸諸侯一尺四向孔穴牛淹相通蓬後孝子心目無所親故用以主其神也外傳

廟者所以藏主列昭穆宗廟之主名曰桓桓武也言神無所依據牟主以繫心白虎通

論語曰菜公問社於宰我宰我答夏后氏以松夏人都河東河東宜松殷人以柏柏人都亳亳宜柏也周人以栗周人都豐鎬豐鎬宜栗也五經異義主者神象也凡虞主用桑桑猶喪也喪禮取其名練主用栗栗者敬也

禮取其恭玉篇

天中記 卷四十三

所以虞而立主何孝子既葬日中反虞念親已沒棺柩已去悵然失望彷徨哀痛故設桑主以慰孝子之心虞安其神所以用桑者始與神也

祖廟二王俱以桑白虎通

祔宗廟主也周禮有郊廟石室一曰大夫以石爲主從示從石石亦聲也說文廟中藏木主石室也謂凡廟之主藏於是

名宗桓公疑注

不遷之主祔順宗干廟遷中宗神主于夾室有司以中宗爲中興之君當百代不遷宰臣君史官將武問之武對曰中宗以弘道元年於高宗柩前即位時春秋已壯及母后篡奪神器潛移其後賴張柬之等同謀匡復此蓋同於反正恐不得號爲中興之君凡非我先

之自我復之謂之中興漢光武晉元帝是也自我失之因人復之晉孝惠孝安是也今中宗興惠安二帝事同所不可為不遵之主矣唐書

明堂

明天道

明堂者明天道之堂也黃圖明堂猶堂堂高顯貌也稱名

告朔

告朔告明行正謂之明堂五經異義

太室

太室之室之制東西九筵筵長九尺也明堂東西八十一尺南北六十三尺故謂之太室孝經援神契

水火之際

明堂在辰巳者言在水火之際辰木也巳火也木生數三火成數七故在三里之外七里之內合成十里之圖

天中記

布政之宮

明堂古者天子布政之言在國南十里之內七里之外黃帝享百神於明堂是也唐虞為五府夏謂大廟為世室殷人謂路寢為庫洞人謂五府為明堂夏后氏一堂之上為五室商曰陽馬階九室者象地載五行也五行生於四時故每室四達十室八牖周人有圓屋九月大享五帝於明堂心為天子明堂或以一室耳禮記外傳

通神明堂

所以通神堂感天地正四時出教化崇有德章有道也禮含文嘉

異名

黃帝曰合宮有虞氏曰總章殷人曰陽館周人曰明堂此皆所以名休其善也尸子

古制

自古者明堂之制下之潤濕弗能及也上之霧露弗能入也所以藂上帝禮鬼神示人知節也淮南

立朝

昔者五帝三王之蒞政施教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政以調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菑

五室

乘禮及孝經援神契並云明堂有五室天十每月聽朔布教祭五帝之神配以功德之君大戴禮曰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也許慎五經異義曰布政之宮故稱明堂盛貌也周官匠人職稱明堂有五宮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帝一室也

法則天地

孝武帝議立明堂於長安城南許令褒等議法則天地比類陰陽以之宮室本之太古以昭令德茅屋采椽土階素與越席皮弁蓋興於黃帝堯舜之世是以三代脩之也三輔黃圖

善惡之狀

孔子觀乎明堂觀四門墉有堯舜之容桀紂之象而各有善惡之誡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負斧扆南面以朝諸侯之圖焉孔子徘徊而望之謂從者曰此周之所以盛也說苑

為記或以為明堂者文王廟周時德澤和洽尚或大以為宮柱名曰高宮禮論

上明堂圖

天子封泰山泰山東北阯古時有明堂處處

宏不敢上欲治明堂圖
帶上黃帝時明堂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
通水圜宮垣為復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名曰昆侖天
子從之入以拜祀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
如帶圖漢舊記志
萬象神宮秦拱二年敕
二百九十四尺東西南北各廣三百尺凡有三層下層
象四時各隨方色中層法十二辰圓蓋蓋上盤九龍捧
上層法二十四氣亦圓蓋亭中有巨木十圍上下通貫
刻木為龍綵繞之明堂之下施鉄渠以為辟雍之象號
為萬象神宮唐書
通天宮證聖元年正月明堂災後復室大延燒明堂三年
又令重造如明堂高盛於舊制上制實風號為通天宮
也上

辟雍

辟雍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禮王
行禮宣化天子立辟雍所以修禮樂王朗云辟雍所以
者何象璧以法天相通
象四海辟雍水四周於外象四海也三輔決錄
承天地王者作圜池如璧形實水其中以圜壁之故曰
辟雍言其上承天地以班教令流布王道周而復始

鄉飲亦辟雍天子鄉飲之處
脩禮樂王朗云辟雍所以脩禮樂也
白虎通曰辟雍外圓內方一明德當圓行當方蔡邕明
堂論曰辟雍外圓內方擬王者動作法天地水環四
周譬德廣四海也不知水象諸侯行不當方德不
當廣乎其釋辟雍雖明而亦洋水則礙翼奉
莊子言歷代樂名黃帝克兵禹湯武王有咸池大章
韶夏濩武中曰文上方辟雍為天子學亦
非也詩言於論鼓鐘於樂辟廱又云鎬京辟廱無思
不服亦無養才之意諸子去古未遠必有傳授漢
宋中興

釋奠

祀孔頌配昔武王入殷而封先代之後蓋追思其德也
孔子大聖終於陪臣未有封爵至漢元帝時孔霸以帝
師號褒成侯奉孔子後魏黃初 年以議郎孔羨為宗
聖侯奉孔子祀魏齊王正始二年 詔太常釋奠以大牢
祀孔子於辟雍以顏回配 晉志
太學尚書符太常曰按洛陽國學南自有太學國子辟
雍不相損也捨辟雍以太學辟雍無便為無事虛誕漢魏
稽事皆言釋奠祠先聖於辟雍又有言太學者又咸和
中成皇帝釋奠於中堂之前蓋中興故事亦曰辟雍是為
漢魏之世初自兩立至釋奠便在辟雍猶存今廢辟雍

而立二學中興以來相遠太常王彪之荅郗帝舜五
有司釋奠於辟雍此是魏之大事非晉書稱典大始元
康釋奠太學不在辟雍大始五年元康五年二行禮
皆於辟雍不在太學是則釋奠於太學行禮於辟雍有
留已行之唯也中朝有辟雍猶在太學況無辟雍唯有
太學更當不在太學乎宰相從太常晉尚書大傳
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
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
各治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
禮仲秋上丁亦如之唐典
成仲春上丁釋奠于孔宣父以顏回配焉其七十二
弟子及先儒並從祀仲秋之月亦如之仲春上戊釋奠
于齊太公以留侯張良配焉仲秋之月亦如之凡州縣
各治孔宣父廟以顏回配仲春上丁州縣官行釋奠之
禮仲秋上丁亦如之唐典
仲尼不及公旦何也馮吝曰若如來談亦當宣尊先師
文武豈唯周旦乎
先聖先師貞觀二十一年詔以孔子為先聖更添左丘
明等二十二人與顏子俱配宣父於太學並為先師永
徽中制令改周公為先聖孔子為先師顏回左丘明
從祀開元八年勅改顏回等十哲為坐像悉應從祀魯
參大若德冠同列特為壎篪坐於十哲之次二十七年
制夫子追贈諡為文宣故嵗緑周公南面夫子西坐自
今以後夫子南面而坐內出王者衮冕之服以衣之十
哲等東西列侍顏子優缺兗國公顏典

藥元學春官釋奠于先師秋冬亦如之釋奠即舍菜舍菜然則國子入學以脯糜告誠祀其所以示敬道也菜芹之屬記
呂氏春秋仲春上丁命樂正入舞舍采注命樂官正也舍猶置也初入學官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周禮春入學舍采合舞秋訟學舍聲以六樂之會正舞位此之謂也此云習舞釋菜鄭云將舞必釋菜於先師以禮之夫臨祭豈方習舞釋奠豈獨用菜乎

籍田

敎養耕籍所以敎諸侯之養也禮祭義
籍千畝帝籍千畝者使民如借故謂之籍文籍者借也天子親千畝但三推發未正位而止借民力治之所耕之穀藏於神倉以供事天地宗廟神祇人鬼之用也天子以身先天下以建寅之日而郊郊而後耕郊用辛日而耕用亥日享先農而後籍田禮記注疏
親耕耤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天子籍田千畝亦曰親耕亦曰王籍世宗
致孝天子籍田千畝孟冬啓蟄既郊之後率公卿大夫而親耕焉所以先百姓而致孝敬五經要義
王象人立春東耕為土象人男女各二執耒鉏鍥或耒上牛象人土牛耒畢而耕地從氣應時示帥下也論

冠

貫髮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 釋名

作冠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以絲麻

觀章禮之文冠衆弟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

有冠角頫胡之制遂作冠冕緌緩 史記

禮始於冠曰冠者禮之始也嘉事之重者也是故古者重

冠重冠故行之於廟行之於廟者所以尊尊事尊重事

而不敢擅重事不敢擅重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也 鄭注

著代適子冠於阼以著代也醮於客位加有成也三加

彌尊喻其志也冠而字之敬其名也 郊特牲

三王冠異孟懿子曰始冠必加緇布之冠何也孔子曰

示不忘古太古冠布齋則緇之其緌也吾未之聞今則

冠而弊之可也懿子曰三王之冠其異何也孔子曰周

斗殷哻夏收一也三王共皮弁素紾委貌周道也章甫

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 家語

周公之制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

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

朝于祖以見諸侯亦有房也 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

達而未幼初莅阼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嚮於時惠於

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

志服衮職欽若昊命大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

周公之制也 上

成人趙文子冠見韓獻子獻子曰戒之此謂成人歲令

在始與善始與善善進善不善歲由至矣始與不善不

善進不善善亦歲由至矣如草木之產也各以其物人

之有冠猶宮室之有牆屋也棄除而已何又加焉見張

老而語之張老曰物備矣志在子是先王覆露子也 晉語

假鐘磬晉侯以公宴于河上閒公年幸武子對曰會于

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

紀也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也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以金

石之樂飾之以先君之祧廟之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

請及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

公之廟假鐘磬焉禮也 裏九

諸侯冠鄰隱公既即位將冠使人如魯請冠禮公羊隱

孔子于曰其禮如世子之冠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

亦冠也孔子曰古者王世子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

異天子與孔子曰君處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

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鄰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

有冠禮也夏之末造有自來矣今無譏焉 家語

章甫哀公問曰夫子之服其儒服與孔子對曰丘少居

魯衣逢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 儒行 鄭注云章甫

殷道也蓋緇布冠殷世則名章甫章明也所以表明尤

夫故謂之章甫耳

列苞桷為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籍圖危高祖樊噲聞急乃裂苞桷以為冠排入軍營（周廷與服雜事）

冠儀晉王堪冠禮儀云宗人申誡之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兄弟具來成加爾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敬爾威儀作人之則壽考惟祺永受景福冠者高跪而冠（通典）

之什冕始加昭明之元服推遠冲孺之幼志盛積文武之統德開勤高祖之詩扇六合之內靡不蒙德永永與

天無極（博物記）

惠文冠漢侍中冠武弁大冠亦曰惠文冠加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侍中服則左貂常侍服右貂金取堅剛百鍊不耗蟬取居高食潔貂取外勁悍而內溫潤此本

（天中記）

趙武靈王胡服之制秦破之得其冠以賜侍中庾杲之為掾見所映獨存華采（職官志）

自洛冠馬防子鉅為常從小六年五月齋宮中上欲冠鉅夜升為黃門郎御章臺下殿陳罪俎自落冠之（東觀漢記）

金石宿設江左諸帝將冠金石宿設百像階位豫于殿上鋪大床御府令奉冕轉於床東（晉輿服志）

冠加幘太保加冕太傅加冕太尉冕念親文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黼黻袞繡思弘袞職欽若昊天合是式率葬祖考永永無極眉壽惟祺介茲景祉（晉禮志）

父倫之始阮孝緒字士宗年十三徧通五經十五冠而見其父彥之彥之誡曰三加彌尊人倫之始宜思自勗

以屈爾躬答曰願述松子於瀛海追許由於穹谷庶保

促生以免塵累（南史）

兄弟之義古者謂婚姻為兄弟因成兄弟之義也壻
婿以婚時往婦曰姻又壻之父曰姻婦之父曰婚婚
陽也婦者陰也日往而陰氣至也禮外傳
世世修義子孫娶妻嫁女必擇孝弟世世有行義者是
則其子孫慈悌孝愛不敢淫暴寧爭不善三族輔之故
鳳凰生而有仁義之意虎狼生而有貪戾之心嗚呼戒
之哉無養乳虎將傷天下大戴禮
法地禮曰女子十五許嫁納采問名納吉請期親迎必
鴈為贄納徵用玄纁故不用鴈也納徵玄纁束帛儷皮
玄三法天纁二法地也陽奇陰偶明陽道之大也離皮
者兩皮也以為庭實庭偶也白虎通

逖別或曰全姓不相娶何也曰遠別也曰今之人外內
相婚禮歟曰中外之親近於同姓同姓且猶不可而以
中外之親乎古人以為無嫌故不制也今以古之不言
固謂之可婚不知禮者也或曰國語云全德則全姓同
姓雖遠男女不相及異德則異姓異姓雖近男女相及
也斯言何故也曰司空有為而言也文公將求秦
以反國不敢逆秦故也
芝草無根長子容當為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
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楊雄之才非出
孔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帝舜受禪父嚚母頑虞
法出痴子廣韻庾
弟書

別舍點妥殷五世之後則通婚姻周公制禮百世不
祈以別禽獸也禮外傳
心劉氏范氏世為婚姻東上劉氏周卿士范氏晉大夫
世以王室鄭崇字子游本高密大族世與王家相嫁娶
漢書
姓同源異司空東平王基當世大儒豈不達禮而納同
空王忧女以姓同源異故也氏族春秋
與婚不許王粲父謙名公之胄何進為長史欲與為婚
見二子使擇焉謙不許魏志
奇表陶謙字恭祖丹陽人同縣甘公出遇之途見其容
貌異而呼之住車與語甚悅之因許妻以女甘夫人怒
曰閭陶家兒游戲無度如何以女妻之甘公曰彼有奇
表後必大成遂與之後為徐州牧吳書
入錢不得阮脩字宣子居貧四十未有室王敦等欲錢
為婚皆名士也時慕之者來入錢而不得晉書
立志守義江淮宇微淵源陽考城人也為羲康司徒主
簿司空掾道濟為子求湛妹婚不許羲康有命又不從
時人重其立志守義者也宋書
非偶不承桓闕字叔道太祖輔政使褚淵致意為子晃
求女婚闕不敢開命曰辭霍不婚常所鄙禦齊大
所以不敢承殊眷太祖雖嘉其退讓而心不能
南齊書

正嫁不出王秀之字伯奇臨汝人吏部尚書備淵見秀之正宗欲與結婚秀之不肯以此頓為府分兵參軍書齊
抗禮不答江禭方雅有風格僕射徐勉權重時禭及王規貴抗禮不為之屈勉因禭門客瞿景為子縣求婚于禭禭不答景再言之乃報景四十由此與勉忤梁書
禭禭不答景再言之乃報景四十由此與勉忤梁書
天子娶婦漢成帝欲與近亞遊狹安世玄宗放以公主子且開敏得幸放娶后弟呂嘉女上為放供張賜甲第
充以服飾號為天子舅婦皇后嫁女唐中宗時薛至忠以女妻韋后勇崔從禮子帝主薛后主崔時謂太子
嫁女皇后取婦宋英宗於仁宗為從子宅仁后於光獻為甥自幼同鞠禁中會溫成有寵英宗遂還官邸宣
天口記 卷四十一 三五
仁亦歸其家洎溫成薨仁宗覺無子一日謂光獻曰吾夫婦老無子詹養十三為英宗納宅長立朕為十三
洎溫淑各已長立朕為十三郡王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嫁女與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瑱規泚請曰姻
婁以女妻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瑱規泚請曰姻不
時宮中謂天子娶婦皇后嫁女邵氏聞見錄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蛾眉非類毋感其言而止
乘龍孫儁字文英與李元禮俱娶太尉桓焉女時人謂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民朱陳二姓為婚姻自
桓叔元兩女俱乘龍言得婿也楚國先賢傳日餘里桑麻青氛氳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自
不為亂倫王丞相初在江左欲鎮吳人請婚陸太尉太陶牽陶牽為婚深驚物聽陸玩
雙石婚禮有九子蒲衣箸雙石前箸取其心可屈伸雙雙義在兩固
當梁年俗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娶婦舅姑不
見唐禁之
九一 言婚禮有合歡鈴取音藥和諸九子果
生長 通與
潘楊協緣清才儁茂盛德日新既藉三葉世親之恩而
子之姑余之伉儷馬潘安仁誄潘楊之睦有自來矣上
羊鄧諸葛恢兒娶鄧攸女于時謝尚書袁求其小女婚
恢乃云羊鄧是世婚江家我顧伊庾家伊顧我我不能
後謝袁兒婚世說
王滿東海王源嫁女與窗陽滿氏源雖人品庸陋預五
通徹而托姻結惟利是求王旨連姻實駭物聽滿楊之
睦有異於此豈有六卿之胄納女管庫之家宋子河魴
同穴寺與瑩之鬼羞祖舉親於事為甚禪
天中記 卷四十一 三六
婚不失親王元規字正範八歲而孤兄弟三人隨母依
舅氏住臨海郡時年十二郡土豪劉瑱者資財巨萬欲
妻以女母以其兄弟幼弱欲結強援元規泚請曰姻不
失親古人所重豈得苟安異壤蛾眉非類毋感其言而止
朱陳徐州古豐縣有村民朱陳二姓為婚姻自
氫一村惟兩姓世世為婚姻自
陶牽陶牽為婚深驚物聽陸玩
雙石婚禮有九子蒲衣箸雙石前箸取其心可屈伸雙
義在兩固
當梁年俗以子午卯酉年謂之當梁年娶婦舅姑不
見唐禁之

賣馬娶婦以賣馬錢娶婦多惡病夫妻離別 劉向列女傳

媒

中間孔子之郯遭程子於塗顧謂子路曰汝東帛以贈先生子路屑然對曰由聞之士不中間見女嫁無媒君子不以交禮也 家語

爰修吾令豐隆棄雲今求宓妃之所在解佩纕以結言今兩令蹇修以為理 思玄賦 注 張衡

不固而親宋玉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曰夫薏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嫫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惡於我 宋玉對楚王問 注 引楚辭

天中記 三十二 三十七

遠恥防淫男娶女嫁何陰卑不能自專就陽而成之故傳曰陽唱陰和男行女隨男不專娶女不專嫁必由父母須媒妁何遠恥防淫洪也 白虎通

為陽語陰孝廉令狐策夢左氷上與氷下人語索紱曰氷上為陽氷下為陰陰陽之事如歸妻迨氷未泮婚姻事也君在氷上與氷下人語為陽語陰媒介事也君當為人作媒氷泮而合矣策曰老夫耄矣不為媒也太守豹因策為子求鄉人張公徵女仲春而成 晉書

媒先宿婦烏孫國嫁娶賣馬聘先令媒者與婦家 北史 烏孫傳 十婚姻 二 門類 志

庆賞壯子老丁大章白虎通堯曰大章大明天地之道也公羊注堯時民樂其道章明也周礼鈌文域仁六
卷
韶夏礼記樂見舞韶創者曰德至矣大矣如天之無不博地之無不載雖甚盛德其蔽以加於此矣左傳李斯書
昭公聚氏注樂動昏儀曰舜樂曰簫韶一云大韶漢志
東作大章舜作招：繼堯也　孔子曰簡昭者舜之遺音也溫潤以和似南風之動物如物之動人當動獸禽風雨之至其鳥音如寒暑風雨之動魚龍仁義動君子財色動小人是以聖人務其本（畢沅校本傳作務本）廣傳曰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堙四奧沉四海封十有二山兆十有二州樂

正定樂名元祀代泰山貢兩伯之樂焉東嶽陽伯之樂舞朱離離共敬磬比余謠名曰晢陽儀伯樂舞鼖鼓其歌之樂焉秋伯之樂舞玄鶴其歌聲比中謠名曰歸來幽都弘山祀大交霍山貢兩伯之樂焉夏伯之樂舞齊落歌曰綏、并論八音四貢兩伯之舞齊落歌曰綏、并論八音四會歸假于禰祖用特五載一巡守群后德讓貢正也
九韶秦具成大尚書傳疆公卿奏曰簫韶九奏親於庭

禮十家駒曰朱干玉戚以舞大夏注夏樂也公羊傳曰季
札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孰能修其道而行之白虎通公羊注夏時民
樂大其三聖相承也
大濩季札見舞韶濩者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憾德聖人之難也左傳程繁問樂墨子曰湯作護閒
王之樂又自作樂命曰護又循九招（墨子閒詁引尚書大傳三）湯作護閒
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商聲使人方廉而好義角聲使人惻隱而愛仁徵聲使人樂養而好施羽聲使人恭
敬而好禮（樂緯動聲儀外傳師曠論湯樂曰大護言能救民之急也白虎通公羊注殷時民樂大其護已也　周禮大司樂王奏承雲六瑩九
辟雍文王有辟雍之樂（孔子詩云於論鼓鍾於樂辟雍蔡邕志周頌雅樂辟雍饗射用之　六王作武象之樂增
琴二弦曰少宮少商帝王世紀文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
曰武元命包
四家王者不空作樂樂者和盈於內動發於外應其發
時制礼作樂以成之是故作樂者必反天下之始樂於
已成於樂之時民樂其紹堯故韶者紹也禹之時民
大樂其辟二聖相繼故夏者大也湯之時民大樂其救
於惠害故護者救也文王之時民樂其興師征伐故武
者伐也四者天下之所同樂之也不

象武文王樂名巨業武樂先武王因先王之
樂又自作樂命曰騶虞子三篇武王即位以六
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鉞兵克之於牧野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成王立
殷民反王命周公踐伐之商人服象為　千東夷周公
遂以師逐之至于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呂武王作象樂繼文以奉天春秋周人其
作大武三象棘下其服尚赤南淮李斯書云韶夏武象注
樂勤聲儀曰周樂伐時曰武象宋均曰象伐時用干戈
勺周公作勺言能勺先祖之道也濮陳氏之樂莫盛於
天中記　八卷四
韶於周莫盛於勺武帝崩良
春秋繁露周公歌雍詠勺六服承德子筆
公之樂曰勺通虎
通
述八佾徐州鴈對周景王曰琴瑟尚宮鍾尚羽石尚角
匏竹利制大不踰宮細不過羽故樂器重者從細輕者
從大是以金尚羽石尚角匏絲尚宮匏竹尚徵革木一
聲吕以和樂律以平聲金石以動之絲竹以行之詩以
道之歌以詠之匏以宣之塤以贊之革木以節之物得
其常曰樂樂極之所集曰盛聲應相保曰和細大、
曰平如是而鑄之金磬之石擊之絲木越之匏竹
鼓而行之以遂八風
風俗通

居之四昔聞金石絲竹之群才賤詩於水滑故云瀟湘洞庭之樂聽者令人難老雖咸池簫韶不能比焉每四仲之節王嘗統山以遊宴四仲之氣以為樂章水之詩宴於山南昔中雒賓乃作皓露秋霜之曲拾遺以感天地通神明安萬民成性類者也故聽者無不虛已竦神悄而承流是以海內自新化上邊善而不知所以而嘉應降故詩曰蓂管鏗鏗秦漢樂述納宋書曰秦樂曰五行所改漢樂曰文始高皇所改武舞武德高祖受禅所改文舞安世舊曰嘉至武以降所改下舞昭容高祖所造文舞昭德孝文所造文舞四時孝景所造文舞章德孝宣所造文舞雲翹孝宣所造文舞正世漢宗廟歌又迎靈漢哀所改武頌武德昭業昭容所造文舞鳳翔漢哀所改大武五行

唐南夫歌采菱發陽阿采菱陽阿秦雅樂者始如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託之李奇諸人皆角學之此未始知音者也 注楚辭曰陳鍾宴樂之名也楚辭曰陳鍾宴

清 四庫全書 唐開公姚邑字子和與之弟也尤善吟笛能度其盈虛增改曲調世咸傳之號濟南新調十六圖春秋知音候氣北京神武勳府田曹泰軍信都芳代號知音能以管候氣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埏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成則一扇徃並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 樂錄今

嗣真宋高宗時章樵大子作寶慶曲問于太清虞孝嗣丸謂道人劉栗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殺也死聲多且哀若屈氷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嗣真常曰陳樂所有宮堂曲明唐再受命比日有側堂堂撓堂堂之語蓋不易宗室雖衰居中制外持天中記

唐書 張知古神龍元年王月奉西京太廟樂作太樂令裴和且不敢諸王殆為后所縣踐吾見難作不久矣后皆殺古察語萬年令元行冲曰金石諧婉將有大慶其在唐室子孫乎是月唐中宗復位復國為唐 上 播遷之初明皇時涼州獻新曲帝召諸王觀之寧王曰此曲殊加臣有開馬夫者始于宮散于商成敗豈莫不根柢棄舊千宮商也斯曲也宮雖正乱而加暴臣開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

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僭則犯上發乎微忽形于蘇
播之詠歌見於人事臣恐一目有擯遷之禍帝默然采
安史亂方知寧王審音之妙云（開天傳信記）
流寓人破天寶後調人多為流寓之思及寄興于江湖
僧寺而樂曲亦多以邊地為名至其曲遍繁聲謂之入
破蓋破碎云（嘉五行志）
考鍾得蔽宋沉善音律太常久亡徵調沉考鍾律得之
（國史補）

不樂鄭從讜在沛時以兄處諫常為鎮師及于是那
說臨政受代不於公署舉樂（唐書）
宮楚魏歷後唐清泰初王仁裕從事梁苑苑延光師之
天中記 卷四十二 四五

春正月郊野尚寒引諸暑寒饑朝客於柳柳亭樂作子
羽而擊獨有宮聲不諧王獨評之私謂李式虞殿曰
今有必有鍾張之事蓋樂音不和今樂羽而有宮聲且
羽為水宮為土水土相尅得無憂乎少時蓮散范引賓
客約膺犬大獵于王婆店此為奔馬所陵不救于彼自
辰巳至午後絕而復蘇（王性之聞見錄）
聽樂知音三仁裕性曉音律初定雅樂宴群臣于
承福殿奏黃鍾仁裕聞之曰君不純肅而元和聲當有
爭者起于禁中已而軍校鬬于龍門小巷聞于內人
以為神（五代史）
聽樂應樂所以上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樂記）

五音別名爾雅什樂云宮謂之重商謂之敏角謂之經
徵謂之迭羽謂之柳鄭璞注言皆五音之別名其義未
聞也劉歆云宮者中也君也為四音之綱其聲重厚如
君之德而為重商者臣也其聲敏疾如臣之節而
為敏角者觸也民也其聲圓長經貫清獨如民之象而
為經徵者社也事也其聲抑揚遒篤其音如事之適而
為迭羽者宇也物也其聲低平掩映包下而高五音備
成如物之聚而為揔也（谷永傳安
樂書）

樂書 卷四十二 四六

音樂重大劉昭鍾律書曰秦官秋律百舟必凋秋實春
律萬物必榮夏官冬律雨雹必降冬官夏律雷必發聲
夫言樂至重所感者大故曰知禮樂之情者能作知禮
天中記 卷四十二 四七

樂之文者能述（風俗
通）

閩聲閩宮聲無不溫雅而和也（五經異義）
而亡事也（郭璞注爾雅玉
經折疑）閩角音無不惻隱而慈者上閩徵
音無不善養而好施者也（風俗
通）
八音凡樂音有八鼓謂之革鍾謂之金磬謂之石琴瑟
謂之絲簫管謂之竹塤謂之土柷敔謂之木笙謂之匏
是謂八音（五經要義）
二周儀鍾磬皆編懸之二八十六而在一簴謂之堵
磬一堵謂之肆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此之謂也（樂
叢辨四夷之樂明德澤廣被四表也東夷之樂曰朝
離南夷之樂曰任西夷之樂曰禁北夷之樂曰昧

友天真伏羲作琴以修身理性友其天真也（琴操）
削桐伏羲削桐為琴面圓法天底平象地龍池八寸通八風鳳池四寸象四氣（桑間琴論）
樂之於琴者樂之統也君子所常御不離於身非若鐘鼓管磬之屬陳於庭廟而已也（白虎通）
鼓彈於宗廟列於簴懸也以其大小得中而聲音和大聲不諠譁而流漫小聲不湮滅而不閒遏足以和人意氣感發善心也（風俗通）
人心琴者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白虎通）
君臣琴長三尺六寸六分廣六寸文上曰池下曰濟前廣後狹象尊卑也上圓下方法天地也五絃象五行大
天中記 卷四十二
絃為君小絃為臣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風俗通 釋名 匡謬正 樂緯 唐傳）
文王加一武王加一今稱二絃為文武絃（樂緯 唐傳）
宗時有安況者世稱善琴且知音楊收問五絃外其二、何況曰世謂周文武二王所加者收曰能為文
王操乎況即以黃鐘為宮而奏之以少商應大絃收
以上如子之言少商武絃也且文世安得武聲乎況
大驚（唐書）

象六合伏羲作琴廣六十象六合（琴操 蔡邕）琴操曰伏羲
氏作琴絃有五象五行（演孔 珠法）農瑟瑟羲琴遠蓋成性象物
昭功（晉 杜預 後魏 樂志）伏羲氏琴長七尺二
寸上有五絃（唐 馬融 雅）伏羲樂曰立基造琴瑟以律呂（樂

削桐（晉 杜預 後魏 樂志）者至人伏羲氏王天下也作觀象於天俯察法於地遠取諸物近取諸身始畫八卦削桐為琴（琴操）
神農氏琴禁也（神農所作洞越練朱五絃周加二絃（文謝 雜）
神農始作五絃之琴以具宮商角徵羽之音歷九代至文王復增其二絃曰少宮少商（帝王世紀）神農始削桐為琴（樂
絕緣為絃以通神明之德合天地之和今琴四尺五寸法四時五行又曰神農氏為琴七絃足以通萬物而考
理亂也（和 新論）神農氏琴長一尺六寸有五弦曰宮商角徵羽文王增二弦曰少宮少商（唐 樂）神農物作瑟以歸神
反望及其天心也（唐 樂）
朱襄琴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蕃積萬
天中記 卷四十二
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弦琴（呂氏 春秋）
黃帝琴古昊名有清角黃帝之琴（呂元 春秋）黃帝作清角

上會稽禹上會稽者禹之所作也決江河上會稽山自是之後百姓降丘衆庶又安彈琴以自歎大周正樂練絃清廟大琴練絃達越大琴朱絃達越以常為數謂之搏拊大周正樂尚書大傳

周公琴越裳操者周公之所作也周公輔相成王天下太平萬國和會江黃納貢越裳重九譯而來獻周公援琴而歌大周正樂

魏琴初穆姜死使樂工以為祠與鍾琴倶

南音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其族曰伶人也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背本也樂操本風不忘舊土

志舊也上

左甲記 一琴卷五

韓師初衛侯有嬖妾使師曹誨之琴師曹誨之琴師曹韓之公悉韓

師曠三百

清徵清角音音衛靈公將之晉至濮水之上稅車而放馬讓舍郵亭夜分而聞鼓新聲者而說之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乃召師涓而告之曰有鼓新聲者使人問左右盡報弗聞其狀儀象鬼神子為聽而寫之師涓曰諾因端坐撫琴而寫之師涓明日報曰臣得之矣而未習也請復一宿習之靈公曰諾因復留宿明日而習之遂去之晉晉公館之平施夜置酒酣靈公起公曰有新聲願請以示乎平公曰善師涓鼓之未終師曠撫止之曰此亡國之聲不可遂也平公曰此道奚出師曠曰此師延之所作與紂為靡靡之樂也及武王伐紂師延東走至於濮水而自投故聞此聲者必于濮水之上先聞此聲者其國必削不可遂平公曰寡人所好者音子其使遂之師涓曰此所謂清商也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師曠曰不如清徵公曰清故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古之聽清徵者皆有德義之君也今吾君德薄不足以聽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願試聽之師曠不得已援琴而鼓一奏之有玄鶴二八道也南方來集於郊門之垝再奏之而列三奏之延頸而鳴舒翼而舞音中宮商之聲聞于天平公大說坐者皆喜

平公提觴而起為師曠壽反坐而問曰音莫悲于清徵乎師曠曰不如清角平公曰清角可得而聞乎師曠曰不可昔者黃帝合鬼神于泰山之上駕象車而六蛟龍畢方並轄蚩尤居前風伯進掃雨師灑道虎狼在前鬼神在後螣蛇伏地鳳凰上大合鬼神作為清角今主君德薄不足聽之恐之將恐有敗乎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願遂聞之師曠不得已而鼓之一奏之有玄雲從西方起再奏之大風至大雨隨之裂帷幔破俎豆隳廊瓦坐者散走平公恐懼伏于廊室之閒晉國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癉病故曰不務聽治而好五音不已則窮身之事也

淮南子師曠鼓琴通于神明玉羊白鶴

陞枝翻翔圖端應晉
跌社宮壁左右欲叅之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擬
子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辟
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夫平公之不霸也雅南
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
昔師曠奏白雪之音而神物為之下降風雨暴至平
公癉病晉國赤地
文王操孔子學琴於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磬為官
然能於琴今子於琴已習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
數也有間曰已習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
也有間曰已習其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
也有間曰孔子有所譆然思焉有所睪然高望而遠眺
天中記 卷十二 五十二
曰丘迨得其為人黯然而黑頎然長曠如望羊奄有
四方非文王其孰能為此師襄子避席再拜曰君
子聖人也其傳曰文王操
可與聽造孔子盡志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
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微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
為幽況之聲焉則有欲之所為發況則貪得之所為施
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三
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吾有之向見猫方取
鳧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
聽音矣孔叢子
使絃切切閔子驚三年喪畢見于孔子與之琴使之絃
切切悲孔子曰君子也哀未盡能斷之以禮語家
閔子悲樂夫榮啓期一彈而孔子三日樂感于和鄉忌
一徽而威王終冬悲感于憂動諸琴瑟形諸音聲而能
使人為之哀樂縣法設賞而不能移風易俗者其誠心
弗施也淮南
撫心高蹈伯牙鼓琴而鳥舞魚躍鄰師文聞之棄家從
師襄游三年不成章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
嘆曰且小假之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曰得天
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及
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鍾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
羽弦以召黃鍾霜雪交下川池暴涸及冬而叩徵弦以
激秦宮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將終命官而總四弦則景
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涌師襄乃撫心高踊曰微矣
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角鄒衍之吹律七以加之列子
逢來移情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成連曰吾師云春在
海中能移人意乃與遊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我
將迎子師刺船而去伯牙迎過但見海水渟洞山林冥
杳鳥獸悲號嘆曰吾師將移我情乃援琴而歌終成理
乎吾從子入而問焉伯牙鼓琴志在登高山
五運為天下妙為連仙樂十
鮑叔伯牙善鼓琴鍾子期善聽伯牙志在泰山鍾子期曰善哉峩峩兮若泰山
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列子鍾子

死伯牙破琴絕絃終身不復鼓琴以為世無足復為
琴者呂氏
霖雨崩山伯牙游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
悲乃援琴而鼓之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
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嘆曰善哉善哉子
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吾於何逃聲哉列子
仰秣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
秣注瓠巴楚人也西京賦曰天子駕駟六玄虯之
乘雷霆而馳文魚騰而上浮又曰六玄虯之
爽爽泰騰驤而沛艾仰首而秣聽其琴也注瓠巴鼓瑟
而淫魚出聽伯牙鼓琴駟馬仰秣莊周曰游魚喜音仰秣
天中記卷四十二
悉聽月師經鼓琴魏文侯起舞歎以使我言而無見遠
師經援琴而撞文侯不中中撥一文侯謂左右曰為
人臣而撞其君其罪如何左右曰當烹提師經下堂
一等師經曰臣可一言而死乎文侯曰可師經曰昔堯
舜之為君也唯恐言而人不違桀紂之為君也唯恐言
而人違之臣擅桀紂非擅堯舜文侯曰釋之是寡人
之過也懸琴於城門以為寡人符不補漏以為寡人戒
說苑十一
國史同
陰國弭人騶忌子以鼓琴見威王威王說而舍之右室
漢史王鼓琴騶忌子推戶入曰善哉鼓琴王勃然變
去琴按劒曰夫子見寡人何以知其善也騶忌子曰
夫大弦濁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揆之
愉者政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
害者四時也吾是以知其善也王曰善語音騶忌子曰
何獨語音夫治國家而弭人民皆在其中王又勃然不
說曰若夫語五音之紀信未有如夫子者也若夫治國
家而弭人民又何為乎絲桐之間騶忌子曰夫大弦濁
以春溫者君也小弦廉折以清者相也揆之愉者政
令也鈞諧以鳴大小相益回邪而不相害者四
時也夫復而不亂者所以治昌也遠而徑者所以存亡
也故曰琴音調而天下治夫治國家而弭人民者無若
乎五音者王曰善騶忌子見三月而受相印史記大弦者
天中記卷四十二
君也寬和而溫小弦者臣也清廉而不亂張急而
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悲耳
張急調下應侯欒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一何悲也賈午曰夫張急
而急張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官之悲耳
鼓琴令悲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先主鼓琴亦能令文
悲乎對曰臣之所能令悲者先貴而後賤昔富而今貧
揆厓窮巷不交四隣不若勇材高妙懷質抱真逢世值
傍結悁而不得信不若交歡而結愛無然而生離之死
絕國無相見期不若幼無父母壯無妻兒出以野
隣入用掘冗為家困于朝夕無所假貸若此人也

爽與賭那玄保戲勝以槍宣城太守常中使至玄保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挺關城佳
風景當得劇恭上
思深永明時瑯琊王喜善基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
稽孔松第二品赤松思遲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圖布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
保戲列置局圖畫千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抗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使遣視省至五更方
決抗睡于局後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又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抗品基竟
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爽慕書
南史
天中記
梁武帝好圍棊棊其棋入格七八百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抗圍棋拱依品賭戲抗饒借帝曰
皇帝乘輿臣抗不能斷帝終不聲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南史
宋明帝好圍棊所宿好也
南史
齊太宰正王湛與太子左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杙
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
清定訪問上
柳于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盤給事中褚思莊
累局不儉寢乃拊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上
破棊為句弄武陵王晉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
若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今日上何召我耶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挺關城佳
風景當得劇棊上
思深永明時瑯琊王喜善基第一品吳郡褚思莊會
稽孔松第二品赤松思遲于大行思莊思遲巧于
圖布文帝世羊玄保為會稽帝遣思莊入東宮與玄
保戲列置局圖畫千帝前覆之蕭道成使思莊與王杭
交賭自食時至日暮一局始竟上使遣視省至五更方
決杭睡于局後思莊所以品第致高緣其用思深又人不能對也永明中敕杭品基竟
陵王子良使蕭惠基掌其事惠基善隸書及爽慕書
南史
天中記
梁武帝好圍棊棊其棋入格七八百物議共欺以為第三品與第一品王杭圍棋拱依品賭戲杭饒借帝曰
皇帝乘輿臣杭不能斷帝終不聲以為信然好之愈篤
南史
宋明帝好圍棊所宿好也
南史
齊太宰正王湛與太子左衛率沈勃尚書水部郎庾杙
之彭城丞王杭四人為小中正朝請褚思莊傳楚之為
清定訪問上
柳于齊高帝性寬嘗與直閤將軍周盤給事中褚思莊
累局不儉寢乃拊上手不許易行其弘厚如此上
破棊為句弄武陵王晉於武帝前與竟陵王子良圍

若竊從戶窺之心悅而好之恐不得當也
分風兮歸故鄉遊遨四海求其皇有一龍女在此
遇人不淑我腸何由交接為鴛為鴦也又曰鳳兮鳳兮
皇栖得托子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必知諧中夜相從別
有誰索
隱
歌琴雅琴之意事皆出龍怨諸琴雜事中趙氏者渤海
人趙定也宣帝元康神爵間永相奏能鼓琴者渤海趙
定梁劇龍德皆召入見溫室使鼓琴時為歌操多
為之涕泣者
劉向
別錄
嗟是家能琴人劉道強善彈琴能作單鵠寡鳧之哀聽
者皆悲不能自禁
向
雜記
鳳凰趙后有寶琴曰鳳凰皆以金玉隱起鳥獸鳳
古賢列女之象亦言為歸鳳送遠之操焉
雙鳳雛鳥愛安世年十五為成帝侍郎善鼓琴能為雙
鳳雛鳥之曲先后幸之白上得出入御內給見幸常著
輕綃服翡風扇裳綵裳與后同居處欲有子而終無佩
嗣上
令譚安次上書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譚善鼓琴
喜鄰聲上數聽悅之弘即坐府上遣吏召譚長問之譚
叩頭良久乃造後二令譚鼓琴譚為之失次上問之弘
言其故故不復令譚給
東觀漢記
楚琴傷心漢桓帝開楚琴懷傷心倚
衰而悲康阮長

息一良哉為聲若此而足矣昔季流子向風而鼓琴
之有淚下（阮籍樂論）
焦尾桐邕亡命江海遠跡吳會在吳吳人有燒桐以爨
者邕聞火烈之聲知其良木因請而求之果有奇音
而其尾猶焦故時人名曰焦尾琴焉（後漢張臨文士傳曰
邕告吳人曰吾昔嘗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東間第
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伏滔長笛賦序云柯亭
之觀以竹為椽邕取為笛奇聲獨絕也
五曲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造以嘉平元年入清溪訪鬼
谷先生其所居山五曲曲有幽居磐跡無一曲制一弄
三年曲成出呈馬融王允董卓之輩皆異之（琴集）
象九星琴本玉弦宮商角徵羽也加二弦文武也後漢
蔡邕又加二弦象九星（琴書）
斷絃蔡琰字文姬蔡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邕夜
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邕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
邕曰偶得之耳琰曰吳札觀化知興亡之閒師曠吹律
識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仁云不知也（後漢書）
鼓琴與名顧雍少從蔡伯喈學鼓琴伯喈貴異之謂曰
卿必有成故以名與卿雍伯喈同名由此（江表傳）
琴經只經一卷諸葛亮撰述製琴之始及七絃之音
三徽所象之意（中興書目）
蔡邕題石庵宇叔夜談國人少嘗盡寢蓼人身長八

自稱黃帝伶人倫人骸骨在公舍東三里林中為人發冢
為塹埋當厚相報康至其處果有白骨腔長三尺（
塹之其後夢長人來授以廣陵散曲及覺撫琴而作
其聲甚妙都不盡志高貴鄉公時康為中散大夫後為
鍾會所譖司馬文王誅之（晉見前）神色不變索琴彈之
長丈餘着黑單衣華帶廣袖振視之乃吹火滅之曰恥與
魏武爭光嘗行去路數十里有亭名月華投此亭由來
殺人中散心神蕭散了無懼意至一更操琴先作諸弄
雅聲遠奏空中稱善中散撫琴而呼之君是何人答云
身是故人幽没於此聞君彈琴音曲清和昔所好故來
聽耳身不幸非理就終形體殘毀不宜接見君子然愛
君之琴要當相見君勿怪惡之君可更作數曲中散復
為撫琴擊節曰夜已久何不來也形骸之間復何足計
乃手挈其頭曰聞君奏琴不覺心開神悟悅若夢生遂
與共論音聲之趣辭甚清辯謂中散曰君試以琴見與
乃彈廣陵散便從受之果悉得中散先所受引殊不及
與中散誓不得教人天明語中散相與雖一遇於今久
可以遠同千載於此長絕能不悵然（晉嵇康嘗宿王
伯通館忽有八人云吾有兄弟為樂人不勝羈旅今傳
君琴音故甚妙今代莫傳（大周呂安罹事嵇康詣獄以
明之仍屈論康文王於是錄康閉獄臨死而兄
族戚與其別康顏色不變謂其兄曰向以琴來不

口以來廉取調之為太平引曲成歎曰太平引於今絕也情文士稽康臨死顧視日影索琴彈之曰袁孝尼嘗從吾學廣陵散吾惜故不與廣陵於是絕矣竹林十賢傳稽康援琴而鼓既而嘆曰雅音於是絕矣魏氏春秋杜夔妙于廣陵散稽中散沈其子猛求得此聲劍俠傳嘗閉戶鼓琴至止息歎曰妙哉稽生之韜皇生知音律嘗聞之謂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商商主金晉乘金運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王陵毋丘儉文欽諸葛誕相繼為揚州督都咸有匡復之誅皆高司馬懿父子所殺廣以揚州故廣陵地故其曲中廣陵散言懿宅散亡自廣陵始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音哀傷惜迫鵬來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擬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嵇康集

琅琊孫登清峙無為好讀易婢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比山中石窟高宇編草白被阮嗣宗見登披髮端坐岩下遂遥鼓琴嗣宗自下地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會登因嘯和之如鸞鳳聲林鑒

撫琴不受舞王冏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冏諮事遇冏謀馬融譖鄧思于止息嵇康死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止息嵇康死次其曲引所宜則廣陵山

夫德連季長俱在康前而康賦有廣陵止息之語故知琴曲之名其來舊矣可云嵇所撰曲耶太平引廣陵散稱音之說互有不同伯通館月華亭書憂之信

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狀甚偉者械而長嘆舉其手決前為清冷遥問不對疑是蔡邕

邕死之日身著桎梏嵇康會稽賀思令善彈琴常夜在月中坐臨風鳴絃忽有一人形狀甚偉者械有慙色至其中庭稱吾以廣陵散賀遥傳之于今不絕嵇康集明

云是嵇中散謂賀云卿下手極快但於古法未備因授二絃琴係登字公和不知何許人散髮至地行吟樂于居白鹿藪門二山彈一絃琴著青衣風雷嵇康師事之三年不言晉紀

嵇琴音嵇孫登清峙無為好讀易婢琴頹然自得觀其風神若遊六合之外者當魏末居比山中石窟高宇編草白被阮嗣宗見登披髮端坐岩下遂遥鼓琴嗣宗自下地進莫得與言嗣宗乃長嘯與琴音諧會登因嘯和之如鸞鳳聲林鑒

撫琴不受舞王冏輔政嵇紹為侍中詣冏諮事遇冏謀會稽賀思令善於絲竹公可令操之左右進琴紹推却不受冏曰今日共為歡與何卻紹曰王室多難宮卑職備常伯操絲比公協輔皇室令作事可法紹世族為伶人之業今過高命盛樂官之事不可以先王法服不敢荷辭當釋冕冕襲私服此紹之心也嶷等不自得而退

鼓琴無忤阮瞻字千里咸之子也善彈琴人聞其能忽
往求聽不問貴賤長幼皆喜為彈之神氣沖和內兄潘岳
每令鼓琴終日達夜會無忤色識者嘆其恬淡不可榮
辱也晉書
嵇康先顧榮彥先平生好琴及喪家人常以琴置靈座
上張季鷹往哭之不勝其慟遂徑上床鼓琴作數曲竟
撫琴曰顧彥先頗復賞此不又大慟遂不執孝子手而
出
破琴戴逵字安道少有文藝善鼓琴太宰武陵王晞聞
其能琴使人召焉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為王門
伶人晞怒乃更引其兄述述亦能樂聞命忻然操琴而
往逵不樂當世以琴書為娛不遠千里晉中興書
人琴俱亡王子猷子敬俱病篤而子敬先亡子猷問左
右何以都不聞消息此已喪矣語畢了不悲便索輿來
奔喪都不哭子敬素好琴猷徑入坐靈床上取子敬琴
彈絃既不調擲地云子敬人琴俱亡因慟絕良久月餘
亦卒世說
援琴歌棗據正字文業渭水人情度敏達性好識諫符
堅末年寵惑鮮卑情於治政正因援琴歌曰昔聞孟津
河千里作一曲此水不清是誰搖令濁堅動容問是
胡也又歌曰北園有桑樹布葉垂陰外雖饒棘刺內
實有赤心堅笑曰將非趙文業耶其調戲機捷皆此類

鬼舞庭中會稽有防風鬼屢見城邑常跋雷門上脚乘
至地晉揚州令賀韜鼓琴防風開琴聲在賀中庭舞世說
賀韜吳人也常夜彈琴感鬼神已舞數曲斯亦妙之至
也大閱正衆
彈琴嵇柯晉中朝時有王質者嘗入山伐木至石室見
童子四人彈琴而歌質因留聽斧柯而聽之童子以一
物與質狀若棗質取而含之更不復飢遂復少留亦謂
俄頃童子曰汝來已久何不返去質承所坐斧柯
爛盡既歸計離家已數十年矣舊宅遷移室宇靡存遂
號痛而絕續齊諧記
天中記 卷四十二
望月鼓琴晉王恭伯宇孚休會稽人美姿容善鼓琴為
望月賦行俄而天曉開鄰船有吳縣令劉惠基亡女靈前
奏贈行及香衾斯須有官吏竟搜鄰船至恭伯船覆之
恭伯懼因沈其舊我亦贈其亡籌惠基令檢棄於亡女
頭上獲之惠基乃慟哭因呼恭伯以子壻之禮其女名
稚華年十六而卒那子有志女即名妙容字稚華大婢
名春條年二十許小婢名桃枝年十五皆善彈箜篌及
死棘歌相繼俱卒其詞有云願為星與漢光影共徘徊

又曰願為煙與霧氛氳對客突 續齊諧記
琴中趣陶潛性不解音而蓄素琴一張絃徽不具每
酒之會則撫而和之云但識琴中趣何勞絃上聲 未傳 通考
作陶隱居
松石意蕭思話嘗從太祖登鍾山北嶺中道有巉石古澗
泉上使于石止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間
意 宋書
泉山皆賢宗少文好山水愛遊有疾還江陵數曰老
疾俱至名山恐難徧攀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游
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
金石弄為諸桓氏取重桓氏亡其聲遂絕惟少文傳焉
宋書 南史
文帝遣樂師楊敬就受之 宋書
密新夷戴顒字仲若父逵善琴顒及兄勃並受琴於
父父沒所傳之聲不忍復奏各遵新失勃制五部顒制
十五部顒又制長弄一部逵傳於世中書令王絪嘗撫
客宅之勃等方進豆粥絪遽命絕之粥傾污客衣逵
綏恨而去 南史
清臞衡陽土義季鎮京口長史張邵與戴顒姻通迎來
止黃鶴山山北有竹林精舍林澗美茂顒憩于此澗義
季亦往之游顒服其野服不改常度為義季鼓琴益新
聲綴曲其三調游弦廣陵止息蓋流皆與世異文帝每
欲見之嘗謂黃門侍郎張敷曰吾東巡之日當宴戴公
山下也以其好音長給五部鼓一部顒合何嘗白鶴二
聲以為一調號為清臞 南史
祀徽劉瑀之為竟陵王誕司空主簿誕有寶琴左右犯
共徽誕罰焉瑀之諫以為非是誕曰此余寶也瑀之曰
前哲以善人為寶不以珠玉為寶故王孫圉稱觀父為
楚國之寶未聞以琴瑟為寶誕怛然不悅 宋書
妙絕王仲雄善彈琴瑟聽妙絕江左有蔡邕焦尾琴在
主衣庫上勅五日一給仲雄 晉書
風韻柳世隆少立功名晚尋以琴談義自業善彈琴世稱
公雙璝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劣第一清談第二彈琴
第三在朝不干世務蕭鼓琴風韻清遠甚穢世譽 南史
秘心羊暉柳惲字文暢世隆次子也初宋時有秘元嘉
羊盖者並善琴云傳戴安道法惲從之學特窮其妙森
竟陵王子良雅賞伸之子良嘗宴酒後閤有晉太傳謝
安唱琴在側援以授惲惲為推弄子良門卿巧越祕
心妙臻羊體良質美乎信在今夜豈止當 脩奇亦可
追踪古烈矣父世隆彈琴為士流第一惲人 隆彈琴
為士流第一惲每奏其父曲當感思復變體備寫古曲
聲賦詩未就以筆撾琴坐客遏以筯扣之惲驚其哀韻
乃製為雅音後傳擊琴自於此惲常以今聲轉葉古法
乃著清調論共有條流 上
有道之品 諸彥 田營娶袁粲舍於秋涼夕風月甚美彥

田琴秦川漢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王戎謝莊俯
在坐撫節而嘆曰以鄭衛之音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雜
不可得矣 上
桐令流亞蔡江夏王鋒字宣韻性好琴書嘗觀武帝賜
以寶光琴仍于御前鼓之大見賞帝謂鄱陽王鏗曰開
黎蔡亦是桐令之流亞其既事事有意吾欲試以臨人
鏗曰昔鄒忌鼓琴威王委以國政乃出為南徐州刺史
江佑嘗謂王宴曰江夏王有才行亦善能匿迹以琴道
被手景之景之著名而江夏檢能干世非止七絃而已百
氏亦復如之鋒聞嘆曰江祐遂復為說池實眉欲益反
契耳寡人聲酒是耽物馬是好豈復一處於平生哉當
時以為話言 上

龍吟鄭述祖字恭文開封人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奏云
嘗製異人彈琴寫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臨岳頗黃門曰琴首更絃若為臨岳絲線云田風臨岳
川餘流雖成公綏云餘流雖成公綏云臨岳則齊州之丹林琴必以堅木
精絃

吳聲蜀聲趙師子邪利天水人世在隋為知音至唐
觀初獨步上京遷入琴苑傳之秘氏累代居曹遂令曹
都琴者所脩五弄共列於曹妙傳濮州司馬氏琴篇不
隆於地也師云吳聲清宛若長江廣流綿綿徐疾
上之風蜀聲躁急若繁浪奔雷曲亦一時俊決也

貴琴司馬承禎廣宗引入中掖廷問其經帝曰廣成之
言也錫貴琴霞紋被還之 本傳
斷製新聲之妙蜀稱雷霄郭諒吳稱沈鎔張越霄諒清
雅而不細鎔越並鳴而聲亮唐明皇召霄諒使虞公鈞聞之見重
襄陽馮昭尚善攻斷嘗之不售節使盧公鈞聞之見重
交一張仍題之詩自是馮氏門其寂滿矣 陳氏樂書
百衲唐許公李勉好雅琴嘗取桐梓之精者雜綴為之
百衲琴用蜘蛛為徽其間三面尤絕異通謂之響泉韻
磬絃一上可十年不斷 尚書故實

撰琴譜許公鎮宣武或事之隨以琴書為摽目造琴聚
新舊桐材扣之合律者則裁而膠綴不中者棄之故所
天中記

畜二琴殊絕所謂響泉韻磬者也性不善俗間音聲唯
二龍吱曰秀奴七七皆聰惠善琴燕第與歌時令奏之
自撰琴譜四部

閑邪雅好琴常謂桐又取漆簡為之多至數百張
永者與之名絕代者一名響泉一名韻磬自寶於家京
師又以樊氏路氏為第一路氏有房太尉石枕擬之不
理窮氏斷扣琴嘗自品第一上者以玉次者以琴徐又
次以金微黑蜂 圖史

泚磬孫棨私靜夜會客名家觀鄭宥彈琴有調二絃八刀
各置一協動宮則宮應動角則角應稍不切乃不
師董庭蘭尤善泚聲視聲

子小紀雷歸晉公奉使入蜀至洛谷山橄江沙傳茂苑
夢鳥之處皆異下馬以探弓射其顛抄柯墜於下發
唐山公房余石之韻使還戚縣尹蔡樵夫伐之取其幹
載以歸召良匠斲之亦不知其名堅緻如紫石復金色
綫文紋其間匠門為胡琴攜他木不可並遂為二琴名
曰大者曰大忽雷小者曰小忽雷因使殷德望言樂遂獻
大忽雷及集中所有小忽雷在親仁里 南部新書
唐元和之初成都段師子從周善鼓琴為劍南尉京兆尹
李元淳使其子交歡欲次公授之琴次公拒之由是終
身未嘗操絃 舊唐書
劉商琵琶聲干頃當令客揮琴其緩知音聽於簾下嘆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五十
曰三分之中一分琵琶聲絕無琴韻 國史補
二分琴聲二分琵琶聲絕無琴韻 國史補
心調神遇超躍彈五絃琴人問其術壁曰吾之五絃也
始則心調之中則神遇之終則大隨之方吾浩然眼如
耳如鼻不知五絃之為琴也 晉書
靈開梁說寬之姬孫住西川帶梁善於琴時稱妙
絕靈開山有芙桐取而斲以新樣遂謂之靈開梁 南部新書
琴有氣琴有氣智一道者相琴知吉凶 抱朴子
抱琴去戚處士求娶性高古善拊琴夫其仄作肉聲有
公子不善之娶作色曰如樂其聲何不使鼓開者莫不
大笑 晉先傳
五嶽真鴻越客沈蚪子劉琴絃素綠七條其上備

衣鳥啼松吟風悲 御元典 對琴法
洗凡清絕錢忠懿王能琴遣使物色良琴使者至天台
宿山寺聞澗水聲止在簷外晨起視之瀑布下淙石處
正對一星拄而且向日私念曰若是桐木即良琴在是
矣削之果桐也即賂寺僧易之取陽面二琴材以開乞
侯一年斲之既成獻忠懿一日洗凡二日清絕遂為曠
代之寶
陝琴牧羊勝之逸人也常挾琴牧羊巨澤漢王知其賢
將聘焉委以國政勝之曰王廢牧羊之任而委四海之
務是錯亂天下顛倒人倫竟赴於陰山之中 大周正樂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三十八
魚躍潛聽弧巴六國時人也工琴好古因夏日俯於池
亭鼓之感魚躍潛藻而聽焉 上
清風頻揚李氏豪女年十五天寒中澆疾七日不食魂
飛空冥如升上景在雲霧中於女仙人屢稱苗問受天
清風等五十曲 琴書
暢操凡琴曲和樂而作命之曰暢暢者言其通之美暢
猶不敢自安也憂愁而作命之曰操操者言困阨危迫
猶不失其操也 風俗通
古琴清角黃帝之琴號鐘瑟桓公琴綠綺司馬如琴焦尾楚莊琴鳳凰趙飛翥琴 上

張氏家藏

瑟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著
男龍光校

伏羲作庖犧氏作琴瑟瑟潔也使人清潔於心淳一於行
世本太昊伏羲氏作二十五絃之瑟以制嫁娶之禮或
曰泰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帝禁不止故破其瑟為
二十五絃 郭璞注爾雅引此琴欲高張瑟欲下緩
慈除氛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高精萬
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為五絃瑟以來陰氣以
群生瞽叟乃拌五絃之瑟作以為十五絃之瑟

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
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
風山靜瑟周穆王東巡西王母來奏環天之和樂列以
重霄之寶器當有員山靜瑟員山其形圓也有大林雖
疾風震地而林木不動以此為琴瑟故曰靜瑟 拾遺
樂足聚師曠見太平習師曠太平習師曠其足曰善哉善哉王
子曰太師子何樂足聚師曠曰天氣之蹟是以數聚也
王子曰請入座施教席注瑟師曠曰歌無射曰閎誠寧
矣遠人來觀俯義經矣如樂無荒乃注色於王平 閻
俯仰能敵百里矣虞大夫晉君以女為秦穆夫人用
為勝矣七走死楚人執之秦穆公知其賢欲厚贖之乃
之恐楚不與乃以羖羊皮贖之號五羖大夫秦遂以霸
矣相秦其妻傭洗入宮見琴者數之自言能鼓琴
百里奚母以死葬南溪墳以尾覆以柴春黃藥益伏臨
西入秦五羖皮今日富貴相我為白里矣乃識之
聲含和普者孔子鼓瑟曾子芻牛子貢倚門而聽曲終曾子
曰嘻乎夫子鼓瑟聲殆有貪狼之志邪倚之行何其不仁
趨利之甚子貢以為然不對而入夫子望見子貢有諫
過之色應難之狀釋瑟而待之子貢以告子之言告子
曰嘻夫參天下賢人也其習知音矣鄉者丘鼓瑟有
鳳出游貍見於屋循梁微行造焉不得丘以瑟淫其音參以丘為貪狼邪倚不亦
宜乎 孔子閒之曰仁矣由
之不才也冉有侍子曰求來前夫不謂由夫先王之制
音也奏中聲為中節流入于南不歸于北南者生育之
鄉曰者殺伐之域故君子執中以為本務生以為基故
其音溫和而居中以象生育之氣愛愛悲痛之感不加
乎心暴厲淫荒之動不存乎體夫然者乃治存之風安
樂之為也彼小人則不然執末以論本務剛以為基故
其音湫厲而微末以象殺伐之氣和節中正之感不加
乎心溫良恭莊之動不存乎體夫殺者乃亂亡之風奔
比之為也昔舜造南風之聲其興也勃焉至今王公述

而絃為其聲也忽焉至今以為樂廢也忽焉之徒布衣之醜也既無意乎先王之制又何國之聲豈能保十尺之身哉冉有以告子路子路自悔不食七日而骨立孔子曰由之過改矣之罪也小人不能耳隨而入于斯宜矣夫子之言也遽

檀為瑟公輸子巧用材也不能以檀為瑟

宋戴暨宣王問匡倩曰倩者鼓瑟乎倩曰有之王曰善伸尼曰與其使民謳下

絃為大聲以大絃為小聲尾大小易序賓賤易位儒者以為害義故不鼓也宜王曰善伸尼曰與其使民謳下非也宜使民謳上

齊瑟匡篌賦齊瑟秦箏注史記蘇秦曰臨淄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行樂子建詩聲楚揚東謳秦箏

發西岳

楚不書柱趙王遣使者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如吾言使者曰王之鼓瑟未嘗悲若此也王曰宮商固方調矣使者曰調則何不書其柱耶王曰天有燥濕絃有緩急宮商移徙不可知是以不書使者曰明君之使人也任之以事不制以辭盡吉則賀之凶則弔之楚方鼓瑟而遣之誠之曰必

趙相去千有餘里吉凶憂患不可豫知猶柱之不可易也時不等華征夫每懷

秦瑟趙惠文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曰竊聞趙王好音請奏瑟趙王鼓瑟廢及

秦王善為秦

之合聲氏之律呂容焉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滿堂皆工如五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音也今舉進士於此世而為文必使一世人不好能與操瑟立齊門者比歟陳

雅瑟 雅大瑟謂之灑號云禮圖舊云雅瑟長一尺八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八寸廣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

[戲]夫瑟二十五絃其僕人鼓之則為笑賢者以其長鼓欲樂則樂欲悲則悲雖有暴亦不為之變

瑤瑟 唐相國李公集紀洪鐘駭聽瑤瑟清聲聆聆詩瑤瑟玉簫無意緒任從蛛網任從灰

雲和瑟 北李唐右史鄭休範贈妓天仙歌曰嚴吹下太清玉朋無軫六銖輕雖知不是流霞酌頗聽雲和錦瑟何時詔取金錢會暫醉佳人錦瑟旁 杜江曲 錦瑟無端五十絃一絃一柱思華年 李商隱

用木 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鐘之瑟瑟用櫚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瑟用桑木長五尺七寸 易卦

正德白虎通曰瑟者閉也所以懲忿窒慾正人心也

冬芭月令章句曰前其柱則清却其柱則濁

[唐]任彥昇哭范僕射詩序知安歌曰非君指

禮曰有疾病者齋戒鼓琴

動物 禽之列數者金為長金聲之動物者鐘鐃鈴鐸鎛鎮類有六凡金為樂器有六皆鐘之類也曰鐘曰鐃曰鐲曰鐸鑮如鈴而無舌有柄而執之鐲如大鈴今集韻

大下小所謂金鎛和鼓鎛鉦也形如小鐘軍行為鼓

鐲鐘 黃帝工人垂所造 宋文帝之孫鼓延始為鐘山定

正五鐘 黃帝作五聲以正五鐘一曰青鐘大音二曰赤鐘重心三曰黃鐘洗光四曰景鐘時其明五曰黑鐘隱其常五聲既調然後作五行

十二鐘 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呂氏鑄鐘每鐘雷一篋雲各應律呂之音即黃帝所命伶倫鑄十二鐘和五音也志

鳳鼓 高辛氏使鼓人拊鞉擊鐘鳳鼓翼而舞

浮金顓頊居位乃撰四方之靈群后執珪以禮百辟各有班序受文德者錫以鐘鼓受武德者錫以干戈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毛羽拂之則聲振百里石浮于水上如萍藻之輕取以為磬不加琢磨

教義禹之治天下也以五聲聽曰教寡人以義者擊鐘

不可王不德問律於伶州鳩對曰律所以立均

古之神瞽考中聲量之以制度律均鐘百官軌儀如
以三平之以六成之於十二天之道也細鈞有鐘無
昭其大也大鈞有鎛無鐘鳴其細也王卒鑄大鐘二
四年鐘成周語昭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泠州鳩曰
夫樂天子之職也音樂之聲也天子省風
以作樂器以鐘之興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慆則和
於物物和則嘉成今鐘椓矣王心弗堪能久乎左傳
左右五鐘高書大傳曰天子將出巡黃鍾之鐘右五鐘
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大師於是奏樂蹕
黃鐘陽聲之首陽主動出則撞之右五鐘謂林鐘至應
鐘右陰主靜是動以告靜者雖寘在午陰生之月陰主

靜入亦是靜左五鐘謂大呂至中呂左陽主動入靜以
告動也大師於時奏采薺肆夏繁遏渠樂記鄭注肆陳也遏止也渠
景鐘晉屬公克潞之役泰來圖政晉公魏賴以其勳銘于景鐘晉語崔駰達旨
還秦師于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于景鐘晉語崔駰達旨
銘昆吾之冶勤景襄之鐘漢書郊祀志景襄謂景公之鐘也
歌鐘鄭賂晉以歌鐘二律及其淫樂女樂二八晉侯以
樂之半賜魏絳絳始有金石之樂樂記
擊鐘來左師向巢每食擊鐘昭二十五
九龍鐘閻閭伐楚燒高府之粟破九龍之鐘泰族訓
九龍之簴以翥鐘也注伍子胥仕吳國之政也楚
伐楚五戰而五勝入郢之門毀十龍之鐘賈子連語

宿聞鐘聲吳公子札自衛如晉將宿於戚聞鐘聲焉
異哉吾聞之辨而不德必加於戮夫子獲罪於君以在
此懼猶不足而又何樂夫子之在此也猶燕之巢於幕
上君又在殯而可以樂乎文子聞之終身不聽琴瑟莊子
夜飲擊鐘鄭伯有嗜酒為窟室而夜飲流擊鐘焉朝至
未已
抱鐘鄭簡公謂子寬曰飲酒之不樂鐘鼓不鳴寡人之
任也國家之不義朝廷之不理與諸侯交之不得志子
之任也子無入寡人之樂寡人無入子之朝自是以來
子產理鄭城門不閉國無盜賊道無飢人孔子曰若鄭
簡公之好樂也雖抱鐘而朝可也

天鐘將毀景公為大鐘將懸之仲尼伯常騫晏子三人
俱朝曰鐘將毀矣召三子問之晏子對曰鐘大不以譜故曰將毀伯常騫曰今日庶申當日也陰莫勝於雷故
故曰將毀晏子春秋
國小鐘大魯莊公鑄大鐘臧文仲諫曰禮國之大節也
君何不圖之閔子
不聽晉平公鑄為鐘使工聽之皆以為調矣師曠曰不
調請更鑄之公曰吾皆以為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
者知鐘者不調也臣竊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
調也呂氏

天鐘二 智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左轅二軌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轅而驅至內既入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轅而驅至仇由之君大悅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因斷轅而驅至

崇德殿薦之上帝者也及帝即位大典初會稽剡縣人果于井中得一鐘上有古文奇書十八字云會稽也命餘宇時人莫識之璞曰蓋王者之作必有靈符寓大人之心與神物合契然後可以言受命矣觀五鍾啓號類出皆以方豈不偉哉晉書晉陵有金鐸之瑞郭璞云必致中興王彭

義熙鍾趙將軍張琇領邑民徙洛陽六鍾猛簨九龍翁仲到鄴飛無鍾一沒盟津中封城西北角水涌起細不復出惟見水中嗟嗟有声聞數里翁仲本在城內陝縣城西北二面帶河河中封城常與水吞晉軍當至鄴鐘翁仲頭髮常出水上

大司馬門外為賊所徙當由入閶至此而沒載延西征記之

陝州黃河有銅鐘水大水小常自浮出每聽聆陰雨則鳴氣感之

之日輒鳴聲響悲亮行客聞之莫不愴然盛弘古今五行記

鳴鍾鼓山有鐘霜降則鳴晉沙洲有鐘陰雨則鳴氣感之也

出洛晉惠帝時殿前六鐘皆出洛五刻止

鍾山張子野宋畧云永嘉元年因水有大鐘從豫章宜陽鍾山流出所銘多篆所造因以名山有巨口江如峽故又名鍾山峽

移鍾京杜温平洛陽議欲移洛陽鍾虞王杜曰方今

區宇一統京不應先事鍾虞晉王傳六枚父老云魯欲有移此鍾者聚百數長絙挽之鍾聲振地自是莫敢復犯郭璞述征記

耕聞鍾聲石勒耕輟問鍾鐸之音或在前後懼以問翼伽伽曰作勞耳鳴無不祥也勒至平原竟與荏平人師曠家為奴有老父謂勒曰君魚龍變際上四道已成當貴五人壬申戌之歲王彭祖可圖勒曰若如公言不敢忘德忽然不見每耕又聞鼓角之聲勒又告諸奴諸奴亦聞之因曰吾伽在家恒聞如是諸奴白嚊驩奇而免之至是衆咠焉十六國春秋

鍾有銅洋張永晓音律太極殿前鐘聲嘶宋孝武以鬪永卷鐘有銅洋乃扣鐘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南史

永璨之父也

昭鍾唐太宗時創制礼樂召張文收與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鐘十二近代雖用其七餘有五俗號啞鐘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声皆當微時人咸服其妙唐書

崇業黃鐘高宗時擢太常卿奏黃鐘不能成李嗣真居崇業里疑土人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車有鐸聲甚厉嗣真曰宮聲也市以歸振於空地若有應者掘之得鐘衆樂遂和李嗣真傳

江側異氣孫知諒開元中內殿修奉詔扶龍于江側異氣在東川之中疑有古跡乃

龍興閣鐘 唐咸通中僧神悟欲鑄鐘方作念間忽聞空中有聲徹數十里及鐘成聲聞如其遶朝命致都下中遂鐘忽自躍入水求之不得寺有神鐘記縣令韓章撰

潯陽古鐘 宣宗時洛陽耕者得古鐘高尺餘收叩之曰此姑洗角也既獻於有司在兩樂界然改博學彊記常若遺黃鐘姑洗無射二均出諸調律

聖像 黎州聖鐘山古老相傳此山有鐘聲聞其聲而形不見南詔犯境鐘則預鳴唐天寶太和咸通乾符之載黎蠻來寇皆有徵也昔有名僧講大乘經論鐘亦震焉

龍興閣鐘 吉州龍漁觀有巨鐘上有文曰晉元康年鑄鐘頂有一竅古老相傳則天時鐘聲震長安遂有詔鑿之其竅是也天祐年中忽一夜失鐘所在至旦如故見蒲牢有血痕并蘇草者江南水草也蓋如雞隨水深淺而生生觀前大江數夜居人聞江水風浪之聲至旦有漁者見江心有一紅旗水上流下漁者掉小舟往接取之至則見金鱗光耀波濤洶湧漁者急回始知蒲牢鬪倫江龍也

吼躍入江 祁陽縣白鶴觀有鐘重數百斤唐末一僧晝雨忽鐘吼躍入江中後有客夜宿聞曰吾祁陽縣白鶴觀道士欲歸久矣幸附后載照澤夜夢

遲明解纜忽有鐘卧水次有文曰祁陽白鶴觀鐘宋
載崎嶇
紹興後鐘 客揚州木蘭院增厥吾之飯後擊鐘後二
紀樁錚楊州訪舊詩有曰上堂已了各西東憩閣梨
飯後錚碧紗籠之矣續云三十年來塵拂面如今始得
碧紗籠 北夢瑣言云陞文昌
唐貞元末有金鐘忽啞
唐元和三年冬武德殿前鐘聲忽啞
西京雜記南蠻獠陵陀步馬銅鐘帝與之
徐鉉鐘南蠻婆賄伽盧國王宮設金銀二鐘飛至焚香
擊之以占吉凶
七寶鐘七寶鐘七寶所鑄高六尺廣二尺盂景以之盥
天中記 卷四十三 十六
得銅鐘藏建炎二年歲在戊申楊州守吉州是年車駕
駐驛維揚江南諸郡日廣舍人深入時修城得銅鐘於
城隅其上有文云唐京兆李愛子墓志唐與元初仲森
中已日吾季愛子築役于廣陵殞於西壘之顛吾時自
王文昭玖命令晦朔康定之始未欲塋於它山就瘞於
西壘之垠吾卜茲土後當火德五九之間世庶道是斯
果相繼喪亂之時章貢康昌之日復工是壘吾亦復出
是邦東平鳩工復使吾愛子之骨得同河伯聽人
府矣京水逸翁深演記渊方有版築未成明年
維揚車駕幸浙東金人遂渡江分兩路一犯明越車
登海舟駐永嘉一犯洪吉太母保章貢渊失守既渡錢
火不知鐘所在癸丑吕源來守下車即修城石於
壁皆立東平鳩工之言亦驗去銅鐘銘得之劉側
時郡守命鎔之甫畢而鐘自碎近金為變怪也
或投入舟吳山三茅宮壽觀有唐鏡本唐澄清觀舊物
紹興間有金声震于太湖漁者臭能致劇賓寺觀爭以
舟迎獨孟貞規迎之鐘凌波而上一引入于舟內丙辰
九月二十四日戊午常州澄清觀女冠王玉仙所造河
東李此為之銘曰上德願而鑄洪鐘仙聖佑而人天從
宿明閒兮窈冤月夜聰而雍容蓮花生而腰淨頂衛儀
于蟠龍擊上徹于天外声下徹于九重廣長空於鬼獄
天中記 卷四十三 十七
鬼屏跡而潛蹤 荊州志
種鐘知君子鎌金為鍾四時九乳是以推鐘以知君
鐘調則君道得宋均注曰九乳法九州黃鐘生一
二十七萬物故君子鎌金為鍾
承天祿人聖王往承天定爵祿人者不過於能孝卑有
位有物物有且功成者賞功敗者罰故祭用鐘宋均
注曰不道罰者能授爵也有罪鳴鐘以攻之也
節度鐘之為言動也陰氣用事萬物動戒鐘為吕
声也鎛者時之声也節度之所生也有節度則
無節度則萬物亡通
凡造泥鐘之與磬也近之則鐘音亮遠之則磬音

[illegible]遠遠[illegible]不若近矣（淮南）
紫[illegible]蛇蜿蜒昔張懷瓘在翰林時見古鐘紀夏禹之
紫[illegible]以蚊篆書古
夜半[illegible]歐陽修云唐詩夜半鐘聲到客舡甚佳但夜半
非撞鐘時按南史丘仲孚字公信少好學讀書常以中
宵鐘鳴為限靈鞠常稱為千里駒也則夜半鐘吳中寺
故事也（王直方詩話）金輪寺僧講夜半詠中秋月得清光何
處無之句喜極撞鐘（山谷集）
聲則思武臣（柔克）
亮氏亮氏為鐘兩柴謂之銑薄厚之所震動清濁之所
由出修貪之所由興有說鐘已厚則石已薄則播後則
作弇則欝長已則震鐘大而短則其聲永而短聞鐘小
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人詮）
施室而懸晉郤至如楚聘饗之子文相向地室而懸焉
郤至登金奏作於下鼜而走出（左成）
倫鼜焉人戎我東鄙圍台子救台遂入郭取其鐘
以為公盤（襄二）
何以銘銘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
焉臧武仲謂季孫曰非禮也夫銘天子令德諸侯
計功大夫稱伐今楩伐則下等也計功則借人小
則妨民多矣何以為銘且夫大伐小取其所得也

為銘其功之力以放其死若之何銘之小國幸於大國而昭所獲
馬以恕之亡之道也（襄十九）
[illegible]肆泰人路晉侯歌鍾二肆注曰肆列也懸鍾十六為
一肆二肆三十二枚（十六）
郊雉皆雊齊景公族鑄大鍾撞之於庭下郊雉皆雊（淮南）
族聚也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高注）
不請擅擊叔孫相魯有子曰孟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之請
鑄鐘鐘成而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之請
又欺之曰吾已為尔請之矣使尔擊之叔孫聞之曰西
不請而擅擊鐘遂怒之而出奔齊（檀弓）
傳鼓鐘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
黃自外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黃入寢歷階而升
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
趨而出（檀弓）
擊編鐘落師曰磬師掌教擊編鐘（春官）
掌金奏鐘師曰鎛師掌金奏（注）
黃鐘之實黃鐘之數六分而為雌雄十二鐘以
故氣一而三之凡積分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鐘之實（宋志）
二至清濁日冬至音北林鐘浸以濁日夏至音此
浸以清以十二月律應二十四時

筍簴之名各有所象虡寫鳥獸之形大声有力者以
鐘虡下無力者以為磬虡所以懸鐘者橫口筍
峻也在上高峻也柱曰簴簴本也在傍本筍也名耳
大獸五採人為簴案天下大獸五脂者膏者羸者羽者
鱗者宗廟之事腥者以為牲羸者羽者鱗者以為
筍簴外骨內骨卻行反行連行紆行以脛鳴者以股鳴
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胃鳴者謂之小蟲
之屬以為雕琢故鱗屬以為簴
身而鴻若是者謂之鱗屬以為簴
天中記

磬

玉磬之樂也五經要義無句作磬世本良磬垂
造舒黃帝使伶倫造磬通禮義纂
夷則之氣磬者夷則之氣也象萬物之成也其聲磬故
曰磬有貴賤焉有親疎焉有長幼焉朝廷之礼貴不讓
賤所以有尊卑也鄉黨之礼長不讓幼所以明有年也
宗廟之礼親不讓疎所以有親也此主者行然後王道
得上通得然後萬物成天下樂用磬也
沉明之磬嶽頂居位奇祥衆社莫不抱集不棄正朔者
弭辨石声磬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声則思死封
疆之臣
天中記
越山航海而皆至也有浮金之鐘沉明之磬以朋毛拂
之則声振百里石浮於水如浮葉之輕取以為磬不
加磨琢
天中記
拊石充命夔擊石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獸
白虎通
石磬則感百獸相率而舞大
君之教器敢告滿償以紓執事齊人歸其玉而予之羅
路部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孟
以紀甗玉磬與地成
告耀實餓戎文仲以思毛與玉磬如齊告羅曰不勝先
王長一寸所時以為
鐘之大刻飾為之因名曰虡也
賜鐘虡建武二十八年正月己巳賜東海王彊虎
須鐘虡之樂
加應鐘懸曰周武克殷得鶉火天駟之應
七濮與加應鐘故十六枚而在一虡

以求成和聲心
心悲磬應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使人召而問之
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
之母得生而為公家擊磬臣不親臣之母二年矣昔為舍氏親臣之母量所以賜
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
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
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已而發乎
人豈必殫說乎哉 呂氏春秋
洞陰西王母侍女成花君拊洞陰之磬 漢武內傳
懸黎武帝起曜光臺以望四遠於臺上撞碧玉之鐘拊
天中記 卷四十二
懸黎之磬吹霜條之管 晉王嘉拾遺記
浮金輕玉漢武帝起招仙閣於井泉宮西其上懸浮金
輕玉之磬浮金者色如金自浮于水上輕玉者其質貞
明而輕 上有浮瀛即瀛洲也上有青石可為磬磬者長一
丈輕若鴻毛因輕而鳴 拾遺記
瓊磬瑤磬金鼓靈鼉有虞侯時應律銷土鳴師古曰瑤
美玉名以為磬也晉灼曰瑤音爻有虞侯時應律銷土鳴師古曰瑤
璇為得成帝時璇為郡於水濱得石磬十六枚識者以
為善祥劉向說上宜興雍辟設服序陽雅頌之音以成
化于天下 四子講德論
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書益稷
鳴球鳴鼓磬之和酌允鑠眷歌投頌吹合
拮鳴球注常昭曰玉磬也 長楊賦
曾堂奏升恭王餘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宮中
磬聲聞之如言 漢書
雅吹擊磬建武十九年拜為博士車駕幸大學會諸博
士論難又詔諸生雅吹擊鼓乃罷 續漢志
采玉造晉太常賀循奏置登歌簨虡采玉造小磬
制石磬謝尚為鎮西將軍鎮壽陽采拾樂人制石磬以
備太樂江 鍾石之樂自尚始也 晉書
採石供 守豫章大收羊序遣人往交州採石磬以
以供擊用 水經注
鳴石共水 鳴石郭璞注永康元年襄陽郡上鳴君似
天中記 卷四十二
玉色青擅之聲聞七八里 山海經
神人擊陳文帝開皇十四年於翟泉瘞玉磬十四垂之
於庭有一素衣神人來擊之其聲越 妙絶記
知聞月造總章中嗣州嘗得玉磬十二以獻張率更改文
叩其一可是晉某歲所造也是歲閏月造磬者法
當有十三今缺其一宜於黃鍾東九尺堨之必得焉求
之如言 國史
磬以玉為之 大樂令
綠玉磬楊妃善擊磬明皇令取藍田綠玉琢之備
巧幸嗣還乃送太常藏之 開元傳信記
石磬天寶中始廢四瀆磬用華原石代之詢諏

已論其云泗濱磬下謂之不能和羣原石考之
由是不改白居易作華原磬詩刺樂工割其人
石可為磬近代出自華原通典天寶中廢四濱磬而以華
原石代之卒致禄氏之禍陳氏樂書
陳婚呼神路城縣今周況妻常嫁乾元中卒月餘忽至
其家空語云太山府君嫁女令我裝束染紅借家婢皆
去永久難之當云但借兩日耳若過兩日汝宜擊磬哭
之所造世本曰夷作鼓又曰巫咸作鼓大周正樂曰劉
昭曰鼓動也冬至之音萬物含陽氣而動
群音之長鼓所以檢樂為群音之長也五經要義
思將帥聽鼙聲之聲謹譜以立動動以進衆君子聽鼓鼙
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樂記
天中記卷四十三
象禮書曰鼓其聲象雷其大象天其樂象君故凡鼓聲
鼓琴鼓鐘鼓簫鼓笙皆謂之鼓以五音非鼓不節也前
卿曰鐘象天鼓象地
土鼓土鼓蕢桴籥篇伊耆氏之樂也明堂位注伊耆氏古
天子有天下之號禮運注禪位為堯
鼓之物
夔鼓黃帝殺夔以其皮為鼓坻以雷獸之骨而聲聞五
百里帝王世紀帝俈虫玄女為帝製夔牛鼓八十面一夜
五百里連震三千八百里黃帝內傳黃帝得奇獸名曰
夔以其皮為鼓聲聞五百里世本作夔一足之獸也其名
龍鼓建鼓者謂少昊氏作大鼓為衆樂之節樂書
首三代之樂皆準於磬嗚球天成而不可易

擊鐘磬鳳皇鼓翼而
志
鼓謝元出敢諫之鼓淮南漢劉輔佛昭有虞之聽師乙曰
舜有敢諫之鼓故言有虞之聽
綦鼓堯舜禹湯武王伐綦而食奏雍而徹巳飯而綦可
謂至樂矣然戰戰慄慄日愼一日注綦鼓王者之食綦
也詩云鼓鐘伐鼛淮南
禹有立鼓之訓說苑
天子觀
、昕鼓以警衆也文正世子
鼓天子讀書于黎丘秦廣樂新遷其聲鼓又天子奏
鼓華嚴經
天中記 卷四十三 一十五
客酒衛子魚曰成王分唐叔大路之旂密須之鼓闕鞏
之甲姑洗之鍾命以唐誥而封於夏墟定四晉前樂部
以文伯宴穆叔穆叔成三之毋弟也其
反無分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之旂闕鞏之甲姑洗之
作氣魯莊公及齊戰于長勺將鼓之曹劌曰未可齊
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劌對曰夫戰
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聲訊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公子魚曰三軍以利用也
金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
中而飛上入雲中吳錄
靈寶李昉上秦始皇書曰建章鳳
林賦建茅華之闕植靈鼉之鼓注曰以鼉皮冒鼓也
雙鶴中飛英王夫差棄於建康之宮南門有雙鶴從鼓
之劉子
警鼓堅厲王有警為鼓以與百姓為戲飲酒醉過而擊
之也民大驚使人止曰吾醉而與左右戲過擊之也民
皆罷居數月有警擊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號而民信
缺遺蹟尚可觀
天中記 卷四十三 二十
部侍郎蘇勉紀其事云虞褚歐陽共論古妙雖歲久訛
數有十蓋紀周宣畋獵之事即史籀之迹也貞觀中吏
石鼓石鼓文在鳳翔天興縣南二十里石形如鼓其
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齊師敗績
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吾子勉之正并轡右援袍而
折以御左輪朱殷豈敢言病吾子忍之緩曰自始合苟
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張侯曰師之耳
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若之
絕鼓音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
使百姓、馬弗若也新序晉戰于韋部夏御叔御綦毋
丑父爲右齊侯曰余不
戚此而朝食不介馬而馳之郤克鄭丘緩

陳
峻手自記之曰我鄉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
城北聽不聰之罰也
[潛鶴鼓]郡西有白鶴山上有石鼓元嘉中居人犯山神
乃雉此鼓數十里聞如金石之響相傳云比山有鶴飛
入會稽郡雷門鼓中打鼓聲洛陽聞之後孫恩亂兵擊
破中有一鶴冲天而去自是不復鳴後人呼為潛鶴鼓
出郡國志
[鞞鼓]晉安帝遣侍中謝混攻東陽東陽岑山下民聞
鼓上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既破遺石山鼓亦絶
[石鼓鳥]始泓永和元年天水郡石鼓鳴踰數百里野雉
天中記卷四十二
[鼓孫]搥鳥延陵縣令國子助教馬爽詣之搥了無故
人懷安出從閤下過取筆書鼓面云徒有此大腹了無
無肝腸面皮如許孕被打未還夫婦戲鼓面作詩云
圓殼方無寸腸
[戚氏鼓]元魏置天鼓千戚氏鼓也
水經
里諸門啓閉之候謂之晨鼓
[晉州巨鼓]齊李業為晉州刺史初益崇乃村置一樓樓
懸一鼓益發之聚逆鼓擊諸村始聞者槌鼓一下
聞者復槌以為節俄頃之間舉部百里伏其治
川置鼓自此始也時有此則城空矣俄而作
[後周裴俠]為工部中大夫疾沉頓忽聞鼓聲趣曰可向所聊遂瘳晉公護曰危篤若此不廢
公因鼓聲疾遂愈天祐其勤也
[晉鼓]凡是京城諸街每至晨夜擊鼓二百面
遂奏諸街置鼓每擊以警衆今晉人傳呼以警衆焉周
上言令金吾每街懸鼓夜擊三百面人衆修戚為詞云遂真
遂呼為棲棲鼓也
[棲鼓]雍丘有鼓鞞聲若數萬人咸既破遺石山鼓亦絶
棲鼓須傾滿滿盃金吾若相問報道王山頹
[宮中擊鼓]晉於宮中擊鼓警閤於外
玄素叩閤請見極言切諫承乾乃出宮內鼓對玄素殺
天中記卷四十二
之唐書
[鬼神畏鼓]開元中有三衙玉輦欲動而見青衣引見二
婦人一
[除痕]見前婦人訓一郎以門書之故將害于北海
後卒
[擊鼓第三]新舊為戲子所薄憑寫書于北海
君君且還不久大禍來幸見神畏鼓者也古說不見唐書
[動物]自蜀南始館嘉陵江來月色與從事楊炎
杜亞筆登驛樓望江日行鵝鴨陣合家童隊羽鼓擊
數曲曰一卜山徐鳥皆鳧飛鳴數來悉異之曰昔
驛撫百鼓無定此豈老郎為新曰其清別望也
古時谷關奏此忽見群羊鄧獨于山下羣不動以

群羊側遣仰其名有所聽少選則復兜頭擢尾亦從容態是知率舞因不難矣

羯鼓羯鼓出外夷以戎羯之鼓故曰羯鼓 羯鼓 玄宗好羯鼓而寧王善吹横笛常稱羯鼓八音之領袖諸樂不可方也蓋本戎羯之樂其音太簇一均龜茲高昌疏勒天竺部皆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 玄宗洞曉音律由之天縱凡景管絃悉造其妙若製作曲調隨意即成雖古之夔曠無以過尤愛羯鼓橫笛云八音之領袖也嘗使二月詩且巾櫛方畢時宿雨初晴景色明麗小殿庭内梨杏將吐高力士遣取羯鼓上

旋命之臨軒縱擊一曲名春光好神思自得又製秋風高夜王秋空迥微織羅不起即奏之必遠風徐來庭葉墮落其妙絶入神也如此

解帶上性喬遠酷不好琴嘗聽彈正弄未及畢叱琴者曰待詔出去謂宦者曰速召花奴將羯鼓來為我解穢若宋開府雖耿介不倫亦深好聲樂尤善羯鼓始承 玄顧與上論鼓事曰頭如青山峯手似白兩點案此即

其鼓之能事山峯欲其然不動兩點取碎急東都留守鄭叔

但要即開封之女令尊賢畢鄭氏第小樓即是矣

故之所也

棒一步曰此至寶也必開元中

得三數十人矣杜鴻漸為江川二枚擊之鴻漸示予衆曰此尤物也必常衣襟下收之積等也記而問之果養之者講客前雙流縣丞李琬者嘗至長耶娑色鷄棁柘急徧解之工如所教果能諧協而盡其解并州用綿了頭解之聲矣工泣而謝之柘枝用渾脫

類是也

東都貞觀中三年六月丙寅天兆晴

銅陵貞元中驃國進樂有銅鼓方用葦城池掘得一銅鼓若干林謁守高州鄉野牧童開田中入穴中掘而取之得一銅鼓若鳴鴿乃銅鼓之精耶

禁用鄭鈴慶無判太常卿事初有廉先吐蕃之廣都之為援德宗自山南還宮開輔臣奏始奏復用大鼓唐詔太常習樂去大鼓至

建福新進士於樓後翌日排建華陽觀東鐘樓起建福門前鼓時即其事也南

薛鼓琴鶴明為道士高祖召見延入內殿鶴明

聽街鼓不鳴

奏時鼓曰陛下聞鼓乎共舜一而已五音十二律鼓
一焉然和之者鼓也
晚衙鼓成都不打晚衙鼓劉仲景張濬夫皆云孟蜀多以
晚鼓戮人埋野場中故鳴則鬼祟必作矣自是不成倒
不打鼓耳
鼓兆仲謀一日攜子純仁訪民家民舍有鼓為妖坐
未幾鼓自風滾至庭下純仁曰此鼓久不擊見好客至故自來庭以尋槌耳令純仁
劉鼓筌余陳叔夏得銅鼓甚大其餘為器尤飛禽走獸
金而光耀不減其銘曰龍伏銅鼓甚大其餘為器尤飛禽走獸
六国書赫連勃勃以銅為大鼓及破秦翁仲銅駝龍虎
以黃金鍚之列于宮殿之前疑即此龍杲大夏年號也
廣川書跋
高麗鼓西溪鎮聖果院有鼓相傳保太中海汝諷至故
范希文有高麗鼓半穿之句
沖卿更鼓宋范延賞過金陵張忠定公為守問曰天使
沿路來還見好官員不曰昨過淮鄉見長老布頭者好
官員也野無情農市無賭悼更鼓分明必有美政也守
即日同薦于朝
三鼓凡天神之類皆以雷鼓地祇之類皆以靈鼓人
之類皆以路鼓
志

鼓鳴有聖紹熙二年温州瑞安縣感應侯鼓自鳴後邑
有巨寇
石鼓去先是鼓上有書曰鼓響征長鼓壞盜賊
冤果以旬朔誅戮與晉志隆安石鼓鳴孤恩同古通考異
與長城夏架山有石鼓長丈餘面逕三尺所下有盤石
為足鳴則聲如金鼓三吳有兵至安帝隆安中大鳴後
有孫恩之亂
志

石鼓八方之冠有石鼓馬蒙之以反其音如面
東桐山有石鼓將有寇難則自鳴
山有相并石人石鼓亦然特亂如人捶打鼓罷數十里
浮山東石鼓下有兩石鼓相去各數十步所謂神鉦
也
山西記
洞庭山有宮五門東有百楹樓下兩石鼓和之
天中記

其聲清越世所謂神鉦也晉孝武樂章曰神鉦一震九
域同來
郡國志
冀縣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搖動
則石鼓鳴鳴則素上有狹雅州武安縣南有鼓山
上有二石如鼓南北相當世傳鼓鳴則有兵起高齊之
末此鼓嘗鳴而齊為周所併文帝末年鼓又自鳴聲
聞數百里而唐代唷以興故一名神鉦
山川紀異
三鼓後周鼓為交趾刺史伐龍山木以為鼓以下分鼓
給住林郡上分鼓給交趾郡擊一鼓則二鼓皆鳴與地
鑄銅南雒之俗鑄銅為鼓欲將攻擊則鳴此鼓到者如
雲家有鼓者號為晉老
胡琴
耳目晉解張四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
戎

劉向別錄伶倫自大夏之西乃取竹於嶰谿之谷以
生空竅而吹之以定十二律之音黃帝使伶倫伐竹于昆溪斬而作笛吹之作鳳鳴
[illegible]
漢書高祖初入咸陽宮周行府庫金玉珍寶不可稱言其九嶷異者有玉笛長二尺三十二孔吹之則見車馬山林隱轔相次吹息亦不復見銘曰昭華之琯西京雜記
笛賦馬融性好音能鼓琴吹笛融爲督郵獨卧郡縣平陽高遷亭蔡邕告吳人曰吾昔宿經會稽高遷亭見屋梁竹東間第十六可以爲笛取用果有異聲
而樂之追慕簫琴皆有頌而笛無乃作長笛頌長笛賦序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者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而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奇聲獨絕歷代傳之
晉中興書
咸詣向秀思舊賦序云余少與嵇康呂安居止接近其後各以事見法遊將西遊經其舊廬于時日薄虞
氷婁然隣人有吹笛者發聲寥亮追想疇昔遊宴感音而嘆之故作賦云
吹笛緻妓帝勇王愷嘗置酒王導王敦俱往女伎

人評之曰聞君善吹笛試為我一奏伊時已貴顯業
微之名便下車邀胡床為作三調之弄便上車去客主
不交一言
代郡亭鷄代郡界有一亭常有怪不可請忽有諸生壯
男行歌止宿鬼吹五孔笛一手都不能得補笛諸生便
笑謂汝止有一手那得徧笛我為汝吹來鬼云謂我少
指耶乃數十指出諸生拔劒斫之得一老雄鷄從者並
鷄雛耳 酉陽雜俎 異記

紫玉笛 京州人餐京王張駿墓得赤玉簫紫玉笛曰春
 秋記 名品篇 京州記云 呂簫時胡人云

開笛辨亡 安公子始自揚帝將幸江都時有樂工於笛
中吹其父病慶于卧內聞之乃問其子曰何得此曲子
封曰宮中雜亂也父歿謂其子曰君商曰臣宮
違作而不返大駕東巡必不還矣汝可托疾勿去也其
精鑒如此 樂府雜錄 段安節

卧吹 晉漢中王瑀為太卿早起朝聞永興里人吹笛問
是大常樂人否曰然已後閑閑樂而與之問曰何得其
曰卧吹笛耶 傳記

嘯次 明皇置五王帳甚於大被與兄弟共處其間妃子
恃何寫寧王紫玉笛次於花萼院無人
開把寧王玉笛吹因此遂許音放出 外傳
紫霞延玄宗嘗坐朝時以手指上下按其腹豈非聖

士進 聞數以二十指按其腹豈非聖

耶玄之 為也吾昨夜去愛遊月宮請仙娛余以上清
樂流 清越殆非人所聞也酣醉久之合奏清樂以遊
吾歸其曲凄楚動人杳杳在耳吾向以玉笛暴盡得矣
坐朝之際慮或遺忘故懷玉笛時以上下暴之非不安
也力上再拜賀曰非常之事也願陛下為臣以奏之上
試奏其音寥寥然不可名也力士又奏拜旦請其名上
笑曰此曲名紫雲廻載於樂章今太常刻石在焉 開元傳信記

獨孤梨笛 李暮者開元中吹笛為第一部有故至越州
時州客舉進士者十人同遊于湖上吹笛有獨孤丈者
與坐漸移舟湖心李生捧筆一發水木森然彷彿如有

鬼神之來坐客皆更替詠之獨孤生及乃無一言李生忿
其輕已又靜思作一曲更加妙絶無不賞駭李生更有
一笛拂拭以進獨孤曰此都不堪取執者粗通耳乃換
之曰此至入破必裂悔惜否李生謝不敢遂吹聲發入
雲四座震慄李生慶躇不敢動至十二疊歌示謬誤之
處敬伏將拜及入破笛遂裂不復終曲李生再拜衆皆
悚息乃散 逸史

倚曲 明皇自蜀來居南內夜闌登勤政樓凭欄南望煙月
滿目貴妃侍者紅桃在焉歌涼州之詞貴妃所制"
祖御玉笛為之倚曲曲罷相視無不掩泣上因
外傳

改不能聲開元中李謨善吹笛獨步當時越州刺史
韋政乃夜乏鑒湖命謨吹簡謨為之盡妙時有一老父
泛舟聽之明琴一弄湖波搖動笛遂中裂即探懷中一
笛以畢其曲政視之有三龍翔舟而聽老人曲終以笛
付謨謨吹之竟不能發而老父亦失所在

天下第一李舟好事嘗得村舍煙竹截為笛堅如鐵石
以遺李暮暮吹笛天下第一月夜泛江與同舟人吹參
亮幾徹有客於岸呼舟請載既至請笛而吹甚為精
妙山石可裂暮平生未嘗見及入破呼吸盈掬應指紛
碎客散不知所之舟著泥疑其蛟龍也

舟人悲惠李莫暑秋夜吹笛於瓜州城載甚盛初發調

群動皆息及數奏微風飄然立至有頃舟人覺客有慕
歎悲泣之聲

七月望前竹牀雲封樂工之工笛者貞元初常應物自
蘭臺郎出為和州牧非所宜頗不得志輕舟東下夜
泊舟中聞吳語火之音公曰我有兒妙于笛今天寶
中受詔李供奉藝成身死每所悲嘗舊吹之笛李君所
賜也奚囊出舊笛雲封跪捧悲切泣而觀之曰信是佳
笛但非外祖所吹者及調第公門竹牛雲夢之南鑒在
柯亭之下以今年七月望前生明年七月望前伐過期
不伐則其音實未期而發公其實惜後

古之至音者一疊十二節一節十二枝合之名樂也至
如落梅流韻感金谷之遊人折柳傳情悲玉關之戍客
誠有清聲異音非至音無以降神而祈福也其已天之
竹氣至音必破所以知非外祖所吹者帝公曰欲信汝
鑒笛破無傷雲封乃捧笛吹亦州道一疊未盡斷然中
製帝公驚嘆久之遂禮雲封于曲部

洞庭老父雲客呂筠卿嘗於中春夜泊舟於君山側命
酒吹笛數曲忽見一老父拏舟而來悠於濠汕聞出笛
三節其一大如合拱其次如常人之所蓄其一絕小如
細筆管筠卿請老父一吹老父曰其大者諧天之樂不
可發其次者對洞府諸仙合樂而吹其小者是老身與

朋儕可樂者試為子吹之不知可終一曲否言畢抽笛
吹三聲湖上風動波濤沆瀣魚龍跳噴五聲六聲君山
上鳥獸叫噪月色昏昧舟人大恐老父遽止謂吳
猴時有人以猿臂骨為笛吹之聲清圓絕勝竹
笛首飽歙下第往鄆州訪故人暑月夜行至一田舍遇
一婦人自稱唐莊宗內樂部笛首為敏吹笛敏問其曲
云名清秋月莊宗自製者也帝最愛夜月夜自橫笛吹
數曲故為曲名明視之則一孤墳也

柏作笛聲含清知桂州昨夏至日于一林中甚清遠土人云閻之已數十年遣視乃自大
柏木中出也伐取以為枕笛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後

數奇　　汝寧其怪命工解視其木紋理正如人
吹竹　列子湯問篇吾晝晝者莫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聲了
篤疾　新羅神文王時東海中有小山浮來隨波往來
王異之泛海入其山且有一竿竹命以作笛吹此笛則
兵退病愈旱雨雨晴風定波平號萬息笛歷代寶傳
之至孝昭王加號萬波息笛新羅志又有玉笛長尺
有九寸其聲清亮云東海龍所獻
留怪　太原姚康成奉使浙隴假那公舊必就寢后見三
人賦詩其一長細而黃面多瘡孔詠曰當時得意氣填
心一曲若前直萬金今日不如庭下竹風來循得學龍
吟　俱曉視之乃見破笛一管
玉門記
玳瑁笛　宋嘉祐中王疇欲定大樂嘗就成都房庶取玳
瑁古笛以校金石
犯蹕　唐玄宗時樂人張野狐多善吹笛好作犯蹕當時皆
以為新聲流播天下其聲變化日增固有犯調即今之所尚也
羣吹　文宗時雲韶朝假以善吹笛進上為新聲雅樂
朝霞能承意變態頃刻橫笛小管悉皆精妙
續笛　梁朝歌云快馬不須鞭柳折續笛聲也
楊柳枝下馬吹橫笛小兒越陵路傍見
義笛　後世有長笛有短笛有義觜笛如此而加前西涼樂也考

箭

箭　釋名曰箭翦也其薄者翦而淨也風俗通謂竹
作竹箭生而參差以象鳳翼十管長尺二寸陳旂造者也通禮義纂曰伏羲
第十六管事始云女媧造
中古之氣　箭竹中古之氣萬物生于無聲見于無形像
乎箭也故謂之箭白虎通
反至之樂　易封通驗曰夏至之聲赤管以箭鄭玄注曰簇
亦管也形似鳳翼鳳火禽也火數七夏時又火用事
天籟　南郭子綦謂顏成子遊曰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
汝聞地籟而未聞天籟郭象注曰天籟箭也
聽之而已　呂氏春秋
吳市　伍子胥鼓腹吹簫乞食于吳市中史記
上下客　有以吹簫廣雅云簫謂之箭見越王者上下宮商而越
王不喜也或為之野人首而王反悅之亦有如此者要在
給喪　周劫以織薄曲為生常為人吹簫給喪事史記漢書
漢元帝多材藝吹洞簫自度曲被歌聲也
馬先生　馬先生能使不人吹簫比妙服蛉是翟曰古矣傳子
白玉簫　明皇天寶中女妹山自范陽入覲獻白玉笛
敬目陳於梨園通

和衣吵簫飛昌宗得幸于武后武后謂為王子晉復
使被羽衣吹簫乘鳳鶴徘徊庭中如仙去狀
簫笛竹 王寧縣南四十里慈姥山積石臨江生簫管竹
出雞洞簫賦所稱即此地也其竹圓緻異于恆處自伶倫
採作嶰谷其後性此簫見珍故歷代常給樂府而俗呼
爲鼓吹山 丹陽記 元帝多材藝善史書鼓琴瑟吹洞簫自
度曲被歌聲分刊節度窮極幼眇 漢書 帝為太子嘉褒所
爲洞簫頌令後宮貴人皆誦讀之 漢書 黨帝善鼓琴吹洞
簫 蕭譜敘
大簫大簫謂之言小者謂之筊 雅 簫大者二十三管無
底小者十六管有底 三禮圖 簫無底者謂之洞簫有底者謂之
寸頌簫長尺二寸 三禮圖 簫四

笙

象物貫地 笙生也象物貫地而生以匏為之其中空以
受簧也 釋名
竹簇之氣芽之言施也牙也萬物始施而升笙者太簇
之氣也象萬物之生故曰笙有七攷之節焉有六合
之和焉天下樂之故謂之笙 白虎通
正月之音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有十三簧象鳳
之聲 說文
雅笙之遏檀曰文嫗之笙簧笙中之簧也曹植
樊噲曰造簧作笙隋音樂志曰笙竽並女媧之所

律請響 漢書律曆志 異

[illegible]和西王母命侍女董雙成吹雲和之笙（漢武內傳）柯[illegible]
鳳翼洪細摹燕音切切（孤竹管來應雲和琴（楊弇遵生八牋）
居巢武夷君命朱小娥運居巢即大笙也（晉成公綏嘯賦）山記）
王母吟（西王母吟曰吹笙鼓簧中心翔翔世民之子惟
天之望（穆天子傳）

竽

周作[illegible]（隋作竽 本漢武帝時丘仲作竽笙二十六管 圖書編）
竽笙簧也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
簧（意林引）
立春之氣大者曰竽小者曰和竽聯也立春之氣暖生（禮記月令）
萬物也竽管三十六宮在左和十三管宮居中（唐樂志）
五音之長（竽也）者五聲之長者也故竽先則鐘磬皆隨
竽唱則衆色皆和今大竽作則俗之民唱俗之民唱則
小盜必和故服文采帶利劒厲鋒鐔飾玩弄貨有餘者是
之謂盜竽矣（韓非子）

齊宣王使人吹竽必三百人（鄒忌）為王吹
竽宣王說之廩食以數百人（宣王死湣王立好一一聽
之處士逃一日（韓昭侯曰吹竽者衆吾無以知其善者
田敬對曰一一而聽之上（劉向說苑崇讓論云昔齊宣王
竽必令三百人合吹而後聽之廩以數人之俸
先生不知吹竽者也以三百人合吹可以容[illegible]其不自

請[illegible]主吹竽廩食數人之俸嗣王覺而改之雖彰先王
之過乃下令曰寡人好聞竽聲有甚於先王（欲一一而
而聽之先生于此逃矣（晉書）
好竽猥惡齊王好竽有詠仕於齊者操瑟而往立王之
門三年不得入（曰吾瑟鼓之能使鬼神上下吾鼓瑟
今於張氏之律呂奢曷之曰王好竽而子鼓瑟雖工如
王不好何是所謂工於瑟而不工於求聲也（淮南子）
吹竽不光（商丘子晉者高邑人也好牧豕吹竽年七十
不娶婦而光色人乃奇怪之游受道門其要言但食木
芋飲水不飢不老如此傳世見之三百餘年齊威
宣字閒之取而服之不能終歲輒止精慢矣謂將稷有
天中記（卷四十三）

晉術也（列仙傳）

千里成少伯三吹竽見安昌侯張千夏鼓琴謂曰音不
通千曲以上不足以為之音（樂論）
知法度吹竽有以知法度竽音調則度數得見（樂所圖）

笳笳者胡人卷蘆葉吹之以作樂也故云胡笳（杜摯笳
賦序）云昔伯陽避亂入戎慷慨遂建斯樂（晉先秦儀註
車舖仕吹小笳發吹大笳笳即笳也又胡笳漢禮第笛
亦其有曲不記所出未
出塞又塞胡笳者張悝望入西域傳其法于西京
摩訶婆勒一曲李三郎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唐

為一漢子山塞入寒楊柳等十曲

指為蔡琰胡笳先適河東衛仲道夫亡無子歸寧家

漢末大亂為胡騎所獲在左賢王部伍中春月登胡殿

感笳之音作詩言志曰胡笳動今邊馬鳴孤鴈歸今聲

嬰嬰文姬別傳

感動劉疇字正喬嘗避亂塢壁賈胡百數欲害之疇無

懼色

是群胡皆垂泣而去

樓上劉越石為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

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嘆中夜吹奏胡笳

賦皆流涕人有懷土之思向曉又吹賊并起圍奔走或

天中記

云是劉道真說越石現字也

笳

笳笋等蔡類也本十二絃今則十三通典曰笋秦

聲也傳玄笋賦序曰我以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

天下平似地中空準六合絃楹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

二儀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仕知之器豈七國之臣所能開

思聞乃哉集韻云秦恬蒙惡有父子爭惡者各入其半

故當時名為笋古以竹為之

長雒武夷君命謝英妃撫長雒印笋也

嶽中鼓呂布詣袁紹紹患布欲殺之遣三十六兵彼鎧

迎布使著帳邊卧布知之使于帳中鼓笋諸兵卧布出

帳去兵不覺也

蔡琰

善彈胡笳笋雖伯喈不過也

[刀]刀[上]拉樊彥深妻魏氏淮陰人彥深卒值徐敬業之
[亂]亂為賊所獲賊黨知其素解絲竹逼令彈箏魏曰夫女
未能自盡今而見逼管絃豈非褊從手發耶引刀斬指
賊黨又欲妻之魏以必死自固被殺唐
[聲知改]高駢鎮蜀口以南詔侵暴築羅城四十里纳
兵雖加恩賞亦疑其跋扈或一日聞奏樂聲知有改移
乃題風箏寄意曰夜靜絃聲響碧空宮商信任往來風
依稀似曲線堪聽又被風吹別調中旬日報到移鎮者

[雍]箜篌師延所作靡靡之樂後出桑間濮上之地師
涓為晉平公鼓焉鄭衛分其地而有之遂號鄭衛之音
為淫樂 樂府解題名
[坎]箜篌一名坎篌漢武帝祠太一后土令樂人侯調
依琴作坎篌言其坎坎應節也篌以姓冠章也風俗通封
禪作空侯
[立]箜篌[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抱于懷中兩
手齊奏之謂之擘阮音樂志曰立箜篌出自西域非中
夏舊器也 事物紀原
[胡]箜篌[魏]高陽王雍美人徐月華能彈胡箜篌為
出塞之聲後為將軍原士康側室絲鼓箜篌而

妾隨而止之不及墮河溺死妻乃援箜篌作公無渡河
之曲曰公無渡河公竟渡河墮河而死當奈公何曲終
投河而死子高還以語麗王麗王傷之乃引箜篌而寫
其聲聞者莫不墮淚飲泣麗王以其曲傳隣女麗容名
曰鍮鈎引古今注及許慎注淮南
[吳歌神悅]永和中吳郡陳緒家平日忽有叩門自通云
陳都尉寄住緒有妾姓吳能彈箜篌神悅歡悅既令妾
[陳歌]歌絃焦細匝三年乃別去 乳異
[高沃陳聲]晉永嘉中有神見兗州人歌絃輒起舞
成夫人夫人好音樂能彈箜篌聞人
清泉婦歌趙文韶住青溪月夜忽有烏棲飛忽有

曰王家娘子傳語開君歌辭有閑人者頃更女子劉色可憐文韶乃歌深契女心曰但令有脚何患無水飛箜篌鼓之令婢歌繁霜自解裙帶繞箜篌歌曰日暮風吹葉落依依丹心寸寸意愁君不知窮夕別去明日至青溪廟中女姑神像即夜所見者 搜神記

鳳首箜篌工云天竺伎有鳳首箜篌

琵琶

琵琶所始琵琶法三才象四時風俗通云琵琶近代樂家作不知所起長三尺五寸法天地人五行四絃象四時釋名曰琵琶本胡中馬上所鼓推手前曰琵引手却曰琶因以為名樂錄云琵琶本出於絃鞮而柱擊以為

秦之末世苦於長城之役百姓絃鞮而鼓之事始云或云磔棄固所殷貞觀中裴洛兒彈琵琶始廢撥用手今所謂搊琵琶是也 太平御覽 卷五百七十四 樂部十二 琵琶 風俗通 琵琶 樂錄

馬上之樂故老言漢遠嫁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使知音者載琴箏琉箜篌之屬作馬上之樂 續漢志 匈奴盛請婚於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爾也 石崇明君辭

七昭君初適匈奴在路愁怨遂于馬上彈琵琶以寄其恨至今傳之謂之昭君怨 圖經

大漢公主于烏上作樂李倫製辭意昭君亦胥本

嘗謂昭君自彈也 圖經

本出西域今人益明妃出塞圖作馬上愁容自彈遂成

賦論者多即以為昭君實事蓋承前人之誤耳

自隨楚流上表乞宿衛拜駙馬都尉楚無學好遊遊音

樂及善歌者琵琶箏箜篌每行將以自隨 三輔決錄

鬼神嘗載吳赤烏三年句章民楊度至餘姚夜行有

年少持琵琶求寄載度受之鼓琵琶作數十曲曲畢乃

吐舌舉目以怖度而去復行二十里許又見一老父寄

載自云姓王名戒因復載之謂曰鬼工鼓琵琶甚哀戚

曰我亦能鼓即是向鬼復彈之一曲度悚懼眼泪百度怖幾死 搜神記 吳

善彈孔輝善彈琵琶吳歸命恒使為樂 吳志 君性好音

天中記

能操琴及琵琶以自散 朱生善彈琵琶雖伯牙之

妙無以加之 傅玄 孔倫字正忠解音律彈琵琶 文士傳 石季

倫善彈琵琶言阮咸善彈琵琶荀勗雅解音律自以遠

不及也 晉書

作大道曲謝鎮西着紫羅襦初床在大寺佛圖門樓

上彈琵琶作大道曲 語林

鸜鵒立聽司空桓豁在荊州有恭罕五月五日剪鸜鵒

舌令教學語遂無所不名與人相聞顧恭軍善彈琵琶

巢斯器桓宣武外甥恒在坐鼓琵琶宣武醉後指琵琶

曰名上固亦操斯器 語林

子092-098

之休射而觀紹從后
摯之大漢書唐
泰漢子初隋有琵琶
製之遺制出於胡中
彈至大宮武德中白琵琶
明遠竹伯夷皆以彈琵琶至大官
傳為秦漢所作樂志
王振羯胡犯京上欲
遷幸復登華萼樓置酒四顧乃命
所御琵琶也異時上長樂宮中嘗
進玉環玉環者霽宗
置別榻以帕覆之不
雜以他樂器而未嘗持用至是命
又命裨定僧段師彈之
樂工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國進一胡善彈琵琶絃撥倍麤上
乃置酒高會使羅黑黑惟聽之
天中記卷四十二
此曲吾宮人能之取大琵琶遂於
遺一字胡人謂是宮女也驚嘆聲
十國
官白秀貞自蜀使回得琵琶以獻
羅述檀開元中有中
溫潤如玉光耀可鑒有金縷紅文
其槽邏皆杪檀為之
是琵琶奏於梨園音韻婁清觀如
影成雙鳳楊妃每抱
號國已下競為貴妃琵琶弟子每
雲外而諸王戚主自
受曲畢皆廣有進獻
錄實
所貢者綠水鐵絲也
光麗如貫珠楊太真外傳
憲王也亦知音聞康昆崙奏琵琶
未可彈五十四絲大絃也樂家以
自下逆鼓曰琵自上順鼓曰琶云唐書
鵾雞筋古琵琶絃用鵾雞筋開元中段師能彈琵琶用
皮絃賀懷智破撥彈之不能成聲
鵾雞筋作絃用鐵撥彈之雜錄
鈔撥王維妙能琵琶為岐王所眷重維方將應舉求
岐王岐王令維服詳衣賫琵琶同至公主之第令奏
新曲聲調哀切滿坐動容公主曰此曲何名維起曰鼈
鼈輪抱公主大奇之岐王因荐之曰此生欲得解頭然
已承貴主論託張九皐矣公主笑謂維曰子誠取解當
為子力維起謝湖公主則乃試宮至第遣宮婢傳教維
遂作解頭而一舉登第
天中記卷四十二
綠窗遊官帝應物為蘇州刺史有屬官因建中之亂得
國工康崑崙琴瑟琵琶皆是遊官表進入內補
聞曲知故宋沈者環之孫也工音律之學德宗令與樂
官訂樂聲工笑之沈顧笑者怒怒作色曰奏曲作
其間有不可者上驚問之即指一聲云此人大逆殘
忍無抵法不宜在至聲前又指一聲云此人神氣已遊
墟墓不可更留供奉二沙驚駭令至者潛伺察之旋而
琵琶者為同輩告訐系六七年前其父自嗢不得端由
即令按鞫遂伏其罪笙者乃憂恐不食而卒後樂工
說不敢正視唱
撥聲如雷貞元中有
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因兩市祈雨

開元中有王芬曹保其子善才其孫綱及裴興奴有右手武宗朝朱崖
綱精妙入神嘗謂僧流
靈弟子也嘗因請夜攜
調美衒聞有聲意其魚
雖寂久之池中擲物躍
以擊徘和相應故也
宮中得曲王沂者平生
琵琶絃之成數曲一名
先人不識聞聽之者莫
登東街綵樓觀一曲新翻羽調綠腰必編
敵衒而衆俠閱樂東市猶誚之亦於綵樓上出一女郎
抱樂器先云我亦彈是曲蕤賓調中及下撥聲
如雷絕妙入神昆侖鼓畢小忽雷音偶以匙頭觸撥
面琵琶弦大小忽雷鄭譯
送於崇仁坊南趙家修理
北二趙家最妙
趙鬼雷馮吉瀛王道之二
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
隋紫無加譴責而吉
使迭立而彈之曲罷或
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
無可柰何歎曰百工之
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
除夜鼓吳越錢鏐嘗歲
一再竹遽止之曰人將
但能理宋太祖曰資蔭
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
特開謢索樂譜琵琶曲
有謢索梁州謂其音節
聞促捧高平和之人聽
惡之音則體靜而心閒
形躁而志越
象中虛外實天地象也
大小忽雷文宗朝女弟子鄭中丞善於胡琴內庫有
面琵琶弦大小忽雷鄭譯
送於崇仁坊南趙家修理
北二趙家最妙
趙鬼雷馮吉瀛王道之二
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
隋紫無加譴責而吉
使迭立而彈之曲罷或
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
無可柰何歎曰百工之
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
除夜鼓吳越錢鏐嘗歲
一再竹遽止之曰人將
但能理宋太祖曰資蔭
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
特開謢索樂譜琵琶曲
有謢索梁州謂其音節
聞促捧高平和之人聽
惡之音則體靜而心閒
形躁而志越
象中虛外實天地象也
鄭中丞善於胡琴內庫有一面琵琶弦大小忽雷音偶以匙頭觸撥
如雷絕妙入神昆侖鼓畢小忽雷鄭譯
送於崇仁坊南趙家修理
北二趙家最妙
趙鬼雷馮吉瀛王道之二
令彈於御前深欣善之
隋紫無加譴責而吉
使迭立而彈之曲罷或
道自以為戒勗極矣吉
無可柰何歎曰百工之
過太常少卿耳其後果
除夜鼓吳越錢鏐嘗歲
一再竹遽止之曰人將
但能理宋太祖曰資蔭
豈能治民於是未許親
特開謢索樂譜琵琶曲
有謢索梁州謂其音節
聞促捧高平和之人聽
惡之音則體靜而心閒
形躁而志越
象中虛外實天地象也

也分柱今位歲數成也因窓華表日月星也

雜樂器

方響梁有銅磬即今之方響也方響以鐵為之以代鐘磬和凝有響鐵之歌

王方慶唐文宗時有宮娥沈阿翹本吳元濟之妓嘗自焦仁蘇所與一白玉方響光明潔冷可照數十步以犀為槌以雲檀香為架芳馥着人彌月不散制度精妙希世之寶也

金立秋之音也古者益謂之金唐元之時有擊壤而歌者因使鄭以廢磬寘於宛丘滍池之會秦王為趙王擊缶趙王命使書之徐幹曰聽黃鍾之音知擊缶之細先儒謂始于西戎疎矣

琉璃墨金南蠻婆賜伽盧國與諸蠻市以琉璃墨缶相易

製用金成季員居長安延壽里一夕忽聞室鵶有歌曰色分藍葉清聲比磬中鳴七月七日吾當示汝之形其韻極長滌去塵穢字若小篆歷然可讀乃崔子玉古銘張演宣志

劉熙釋名曰篇曜也氣曜而出也古者取卯地之竹以先王之樂也七滿之篇所以備二變世俗之樂也

管說文曰管如篪十二月之音昔女媧氏命娥陵氏制都良之管以一天下之音又命聖氏為班管合日月星辰名曰充樂至于帝嚳命咸墨吹苓展管虞氏下管上堂周官之於塤教於小師播於瞽矇吹於笙師以塤為德音見於禮如塤如篪見於詩則塤之為器立秋之音也爾雅大塤謂之嘂六孔交鳴而喧嘩故也譙周曰幽王之時暴卒公善塤盖塤之作其來尚矣謂之暴公善塤可也謂之作塤未之敢信矣

觀漢記明帝幸南陽樵宅作雅樂奏鹿鳴用塤篪和之以娛嘉賓

七星管唐之七星管古之長笛也其狀如篪而長其數盈尋而七竅劉係所作也顧況七星管歌云龍吟四澤欲興雨鳳引九雛警宿鳥角角書記所不載或云羌胡以驚中國馬黃帝會群臣于太山作清角之音似雨鳳雙鳴二龍夾吟丹蛇統首雄虹帶天樂錄云蚩尤氏率魍魎與黃帝戰于涿鹿之野黃帝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

龍吟晉志云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于涿鹿乃命吹角為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北征烏桓

漢 年士思歸於是改為中鳴而尤更悲矣

今絃李樞字德流元中予也少聰敏有才藝嘗採許聲別造一器號曰八絃時人稱有思理（北史一）

梵貝 貝螺之大者可容數盞南蠻吹以節樂今之梵樂用之以和鉦鈸釋氏所尚法螺赤土國吹螺以迎隋使是也梁武之樂有童子夜倚歌梵貝

玉龜 唐貞元中五印度種落有驃國王子獻樂器舞總樂凡一十二節皆讓釋氏經呗吹龜擊鼓歌且舞纓絡四垂珠璣粲發周流萬變炯然可觀（舊唐書林邑每擊

鼓以警衆吹螺以即戎

歌

人聲曰歌歌柯也以聲咏有上下如草木有柯（釋名）

衆方言歌聲如柯也

樂聲歌者樂之聲也（樂記凡今章句）

嗟嘆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永歌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詩序）

歌名聲比於琴瑟曰歌徒歌曰謠（爾雅有章曰歌無章曲曰謠（郭璞注）吳歌曰歈楚歌曰謳（郭璞注）又有清歌高歌安歌緩歌長歌浩歌

歌悠揚勞歌振旅而歌曰凱歌堂上奏樂而歌曰登歌（宋元憲要）

亦曰升歌

古歌曲古歌曲有陽陵白露朝日魚麗白水白雲江南陽春淮南篇辨緑水陽阿採菱下里巴人八關唐歌南風卿雲爛爛糓糓歌曲有大風芝房白麟朱鳥交門天馬芳中盛唐樂府孺子玄雲步虛

琴操為歌帝俊有子八人是始為歌舞（山海經）

歌九招夏后開上三嬪于天得始歌九辯與九歌以下此天樂之野高子千仞開焉得始歌九招（上）

八變昔高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上林賦）

聽歌天氏之歌

唐歌帝嚳氏命咸黑作為唐歌（管子）效山林谿谷之音以作歌頌命伊尹作為大護歌（呂氏春秋）

古歌九代詠歌志合文舒氣變竹質之至也唐歌在昔則虞千黃世虞歌卿雲次于唐時夏歌雕墻縟于虞代商周篇什麗于夏年（晉書）

白雪歌謀希逸學琴云勤苦子旦夢神人授以雅琴鼓琴集曰門師職所作南調曲也唐書樂志云白雪商曲也張華博物志云白雪者太帝使素女鼓五十絃瑟

龍蛇之類昔伏羲氏因時興利教民田漁天下歸之時則有網罟之歌神農繼之教民食穀時則有豐年之詠黃帝作始垂衣裳時則有龍袞之頌（夏侯玄樂論）神座有變堯郊天地祭神在座上有響諸堯曰水方至（今樂錄）宮命子牧之堯乃作歌古樂苑引樂叢話擊壤之歡慶雲之瑞因（慶雲歌昔帝堯之世民樂其生而歌之）以作歌（上）

擊壤歌帝堯之世天下太和百姓無事有八九十老人（帝王世紀）擊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

康衢歌堯治天下五十年微服遊于康衢聞兒童謠曰（天中記卷四十三）立我烝民莫匪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汝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大夫大夫曰古諺（列子仲尼）也堯還宮召舜因授以天下

卿雲歌舜將禪禹于時俊乂百工相和而歌卿雲帝乃（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咨之曰卿雲爛兮糾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咸進（禮緯含文嘉）

帝乃再歌曰明明上天烝然星辰日月光華弘宇一人（帝王世紀）帝乃再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順經萬姓允誠（大傳）於予論樂亂天之靈

豁谷之音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豁谷之（呂氏春秋古樂）以歌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一作韶）英以明帝德（一曰）

不幸昌今述亂聲色信諫言今闕闕之虎使我安今閑牢獄誰其言今與輦桎梏誰所宣今蓋我四人皆憂勤今得此珍玩且解大患予倉遑迫命盡後昆今休此象變兆在昌今欽承祖命天不救今遂陷下土在聖明今討暴除亂誅逆王今古今樂緐

瑤池宴西王母于瑤池之上西王母為天子謡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天子答曰予歸東土和治諸夏萬民平均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稻大饑子爵

黃澤天子東遊于黃澤宿于曲洛使宮樂謡曰黃之陂其馬歡沙黃之澤其馬歡玉上

丘陵歌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剡其阪仁道在爾求之若遠迷迷不復自婴屯蹇哨然迴慮爾彼泰山巍巍碑其高梁甫理車枳棘充路時以永歎涕霣滂沱孔叢子

道隱待時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牢予冉有曰夫子道隱待時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牢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大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文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其身者也太公燕私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大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權為基賢人賓兮時不與天下如此欲何之

履虛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獲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牛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將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古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歌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今麟鳳遊今河洲之歌趙簡子南擊楚津吏醉即不能渡召欲殺之非其時吾何求麟今麟今我心憂上

津吏女娟持楫而前曰昔父閒君東渡不測之水黿鼉波之起故禱九江山淮之神不勝巫祝杯酒飲況醉至於此矣妾願郤躯易父之死簡子將渡川楫少一人娟下六十六

願備員用楫遂與渡中流奏河激之歌曰昇役河兮西觀清水揚波兮眷寘褥衣福兮酺兮酺不醒誅將加兮妾心驚蛟盤駭兮王將鮮吟來捽兮行勿疑簡子大悅立為夫人列女傳

過雲薛譚學謳於秦青未窮青之妙青乃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返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聲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逐旅凡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

罕幻喜歡抃舞能自禁乃厚賂而遣之故雁門今
至今歌哭效城之遺聲也 陳物志
撫掌而歌襄城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琫劒履踰舄
立于流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曰臣願把君之
手其可乎襄城君忿然作色而不言莊辛遷延而辭曰
君獨不聞夫鄭君方乘青漸之舟張羣蓋會鐘鼓之音
越人擁檝而歌曰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
得與王子同舟山有樹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
於是鄭君乃搴繡被而覆之 說苑
詩曰美人攜手同車 韓詩外傳
參女鼓琴武靈王遊大陵他日王憂見處女鼓琴而歌
天中記 卷四十二
日王飲酒樂數言所憂想見其狀吳廣聞之因夫人而
內其女娃嬴孟姚也孟姚甚有寵於王是為惠后 史記春
秋後語武靈王游大陵高屋之臺而歌
樂長城歌始皇起驪山之作使蒙恬築長城死者相屬
民歌曰生男慎勿舉生女哺用飴 舉生女哺用飴 崔寔政論
支柱揚雄 物理論
聲入雲霄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常擁夫人倚瑟
而絃歌譯舞俯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
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莫首高唱聲
入雲霄 西京雜記
王豐曲戚夫人侍見賈佩蘭後出為扶風人陂儁妻說
歌主地曲三月上巳日會稽夏統字仲御入洛市樂太

尉霄文問曰卿能土地間曲乎統曰百姓懷先君恩遂作慕歌又孝女曹娥歌河女之章為伍子胥作小海唱今欲歌之統曰善乃以足叩船引聲喉囀清激慷慨大風應至舍水淑天雲雨響集文曰聽慕歌之聲便髣髴見大禹之容聞河女之音不覺涕淚交流即謂伯姬高行在目前也聆小海之唱謂子胥風平立吾左右矣 晉書

行路難 袁山松善音樂嘗遊歌有行路難曲詞頗蛛賀山松乃文其辭句姚其節制因酣歌之聞者流涕 上

雍錄 入宮初苻堅二十五年滅慕容冲姊清河公主年十四有殊色堅納之寵冠後庭冲時年十二亦有龍陽之姿堅又幸之姊弟專寵宮人莫進長安中歌之曰

天中記 四十三卷

雖與一雉雙飛入紫宮咸懼為亂王猛切諫乃出冲冲辛為堅賊 晉春秋

嗟爾如忙桓溫公問玄嘉曰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謂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嘉別傳

子夜歌 晉武太元中琅邪王軻之家有鬼歌子夜歌云

為草郡僑人庾僧度家亦有鬼歌子夜歌云

是大元乎則子夜是此時以前人也 晉書

有女子名子夜造此聲過哀苦 古今注

團扇歌 團扇即歌者晉中書令王珉捉白團扇與婢婢謝芳姿有愛情好甚篤婢嫁捶撻婢過苦王東亭聞之芳姿素善歌一曲當赦之應聲歌云白團扇

辛苦五流連是即眼所見珉聞更問之汝歌何遺芳姿即改云白團扇憔悴非昔容羞與郎相見後人因而歌之 古今樂錄

文獻通考云婢素好歌而珉好持白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特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與郎相見

歌父憑棄縣有歌父山傳云老父少不娶妻而善於謳歌年八十餘病命終鄉里六七人與上穴中隣人舞歸父老歌而送之葬振林薄嚮過行雲 盛弘之荊州記

泉涓涓流臨城縣南二十里有蓋山登百許步有舒姑泉俗傳云有舒氏女未滄人與其父析薪於此女坐泉處牽挽不動遽告家比還惟見清泉湛然母云女好音樂乃作絲歌泉涌趣流 郡縣城記

天中記 卷四十二 上平

花上盈盈 龍川縣包死數年忽語南堂相沈道虔作歌其歌哭甚有倫次每歌輒作花上盈盈曰但聞行當歸不聞死復生 異苑

陳左清歌 魏晉之世有孫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左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善琵琶朱生善彈箏朱發新聲故傳玄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此六人生于上世越古今而無儔 晉志

聚圍歌 明皇自巴蜀回夜聞登勤政樓南望煙月滿目因歌曰庭前琪樹已堪攀塞北征人尚未還蓋盧照鄰之詩也歌畢里中隱隱如有歌者謂力士曰得非聚圍之歌乎遲明為我訪來翌日力士於里中召至果是其

大後乘月登樓左右惟力士及妃子侍者紅桃在焉即命歌梁州即貴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為之倚曲罷無不掩泣上因廣其曲今涼州貽傳者益加焉明皇雜錄太真別傳

水調歌與慶宮帝潛邸於西南隅起花萼相輝二樓與諸王遊處禄山犯順乘輿以閒議欲還幸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落衣富貴榮華得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為此詞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也遂不終飲而去明皇雜錄

比新歌開元中內人許子和吉州永新縣樂家女也入宮因名永新能變新聲高秋明月吹轉一聲響傳九陌一日大酺于勤政樓萬衆謹譁莫得開魚龍百戲之音天中記卷四十三

永新乃掠鬢舉袂直奏曼聲廣場寂寂若無一人喜者聞之氣勇愁者聞之陽絶魚陽之亂六宮星散永新為一士人所得青遊地廣陵月夜凭欄聞舟中唱水調者曰此永新歌也登舟省之相與對泣後士人卒蔵落風塵臨終謂其母曰阿母錢樹子倒矣樂府雜錄

聲出朝霞念奴者有姿色善歌唱未嘗一日離帝左右每執板當席顧眄帝謂妃子曰此女妖麗眼色媚人每轉聲歌喉則聲出於朝霞之上雖鐘鼓篪竽嘈雜而莫能遏宮妓中帝之鍾愛也天寶遺事

直千金宮妓永新者善歌最愛明皇龍遇每對御奏歌則繚竹之聲莫能遏帝嘗謂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

歌婢米之穆為連州參軍刺史陳希古聞其善歌使教婢日七八旬能變新聲以悅之後不知所在樂府雜錄

不大夢朝野僉載

紅紅善歌大曆中有才人張紅紅者本與其父歌于衢路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聞其喉音寥亮仍有眉首即納為妾乃自傳其藝頗悟絶倫嘗有樂工自撰歌即古長命西河女也加減其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侑歌于青青召紅紅于屏風後聽之歌罷青入問紅云已得吳書出云有女弟子曾歌此非新曲也即令隔屏風歌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宮中號記曲娘子尋為才人後青卒紅紅一病而絶上嘉

天中記卷四十三

嘆之贈昭儀雜錄

嗚轉皆驚李衮善歌於江外而名動京師崔昭入朝宴載而至乃邀致賓客請第一部樂及京師之名倡以為盛會酣言表請登朱座令衮被衣而出滿座皆笑少頃命酒昭曰請表弟歌座中又笑及喉轉一發樂人皆大驚曰是李八郎也乃羅拜之明皇雜錄

得寶歌常堅鑿潭成帝為昇樓每舟署某郡以所產最陳其上若廣陵則銅鋪銅器語亦更變為得寶歌自造曲唱習是至衣熱柃

仍鋪半臂絳帽額立艙前倡人數百皆巾幘觿治和鼓吹合作大

要領而會善歌絕妙名輩號為四變皆為變頭 陶宏景說

多新作盡新妙之曲其來久矣元和中國樂有米嘉榮

何戡工有陳不嫵子意奴一二十年來絕不聞善

唱盛以拍彈打於世拍彈起於李可及慈宗朝恩渥曲

梁鼓為主王朗表曰凡音樂以鼓為主自黃帝雲門至

於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

君之功 禮名 臣表

別帝京重聞天樂不勝情舊人惟有何勘在更請殷勤

唱渭城 盧氏雜說

巴人論末曲 賛皇一品集云豈謂擊壤餘音謬入帝堯之

聽巴渝末曲猥蒙漢祖之知

善歌不死 符存審少微賤嘗犯法當死臨刑指旁壞垣

顧主者曰願賦死於彼冀得垣上覆尸主者哀而許之

為徙垣下而主將方飲酒顧其愛妓思得善歌者佐酒

妓言有符存審常為妻歌甚善主將馳騎召存審而存

審以徙垣下故未加刑因往謝召使歌而悅之存審因

得不死 五代史

先調氣歌者樂之聲善歌者必先調其氣氣自腾胸

出至喉乃噫其詞即分抗墜之音即得其術即可施

雲聲谷之妙也 雕龍

遠別歌 吳越錢鏐游衣錦軍作還鄉歌曰三節還鄉

掛錦衣父老遠來相追隨吳越一王駟馬歸

舞

行於風樂者舞之容也天子省風以作樂舞所以節八

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佾大夫四佾佾列也八

人為佾每服異而執戚有佾仰張衡

制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功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

舞所以因陽氣而達物也 禮記 今章句

舞為主王朗表曰凡音樂以鼓為主自黃帝雲門至

於大武皆太廟舞樂名也樂所以樂君之德舞所以象

君之功 禮名 臣表

宮證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淫積水道壅塞不行

其原民氣鬱閉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

導之 呂覽

列數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天子

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三夫舞所以節八音而行八

風故自八以下各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也 左傳

榮慶集羽燕昭王即位二年廣延國士擁彗先驅請

一名於隗一名提謨並王所尊疑膚體輕氣馥綽婉妙絕

曠古無倫或行無踪影或經年不飢昭王處以單絹華

幄飲以瑞珉之膏餚以丹泉之粟王登重霄之臺乃召

二人在側時香風吹起五谷俳徊翔轉殆不自支王以

纓紱屬佛之二人皆舞容冶妖麗靡若鳥翔而歌其體

下殿乃使伶人代唱其曲清響流韻遠梁動木未足

加焉其舞曲一名槃塵言體輕與塵發相亂也次曰旋博昔羽毛之從風也末曰旋懷言夫體細曼若羽之旋博也（王子年拾遺記）

舞成洞樂晉將攻蜀使范昭往觀景公觴之奏酌公曰諸侍者酌樽進之晏子曰徹樽更之范昭請公昭作辭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臣不習范昭趨而出公問晏子晏子曰昭非不知禮也欲慙吾君臣公問太師曰人臣而舞之故不為昭歸將就遜路五原太守主成周之樂天子樂也范昭人臣欲試其君而侮諸侯亦簒也酒酣智起舞屬韓魏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趙（漢書）

舞蔡邕坐上章事徙邊及歸將就遜路五原太守主待之甚厚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敢報智衛之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也寇告邕怨于甫因放謗訕朝蔡邕應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後漢書）

天中記 卷四十二 十三

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晏子）

陽阿

楚襄王既游雲夢將置酒宴飲謂宋玉曰寡人欲觀群臣何以娛之王曰臣聞敖楚結風陽阿之舞材人之窮觀天下之至妙王曰試為寡人賦之（宋玉對楚王問）

巴渝舞

中有渝水賓民多居其地天性勁銳初高祖發三秦兵還定三秦乃募賓中壯士得數萬人還擊項羽以其銳氣喜舞高祖觀樂其猛銳數觀其舞使樂人習之故名巴渝舞（晉書樂志）

文始五行

高祖廟奏文始五行之舞武德者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者本舞韶舞也高祖更名曰文始示不相襲也（唐書樂志）

景帝時諸王來朝有詔更前稱壽歌舞長沙定王發但張袖小舉手左右笑其拙上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回旋帝乃以武陵桂陽屬焉（前漢書注）

沐猴

與狗鬬平恩侯許伯入第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為沐猴與狗鬬司隸蓋寬饒劾長卿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禮不敬許伯為謝良久乃解（漢書）

舞趙飛燕體輕能掌上舞（漢書）

舞蔡邕坐上章事徙邊及歸將就遜路五原太守主待之甚厚酒酣智起舞屬邕邕不敢報智衛之智者中常侍王甫之弟也寇告邕怨于甫因放謗訕朝蔡邕應卒不免禍乃亡命江海遠迹吳會（後漢書）

勝人

輒則勝人陶謙為部令郡守張磐謙恥為之下磐舞屬（後漢書）

醉三起舞

孫權請顧雍父子及孫譚時為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極忻譚酌酒王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內恕之明日召譚訶責之君作王以舍垢為德臣下以恭謹為節何有舞不復知止跪為酒後以為恃恩謙虛不足損吾家者必汝也（江表傳）

白符舞

江右初有拂舞舊云拂舞吳舞檢其歌非吳辭也皆陳於殿庭楊泓拂舞序曰自江南見白符舞自亮鴻沈自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辭肯乃是吳人

皓雹政也【志】白符舞吳孫皓時所作
白鳩 未詳遥被曹休上與群僚大會酒酣命滌舞解
所著白鞾子裘踢之 吳書
白紵 古今樂府
白紵舞宋齊有中抱之言紵本吳地所出宜是
吳舞也晉辭但歌曰交交白紵節節為雙吳音呼緒為
紵疑白紵即白紵也 古今樂府
晉世寧太康中天下為晉世寧之辭其舞仰手以執杯
盤而反覆之反覆至危也杯盤器也而名晉世寧者
言人時昌日酒食之間而其智不可及遠如器左手也
鸜鵒舞【搜神記】王導補謝尚為掾導有勝會謂之曰聞君能作
天中記 卷四十二
鸜鵒舞一座傾想尚更著衣幘而舞令座上擊節為應
侏儒 晉書
侏儒有由旁若無人
【去筆】永明中舞人冠幘極其名
受言舞不受言何辜簪筆豈有服朝衣而足蓁藍於是
去筆舞書
舉手舞韶梁陽人姓何忘其名 聞士也荊州碑為別駕
不就隱遁養志嘗至田舍收穫在場上忽有一人長一
丈蕭疎單衣角巾來詣之翻翻 狀其兩手並舞而來語
袖 鮑照詩 悲西荊之折盤 西荊歷
陳於廣庭七盤 王僧孺七檠遞間關於槃舞
【坊】耳分八風之調足蹀腸阿
遂懸作以為世業子孫千令賴之 續搜神記

嘯

吹聲發字解詰曰嘯吹聲也廣蒼嘯吟一篇云夫氣激于嘯音[永泰]之大理評事孫廣著嘯旨一篇云夫氣激于嘯音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語林

牧仲而濁謂之言激于舌而清謂之嘯言之濁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人事達性情嘯之清可以感鬼神致不死蓋出其言善千里應之出其嘯善萬靈受職斯古之學道者哉語林

十五章一曰權輿二曰深雲三曰深黯虎四曰高柳蟬五曰空林夜鬼六曰巫峽猿七曰下鴻鵠八曰古木鳶九曰龍吟十曰地動十一曰蘇門十二曰劉公命鬼十三曰阮氏遺韻十四曰正音十五曰畢章七劉炎

沃日記 卷四十三

向南風[吳王閶閭時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嘆群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吳法人莫能知吳錄春秋

倚柱悲嘯[魯漆室邑]女過時未嫁倚柱而悲嘯閭人之曰何嘯之悲也子欲嫁乎吾為子求偶漆室邑之女曰吾豈為不嫁之故而悲哉憂吾君老太子少也列女傳

嘯音笙竽[太始二年]西方有因實之國人皆善嘯丈夫有神仙願于貴人前試之乃集長嘯也乃命釋械俄而清聲上徹雲漢公曰不謂蘇門之風出于赭柮之下可謂四夷樂東方曰時南方曰雅西方曰朱離北方曰禁

蘇門[阮籍性樂酒能苦嘯聲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人

天中記四十三卷終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酒

就人性酒就也所以就人性之善惡也一曰造也吉凶所起造也（文說）酒西也釀之米麴酉懌久而味美也亦言踧也能否皆摳相踧待飲之也又入口咽之皆踧其面也（博名）

麥釀黍凡黍和酒勝擾陰力能動故以麥釀黍為酒（幽天之美祿酒者天之美祿帝王所以順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漢食貨志王莽詔曰夫酺食者之將酒百藥之長上（太平御覽卷八百四十四）

酒始古有醴酪禹時儀狄作酒（路史）儀狄始作酒醪變五味少康作秫酒（世本）昔者帝女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絕旨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國（戰國策）成禮陳公子完奔齊為公正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義也以君成禮弗納于淫仁也（左莊二十二）

日中森桓公為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桓公卑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桓公曰棄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桓公笑曰仲父起就坐（說苑）

遺冠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胡不雲之以政公曰善因發倉賜貧窮論囹圄出滯罪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遺冠乎（韓子）

酒敗楚莊王宋厨有臭肉樽有敗酒將軍子重諫曰今君厨如臭而不可食樽酒敗而不可飲而三軍之士皆有飢色欲以勝敵不亦難乎莊王曰請有酒椎之士有食饑之賢（王孫子新書）

出奔進酒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有進酒（晉師伐虢虢公出奔至澤中曰吾飢渴甚其有進酒

後德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詩曰側弁之俄言失德也晏子既醉而不出是謂伐以德既醉而出並其福賓主之禮也醉而不出是謂伐德賓主之禮也晏子之罪也晏以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舉酒而祭之再拜而出曰豈獨寡人不欲其誼倍也而況於寡人謀國乎

叔孫婼聘于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歌兩君相好也叔孫婼聘于宋明日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歌兩君之歡也

右坐訑相注也樂祁佐退而告人曰今茲君與叔孫其皆死乎吾聞之喪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謂魂魄魂魄亡去之何以能久

獻酒投川越王勾踐出行有獻酒一壺者王曰吾獨飲之若三軍何乃投于川命三軍飲之皆告醉

志曰昔良將用兵人有饋一簞醪者必投之于河言將士同甘苦也

百紙平原君與平高飲強于高酒曰昔有遠客來舜于鍾山下百紙于路嘘尚飲十榼古之聖賢無不能飲也吾生何歌焉于高曰以安所聞賢聖以道德熙人來聞以飲食也此言生於君酒者蓋其勸倡吹戲之辭非實然也

魯爾曹魯爾曹魯爾面部顯顯聖人出而大盜起楚宜王朝諸侯魯恭王後至頃襄王不受命乃曰我周公之徵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動在四望

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甚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魯梁惠王常欲擊趙而畏楚救兩為事故梁得閑卑辭言事相由也亦是感應楚會諸侯魯趙俱獻酒於楚王魯酒薄而趙酒厚楚之主酒吏求酒於趙趙不與吏怒乃以趙厚酒易魯薄酒奏之楚王以趙酒薄故圍邯鄲

齊白浮磬文侯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不釂者浮以大白文侯飲而不盡釂不仁舉白浮君君視而不應侍者曰不仁退君已罪矣不仁曰周書曰前車覆後車戒蓋言其危今君已設令令不行可乎君曰善舉白而飲飲畢曰今公乘不仁為上客

長夜之飲齊威王置酒後宮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王問故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前御史在後髡恐懼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乃賤鳥交錯杯盤狼籍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當此之時髡心醉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醉泉亡袁紹縱昧醉寢而不平對曰紂以醉七天下而康誥曰毋彝酒者彝酒常酒也常酒者天子失天下匹夫失其身

邑酒放氣趙王武臣閒出為燕軍所得燕四之欲求分

地使者往十餘輩輒被之有厭養卒請往張耳陳餘遣之及見燕王燕王問之對曰臧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已飲又問之復曰臧人希見長者願請一卮酒與之酒卒乃為言之因曰耳餘名求趙王實欲燕殺之分趙自立以樂王以為然乃歸趙于養卒為御而歸（新序）孔融薦禰衡表云荊州有養士數千（後漢書）採書云趙之厮養卒（戰國策）九州春秋

元醞漢制宗廟八月飲酎用九醞太牢皇帝侍祠以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一曰九醞一名酵酎（西京雜記）高湖酎張安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火孰故以為祭廟（漢書）

使酒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竟不決（史記）灌夫武帝即位以為淮陽太守入為太僕與長樂衛尉竇甫飲輕重不得夫醉搏甫甫太后昆弟上恐太后誅夫徙夫為燕相夫為人剛直使酒不好面諛貴戚諸勢在已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已左愈貧賤尤益禮敬與鉤盾人廣衆廡龍下數士亦以此多之（前漢）無恙酒飲之令人無憂（王維集）百末漢禮樂志景星歌云百末旨酒布蘭生師古曰百末猶言百草末雜酒故香且美也

末百草華之末也旨美也以百草末雜酒故香且美也晉灼曰芬香布外若蘭之生也枚乘七發曰蘭英之酒酌以淥口良注曰酒口漬藥取其香也謝靈運詩蘭淥酒武帝思懷李夫人親往臨之（漢武故事）酒淥之酒酌以文螺之卮卮出波祇之國酒出洪梁之西流美泂兩聲相亂矣帝飲酒用三品色悅心歡（裕略記）高元山仙酒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而不死為神仙漢武帝聽之蓽居七日遣棗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求之采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之朔曰既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為帝笑而釋之（異苑）春時往往開酒香尋之竟知其處（荊陽風土記）道上言君山右岩有美酒數斛得飲之者不死（湘州記）

酒狂蓋寬饒京師為清卑恩德侯許伯入第永相御史等皆賀寬饒不行許伯請之延坐寬饒曰無多酌我我巡酒狂何必酒也（漢書）嵇康傳贊曰蓋寬饒不行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救石于定國食酒至數石不亂冬月治請讌飲酒益精明上（漢書）

客有枚井來遲字孟公嗜酒每大飲竇黎滿堂輒閉門

取客意轉投井中雖有急終不得去 上
大莊濟連富平侯張放淳于長等成帝愛幸出為微行
入侍禁中設宴飲之會及趙李諸侍中皆引滿擊白該
笑大噱班伯云沈湎酒也注
大雅所以流連也注
詩書逞亂之戒其原
千日酒昔有人名劉
千日酒飲之忘言其
不知以為死也具棺
玄石前來酤酒醉當
石亡已三年今服闋
石始醒起于棺中
人田乃之能為千日
英飲之喻量而去其
往至其家破棺出之
葡萄酒漢末政在閹
解于張讓即拜涼州
浦萄為酒富人藏酒
俗傳飲之辟癘月不
年于麴米造之因以流延咽嗌
城至龜茲城胡人厚於養
年不敗士卒喻沒酒藏者相紿矣

帙記 李白進清平調太真以玻璃七寶杯酌西涼葡萄酒
飲白鶴羽如 孟詵云葡萄不問土地但收之釀酒皆得笑
好劍南 物志
三雅靈帝末有司權酒斗酒直千錢劉表一子好飲乃
製三爵大曰伯雅容七升次曰仲雅升五小曰季雅升三又設
大鉞千杜端客有酒輒以刺之驗醉醒也 超文 典論
飲酒一石盧植飲酒一石不醉 書
飲酒一斛袁紹總兵冀州遣使邀鄭玄大會賓客玄最
後至乃延升上坐身長八尺飲酒一斛秀眉明目容儀
溫偉 後漢
酒令孔融集與曾操書云酒之為德久矣古先哲王類
帝禋宗和神定人以濟萬國非酒莫以也設天垂酒星
之耀地列酒泉之郡人尊酒之德克不千鍾無以建
太平孔非百觚無以堪上聖樊噲解厄鴻門非豕肩鍾
酒無以奮其怒趙之厲養東迎其王非引巵酒無以激
其氣高祖非醉韓白就無以暢其靈景帝非醉幸唐姬
無以開中興孝益非酺酣之力無以脫其命定國不酲
飲一斛無以決其法故酈生以高陽酒徒著功於漢屈
原不飽糟歠酳取困於楚由是觀之酒何負於政哉又
喜曰昨承剖卷陳二代之禍及桀人之敗以酒亡者實
如來誨雖然徐偃王行仁義而亡今令不絕仁義無
以讓失社稷令令不禁讓退會同儒而損今令不禁之

者疑但飲酒耳非以亂德也後漢
聖容常滿孔融為大中大夫及退閑職賓客日盈其門
常歎曰坐上客常滿尊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善
邕卒後有虎賁士親於邕墓融奏酒酹引與同
老成人且有典刑
千文一斗常作張讓子
本為太醫令與人飲輒去衣露形為樂也
祖保進通洛陽令郭珝家有巨億舞暑召客侍婢數十
盛粧飾雜設披之祖裸共中使進酒
流思發業那原物辭家求學原舊性能飲酒自行之後
天中記
八九年閒酒不向口畢步負笈自身持力至陳留則往
韓子勑頴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孟博泳郡則親
盧子幹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
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今當遠別因見貺儻可
以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
劇飲無歌能劇飲至石觴不亂衆人微察常以其整衣
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節飲
守聖人曹公時禁酒而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
賢人清酒為聖人上徐邈字景山魏國初建為尚書郎
時科禁酒而邈私飲至於沉酔校射趙達問邈曰聖
中聖人達白太祖太祖甚怒度遼將軍鮮于輔進曰平
日酔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性慎獨酔
言耳坐刑後車觸幸許昌問邈曰頗復
曰昔子反難於穀陽御叔嗜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
自慾時復中之然宿癖以醒見傳而厚
笑顧左右曰名不虛立
為酷清者聖明濁者頴酘
石不亂王凌表滿寵年過耽酒不可居方任帝將召
寵給事中郭詡曰寵為汝南太守豫州刺史二十餘年
有勲方岳及鎮淮南吳人悼之若不如所表將為所閒
可令還新問以方事以察之帝從之寵既至進見飲酒
至一石不亂帝愍勞之遣還
天中記
酒徒時苗德曾性嫉惡為壽春令辭齊作揚州治中苗
初至謂辭簿省酒通會共飲不時見苗苗恚恨還刺
木為人署曰酒徒蔣濟立于牆下日夕射之州縣知无
柰之何
化為酒壺邯鄲淳字文烈陳留人博學有奇志而性嗜酒
其間君每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共處置兩
頭友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喫有膳酒有十升裁隨即益
之不亦快乎權以為即中使蜀臨卒謂同類曰必棄我
陶家之側庶百歲之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
我心矣
七分為限孫皓每饗宴無不竟日坐席無能否率以七

升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流灌取盡常曜素飲酒不過二
升初見禮異時常為載臧或容賜茶薤以當酒至於宴
衎更見偏彊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雜折公卿以
嘲弄克發摘私短以為歡笑吳志
孝神斷酒劉伶病酒渴甚從婦求酒婦捐酒毀器涕泣
諫曰君飲太過非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甚善我不
能自禁唯當祝鬼神自誓斷之耳便可具酒肉婦曰敬
聞命供酒肉於神前請伶祝誓伶跪而祝曰天生劉伶
以酒為名一飲一斛五斗解酲婦人之言慎不可聽便
引酒進肉既然已醉矣世說容有詣伶值其裸袒伶笑曰
吾以天地為宅舍以屋宇為幃衣諸君自不當入我幃
中又何惡乎晉書
酣以大甕諸阮皆能飲酒仲容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
常杯斟酌以大甕盛酒圍坐相向大酌時有群豬來飲
直接去上便共飲之世說
杖挂百錢阮宣子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
酣暢雖當世貴盛不肯詣也上
雜戲非類王戎豹鼠諸阮籍時劉公榮在坐阮謂王曰
偶有二斗美酒當與君共飲彼公榮者無預焉二人交
觴酢酢公榮遂不得一杯而言語談戲三人無異或有
問之者阮答曰勝公榮者不得不與飲酒不如公榮者
不可與飲酒唯公榮可不與飲酒上
不為身後報季鷹縱任不拘時人驚
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邪答曰使我有
身後名不如即時一杯酒上潘沖母勝公榮故與酒不
如公榮不可不與酒唯公榮可不與酒晉陽秋
酒家覆瓿鴟鸍卿孔群好飲酒王丞相語云卿何為恒
飲酒不見酒家覆瓿布日月糜爛群曰不爾不見糟肉
乃更堪久群嘗書與親舊今年田得七百斛秫米不了
翅藥事世說
三日僕射周伯仁風德雅重深達危亂過江積年恒大
飲酒嘗經三日不醒時人謂之三日僕射上
青州督郵桓公有主簿善別酒有酒輒令先嘗好者謂
太平御覽
青州從事惡者謂平原督郵青州有齊郡平原有萬
從事言到輒督郵書在前上住上
王忱嗜酒醉輒經日自號上頓起自忱也文明志王忱少慕達好酒在荊州轉甚一
飲或至連日不醒遠以此死晉書
留中壘塊王孝伯問王大阮籍何如司馬相如王大曰
阮籍胸中壘塊故須酒澆之世說
形神相親王仲大歎言三日不飲酒覺形神不復相親
痛飲讀騷王孝伯云名士不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麈
飲酒讀離騷便可稱名士也
吳顧家釀劉尹云見何次道飲酒使人欲傾家釀

元帝過江憎好酒王導弘與帝有舊常流
諫帝十之命酌酒一酔從是遂斷

金貂沽酒阮孚為散騎常侍終日酣縱常以金貂換酒
為吏所弾三十六國春秋賀知章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
龜換酒本傳

方外司馬謂夾為桓溫司馬謂之方外司馬因以酒逼
溫與入南棄主門避之主曰君無狂司馬何由得相見
夾走引溫一兵師於廳事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老兵
亦何所怪晉書

得趣孟嘉為桓溫參軍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溫問嘉酒
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屏爵棄危祖台州與王荊州書古人以酒為戒頌君屏
爵棄危焚器毀樽殊儀于羽山放杜康于三危

節酒是水孔嚴祖父夾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之
酒者始入門夾逆曰餉吾西蜀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
之果是水或問其故曰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故
耳

酒失見約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殷
浩等勸更少進侃悽愴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七親見
約故不敢踰晉書

昔嚢孝武末年嗜酒好肉而會稽王道子昏湎
酣飲於是國寶謏諛之計稍行於主相之

高巾漉酒王弘為江州刺史欲識陶潛不敢致也潛常
往廬山弘令潛故人龐通之齎酒具於半道栗里要之
潛有疾使一門生二兒舉籃與既至欣然便共飲酌
俄頃弘至亦無忤也先是顏延之為劉柳後軍功曹在
尋陽與潛情款後為始安郡經過日造潛每往必酣
飲致醉延之臨去留二萬錢與潛潛悉送酒家稍就取
酒嘗九月九日無酒出宅邊菊叢中坐久值弘送酒至
即便就酌醉而後歸潛不解音聲而畜素琴一張無絃
每有酒適輒撫弄以寄其意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
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卿可去其真率如此郡將候
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漉酒畢還復著之宋書

踐送酒家顏延之在尋陽與陶淵明情款後為始安郡
經過潯陽日就淵明飲每往必酣飲致醉延之臨去
留二萬錢與淵明淵明悉遣送酒家稍就取酒
城為諫誡大夫每約二弟言所傳入而可度月食米幾
何新菜盖幾錢先具之飲惡送酒家稍就取
以醉為限顏延之以酣謂何尚之尚之欲見便伴眠延之
發策熟視口朽木難雕尚之謂左右曰此人醉甚可畏
扳鞍索馬顏延之好騎馬遊逐里巷過檐知輒扳鞍索
酒得必傾盡欣然自得宋書

醇貞顏寬之字七思元徽中為建康令清儉強力勾
甚得人和故都下飲酒者醇肯輒號為顏建康

醉多醒判孔顗為江夏內史性使酒伏氣每醉輒經日不醒不治產業居常資釜無有豐約朱嘗閑悵為長史典籤諮事不呼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擁滯成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他人二十九日醒也

飲至五斗沈文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王氏飲酒亦至三斗常對飲竟日而視事不廢

無偶相邀袁粲省步繇白楊如野開道逕一士大夫便呼與酣飲明日此人謂彼知顗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邀不共相見嘗作五言詩訪迹雖中宇

徵寄乃滄洲蓋其志也隨於白楊路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村父留衷袁粲當酌於白楊路忽逢村父便留連笑語人怪而問之荅曰吾沿偶醒非醉也

行炙內妓大明中尚書僕射顏師伯蒙貴下省設女樂王琨時為度支尚書要琨同行觴行炙皆悉內妓琨以男女無親授傳行每至令置席上回避之然後取畢文如此坐上莫不撫手咋舌琨容色自若師伯後為設樂邀琨琨不往

不肯被驅宋明帝宴會朝臣以商埜御史賀臧為柱下史糾不酔者沈文季不肯飲酒被驅下殿

非月對飲湖諫不妄交接有時酌曰入吾室者但有清風明月可宜飲酒謝朏為吳興太守在郡飲酒過多醒判指潘

風雅者飲者惟當明月口宜飲酒謝朏為吳興太守在郡飲酒過多醒判指潘口曰此中唯宜飲酒潘建武之朝專以長酣為事與劉璞沈昭畧交飲各至數斗腦既至郡致潘數斗酒遣曰力飲此物刃祿人事

三騎對飲謝我卿性過脫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詣遠邇酒煙停車塞候與車前三騎對飲觀之如堵我卿自若曾於省閤裸飲小遠下罰為南司所糾

酒訓高允被勅論集往世酒之敗德以為酒訓孝文覽而悅之酒之為變惑情性雖甚難曰哲人執自能鏡在官嗜

患於政也為下者慢下令也聰達之士荒于聽也柔順之倫興于諍也久而不改放恣病也豈止于病乃損于命誥亦有云其益如毫其損如刀書

曲阿劉藻為東平別駕歸侍蒙貴下省設女樂藻為東平別駕歸侍蒙貴下省設女樂悉令卻還洛水之南孝文曰與卿石頭相見藻對曰臣沐非古人度亦不留賊虜而陛下收當驅曲阿之酒歸於

才水白米井氣字記

千里酒任昉謂劉杳曰酒有千里當是虛言杳曰杜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自當遣家寶不憶此杳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那事共職云三重五品商陸條里又在昉坐有人鏤肪掐酒而作楓字昉問杳此字是否杳曰葛洪子苑作木旁若掐者掐酒不覺掐木名其汁可以為酒

以詩不成罰酒一斗飲盡顏色不盡若笑自若蕭介梁輸使成文無加點帝兩美之曰臣看之飲蕭介之文即席之美也

因授行觴陰鏗嘗與賓友飲宴見行觴者因迴酒杯以授之衆坐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飲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之亂鏗嘗為賊擒或赦之獲免鏗問之乃前所行觴者

菜畬陽魏費禕家累千金嘗著作有蒼頭善別水常令汲小艇於黃河中以竹竿挂瓶接河源水一日不過七八升經宿器中色赤如絳以釀酒名菜畬觴酒之若啜世中所絕魯以二十斛上貂換莊帝婢姐

綠觴洛陽城西張方橋即漢之夕陽亭也市西有退酤治觴二里里由之人多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阮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燄以翼貯酒暴於日中經

花下不醒不動幾之美而醉經月不醒京師朝貴出餞登高之日常燕於千千里以其遠至境內節物大異年中南青州刺史毛鴻賓森酒之設也盛饌方陳酒未舉行而賓客醉倒者已過半矣

一杯之酒能敗百年之禮一斗之酒能亂萬事之理古人所以為戒後魏孝文帝時有人進二十餘人置酒賦詩臧盾之作最為優美帝以盾為侍中大財之所都有莊劉名隆棋河流隱成芳計之

排于桑落之息故酒得其名

坊才井氣至冬春時釀其寒暄得所以井水釀酒故名

故名

盤鄉桑落酒一云廬山有桑落洲社桑落多美酒度信從潯州刺史余酒詩云潯城桑落酒甚宜菊花秋索即酒桑落時美因以為名

以九月索即桑落又語也

黑而給公明宴字論許少憨敏披讀群籍再閱于目旨涵下口上課家子容雲達宰達惟以勇自奮男女人盆成宗舒曰我此生活似勝焦先志意所棲謝其之之雙少以妻言及父母病床下君獨子之哉春秋

前劉先求肯酒美膳將其所知携榼執壺至

治觴二里里由之人多釀酒為業河東人劉白阮

釀酒季夏六月時暑赫燄以翼貯酒暴於日中經

仆共酌也湛曰我給恒榮者以其恒於孝思也論者
濟南君子矣 晉書
悦稱爭嗜酒即祖長命妻張氏事姑王氏甚謹太安
中京師榮酒張以姑老且患私為醞之為有司所糾王
氏謂曹曰告汝老病須酒在家私釀王所為也張氏曰
姑老私慈張主家事姑不知釀其罪在張主可縶其腰
不知所處乎王陸罷以狀奏高祖義而赦之 上梁傳
二兒縛繩在虛空彭城王勰曰臣始解此是冒字焉
望之金日磾與孝文帝殿會帝因舉酒曰三三橫兩兩
縱能辨者賜金鍾御史中丞李彪曰沽酒老嫗覓注
雖貴卿尚與秤同尚書右丞甄琛曰吳人浮水自云
祖即以金鍾賜彪 北史
不仰僕射李元忠雖處要任物不以物務干懷唯以琴
酒自娛大率常醉家事大小了不關心園庭羅種果蔬
親朋再詣必留連宴賞每接談揚壺遊遨里閈每言宰
無食不可使我無酒阮步兵吾師也孔少府豈欺我哉
後自中書令復求為大常卿以其有音樂而多美酒故
神武欲用為僕射文襄言其放達常醉不可委以綜閣
其子播閉之請節酒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
洞爾兵陳順者酒狂無禮酗江陵洪醉帝嚴房必吐衣中南史
不飲酒為過世間伯夷寧戮江跖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
康成飲三百盃吾不以為多狄洪醉之後有得有失
成所養之志是其得也使次公之狂是其失也吾常譬
以告南史

涸之猶水亦可以濟舟亦可以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部服不識盃鍾吾口不離瓢枸汝寧與何同日而醒哉

【縹醪】酒太宗引崔浩論事語至中夜大悅賜浩縹醪酒十斛水晶成鹽一兩曰朕味如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其味也元龍

【金巨羅】齊著作郎祖珽文字多技藝而疎率無行嘗因宴失金巨羅於珽著上得之

【受酒酤賣】鄭袤為西兗州刺史有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喜客人有禮餉者不與杯酒綸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斗酒學士】王績字無功初為六合丞以嗜酒不任事高祖武德初以前官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何樂耶答曰良醞三升差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貞觀初以疾罷復調有司將太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績求為丞部以非流不許績本學釀久而胡人皆得大官之若司馬遷所謂商人藏萬億而朝廷尚未敗者乎

【酒神】魏左相譙郡曹公能治酒有名曰醞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內貯密十年飲不欲其味即世所過王雅千日醉不醒十有詩賜公稱醞淥勝蘭生翠濤蘭生即漢武百味香酒也王雅煬帝酒名公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香酒也王雅煬帝酒名公

【酒也】晉法

【酒神】唐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兗中種之莊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師始知有其味書

【玉壺】魏左相譙郡曹公能治酒有名曰醞所未有太宗文皇帝嘗內貯密十年飲不欲其味即世所過王雅千日醉不醒十有詩賜公稱醞淥勝蘭生翠濤蘭生即漢武百味香酒也王雅煬帝酒名公年味不敗蘭生即漢武百味香酒也王雅煬帝酒名公

【酒神】唐太宗破高昌收馬乳葡萄實於兗中種之莊得其酒法上自損益造酒成凡有八色芳辛酷烈味兼醍醐既頒賜群臣京師始知有其味書

到江不滿則危側上

鳴鼉波樂 李景伯景龍中為諫議大夫中宗嘗與宰臣貴戚內宴酒酣遞唱迴波樂甚喧雜失禮次日景伯歌曰迴波爾時酒后微臣戒在筵規禮欲只合三爵君臣雜沉非宜席為之散時人稱之唐書

金牌斬遞安祿山受帝賜爵以牌示之云准勅斷酒遇事帝恐外人以酒毒之遂賜金牌下綦於臂上矣有王公召宴欲沃以巨觥祿山即以牌示之唐書

頭飲 杜安進士鄭愚劉參郭保衡王冲張道愚等十數輩李白嗜酒不拘小節然沉酣中所撰文章未嘗錯誤而與不醉之人相對談事皆不出太白所見時人號為醉聖上

歌馬懷長安自昭應驅至都門官道左村店之民當大路市酒量錢數多少飲之亦有施者與行人解之故路人號為飲馬杯上

自暖盃內庫有一酒盃青色而有紋如鼠綠其薄如紙於盃足上有綫金字名曰自暖盃上令取酒注之溫溫然有氣相次如沸焉亦奇器也引滿於前上曰卿以我為暢酴酴酒李絳字深之曰令法令不及者罰十餘州內戒內訂加此水旱無年陛下能心銷志求清時之晏渠使高枕而卧哉帝入謂左右曰絳言骨鯁真宰相也遠

如是 柳氏舊聞

使賜酴醾酒 白帖

痲欲歡甚盃浩然字浩然悵至京師欲扁諸朝會故人至劇飲歡甚或曰君與韓公有期浩然曰業已飲皇恤作醉徒云爾卒不赴

生春酒德宗即位五月甲申劍南貢生春酒本紀

醞宜春酒季波字長源波詩里閭醞宜春酒以餞句芒神祈豐年帝悅乃看令

麻姑送酒李波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今家人遠酒擣麻姑送酒鋪從之不問賢翻為雜飲書

今夜洪崖先生來有人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麻姑送酒來與君俱大喜門者曰某侍即取檻子波命倒還客

無怍色

荷盃李宗閔暑月臨此以荷為盃

銀海裴鈞大宴有裴弘泰後至均不悅弘泰曰請在坐銀器盡滿飲之隨飲以踢可乎均許之遂竭坐上小器至觥缸飲皆竭隨即實之泰一飲而盡踏其海卷迫之索馬徑去均使人圖之方其踞而坐稱所得銀器凡二百餘兩乾飼

婆羅酒順宗時靈士伊初玄召入宮飲龍膏酒黑如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戈山雖國所獻

云宋景文中歲詩云迎新送故只如此且盡燈前婆羅盃白樂天詩云三盃藍尾酒一榼腐牙錫但改婆為藍耳或云藍顏水其深三丈出人取之以為酒藍當作

琳侯白酒律云酒迷匪未坐者連飲二盃為藍尾未坐者連飲三盃為藍尾之意石枕無證

閑熱自娛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扃鑰無僕妾歲飢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自娛

老獻降階苗晉卿字元輔路州壺關人玄河北採訪使入計謁歸壺關太守迎謁更所屬令行酒酒至必立飲白謁侍老有獻降階皆拜而飲之

無兒酒裴晉公盛冬用龍腦鏤結刻小魚兒每沸酒一盞投一魚在內隨即消釋名魚兒酒

龍膏酒順宗時靈士伊初玄召入宮飲龍膏酒黑如漆飲之令人神爽此本烏戈山雖國所獻

白居易贈詩成之曰世上如今重檢身吾漸悔酒似狂人西曹舊日多持論慎莫吐他丞相捆（匡忠事）狂逋武元衡之西川大宴從事楊嗣復狂酒逼元衡大漱不飲遂以酒沐之元衡拱手不動沐訖徐起更衣終不令斂宴（乾㬎）

知縣已（一）有一客僧長慶中屆一寺呼淨人酤酒寺僧見之怒其粗暴奪甁擊其甁百碎其酒凝滯著樹如綠玉棍之不散知僧云某常持殷若經須預飲此物一盃即諷詠劉亮乃將甁就樹盛之其酒盡落器中奄然流盼斯須暴盛謝惕矣（得天含云）

鴝鵒（出十四）

大（一）記

云水裏取一罌（一）水裏取一鴝水裏取一鴝水裏取一鴝

疏賜之源中飲之無餘暑無醉客

凝露煮桂花醞

乘桂花醞

酒吃 焦遂口吃對客不出一言醉後陳酣如法射時目為酒吃 唐史拾遺

天性不飲 陸相宏出典夷陵時有士子修謁相國與之言已校五分矣蓋平生悔吝有十分不為酒困自然減半也 北夢瑣言

酒無巵 鏡 竟陵人劉虛白擢進士第嗜酒有詩云知道酣鄉無戶稅任他花卻下丹田 上

每飲益莊 朱溫初鎮蜀先主遺酒峽杵聘焉飲一斗每讌飲禮容益莊溫飲酬謂曰押衙能飲一盤器物千吼曰不敢乃簇在席器皿次第注酌吼並飲之吼僉荷雜溫克溫謂其歸館奏應頗瀉因即遣人偵之峽舂荷雜冠子秤所得酒器令下人收之 上

獵酒 五代漢書思在每當歲首必是來貺酒也命與客飲而遣之 遺世說

酒有別腸 閩主延曦與翰林學士周惟岳嘗會飲極酣因顧左右曰維岳小而能飲如許酒左右咸曰酒有別腸非可以肌體而論之延曦欣然曰果有別腸即使被執維岳下艱將取別腸而視之 五代吳

奉飲樂惟維岳最有殊量取其別腸是無可陪奉者延

銀葉為酒杯以賜飲群下銀葉即柔荑二日之謂冬瓜片又名之曰醉如泥酒既盈不復置他所惟飲盡乃可置之 自宗室臣宰而下多以拒命嘗一飲醉莫命宰相李峴市而峴方大醉臥於市中惟呼其婢春鶯而已刑者不敢殺置之他所明日視朝使召峴左右以夜來之命對之延羲都不能知乃急召復其位 上

沿檄兵部李濤小字社翁時李公昉為翰林學士月內酣兵部嘗因奏社翁晚詩云社公今日沒心情為曾治聾酒一盞慨亂玉堂將欲遍依稀延到第三廳社酒號治聾酒 賈公談錄

垂慟痛飲 常楚錫為翰林學士月內私門何以為樂常曰垂慟痛飲而已 南唐近事

駕坐楊隆演 誉飲酒校上命優人高貴卿作酒捻知訓為恭軍隆演鶉衣鼓譬為蒼鶻知訓隆演隆演愧恥泣而知訓愈辱之 五代吳世家

醉粧 後蜀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狀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人皆效之

奉使不識字陶穀使越越王田舉酒令曰白玉石碧波亭上迎仙客陶對曰口耳聖明王天子要錢塘宣和閒林檟奉使契丹國其中新為碧室云如中國之明堂伴使舉令曰白玉石天子建碧室林對曰口耳王聖人坐明堂伴使曰奉使不識字只有口耳壬即無口耳王林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斬詞寃罵之幾辱命雲麓漫抄

忠公金陵語中酒曰酒惡則知李後主詩云酒惡時拈盞喫所鄉人語也錄異記

賜酺辭酺冤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閤苛留之畏謹者甚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後為修宮使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王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入中記

屏下出金坡遺事

唐酒價真宗皇帝嘗曲宴群臣於太清樓君臣惟笑無聞忽問鄧沽尤佳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三日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二百上曰安知丁謂曰臣嘗讀杜甫詩曰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果如斗直百上大喜曰前詩可為一時之史玉壺清話

字傍令宋時有以進士為率曰金銀釵鈿鋪次一人曰綿細絹綢至其黨人意侮之會其人出令曰以字偏傍為率曰鬼魅魍魎貢父詩話

體物令楊大年于丁謂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酉則見丁云有餅如月因食則缺續青瑣高議

圭名令東坡一日會客坐客舉令欲以兩卦名證一故事一人云孟嘗門下三千客大有同人一人云光武兵渡孚沱未濟既濟一人云劉寬婢熬汙朝衣家人小畜東坡云牛僧孺父子犯罪先斬小畜後斬大畜蓋指斬公父子也雞肋集

蓮花杯有王永年娶宗女監金耀書庫嘗置酒延賓卞楊給於室出其妻間坐妻以左右手捧酒以飲卞繪謂之白玉蓮花盃後永年盜庫書下獄引卞繪受饋俱落戰東軒筆錄唐人有蓮子杯白公詩中稱之實于野酒譜天中記

王柱椀丁石鎧監花磚場一日數胡兒用綿裹一物至王王柱椀也表裏瑩徹無纖瑕製琢亦甚工胡兒云此未足為珍試注以酒頃刻即溫已而果然椀底刻安美二字詰之云得於長安古塚中劉跂學古緒言

破盞劉跂任待制言宣和時王黼宴從官于私第各出一寶器勸酒侍兒捧一物至跂任前宛若疊設餚而瀉酒錚然有聲隨酒漲起酒滿如常盃飲盡復如故名破壺盃云南方軟瑠璃也

金波流暉王母會帝于嵩山飲帝以謹神養氣金液流暉之酒又有延洪壽光之酒黃帝內傳

酒德武王見三神曰子既沉湎于酒德矣往岐必此

既返穆王東遊大騎之谷指春宵宮西王母乘翠鳳之
輦而來共玉帳高會鷹清盛琥珀之膏以為酒拾遺記
瑶琨碧酒瑶琨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
酒則味如醇酎飲一合三旬不醒但飲酎淡水隨飲而
證帝坐神明堂談酎水之氷以備洪灌酌瑶琨碧酒也
青豹之脯果則有荃陰紫梨琳園碧李仙衆與食之拾遺記
玄皇安期先生與神女會于圜丘酺玄碧之香酒劉向列仙傳
晏心如醉靈帝頗好學善鼓琴引見劉寬常令講經寬常
於坐被酒瞑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不敢醉但
任重責大憂心如醉帝嘿其言寬簡峯嗜酒不好盤遊

京師以為諺嚢坐容遺蒼頭市酒迁父大醉而還客不
堪之罵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自飲顧左右曰
此人也罵言畜產辱就甚焉故吾懼其死也後漢
歐伯焦氏易林坎之兌曰酒為歡伯除憂來樂氣子野
酒譜曰蓋其可愛無貴賤賢不肖夷夏共井而樂之
眠首楊子拒婁者劉懿公女也字恭璞貞勳達禮有四
男二女拒早七教遵閨門動有法則長子元弥當幽飲
酒自與而歸母不見十日因諾弟謝過乃數責之曰夫
飲食有節不至流湎者禮也汝乃沉荒慢而無禮自為
敗者何以師先諸弟益部耆舊傳
泉太守晉有羌人趙儁字世芳克既圍每醉中好言

天中記
酒暢張華為醉酒者三發以遺麴蘖蘖出西羌麴出北
胡胡中有指星麥四月火星出穫麥布食之蘖用水遺
三夕而麦生萌芽以平旦時鷄初鳴而用之俗人呼為
鷄鳴麦以釀酒清美色又含令人齒動若大醉不捷蕩
使人狂樂陽雜俎
飲人狂藥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
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是下飲人狂藥責人正
禮不亦乖乎指傳
客似腐鼠周顗在中朝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
無對偶有孺對從北來頗過之欣然乃出酒一石

其飲令大醉更顧醒使視客已腐而死晉書

梁京酤酒膚杓無酒禁乾元元年京師酒貴肅宗以麋食方屆乃禁京城酤酒酒期以麥熟如杓二年飢復禁酤者罪

王鎮酒西北荒中有玉鎮之酒酒泉注焉廣一丈長深二尺酒美如肉澄清如鏡上有玉尊玉匙取一尊一尊復生鳥與天同依無乾時飲此酒人不生死地理志

瓊粘酒謝玄卿遇神仙設瓊粘酒飲仙物類相感

仙人杓樓園有仙樹腰中有水謂之仙漿飲者十日醉

天中記

釀于百花之中不知與足下乾和五酸就會耳與飲地

瑞露酒田瑣郡韶携觴晚泛滿書生曰泉有瑞露之酒味甘絕比嵩女記

瓊觴許碏遍遊名山常作詩曰問死花前是醉鄉誤入瓊觴群仙相與飲手姊輕薄語向人間作酒狂

九霞觴王母九霞觴群仙相與飲手姊輕薄語向人間作酒狂

鄧縣酒衛陽縣東二十里有鄧湖周二十里深八尺湛然綠色土人取以釀酒其味醇美晉武平吳始荐鄧酒

於太廟加中牀仲聖記長沙郡記

為酒酒極甘美杜佑曰鄧北衛陽縣漢鄧地也應劭云鄧音零又云淯水出豫章鄧康縣其間鳥程源水為酒與湘東鄧湖常獻之世稱鄧縣酒酒記荊州土地

輕軒而酌淥酃賦有桂陽郴縣有綠水注于耒胃之程鄉溪即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鄧也水經

箬下酒冬時有程林鳥金二家善釀美酒縣因以名吳興箬溪溪多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土人取下箬水釀酒酒極醇美有上箬下箬惟下箬釀酒醇美

顧野王與地志長興若溪夾溪悉生箭箬南岸曰上箬北岸曰下箬二箬皆村名村人取下箬水釀酒醇美盛于雲陽俗稱若下酒者也宋子

名山謙之吳興記云上若下若村併出美酒張勰七命云酒則荊南烏程則此酒也

鄖筒酒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標名曰鄖縣蜀王杜宇所都以竹筒盛美酒號曰鄖筒酒成都記

傾春醪於筒苞以藕綠蕉信宿馨庭于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號鄖筒酒

醽醁醽作酒其旬方開香聞百步杜詩魚知兩穴由來美酒憶鄖筒不用沽李義山詩錦石有基子鄖筒當酒

盞酒器也

巴鄉清魚復有巴鄉村村人善釀故俗稱巴鄉清村側有溪中有魚其頭似羊無少骨美於餘魚水經注

宜城宜城醪楚梧清酒名也安成宜春縣出美酒謂之宜春醪酎隨歲衆上吉刺史親行計吏晉王烈名安成記

見周禮疏張華輕薄篇云蒼

梅竹葉清宜城九醞酒陸龜蒙詩渤海方澄帶宜城誰勸醽醁明將進酒云宜城

酒杯藤 酒杯藤出西域藤大如臂葉似葛花實如梧桐實堅可以酌酒自有文章暎徹可愛實大如指味如蓳蕪香美銷酒止人提酒來至庭下摘花酌酒仍以實銷酲閩人寶之不傳中土張騫出大宛得之事出張騫出關志 崔豹古今注

沈醹川 沈醹者漢鄭弘為蠶文卿齎夫行官京洛未卫宿一埭埭名沈醹於埭逢故舊友人四顧荒郊村落絕遠酤酒無處情抱不伸乃以錢投水中依口而飲飲盡酣暢皆醒大醉因更為沈醹川 上

酒樹 南海有斬遲國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瓶六七日成酒甘美史南中數日成酒甘美史西南夷有樹頭酒其樹類椶高五六丈結實大如李土人以刀斫實取汁流于罐以為酒名曰樹頭酒或不用麴惟取其汁熬為白糖其葉即貝葉寫緬書用之今緬甸軍民宣慰司也 雲南志

梨花春 杭州其俗釀酒趁梨花時熟號梨花春白樂天杭州春望詩日紅袖織綾誇柿葉青旗沽酒趁梨花 杭州物產食貨有梨花乾酒之上者 長安

梨酒 山海經櫧汁甘為漿花時熟號梨花春白樂天又有蔗及土瓜根海棗千里棗蓮荔錄云南方有女數歲積水釀酒候彼水竭蠆蠍其中蛰蟲其上候女將死水取之供客謂之大酒味絕美常居不可致也古有崑侖主有桃核兩扇每扇着仁處

約盛水五升良久水成酒味醉人更五貯水以俱其
見雜俎 阿隆部多獵虫鹿剖其肉重疊之以石壓汁汲
秘斯佛脈等國米及草子釀干肉汁之中經數日即變
成酒飲之可醒 天竺國中東坡自黃移
圖其地熱衙植椰子木為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
公 三佛齊有椰花酒椰子酒檳榔酒皆非麴蘗所釀飲
之亦醉 扶南石榻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公 椰子本出伽盧
拋青春歸詩百年未滿不得死且可勤買拋青春李太
白詩堂中三千朱顏客壺中百斛金陵春杜子美詩山
蓋竹葉春閣道雲安麹米春只志烏程酒有名竹葉春
卷四十四 十八
裴鉶傳奇亦有酒名松醪春
三臺北齊高洋毀銅雀臺築二臺或云鄴中有三臺石
因以送酒 宋之問詩 今之修酒二臺或云鄴中有三臺石
崇遊一之地樂工以促飲又云綦母三日之間歷三
臺樂府以邑語音律製此曲希其厚遇 樂府
江清碧璩 杜陵常奔游江清碧璩繞
我玉清之女比玉清宮也命酒樂宴亭中口吾有三寶
時以贈君始酌一杯其色與光華潤澈額謂金罍
璩益也 玉杯
瀛洲記 晉王訏王行瑜初令入覲辭
昭宗一見駭異之曰此子有奇表乃撫其背曰我見將

沉酒夫飲之禮不脫履而即席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宴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醑齊頹色坐皆瘁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醑不可以沉不可以湎韓詩外傳

異名酴酒母也醴一宿成也酏渾汁酒也酎三重酒也醪酒也酏肯酒也曰醽曰酸白酒也曰醑曰醴漫酒也曰醽也員之曰沽當肆曰壚釀之再亦曰酸漉酒曰醽酒之清曰醥厚曰醑相飲曰酬相強曰浮飲盡曰釂使酒曰酗酣甚亂曰嗇飲而面赤曰酡病酒曰酏主人進酒于客曰酢客酌主人曰酳獨酌而醉曰酬出錢共飲曰醵賜民共飲曰酺不醉而奴曰愛 婢集韻酒滓謂之酏母酏汁滓酒也

竹根巴州以竹根為酒注于為時珍貴也段氏成信謝趙王賜酒詩如開傅上命定是賜中尊野燒樹秉山盃捧竹根杜詩傾銀注玉驚人眼共醉終同卧竹根酒譜云蓋以竹根為飲盃也江淹

林賢物聖壹隱仙人當吟詩曰杯賢與物聖與我萬户侯

封禪書

軟脚樽玄宗幸諸楊第出有賜日錢路及還有勞曰軟脚郭子儀自同州歸代宗詔大臣就宅作軟脚局大曆紀玄宗幸楊國忠第出有飲錢還有軟脚停謂加天件

經馬傳錄

酒膽駁豕字呼閑切頟也當在山寒韻劉夢得有盃詩脆不駁趙舰有吞舡酒膽豕之句禮部韻不收唐韻亦無證出雅話

抱甕羊雅舒公月釀酒令人抱甕遠得味好林語

醉宜攻景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書醉雪宜夜消其聲也醉得意宜唱宜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女人宜謀御奏章程畏其侮也醉後人宜加臟孟加旗幟助其烈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此皆以審其宜攻其景以與憂戚也舒氏晴

麴酒凡造麴一月露一月釀酒清甚碑

南方嘉禾竦者南方之嘉禾也樹如瓜疊葉如旋花冬夏長生高丈餘葉如栟櫚而大實如丁香根如胡桃其名一曰嬰勺一曰過山龍三曰蒲萬四曰茗五曰荈六曰蔎七曰茶八曰檟九曰蜀艸十曰荼其字或從草或從木或草木並行

茶品風俗貴茶其品器益衆劒南有蒙頂石花或小方餅或散芽號為第一湖州有顧渚之紫筍東川有神泉昌明月芳荈兼黃繁福州有方山之生芽和茶作之

夔州有香山江陵有楠木湖南有衡山岳州有溫湖之含膏常州有義興之紫筍夔州有朱白睦州有鳩坑洪州有西山之白露壽州有霍山之黃芽蔪州有靈山之黃芽歙州有天柱之蕊芽

湖州進紫筍茶 國史補 建州有龍團鳳餅 止清明日造二十餘片 本草衍義 兩浙產茶日鑄會稽有日鑄嶺其地產茶歐陽修云兩浙之品日鑄第一 方輿勝覽 浙

舉鼎拜鹽古平作飲止渴除疫不睡利水道明目生南海諸山中南人極重之 本草衍義 西平縣出皐盧茗之別名葉大而澁南人以為飲 嶺表錄異

日鑄會稽有日鑄嶺其地產茶歐陽修云兩浙產茶日鑄第一 方輿勝覽 浙

茶產建州之北苑先春龍焙東川之獸目綿州之松嶺福州之柏巖雅州之露芽南康之雲居婺州之舉岩碧寶城之陽坡橫紋鏡池之仙芝福合禪合運合慶合蜀州之雀舌鳥嘴麥顆片甲蝉翼譚州之獨行靈草彭

甲者早春黃茶牙茶相把如片甲出蟬翼者北苑謂之
如荊溪所出皆散茶之最上也
舍青白鶴岳陽灘湖舊出茶謂之灘湖茶李肇所謂灘
湖之含膏也今惟白鶴僧園有千餘本一歲不過一二
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 出圖經
勝金嫩黃茶有勝金嫩黃仙芝來泉先春運合 缺文
品又有不及號者曰片茶
竹茶茶經云袁州黃家洞有竹茶葉如嫩竹土人作飲
甚甘美
杭州茶杭州寶雲山產者名寶雲茶下天竺香林洞者
名香林茶龍井茶 出圖經
白雲茶 出圖經
金地茶兩城僧金地藏所植今傳梗空筒者是大抵畑
霞雲霧之中氣常溫潤與池上者不同味自異也 九華山志
茶之別茶之別者有枳殼芽枸杞芽皆治風疾
又有皂莢芽槐芽柳芽乃上春摘其芽和茶作之故今
南人輸官茶往往雜以槐葉惟茅盧竹箬之類不可入
自餘山中草木葉皆可和合椿柿尤奇真茶性極冷
惟雅州蒙山出者溫而主疾 本草
梁山茶漢臨邛縣東北一百四十里有茶山茶園 指地
天苞丹丘出大茗服之生羽翼 天台記
真茶有白莖者出好著巴東別有真香其葉似
飲令人不眠 神農
花如梔子茶花狀如梔子其色稍白 上
明月峽 月峽在顧渚側二山相對下
流亂石雁走茶生其間尤為絕品張文規所謂明月峽
月茶始生是也又峽中有夜橋其類會公於此步月因
名宋長興令許渭重建改名許公橋
湖州合湖州茶出長城縣顧渚中與峽州光州同生
白茅嶺顧渚與義州荊南義陽者同生凤亭山伏翼澗
飛雲曲水二寺啄木嶺與壽州常州同生安吉武康二
縣山谷與金州梁州同
界橋茶袁州界橋茶其名甚著不若湖州之研膏紫笋
京之有謀 下
天目茶 出圖經
茗菜與相府景公睡食脫粟之飯炙三弋五卯茗菜而
已 晏子春秋
宋仁宗上茶惠帝家塵還洛陽黃門以乖上意 晉四王起事
賣茶翁休江統字應元愍懷太子洗馬常上疏諫云今
西園賣酷處蓋子菜茶之物敗國傷家 宋四氏家傳
阿仰真茶刘琨與兄子南兗州刺史演書云前得安州
乾薑一斤桂一斤黃芩一斤皆所須也吾體中煩悶常
仰真茶汝可置之 經
茶名仕曉字育長少時有令名自過江失志既下飲
人云此名 晉分明云向問
為茗久人有怪色乃自

採茗隋市晉元帝時有老姥每旦獨提一器茗往市
鬻之不知何人以甌貿自旦至夕其器不減所得錢散路傍孤
貧乞丐之人或異之州法曹禁之獄中至夜老姥執所鬻
茗器往獻牖中飛出（廣陵作傳）
神異記 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
遇一人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太怖自謂必死毛人靡
所執茗與二千同屠好飲茶茗以
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
以勞意欲掘去之毋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
塚三百餘年卿二子常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
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旹于庭中獲錢十萬似
又埋者但貫新耳毋怪二子慙之從是禱祠愈切（異苑）
天中記 卷四十四 四十七
大茗餘姚人盧洪入山採茗見一道士牽二青牛引洪
至暴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
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院懺之餘乞相遺也因
古今圖書集成 出神異經 苦茶輕身換
骨昔丹丘子黃山君服之（出廣州記）
就人買茶飲（搜神記）
藍飲茶果桓溫為揚州牧性儉每讌飲唯下七奠拌茶
果而已（晉書）
藏器本草陸納為吳興太守時衛將軍謝安常欲（納
兄子俶冲納無所備不敢問之乃私蓄十數人饌安
既至陳盛饌珍羞必具及安去
納杖俶四十云汝既不能光益叔父柰何穢吾素業（上
採茗入蜀（晉孝武世宣城人秦精入武昌山中採茗忽
遇一人長一丈通體毛精見之太怖自謂必死毛人靡
所執茗與二千同屠好飲茶茗以
宅中有古塚每飲輒先祀之二子患之曰古塚何知徒
以勞意欲掘去之毋苦禁而止其夜夢一人云吾止此
塚三百餘年卿二子常欲見毀賴相保護又享吾佳茗
雖潛壤朽骨豈忘翳桑之報及旹于庭中獲錢十萬似
又埋者但貫新耳毋怪二子慙之從是禱祠愈切（異苑）
天中記 卷四十四 四十七
大茗餘姚人盧洪入山採茗見一道士牽二青牛引洪
至暴布山曰吾丹丘子也聞子善具飲常思見惠山中
有大茗可以相給祈子他日有瓯犧

匈奴高祖大笑彭城王勰謂蕭曰卿不重齊魯大邦而愛邾莒小國蕭對曰卿曲所美不得不好彭城王重謂曰卿明日顧我為卿設邾莒之食亦有酪奴因此復號茗飲為酪奴時給事中劉縞慕蕭之風稟旨茗飲彭城王謂縞曰卿不慕王侯八珍好茗頭水厄海上有逐臭之夫里內有學顰之婦以卿言之即是也其彭城王家有吳奴以此言臧之後蕭衍子西豐侯蕭正德歸降時元又欲為之設茗先問姚於水厄多少正德不曉又意答曰下官生於水鄉而立身以來未遭陽侯之難元又與舉坐之客皆笑焉（伽藍記）

服茶酥媲煌人單道開不畏寒暑常服小石子藥有松蜜薑桂茯苓之氣時復飲茶蘇一二升而已（晉書）

此茗茶蓋新安王子鸞章王子尚諸皇齊道人於八公山道人設茶茗子尚未之曰此茶蓋也何言茶茗飲茗治腦脯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白尔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葉而飲之當愈服之有効由是人競採掇讀其幕云寫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僧贊文）

蛇種義興南岳寺有真珠泉稠鍚禪師常飲之清茸可口曰得此泉烹桐廬茗不啻千里矣有白蛇啣茶子墜寺前由此滋蔓茶味倍佳號曰蛇種王人重之無歲爭先餉遺官司需索無絕寺僧苦之（搜神記）

敲氷煮茗逸人王休居太白山下日與僧道異人往還

每至冬時取溪水敲其薄凝者煮建茗共賓客飲之（道書）

稅茶貞元九年春初稅茶先是諸道鹽鉄使張滂奏曰伏以去秋水災詔令減稅今之國用須有供備伏請出茶州縣及茶山外商人要署委所定三等時估每十稅一價錢充所放兩稅其明年以後所得稅外收貯若諸州遭水旱賦稅不辦以此代之詔曰可仍委張滂具處置條奏自是每年得錢四十萬貫茶之有稅自此始也（唐史）

然稅茶無虛歲豐水旱處未嘗以茶稅錢抵賠（唐史）

春後貢新太和七年正月吳蜀貢新茶皆於冬中作法為之工務茶儉不欲治其物性詔所貢新茶宜於立春後作（上）

惟茶使太和九年十月王涯榷茶以涯為榷茶使榮之有稅自涯始

惟茶不便太和九年十二月諸道鹽鉄轉運榷茶使令狐楚奏榷茶不便於民請停從之

歸茶園元和十四年歸義將獻茶園於百姓從刺史房兗讓之請

仙掌茶聞荊州玉泉寺近清溪諸山其水邊處處有茗草羅生枝葉如碧王唯玉泉真公常來而飲之年八十餘歲顏色如桃花而此茗清香滑熟異於他者所以能還童振枯扶人壽也余遊金陵見宗僧中孚示人茶數十片拳然重疊其狀如手號為仙人掌茶蓋新出

玉泉之山撫古未覩因持
有此作後之高僧大隱知
者蓮居士李白也詩
瑯琊王
宗室傳
皇孫奉節王好詩物煎茶加酥椒之類求詩於
戲云旋沫乳成碧玉池添酥散出瑠璃眼本節王即德
景陵僧有於水濱得嬰兒者育為弟子稍長
自筮遇蹇之漸繇曰鴻漸於陸羽可用為依乃姓陸氏
字鴻漸名羽羽有文學多
奏著始造煎茶法至今鬻
之問相為茶神云宜茶足
代故記
買十茶器得一鴻漸市人
光僧是陸僧弟子常諷其歌云不羨黃金壘不羨白玉
杯不羨朝入省不羨
陵宋下來又有追感陸僧
歎之羽簡方積師者嗜茶
游江淮四五載積師逸於
人善茶者以餉師一啜而
日勝師齋俾羽煎茶羽喜動顏
此茶有若漸兒所為也於是
廣川畫跋

煎茶博士御史大夫李季卿宣慰江南至臨淮或言常
伯能煎茶者李公請之伯熊煎茶畢區別指點左右
曰滴茶茗匙別指點左右
江外只召陸鴻漸鴻漸身
擺如伯熊故事公心鄙之
煎茶博士鴻漸久遊江介
茶論
陸羽
判茶品陸龜蒙字魯望
茶自判品第張又新為水
并六松江人助其好者雖
遠寄所來書茶雷筆狀鈞
天隨子茶里先生自比焉
茶四之下
名不至唐
權茶制詔何易于為益昌
在眾敢陽易于視詔書曰
摩賊毒之平命吏閣詔吏
得免寇邪封曰吾敢廢一
曹即自炙之觀察使素賢
受茶一串陸贄奉敕與張
敢不承公之賜
煮茶題王涯始變茶法奉其稅以濟用度下益困而鄭
注亦濫榷茶天斗命涯為使心知不可不敢爭李訓敢
乃又倡初民怨茶禁寖弛就誅皆群詬焉抵以毫蠟

務茶王紹遷倉部員外即其
官俸稅茶及無名錢以修貢焙代政紹由員外判務
貢焙判史唐制湖州造茶最多謂之顧渚貢焙歲造一
萬八千四百八斤焙在長城縣西北大曆五年已後始
有進奉至建中二年袁高為郡進二千六百串并詩刻
石在貢焙故鴻漸與楊祭酒書云顧渚山中紫筍茶兩
片此物但恨帝未得嘗實所冀息一片上太夫人一斤
充昆弟同歡後開成三年以貢不如法停刺史裴充
雪水滿陸羽品第水以雪水第甘云煎茶滿而止也
茶癖酒狂鄧利云陸羽茶既為癖酒亦稱狂
囊蚊茶味轉香公混閩奉天之難以夾練囊蚊茶味遠

使使夢以進
消食茶有人投舒州牧李德裕謂之曰彼到郡日天柱
峯茶可惠三數角其人獻數十斤李不受明年罷郡用
意精求獲數角投之李閱而受之曰此茶可以清酒食
毒乃命烹一甌沃于肉食之已化為水矣衆服其廣識
茶利茶災右補闕毋煚博學有著述才性不飲茶致代
茶餘序其略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磨氣侵精終
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為茶災豈為
福兆易知福遠難見煚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人咸
訛曰煎謂人曰茶須緩火炙活火煎茶約性嗜茶能自
炭火之煻者也客至不限既数乾目執持茶
器不倦曾奉使行至陝州硤石懸東愛梁水清流旬日
忘發病緣
官自治園令伏楚為監鐵轉運使先是鄭注建罷茶使
王涯又議官自治園栽茶人不便楚請廢使如舊法從
之
謀增茶税李珏字待價監鐵使王播增茶税十之五以
廿用度珏上疏謂權率本濟軍興而稅茶自貞元以來
有之方天下無事忽厚歛以傷國體一不可若為人歛
鹽粟同資若重稅之售必高其弊先及貧下二不可山
澤之產無定數程斤論稅以售多為利若價騰則市者

稀其稅幾何三不可陛下初即位詔懲聚歛今反增茶
嶺洲去厥居士餘步有古藏軒生若每茶必莫酐之嘗
憂一人謂之曰吾姓柳平生著為詩而嗜茗及死瘞室
乃子今居之側常衛子之生辭以不能柳強之曰但為
茶憩思采有莫助者厥後遂工焉又一列子終於鄭今墓
在郊數謂賢者之跡而或莫采候過井果名茶美醞撒祭於
卜賀少為洗鏡鍛鉏之業列藥瓶之祠壟以求聰惠一而思學道歷稔忽憂一人刀

翻其腹開以一卷之書置于心胷交琴焫山吟咏之意
皆其美之詞所得不由於師友也既成卷軸尚不樂於
徧賤之業真隱者之風遠近號為胡釘鉸清郴當是郴
之胡釘鉸[清郴當是郴渾也]時人謂置郵[郵置也]貯茶[楚馬殷始脩貢京師然歲貢不過所產茶名
而已乃自京師至襄唐郵復等州置郵務以賣茶其利
十倍
板茶[張詠令重陽民以茶為業公曰茶利厚官將
榷之命拔茶而置桑民以為苦其後榷茶他縣皆失業
而業陽之桑已成其為絹歲百萬匹其為政知所先後
如此也[宣什鄂]
水團[陶穀買得党太尉故妓取雪水烹團茶謂妓
曰党家應不識此妓曰彼麁人安得有此但能銷金帳
下淺斟低唱飲羊羔兒酒耳陶愧其言]
團茶[縣才翁嘗與蔡君謨鬬茶蔡茶水用惠山泉縣茶
小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卢天台竹瀝水彼人欲竹
稍屈而取之盈篚若以他水雜之則便敗[江鄰幾雜志]
[吳興]紫筍[同昌公主上每嗜其茶則有綠華紫英之
號出焉]
[建人謂閩茶為茗戰]
茗戰
[建人謂茶為茗戰]
草木仙骨[丁謂云石乳出壑嶺斷崖缺石之間蓋草木
之仙骨]
草大毒[宋崇寧後復榷茶法制日嚴私販者固已抵罪
而商賈官券清納有限道路有程緡悉不如令則被擒
斷罪或沒貨出告昏愚者往往不免其儕乃目茶籠為
天虫言傷人如虎也[升菴]

陸羽茶經不第建安之品孟諶茶事水與雪
茗貢不第浙產爾而人不知耳夫體勢洌神觀冲淡
惟茲勝絕天下惜使陸羽復起閱其金餅味其冰
腴當爽然自失（裴惺品茶錄宣和中復有白茶勝雪龍團又下矣）
使黃君謨今日則前乎此者未足詫也
建安茶品陸羽茶經裴汶茶錄述不第逸品說者俱謂二
子未嘗至閩而不知物之發也閩自有時蓋昔者山川
尚閟靈芽未露至于唐末然後北苑出焉後北苑出為之最時偽蜀
毛文錫作茶品亦第言建有紫笋而腦面乃產于福五
代之季建屬南唐歲率貢臘茶民採茶北苑初造研膏繼
造龍鳳既又製其佳者號曰京挺宋太平興國二年始
置龍鳳模遣使即北苑製龍鳳茶以別庶飲又一種茶

叢生石崖枝葉尤茂至道癸巳歲有詔造之別號石乳又一
鋌號的乳文一種號白乳此四種出而腦面斯下矣貢
宗咸平中丁謂為福建漕創造小龍團茶以進甚見
錄仁宗慶曆中蔡襄為漕始改造小龍團茶以進甚見
珍惜貢令歲貢而龍鳳遂為次矣歐陽修歸裏進小龍
團驚曰君謨士人也何至此作事神宗元豐間有貢造
茶雲龍其品又加于小團之上哲宗紹聖中又改為瑞
龍至徽宗大觀初親製茶論二十篇以白茶者自
為一種與他茶不同其條敷闡其葉蒨蒨林之間偶
然生出非人力可致正焙之有者不過四五家不滿四

五株所當止于一二鋌而已造浅焙亦有之但品格不及
於是白茶遠列第一既又製三色細茶及試新鋌時新
鋌自三色細茶出而瑞雲翔龍又下矣夫至茶絕矣
宜和庚子歲漕臣鄭可簡始創為銀絲水茶蓋將已揀
熟茶再令剔去祗取其心一縷用珍器貯清泉漬之光
瑩如銀絲然一制方寸新鋌有小龍蜿蟺其上號龍團
勝雪又廢白的石三鼎乳造化鋒二十餘色亦貢茶皆
入龍腦至是慮奪其味始不用焉蓋茶之妙至勝雪極
矣故合為首冠然猶在白茶之下者以白茶上所好也
其茶歲分十餘綱惟白茶與勝雪自驚蟄後興役浹日
累增至千元符以斤計者一萬八千今則四萬七千一
百斤有奇（貢茶錄并郡志）歐陽公詩云建安三千五百里京
師三月嘗新茶蓋御茶園自丁謂為福建漕創造小龍
十六所惟龍游窠小者張坑丁隴至小山凡四
銀絲

宋製茶品上林第一乙夜清供承平雅玩宜年冀玉為
眷銀乘延年石乳瓊林毓瑞浴雪呈祥清白可鑒風韻
甚高賜谷先春價倍南金雲葉雪英金錢玉華玉葉長
春蜀葵十金並賞政和曰太平嘉瑞紹聖曰南山應瑞
北苑貢茶錄

片茶二類凡茶有二類曰片曰散片茶蒸造實棬模中壓
串之惟建劒則既蒸而研編竹為格置焙室中最為精
楚他處不能造其名有龍鳳石乳的乳白乳頭金鋒面
頭骨次骨末骨龜骨山挺十二等以充歲貢及邦國之
用泊本路食茶餘州片茶有進寶雙勝寶山兩府出與
國軍仙芝嫩芽福閩曰生芽曰露芽岳陽
片出慶州綠英金片出袁州王津出臨江軍靈川福川
先春早春華英來泉勝金出歙州獨行雲草綠芽片金
金茗出潭州大拓枕出江陵大小巴陵開勝開捲小捲
生黃銅毛出岳州雙上綠牙大小方出岳辰澧州東首

淺山薄側出光州總二十六名其中浙及宣江鳥州止
以上中下或第一至第五為號散茶有太湖龍溪次第
末號出淮南岳麓章子楊樹兩浦兩復出荊湖清日出
歸州茗子出江南總十千卷文獻通考
京挺十餘品江左近日有蠟面之號李氏別命取其乳
作片或號曰京挺的私焉骨子二十餘品名乳蠟面龍
鳳茶等又有研膏茶即龍品也
顧渚陽羨浙西湖州為上常州次之湖州出長城顧渚
山中常州出義興君上騎龍岩下唐重修茶舍記
貢茶御史大夫李栖筠與郡曰陸羽以為冠於他境栖
筠始進故事湖州紫筍以清明日到先薦宗廟後人物

宣茶家創生額潛在湖常開當茶時雨那太守畢至為
盛集見蔡寬夫詩話玉川子謝孟諫議寄新茶有手閱
月團三百片又云天子須嘗陽羨茶則孟所寄乃陽羨
茶也疑
經金茶之品莫貴於龍鳳團凡八餅重一斤慶曆問蔡
君謨為福建運使始造小片龍茶其品絕精謂之小龍
團凡二十餅餘重一斤其價值金二兩然金可有而茶
不可得每因南郊致齋中書樞密院各賜一餅四人分
之宮人往往縷金其上其貴重如此
珠璣凡點茶置諸盞令沫餑均沫餑湯之華也華之薄
者曰沫厚者曰餑細輕者曰花
天中記 卷四十四 二
南中傳異七誨云蒲萄宛柰齊柿燕栗峘陽黃梨巫山
木橘南中茶子西椒石蜜
霜華弘君舉飲檄寒温既畢便下霜華之茗三爵而終
應下諸蔗木瓜元李楊梅五味橄欖熊豹熊白各一杯
茶之分茶千顆萬蕾累而言之有如胡人鞾者蹙縮然
蜂午腰者麾嶕然浮雲出山岑輪菌然輕飈拂水者漫
漫然此茶之精好者也有竹籜者枝幹堅實類于燕鵲
故其形籠綰焉如霜兔者蜀之名產業凋沮易其狀貌故其形
羹糜然此茶之瘠老者也自采至于封七經自胡鞾至
于籠綰八等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穀

百穀總名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說文

五穀五穀者萬民之命國之重寶東方多麥稻西方多麻北方多菽中央多黍五土之宜各有高下高而陽者多而平而陰者多而下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勝元氣勝元氣其人肥而不壽養性之術常使穀氣勝元氣勝欲知五穀但視古木釋其木盛者來年宜種之釋名五穀之先少則病不生矣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溉種之總名穀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疏果之實助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

各也陽泉牧理論

九穀周禮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鄭司農注麻黍稷麥菽三穀五穀九穀鄭司農注稻黍稷粱麥菽三穀五穀九穀鄭司農注稻黍稷粱麥菽三穀五穀九穀鄭司農注稻黍稷粱

大熱之以火乾五穀之類出自山東齊地以作
異以往曰禹秦晉之
穀忌小豆忌狐稻麻
麥忌子兒勝之書
曰瑕方言
麥忌丁寧禾忌丑稼忌未小麥忌戌大
穀炎帝大庭氏下為地皇作耒耜播百穀曰神農凡今
昔者神農之治天下也井兩時降五穀蕃植春生夏
長秋收冬藏月省時考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於明堂
主

黃帝考定星曆建五行民神易業敬而不黷故神
降之嘉穀生史記黃帝藝五穀史
殖五穀厲山氏之子能殖五穀故祀以為稷祭祀說
天中記卷四十五 三

播百穀蚩曰棄黎民阻飢汝后稷播時百穀典
中山有穀魏王問子慎曰寡人聞昔上天神異后稷而
為之下嘉穀周以逃興往中山之地無故有穀非人所
為云天而之反以七國何咎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
聞其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大能教民善種穀以利天
下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其義一也若中山之穀妖
怪之事非所謂天祥也子慎也孔叢子

自然穀扶海洲上有草高丈餘葉如蓬麥實如
七月稔熟民收穫畢冬乃乾名曰茆其實食之如大麥之
粳穀牛乃耕農之本百姓所仰為用最大國家之為強
弱也建武之初軍役亟動牛亦損耗農業頗廢米石萬
錢天愛斯民扶助聖主事有徵應於是旅穀踊貴野蔽

粟穀不生齊桓公欲封禪管仲曰今鳳凰麒麟不

穀建武三十一年陳留兩穀敵地視穀形者樂
此兵伏地生穀也喪狄不食穀生於草野成熟委
遭疾風與之俱飛風衰穀集中國中國見之謂天雨
也論衡
穀收建武物穀食若菜禮夫妻共蔬食若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
出北還孝夫妻共蔬食若菜禮夫妻來輒獨飴之積久
禮心疑怪後伺禮見亦不復肯出兄弟怡怡鄉里歸德
東觀漢記
殖財貴施馬援在河西有穀數萬斛乃嘆曰凡殖財者
貴以施也否則守錢虜耳後漢書
馬當與穀永平十五年上始欲征匈奴與實固等議以
兵調度皆以為塞外草美可不須穀馬案軍出塞無穀
馬故事馬防言當與穀上曰何以言之防對曰宜帝時
五將出征案其奏言匈奴候騎得漢馬矢見其中有粟
知漢兵出以故引去以是言之馬當與穀上書其用意
微緻即下調馬穀防遂見親也上
黃金易穀赤眉亂後關中大飢黃金一斤易五升穀東觀
漢記
築塲積穀董卓築塢於郿高厚七尺號曰萬歲塲積穀
為三十年儲自云事成雄據天下不成守此足以
後漢書

雨五穀其相王時金陵雨五穀千貧民家富民家則不
雨通典
埋穀與賊殷穆字伯起遭世喪亂埋穀數百石後認為
賊所執掠見責具以穀告之賊猶其未實欲刃焉認
乃哭曰卿行劫害當知人心豈有出財還自殺耶賊知
其誠遂免殷氏世傳
穀不干解表譚以王循為別駕太祖破鄴籍沒甯配等
家財物貲以萬數破南皮閔幡家穀不滿千斛魏志
惜死厭衆太祖嘗賦廩穀不足私謂主者如何主者曰
可以小斛以足之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
借汝一死厭衆乃徇曰小斛盜官穀即斬之魏書
穀帛司命高堂隆諫除賜穀帛人千
為之司命若令有廢是奪其命晉志
飢出穀賑饑攸為吳郡太守吳人飢
賑之後劾攸曰善不可為也吳書
別駕送絹羊祜周行賊境七百餘里往返四十餘日割
賊穀以為軍粮皆計頃畝送絹還直使如穀價劉寶傳
見人搶穀琅琊諸葛氏兄弟二人寓居晉陵家甚貧耗
常假乞日給穀在困中計日用米應盡而早以空簍始
若謂是家中相竊盜復封檢題識而耗如初後有客從
遠來暗夕至巷口扣數人搶穀出門客借問諸子在否
答云悉在客進內言語之後因問鄉何得大穀主人

云告乞少穀欲充口云何復得糴之客云我向來逢見數人擔穀從門出若不糴者為何事主人兄弟相視自疑怪試入看封題儼然如故試開囷量視即無十許斛知前後所失非人為之 山堂肆考 錄

天寶涼州張駿時天雨五穀殖之悉生因名為天麥 異苑

不登陳君寶遷荊州刺史徙鄧州明年四方霜潦獨君寶所治有年儲倉充羨蒲虞二州民就食其境太宗下詔勞之曰去年關內六州穀不登賴粮少令祈民房遂食閉刺史與百姓識朕此懷務相安養還有麤粮出布帛贍遠行者知此水旱常數更相拯贍禮讓興行海內之人皆為兄弟變澆薄之風朕顧何憂已

踊貴盧坦江淮早穀踊貴或請抑其價坦曰所部地狹穀來它州若直賤穀不至矣不如任之既而商以米塗至

積穀翁常善治生初除廣州宣宗垂誡貪泉寅奏曰江淮江陵庄積穀尚七千堆囷無所貸宣宗曰此所謂積穀翁

始築常平倉常宙永州刺史州貧商轉餉艱險每飢人輒發死宙始築常平倉收穀羨餘以待之

旱虐穀者所以阜俗康時聚人守位者也下至十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藏苟凶穰以之貴賤失度雖封丞相而猶困侯大農而謂何 杜預 穀者百姓之本百役皆出上

司和女粟皴歌 女粟天帝之女 和春陽喜粟皴歌也 司時以司天和以歲 淮南天文

餓筐兩穀漢宣帝時江淮饑饉人相食天兩穀三日尋而青黑味若大者如米豆赤黃味如麥下三日生根葉狀如大豆初生時 博物志

魏地秦亡穀二千頃 述異記

兩穀如麥孝元竟寧元年南陽山都兩穀小者如麥乘天麥張駿九年兩五稼穀千武威敦煌種之皆生因名

天麥 春秋前京錄

能撫賜穀常珍遷顯武將軍鄜州刺史在州有聲績朝廷嘉之遷龍驤將軍賜驛騎二疋帛五十五疋穀三百斛珍乃召集州內孤貧者謂之曰天子以我能綏撫卿故賜以穀帛吾何敢獨富遂以所賜悉分與之 後書

有穀貸人盧義德寬和畏順不妄交款情性儉素不營財利少時尚州頻遭水旱先有穀萬石穀貸人義熙以年穀不熟乃燔其契州閭悅其恩德雖居顯位每至困乏麥飯蔬食忻然甘之 史

射鳥口穀後梁有何山者其射之妙人莫能及有鳥巢於庭樹蕭謦惡之謂山曰射中者賜一車穀其鳥鴟並於枝上山曰脫一箭中兩請賜兩車臣無車牛願官為送謦許之於是山射中其兩項謦甚欣悅即令載穀送

穀之精長壽二年元日大雪其夜質明而晴上謂侍臣曰俗云元日有雪百穀豐未知此語有何故實文昌右丞姚璹對曰汜勝書云雪是五穀之精以其汁和鍾乳上曰朕臨御萬方心存百姓如得年登歲稔此即可為大瑞雖獲麟鳳亦何用焉唐書

夢穀五穀為財飲食物夢見穀得財吉五穀入家家當盛

一年三熟淮陽郡西北接秦陽縣有溫泉其下流百里恒資以溉灌常十二月一日種至明年三月新穀便登

永田記

重種一年三熟

農田記

刀耕得穀學不勤則不知道耕不力則不得穀世要論

穀所審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早生而晚殺五穀之所

晉熟也管子

八穀星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

星明俱熟晉書

俱一京房五星占曰五穀俱傷何君無德也

兩穀歲熟京房易逆利曰天兩穀歲大熟

五行木勝土土勝水水勝火火勝金金勝木故春生秋殺夏生冬死秦冬生仲夏死

諸琴都廣之野百穀自生播琴傳

錢不能買晉平王休素無才梁孫自用大叫之世年
尚少未得自專至是貪歪好財色在荊州衆劾所名多
嘗財貨以短錢一百調良田登就求白米一斛米粒皆
令徹白若有破折者悉加簡不受民間羅此米貴賤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缺
百至時又不受未詳米貴賤凡諸求利皆悉如此缺
弘穀助賑孫齊耕晉陵人也元嘉二十一年大旱人飢
耕者絲印紙去職絨歸去來今遂其志晉史陶
飢經宿浩角撰食經序曰余備位台鉉與泰大謀嘗獲
豐孕年華蓋澤質累巨萬衣則重錦食必采肉遠惟平
生思季路負米之時可復得乎故序遺文垂示來世魏
天白記
善者而用之魏牧陽休之祖孝徵等不過得一二首惟
慮思道獨有八篇故時人稱為八米盧卿北史
大人米西域王舍城有大人米粳米也大如烏
百飯香百步惟此國有至及知法者預焉玄奘傳續
聚桂烏節楊州土貢糵米烏餅米地里志
客米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紫米類千歲勝炊之一升
得飯一斗食之令人髭髮黑顏色不老久則後天而
死牡陽編
將米往饋張寓福為泗州刺史魏州飢父子相賣觸死
者接道寓福曰魏州吾鄉里也安可不救令其兄子將
來百車往饋之又使人於米口求魏人自賣者給車牛

…之月天子以…
…陽城常約其二弟云吾所得月俸…
…宜…月食米…富幾何買…菜鹽…米北用…
之…以…酒…
…留…未常有所…
…盛…而…以米易…
…以…
…
…

有急也且華父一歲之
麥於魯不加強衰之不
民有自取之心其殆然
數世不息季孫開之嘆
地若可入吾豈忍見宓
千哉家語
虛感宮室毀壞生禾黍箕子傷
之欲哭則不可欲泣為其
漸漸其子朝周過故殷
近婦人乃作麥秀之詩以歌
詠之其詩曰麥秀漸漸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與我
好兮所謂狡童者紂也
史記
上二千斛鄧禹平三輔
粮乏王弇上麥二千斛禹高其
節義表丹領左馮栩來
後漢列傳
死人誦讀晝夜不絕妻嘗之田
漂麥高鳳字文通南陽
讀鳳受笇誦經書時天大雷暴
曝麥於地以笇授鳳令
天中記 卷四十五
雨流麥鳳留意在經忽
不視麥麥隨水漂去上
與奴種麥第五倫免歸田
躬與奴共發株轑田種麥上
有麥數斛童宜為洛陽令
卒官詔遣使視唯見布被覆
屍妻子對哭有大麥數斛
後漢列傳上
兩歧張堪為漁陽太守勤民耕種以致殷富百姓歌曰
桑無附枝麥穗兩岐張君為政樂不可支上
鹽麥數斛羊續為南陽太
守妻與子秘俱往郡舍縫閉
門不納妻自懈秘行其嶮
後漢列傳上
資藏唯布衾與鹽麥數斛上
青青柏帝時童謠曰小麥青青大麥枯誰當穫者二
姑夫何在西擊胡上
捃麥勇兒龍丹字史舉
外黃人使兒捃麥得五斛卻人

君母遣之以一斛噉光莫道丹後知即令并送六斛皆
麥已雖遂誓不取上
蝗蟲不食高順字孝甫敦厚少華子式至孝蝗為災
不食式麥
後漢列傳
母病盜麥孔文舉為北海相有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
貧隣舍有麥而進之文舉聞特償之秦
馬救麥中太祖行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
皆下馬持麥以相待太祖馬騰入麥中太祖口孤為軍
師不可殺請自刑因按劍欲以刀地
停食作則孫恪常饗蜀使費禕禕停食翌索筆作麥賦
恪亦請筆作磨賦咸稱善
蜀書諸葛恪
別傳
天中記 卷四十五
密為刈麥王衆字偉元諸生有容為督刈麥者衆遂弃
之於是莫敢復佐王隱
晉書
淳麥以待杓符健問桓
溫之來伐也晉陽載化生白
掠無所得軍人大飢
晉紀
收麥求價李岳字祖仁官至中散大夫嘗為門客所說
舉錢營生廣收大麥載赴晉陽候其糶
明之日其車方達又從
晉陽載化生向鄴城路逢太兩
並化為泥息利既少乃
玉貧狙當世人士莫不笑之三
與暴
與隣里共佚景亂時吳
飢餒乃白諸兄曰今人
明徵有人麥三千餘斛布隴
不圖乏粟何不與隣里共此之

是計口平分同其豐儉群盜聞而避焉賴以存者甚衆

麥豐滿地大象未有強弱師以無底囊歷長安市告乞市以米麥與之陽即漏地人或問其故練曰但令諸人見盛空耳及明初遷都龍首山長安遂空矣 後周書

窩陵畦窒張文詡隱居常有人夜中竊刈其麥者見而避之密問感悟棄麥而遁文詡終不言因令持去經數年盜者向鄉人論之始為遠近所悉隣家築墻心有不直文詡因毀墻堵以塵之 後漢書

先熟殊色開元十三年河南府壽安縣人劉懷家有大麥六畝先熟與衆麥殊色其中有兩岐三岐四岐六岐者 天中記 八 續博物志

打麥打麰元和九年六月三日宰臣武元衡為盜所害先是長安謠曰打麥打麰三三三三三而旋其神曰舜了也解者謂打麥者盜時也麰打者盜謂閭中宴聚也

三三三謂六月三日也 搜神記

散麥於空西安國每十月令巫者舞者詣山中散糜麥於空大呪呼烏俄而烏如鴉飛入巫者之懷因訓廣而視之每有一穀來歲必登若有霜雪必有災異其俗信之名為巫卜焉 上

麥得時之麥稠長而赤色稱之重食之致香頸黑二七以為行而服澤穗而以息使人飢澤且有力如此者不蚼蛆先時者暑而未至卵動蚼蛆而多疾其淡黃而節後時者節節而穗碁 齊民要術

延精麥延精麥言延壽益氣有昆和麥調暢六腑有輕心麥食者體輕有澤和麥麩以釀酒一醉累月食之凌冬不寒有含露麥糵中有露甘如飴 搜神記

五土所宜東方多麥南方多稻西方多黍北方多菽中央多禾五土之所宜也 說文 計然

異麥膚小麥其實大夢似大麥形有二縫稅麥似大麥出涼州旋麥三月種八月熟出西方赤麥赤而肥出鄭縣南半夏小麥有黑黃麥有大麥有黑黃麥 廣志

天中記 八 齊民要術 日為臘則麥熟 西域傳

天竺天竺以十一月六日為冬至則麥秀十二月十六日三日寧臣武元衡為盜所害也解者謂打麥者盜時也麰打者盜謂閭中宴聚也

歸麰乃覺非麥 上

剛木近世有丑夫王功剛木為麥入市糴之糴者無處歸麰乃覺非麥 上

陝縣麥之為蛺蝶由千濕也介則萬物之變皆有也農夫止麥之化者匿之以反聖人理萬物之化者齊之以通 莊子

舍神麥神名舍神姓胥 春秋說題辭

虛星秋昏虛星中可以種麥 尚書大傳

菜麥豆墳宜黍麥 氾勝之書

猶時於麥獨孤及上疏陳政曰民不敢訴於有司有司

不敢開陛下茹毒飲痛窮而無告今其心腦頭痛特於麥麥不登則易子獄掠宿麥以秋種夏麥不成長也臣恐霜雪損稼夏麥不登無所收入也

王方慶疏

自明以觀其成太子瑛元宗種麥楚中境諸王侍同帝曰老將事宗廟故親之亦欲若等知稼穡之艱因分賜使臣曰春秋無麥禾古所甚重比詔使者閱田畝所對不以實故朕自將以觀其成

唐紀二十九

肅宗元和八年大軫國貢碧麥形大於中華之麥粒表裏皆碧香氣如粳米食之體輕久可以禦風

唐杜陽編

金麥同昌公主出降賜金麥銀米共數斛此皆條枝國獻

敎種常丹為容州刺史敎種菜麥一曰蘆其稼有小麥青麥蕎麥蕎麥

白麥五代田鶴地宜白麥青麥麥

進瑞麥五代梁果州節度使友諒進瑞麥一莖三穗太祖怒曰宋州大水何用此為

九穗太康十五年嘉麥生扶風郿一莖四穗收實三倍

晉起居注永嘉元年嘉麥一莖九穗生姑臧前涼錄

五禽麥實有孚甲屬木麥秀舒散屬火麻實有文理屬

金叔實黍甲堅合屬水稷五穀之長屬土

鄭注月令

稻

嘉穀宗廟之禮稻曰嘉蔬曲禮

陰精稻之為言藉也稻冬含水盛其德也故稻太陰精含水漸泑乃能化也江芈多稻固其宜也春秋說題辭

飯美稻稌也穫紫蛙不黏者也糠稻不黏者也耗稻屬也說文注伊尹曰飯之美者玄山之禾南海之秅呂氏令本作秬注黑黍也

兩稻憂禹時天雨稻古詩云安得天雨稻飼我天下民

天中記

不擇種越敗吳王孫雄請和范蠡不聽雄曰子覓于先人有言無助天為雷助天為雷者不祥今吾稻蠶不遂種子將助天為雷不忍其不祥乎

越絕書

生稻越王勾踐復興師伐吳王吳收盡馳夜走三日三夕腹餒口饑顧得生稻而食之頓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僮僮曰吳越春秋

斥鹵生稻史起為鄴令以漳水灌鄴田鄴民大悉歌謠曰西門豹為政不用鬼巫為史起決漳水灌鄴旁終古舄鹵生稻史起不敢出而避之王乃使他人遂為之水已行民大得其利相與歌之曰鄴有聖令時為史公決漳水

用矣呂覽

爲稻下火遂果周欲爲稻二周不下長東周患之蘇子使
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
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
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不復奪之若是則
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戰國策

稻柏責租劉啟拜廬江都尉歲餘遷旱行縣人持稻諸
枯吏強責租啟應曰大守事也欲枯稻至太守所酒啟
行人語太守大守曰無有啟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
事也啟恕叱太守曰虱何敢爾也東觀漢記

蝗禹隙陂鄧晨爲汝南大守興鴻隙陂數千頃田多墾
章化稻歲殼五鳳元年丈益十五頃後漢書

湖北民認鍾雖牧宇子升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
田百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
之本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召繫獄欲絕以法牧請之長
曰君自義士候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邵界緣
君意願來署住今以少稻殺此民何必復番吳志

野稻自生黃龍三年由卷縣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七
溉法溉稻村預修郡信臣遺跡激用淯淯諸水以浸稻
田萬餘頃分遍列右使有定分公私同衆厥賴之號曰
杜父檣北道晉書

稻折入笛惠帝征成都王狼狽北還三指折閣閻入笛
笛中類侍御秘絕以身捍之上

爲稻下火遂果周欲爲稻二周不下長東周患之蘇子使西周之君曰君之謀過矣今不下水所以富東周也今其民皆種麥無他種矣君若欲害之不若一爲下水以病其所種下水東周必復種稻種稻不復奪之若是則東周之民可令一仰西周而受命於君矣戰國策

稻柏責租劉啟拜廬江都尉歲餘遷旱行縣人持稻諸枯吏強責租啟應曰大守事也欲枯稻至太守所酒啟行人語太守大守曰無有啟以枯稻示之太守曰都尉事也啟恕叱太守曰虱何敢爾也東觀漢記

蝗禹隙陂鄧晨爲汝南大守興鴻隙陂數千頃田多墾章化稻歲殼五鳳元年丈益十五頃後漢書

湖北民認鍾雖牧宇子升會稽山陰人少居永興自墾田百二十餘畝臨熟而縣民認之牧曰本自田荒故墾之本遂以稻與縣民縣長召繫獄欲絕以法牧請之長曰君自義士候爲民主當以法率下牧曰此是邵界緣君意願來署住今以少稻殺此民何必復番吳志

野稻自生黃龍三年由卷縣野稻自生改爲禾興縣七
溉法溉稻村預修郡信臣遺跡激用淯淯諸水以浸稻
田萬餘頃分遍列右使有定分公私同衆厥賴之號曰
杜父檣北道晉書

稻折入笛惠帝征成都王狼狽北還三指折閣閻入笛
笛中類侍御秘絕以身捍之上

認稻惡與郭翻字長翔武昌陸士也不交世事唯以溉
釣射獵爲娛資無業欲墾荒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
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稻
還翻翻遂不受上

穀中之美表甫嘗詣何曾自言能煞劇縣曾曰惟欲宰
縣不爲台閣職何也甫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譬綿中之
好莫過錦錦不可以爲稻穀中之美莫過稻稻不可以
爲糜是以聖王使人必先以器苟非周材何能悉長黃
霸馳名於州郡而息譽於京邑廷尉之材不爲三公自
昔然也最善之除松滋令上

鸛雀食稻穎歡好學年六七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雀歡
作黃雀賦而歸雀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文乃止
割稻甚快范雲嘗從文惠太子宴東田觀稻文惠顧
謂雲曰割此甚快雲曰最睹老農務亦共勤勞願陛下知
稼穡之艱難無徇一朝之宴逸也文惠改容謝之齊
小兒偷稻孔琇之有吏能作漆燭偷割隣家稻一束琇之付獄案罪或諫之琇之曰十歲
便爲盜長大何所不爲遂申當震肅
沙門乞稻鄧元起嘗至其西沮田舍有沙門造之乞元
起有稻幾二千斛悉以施之時人稱其有大度
衣冠偷割陳伯之濟淦雖陵人也年十三四好偷人衣
冠帶刺刀候淦里稻熟輒偷割之嘗竊田主所見呵之

曰楚子冀動伯之曰君稻幸多取一擔何晉田主嶋銳之固援刀而進曰楚子定何如田主皆反走徐擔稻而歸七

開稽破麻孝昭建中平州刺史秘曄建議開幽州舊陂長城左右營屯歲收稻粟數十萬石北境以得

周蹟晤書

稽生再熟開元十九年揚州奏稽生稻二百一十五頃再熟稻一千八百頃其粒與常稻無異唐

元陽盛夏苦屨立稻田中須臾者退而後就舍故其田歲無不稔軍中足食七

天中記 卷四十五

稻收豐衍郭元振為涼州都督遣芦州刺史李漢通闢屯田盡水陸之利稻收豐衍二十三

野稻水穀滄州乾符本魯城乾符元年生野稻水穀十餘頃燕魏飢民就食之唐地理志

稻粒寫註都會間有運大筆如椽或於稻粒上寫七言詩一絕歷歷可愛比喻言

不識稻苗晉簡文見田中稻苗不識問人是何草左右咸以笑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學有得其末不失其本

咎曰是稻簡文歸三日不出云學有得其末不失其本

怒人持稻陶侃見人持一把未熟稻問何用曰行道所見輒取之侃怒其戲賊人稻鞭之

共粳米燋然干今猶在若服一粒永無瘴患波國人民
須以為藥（名醫別錄）
秔稻秔稻秔稻也稻亦秔之總名也道家方藥有用稻米
稅米此則是兩物也稻米粒白如霜味苦主温服之令
人多瘦無肥膚秔米味甘主利臟長肌膚好顏色（養生要集）
五里聞香江表唯長沙名有好米何時比新城粳稻也
上風炊之五里聞香（觀文帝與朝臣書）
盜粳養父安同遼東胡人也太宗時同與長孫嵩並理
人訟世祖即位除青冀二州刺史同長子呂典太倉事
盜官粳米數石以養同杖惡奏求戮居自劾不能訓子
請罪太宗嘉而赦遂詔長給同粳米（魏書）

毋欲粳米徐孝克所生毋憙欲粳米為粥不能常辦毋
後亡孝克遂常啖麥有遺粳米者孝克對而悲泣終身
不復食焉（陳書）
和靈稻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朝明之國來貢其
方物言其鄉在扶桑之東見日出於西方其國昏昏常
暗宜種百穀名曰融澤方三千里五穀皆良食之後天而死有淡日之稻種之十旬而有壽有
明清稻食者延年有清腸稻食一粒歷年不飢有和靈
稻言寒者食之則温熱者食之則體冷蓋多白（拾遺記）
稻孫稻已割而復抽曰稻孫
湍瀨今稻生於水而不能生於湍瀨之流（淮南）

得時得時之稻大本而蔓葉格稠頴穗如馬尾大粒
無芒粳米而薄糠舂之易而食之香如此者不益生時
者大本而蔓葉格對短稠短穗多粃厚糠舂米多芒後
時者纖莖而不滋厚糠（氾勝之書）
而死（呂氏春秋）
九日為稻（齊民要術）
舊種稻熟常用九月九日為稻（徐整三禮義宗記）
里思雜俎鄧都稻名重思其米如石舂子粒稍大米好
美亦以上獻仙宮杜瓊作重思賦口霏霏舂碧矣重
思氣交枝嘉穀應時
古城稻大中祥符五年遣使福建取占城禾分給江淮
兩浙漕并出種法令擇民田之高者分給種之（國朝會要）
天中記
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粳土人
謂之占城稻云始自占城國有此種真宗聞其耐旱遣
以珍寶求其種始植于後苑後分布民間（蘇軾詩集）

黍

鄉合祭宗廟之禮黍曰鄉合（續漢志）
大暑而種秬黑黍也一稃米所以釀鬯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孔子曰黍可以為酒（禮記）
次欲疏於禾（北堂書鈔）
黍神黍神名倗俊姓蘭郝（春秋佐助期）

扶老精移火轉生黍夏出秋改黍者縮也故其字
入米為黍酒以扶老（春秋繁露說）
獻玉（宋本冊府元龜作獻白玉）貢今本作租誤
貢黍（郡志山海經）
郡黍管仲說桓公曰古者封禪鄗上之黍所以為盛（史記）
閔周黍離閔宗周也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
心搖搖（詩經）
齊燕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曰若不禮焉則
請殺之諺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蕪
稷不為慢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聽（國語）
黍禹黍成王八年雨黍（紀年書）
天中記 卷四十五
印君也若黍苗之卬陰雨也若君實庇蔭膏澤之使能
成嘉穀薦在宗廟君之力也（上）
五穀之長孔子侍坐於哀公賜之桃與黍焉哀公曰請
食孔子先食黍而後食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公曰黍者
所以雪桃非為食之也孔子對曰丘知之矣然夫黍者
五穀之長郊禮宗廟以為上盛菓蓏有六而桃為下祭
祀不用不登郊廟丘聞之君子以賤雪貴不聞以貴雪
賤今以五穀之長雪菓之下者是從上雪下臣以為妨
於教若於義故不敢公曰善（說苑）
徵黍歸昭侯之時黍種貴甚昭侯令人殺廣高市粟
窮黍種糴之（韓非子）

黍起燕（列子周穆王）
欲攻之不去則甚害田者去之則不足以徵甲兵於
乃倚一車轅於九門之外而令之曰有能徙此南門之
外者賜之上田上宅人莫之徙也及有徙之者還賜之
如令俄又置一石赤黍（今本作菽東門之外而令之曰有此
徙北於西門之外者賜之如初人爭徙之乃下令大夫
曰明日且攻亭有能先登者仕之國大夫賜之上田宅
人爭趨之於是攻亭一朝而拔之（韓非子）
天雨黍惠成王八年雨黍（紀年書）
入認不計承宮遭天下喪亂遂將諸生避地漢中後與
妻子上蒙陰山肆力耕種其黍將熟人有認之者宮不
（北堂書鈔）
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後漢書）
博黍美戲十月朝黃祖在艦衛舟上會設黍臛祖得以美戲其輕慢如此（世說）
少在坐黍臛至先自飽食舉搏以與計推之而去由是顯名（後漢書）
食黍劉聰時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准率部人收而
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蝗去豆平陽
飢甚（晉書）
復黍歌符堅讌群臣于（晉書）
酒因為酒德之歌曰（晉書）黍酒秦採麥東齊春封夏養糞
心迷（崔鴻十六國春秋前秦錄）
盜刈黍壁李士謙隱居有牛犯其田者士謙舉置（宋處
飼之過於本主望見盜刈其牛黍者默避之其家（一熙

士謨財論之曰窮困所致義無相責遽令拉
[小注]李氏示儆豪盛毋至春秋二社必高會極歡無不沉醉誼亂皆乘李士謨新
群從曰孔子稱黍為五穀之長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所盛饌盈而先為設黍謂
人所尚容可處乎少長肅然不敢驰隋退而相謂曰既
見君子方覺吾徒之不德也士謨聞而自責曰何乃為
人所逼頓至於此上
[小注]司農獻穀憲宗以中和節令文武百辟進農書獻穀種粒及是百寮始進兆人本業三卷司農獻黍黍一斗
[小注]得時得時之黍老莖而繳下穗七以長播米而粟春
[小注]天中記
之易而食之不噪而香如此者不餉先時者大本而華莖穀而不逐秉其後時者小垂而麻長短穗而厚
[小注]齊民要術
瀦小米令而不香
[小注]本草綱目
擣黍今以百金與擣黍以示兒子兒子必取擣黍也以
和氏之璧與百金以示鄙人鄙人必取百金矣上
[小注]淮南子
渭水渭水多力而宜黍
[小注]爾雅
汶陽之美者南海之稻
[小注]禮記
上時四月可種黍謂之上時
[小注]齊民要術
兩黍宣帝元康四年長安兩黑黍黍如米和帝元宵元
年黑黍穗一禾二實或三四實生任城界黍二斛一
以薦宗廟
[小注]崔豹古今注
天問黍稷
[小注]楚辭
種黍多於地節三年種爵黍其後七年多蛇
[小注]漢書
演紀黍有黍領之名又有馴皮黍又曰牛黍南屋黍成
赤黍馬革大黑黍或云秬黍有温屯黄黍
[小注]博物志
黍曰：十月一日黍臘俗謂之黍之歲首未詳黍曜之義
今此人此日設麻黄豆飯當為其始熟嘗新耳
[小注]淮南子
[小注]荆楚歲時記
[小注]風俗通
[小注]本草綱目
[小注]周禮
[小注]禮記
[小注]爾雅
[小注]說文
[小注]廣雅
[小注]春秋
[小注]左傳
[小注]孟子
[小注]本草
[小注]山海經
[小注]博物志

五穀之長稷者五穀之長以其中央之穀月令中央土
食稷與牛五行土為尊故五穀稷為長雅
明堂曲禮曰凡祭宗廟稷曰明粢而言粢盛者本之故諸穀周皆有
祭祀之號稷曰明粢而言粢盛者本之故諸穀周皆有
粢名小宗伯所謂辨六齍之名物與其用是也
周棄西南黑水之間有都廣之野后稷葬焉有膏菽
膏稻膏黍膏稷百穀自生山海經
陽山之穄稷又名為穄呂氏春秋曰飯之美者有陽山
之穄高誘曰關西謂之穄關東謂之糜穄或謂之糜說文糜穄也廣
雅曰糜穄也

粢之黃者穄稷以黍而大可食月令章句稷秋種夏熟歷
四月熟破械稷逼麥稷此二者以四月熟
益志稷米甘而無毒益志氣補不足
太官稷為太官
他本更定好稷地產不為無
穀神柳古者祭祀以為穀神又農官之名亦曰后稷左
傳稷曰正也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
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周棄也兩今江東呼粟為粢
稷也兩今江東呼粟為粢也郭注

無貯粟秋齊侯宋公江人黃人會于陽穀桓公曰無隧
谷無糴粟公患
冬饑而鎮粟鄭子來即位於是鄭飢而未及麥民病于成
以子展之命鎮國人粟戶一鍾事公
德桓公卿於野曰何物可比君子之德隰朋曰粟可
見君子之德管仲曰苗始出生也朐朐乎似孺子安之
則安不得則危命之曰未可比君子桓公曰善哉
令輸王粟夏會于黃公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
夫輸王粟
卿
分倉發廩賑有北郭驗者結果罟桐蒲菁織屨養其
母饑不足踵門見晏子曰願乞所以養母晏子之僕謂
晏子曰此齊國之賢者也今乞所以養母是說夫子之
義也必與之晏子使人分倉粟分府金而遺之辭金而
受粟有間晏子見疑於齊君出葬北郭子召其友而告
之曰說晏子之義而當乞所以養母焉吾聞之曰慕及
親者身佚其雖令晏子見疑吾將以身死白之著於冠
令其友操飯奉筒而從造於君庭求復者曰晏子天下
之賢者也去則齊國必侵矣必見問之使也不若先死
請以頭託白晏子也因謂其友曰盛吾頭於筒中奉以
託送自刎也其友因奉以託其友謂觀者曰北郭子為
國故死吾將為北郭子死也又退而自刎齊君聞之大
駭乘馹而自追晏子及之國郊晏子不得已而反

高府圍問伐楚五戰入郢燒高府之粟
子
輸粟泰伯伍子胥諫吳王曰非吾喪越越必喪吳今將
輸之粟是長吾讐而泰吾譬也
致粟施人季桓子以粟十鍾餽天子大子受而班門人
之無者子貢白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今而施人無乃
亟乎彼意乎子曰吾受而不辭為季孫之惠受不為富惠
然一人豈若數百人哉
孔叢子
粟不受曾子魯君饋之粟辭不受使者曰子無求於
人人自致之曰與人者驕人受人者畏人縱子不以是
驕我我能無畏乎與其富而畏人不若貧而無屈
子
石粟易秕鄒穆公有令食虎鷹者心以秕無敢以粟於
食是倉無秕求而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於民請曰秕
食甚鷹為無費也今求秕於二石粟而易一石秕食鷹
則費甚矣請以粟食之穆公曰去非尔知也夫百姓飽
而不敢惰者畜為鳥獸食哉粟米
牛而耕暴背而芸勤而不敢惰者畜為鳥獸食哉粟米
今上食也柰何以其食養鳥且尔知小許而不知大害
小斗大斗田鞏子乞事齊景公為大夫其收賦稅於民
以小斗受之其粟予民以大斗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
禁晏嬰卒後亡行氏反晉文之惠范中行請粟於
齊田乞欲為亂樹黨於諸侯乃說景公曰范中行救有
德於齊齊不可不救使田乞救之而輸之粟田乞字

子以代之是為田成子復脩鄒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
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嬉乎采芑歸乎田成子
餽粟二車子思君貧其友餽之粟者受二車馬或辭尊
酒束脩子思曰為貴而無當也或曰子取人乘而辭酒
是前少而受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行之何也
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及至困乏將絕先人之祀
去所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諂也方乏於食
而乃飲諂小義也吾豈以為介哉惡義而行之
高干貸粟高平王遣使者從魏文侯貸粟文侯曰須吾
租收邑粟至乃得也使者曰臣初來時見漕中有魚喪
口謂臣曰無處水魚命在呼吸可得灌乎臣謂之曰待
吾南見河堤之君決江淮之水灌汝口魚曰謂命在須
臾為須決江淮之水北至君還必求吾於枯魚之肆今
高平貧窮故遣詣君貸粟乃須租收大王必求臣於死
人之墓

貸粟待金莊周貧貸粟於監河侯侯曰待我得邑金將
貸子周作色曰周昨來有呼周者視轍中有一鮒魚曰
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水活我哉周曰諾我且
南遊吳越激西江之水迎子可乎鮒魚曰不如早索我
於枯魚之肆也

周粟倉粟宜曲任氏之先為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
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荥陽也民不
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

周粟秦將王離涉河圍鉅鹿章邯軍其南築甬道
而輸之粟

鄙食其說齊王曰漢與項氏戰京索之間相守數月
方此鄙食其說齊王曰今高年與子胥侯珠

之兵四面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上
[illegible]起於東隃瑯耶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漢書
太倉元[illegible]漢興七年之間國家無事非遇水旱之災太倉之粟陳陳相因充溢露積於外至腐敗不可食也史記
一十粟文帝徙淮南王道死民歌曰一斗粟尚可舂一尺帛尚可縫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時民歌之曰一尺
繒好童童一升粟飽遂遂兄弟二人不能相容注南
後倉賑之河內失火上使驗往視之還報曰河內人或
失[illegible]食臣謹發河南倉粟以賑貧之上賢而釋之[illegible]
[illegible]卷四十五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千金何所直表紹在冀州時滿市黃金而無一斗之粟餓死者相食人為之語虎豹之口不如飢人劉脩表紹州粟與金同價永嘉之亂洛中飢荒懷帝遣人覩市珠玉金銀填委市門而無粟麥宏上表云田畝由是在

塢都市化為珠玉矣任昉述異記
粟帝晉末利州又雨粟化為玉玉重是也中郎王羲興表曰臣聞老生神禾而晉有慙色上
雖為玉重不憂憐之咸有悠言
重粟階下貴以聖德何如也帝有慙色上
野粟采高宗之初當晉末飢饉之後既邱仡而江表二
千餘里野粟生焉又莊南諸山石殼生石上生殼也表
安云石殼草名穗之尤小者是也述異記
三十

輸粟任城王雲為冀州刺史雲晉心政事甚得下情於
是合城長吏請輸綿五尺粟五升以報雲恩高祖甚嘉
之後魏書
除田禁世祖引高允與論刑政言甚稱旨因問允口萬
機之務何者為先是時多禁封良田又京師遊食者衆
允因言曰地方一里則為田三頃若勤之則畝益三升
不勤則畝損三升方百里損益數率為粟二百二十二
萬斛況以天下之廣乎若公私有儲雖遇飢年復何
我世祖善之遂除田禁上
造粥飼飢需腦字尊顗少有志
操發以貸人有司劾治詔削階階
利於人胡責之辭
屬歲儉腦與家粟造粥以飼飢

伯濟民蕭倣出太倉粟賤估以濟民
濟倉百二裴休進中書侍郎居三年粟至渭倉者
十萬斛
馬粟養畜劉三復母病廢馬粟以養食
粟賤追坰李峴出為零陵大守時京師米翔貴百姓乃
相與採田紙粟賤追李峴
飛龍粟宣宗紀大中元年二月癸未停飛龍粟
以沙參粒為將者刻薄自入賦粟以沙參粒 唐史食貨
劉暘視粟高祖明而難犯事多親嘗有店婦與軍士
愬訴無以自明帝為鞫吏曰雖屬官吾可市而伐之兩
訟未分何以為斷河東牧馬劉暘而視其粟有軍士誅無
則婦人死遂殺馬傷無粟因戮其婦境內肅然莫敢 四十一
以欺 晉史

橋敗覆粟王周性寡恕不忤物情初信都州城西橋
敗覆民租車周田橋梁不飭余之過也乃還其粟沉粟
出私財以修之 晉書

多有者富仁義禮善之於人也譬若貸則粟米之於
家也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貧至無有者窮矣 易

盛粟塹地欲知歲宜以布囊盛粟等量埋於陰地冬至
後取量多者多種之 氾勝之書

不知菽粟董仲舒三年不觀園當言來焉人之無德也何甚矣
臣竊賤之時孳孳修藝不知兩之流粟志在經術也 孔叢子

豆

菽總 有大小二種蔵大豆粗小豆也叢生其角銳
長其葉謂之靡其莖謂之萁然又有藤生者種類
皆係五穀之數食之能飽人美種也
異名廣雅曰豌豆留豆也胡豆蜂雙也巳蔵巴豆
也廣志曰重小豆一歲三熟蘗芽白豆麤大可食刺豆
亦可食秬豆苗似小豆紫華可為麵生朱提建寧胡豆
有青有黃者
晉殤公子過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曰若不禮焉則
請殺之詒曰黍稷無成不能為榮黍不為黍不能蕃蘇
穀不為穀不能蕃殖所生不疑唯德之基公弗能遂如
北山詩 卷四十五
楚語
戎菽爾雅曰戎菽謂之荏菽郭璞按春秋桓侯獻戎捷傳曰戎菽
戎出冬葱及戎葵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
不辨周子有兄而無慧不能辨菽參故不可立菽大豆
也豆豉殊形易別故以為癡者之候不慧蓋世所謂白
癡成十八
麂鳥食菽蔡景公嘗賞賜及後宮文繡被臺榭菽粟食
麂鳥出而見雇謂晏子曰此何為死晏子對曰此飯而
死公曰嗇寡人之無德也何甚矣晏子對曰君之德及於鳥
而彰何為無德也景公曰何謂也

與臺榭君之玩物衣以文繡君之鳥鷹食以菽粟居之營內自樂延及後宮之族何為其無德也顧臣頑愚於君由君之意自樂之心推而與百姓同之則何難之有君不推此而苟營內好私使財貨偏有所聚政事壅於上威福多於下府庫虛於外百姓公心不周平國則榮紂之所以叛由偏之也君如察臣愛之言推君之盛德公布之於天下則湯武可為也一雖何足拘哉

漢張儀說齊王曰齊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抵飯羹食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

三七為族得時之報長壹而短足其美二七以為族多枝數節就葉稀實大莢則固小莢則拇以芳除之重養之息以香如此者不蟲先時者必長以莫浮葉蹠節小莢不實後時者短壹跳節本虛不實

魏明帝宣帝地節元年樂浪之東有皆明之國來貢其方物言其國宜種百穀名曰融冬有凝明豆其壹芳白似人扑劒橫斜而生有傾離相依續有挾劒豆其莢形似人扑劒橫斜而生有傾離豆見日即傾秉食者歷歲不飢豆壹皆大若指而綠一壹懶漫數畝拾遺記

一項楊惲報孫會宗詩曰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為萁人生行樂耳須富貴何時

食沈仲曼鼎脫乃悟爽得三升以謝恩上

延壹且示黃白牧為都尉功曹與郎君共歸鄉

屠所得欲殺啖之牧求先死賊義釋之送與壹豆一斛

陳留耆舊傳

無憂學意至郎起先式自薊東南馳晨夜草舍至饒陽

無憂亭時天寒烈衆皆飢疲馬畏上豆粥明旦帝謂諸

將曰昨得公孫豆瑞如實俱解後帝即位使中黃門賜

以珠寶詔曰倉卒無憂等豆粥澤流河麥飯厚意久不

報未知

胥豆為糗朱倉字伯雲之蜀從處士晨寧受春秋羅小

豆十斛胥之為糗開戶精誦率矜之歙得米二十石倉

武陵記

不受一粒

益部耆舊傳

解二十囊獻帝在長安穀貴豆一斛二十餘萬後漢書

與豆三斛志士鄧子然告困馬得麥金庾之間以傷烈

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孔融家

頹別取枣彭義與諸葛亮書云先民有言左手攜天下

右手刎咽寧愚夫不為況僕頹別叔麥

蜀志

度荒年左元放度荒年法擇大豆麤細調均種之必二

者熟接冬有光使麤氣徹豆必先一日不食以冷小

天中記

芸數驗後果信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上

三秘要時王浚稱制遣贓潛使人間翟原原不荅浚

陷之又有遼東內徙三十餘人依山為賊意欲劫原

為主亦未能行時有諸曰天子在何許近在豆田中浚

以為豆若霍也遂害原懸其首諸生悲哭其中

紫花地丁葵帝子業景和初人種紫花地丁葵

白花菜而帝見發之應宋書

分成為豆厚秋伏連之家口百數盛夏之日料以倉米

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之日親表稱賀其主

設豆飯伏連問此豆因何而得妻對向於食馬

戚克厚伏連大怒與馬掌食之人並加杖罰北史

載豆療口瘡長史自江右載豆來宣城忽有一行
而行夜夢神告曰吾錢塘梓府君也欲托祠於明府山
既而弁至其處魏度山麓宜為神居然無以措俾暫
神曰宜人方病目弁中豆可療試之無不驗如百得錢既
多祠遂成 續齊志

登豆 夏侯湛東走擷登豆以食

豆入牛口 賈建德竄牛口谷初其軍有謠曰豆入牛口
勢不得久至是果敗

兩睛 盧愔慎清貞素不營產業常嚼宋璟及盧從愿見
之甚善留連永日命設食有蒸豆兩跋棄數觚而已此
外脩然無辦 明皇雜錄

豆萩未種裴諝為何東道租庸等使時大旱請入計
代宗召見問權酤之利一歲幾何諝久而不對帝復問
之對曰臣有所思帝曰何思對曰臣自河東來其三百
里見農夫愁歎敝敝未種誠為陛下憂之而已 續定

埋陰地冬至後五十日以發取量之最多者種馬 氾勝之書

苦井辟瘟 常以正月旦亦用月半以豚子七枚著井中辟瘟病甚神效 崔寔四民月令

爭吞豆 正月七日男吞赤豆六枚女吞十四枚竟年無病 上

蜜耳 雨業蔽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 淮南子

水調 河中水調而宜菽 淮南

豆花雨 八月雨為豆花雨 漢武帝秋風辭

豆五升 人食豆五升則身重行止動難恒食小豆令人
肌燥麤理 神農本草經

木豆出 交州記木豆出徐聞子美似烏頭大葉似梧

禾

說文 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中故謂之禾禾木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禾早種也頴禾末也穜禾麥也程禾量也粟程禾也說文

禾皮也程禾量也粟程禾也春秋繁露

嘉禾 天文以七刻精以五故嘉禾之滋量長五尺五七三十五神盛故連莖三十五穗以成盛德禾之極也春秋考異郵

說題辭 旋星明則嘉禾滋斗樞下至地則嘉禾生春秋考異郵

春秋感精符 曰下淪於地則嘉禾興春秋考異郵

生嘉禾者大禾也白虎通

禾冬生 后稷辟土態葬以為百姓力農然而不能使禾冬生南史

元和郡縣圖志 非四十五

異苗一穗 成王時有函異苗而生同為一穗大幾盈車長丸廟人有上之者王召周公而問之公曰三苗為一穗抑天下其和為一乎異有越裳氏重譯而來尚書大傳

北里之禾 管仲說桓公曰古之封禪鄗上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史記封禪書

三變 夫子見禾之三變淵然曰狐鄰丘而死我其首禾乎垂而向根君子不忘本也淮南

重禾 武帝外事四夷四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他穀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見聖人於五穀最重麥與禾也漢書

年嘉禾三年由拳野稻自生改為禾與縣吳
晚把麥來居貧禾熟穫者已畢而採摘滿多裹乃引其
群子以退曰待共閒及其據也不曲行不勞授晚而把
之則亦大獲又與邑人入山拾橡分夷險序長幼推易
居難禮無違者 晉書
郭植朱冲字巨容躬植禾養疏鄰牛侵犯特勞送牛而
無恨色 晉書
七登同穗武帝世嘉禾三生其七莖同穗 晉起
元穗同本 王者德盛則嘉禾仁卉也義熙十三年華縣
民宋曜於田中獲嘉禾九穗同本九穗九州是時羌平
六合寧 晉中興
徵祥說

異畝合穎 訪議字元遜代人也子洛陽為鴈門太守宋
田三生嘉禾皆異畝合穎世祖善之進爵北地公也 後漢
異禾 晉起居注 趙庶州總管司馬在道夜行其左右馬
逸入田中異人禾輒駐馬待明訪禾主酬直而去 北史
禾生鼎現 東觀 孝靜帝天寶初四月禾夜生於帝銅鞮
中及明而長數寸有穗其年帝為高洋所幽遇鴆而崩

獻禾被令 七年九月太原郡有獻禾一本三穗長八尺
穗長三尺五寸大尺圍七穗皆紫色辨明受自禾已上
三尺餘亦紫色有老人年八十餘以素木匣盛之賜物
三十段被授嘉禾縣令 晉起居注 拾遺錄 賈大隱
生蟲 況鴻之書

荒地黑禾朔方節度郭子儀言寧朔縣界荒地廣十五
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
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為天啓興王
先瑞百穀效漢梅而栗周頌來麰豈若瑞禾自出家給
人足海隅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復社稷康濟黎元
之應也 唐書
嘉禾改名代宗為皇太子乾元初上降誕豫州奏百姓
李氏有嘉禾生及是冊禮特詔改名豫州（豫）
粒如連珠永泰元年秋京兆府上言鄠縣嘉禾生穗長
一尺餘穗上粒重疊如連珠 上
田生稻禾 馬燧大曆四年為懷州刺史乘兵亂後其夏
大旱人失耕種燧乃務教化將吏有父母者燧輒造之
施設收瘞暴骨去其煩苛至秋田中生稽禾人頗便之 上
鄰食嘉禾 元和中東州觀察使滿孟陽上言龍州武安
川中嘉禾生有麟食之復生麟之來一鹿引之群鹿隨
焉光華不可正視畫工繪圖之并嘉禾一莖五穗圖規視之曰偽
也皆其人而遺 代
高地種禾 種禾無期因地為時三月於高地種禾種
土可種禾薄田不能養者以原蚕矢雜糞種之則
生蟲 況鴻之書

[illegal]時之禾長稠而穗大其
粟圓而粟糠其米多汰而食之彊如此者不夙先時者
苗葉帶芒以短衛穗鉅而芳奪稻米而不香後時者盜
成則之利妥四月卿祭足帥師取溫之麥秋又取成周
之禾 左傳
犯禾孝子梟棄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請庶之子
梟曰孟氏不以是罪子朋友不以是棄子以吾為已長
於斯也買道而棄後難繼此玄山禾 [illegal]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粟陽山之稷南海
之粳 [illegal]
天中記 卷四十五 五十二
五尋 昆崙墟有禾末長五尋 山海經
大風不實人主好田獵則歲多大風禾穀不得實 太玄
夢禾財生禾稼為財用之計夢見禾稼言財氣生 晉書
何遜 春秋說題辭曰禾者街溫液宋均注曰街溫液以
生故以禾為名也
洛水 洛水輕利而宜禾
貢野 禾實於野粟缺於倉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
弄鹵而報 弄鹵而種之禾亦弄鹵而報之滅裂而耨之
禾亦滅裂而報之 春秋繁露
吐秀 嘉禾為穀班祿是宜吐秀五七乃名為嘉 [illegal]婚禮文
安榮宅 天竺國禾之長者没粟宅 孔帖
梁
卿其 晉宗廟之禮粱曰粢其 [illegal]禮
飯 飯黍稷稻粱白黍黃粱稗 [illegal]內則
粱芭 爾雅曰藥赤苗芭白苗郭璞注曰藥赤粱粟芭白
粱粟皆好穀也 捷為舍人曰別米赤白苗也又曰是伯
夷所食首陽草也
齊梁之性 梁伯請公族大夫公曰夫膏粱之性難正也
[illegal]
糲粢之飯 琼性其味人之所美也而充糲粢之飯黍
之羹文繡狐白人所好也而充布衣裈形鹿裘御寒 淮南
毛中記 卷四十五
春粱而食 桓帝之初京都童謠曰城上烏尾畢逶公為
吏子為徒一徒死百乘車車班班入河間河間妓女工
數錢以錢為室金為堂石上慊慊黃粱下有懸鼓我欲
掌之丞卿怒城上烏者處高獨食不與下共謂人主多
聚斂也公為吏子為徒者言變夷叛逆父既為軍吏子
弟又為卒徒往擊之也一徒死百乘車者言前一人討
胡既死矣後又遣百乘車往也車班班者言乘輿班班
入河間迎靈帝也妓女數錢言帝既立其母永樂太后
好聚金錢以為堂室也石上慊慊者言太后雖積金錢
猶懇懇常若不足使人舂黃粱而食之也我欲擊之者
言太后教帝使賣官授錢天下忠篤之士怨望欲擊鼓

求之卿云勉技術復怨而止我也 齊民
魏武為樹有異梁能梁遮來赤梁魏武帝以為游園
辟綠猴法孫權時有一人種梁在山中患綠猴食之甚
介象有道卿從乞辟綠猴法象告之無他法也汝明日
往梁所望見群猴方往時使大喚語之曰以白介君綠
猴猴兵後求食梁此人含辛直言象耶之明日視梁
遶辟猴遶欲下樹試承梁語語猴皆各遶山出遂便絕
跡不復來 神仙傳

梁米二斗涼州都督計欽明在州有吐蕃數萬騎
至城下欽明拒戰久之力屈被執城將欲明至靈川城
下欽明大呼曰賊中都無飲城內有美酒七二升梁米
七二升墨汁一提足時賊皆四面圍定河唯有一路得
入欽明詐乞此物以解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遂害四面
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遂害四面圍定河唯有一路得
入欽明詐乞此物以解城中無悟其旨者尋遂害四面
不耕欲梁不能耕而欲黍梁不能織而喜米黍無事而
求其功難矣 朱

竹根白梁味甘微炙無毒生陰熱益氣有梁陽竹根者
最巨黃梁出青冀本

黃粱黃梁摠大毛長穀米俱黏於舂粱而少不耐
水旱食之香味益於諸粱人號為竹根黃粱 圖經
雨中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耐
益氣麻子味甘無毒主補中益氣服之令人肥健耐
一名黃一名麻勃 本草

麻

黍實爾雅曰麻枲實孫炎注曰麻子因分爾雅異麻有
實者別名苴而無實者別名枲
以犬祭禮記月令曰仲秋之月天子乃以犬嘗麻先薦
寢廟鄭玄注曰麻新熟

食麻與犬三秋之月天子衣白衣乘白駱食麻與犬 淮南
時時得時之麻必堅以長疏節而色理白如此者不蠹 氾
菜以均後熟多榮日夜分復生如此者不蠹 氾勝之

麻大夫李斯與鮑丘子俱事荀卿鮑丘飯麻遂蔡餘
道白屋之下李斯為秦丞相終致五刑 論衡
飛明歷東垂之東有飛明麻葉黑實如玉風吹之如塵
亦名明塵麻有紫沉麻如粟莖紫莖為油則汁之如漆
水食之目視鬼魅又有倒葉麻葉如倒莖色紅紫赤名
紅氷麻言氷麻乃有實食之顏色潔白有通明處食者
夜行不持燭是莖勝也 物

胥頊周嘗遣閔仲叔生麻叔噗曰我欲省煩耳受而不
食 東觀記

漢麻薏苡乳宣帝陳皇后生高帝年二歲乳人之乳
后淫人以兩頗麻餅與之覺而驚乳因此豐足 雜

胡麻亦有實本生大宛一名油麻一名狗虱二名方莖海岱者名巨勝亦曰一莢兩莢為巨勝或曰黑者名巨勝又作胡麻今堪輿家以為飯陶名胡麻八稜者名巨勝又作角作四稜者名胡麻八稜圓種即生而茂盛道家以為飯陶注云胡麻最為良

雜摯虞決錄注曰秫黏粟也說文云與穀相似米黏北人用之以酒其莖稈似禾而麤大者是也孫炎注曰秫稻粟也

公田種秫陶潛字元亮為彭澤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

殼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妻子固請種秫乃使二頃五十畝種秫五十畝種粳

菰

菰草蔣者蔣草也生水中葉如蘆茨江南人呼為茭草

則以飼馬甚肥其苗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至秋則為此米

彫胡菰米一名彫胡故宋玉賦云為臣炊彫胡之飯烹露葵之羹又牧竪云楚爾夕食安胡之飯搏之不解一啜而散上大液池邊皆是彫胡紫莖綠節之類菰米謂為彫胡菰蘆之米解乘者謂之紫

擇取之有青精調之緑節西京雜記

似蓼葉人海上有草焉名苗其實食之如大麥七月稔熟採名曰雀麥給民歉至冬乃芟或曰禹餘糧言禹治水棄其餘糧化而為此爾雅

陸爾雅稗莠稊一名莢似稗者之穅不成粟生下澤中故古詩曰滹稗相扶持又詩中有米熟時可擣取稗稗水旱無不熟之時又將種之二三十斛宜種之以備凶年又得中有米熟時可擣取炊之不減粟米又可釀作酒古詩曰農種之一頃收二十斛斛得米三升大儉可療食之

東齊東齊生河西苗似蓬子似麥而小四月熟

貸我東齊債爾梁

商洛間米可為飯生水田中子似小麥而小四月熟又食不飢爾雅所謂皇符田者也

狼尾狼尾草子作麥食之令人不飢爾雅所謂孟狼尾者也

御覽引爾雅草生塘岸間莖葉實食之根年食之

菜

菜穀蔬之總名詩韓奕云其蔌維何維筍及蒲毛傳云八珍之一也凡菜之可食者名為蔌也爾雅菜之美者嵎夷之國有扶木之東有蓼蕭之南有菜其名曰蓂拾遺記云碧瑤之菁呂覽蓼蕭周郭交惡君子曰苟有明信澗谿沼沚之毛蘋藻之菜可薦於鬼神可羞於王公左傳

說菜奪春楚文王伐鄧使王子華王子靈共捃菜二子採見老丈人載春乞焉不與搏而奉之王聞之令皆殉一子將殺之大夫辭曰取春信有罪然殺之非其罪也君若何殺之言卒丈人造軍曰鄧為無道故伐之今君公之子之搏而奪吾春無道甚於鄧乎天而號君罔之群臣恐君見之曰討有罪而已君見之曰討有罪而也恃力虐老非所以教幼也愛子弃法非所以保國也丈人名之吳謝之四門之外耳說苑

四川一免菴注王賜廣丘李菜田三百號口國老以孫叔敖為令下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採菜宣尼窮於陳蔡之間顏回擇菜子
金菜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蕊並一十株金樓子
不窺園董仲舒專精於述古年至六十餘不窺園中菜相譜新論
琅菜西王母謂仙之上藥有碧海之琅菜漢武內傳
老母求菜劉平與母俱匿野澤中平朝出求食逢餓賊將烹之平叩頭曰今但有老母求菜老母待平為命願得先歸食母畢還就死涕泣賊見其至誠哀而遣之平還既食母訖因自刎與賊期義不可欺還詣賊衆皆大驚相謂曰常聞烹士乃今見之子去矣吾不忍食子於是得全後漢書
說食表表崔瑗愛士好賓客盤餚餚膳極滋味不問餘產居常蔬食菜羹而已上
菜援遣汝南練南嚴府君少時鄉閭有入共園竊菜者明日援菜悉還鄉里鄉里人相約無復取菜者謝承書
前種還外彭城刀雄字子卿為漁陽相所種菜悉付還外上
作此不食丁密蒼梧人非家織布不衣非已耕種菜菓不食後漢先賢傳
隱菜為憐菜下字叔隱陳留人種菜一園主右竊取度

前時英通容使魏魏人曰聞江東有茄蒔菜作若為齏
答曰當得倉鰷以作羹魏人以書與之
鬼目菜孫皓天紀三年有鬼目菜生二人黃者家依綠
棗樹長丈餘望廣四寸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並廣五寸
家高四尺厚三分又有買菜生三人吳平
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朱周名鬼目作芝草買菜作平處
草魂以壽為侍芝即平為平處即
仙藥咸寧四年立芳蘭園於金墉城東多種異菜有菜
名曰芸微類有三種紫色者最繁味辛其根爛煮春夏
秉容秋榮冬藏其實若珠五色隨時而盛一名芸芝其
色紫為上蔬其味辛色黃者為中蔬其味苦色青者為下
太平御覽 卷九百八十六 三
蔬其味皆常以三蔬充御膳其葉可以羹飲食以供宗
廟祭祀亦止人渴飢宮人採掃其莖葉葉香氣歷日不歇
食唯鹽菜
皇甫謐姑子梁柳為城陽太守或勸謐餞之
謐曰柳為布衣時過吾吾送迎不出門食不過鹽菜貧
不以酒肉為禮也今而送之是貴城陽太守而賤梁柳
也豈中古人之道哉
晉書
桃葉傷指范宣桃葉傷指大啼曰身體髮膚不敢毀傷
故啼
灌園藝蔬邵續為石勒所執身灌園藝蔬以供衣食勤
屢遭察之歎曰此真高人矣不如是安足貴乎妻子
解冬寒上
設菜羹朱修之姊在鄉里饑寒不立脩之貴為刺史未

作[illegible]嘗往視姊姊為設菜羹飯以激之上
菜食自悲宜都王鏗生三歲喪母及有識問母所在答
太告以早亡便思慕毓食菜羹飯老菜江泌性仁孝食菜
食菜而已上
不食心以其有生意惟食老
菜園迮隱沈道虔辟州府凡十二命皆不就有竊園菜
竊者去後乃出南史隱逸傳
藜羹瓢飲宋鄭門長綦文帝如察學行當今無比我乎
代史又勅於朱鄭門長綦文帝如察學行當今無比我乎
盛書菜
與妃種菜梁崗棟宇書像
駕迎棟時棟與妃種鋤
天中記
百里車妍甄琛妃嘗
得魚肉菜菓珍羞口實之
馬書
飯菜精潔高閭曾造胡叟
濁酒藜食皆手自辦集其
精潔甜醬調美見其二妾
其貧約以物直十餘疋贈
麥飯蔬食慶義備性清儉
之麥飯藜食欣然共之上
清風園圯齊主以鄴清風
賜於人負錢三百萬其
短褐糸從田歸舍為閭設
舘宇單阨閒嘯褊局而飯菜
並年衰駝卧衣布穿弊問兒
之亦無辭媿上
不營財利雖居顯位每至困
匱賜穆提婆於是宮無氈美
買菜出境一家足不賜提婆百官足三
菜出境庫狄士文為吳州刺史性清苔不受公料家
無餘財其子普敬官尉上文抽之藜獄累日秋之一百
步送還京師僮僕無敢出門所買菜必於出境几有出
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絶迹慶弔不通上
駿賜菓菜指謂朝臣曰朕園姚察學行當今無比我乎
陳唯得此一人陳書
種蔬坑上太宗四次易州界司馬陳元嗇令百姓種蔬
坑上而微火煖之欲其速生以擬供進太宗聞之責其
天中記
詔媚詔免官唐書
佛土菜太宗時建獻佛土菜一莖五葉花亦中心正
黃而葉子紫色泥婆羅獻波稜菜類紅藍實如蒺藜
大熟之能益食味又有脂菜狀似芹而味香渾提慈其
狀稽古而芊上
司農製菜高宗時司農欲以冬藏餘菜貴之百姓以墨
勅示僕射蘇良嗣良嗣判曰昔公儀休相魯按去園葵
斷菜自剖王界為刑部尚書性貪惏不常在公乃斷公
斷菜園收其價錢以自潤甚為時論所配上
敕示廬懷慎懷慎日晏設食菜數柸
大臣馬御律光曰此園蔬耳

日一啖食李輔國矯制遷明皇於西宮帝成感不樂
一說食
山谷多病高力士逐於巫山山谷多蒜而人不之食閒
為詩寄意兩京作行遂於巫山山谷多蒜而人不之食閒
終不改 晚皇 排鋭
中書園蔬中書園蔬日給於衆官者主事白常衮減其
數崔祐甫恕訶主事曰此相公之命祐甫太詘曰
門下侍郎安得理中書之蔬叱左右格主事而機之自
是與常衮不平 唐書
三宮冬菜貞元七年冬司農卿李諼免官初司農當供
三宮冬菜二千車以度支給車直稍錢又阻雨菜敗諼
以度支為辭上責其不先聞故免之先是模奏司農菜
不足請京兆府市之尹薛珏萬年令常彤乃禁人私賣
上令奉珏俸一月彤俸三月上
園蔬自閉貞元中奚陸為中書舍人以所得雜給均分
嗜內官又躬親廢務下至園蔬皆悉自點閱人以為難
而陸處之無倦上
授蔬供御淳臧帝侍奉天朱泚兵薄城人心危惴或夜
縋出授蔬本以供御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
啖肉何繼裘休有鎮靜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蔬食
猶不足今一啖肉後何以繼
半堂食吳物朝中大臣參蔬食月為十齋齋之明日天

引

豐本韭曰豐本
韭根韭根曰蔡 心通
霍山爾雅曰霍山韭註註說
之韭葉形狹一之上一地生山中者名霍韓詩云六

月及雁是也
一種久生青韭華韭莖一種久而生也象形在地上也
文
克韭爾雅聖王之世功濟天下者克也天星降精于庭為韭感而為菖蒲焉金堪王肱克韭舜榮梁太子庾河南茱路云克韭未傳據歌非喻梁元帝沃韭而處者僕妾贈多而食市餚也壅泉沃韭纖麗之士從兄弟室父往而不得粗補焉非愛其僕妾惡其室父也此其饒美之與不足也魯連
灌韭術有一夫負缶入井灌韭終日一區節皆過教之曰有機重後輕前命曰桔槔終日乞九百區丈夫曰有

笯必有機心我非不知不欲為也莊子
歌葱韭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芧栗厭葱韭今老欲干酒肉之味耶無鬼曰君為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鼻口夫神者不自許也夫神者好和而惡姦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莊子
畦韭藥遂為渤海太守勸民務農桑令口種一樹榆百本韮五十本葱一畦非韭漢書
陳韭為羨成都王圍京邑城中無菜採陳韭芥以為羹

韭斬麥石崇為客作瓦粥出遲使辦每冬得非旬
王愷每以此事為恨乃密貨崇帳下問其所以云豆
至難煮唯作熟米客來但作白粥以投之下韭新韲是
搏韭根雜以麥面丼
書
剪韭溫嚼城軍敦先是童謠曰剪韭溫嚼城軍敦先是童謠曰剪韭溫嚼城軍敦先是童謠曰

葱極多四種曰冬葱漢葱胡葱茖葱不窮一種樓葱亦
冬葱類也江南人呼為龍角葱言其苗有八角故云耳
凡葱皆能殺虫魚毒食品所不可缺也葱初生者葱針
夏葱曰小冬葱曰大
進食處本凡進食之禮葱涼處末
伍都綺窓西王母曰仙人上藥有玄都綠葱
火生溫氣名信臣為少府先是太官園種冬生葱韭茖
茹覆以屋廡晝夜糞火待溫氣乃生信臣奏罷之
設葱食并丹信湯侯陰就使人要朝之丹至就故巷設
麥飯葱羹之食丹推去之曰以君侯能供甘旨故來相

過何其薄乎更置盛饌乃食
妻子葱菜凡蔥字君魚湯姑臧長時天下亂河西獨安
前長居官數月卿坟貲產奢在姑臧四歲財物不增唯
老母極膳妻子但食葱菜或嘲奢曰置腊肉中不能自

拔葱曹公既與先主語失匕會天震雷先主曰賢人言
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曹公亦悔失言使其窺之見
其拔葱公曰大耳公未覺也其夜先主急去
羅隱兒官 我那 必 居 去
長流淮葱居洛陽城十里內有園菜欲以當課聽引其

葱虫害人石勒時石聰將叛佛圖澄戒勒曰今年葱
有虫害人百姓無食葱俄而聰走
葱化為韭姚興種葱皆化為韭其種
帝大象年左衛園中葱變作韭
取葱呂僧珍拜南兗州刺史從父兄子宏以販葱為業
僧珍既至乃棄業求州官僧珍曰吾荷國重思無以報
劾汝等自有常分豈可妄求吃越當遠反葱肥耳
編地新野趙真家園中所種葱未經抽拔忽一日盡縮
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自相分散
葱翁葱顏在蜀煙西八十里其山高大上生葱故曰葱

嶺也河源潛發其嶺分為二水一水西經休脩國國在
葱嶺中 玉河 休脩國居葱嶺東其山多大葱
辛香天門山上有葱所種畦隴悉成行人拔取者悉絕
若請神而求即不拔自出奇異辛香
菜之伯伸仙消金玉漿法葱者菜之伯蓮臭而有用消
金玉錫石也又以冬至日取葫蘆盛葱汁根差埋干屋
中到夏至發之盡為水以漬金玉銀青石各三分自消
矣曉今乾如飴可休糧又服卿仙亦曰金漿也
葱蓋漬鹽鹽葱趙顒問有之幾如柱狀粗但盈尺耳
水晶葱金枡玉板等銀杏水晶葱吉州土產也
純本木為君子擇葱葷則絕其本末

萱菜蒜菜之美者雲夢之葷菜 (周禮六)

解毒孫炎云黃帝登葛山遭蔣羊草毒將死得蒜乃蘧之解毒乃收植之能殺蚤魚之毒 (爾雅注疏)

胡蒜陸法言切韻曰張騫使西域得大蒜胡葉則此物漢始有之以自胡中來故名胡蒜耳

越王餘蔣越王餘生南海水中如竹箭子長尺許白著似骨里著如角古云越王魯於舟中作膾有餘者棄之水而生 (太平御覽卷九百四十五引南越志)

蒜付從事季恂為兗州刺史所種園小麥胡蒜悉付從事無所留 (南齊書)

江夏黃邕字叔穆節士雖同黨之澡清自守受蒜不食太原閔仲叔者代耕節士 (後漢書)

以弗及也同黨見其含蒜飲水遺之生蒜仲叔曰我欲省煩耳今更作煩耶受而不食 (後漢書)

蒜蒜共篇平陵范氏南陽舊語曰前隧大夫范仲公益蒜顆共一篇言其廉儉也 (三輔決錄)

蒜顆當音魏顆之顆北土通呼為一顆為一顆蒜是俗間常語耳故陳王崔鴻誤食餳餘菜子曰吾常與陳子息於鄴東門外見小兒啖蒜顆而病未幾乃愈必有餘欲棄則賊曰頭如蒜顆目似擘椒頗能破虜驚呼奔走不復追因而病未幾乃愈 (魏略)

父方坐而食其子投之蒜食必有餘欲棄則謂盡不住唐咸亨四年冬集記二五

則暑逐盡食於是太辛螫其脣兩目盡赤 (廣異記)

已貧過出家人得飲食亦少以公名故閻相記能設之
頓頓否司戶欣然即處分買魚此僧云有有祿否司戶
家人云祿盡僧云祿盡去也即起留之云祿盡遠得買
僧云祿既盡不可更住苦留不止司戶果無疾甚亡唐
五
記
十子一株蒜節蒜也俗語謂之小蒜開園有蒜十千共
為一株二葷最之名為胡蒜老董於小蒜俗人謂之大
蒜也
西戎潘尼釣賦曰西戎之蒜南夷之姜
大宛延篤與李文德書曰五折張騫大宛之蒜
五葷西方以大蒜小蒜興渠慈葱興渠慈葱列為五葷以為
熊之則發婬生噉增恚皆有損主性情故絕而不食道
家五葷乃謂韭蒜興渠胡荽雞也無蒼葱等 董而
非辛可覩是也辛而非葷董莽是也是葷復是辛五辛
是也梵網經云五辛者一葱二韭四蒜五興渠
名義集釋慧皎云僧徒多述五辛中興渠或云雲薹胡荽或
云阿魏唯淨土集云出葱嶺土有四關於興渠梵語稍
訛正云形具餘國不見迴至干闐方得見也根莖如細
蔓菁根而白其臭如蒜彼國人種取根食也于時冬天
到彼不見枝葉蓋妄非五辛所食無罪日親見為驗
僧
傳
道

鴻薈雖以性而無實雖辛而不葷五藏養生者服之可
以安神養氣有赤白二種白者補而美赤者主全似乳
結子爾雅曰薤鴻薈本草衍義曰薤葉如金燈葉五稜
而更光故古人言薤露者以其光滑難守也說文曰薤
菜山中者名藠什芋曰蒟山薤也
服薤且占言服薤者惟商時務光故列仙傳云務光剪
薤以入清冷之淵今有薤菜家傳者以為務光所作
薤置屏前麗黍為南陽太守郡人任棠者有奇節隱居
教授黍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本水一盃置戶
屏前抱孫見伏戶下主簿白以為倨黍思其微笑良久
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欲吾擊
元和記
強宗也抱兒當戶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黍
在職果在柳強助豹以惠政得人歸
不與不食李子字子冤為諸生常種薤欲以成汁有求
索不與一莖亦不自食時人謂之能行意
樹蔡薤植公座有黍客持蔡薤不時解共食者又不助
而樹終不放棄座皆笑
敢薤留白蔡邕亂庾公南奔見阿佩佩雅相重及公庾
敢薤因留白阿問此何為庾云故可種佩葉曰非惟
風流無有為政之實
菜芝夫物美華之美者莫如芝故遠曰水芝芋曰上芝
蜜曰衆口芝薤曰菜芝

俗鄙今刷之世間季氏介其雞卵氏為之金距左昭五
薺菘菜冬生夏枯
薺菘菜冬生夏枯
薺菘菜冬生夏枯

所[illegible]郡閣皆種無菁以助民食東觀漢記
閉門種菁劉備歸菁公曹公使人候伺視諸將有饋餉酒食者輒因事害之備時閉門將人種蕪菁公使人覘門卽去備謂張飛云吾豈種菜者乎曹公聞有疑意不
荀彧留是夜輕馬而去異苑
圍棋以示閑暇魏略
設飯設菰武陵王傅性清儉尚書令王倫詣傅傅留倫
菰飯盤中菰菜鮑魚而已倫重其真率為食菰魚盡數
而去晉書
晚菰周顒清貧寡欲終日蔬食雖有妻子獨處山舍其
幾辦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勝顒曰春初早韭秋
末晚菰
菰菰為膳正元璞家貧唯以園蔬為菜嘗出行見人盜
其物來元璞還遇退走毋問其故具以狀荅問盜者為誰
荅曰向所以退畏其婦恥令悉其名頓勿泄也于是毋
子秘之
菰有步溝盜其菰者元伐木為橋以度之竊
是盜者大慚一鄉無復草竊
宋躭著孟卿為趙郡太守政尚寬和權豪無犯小吏
老人曾以猪鎖之信和頓投劾歸勤勞問乃自
以猪鎖猪溫之素不盜菁無菰而

今東股俗冬足月也葉綠莖等雜菜新之菜為勝
菰有得其和者亦作爭奴色令南人作鮓妙以糖米蒸
搗為末并研胡荽汁和醞之百餘令熟藉既甜脆計亦
駿美呼其菜為金釵時珍
諸葛菜蜀州界綠山野間有菜大葉而柔其根若大
蘿蔔土人亦蒸其根爭而食之元戎以療飢名之諒諸葛
菜云武侯征用此菜蘇於山中以充軍食亦猶廣都
縣山櫻林間之諸葛木也
菁者取其經也甲冬生晚一也葉舒可爽食二也久
居隨以滋長三也種去猶四也
也冬有根可斲食六也此諸蔬獨菁其利不亦博乎三蜀

之人今呼蔓菁為諸葛菜江陵亦然劉寶
嘉話

薺

薺之菜甘小白生園圃其實曰葶藶陸機詩疏云葶藶
曰其葉如薺薺先菜之美也故以薺為葶藶尾也
葶藶薺以美冬水氣也葶藶其實也葶藶氣味辛寒
勝寒也薺之言薺所以濟大水也
山谷多薺而人不之食因
為詩書禹貢作所貴五穀無人採爽夏雖有殊氣味
終不比
猶是
錄
文則葶藶之能小而引大了處和作
以牛刀割鷄長足

桓公北伐山戎出冬葵布之天下桓公憂北郭
民貧管子請禁去市三百步者不得樹葵菜此則亦有
以知及也管子

魯監門女相從績中夜而泣其偶問其故曰
宋桓司馬得罪於宋出於魯馬佚食吾園葵美盛吾園
人亡一年之利越攻其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預
焉見我親之道農而死由此觀之禍與福相及也韓詩外傳

晉滕定甘女過時未適人倚柱而笑陳婦謂
曰何笑之悲也欲嫁乎女曰吾愛魯君老而太子少也
婦曰此魯大夫憂烏女曰吾有晉客舍吾家繫馬於園
馬佚踐吾園葵使吾終歲不厭葵味弁亡倩吾兄
追霧出以求游流而死使吾終身無兄吾聞河潤九里
漸如三百步今魯國微弱禍將及人三年魯果亂列女傳

秦穆姬通於蔡孟子鮑牽仲尼之告國武子武
子乃慶克謂之夫人訴之乃別鮑牽仲尼曰趙莊子之
智不如蔡婦而治亂衛其兄左成下

公儀休為魯相食茹而美拔去園葵也史記

工攻上天下書門書

之屬敗國體貶損名門子深少欲獨種葵三畝收數百斤
彭城王倶宅盜之令人書葵滿下門亞市中看之遂得偷者慙

丁次郡不知何許人也為遼東丁氏作人丁
氏嘗使買葵冬得生葵問冬何得有葵云從日南買來
以供及也列仙傳

聖人之於道猶葵之於日雖不能終始哉其鄉之
者誠也淮南子汜論訓

廣雅曰蔣葵也疏在軟切蔡氏要術云鶉在葵也疑誤

廣志曰其花數赤

陶隱居曰以秋種葵覆養經冬至春作子開之冬
葵本草圖經云苗葉作菜甚美

爾雅所謂菺我郭璞云如木槿華我蜀葵
其所自因以名之花有紅者又蜀一大紅

蜀葵花小葉圓

蔡一名落葵一名天葵一名繁露一名承露
名滕葵爾雅所謂藬葵露是也郭璞云大莖小葉紫
黃色莖閉居云人家多種之葉性可食
以清水煮而為羹俗呼為胡燕腦蜀本圖經云葵生
東園厚土本葉子如五味子生青熟黑所在有之食療
云其子令人面醉爭同愛取燕烈日中曝乾按去皮取
仁細研和白蜜傳之甚驗

人食落葵為向所驚作猪則不瘥或至死物

醫本草唐本註云即關河間謂之苦菜者葉圓花
子若牛李子生青熟黑但堪煮食不任生噉孟詵云其
味苦損去汁食之醫心鏡云龍葵作羹猪食之亦得
圖經云惟北方有之北人謂之苦葵葉圓似排風而無
毛

葵 爾雅曰蕲蘬葵郭璞註云頗似葵而小葉狀如葵
有毛汁唆之滑廣志云兔葵淪之可食本草唐本註云
苗如龍葵葉光澤艷白似梅蕊紫色莢汁注瘡堪食劉
禹錫所謂動搖春風者也

荊葵 一名芘菜陶雅曰疫此蒠是也新修註云似
葵紫色陸璣云似蜀葵青華紫綠色可食似苦

錢葵 蜀葵 戎葵 一種千葉可愛

鳥葵 馬勃傳曰桂荏鳥葵生水中一名水葵
蒲葵 蒲葵可食葉似葵而大史記謝安取蒲葵扇中
者促之是也

露葵 胡氏家訓云葵朗父喘絕唯進露葵為王維
詩云松下清齋折露葵不指專菜蓋尊菜作蒠賦云京露葵之美曹植七啓云
菜甘露葵謝莊水典云尊乃菜之上味生水中葉如葵而小八月望細如釵股短長隨水淺深名尊
楚葵楚葵即水中芹菜一名蕲茝一名蕲葵一名繁露今摘葵必待露
解語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各有宜也 陶隱居云以秋種冬春
閑居賦曰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葵城生葵符堅將欲南師墓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
若征軍遠出難為持也 吳普
葵 郭璞注水葵也圖經云尊乃菜之上味生水中葉如釵股短長隨水淺深名尊
絲莖斗而體軟霜降後萌在泥中粗短名瑰黃味苦而
體澀又有石蓴紫菜青苔鹿蕨菜之屬皆菜之根純美江東人謂之尊龍 鳥鳴
鴨腳葵今註葵有堅別復有大小 鴨腳 葵 即

又有鴨脚葵也 陶隱居別有鴨脚胞耳葵即
冬葵惟宜曰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
作葵菹乾葵家政法曰正月種葵 上 陶隱居云以秋種
葵體葵經冬至春作子謂之冬葵 本 益
陳葵陳葵子微火炒令爆叱散着熟地中遍踏之朝種
暮生遠不過宿陳葵子秋種覆蓋令經冬不死至春有
子是也 博物志
百菜主葵葉為百菜主其心傷人俗呼為西王母菜食
之益人 本草
占牛馬黃帝問師曠曰欲知何牛馬貴賤秋葵下小葵
生牛馬貴大葵不重牛馬賤 師曠占
摘葵古者葵稱露葵又終葵一名繁露今摘葵必待露
解語曰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各有宜也 陶隱居 潘岳
閑居賦曰綠葵含露白薤負霜
葵城生葵符堅將欲南師墓葵生城內明以問婦婦曰
若征軍遠出難為持也 吳普

…蓴四月蓴生菹而未華名為雅尾蓴亞川蓴實…
…長名絲蓴入七八月不中食有蝸蟲故也又至十月…
…蓴發死雖老猶可食…
…思蓴張翰晉惠朝齊王冏辟掾…
…五杯間人無望千時…
…亦與子采南山蕨久三江水耳輪因見秋風起乃思吳…
…中旅菜蓴鱸魚膾噴曰人生貴得適志耳何能羈宦…
…數千里以求名爵乎速命駕而歸…
…千里蓴羹蘆…

…陸云東何以敵此味…
…耳…高帝設蓴臛崔祖思…
…

…文舉曰千里蓴豈關魯衛然則千里蓋吳中地名…
…以比末下鹽豉若地名無疑也俗世說新語陸…
…機以鹽豉耳觀但耳二字語意自明魯三異乃謂末…
…字誤書為未而以末下為地名欲與千里對言是未…
…嘗閱世說新語也…
…斷蓴隔子鄉毋嗜蓴毋汝終不味蓴…
…客添蓴羹丹陽張承先家有鼈甚美取他物會有客須…
…蓴二斗鱸魚二十頭鬼將一小兒置驪騎令小兒驅驢…
…覺看臨中已有魚鱠…
…懶船載蓴河東常醜奴…
…見一長鬚客極美乘船載蓴自稱寄住變而為…

採蓴供食泥韻不復拭羹炊煮與家人并日而食或有…
…能其菜肉者開門不受江東菜供食以樵採自資蓋…
…呼為蓴菜梁世有蓴朗父論蓴與不涉學道呼蓴為露…
…蔡面壁之徒相傚效承聖中遣一士大夫聘齊主…
…各即李恕問梁使曰江南有露葵否答曰露葵是蓴江…
…南所出卿今食者綠葵菜耳…

蕺

…爾雅蕺魚腥草云老菁蕺行冬日藏顏師古注蕺何一名…
…蓴其莖葉似蒜其根香而脆可以為菹又辟蠱毒…
…蕺本草云葉似初生芣蕫根似薑牙性好陰在木下…
…生者尤美中蠱者服其汁即其葉即呼蠱主姓名周禮…
…庶氏以嘉草除蠱毒去惡留嘉草即此也柳子厚種白…
…蕺荷時庶氏有嘉草攻檜事又恐注引本此…
…陰地種蕺荷似蓾苣而白蓾苣紫花生根中花未敗…
…時可食久罢則銷爛不為實吳葉似姜宜陰弱地種之…

古今注 蕺荷宜陰濕背向葵…

…簡狄說文一名蓾苴古今注紫者曰蓾苴白者曰蕺荷…
…解毒用白蕺荷向陰居下而作覆…
…攻治將士有傷客得疾下血醬以中蠱乃密以蕺荷根…
…布席下不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強小人也乃呼…
…小小七去今世攻蠱多用蕺荷根往往驗蕺荷或第蓾…
…草…人得蠱取蕺荷桑蓄則席下不使知立呼蠱姓…

名
花似芙蓉馬融廣成頌芝茄茎葉叢荷等張華博物志曰
叢高尚似蒜根花紅紫似芙蓉可食其葉似初生非葵
根似蕺并其葉冬枯其根為菹亦可醬中藏古之為味
者雜用膽炙切叢荷以為香是為珍味爾雅疏
預知子預知子傳云取二枚綴衣領上遇蟲毒物則聞
其有聲當便知之故名預知子本草
茄 錢王有子破足以藥裹頭疽故止呼落蘇陶隱居
紫茄常餌蔡攽為吳興太守不飲郡井水齋前自種白
茄紫茄以為常餌詔褒其清加信武將軍梁書
崑崙紫茄大業拾遺錄
樹高二丈南土無霜雪生物不凋姑種茄子十年不
死生子皆攀緣摘之樹高至二三丈史記索隱
梯柄摘南中草菜經冬不萎欲蔬園之中栽種茄子宿
根有二三年漸長枝幹乃為大樹結實秋熟則梯柄摘
之三年後樹漸老子稀即伐去別栽嫩者嶺表錄異
茄子故事茄子本逼蒜今呼伽未知所自成
式因就節下食有茄子數甚作羹臛頗美今呼為崎蹺張揖封故事張云一
名落蘇事具本草成式記得隱侯行園詩云寒瓜方瓠
隴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照綠芋鬱參差嶺南茄子宿
根成棚高五六尺姚向會稽都尉親見 嚴助傳

茄子出水經云石頭西對蔡浦浦長百里上有大蕨流
下有茄子浦上
李大如瓜蘇門答剌國有大茄樹高丈餘經三四年不
痺子大如西瓜重十餘斤人以梯柄之志

藥濕妾與濕之菜也援神契文
璇星散泥紕散為美名士矣祥道
臭也陳祥道
辛不因地宋玉因其友見楚王相待之異以異讓其
友其友曰夫妻相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
不因媒而親外傳

楊樸和之美者楊樸之壘招提之桂越略之薑呂覽
蜀薑孫權嘗使介象作變化術蔡氏百菓皆立生可食
先主論鱠魚何者最美象曰鮰魚為上先主曰論近道
魚耳此出海口安可得乎象乃令人於殿庭
中作方坑汲水滿之并求釣象餌之垂綸於坑中不過
頃刻得鱸魚先主大驚喜問象曰可食否象曰故為陛
下取安敢取不可食之物乃使廚下切之先主曰聞蜀
薑作羹至佳此間雖水木及魚恨此時無此薑爾象曰
蜀薑豈不易得頗差所使行者并村以直象自書一符
以青竹杖使行人閉目騎杖杖止便買薑買薑畢復閉
目此人承其言騎杖須臾已到成都不知是何處問人

人言是蜀市乃覓蠶于時吳使張溫市見之問曰與卿
賢蠶於是甚驚作書寄象此人買蠶畢捉書騎竹馬
目復須臾已還吳厨切膾亦適了也 神仙傳
待信得蠶郎中喬翻於洋渚遇神人意欲啖蠶而市無
之神人以絹數疋并書一牒付信令市門南下任意所
之須臾得蠶數斗還以問神人神人曰問李先生安知
我事多矣 博物志

然蠶伏波將軍唐賢傳蜀人煞蠶法先洒掃別廐細飼
三輩盛着籠中作弗寒湯沒籠着湯中須臾取一片綿拭
令蠶不見乾以向湯令復沸使相掩消息視蠶中當自
斷視其熱否蠶既熟乾便內着蠶中細擣米末以覆上
沸便陰乾之 博物志

龐郡獻蠶孔秀之為臨川太守在任清約龐郡還獻乾
蠶二斤武帝嬉其少知秀之清乃嘆息 齊書

未嘗食蠶周捨占對辨捷嘗居直廬語及嗜好輩手野
言從來未嘗食蠶捨應聲曰孔稱不撤裳乃不譬一座
皆悅 梁書

解毒雜錄崔鉉暴亡梁新聞之診之曰食毒僕曰常好食
竹鷄多食半夏苗必是半夏毒命生蠶搥汁灌之即活
半哇萬家之城千畦萬家之城千畦雖甚韭其人與千戶侯等 史記
不知滋味倭國有蠶不知其滋味 魏志
姙娠不改姙娠不改姙娠者不可以生蠶令見蛊措 博物志

蚘
苦鞋鮑有苦葉鮑蚘也葉小可為羹揚州人恒食至今
月葉即苦故云苦葉 陸機毛詩疏義
苦鮑共濟蒲侯伐秦及涇莫濟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
曰豹之業及鮑有苦葉矣不知其它叔向還召舟虞與
司馬曰夫苦鮑不材與人共濟而已是行也魯人以喜
人先濟請俟從之 魯語
蚘落蓬惠子曰魏王貽我大蚘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
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瓢則蚘落無所容
非不大也吾為其無用而剖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
大也 莊子
貽蚘美魏文侯見箕季墻壞不治問其故曰不時又逢
蚘災文侯曰墻壞不築教民無奪民農功貽我蚘菱救
我無多歛百姓 新序
繫狗腎杜預病瘧吳人憚其智計以蚘繫狗之頸每大
樹以廔輒斫使白題曰杜預頸及城平盡捕殺之 晉書
卧蚘腸祖逖在河南百姓感悅營置酒大會耆老中坐
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將何恨乃歌曰幸哉遺
黎免俘虜三辰既朗遐慈父盡酒忘勞其蚘腸何以敍
思歌且舞其得人心如此 晉書
求歛留蚘徐文伯曾祖熙好養老隱永嘉中有過求
飲留一蚘熙與之曰君子採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蚘

石啖所之乃扁鵲醫經一卷宋書

子鄒為籠卞彬性好飲酒鄒臺鄒勻坑皮為荷囊為龍什物多諸說異自號汝田十二年不改易以大鄒為龍故曰大鄒

居齊書

鄒破子善強練師不知何許人所至之處人皆敬而信之晉公讓未誅之前會君精一大鄒到讓門外抵而破之乃大言曰鄒破子善未幾而讓誅

舊鄒城今豫州汝南鄒縣西地汝水左岸出西北流又屈而東轉又西南會汝水右岸鄒者老云城取名焉水經注

刃磨鄒傷干將之刃未磨瓜鄒不能傷

華多實少婦人踈孕者子活乳數者子死

北中記

實少上

燒穰殺鄒燒穰殺鄒俗說家人燒黍穰則使田中鄒香死也

用汁朱堂澹耳無水唯種大鄒藤斷其汁用之亦足

不備國貧一年之計莫若樹穀十年之計莫若樹木終身之計莫若樹人瓜鄒牛踐苗則子善

牛踐千古鄒鄒牛踐苗則子善草木子

鄒可為笙鄒鄒也壺盧鄒之無柄者連鄒有柄田縣也可為笙曲沃者尤善秋冬可用用則深其裏古今注

中流千金賤生於鄒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

也俗

壽盧

外羅內龜張揖字指如鄒壺外睢澤而內實麗

鄒壺有月暈武成帝皇后胡氏安定人魏中書令宛州刺史延之女也母盧氏范陽道約女也初懷孕有神來告門曰此宅鄒盧中有月暈而生后

長柄壺盧陸士衡机入洛道路長公所宜曰詣劉道真定其既往劉尚裘制中性奢侈擺雖物無他言唯問東吳有長柄壺盧卿得種來否陸兄弟殊入望乃云梅去

胡笳笙胡廣笙竟陸尤多

北中記

十三管吹之音韻清響當今徐昌黎

芦

獻兵宋時有田夫常衣蝟裘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甫里之富室告之曰潛人有美戎裘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當之顏於日陰於壁衆晒而熬之其人大慙子此類遺利野人美裘靜獻之至尊覽訖

鴉

脆黑爾雅菩接余其華將陸璣云白蕚紫赤色蓮圓徑十餘澤在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澡淺等大如鉤股上青幹白葉其白莖以苦酒淹之至美可案酒類之推云

[illegible]先儒解釋皆云、是園葉細整隨水波漾今楚水雅
而之黃花如棗江南俗亦呼為鵝[illegible]或以為符菜而河
九俗人多不識之博士皆以參差者是覓菜呼人莫為
人若亦可笑矣

胡荽

胡荽 胡荽曰胡菜北州人呼為香荽為石勒諱也
薇胡荽 沖曰廬山穿鑿怪居京師北郊一
日種胡荽俗傳令人口漏緩須臾則死夫婦之道人倫之正不絕
之子孰餘種曰大人已留上聞皇祐中館閣中或談論
則曰宜搜胡荽一斛[illegible]

蕨

蕨 一名鼈脚牙也四時食之而壽爽脆食之而天損
神記曰郁鑒鎮丹徒二月出微[illegible]獵有甲士折一枝食之
心中淡淡成病後吐一小蛇長尺餘赤如丹蔴之屋前漸成乾蕨此物
不可生食草木疏曰周秦曰蕨齊魯曰[illegible]

薇

薇生水傍[illegible]如淳爾雅注云薇水[illegible]
三年病色不變武王烝之乃不食而死然詩云采薇者
乃金櫻苗也

紫菜

[illegible]郡縣海記曰郡[illegible]生紫菜是時云
綸組紫蜂是也注紫菜也生海水中正青附石[illegible]
乾之則紫色臨海常獻之

苦買

苦買莖照二年有苦買菜生揚州營士陳蓋家墓高四
尺六寸廣二尺二十是後歲多征伐人民疾苦故苦買
者買苦也 [illegible]紀 唐景龍二年鄧縣民王上賓家有苦
買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 [illegible]近長沙地名白
鶴棲民家園內有苦買菜開蓮花七日方謝

鬼目

似梅飲洒鬼目似梅南人以飲酒漬
柔遠鬼目樹大者如李小者如鴨子二月花色仍遶著
實七八月熟其色黃味酸以食煮之滋味柔嘉交趾武
平興古九真有之也 [illegible]南方[illegible]草

鬼臼

鬼臼茶知直尔不可啜可為漿也 [illegible]
味酢鬼臼時似棠梨葉味如青皮白樹高大如水瓜而
小耶仁不周正味酢九月熟又有草縣竽亦如之亦可
為蔬用生[illegible]似鬼臼[illegible]

鹿角

鹿角淡葵色赤生石上南越[illegible]南越志
[illegible]水南山有一桐如鹿角而頗是羅勒土人謂為山羅

茄

[illegible]茄[illegible]又曰茄[illegible]
優殺一名[illegible]名優殺以[illegible]

[蕹]菜生水中可以為蓋池塘
冬月東風菜陸生畏肥肉作羹味如香氣似馬蘭
[蔊]菜音罕味辛
[蓳]胡對反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有雲夢之芹
[莖]似蒜生水中
[蓴]紫色有藤
蒟菜葉似竹生水傍
慕菜慕菜似蕨
[蕨]菜似蕨生水中
[藻]菜似蒜生水中大葉
[蓴]菜似蒜生水中只云署預別名
[蓴]音唯以烏韭而黃
[蓴]他合反生水中大葉
[蒲]根似芋可食只云署預別名
蔗菜安南有蓋菜蔓生水上葉美可食人逐池中以手
指尔若否即游魚悉盡色待其人去漸青如初
[蓴]詩云言採其蓴毛云惡菜也詩義疏曰今羊蹄似蓴而不美多啖令人下痢幽陽間之逐

[蓴]長沙定王故宮有蓼園云定王故園也菜之辛者謂之蓼異物志
[蓴]綸吳都賦云綸組紫蓼爾雅注云綸似綸組似綸揚子所謂五両之綸半通乃有秩斋夫所帶糾青綠綸也海中草生采理有象之者因以名焉
[蘋]萍其大者蘋葉正四方中拆如十字根生水底葉敷水上不沾小浮萍之無根而漂浮也故韓詩曰沈者曰藻浮者曰藻藻音躁即小萍也蘋亦不沈但比萍則有根不浮游爾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呂氏春秋曰菜之美者崑蒼之蘋萍馬時珍詩義疏曰可糝菜為

[蓴]菜五六月生池中葉類荇根如

鹽池塩城也鹽池河東鹽池袤五十里廣六十里周一百四十里鹽鹵西方鹹也東方謂之作西方謂之鹵鹽鹵也河內謂之鹹（音閑）又謂之鹼（音檢）鹽也（雅）大夏鹽和之美者大夏之鹽（出禹貢）

虞舜三十年冬王使周公閱來聘經有昌歜白黑形鹽辭（形容也）有芬芳也則有備物之饗以象其德焉（出魯語）

宇金蔡民月給費用官署作煮鹽官宇金（史記）

海水為鹽吳東海水為鹽（國用饒足）

鹽起獨宅貧徙為縣採迎鹽河東令鹽減起（下仁放歎其鹽復獨完（見致仕）

河東栽鹽第五倫日以久矣（後漢書）

親姓者自稱王伯參栽鹽井（水經注）

天中記 卷四十六 三十七

糞除而去（後漢書）

近陵所圄陵州井乃東漢張養遺陵所開門狼毒井有毒薄茂井中及鹽神王女二十為縣天所以道力驅出毒龍禁王女千井下然後人養鹽泉之利（郡國志）

南輸梁趙宋衛濮陽惡食無鹽則腰疾（管子）

國之大寶御凱與前疏書曰夫鹽國之大寶也自亂以來放散宜如舊置使者監賣以其直益市糒牛若有編民以供給之（魏志）

鹽鹵惡米種卒家無餘財孫楷陽鹽五斛以調妻事（晉志）

府尉主鹽先王定益州置鹽府令丞以鉄之（初學記）

餘斤上（缺）柏公通齊國之魚鹽千東乘（國語）

載鹽秦穆公使賈人載鹽百里奚使將車（世說）

宿沙氏煮鹽之得成金萬一千（事物紀原）

宿沙氏煮鹽柏公成鹽三萬六千鍾令使羅之得成金萬一千

也（十道志）宿沙作煮鹽（本世紀）宿沙衛齊靈公臣齊濱海以負海為魚鹽之利（史記）

魚鹽之地張儀說趙王曰今日楚與秦為兄弟之國而輸幣稱為（秦策）屬臣（秦獻魚鹽之地斷趙之右臂（秦策）

穿井煮鹽宜帝地節中始穿井數十所煮鹽（漢王本紀）

倫以幼故侍中劉子揚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
昔仲聰絺勞薪易牙別淄澠子揚之妙抑未乎倫曰
師曠多牙古之精也魏之子揚今之妙也子何間焉
鹽玄春永

味鹽生晉符朗元起識味會稽王道子設食食之極江
左精饌食記問曰開內食熟若此朗曰皆好惟鹽味少
生即問宰夫果如其言裴啓語林
貧鹽自供郭文字文舉焉居吳與無餘杭大辟山中植
著鹿裘葛巾不飲酒食肉頗種蕎麥稊草棄木實資鹽
以自供人或酢下價者亦與之晉書
求鹽搥指誓章王大會賓僚張融食炙始行畢行炙人
天中記 卷四十六 三十九
便去融欲求鹽蒜口終不言宋書
衰不食鹽崔慰祖父喪本會食鹽母曰汝既無兄弟又未
有子自毀不減性故當不進耆羞耳如何去鹽吾今亦
不食矣慰祖不得已從之晉書
九種世低南伐遣李孝伯賜劉義恭等鹽各九種并胡
誠李孝伯以有後詔凡此諸鹽各有所宜白鹽食鹽主
上目所食黑鹽治腹脹氣刮取末之六銖以酒下胡鹽
治目痛戎鹽治諸瘡赤龍駿鹽良鹽馬齒鹽四種非食
鹽雜俎

鹽數十斛沮渠蒙遜事酒泉於宋錄室得書數千卷鹽
米數十斛而已蒙遜嘆曰孤不喜赴李氏欲往不果耳
鹽大鹹伏景陽臺城晏集其黨又召僧道取鹵溫鹽
以進景問曰好不景荅所好大鹹僧通曰不鹹乃佳及
景死王僧辨截其二乎送齊宜又傳首往江陵梟以堰
五斛置腹中送于建康暴之于市百姓爭取屠膾煮食
皆盡北史

鹽官崔暹奏請海沂煮鹽有利軍國文裘以問崔昂昂
曰亦既官煮斷之窮官力雖多不及人廣諸淮開市薄
為竈稅私鹽給彼此有宜朝廷從之北史

宋食水病房景伯母亡居喪不食鹽菜因此遂為水病
積年不愈上

狀如方印虞
書

藏井生鹽左右神藥鹽州治城鹽渠水生鹽色紅白味甘
杓城鹽州鹵中獲壤土又置烽堡水路迴遠即時有酒
廢鹽片悉生鹽事符聖德可謂天讚請宣付史館制可
正鹽官廣劉晏正鹽官濫以裨用度
地產瑞鹽錦澤判度支方是時療敗河中鹽澤奏地產
瑞鹽此上德之瑞帝疑遣諫議大夫蔣鎮廉狀鎮畏澤
還乃賀帝且請置祠號官廟應靈慶池
官自鬻鹽常處厚再遷中書舍人振平叔以言利得幸
以帝建言官自鬻鹽寵天下之財宰相不能詰下群臣
議處厚發下難詰其迂謬乎叔悅縮遂寢

玉簡收劍晏小節盛暴貴詔取三萬斛以贍關中自爾
燔鬻至都人以為神第五琦及劉晏代其任法術精
密官無遺利初權鹽起於管大府未通計一歲征賦所入而鹽酤當天下大半之

賦

致鹽靈座 李晟既毀城鹽州復故池以新鹽賜軍相帝
思晟乃致鹽靈座

佐軍食 王仲榮中人田令孜怒重榮擅鹽池之饒干時
巨寇甫定閭用大乏諸軍無所仰而令孜為神策軍使
建言請二池領屬鹽鐵佐軍食重榮不許奏言故事歲
旨不聽

蛤梁鹽池 李師古棣州有蛤梁鹽池歲產鹽數十萬斛
李長卿以州入朱涓獨蛤梁為李納所據以專利後德
棣交武王俊納乃築壘徳州南跨河以守蛤梁謂之三
汉

煮海取鹽 鄭畋請以嶺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常荷歲
煮海取鹽因十萬緡市雲南鹽鐵委廣州節度使常荷歲
臭弁以載杜中立以蔭為義武節度使徳宗時三千乘
歲艱鹽每瀕民苦之中立咒飛雪將數百人至北嶽
自是民以勞軍食足矣

鹽屯 姜師度為河中尹安邑鹽屯涸廢師度大發卒浚
引其流置鹽屯公私收利不貲

條上新法 盧弘正初兩池鹽法數得贏不相償弘正使
判官司空輿檢鉤稽正條上新法即表輿兩池使自是
課入歲倍用度賴之

計口授鹽 盧商為蘇州刺史以鹽法求羸貴民愈困
商令計口授鹽無常額人便之

摧鹽司空與當大中時盧弘正管鹽鐵表為安邑兩池
摧鹽使先是法疏闊吏輕觸禁與為姦約數十條莫不
以為宜

火井煮鹽 臨邛火井諸葛亮往視之後火益盛以鹽投
水煮之則得鹽後人以火投井中火即滅至今不然

倒鹽江中 姚彪至武昌遇風與沈淵中風粮盡用江
遣人從彪貸鹽百斛彪得書不答勑左右倒鹽百斛着
江水中曰明吾不惜所與耳

賴白似玉 高昌國遣使貢鹽二顆顆大如斗狀白似玉
帝以其自萬里絶域而來獻數年方達命杰公迓之謂
其使曰鹽一顆是南燒羊山月望收之者一是北燒羊
山非月望收之者使者具陳鹽奉王急命故非時不因
問紫鹽驢駒云自中路遶北涼所奪不敢言之帝問杰
公曰群物之異對曰南收羊山鹽文理粗北燒羊山鹽
文理密月望收之者明徹如水以舌舐之可驗交河

之止痛更深一丈下有
而服之攻婦人小腸瘕瘕諸疾彼國珎異必當致貢是
以知之 張揖子虛賦注
酸水如雨陵州鹽井坠人入者聊死候雨入井則
隨雨免王後人以本鹽貯水擊鼓酸水如雨點於上
崖有鹽如手痛嚼之若王鹽 李時珍曰鹽中只有水晶鹽
石子鹽海東有印成鹽西方石子鹽胡中青鹽五原紫
鹽波斯土產赤鹽
五色鹽按益部有赤鹽紫鹽黑鹽青鹽黃鹽亦有如虎如
卵如繒如石如水晶狀者非產北狄有青鹽五原有紫
鹽 博物志 紫淡書
天竺國有黑鹽紫鹽 西域記
方寸半食味甚美 西域記
紅鹽恩州有鹽場色如絳雪驗之即煎時染成差可
愛也五代于闐晉天福二年遣使來貢紅鹽
桃花鹽鄖公雯云琴湖池桃花色如桃花隨月盈縮
在張掖西北
鹽花山龍泉山旁有鹽池水色白上有紫菱四邊青泥
十 月中地左右十餘里地草上如霜爛日不什嘗之
方鹽 朱世卿 鹽乘
山泉注
水其名曰源一凝新陶米特甘香下有石

盤狀如石英白如水精味過香鹵萬倍舉作物之上品
伞子鹽蜀罹灘有鹽井一百所巴川資以自給粒大者
方寸中央隆起形如張傘名曰傘子鹽有不制者形亦
必方異于常鹽矣晉書地道記云入湯口四十三里有
石煮以為鹽石大者如升小者如拳煮之水竭鹽成 劉淵
為枕高昌國出赤鹽其味甚美又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
昌人取以為枕貢之中國 後魏 李謐
鹽澤朔方縣有大鹽池其鹽大而青白名曰青鹽又曰
戎鹽入藥用漢置典官 魏土地記
崆峒李嗣昭守上黨為汴人所圍城中鹽盡嗣昭
天地俄而地生鹹取以煎鹽甚美又後掘得石炭晉王
天中記 卷四十六 平四
給萬三千石高保融明宗時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
自將解圍躬莫其地立二廟曰鹽神炭神 海錄
不復給及世宗平淮故命秦州給之 五代史 晉高祖
宋真宗祥符間解州鹽池減水帝遣使持詔
至州祈禱使至夜夢城隍告曰鹽之神蟲尤也昔蟲尤與軒轅帝爭戰帝敗之至今遺跡
尚存開朝廷創立祠殿東七里懷仙故謂鹽池平使者聞
神語覺回奏於帝既而蟲尤塑像設帳幕群臣
具奉遣使信州龍虎山添天師至闕下舉英勇一將制
之天師奉旨召來即蜀閬將軍乃真君也召至現形帝
故驗之乃命往解州勦除蟲尤鹽池如故帝遣王欽若

夢記 上泉山致享祠下以謝神明復新其廟眼鏡
義勇武安王徽宗朝加封崇寧至道真君 吳地記 宋刊
宛委鹽詞陵最富有宛自湧鹽
臨田都善之東龍城之西南地廣十里皆為鹽田行人
所經牛馬皆布氈卧馬 酉陽雜俎
龍城罨某姜賴之壩令稱龍城直溪無道以成庭上帝
赫怒溢海盪傾剛鹵千里漸 廣東新語
生物志
三色鹽山二岳三色為質赤者如丹黑者如漆小大從
意鐵之寫物作獸啟惡佩之為吉我鹽可以療疾 上
醯石汶山越雋煮鹽法各異汶山有鹹石先以水漬既
夫中記 卷四十六 八 益州記
布爽之越雋先燒炭以鹽井水浸炭刮取鹽 益州
記
比海南海之貝北海之鹽 王
清池鹽有清池鹽正四方廣半寸其形扶踈似有人耕
池旁地取池水浸種之去 金樓子
石鹽 海州有污中常出自白鹽嶧嶧如湾細石子天
然圓石 海州圖經水水甘美下有石鹽白如水精 南州異物志
鄖瑕一延篤與季文德書云晉國鄖瑕氏之鹽
江夏崔駰博徒論云江夏之鹽或水但于水故或與土雜產
鹽生於水鹽體因於水故或與土雜產
于地多則千海廣但未必
東有汨成鹽而方有石水

遺作油灼火法
書
精油二百張續為湘州刺史州境大寧牧好積聚多屬
書數萬卷有油二百斛米千石他物稱是
耳世說
諸油撰配侯景攻臺城為曲項木駝攻城吞石不能制
羊侃作雉尾炬施鐵鏇以油灌之擲駝上焚俄盡
制面油煎初侯景既南奔魏相高洋命先刳景妻子面
皮悉以油煎臠之
謹本益火衛史王真作亂率其黨裴爾章門不得入乃
縱火燒之尉遲邇懼火盡真黨得盡乃取油灌木以益
大火勢轉盛真不得進乃退後周書
漆和油爛柒油柒實和之以塗繪上燥而發之形似油
北史卷四十七
者油亦如之
名
醬
成於鹽醬成於鹽而醎於鹽夫物之變有時而重
醯雷不作醬雷不作醬俗說令人腹內雷聲被子路戒雷
精而生尚剛好勇死衛人醢之孔子覆醢每聞雷心惻
如耳
覆醢劉歆謂楊雄云今學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
玄作恐後覆瓿誤也漢書
閩廣諸鎮醢魚貝蝦蟹醢魚卵醬食參滿籩醢實具參魚
膾炙醬腐膚醯醬禮記
豆醬恶醬作豆醬恶醬此謂使人忘作不

匀之醬秋乘七發曰能嚼之膾勾藥之濡幷林注曰勾藥和齊鹹酸美味也

醋

醯人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醯酒漿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周禮

華池左味陶隱居云醯俗呼為苦酒丹家又加餘物謂為華池左味

苦酒魏名臣奏曰吾監劉放曰官飯苦酒與百姓爭

天中記 卷四十六 四九

錐刀之末宜其息絕

古酒城吳王築城以貯醯醯今俗人呼苦酒城吳錄地理志

風林鳴醋西王母謂帝曰仙藥有風林鳴醋內事

灌鼻務薛仁杲按秦州召富人聚於益火之上或以醯灌鼻務薛仁杲按秦州召富人聚於益火之上或以醯灌鼻未其金實

灌鼻未其金實

汪臬來俊臣鞫囚不問輕重皆注醯工矣

誤進任廸簡萬年人舉進士初為天德軍使李景略判官性重厚嘗有軍宴行酒者誤以醯進廸簡知誤以景略性嚴慮坐主酒者乃勉強飲盡之而為蓄其過以酒薄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醯酒薄白景略請換之於是軍中皆感悅

齊桓公一鏡子

醯人醯人掌共五齊七菹凡醯物以共祭祀之齊凡醢醬之物賓客亦如之王舉則共齊醯物六十罋共后及世子之膳羞醯酒漿之禮共醯五十罋凡事共醯

周禮

麋鶴行道鹿鶴醢食之豆其實麋臡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魚醢

醢筍菹魚醢周禮

天中記 卷四十六 五一

凡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

凡事共醢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上

以魚膾奉候及期延於閤內從容又飢候客退方得接俄而墓上施一醢杯醋更無他味少年飢甚開不醋杳輕啜之遂巡再啜遂覺胸中豁然眼花不見喫魚膾膾太多矣醋不快故椎誣而食其疾也醋泥搗磨孫光憲家婢抱小兒不覺落撥火上便以醋泥傳之瘡痕

泥傳之瘡痕本草

醢

醢人醢人掌肆豆之實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麋臡行道鹿臡醢食之豆其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魚醢

蚳醢豚拍魚醢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筍菹魚醢周禮

天中記 卷四十六 五二

凡事共醢醢人為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王舉則共醢六十罋以五齊七醢七菹三臡實之賓客之禮共醢五十罋上

醢孔子哭子路于中庭有人弔者夫子拜之既哭進使者而問故使者曰醢之矣遂命覆醢

作醢雍錄四民月令五月一日可作醢

陳里弘君舉食撤曰東里鬻熊之醢

麥

麥爾雅曰肉謂之麥說文曰麥五味和羹也五味和合五味者各稱一其一族之名和合一品名曰羹猶

雖未經料雄帝何懼受壽永多夫何長劇好相
進知羹干克克懼之而鋤
上及有虞下及五伯是也
鵰黃緣鵲飾玉后帝是懼
羹修玉骨以事湯湯賢之
熊羹紂王怒熊羹不熟而殺庖人新序
食子羹文王長子曰伯邑考紂烹以為羹以賜文王囚
聖人不食其子羹文王得而食之紂曰誰謂西伯聖者
與食其子羹而不知帝王世紀
羹羊不遍中山君享大司馬子期在焉羊不遍子期
怒走楚說王伐中山中山君王有二人挈和隨後問之
臣父嘗餓且死之君下壺飧哺臣之父故來死君也
中山君曰吾與一壺飧得二士死國
為有欲去上食牽也韓子
毋作羹方陸續請詔獄其毋至京師飾伏續對鉤泣曰
續毋來使者問其故荅曰續毋作羹截肉未嘗不方斷
葱寸寸無不同是知毋來漢書
啖羹無鹽陶頑字公超啖無鹽上
菜羹不給租溫表王濛之孫曰濛今有三孫年出六十
室如懸磬餬口江濱四節蒸嘗菜羹不給晉書
晉陽魚菱湘州刺史王僧虔引樂順之為主簿以同僚
非人兼官去吏部即庾杲之嘗往候順之為設食唯菰
魚菜薤杲之曰我不能食此物聞之自出嘗膳魚羹數
種杲之曰卿過於茅孝徵我非郭林宗史
羹絕味毛修之彼客入魏孝武帝信敬嘗護之故不死修之嘗為羊羹薦魏帝
書副羹必為絕味獻之太武大悅以為太官令彼能遂
羹尚書封南郡公太官令常如故宋書
政劉秀節知運作將還密懷
詐愛偶置來來稱高帝輔
異圖及沈攸之敗兵聲高
夜會石頭詰旦乃發秀節素
陳恒殺不自安晡後使自
食飯裁竟中手抿不自禁
頭詣太妣蕭氏孫勸令寿
南北所推高祖既為秦王
置酒高樂美酒既至崔祖思
曰比來故為南北所推侍
中尤宜門美酒食非祖
思所解祖思曰魚鱉膾鯉
專愛豈關餐酬之說王甚
以非物生之許文季曰千里
尊羹士應還沈齐
書
羹食盡呆繒無竹毋病積年忽思眾定緒要到市買
安能食先官之裹併食盡毋
欲奉毋絳曰病後
怒曰小兒病欲此羹如何必
併羹盡天若有知當令汝哽
悠絳聞之中介介如明日而死上
史徵為太子左衛率

人度覽裕左右嘗設羹亦即翻之頗色不悦
後漢書

不食蹋琰字挺超嘗送子襲州牧宴過路旁士
人食琰方知盜殺奴辭不食
魏書

不還直亟城王攸為滄州刺史隰沃縣上簿張達嘗
詣州投人舍食鶏羹祭知之守令畢集攸對衆謂達曰
食羹何不還價直也達即伏罪合境號為神明
上

汲后曰卿累謗鑠何邪對曰臣猶鹿也羅紘之吏如
猥者苟須臣肉為之羹預
晉書

羹盧照隣宇昇之客東龍門山布衣蔡羹
三

林甫子豹鄭平為戶部外郎一日林甫就院
省安國寺昆弟豹白謂平曰上明日當賜丗露
羹鄭即執食此羹縱華皓亦必飲黑明日果有中使至
林甫第賜食因以羹與平食一久飄黑
明皇雜錄

不二漢桓郁嘗述家計曰余舊廚高公先君兄弟三
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設夕食設蓺而已皆保
壽自貧人千石之粟不預貧人候頭羹罷撤
漢水

珠玉實貝雖黃硃砂煮汁為之過三煮即棄其滓
魏志　異

候頭羹民皆好啖候頭羹雖五肉臛不能及之其俗言
不歸侯羹人重不歸羹羹以羊鹿鵝
淮南子

猪肉和胥同一釜炊之冬極肥濃尤肉進之恣意讀
以五味貯以盆盥置之盥中有銀杓可以
白孝標北堂書鈔

五味晉少公問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
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師曠侍曰臣請譬
之以五味管仲善斷之實骨無善煮
和之羹以熟矣春而進之而君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
力也
淮南子

糲粻飢羹魏文侯見箕季曰妾進摘粻之食瓜飢之羹
文侯語其僕曰食我以糲粻者季當不能具五味哉教
我無多歛於百姓以消飲食之養也
上

啜羹埳塈太宰子朱食作於令尹子國子國啜羹而熱
投羹而沃之明日子朱辭官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厚
人不難明日伏即尹怒而笞之三百
淮南子

羹魏有烹猴而召其鄰人以為徇羹也而并之後聞
其猴也棄地而吐之瀉盡其食此未始知味者也
淮南子

羹中有髮昭帝時大官上食羹中有髮切中宵主令丞
坐不謹敬皆論
風俗

杯羹二萬李德裕奢侈無度一杯羹其費約錢二萬緡
珠玉實貝雄黃硃砂煮汁為之過三煮即棄其滓
異物志

候頭羹民皆好啖候頭羹雖五肉臛不能及之其俗言
不歸侯羹人重不歸羹羹以羊鹿鵝
淮南子

猪肉和胥同一釜炊之冬極肥濃尤肉進之恣意讀
以五味貯以盆盥置之盥中有銀杓可以
白孝標北堂書鈔

[臍]牛與羊魚之腥薤而切之為膾少[臍]春蔥秋用[illegible]
春用韭秋用[illegible]肉腥細者為膾者大為[illegible]軒水[illegible]
之不錄會亦呼為[illegible]先慎也交趾人或經營事務滿線縫推[illegible]但
[illegible]切散會和[illegible]細切肉也[illegible]文說[illegible]膾會也細切肉散分其赤白
異切之乃會和之也[illegible]釋名[illegible]

[魚須臍]伍子胥伐楚未還闔閭治魚作膾過時不[illegible]
後王重作之其味如故人作魚須臍者闔閭之時造也
臭猶須子胥之至也三師到闔閭[illegible]食之不知其臭
[illegible]吳越春秋[illegible]

[臍成虫]陳登得膏中煩滿面赤不食[illegible]
胃中有虫數升欲成膿瘡腥物所[illegible]
[illegible]北[illegible]

[illegible]服一升期須臾[illegible]服之食須臾吐出三升[illegible]玉赤頭皆動半
身[illegible]是生魚膾也[illegible]

泉鯉供膾姜詩妻事姑姑嗜[illegible]
常力作供膾呼[illegible]母共食其舍側忽有泉湧鯉魚一
雙以供二母之膾[illegible]

江[illegible]具桓車騎中在荊州張玄為侍中使至江陵路
經陽岐俄見一人持小籠生魚遥來造舡云有魚欲寄
作膾張乃維舡而納之問其姓字云是劉遺民[illegible]張素
聞其名大相欣待既知張御命問謝安王文度並佳不
張甘欲語言劉[illegible]便去云向得此魚觀君
舡上當有膾具[illegible]故來耳於是便去

江南人喜作鱠名即官鱠因張翰思鱠得名鱠
唐膳六年吳郡獻海鱠乾鱠四瓶瓶容一斗漬一斗可
得徑尺面盤并奏作乾鱠法帝以示群臣云蜀術人介
象於殿庭釣得海魚此幻化耳亦何足珎異今目之膾
乃是真海魚所作求自數千里亦是一時奇味即出數
盤以賜近臣大業拾遺
金虀玉鱠南人魚鱠以細縷金橙柈之號為金虀玉鱠
隋時吳郡獻松江鱠煬帝曰所謂金虀玉鱠東南佳味
也隋唐佳話錄
魚鱠吳中以魚作膾芮菜為美魚白如玉菜黃若金稱
為金虀玉膾一時珎食也春秋佐助吳昭德善造鱸鱠時人謝
之曰鱠若值具緣細花縷若非遇吳費醋及葫江東呼
蒜為葫東坡云吳興庖人所饋鱠亦足一笑鄉土以此
為盛饌製時鈔成花草禽鳥詩句詞章務臻其妙造
盤亦甚得法謂之金虀玉鱠
魁刀和鱠李綱在東宮書召饗人作鱠時唐儉趙元楷在
有道生魚於建成者收召建成常往溫湯綱時以疾不從
座各自賫能為鱠建成從之既而謂曰飛刀鱠鯉調和
鱠食公實有之至於審諭猶諧固屬於李綱矣唐
鬼俟紂膊鬼俟以享諸侯
切膊約友散宜生閎天南宮适三子者學乎太公見三
子知三子之為賢遂酌酒切膊約為朋友尚書大傳
柾受魯昭公出奔齊侯使高子執簞食四柾膊公稽首
以柾受公羊傳
鱠手刀子安砧山所踢南郡魚并鱠手刀子

每朝設脯臘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成王聞之以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楔一笥以為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過王止而文至于今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過王止而後復語

俄人與脯趙宣子將之絳見翳桑之下有餓人宣孟與脯二朐拜受不敢食問其故曰臣有母持以遺之宣孟更賜之二束遂去

獻蒲為脯二世時趙高用事乃先獻蒲為脯指鹿為馬以驗群臣

胃脯漏氏以胃脯而連騎

晉灼曰今太官常以十月作沸湯蝟羊胃以末椒薑芬之暴使燥是也

東脯餉軍左慈詣劉表

而十人共舉不勝慈乃出一斗器盛脯一束

凡禽餘人皆周厄中酒如故脯亦不盡坐上又有

賓客千人皆得大飽

麒麟脯王遵至蔡經家與麻姑共設餚膳擘脯而行云是麒麟脯也

根雜人脯煮大和羹以人脯曲是哀韓故位不至公也

遺脯衣襲

袁虞嘗行宿寄逆旅同舍失脯疑虞為竊虞默然無言便解衣償之主人曰此數尖鼻鶩鳴多是狼

徑倫君何以疑人乃將脯往山家問乘求果得之

還衣廢牧之不顧晉

盜脯推獲

彭城王攸為滄州刺史有一人從幽州來驅馱鹿脯至滄州界脚痛行遲偶食脯去明旦告州乃令左右及府僚吏分布鹿脯不限其至日見哉之推獲盜者

紅蚘脯

白鳥公主上贈御餚有紅蚘脯非蚘也但貯於盤中卵蚘健如紅線高一尺以筋扣之無三數分散即復其故

臘王績性嗜酒杜之松歲時贈臘

供茲臘元行冲仲秋仁傑器之嘗謂仁傑曰下之事上譬

富家備積窖自貢也脯脯膜臟以供滋膳

前漢傷造代宗廢真皇后流氏河南為史思明所浚逐失后所在德宗即位令開縣物色訪焉乃於市得三孟一女類能言禁中事與女官李真一嘗從后脯脯常傷左指高以割瓜傷指

酥酪

魏明帝居云佛書稱孔成酪成酥酥成醍醐醍醐

指酪

陸機詣王武子武子有數斛羊酪以示機同食

太公之酪

西王母謂帝曰山藥有太玄之酪

乃洛酥之精華

吳何以敵此機曰千里蓴羹未下鹽豉

食酪而病陸玩誚江專王公食以酪陸遵瓶罌
王戎云卑食酪小兒強食酪吳人至京每設食者有酪蘇未知是何於也班
而食歸止遂至困篤以告其子曰與儈人同死不無所恨
然故宜慎之 林
賜酪尚書令荀勗賜酪太官即給之
晉起居注
分餉侍坐帝憲帝往益孚凡四方所獻酒酪皆分餉之
馬酪要社山其所服 酒湯 雜記
珍味稷黍兄弟俱有馬酪 酒湯 雜記
而有格為酪貿美而名 晉書
代士大夫言家法者以穆氏為高 唐書
餌餅宣宗賜韋澳孫宏銀餅餤食之甚美皆乳酪蓄腥
之所為 注
曝書孔毅宗迎佛骨入內道場屬骨乳訶陵國所獻
也 雜俎 酒湯
唐路田鵠駭馬國貿易婦人食酪以食
婦人食酪南蠻有治病法 乳酪
粟夫以酪五代仲華閩其食乘夫以酪
乳作汁酪澤也乳作所使人肥澤也 名
炙
炙炙也炙於火上 酒湯
也益炙於爨灰中和熱之也 酒湯 雜記
蓋椒鹽敷已乃以由 御裡其表而炙之也 雜記
之各自以刀割出故 胡頫之為也 雜記
上炙髮繞文公之時害臣上炙而髮繞 雜記
而 一曰女欲寡人 杜雙即寡為以髮繞之文公召宰人
冊封請曰有死罪三操觚紙刀利猶干將也切肉斷
而髮不斷臣之罪一也操木而貫穿而不見髮臣之罪
二也奉燔炭火盡赤五而炙熟而髮不燒臣之罪三
也堂下得無微有疾 臣者 宰公曰善乃召其堂下而讓
之果然乃誅之 一曰晉平公飲宴云 雜記
燔燒屈毛者賈有疾曰殺我必以炙及 雜記
天中記 卷四十
為 酒湯
爭食吳王闔閭女嫁 雜記 吳王爭食而炙
慶吳及中陳五字 者高本作今與善本
遂御食以髮炙之武皇之 雜記 所獻正字
死者三山炭皆治小炙 雜記 臣罪一也
陋出佩刀祇 雜記 斷髮不結臣罪二也臣
少事眼目書奏章未 備讀五經具御食與巫及庖人
六日齋祝豈不如黃門 雜記 之制赦之 後漢書
炙之色 雜記 顧榮與同僚宴飲是執炙者於前
炙之不 雜記 炙以竹刀 雜記 炙以竹刀

王綸駁榮被訊其人為督率救榮得免

詣敬宗祥後母病欲黃雀炙乃有黃雀數枚靈寶集

肴因以供母 孝子傳

牛心炙王羲之年十三詣周顗顗異之時重牛心炙座客未嘗得知名 晉書

噉鵝炙劉柱之後詔徵久之未就齊高帝引江淹入中書省先賜酒食淹素能飲噉食鵝炙垂盡進酒數升乾 南史

文誥亦辨 晉書

炙肉籤眼 場帝初在藩魚俱羅弟贊以左右從累遷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車騎將軍贊性凶暴雷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籤刺腹其眼有溫者不適者立斷 隋書

其舌 晉書

駝峯炙 將軍曲良輸能為駝峯炙甚美 酉陽雜俎

牛炙 杜甫字子美客來陽游於詞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令嘗饋牛炙白酒杜甫後漂高湘灣間羈旅鴟鴞於衡州耒陽縣頗為令長所厭甫投詩於宰宰送致牛炙白酒以遺甫甫飲過多一夕而卒集中猶有贈聶耒陽詩也 雅錄

消靈炙 同昌公主上賜麒麟只有消靈炙消靈炙者一羊之肉取之四兩雖經暑毒終不臭敗 杜陽編

香炙 嘉炙飲食有杏炙杏

鱉炙 鱉魚其形如龜十二足子如麻子可炙

作魚在腹雌負雄而行南方作炙啖之 水經注

鮓

醒酒鮭鮓武帝幸芳林園就虞悰求味悰獻糊及雖又數十與大官異味不及也上就悰求諸飲食方悰秘不出上醉后體不快悰乃獻醒酒鮭鮓一方而已 南史

五侯鯖婁護字君卿歷事五侯之門每候五侯各遣狗之君卿口厭滋味乃試合五侯所饋之鯖而食甚美 西京雜記

所謂五侯鯖蓋君卿之為也或云護善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即食故合而為鯖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即辯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諺致奇膳護乃合以為鯖 世稱五侯鯖以為奇味焉 西京雜記

天門冬鮓 晉令

鮓鮭菹也以鹽米釀之如菹熟而食之也 釋名

還母孟仁為菹也司馬自能結網子以捕魚作鮓寄母還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貶嫌也 吳志陶侃少時作魚梁吏常以一坩鮓餉母母封鮓付反書責侃曰汝為吏以官物見餉非唯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也 晉陽秋

至市買鮓費長房又能縮地脈坐客在家至市買鮓刻日之間人見之千里外者數處 列異傳

十斛鮓鮓父上成帝十斛鮓魚作一坩鮓令奉送 陶侃故事

坩鮓送婦謝玄與婦曰郎出後魚鮓大減經冬四十坩純

游魂肥美十二年六月吳郡

以鯉供為之計一供鱘用鯉魚三百頭肥美之極
鱘鮭大者
酪西田推想
野猪鮓安祿山恩寵莫北其所賜品目有野猪鮓有馬
浚池魚昭宗至厨翔帝輟所御膳賜韓全誨等茂貞食
鮓美帝曰此後池魚茂貞曰臣養魚以候天子閒者皆
駿猪今
有渠滄之鳧煎以杜蘅葉庶之腥
膏蘇陳陶所居不與俗接嗜魚每一啖或至十臠江南野史
鱘鮭潤州土貢鮓魚
秋鱠仲秋月取折頭鯉子去鱗破腹使瞥割為漸米燭
燥之以赤林米飯鹽酒合鮓令靜之鎮不苦重踰月乃熟是
天中記卷四十六 周禮天官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豚
謂秋鱠南物志
卷四十六
八珍
食醫掌王之八珍八珍
豚搏珍也漬也熬也糝也淳母也炮豚
而分炮豚炮牂也肝膋也炮牛也肝膋也后世八珍則曰龍肝鳳髓
兎胎鯉尾鴟炙渥唇熊掌酥酪酵以羊脂為之呂氏春秋
張悅詩云玉斧飛千日瓊莖進麗人珍
地八珍謂醍醐麈尾酥駝蹄鹿唇駝乳麋天鵝炙紫玉漿
玄玉漿也玄玉漿即馬奶子蜜和
三醉之酒伊尹對湯曰大三酒後可與天下之人
居者腥猩猩食者臊獾食者羶狒狒之胎楚
之名味也之食之

狐精杜甫畫鑑葵玄熊素膚肥豢濃肌山鷄斥鴈珠
之玲瓏芳冬之巢龜膾西海之飛鰡臛江東之鮮鯉
漢南之鳴鶴七晨鳧露鶴霜鷄黃雀封熊之蜻輸音之
跳鴈酲猩唇髦殘象白鹿洲之龜菜黃之鮓丹穴之鵷
玄豹之胎七命糠牛之肪蜚陪之飯
調和又而不奠熟而不爛生而不腥
臧辛而不烈滑而不膩肥而不臃
和之美者陽樸之薑招摇之桂越駱之薤鮭鮪
之醢大夏之鹽宰揭之蜜其色如玉長澤之卵
飯之美飯之美者玄山之禾不周之稻陽山之粉南海
之粳以上春秋本呂氏本味篇冀野之黍會稽之菰大梁之黍七
遠味絜紂欲長樂以吾百姓珍怪遠味必南海之鹽北
海之鹽西海之善東海之魚鯫鮞鮒魚
武夷食味武夷山神人八月十五日會村人酒行命食
或云菟肬即水苔也或云石蚓一作蚓
膾即小蟹也或云沙虹鮭即蝦也或云河豚鮭即乾魚
也味皆甘美山記

紫駝向晉元帝始鎮建業每得一脉以為珍膳項上一
臠尤美輒以薦帝群臣未嘗敢食時呼為禁臠肉則理傳
漢呂嘗人飲食中有寒具乃今環餅也杜玄當收盡
聚客觀之客有食寒具者不潔手執書盡污之自是
設餳鮧亦名寒具也

鴨臛南齊宮中語云趙鬼食鴨鄭諸鬼盡看調俗間以
細剉肉粽以棗桂曰蒲南史
熱洛河唐明皇命射生官射鹿取血煎鹿腸食之謂之
熱洛河唐人記
食在火候與元中有一將軍家出鉢食每說物無不堪
爽唯在火候善均五味嘗取致淳泥胡祿修理食之其
味極佳自隋雜俎
食料前定魏晉公滉在中書嘗召一吏不時至怒呼撻
之吏曰某有所爲不得遽至乞寬其罪晉公曰宰相之
吏何爲如此吏曰某不幸兼爲陰司晉公以為不誠愈怒
曰既屬陰司有所何主吏曰某主三品以上食料晉公
方記
公曰若然某明日當以何食吏曰此非細事不可顯之
語疏于紙過後為驗乃悉之而繫其吏明日遽有詔命
既對適遇木官進食有糕糜一器上以一半賜晉公食
之美又踰之既退而腹脹婦私第召醫者視之曰食物
所擁宜服少橘皮湯至夜可參漿水粥明旦疾愈前
後吏言召之視其書皆如其說因復問人間之食皆有
籍耶答曰三品以上日支五品以上而有權位者旬支
凡六品至九品者季支其有不食祿者歲支
有問

嘗聞李令問開元中為秘書監嗜羊飲饌取味滋最
奏有甲仗數百人隨一火車入門開宣中人謂之甲伏

人迎逆良久一朱衣鬼往來路開辟如震雷內挾
問出擲大車中載之而去 豐城
猪肉 [缺]不肥人多買最好食鷄每別雙足置木櫃中賣肉漸
盡乃烹之謂之去汗後最肥瘠病既愈後生小鷄子磨癍
中食中斷必傷血肉被而編楚積歲而亡 徐鉉稽神
食鮓 [缺]鮓杜卿飲食供奉既飽即寢人有諫非攝生之
理公曰君不見布囊盛米放倒即慢南唐
素膾 [缺]膾班魴謝玄卿 [缺]卿謂神仙設素膾貼班蝑鯽仙
鮓毛 [缺]毳也以出鬼毛 [缺]腥乃益藏其味絕美其細如針
頭未之過也
義恭云小魚一斤千頭
肉食者鄙 [缺]鄙師我哉曹劌請見其鄉人曰肉食者謀之
[缺]
[缺]
[缺]

淪茗庶家粽子白墜如玉歸約能作櫻桃饊餈其色赤
變又能造冷胡突鱠縉魚庶連蒸鱉臛皮索餅 酉陽雜俎
酒餚之最梁劉孝儀食鮓曰五侯九伯今盡征之魏
筷崔訪李騫在坐訪曰中丞之任未應已得分決騫曰
若然中丞四腹當至穆陸孝儀曰鄴中鹿尾乃酒餚之
最訪曰生魚庶連蒸鱉臛皮索餅 酉陽雜俎 俎
乃有奇味竟不載書籍每用為恨孝儀曰寒自加此或
古今好尚不同梁賀季曰青州嚼黃乃為鄭氏所記此
物不書未解所以騫曰鄭亦稱益州鹿臇但未是尾耳
鮓議何徹後于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
魚鮓腊糖蟹使門人議之學士鍾岐議曰鮓之就腊醶

于屈伸蝎之將糖漿授猶甚仁人用意深懷惻怛至于
車螯蚌蝛眉目內缺慈渾渝之苛唇吻外緘非金人之
慎不柴不悴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毛噣和何異
故宜長克庖厨永為口實 上

唐大依梁皆林京兆人南遷于襄陽天保中為舍人悲
偏有才流善劇談嘗為鯽魚鮓表以譏刺時人其詞曰臣鮓
言伏見陳書以臣為糝熬將軍油於校尉雁州刺史屏
腊如故庸豎忻命含灰屏息憑籠臨鼎戰戰兢兢臣羌
愚騃味慙冬鯉常恐飽之諺是以
敎流湖底枕石泥中不意高賞殊臨曲家勤授遂得逃

黃腹方當為世珍桂汁蘇佩楫轡鱗絳又能造冷胡突鱠縉魚庶連蒸鱉臛皮索餅 酉陽雜俎 俎
漉汁暫停則鬱飴成丸究轉絲盤之中逍遥朱唇之內
銜思壑澤九殞猶酸詩無任屏營之誠謹詣銅鍾門奉表
致謝以聞詔答曰省表具悉卿池沼紳陂渠陵乂穿
南入荇肥滑有聞允世茲選無勞致謝 上
視肉海隅荒郊之外林石之間地生視肉形如牛肝諸
兩大眼食之盡更生如故其主人所感
豆腐世傳豆腐本淮南王術

煮粥宋始烹穀為粥 唐韻 糜也 鬻糜也 糜煮使糜
懵也粥濯於糜粥然也寒粥采接寒水中也 名義
天中記 卷四十六 三十四
餲粥鄒閭周時尸氏貴盛五世不別食食數千人遺飢
荒羅與作粥啜菽聞數里食記失三十人乃在鑊中飢
取燋粥而已 廣異
為粥與餓公叔文子卒其子請益於君君曰昔者魏國
大饑夫子為粥與國之餓者是亦惠乎 禮記 禮記正義
天下達禮悼公文之喪李昭子問於敬子曰為君何食
敬子曰食粥天下之達禮也 上
深室納鹽晉人就衛侯歸之于京師實深室窖子納素
鹽焉 左傳
食粥非遺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寢苫
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 上

湖口正考父鼎銘云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
時郡左餽觸龍見趙太后曰食無衰乎太后曰恃粥耳
史記
中竇楊盧侯趙章病溼千意診其脉曰迥風回風
過期
者五日而死後七日乃死曰其人嗜粥故中藏實故
蕪菱豆粥光武為王郎追至饒安亭滿異上豆粥一杯
明日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來但餅
朝暮上問楚儁事後母致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
白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莫問起居
致糜粥賢聰還將作大匠上開聚病遣使致醫藥廩粥
賢聰無差高陽陸續仕郡戶曹史時飢旋太守尹興使
續於郡亭賑民饘粥續悉之閭閭其人訊以名氏事畢
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
後漢書
順帝在長安穀一斛五十餘萬帝使侍御史侯
汝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粥死者才絕帝疑糜賑不
實親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兩盆詔收汝五十
後漢書
詔飛騎收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
尚掘鼠煞筋角後無可得食刺有米三升主簿殺以內
之九州春秋
楊流治胃熱等令李勝
趙者久之
卻食白粥
都嘉賈三伏之
月詣謝公炎暑重赤雖當風
交扇猶霑汗流麤粥煮故
若體裁不堪此
你弱以待城杜陵卞壼尽
忠節王
飢不下粗玄敢走奉石
有詔供帝愍帝建興四年十
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
帝紀
鬼喜偷物劉他為家在夏
他家煮荻莖取二升汁煞
一既困窮治荻莖汁著中終
以為糜粥煮筋角後無可得食刺有米三升主簿殺以內
時飢左餽觸龍見趙太后曰食無衰乎太后曰恃粥耳
中竇楊盧侯趙章病溼千意診其脉曰迥風回風
過期
蕪菱豆粥光武為王郎追至饒安亭滿異上豆粥一杯
明日上謂諸將曰昨得公孫豆粥飢來但餅
朝暮上問楚儁事後母致孝及母卒哀思過禮毀病不
白支世祖常遣中黃門朝莫問起居
致糜粥賢聰還將作大匠上開聚病遣使致醫藥廩粥
賢聰無差高陽陸續仕郡戶曹史時飢旋太守尹興使
續於郡亭賑民饘粥續悉之閭閭其人訊以名氏事畢
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人皆分別姓字無有差
後漢書
順帝在長安穀一斛五十餘萬帝使侍御史侯
汝出太倉米豆為飢民作糜粥死者才絕帝疑糜賑不
實親取米豆五升於御前作糜得滿兩盆詔收汝五十
後漢書
詔飛騎收洪為青州刺史為袁紹所圍糧食已盡初
尚掘鼠煞筋角後無可得食刺有米三升主簿殺以內
之九州春秋
楊流治胃熱等令李勝
趙者久之
卻食白粥
都嘉賈三伏之
月詣謝公炎暑重赤雖當風
交扇猶霑汗流麤粥煮故
若體裁不堪此
你弱以待城杜陵卞壼尽
忠節王
飢不下粗玄敢走奉石
有詔供帝愍帝建興四年十
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
帝紀
鬼喜偷物劉他為家在夏
他家煮荻莖取二升汁煞
一既困窮治荻莖汁著中終
以為糜粥煮筋角後無可得食刺有米三升主簿殺以內
之九州春秋
楊流治胃熱等令李勝
趙者久之
卻食白粥
都嘉賈三伏之
月詣謝公炎暑重赤雖當風
交扇猶霑汗流麤粥煮故
若體裁不堪此
你弱以待城杜陵卞壼尽
忠節王
飢不下粗玄敢走奉石
有詔供帝愍帝建興四年十
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
帝紀
鬼喜偷物劉他為家在夏
他家煮荻莖取二升汁煞
一既困窮治荻莖汁著中終
以為糜粥煮筋角後無可得食刺有米三升主簿殺以內
之九州春秋
楊流治胃熱等令李勝
趙者久之
卻食白粥
都嘉賈三伏之
月詣謝公炎暑重赤雖當風
交扇猶霑汗流麤粥煮故
若體裁不堪此
你弱以待城杜陵卞壼尽
忠節王
飢不下粗玄敢走奉石
有詔供帝愍帝建興四年十
人相食死者太半太倉有
帝紀
鬼喜偷物劉他為家在夏
他家煮荻莖取二升汁煞
一既困窮治荻莖汁著中終

廩漕吏在屋 疏吐至四更中猶然於北遂紀也
[illegible] 逃王東亭當之吳郡純太公宿別太公謂王東
亭有難色汰公須臾大甌東亭有難色汰公須臾大甌
亦財為粥王命為吳郡內吏共平大創奢出私財為百
姓煮粥
進粥不遑數顧與兄故並隱道有名中書令王綏嘗餉
客之數故等方進豆粥綏曰聞卿善琴試欲一聽故不
答綏恨而去 來
歐冷為粥遊何子平大明末東土飢荒淮以即旅家有大
喪八年不得嘗每晨晝夜號哭常如祖括之日冬不衣絮

暮不清涼一日以數合米為粥不進鹽菜
后魏高帝高帝年二歲乳人乏乳后
憂人兩瓶麻粥與之覺而索丁貴嬪乳因此豐足
日止溢水昭明太子統母丁貴嬪乳水漿不入口每哭
輒絕武帝命中書舍人顧協宣旨曰毀不滅性聖人之
制不勝喪以不孝有我在那得自毀如此耶即強進
粥於路以賦之
歐陽仕昉為義興太守度荒散私俸米豆為粥活
三千餘人
為粥施王志天監初為丹陽尹時年飢每旦為粥於
郡門以賦百姓衆悉稱惠
魏景食粥劉覽字孝智十六通老易仲書即以所生
母憂廬于墓再春不嘗葱醯食麥粥而已
無米食菜河南羊祜秦綿遭母喪送葬不忘復送鄉人
為作海仍止其中若遇有米食粥無米食菜而已

郁方為粥庾沙彌母劉氏七歲水漿不入口累日初進大
麥小豆糜終喪不食鹽酢
日食[illegible]粥終喪不食鹽酢
兄弟日唯食一升麥屑粥
隋仲孫治道武幸其家咸風嚴峻官省左右以微過待
罪立不逃避門匿自下監突獨浩森勤不怠或終日不
歸帝乃之賜命賜以御粥
出米為翟酋為豫州刺史歷朝初豫州大飢真度
鞠來曰別出食米五十斛為粥救甚者詔曰真度所表
甚有慶濟百姓之意算粮拯[illegible]
臧言進粥于明太后開考文云不食粉檐諫曰聖人

之性難變性樂陛下欲自賢於萬代其若宗廟
歷某喜乃進二粥上
[illegible]逸豫逸為光州刺史時災儉連歲逸欲以倉粟
賑給而所司懼罪不敢逸曰國以人為本人以食為命
今以此獲戾吾所甘心遂出粟然後申表右僕射元
羅以下謂公儲難闕並執不許尚書令臨淮王或以為
宜貸二萬詔聽貸五萬逸既出粟之後其老小疲疾不
能自存活者又於州門造粥飼之將死而得濟者以萬
數帝聞而善逸

家粟造粥常脏字邊頭少有志業年十八辟州主簿時
屬饑儉脏以家粟造粥以飼飢人所活甚衆

親人於通衢以粥食餓者存濟甚衆平原劉郁行還充
境忽遇劫賊已殺十餘人將欲次至郁郁曰與君鄉近何忍
見殺賊曰若言鄉里猶是誰郁曰齊州主簿房陽是
我姨兄陽是遠小字[illegible]巨食其粥得活何得殺其親遂
還衣服家活者二十餘人

施粥於路李播妹白法行幼出家為尼後遭歲太儉施
廣粥於路

醫資為粥學士講遇年飢多有死者士通醫家資為之
廣粥賴以全活者萬計

為帥[illegible]李前洗[illegible]其姊病必親為煮粥[illegible]姊

餅

麵卷餅麵卷也[illegible]餅謂之餛飩或謂之餛方言餅
并也溲麵使合并也胡餅作之大漫互也亦言以胡麻
著上也蒸餅湯餅蝎餅金[illegible]餅之為言隨形而

名之也名稱

食胡餅靈帝好胡餅京師皆食胡餅後董卓擁胡兵入京師之應 後漢書

賣餅小人皆得等級斗筲之徒漁金 抱朴子

累紫物于雲曜然忠貞之節形矣

遺母詣餅光武問諸弟五倫曰物為市權人遺卿母一笥 後漢書

餅卿從外來見之拳母曰探口中餅出有之乎倫對曰實無此衆人以臣異薇故為出此言耳

改名胡餅石勒諱胡胡物皆改名胡餅同音變為麻 晉書

曰麻餅

遺餅不受王悅之意為之部隊省有會同者遺悅之餅一 三國志

既餅不受曰此費誠小然少來不須當之 宋書

賣餅家嚴餘字公仲掌問竹春秋公羊司隸鍾繇不好公羊而好左氏謂左氏為太官而謂公羊為賣餅家 魏志

餅作十字何曾性奢豪務在華侈帳車服窮極珍麗廚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食官所設而不命取其食燕餅上不設就 晉書

遺餅充口王歡就學貧窶或人惠燕餅一顆以充一日 北史

厨膳滋味過於王者每燕見不食大食官所設而不命取其食燕餅上不設就 晉書

妻子常有菜色 晉陽秋

折私方食石虎好食蒸餅常以乾棗胡桃瓤為心蒸一使折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共不裂者不可得 趙書

設豆餅厨米狄滷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滷問此豆餅何處得來答對曰於會中賊連大慈 此亦晉書

餅食中賊連大慈

餅緣黑恐曰耕種收穫其功已深春舂造成用力不少爾之選擇當是未飽命左右撤之使者大慙 此宇文史

士及密割肉以餉杜手太宗陽若不省徐嗤之其機悟率類此 唐書

餅緣公責之客大慙 南史

大中間

置熟餛有羊髀膾上顧使太子割肅宗既割餘污漫在刀以餅縈之上熟視不懌肅宗徐舉餅噉之上若悅謂太子曰福當如是愛惜勿棄也僕嘗病洩俗騖後自養嗜怒節口皮之與中何以異也 晉書

柰何嗤鄙甘於五侯家緯北餅以乾棗胡桃瓤為心蒸一使折裂方食及為冉閔所篡幽廢思共不裂者不可得

棄素厨務錯忤失撫器而奔 晉書

取浮上沉米勇王世充泰王傳城壅而守之世充懼具盒人相食以水沃混去糞取浮上米舂為餅

龍餅侯思止懶不治業流寇猥盛遂在營御史嘗命作龍餅詰驍前足我縮營作之故

玫瑰易餅賀知章嘗謂賣蕊王老問黃白術持一火珠遺之老人得珠即令易餅與賀食賀心念寶珠何以市餅口不敢言老叟乃曰慳吝未除術何由成

餅師寧王宅畔有賣餅者妻甚美王孕遣其夫而取之經歲問曰頗憶餅師否召之使見淚下如雨

不暇唱渭城劉伯翁巷口有歌餅者每當壚歌一旦劉忽其貧贈以萬錢自是不聞歌聲公計轉僦不暇唱渭城矣

神中盛胡餅楊國忠自入市衣袖中盛胡餅而

御案實中武惠妃生日上與諸公主按舞於萬歲樓下上乘步輦從複道窺見衛士食畢以餅餌棄水窗中上大怒命高力士杖殺之上方震怒左右莫敢言者寧王從容謂上曰從複道窺見獲衛士之過而殺之恐人臣不能自安又失大体陛下志在動儉愛物惡棄於地棄何性命至重重於賤食者乎上瞿然大悟遽然赦之

棗餅胡外楊瑾光歷汚族二州刺史姍饋子以餅棗為受而棄之垣外人咨其廉

賣餅翁棗復入京師於時識民柄山谷自保不得耕上

人或賣餅自業

五色餅刻木蓮花藉禽獸形按成之累積五色

五色飲隋仁壽間薯榗師嘗在內供養造五色飲以扶

芳葉為青飲複梭根為赤飲酪漿為白飲烏梅為玄飲

江荎 荎為黃飲

五香飲又作五香飲第一沉香飲次檀香飲次澤蘭香

飲次丁香飲次甘松香飲皆有別法以杏為主

四時飲高食直長謝諷造淮南王食經有四時飲春以

桃麥以酪秋以蓮實冬以枸杞

蜜

蜜脾蜜蜂以蕊抹為味

百草花蜜蜂百草花所作色淺

紫蘗蜜西王母曰太上之藥有中蜂蜜雲山朱蜜

石蜜石蜜一名飴天竺國出石蜜繞

白蜜晉祖與朱祐共買蜜合藥後上追念之即賜祐白

蜜一石問何如在長安共買蜜乎

絕粮無蜜煮術為雷簿筆所拒士無

得蜜飛又無蜜在床歎息良久乃大咤曰衰術至於此

乎

蜜中鼠矢孫宛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中有鼠矢

召問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實不敢與

黃門不服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矢裡燥亮曰若久

在蜜中中外當俱濕聚燥必是黃門所為黃門者
白蜜供服陶弘景永明十年脫朝服掛神武門上表
祿詔許之賜以米鼎執所在月給茯苓五斤白蜜二斤
以供其服餌 南齊書
蜜領任昉為新安太守郡有蜜嶺及楊梅舊出太守所
採昉以冒飲多物故即時停絕 南齊書
蜜歲初封傳昭為臨海太守郡有蜜歲前後太守皆自
封固率收其利昭必開封分與百姓共之大可觀小
乃數勿封 上
新蜜高昌國遣使貢之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蜜之
蜜是鹽城所生非平城者使者曰其年風災刺蜜不
熟故爾帝問杰公對曰南平城羊刺無葉其蜜色明白
而味厚鹽城羊刺葉大其蜜色青而味薄以是知蜜之
天中記 卷四十三
偽耳 采四公記
和炭栃國忠家以炭屑和蜜望成雙鳳 開元遺事
鴛蜂蜜貞元八年吳明閔貢蜜蜂蜜其蜂之蘇有如鴛
鳳而身被五色大者可重十餘斤為巢於深巖峻嶺間
大者占地一二畝國人採蜜不過二合如過度則有
風雷之異若悞盜人則生瘧以石上昌蒲根傳之即愈
其蜜色碧常貯之於白土瓦器表裏徹如碧琉璃久食之
令人長壽顏如童子髮白者應時而黑 杜陽雜編
紅蜜同昌公主疾既甚醫者欲雜其藥餌奏云得仙
蜜之可愈上令內廚得紅蜜數石本拂雄國所貢也
桂蜜蜀中有竹蜜蜂好於青竹上結窠大如鷄子有
蜂長尺許窠與蜜並紺色可愛甘倍於常蜜
波蜜為人崔彥曾署張佛送波蜜為人
劍盧西域自拂菻西南度磧二千里有岡曰磨鄰曰老
物羅刻石蜜為廬如舉狀
見咲西域康者生兒以石蜜咲之置膠於掌欲長布其
言持瑞若黏云
粳洪以蜜仲雲因其食粳洪以蜜 上
照石蜜番胡國出石蜜中國貴之上遣使止摩伽池國
取其法令楊州煎諸蔗之汁於中厝白 公四
西域所出 唐書交阯草滋大者數寸煮之疑如氷破如博
異謂之石蜜 物志
蜜同郡東有山百姓呼曰蜜岡馬 王劭齊記
百房赤馬山有蜜房二百所羅綴相望因名百房 圖經
蜂蚘變蜜之滋甜如浮萍之類非假石之名實出井
柘蜜雨淋輕 物志
百花醴蜜劉根畢于枕中記鈔曰百花醴蜜 張仲景七卷方
少餳少餳石蜜遠國貢備 盧公子與劉頑書
西垂之產沙餳西垂之產 盧公子與劉頑書
炊金饌玉駱賓王謂盛饌為炊金饌玉 駱賓王集
天中記四十六卷終

朗陵侯陳耀文暉伯甫纂
男龍光校

冠

冠者貫也所以貫韜髮也韜髮冠貫也所以貫韜髮也上古穴居野處衣毛而冒皮後代聖人易以絺麻觀鳥獸之文通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為服見鳥獸有冠觜嚇胡之制遂作冠冕以像之冠者幄也所以幄持髮也人服五常莫不貴德示成禮有脩飭文章故制冠以飭首別成人也

大帛冠人臧衛桓公卦衛于楚立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

高冠昔齊桓公高冠博帶以治其國楚莊王鮮冠組纓絳衣博袍以治其國

通冠齊桓公飲酒遺其冠耻之三日不朝管仲曰此有國家之耻公胡不雪之以政公曰善國發囷倉賜貧窮論囹圄出薄罪三日而民歌之曰公捌不復遺其冠乎

韓子

魏冠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鵁冠鄭子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獬冠楚文王好服獬冠楚厲王武靈王具帶鵕鸃而朝趙國化之

制冠莊王謀史屬孫叔敖制冠游衣博袍以治其國

韜冠公孫屈子曰風到韜冠

象右後反居首者武武至而三公并素積冠議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大古冠

簡襄定王使詣襄不聘于宋遂假道於陳以聘楚及陳
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氏皆衷其衵服以戲於朝
我太姬之後也乘衷見而南冠以出不亦簡乎
豹生定獻子卜獵命之此其繇也曰君子得龍小
人遇龍庇獻子獵而無得遂其豹冠
未能言冠衰公會晉侯吳子于黃池吳王夫差曰好冠
來孔子曰大矣夫差未能言冠而欲冠也
舜冠衰公問孔子曰昔舜何冠孔子不對公曰有問於
子不對何也對曰舜之為君好生惡殺任能授賢君舍
此不遵而冠是問是以緩對
文立成王將加元服周公使人來零陵取文竹為冠

烏皮魯參鋤瓜三足烏來牽其冠
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握扈故吉揜生是非以
迷天下之主 莊子
制冠傳記言魏牟北見赴王王方使冠工制冠於前問
治國於牟對曰太王誠能重國若此二尺縱則治國且
安王曰國所受於先人宗廟社稷至重比之二尺縱何
也牟曰大王制冠不使親近而必求良工皆非為毀
縱而冠不成與今治國不善則社稷不安宗廟不食
大王不求良士而任使其私愛比非輕國於二尺縱之
制耶王無以應 莊子 新論

小冠杜欽字子夏家富而日偏有茂陵杜業亦字子夏
時人號欽為盲杜子夏以相別欽惡以疾詆遷為小冠
廣裁一寸由是京師更尚欽為小冠杜子夏而業為大
冠杜子夏 上
冠大冠蓋寬饒初拜諫司馬宣太宰帝長劍帶按行士
卒之室 上
步摧冠江充召見衣紗縠禪衣繡上見之燕趙間多奇士 上
陳冠王陽與貢禹毋友陽為益州刺史禹聞之彈其冠
以指陽鷹陽應以成帝召為大夫 上
撮冠王莽居攝子宇諫莽殺之後遂前謂其友人曰

絕矣不大擾將及人即解冠掛東門而去蘇鶚
交讓冠馬援與公孫述有舊援入蜀述見之甚喜令
交讓之冠立舊友之位 上
偷素為禪劍虞為公孫瓚所誅初虞以偷素為操冠服
不改乃就補其穿及遇害瓚兵搜其內而妻妾服羅縠
獬冠 見異改與服制 制異 憤疾貌
法冠劉昭字長生續漢志曰法冠一名柱後惠文冠
自儆而不救火徹正色之彰懼曰我能截君角也晉輿
勃然謂彰曰何敢持寵作威作福天子法冠而欲截角
乎求紙筆奏之彰伏不敢言 晉輿服志
天中記 八 卷四十七
敧髮襲冠 晉書祖父基家貧無代少年多冠步
搥冠好之乃敧髮襲冠諸部門吏為步援其後音訛
而為慕容遂以襲容為氏 晉書十六國春秋前燕錄
鹿皮冠 張欽養為直閣將軍欽好士名業正直鄰舍鹿皮冠
雅好交結多士名業正直鄰舍鹿皮冠 晉書
武帝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 晉書
鹿皮冠 武帝幸劉仗第帝着鹿皮冠烈悛故覓毛氣於
廬中宴樂以冠賜 晉至夜乃止 晉書
緇皮冠 陳伯之書降雍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貓皮冠
緇皮冠陳伯之書降雍陵人也年十三四好着貓皮冠
帝疑以問晉文問晉對曰古者服冠
上接武帝下布武君前趨進后 金長安客舍記著金長安客高尺餘形如

在式朝臣皆綾袍五品而上金玉帶所以盡飾而表上
故漢尚書郎含香老萊綵服君父一也若然服絕事小
非禮也帝然其言詔入閤官無趙走則以下喪不得以
慘服會公群臣衣本品綾袍金玉帶自昔而復
王業已太平公主玉環寇國夫人夜光杯楊國忠鎖
子依皆輪代之實不能計其直知有非盈玉環寇
[illegible]
鈿金飾寶曆二年浙東貢舞女衣長公主以金絲結之
為雲鶴狀仍鋪以五綵細珠玲瓏相續可高一尺拂之
無二分[illegible]
[illegible]
神蕩不冠嚴武鎮成都奏杜甫為參謀甫於浣花里種
竹植樹結茅枕江縱酒嘯咏與田畯野老相狎蕩無拘
檢式過之有時不冠居冲更習走和宋太宗懲五代之弊
資于天冠廖融論甫居冲更習走和宋太宗懲五代之弊
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市裘賣平
天冠並無人問耶[illegible]
惠文武弁一曰惠文或曰趙惠文王所造或曰齊人兒
于歲暮之神名曰慶忌冠乘小車疾趨因象其冠而
服焉
秦冠梁邵陵王綸於秦湖立圃廣設酒後好聚衆賓冠
手自裂破校之唾者皆莫敢言謝聚常預宴王欲試衆
幘衆正色曰秦冠毀冕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出王屢

召不返甚有慚色[illegible]
華山采研尹文為華山之冠以示勇宋康王為無頭之冠以示勇[illegible]
加首寇雖散禮加之於首縫雖新法戮之於地[illegible]
通天冠一曰高山冠上之所服[illegible]天子通天
冠高九寸黑介幘金博山[illegible]通天冠金博山蟬[illegible]
之今頒[illegible]
遠[illegible]遊冠諸王所服[illegible]
及諸王遊冠制似通天也天子五梁大子三梁[illegible]
[illegible]皇太子遠遊冠翠緌[illegible]魏大帝與于禁詔曰昔
漢高脫衣以衣縛信光武解綬以帶李忠誠皆人主當
宋中[illegible]
特貴敘功勞今以遠遊冠與[illegible]
[illegible]章甫殷冠名甫大夫也殷以之表章大夫也[illegible]
統十二月為正其餘做大[illegible]
居宋冠章甫之冠[illegible]宋人有[illegible]
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市裘賣平
髮又鳥無所用之[illegible]
委貌玄冠一曰委貌今之進賢則其遺象也夏曰毋追
殷曰章甫周曰委貌後世轉以巧意改易其名耳[illegible]
委貌之冠也[illegible]委貌者何周朝廷
名所謂委貌者周統十一月[illegible]
故為委貌言委曲有貌也[illegible]

鶡冠兒貢冠插鶡鳥尾鶡鷙鳥中之果勁者也每所擊擾應瓜椎碎其尾上賞所貢（漢官儀）武冠加雙鶡尾蓋鶡羽林虎賁冠之鶡鷄勇鬬死乃止故趙武靈王以未武士秦施用之（漢舊儀）

武弁武弁大冠也士服之或曰千歲圃澤之神名慶忌冠大冠乘小車馬好疾馳齊人服之（三輔黃圖）武冠一曰武冠一曰惠文冠秦滅六國以其冠賜近臣侍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飾謂之貂尾為飾趙惠文冠（輿服志）或曰繁冠令謂之大冠（古今注）陳思王植上疏曰臣之至願也願武弁大冠得解長劍帶短刀（魏志）陳思王植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漢舊儀）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趙惠文冠（輿服志）定王使單裹公聘於宋假

於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南冠以如夏氏留賓不見單子歸告王曰陳侯棄衣冠而南冠以出不亦簡乎簡畧常也言簡畧常服犯先王之令國其亡乎（左傳）賈逵曰南冠楚冠也（國語）張敞為京兆尹冠惠文冠出入市里（漢書）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以為閨房之樂（張敞傳）敞以治劇武曰馭煩馬者利其御策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徹吏冠柱後惠文冠如淳曰蟬也冠細如蟬翼（漢書）趙令御史冠也（晉書）昌邑王賀冠衣大將冠惠文冠服虔曰武冠也趙惠文所服故號惠文（上侍御史周官也為柱下史冠法冠一曰柱後以鐵為柱言其審固不撓（漢舊儀）生時寢方山冠制似進賢冠以五采穀為之（禮）方山冠五道也（續漢志）

啟嗥而祭謂之嗥（禮記）著十二月陽氣牧本舉生萬物而產出之故謂

牙上啟人嗥而祭縞衣而養老（禮記）

法冠法冠一曰柱後惠文一曰獬豸秦制執法冠秦滅六國以其冠賜近臣侍中常侍皆冠惠文加貂尾為飾（輿服志）

裹鉄柱卷秦制法冠服之禮不記（漢舊儀）

者服之天子冠通天漢制之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飾謂之貂尾為飾（輿服志）

貂附蟬（晉書）

太傅胡公說秦秋左氏傳有南冠而縶者則楚冠也秦滅楚以其服賜執法近臣御史服之（漢舊儀）武冠一曰武弁大冠侍中中常侍加黃金璫附蟬為文貂尾為飾趙惠文冠（輿服志）定王使單裹公聘於宋假

服以弹後御史張著服之以弹京兆尹嚴郢
樊毳冠樊噲冠楚漢會於鴻門項羽圖危高祖樊噲
急乃裂衣冠以為冠排入羽營
夜光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夜光之冠
晨嬰三叶戴太真晨嬰之冠飾玄鵠鳳文之舄
芙蓉神仙服食經曰漢武帝聞房中央數有人乘白雲
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又陶弘景真
誥曰桐柏山真人王子喬戴芙蓉冠著朱衣以朱綖繞
帶劍金棺葬狗
北斗曲梠與陳琳書曰夫披翠雲以為衣蔵北斗以為
冠帶虹霓以為紳連日月以為佩此服非不美也然而
帝上不服者望殊於天志絶于心矣

高麗冠曰骨蘇多以紫羅為之

冕

冕旒冕大夫以上冠冕旒統纊音者黄帝初作冕
天祠玉藻冕璪十有二旒則天数也
不視邪纊塞耳示不聽讒諛水清無魚人察無徒明不
尚極知下故禮曰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也
黄帝作旒冕宋均曰通帛為旒冕冠之有旒應物云
開始黄旒也
祭服祭服曰冕冕猶俛俛平直貌也玄上纁下前俛
珠有文飾也

冕旒玉藻 冕前後有旒
冠纓非禮禮春水木有冠冠石而不壓踰春水而不陷也
韓子

三命周襄王賜晉文公命晉侯端委入太宰以王命命之冕服內史贊之三命而後即冕服
國語

冕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晉侯請于王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太傅
左傳

德賞公還及方城季武子使公冶問問公起居公冶季氏屬大夫公與公冶冕服以卿玄冕賓之固辭而後受
春秋中記 十三

公冶疾聚其臣曰我死必無以冕服歛非德賞也言公冶冕季氏而賞其使非以我有德
春秋中記 十四

裘冕黼黻王使詹桓伯辭於晉曰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未水之有本源民人之有謀主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源專棄謀主誰我狄其何有余一人
昭三

定冕制漢明帝永平中詔曰朕以大冕郊祀明帝詔曰朕以大冕郊祀天地宗祀明堂以法冕祀大廟元正大會朝諸侯以絺冕小會宴蜀賤遠諸侯臨軒命王公以繡冕五不賓謂武陵蠻
後漢書

黃錦六等之冕皆有旒纊黃綿為充其大如楠自皇太子以下並舉導青綬
晉書

繁露平帝時曰冕旒如繁露何也答曰綴而下垂如繁多故曰繁露古今注

圓方制冕皆前圓後方朱裏玄上
周禮

高下冕者俛也後高前下有俯伏之形
六韜

黃帝作冕黃帝作冕旒目不邪視備
淮南子

毋舜為冕舜以德化為冠冕垂旒
用玉珠取其通制禮多紘周漢古今注

六寸前圓後方漢用白玉珠各十二貫九旒珠二千
石七黑珠

親用珊瑚魏因漢故事明帝好
故司服後周設司服之官掌享先王
冕五帝各隨其方色朝日同
黃冕神州社稷同
以三公之服讀旒冕勿去惰露冕使百姓見此衣服

食三老糊碎[illegible]家冕視朝大射等以山冕視朝臨海
門適宴等以[illegible]皆十有二旒通典
用采王北齊梁陳之制旒玉用五采以組為纓色如其
綬具四時祭祀封禪皆服衮冕
垂組纓隋扶北齊之法衮冕垂白珠十二旒組為纓色
如其綬玄耳王并裴正奏色並用元上
去珠王乾德元年閏十二月詔乘輿所服冠冕去珠玉
之飾[illegible]
改組紘元豐四年臣僚言古者冕弁則用紘冠則用纓
今衣服令乘輿服大裘冕以組為纓色如其綬衮冕朱
綠組帶為纓冕而用纓不與禮合請改用朱組紘仍改
[illegible]卷四十七
平冕為元冕用纓不赤而微黑者又別圖改上敬制從
之
品服衮冕者一品之服也鷩冕者二品之服也毳冕者
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玄冕者五品之服也
平冕者刻廟武舞郎之服也爵弁者六品以下九品以
上從祀之服也武弁者六官朝參殿廷武舞郎堂下鼓
人鼓吹技工之服也弁服者文官九品公事之服也

雜志

執玉子路問於孔子曰有參不比據禮而懷玉如何子
曰國無道隱者可也國有道無衮冕而執玉衆語
平天宋更名曰平天冕天子郊禮及宗廟服之
曲禮

[illegible]蜘蛛結網[illegible]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列子黃帝
易內則而動蟬者取其清靈而識時變在位者有[illegible]而
不自粉有武而不示人清靈自牧識時而動[illegible]
帽
帽貌名曰帽冒也
冒絕天而大后以月絜提文帝[illegible]
紫綸帽趙飛燕為后其弟在昭陽殿遣飛瓊書曰今月
嘉辰貴姊懋膺大冊上遺金花紫綸帽以陳陽躍
白綸帽孟達與諸葛亮書曰貢白綸帽一顏以示微意
皂帽管寧在家恒著皂帽布裙隨時單複魏志
織成帽朱然破魏將李興等軍斬首五百級得鼓車三
[illegible]卷四十七
乘以織成帽與吳書
宋拜然左大司馬加錫御織成帽
翠帽陸遜破曹休於石亭還上脫翠帽以遺遜上
遺帽王濛字仲祖美姿容居會稽敗自入肆買之婦悅
其貌爭遺新帽[illegible]書
金貂石季龍將獵頭冠金貂之帽晉方[illegible]季亂獵者
金貂貂八合散帽[illegible]卷[illegible]
狐皮帽沈慶之隨宋慰等代汪北諸山蠻大破之威震
諸山群蠻皆稽顙慶之患頭風好著狐皮帽群蠻憑之
號曰蒼頭公宋書
暑帽隋[illegible]元凶劭姓生三日帝往視之簪帽甚堅無風
而墜手劭側上不悅上

鹿皮帽何尚之大明一年以光祿開府儀同三司依
中如故尚之在家常着鹿皮帽及拜閤府天子臨軒百
僚陪位流慶之恩實載之日今日何不着鹿皮冠上
四種帽東昏侯自造出入雙鬟以花采錦綉群小又
造四種帽帽因勢爲名一曰山鵲飛以許門鵲巢天
人之德東昏寵嬖汪氏故鵲反鼓二曰兒度坑天意言
天下將有逐兎之事也三曰反縛黃雄嗉黃口小鳥也
反縛之應也四曰鳳凰度三橋梁王宅
鳳凰者嘉三橋梁王宅
處也
破羌帽永明中蕭諶開博風帽後裂又爲破後帽
世祖崩後建謀廢正誅滅諸王
吳中記
黃綸帽徐龍駒常住會章殿着黃綸帽被貂裘南面向
宋書
案代帝書勒上
鄣紗帽隱章王疑妃庾氏常有病疾久卑嶷邸後堂設
金石絲竹人畢至登相臺使嶷着鄣紗帽因極宴盡歡
脫帽到洗嘗憂武帝適見諸子至湘東而脫帽與之於
是危敬事焉
晉書
賀紵帽高昌轉司徒公好着小帽世因稱司徒帽後魏
書
中丞江華以情告之答曰吾常爲主上遍見諸子惟至
相東王手脫帽以與之此人後必當壓卿其行乎上
三衛帽沙門寶誌忽重着三衛帽亦不知於何得之俄
而武帝崩文惠太子臨薨文帝
南史
文惠陳暄爲后王御客後傲弄轉甚后
南史
文爲帽使加于首熱之然及髮墜汗染弗可復
侯國男女皆露髻富貴者以錦綵雜采爲帽以

起八尺[illegible]
哭[illegible]之時着突騎帽如今胡帽翻裙帶[illegible]
鬢之遺象也又文帝項有瘤疾不卻人見每着烏紗
輕之明着而謁帝故後周一代將為雅服小帽公宴咸
許[illegible]之間
書
客[illegible]間[illegible]居務以殺為之以[illegible]風靡[illegible]典寅
紗
[illegible]鵬自表[illegible]李晟收京師每與朱泚戰必鎖裹繡帽自
永季燒光恐之[illegible]日將務持重宜自秉[illegible]為賊餌裁
衆[illegible]昔在江原士頗相畏伏欲令見之奉其心耳本傳
若帽為[illegible]旋巡前此遠將李[illegible]救東平遂叛入賊大將
田秀榮[illegible]共過或以告還曰晟出戰以碧帽為識視之
[illegible]卷四十七
知[illegible]晟[illegible]共衆從[illegible]棟日中誘之也請以精騎往易為識
[illegible]花間波陽王也[illegible]戴研帽打曲明皇自摘紅槿花置
[illegible]十九
[illegible]上幘滑矣而方安燕曰卷[illegible]宜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立事使
[illegible]山帽代宗[illegible]帽皂杉歷[illegible]耳帽以異官[illegible]
危帽散衣[illegible]紳河南惡少危帽散衣[illegible]
明光[illegible]李[illegible]十七[illegible]晏王[illegible]宴群仙舞者帶研光帽[illegible]
上繡花鞮山香曲末終百[illegible]花盡落仇池筆記作李陶子[illegible]
好戴[illegible]幘蜀王衍晚年俗[illegible]為小帽僅覆其頂俛前[illegible]
[illegible]之位脫帽行以為不[illegible]禁之而衍好大大帽[illegible]
[illegible]以為之候合簡易隨[illegible]之義以色別貴賤可謂[illegible]容
非國容也[illegible]
[illegible]帽何進來[illegible]欲[illegible]長陵[illegible]
陳公述王云著腻頰跨綸[illegible]
後問是何物塵垢囊[illegible]林公云文度看鑑顏挾左[illegible]
鄭康成自為高足弟子篤而論之不雜塵垢囊也[illegible]
謹脩四教巾謹也二十成人士壯庶人巾當白謹脩於
四教也鑑
承露兩[illegible]結謂之幘巾或謂[illegible]髮巾[illegible]
[illegible]也光武微[illegible]求疑不至久更始亡乃發去上將軍
列侯印綬悉罷兵但幅巾與諸將詣河內幅巾謂不著
也但幅巾東首也後漢[illegible]
知策[illegible]用兵乃幅巾迎策[illegible]
[illegible]曹操既猜嫌忌孔融令丞相軍謀祭酒路粹枉狀
[illegible]卷四十七
奏融云位[illegible]九列不遵朝[illegible]儀禿中微行專突宮掖[illegible]
巾裲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拒之堅壁不與戰亮[illegible]
巾婦人之飾以怒宣王[illegible]
[illegible]巾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宣王戎服立事使
人視武侯乘素輿[illegible]巾毛[illegible]
下聞而嘆曰可謂名上[illegible]
綸巾漢末王公多委任服以幅巾為雅[illegible]紹崔[illegible]之徒
雖為將軍皆著綸巾太祖以天下未定擬古皮弁[illegible]
帛以為之候合簡易隨[illegible]之義以色別貴賤可謂[illegible]容
非國容也[illegible]
[illegible]何進來[illegible]欲[illegible]長陵[illegible]
陳公述王云著腻頰跨綸[illegible]

人事錦巾待終而已
大刀巾王敦欲伐丹陽遣使送大刀巾晉書
着白綸巾謝萬字萬石簡文時為從事中郎着白綸巾
鶴氅裘版而前帝與談移晷上
葛巾漉酒陶潛在家那將候潛值其酒熟取頭上葛巾
漉酒還暴着之宋書
賜鹿皮巾武帝賜陶弘景以鹿皮巾後屢加徵聘並不
出晉書
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擢賜以鹿皮巾
等召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
風白綸巾賀德基少挫學都門積年不點衣容儀之又
耻服故敝盛冬止衣袂懸肘梁書
客服甚盛呼德基入寺
天中記卷四十二
又負寒故以此相遺耳問姓名不答而去晉書
貧甚母鬻紗巾以自業
折角巾宣政元年初服常冠以皂紗為之加簪而不施
纓其制若今之折角巾也
桐子巾隋大業十年左丞相牛弘下議請着桐子巾以
桐木為之內皆漆韜謂王公大臣宴於同僚則
剪紙帖巾張易之見同休公面似高麗詩作高麗
面謂御史大夫拂再思公面似高麗詩作高麗
忽欲然剪紙自帖其巾及榮袍逸作之
晉書
諸巾自業王僧孺遷尚書
踏槎巾武后擅政多賜群臣巾子綉袍靴以回文寫錦
皆無法度不足紀至中宗又賜百官爨玉踏槎巾帝在
薄時冠也
以為巾子武攸暨安樂公主出降遣通事舍人李邁以
璽書邀之詔見曰以爾為巾不名不拜
自製巾裝皃自製巾子工甚人爭之號馬鬼頭巾
夾羅巾唐文宗性儉素不喜華侈號馬鬼頭巾
巾帝謂之曰蕭卿門第清素以之選尚如此巾服從他
戚為之性仰非所宜也
閑燮不及巾李忠節度鳳翔用婚家實綏與帳中兵騎
鷩急督御將李臣則等因衆不忍夜斬綏首忽聞變不
及巾與左右數人繞而逸
圓頭巾楊供奉官及諸司長官則有羅巾圓頭巾千後
遂不改
車服志
以珠飾巾昭宗播遷於鳳翔朱梁率諸道甲馬奉迎車
駕時侯王將帥在岐下者皆以珠一顆鑽懸頭附貫以
銀線而簪之又軍人咸以珠飾巾競相誇尚洎朱梁篡
立乃知珠已居人上者久矣
宋紀異
辟塵巾皇甫玄真于新羅得一辟塵巾持與高瑀乞田
知性命翌日試于郭外時久旱塵埃且甚高顧視馬尾
鬣及左右騶從並無纖塵執之體覺虛涼
異苑
尖巾前蜀王衍好裹尖巾其狀如錐
志

自棄離山海經鎮泰陽侯游卒歲唯酒是耽諸
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嬉遊多之池上嘗酒輒醉不
日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
夕倒載歸酩酊無所知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舉鞭
向葛彊何如并州兒彊家在并州簡愛將也晉本
幘
後漢書曰黃憲髮髻謂之承露或謂之雇髮皆趙魏
之間通語也方言
小兒之服幘古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漢官儀
無屋未冠童子幘無屋者未成人也入學小童幘也句
卷屋示尚幼小未遽冒也
天中記 八卷四十一
晉幘齊侯伐晉夷儀東郭書讓伐犂彌從之云云齊侯
實犂彌韋殖僑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幘而衣貍裘皆
白也齒上下相值裂也上
首飾古者有冠無幘秦加其武幷首飾為絳帕以表貴
賤後稍作頰題漢興續其頹却結之施巾連題却覆之
幘技地檀道濟數拒魏有功及被收俄而詔問引飲一斛乃脫幘投地曰乃裂汝萬里長城
宋書
賤皆服之廣輿志
綠幘武帝從舘陶公主飲董醒綠幘傳粉侍殿下乃笑
晉陶公主庾人臣僕妾死再拜謁漢
晉莫敢言舉當領宴王欲取舉幘舉正色曰卿
晉光武初起與諸李市弓墦縫衣赤幘
下官弗敢聞命拂衣而去王厚召不反
晉
引入上在宣德殿南廡

介幘中書監令著介幘

衣

衣始世本曰胡曹作衣宋衷注曰黃帝臣也

隱形衣者隱也蒙者鄣也所以隱形自鄣蔽也白虎通

蔽寒暑衣者依也人所依以庇寒暑也釋名

衣無文謂之褧禮記

皆謂之襟被謂之衿謂之褾衣謂之裾前謂之襜婦人之褕謂之縭縭綬

祛袂衽謂之褾衣緣前謂之襜婦人之褕謂之縭縭綬

也裳削幅謂之纏爾雅

治絲麻孔子曰昔先生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

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絲麻衣其羽皮後聖有作治其

絲麻以為布帛禮記

昭物賤哀伯曰衮冕黻珽帶裳幅舄衣繡紘綖昭其度

也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昭其文也

五色比象昭其物也禮記

盤結縈武子曰訓之以昔故蚡冒篳路藍縷以啓山林

不得曳地文帝衣紵所幸慎夫人令衣不得曳地史記

三服漆園有三服之官秦獻冠情縱為首服統素為服輕紗為夏服漢書

綈袍武帝末郡國賊盜群起暴勝之為置指使者衣綈袍

衣持公卿之上
衣朱博為琅琊太守勅官屬多作褒衣大袖不中
度自冬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寸上
上賜下褚帝賜南粤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
褚二十衣
常服見上江充初召見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
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穀襌衣曲裾後垂交輸紱禪繐
摧冠飛翮之繐容貌甚壯帝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無越
固多奇士上
盛服至門儁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下謁舍
勝之上
天中記 卷四十七 二十七
衣暖鮮明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梧為鮮明
而衆從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 而 其奢世傳陽
能作黃金也
純人著綉更始時校官爵皆群小賈豎騰夫庖人多着
綉而衣錦襌襦諸子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為服
之不中身之災也後漢
衣常祭遵為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帛綈寢布被夫人
衰不加緣上
無燕副祭形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燕副顯宗美其清
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上
衣穠耿恭自疏勒還衣穠穿決形容枯槁上
衣持公紹明德為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
衣朱博為琅琊太守勅官屬多作褒衣大袖不中
度自冬掾吏衣皆令去地三寸上
上賜下褚帝賜南粤王佗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下
褚二十衣
常服見上江充初召見大臺宮自請願以所常被服冠
見上上許之充衣紗穀襌衣曲裾後垂交輸紱禪繐
摧冠飛翮之繐容貌甚壯帝望而異之謂左右曰無越
固多奇士上
盛服至門儁才疑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下謁舍
勝之上
天中記 卷四十七 二十七
衣暖鮮明王吉字子陽好車馬衣服自奉養梧為鮮明
而衆從所載不過囊衣天下服其 而 其奢世傳陽
能作黃金也
純人著綉更始時校官爵皆群小賈豎騰夫庖人多着
綉而衣錦襌襦諸子罵詈道中時智者見之以為服
之不中身之災也後漢
衣常祭遵為人廉約家無私財常衣帛綈寢布被夫人
衰不加緣上
無燕副祭形在遼東幾三十年衣無燕副顯宗美其清
約賜之衣被什物無不悉備上
衣穠耿恭自疏勒還衣穠穿決形容枯槁上
衣持公紹明德為后身長七尺二寸方口美髮能
讀春秋常衣大練裙不加緣朝望諸姬主朝請望見后
袍衣躁麁反以為綺穀就視乃哭后辭曰此繒特直染
色故用之耳六宮莫不歎息
衣褚泰忠乘船載笥請于朗見左右僮從皆着
青絳采衣泰非其奢麗即辭疾發而退
賜服郭賀拜荆州刺史有殊政顯宗巡狩到南陽特見
嗟嘆賜以三公之服綬蘭晃旒勅行部去襜幃令百姓
見其容服以彰有德上
三世長者文帝詔曰三世長者知被服五世長者知飲
食此言被服飲食難曉也
天中記 卷四十七 二十八
白布皁衣明帝微晉寧為光祿勳辭不就詔問青州刺
史程喜寧守節高千審疾發在道卧廬衣天下服其
布襦袴而往隨時單複出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
四時祭祀輒自力強改加衣服著冀巾故在遠東所有
白布單衣親薦饋饌號拜成禮上
衣敝清吏王允為吏部郎中選郡守明帝疑其所用非
次召入將加罪允妻阮出謂曰明主可以理奪難以請
求允顧之而入帝怒詰之允對曰某郡太守雖很滿文
書先至年限在後月限在前帝收事視之乃澤遺山婆

其衣敗曰清吏也 呂氏春秋

賜衣百領 孫權每賜周瑜衣寒暑皆百領諸將皆不能及之 吳書

如廁易新石崇以奢豪矜物廁常有十餘婢列侍皆絜白服有客如廁皆易新衣而出客多羞脫故而王敦尤故著新意氣無作婢相謂曰此客必能作賊 晉書

常布衣高士郭文字文舉河內軹人也洛陽陷入吳尋大辟山恒著鹿裘葛巾餘杭令瀕颺與苟洪造之颺使致常布衣不納使置室中乃爛於內竟不服用 今本

作袴褶一具

百結董威輦不知何許人忍見洛陽止宿白社中於市 後漢書

得殘許繒輒結以為衣號曰百結衣 王隱晉書

不容換服沈憂之頃隊防東掖門別湛被收之久上開門召慶之慶之戎服襪綁袴入上見而為曰卿何意乃尒急裝慶之曰夜半喚隊主不容換服 宋書

著小皮述明帝體肥憎風夏月常著小皮衣 上

沼者黃羅明帝疾召諸彥四入帝坐帳中流涕曰吾近危篤故召卿欲使著黃羅耳指床頭大函曰文書皆函得不復開之 同上

憎須臾眼睛性精微有思致觸類多善衣裳器服莫不增損制度世人皆法學之 上

解衣緩帶江虨字微深為吏部尚書家甚貧不營財利

朝服弊補剗濕性素儉不好靡麗庭室單牀傍無姬侍

冠幘十年一易朝服或至弊補 上

憔何故容為吏部尚書侍中領太子中庶子敬容身長八尺眉目疎朗美鬚眉性矜莊未嘗有倦容而方在衣必須整齊有侍臣衣帶墜地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辟明帝以勝清刷髮衣勞不整伏牀處之或暑月皆為憔上

冬月著帷帽以玉帽簪插髮上自整乃出

葛峻續裙上

遺禮杉迎仆射為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劉瑗弟洽從昉共為山澤遊及被代瑗自送有絹七疋買五石至都無米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上

著百戰衣聚浪五萬壽孫忠明帝時為太常少卿孝武

帝泥丹天泉池命宗室諸王皆裸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緣帖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着百戰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羅晒見識胡望於高先館中見書侍郎李槃被服華靡

叟貧老不褐璞願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脫體上褲識其唯假成服槃惕然失色上

裙衣帽君欲作何上曰也

絕食所袖文宣固元部幽於京畿地牢絕食暗衣袖而死上

竇走易衣尔朱敞字乾羅彦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二十敞自竇走易衣尔朱敞字乾羅彦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二十敞自竇走易衣大街見畫兒祥戲解所着綺羅金

而方在衣必須整齊有侍臣衣帶墜地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故益辟明帝以勝清刷髮衣勞不整伏牀處之或暑月皆為憔上

冬月著帷帽以玉帽簪插髮上自整乃出

葛峻續裙上

遺禮杉迎仆射為義興太守友人彭城劉瑗弟洽從昉共為山澤遊及被代瑗自送有絹七疋買五石至都無米鎮軍將軍沈約遺裙衫迎之上

著百戰衣聚浪五萬壽孫忠明帝時為太常少卿孝武

帝泥丹天泉池命宗室諸王皆裸忠愚而無智性好衣服着紅羅襦繡作領碧紬袴緣帖謂曰朝廷衣冠應有常式何為着百戰衣忠曰臣少來所愛情存綺羅歌衣舞服是臣所願帝曰人之無良乃至此乎

羅晒見識胡望於高先館中見書侍郎李槃被服華靡

叟貧老不褐璞願忽之叟謂曰老子今若相脫體上褲識其唯假成服槃惕然失色上

裙衣帽君欲作何上曰也

絕食所袖文宣固元部幽於京畿地牢絕食暗衣袖而死上

竇走易衣尔朱敞字乾羅彦伯之誅敞小隨母養於宮中年二十敞自竇走易衣大街見畫兒祥戲解所着綺羅金

品九品以青娟從夫之色仍流服

嗚丑甚組李綱帝以舞工安叱奴為散騎常侍綱諫曰魏武使彌衡擊鼓衡先解朝衣曰不敢以先王法服為伶人衣今先令舞胡嗚玉曳組位五品超昇地殆非創業垂統貽子孫之道

永婦人服李密簡號勇數十人永婦人服載暴內雖藏刃楊下詐為參婢要后入桃林傳舍須臾變服出擊其

有典法

制衣服開一德之尚衣奉御制袞冕六服青與傘

晉後身后使被羽裳吹簫乘鸞鶴裝回庭中如仙去狀
刺繡楊妃寵愛特甚宮中主貴妃刺繡者七百人楊益
及諸戚里每歲進衣服布滿於庭光奪人目
紫袍主事楊國忠侍即常見素振倚與本曹郎趨走堂
下抱按牘國忠顧女弟曰紫袍二主事何如皆大噱
衣帶絕俗孝哲恭皇帝人稱之變化若神
知所為孝哲歲徙素具塗為紛綴山林對側門俟召不常絕不
爰以巳袍安祿山林甫希旨之到至中書覆以巳袍
賓維袍與安祿山品目有金紫緋緑立馬賓雖袍
生緣開元中賜湏衣製自宮中有軍校袍中得二
詩云留意多添線含情更著綿今生已過了重結後生
緣持詩白帥帥以聞明皇問之有一宮人自言萬死即
以安得詩者與汝結今生緣事
朝廷貴慢天寶初貴族及士民好為胡服胡帽婦人則
簪步搖飾以翠葉謂之
貴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
黃裙近服園中競為之謂
流
百鳥毛裙安樂公主使向方令百巧織毛絳人
一色旁視為一色日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之
狀皆見以其一獻帝后玉劍
碧落龍安樂公主初出降益州獻單絲碧羅龍裙繡
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臭醬甲皆備綵視者
方見之
着白衲山人李泌肅宗即位欲授以官固辭願以客從
入議國事出陪輿輦衆指曰若黃者聖人若白者山人
帝聞因賜金紫
建戰士衣肅宗廢后張氏駐靈武產子三日起縫戰士
衣太子教止對曰今豈自養時耶
巳三浣肅宗性節儉嘗出衣袖示近臣曰此衣巳三浣
矣
乞糯袴初德宗居奉天儲蓄空窘遣率視賊以苦寒
天中記
乞糯袴帝不能致剔親王帶金而鬻之
蜀潁迫帝緞德宗時為翰林學士帝嘗幸其院帛妃從
會綾方寢學上鄭相欲馳告之帝不許時大寒以妃蜀
櫛枹疲而去其待遇若此
文綵非制貞元六年德宗初賜節度觀察使新製時服
尚方織作呈閱所宜上曰頃來賜衣文綵不恒非制也
緋紫盡紋袖窄小楊貴妃常以假髻為首飾而好服
黃裙近服園中競為之語曰義髻墮地河裏黃裙逐水
朕今思之節度使以雕衙緩帶取武毅以靖封內觀察
使以鷹衙威儀委取其竹列有序牧人有威儀也
褐衣到闕下陸城德宗召延英門拜諫議大夫遣于安辭揚實
辭東帛詣其家城褐衣到闕下辭讓帝遣中人書勉者
衣之

親紡績至和歎公主代宗以主貧品諸節度副億主一
不取親組織公卿諸子不致服紈綺
緑袍抽簡揚雄諫
曰吾嶺上工織奏
有常之物又可奪是及貶還所服
無文綵餘慶懷謹服御與文綺之餘
解衣衣之陸贄帝親倚至解衣衣之同類莫敢望
垢弊武儒衛上謁未嘗有所易
衣歌成獨儒衛上謁未嘗有所易
帶衣紈繫新復傳常衣垢弊
辭衣小節柳公權嘗與六學士對便殿帝稱漢文帝恭
天中記
儉因舉袂曰此三澣矣學士皆賀獨公權無言帝問之
對曰人主當進賢退不肖納諫諍明賞罰服濯濯之衣
此小節爾
節服裹着賈直言始劉悟子從諫喪見直言輒衣紫
堪芻以兵白衛直言諫悟曰即少年無使襲山東熊朝
服可禮着耶
侍罪文帝朝淮南節度使李德裕北以婦人長
大而明廷制度尚未須行徵臣之分合副天心比聞
聞哩之間伸閣四尺今令閣一尺五寸裙曳四尺今令
五寸初延安公主以衣服踰制駙馬竇鈞得罪德裕以
正服準德裕臣在先朝典誡大明賦以諷二母正濂謂
服御非法也
視衣製廣狹漢陽公主文宗尤惡世流俊因主入問曰
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
辭宮新服者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弁惡出
新織麗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矜似以成風若
陛下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
狹循諭諸主
衣褊
蒼澳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教使何如漢陳
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搔首曰未也文安出海倉卒荅曰
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緑至緋猶可衣紫
即合為一矣
解衣以贈夏侯端贊春人王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
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衣服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污
賊官耶非特首云不可見即焚書及衣
以衣被諸張仲武范陽人子直方時鄭畋輔政頗言其
武會昌中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賜衣
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
衣紙自蔽周智光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開智
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朝
高產財物皆盡官 宋至潼關
正服準德裕臣在先朝典誡大明賦以諷二母正濂謂
服御非法也
視衣製廣狹漢陽公主文宗尤惡世流俊因主入問曰
姑所服何年法也今之弊何代和然對曰妾自貞元時
辭宮新服者皆當時賜未嘗敢變元和後數用弁惡出
新織麗賞戰士由是散於人間內外矜似以成風若
陛下所好于下誰敢不變帝悅詔宮人視主衣製廣
狹循諭諸主
衣褊
蒼澳一日召入屏左右問曰朕於教使何如漢陳
帝威制前世無比帝搔首曰未也文安出海倉卒荅曰
計事帝曰朕固行之矣自緑至緋猶可衣紫
即合為一矣
解衣以贈夏侯端贊春人王世充遣人以淮南郡公尚
書少吏部印綬召端解衣服以贈端曰吾天子使寧污
賊官耶非特首云不可見即焚書及衣
以衣被諸張仲武范陽人子直方時鄭畋輔政頗言其
武會昌中功第一今直方百口不自存每內燕賜衣
惡辭不赴陛下錄功念舊宜少優假
衣紙自蔽周智光先是淮西李忠臣入朝次潼關開智
光反率兵討之會敗忠臣因入朝
高產財物皆盡官 宋至潼關

范帽敝衣 開成初李紳為河南尹河南多惡少或范帽
散衣擊大毬 敝衣官道車馬不敢前紳治剛嚴皆望風
去
不為鮮明 盧鈞玩服不為鮮明
衣服喜鮮明 李貞素衣服喜鮮明
衣錦半臂 來子珣遷遊擊將軍常衣錦半臂自異
軿羅衣 敬宗寶歷二年閏東國貢舞女二人衣軿羅之
衣無縫而成其文巧織人未之識焉
裙曳地 淮南觀察使李德裕令管內婦人衣裳口尺者
皆闊一尺五寸裙曳地四五十者減三十
銀緋 振宿使淄青裴度欲為請銀緋常貫之曰宿奸伎
天中記 卷四十七
吾等縱不能斥柰何欲假以寵乎
高水足衣 唐咸通末崔安潛鎮西川李公為之變色衣襟慶時性豪適
高所處水濕足傳衣李公游江升子刺船誤為竹
在坐獻詩云半領鵝黃金縷衣翠翹金縷動玉釵垂從
教水濺羅裙濕疑是巫山行雨歸
散幅裙 周建行為武安節度婦人所著裙皆不縫謂之
散幅裙或曰裙之于身以幅數為尚周匝于身今乃散
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姓與名俱去矣幅者福緣
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李幽死近事
蓋雲霞 蜀王衍嘗與太后大妃選青城道職人被
蓋雲霞飄飄然若仙 之服之金玦僕人替閒之曰大子殆哉君賜之佩

怪生無常無常不立使之出征先以視之且兒衣血狂
夫問之衣也 晉純大之相氏之上也阻古胡字脈脈是
衣必先沮之
薛羊之裘晉文公好仕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胖羊之
裳帶以為帶 墨子
天布之衣晉晉國苦奢文公以儉矯之乃衣不重帛食
不無肉無幾時國人皆大布之衣脫粟之飯尸子
西時之寒景公之時嚴四時衣春夏以珠玉為飾秋冬
以狐翠為溫 淮南
解衣而起我爽違齊如氣出天大寒而後與門弟子一人
[illegible] 莊子
宿於郭外寒迫急謂其弟子曰子與我活我與子
衣子活我國士也為天子惜死子不肖也不足愛子與
我衣弟子夜半而死弟子遂活 呂氏春秋
聽裘林類漆啓朝衣若縣 淮南
小人衣齊林既者衣蓋朝景公景公曰何忽忽小人衣
耶林既曰衣狗裘者必不羊鳴今君衣狐裘音必能不
狐乎 說苑
鵝衣魏文侯封太子擊於中山三年使不往來舍人趙
倉唐奉使侯閒子之君長大就與寡人船中君賜之
外府之衣則能之勝文侯迎拜賜君衣一無 君
曙鷄鳴時至太平迎拜賜君衣盡顛倒太子謝曰 為
[illegible] 說苑
[illegible] 說苑
[illegible] 說苑

為衣服皆長裾大袖因風以昇烟霞若鳥用羽毛也
織苧為衣禮敬國其俗人年三百歲而絨芳苧以為衣
蓋尚書云島夷卉服之類也
觀書題衣任末年十四時學無常師夜則映星望月暗
則緝麻高以自照觀書有合意者題其衣裳以記其事
門徒悅其勤學更以靜衣易之時人謂任氏為經苑
金綾衣王昌字公伯為東平相散騎常侍早卒婦是任
成王曹子大女昌弟式字公儀為渡遼將軍史婦是
尚書令桓階女昌母聰明有典教二婦入門皆令變服
下車不得論後後省子嘉尚魏主欲金綾衣見其式婦
歸嘉止之
其卿都
應璩
賭衣明帝寵愛肇與帝戲賭衣服有所獲輒入御帳服
之趣出視卿如此
繡衣
樂私服齊王冏為大司馬輔政稽紹為侍中詣冏誌事
冏召島與重艾等共論時宜紹等白冏曰稽侍中善於
綵竹公門能操之逐進樂器紹推邦不受冏曰今共為
歡卿何邪即紹曰公協輔皇室今作東西紹雖官卑
職備常伯豈可以先王法服為令人之業冷通高命不
敢有所當釋冠冕褒私服此紹之心也旗等不自得而
退
不好著新衣
桓車騎不好著新衣浴訖婦故送新衣
浮去婦便持還傳語云衣不經新何由
著之
阮宣子論鬼神有無或以
以
曰今見鬼者云著生時衣服若人死有鬼衣服
亦
乎
五色
太始元年魏帝以陳留王
來朝以五色玉為衣如今之
綠衣賜死曹操遺令早斷、諱婢十人
死王景興以淅米見前
王衣霍光傳珠璣玉衣飾古曰漢儀注以玉為襦如鎧
狀連綴之以黃金為縷要以下玉為札長尺廣二寸半
天中記
為裙下至足前綴以黃金縷也上賜霍光玉衣梓宮
取秉死上亦賜王衣貴人死者珍異之服也
染帛為服上古穴居衣毛未有制度後聖人易之以絲
麻觀之羣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効之始作五采
成以為服凡十二章
適體古之人未知衣服之制故聖人作之冬則綿帛
以溫夏則絺綌清且涼所以適身體和肌膚也
老而衣綵古者庶人老耋而後衣綵其餘則麻枲而已
白越單衫兵難曹公史劉卓並荒憂見一人以白越單
衫與之言曰汝著衫汗火燒便潰壞也卓覺果有衫在側

汗輒火浣之 魏文帝 列仙
服婦人服何妄好服婦
裳之別所以定上下殊
錢鈁歌其文也小雅云
若內外不殊王制失叙
子之冠禁亡天下何晏
也

紫袍狄仁傑轉幽州都
金字環統五色雙鳶其
相臣乃命錄之 唐會要
不肯服朱桃椎益州成
都人潛泊絕俗衣弊索人莫
天中記 四二
能測其為長史實軌見
之遺以衣服庶幾逃暑熱
正委之地不肯服
群臣之服袞冕者一品
冕者三品之服也絺冕者四品之服也玄冕者五品之
服也平冕者郊廟武舞
卽之服也爵弁者六品以下九
品以上從祀之服也武
下鼓人鼓功按工之服
也進賢冠者文武朝泰
三老五更之服也遠遊冠者親
王之服也法冠者御
大夫中丞御史之服也高山冠
者內侍省內謁者之服
也委貌冠者郊廟文舞郎之服
之服也平巾 幘 者武官衛公事
之服也黑介幘者國官視品府佽謁府國子太學
門生俊士泰見之服也介幘者流外官行署及
丁登歌工人之服也綠幘者尚食尚藥尚衣
大官署食官署供膳泰御
祭朝饗拜表奏事之服
望朝謁見東宮之服也
服袍加襴大朝會宴組
視其品庶人以白
易靑以檀則天光宅元年九月甲寅易內外官服靑者
以碧
衣盡雲霞前蜀王衍嘗與太后太妃謁靑城山宮人衣
天中記 四四
服皆畫雲霞飄然望之
金字銘袍永壽中勑賜
裁衫領袖之制
梭衫領袖之制
後世為之襴衫
甚隨衣服異名甚
焚衣街 李廋
晨出三更歸夜出清晨
二種于御街
衣小裳大帝嘗問丈夫冠婦人髻皆高大何邪令狐德
棻對曰冠髻在首君之象也晉之將亡君弱臣強故江
左士女衣小而衣大宋武帝 命君德 舉嚴衣裳隨亦

改此近事驗也 南史

彭殺單衣江充召見上衣紗穀單衣曲裾後垂委地

共太陳留尹敏字延伯與同郡范史雲善二人俱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范年長常先看更衣前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謝承後漢書

永初中鄧騭兄弟擅威以此為清恭軍王銓口吳興大守稱清者以為御食七百家也公使人時人譏曰天下清苦羊續祖其遺法一趙走來年便無此費宜美衣服使內外相稱形有慙色 晉書

貧衣還錢鄭弘為掾嘗大民有弟斥兄欽者來還之嫂領詣弘前中庭為叔還錢兄聞之慙遣婦奉錢還弘弘不受 會稽典錄

沃中記

市衣與父吳祐為翟東相當夫孫性益富民錢五百為父市單衣父恐便以單衣謂行刑既畢乃說父陳留耆舊傳

火浣梁罗伽火浣布單衣會賓客行酒失盃而污之偽怒解衣而燒之垢盡火滅粲然潔白 符子梁冀作狐尾單衣上短下長 傅玄傳

單衣有鬼邊讓才辦俊通孔融屢讓於武帝曰邊為九州之秋則不足為卑衣裡褲則有餘 融別傳

華陽悵悵所若平與妹書曰念諸里舍皆富財賄往往破船從漢海流得布衫身如中國人但兩袖狹三丈大其兄

裋褐莊子解裋褐粗布衣謂以理其國政也裋

抽長三丈海丘倫征汝俱使王厲窮其東界父老云曾

短衣襦短衣也一曰羅衣羅溫也如案反說文襦煗也言溫煗也單襦如襦而無絮也反開襦之小者也却向着之須宮於頊反於背後開其衿也揖

小徒襦袴子產治鄭鄭折務難之約民大獄一衣小獄一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

左聞之襦句踐與妻入臣吳夫人永無緣之裳左開之

襦堅以養馬吳越春秋

綺編班倢伃為侍中與王許子弟為群在於綺襦幼稚之間非其好也漢書

珠襦昌邑王被廢太后被珠如淳曰以珠飾襦晉書

天中記卷四十七

曰貫珠為襦盛服也中王前薛詔

昧爽襦以衣覆珠襦玉押皆緣以賜董賢秘器

織襦趙飛燕為皇后其弟在昭陽殿上遺織成上襦兩京

遺襦侍詔景子春素善占坐事繫其婦朱君至獄門通言遺襦襪子春驚曰朱君來言與朱為誅襪而襦中絕者也我當誅斷也後遂腰斬拒諫飾諭

與徒作襦鍾離意為司徒侯霸府議曹掾詔送三百人到河北遇隆到弘農意揀使屬縣令出錢與徒作襦

襪考武謂侯覇曰君所使更仁恕用心乎吳越春秋

襪來欲訴誰見上上大吉解所被衲襦衣歆吳越春秋

衲襦第五八性節儉為二千石常衣布襦

布襦孫楚作洪為妻作布襦襪梧鴻曰此真梁鴻妻

也上共

皂帽布襦宋景著皂帽布襦隨時單複魏志

帳中物司馬宣王從遼東還有六十假士寒凍于車乞

一襦公乞之酒左右曰官不少襦可賜之公乞之酒曰

襦官中吕無私施世說

弧襦不受叶眺為吏部作郎憑候江東時大寒雪見草

敝絮單席而臥學不修居上之乃脫其者襦并手割

半毯與之充坐具而去

紫羅襦謝鎮西着紫羅襦據胡床彈琵琶作大道曲

天中記卷四十七

貂襦武陵昭王曄過竟陵王子良宅冬月道逢乞人脫

襦與之子良見曄衣單進襦於曄曄曰我與向人亦復

何異晉書

不敢解襦顧愔少清介有志操初為廷尉正冬服單薄

寺卿蔡法度欲解襦與之愔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之曰

我顧解身上襦與顧即難衣食者竟不敢以遺之晉書

常服布襦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上

神送七十素居正為豫章內史性不信巫邪有師世榮

稱直術為一郡巫長君正在郡小疾世榮於廳巫師

云須疫老衣為信令君上以所着襦與之事竟取視云

神將送與北斗君君正使檢諸身於衣裏獲之以手亂

政即刑於市而焚神一郡無敢行巫上

婦潛小襦高祖復至鄭見公卿曰朕昨日入城見車上婦人著小襦櫬者尚書何為不察任城王澄曰此為出建安太守任昉以法繩物所向無當其鋒者尚書求彩帛以為建安太守任昉以法繩物所向無當其鋒者尚書求彩帛以為之謂可命史官書之後魏

珠襦吳王闔閭美女以珠襦之寶吳越春秋

夏著單衣紵伯子者冬著單衣紵者稱裨列仙傳

青襦東海君以織成青襦遺陳節方洽

著金襦乾羅者慕容廆之十一世祖也著金銀襦縫乘白馬金銀鞍勒自天而墮鮮卑柚之推為君長記異一

衫

天中記 魏晉四

末無袖端衫女也衫末無袖端也襦橙其一當胸其一當背也釋名

襦瑞陳魏宋之間謂之襦或謂之桂襦方言

織衫建康小吏曹著為盧山使君所迎配以文婉著形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然流涕賦序別并贈織成褌衫皆是武敬皇后手自作高祖既貴以此付公主曰後代寄愍懷以體上白絹單衣一領因士寄與妃

也晉東宮舊事

納布徐湛之母會稽公主高祖微時有納布衫襖等衣若驕奢不良者以此示之宋書

裙

裳下裙也連接裙幅也緝下橫絕緝其下也緣裙邊飾也

衣裙裳衣也古服裙不居外皆有表籠也上

帔裙陳魏之間謂裙為帔郭注爾雅

織成地雅樂為皇后其女亦上繒織成下裙

無綾羅良家五女皆布裙銜綠邊乃

布裙望良為司徒司妻布裙徒跣曳柴（東觀漢記）
秃裙漢明德太后秃裙不緣（東觀漢記）
長裙上短獻帝時女子好長裙而上甚短（五行志）
蹙縮墩煌俗婦人作裙蹙縮如羊腸用布一疋皇甫隆（魏志）
為太守禁改之（魏略）
恒着管寧恒着布裙（魏志）
絳縠裙梁進皇太后有絳碧綃雙裙絳縠（晉宋書）
裙細絳紗複裙白綃裙（晉宋書）
單帛惠帝匡洛陽得鹿獐車一乘以單帛裙為幃也（世說）

書裙

晉羊欣字敬元年二十時王獻之為吳興太守甚知愛之欣嘗夏月着新絹裙晝寢獻之入縣見之書裙數幅而去欣書本工因此彌善（晉書）
唐藏隱中魚復侯子譽不道帝以兵圍之有司奏絕子譽屬籍賜為蜎氏子譽密作啓數紙藏妃王氏裙腰中具自申明云輕脫還關而不得見此旨之深惟願矜之無使竹帛齊有反父之子父有愛子之名（齊書）

裙染

得裙縈線何問人家與太武攻赤連昌帝以微服入其城齊國遽不許乃與數人從帝入城內既覺諸門悉下帝及齊等固入其宮中得婦人裙縈之樂帝乘而悦因此得拔於危有功焉（魏略）

裙色

真珠裙世祖為胡皇后造真珠裙積所貴不可勝計（漢

郭裙　孟卓字君儒少修清吉之志着單裙十六不換新
青狸裙南極夫人破錦服青狸裙（漢武帝內傳）
餘仙裙成帝立飛燕為皇后帝步太液池泛舟羣臣歌風
落遂之曲帝以文犀擊玉唾酒酣風起后揚袖舞仙
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令馬無方持后裾風
上裙為之縐他日宮妝或襞裙為縐號留仙裙（晉令每輕
風至飛燕始欲隨風入水帝以翠纓結飛燕之裙常慈
曰妾微賤何得復與纓裙之貴纓裙梁任昉四子棄墨
蘭縠綠裙梁任昉四子棄墨（南史）
五色繡裙梁武帝作五色繡裙以朱繩真珠為飾（拾遺記）
卻縐隋煬帝作長裙十二破名仙裙（上）
借紫裙唐孫伏迎上表近太后常於民間借婦女裙
一色芳靚為一色月中為一色影中為一色而百鳥毛
狀皆見以其一獻帝后（唐單綠碧羅

金為花鳥細如絲髮大如黍米眼莫睹用皆帶
方見之
散幅裙周迤行為武安飾魔婦人所著裙皆不縫周之
散幅裙或曰裙之于身以幅多為尚周匝于身今乃散
開是不周也不周不縫是謂無福也漢
破散其能久乎未幾行至卒 陶岳 五代史事
裙
續異錄司馬相如初與卓文君至成都逐相誅還成
都賣酒相如自著犢鼻褌與滌器以恥王孫也 西京雜記
窮袴昭帝上官后霍光外孫也光欲后擅寵有子奮時

體不安左右及醫者皆阿意言宜禁內雖宮人使會
為窮袴多其帶后宮莫有進者
續異上柱王澄之判荊州選者傾城澄脫衣着襆巾揮上
樹取鵲驚僕僕若無人 晉書
以是為裙客詣劉伶值其裸袒譏而入伶笑曰吾以天
地為屋以屋為裙諸君不當入何忠乎 晉記
更異月露裙上綴桂陽侯義融孫冕字茂德性簡鄙為郢州刺
史北復即之廚人僕以裸果荷而去曰得華蓥矣
裙襦周弘正善玄理為當世所宗藏法司於開善寺講
紅紗霽林王常裸袒着紅紗襦者
遂敗華氏千新記 昭二十一
去冠被裳公欲酒數日去冠被裳自謂益爽而已 晉子
一衣五采景公飲酒晏日衆侍之衆一衣而五采具
馬上

裘裳至郢楚欲攻宋王聞之自魯趋而往十日十夜
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裘而裹之至于郢見楚王楚王
裂裳裹楯娶嬪常持鐵楯以衛項羽布意殺漢王嗇裂裳
以裹楯冠之入軍門立漢王旁(後漢書 注同服志)
掛樹化龍東方朔生三日而母死隣母拾而養之經歳
母忽失朔累月方歸後復去家萬里見一枯樹(洞冥
記)裳掛樹裳化為龍因名其地為布龍澤(後漢
裳不加緣榮遠為人無約夫人裳不加緣(後漢
短布衣裳鮑宣妻桓氏女宇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
奇其精苦以女妻之裝送甚盛宣謂妻曰少君生富驕
習美飾吾貧賤不敢當禮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

布衣裳(東觀漢記)

裘

編草為裳孫登字公和於汲郡北山中為土窟夏則編
草為裳冬則以髮自覆(魏氏春秋)

皮衣說文曰裘皮衣也白虎通曰所以佐女工助温也
古者緇衣羔裘黄衣狐裘翕歙裘多獨以狐羔取其輕
暖閑狐死首丘明君子不忘本也羔取其跪乳遜順也
尤善狐裘尤善一國二公五雙(晉語 襄公)吾謹慮從(左傳 僖
羔袖善人以鄰寄衛侯石宰嘏從而逃歸衛人將殺之
辭曰余不悦初美余狐裘而羔袖乃赦之(裘三)
賜羔公賜公衍羔裘使輔於齊侯遂入羔裘(子晏

衣貍齊侯伐晉東郭書讓發犁彌從之亦侯賞黎淵
犁彌辭曰有先登者臣從之皆憤而衣貍製公使視東
郭書曰乃夫子也(定下)
猰貐周昭王緻青鳳毛焉一名曄胤常
以禦寒也至厲王流于彘人得而奇之分衆此裘遺
于彘土罪人大辟者抽裘一毛以贖死價值萬金也(論衡)
驛裘晉文公好士之惡衣故文公之臣皆驛裘(韓子)
衣羚孫叔敖相楚衣羚吳人飾舟以送左右各
繡衣貂裘晉平公使叔嚮聘吳吳人飾舟以送左右各
狐裘晉平公出朝有鳥環宮人終朝不
閙之霸王之主鳳下之今者出朝有鳥環寡人終朝不
去是其鳳鳥也曠對曰東方有鳥名諫珂其為鳥也文
身而赤足憎鳥而愛狐今君不衣狐裘以朝乎平公
曰然(上)
羖羊之裘趙簡子敝車瘦馬衣羖羊之裘其宰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疾狐裘則温君宜改之(上)
出裘與寒景公時雨雪三日公披狐白之裘曰怪哉雨
雪三日不寒晏子曰古之賢君飽而知人飢温而知人
寒今君不知也公乃命出裘以與寒者發粟以與

及裘負弩矢至中形諸弊迄反裘負弩者晏子曰
何者對曰求送石父也石父不免東徙為人僕三年晏
左驂贖之也上
陽裘不受景公賜晏子狐白裘其價千金晏子辭而不
受三反曰君服之上而使嬰服之下不可以為教上
狗號羊鳴林既衣裘而朝齊景公公曰北君子服耶
既作色曰服何足以端士行如君言衣狗裘當狗號羊
裘當羊鳴乎今君衣狐意得無變乎晁
晁裘孔子始用於曾參曾人誘之曰魯裘而粹技之無庶
譯而魯裘救之無郵用三年男行乎途左女行乎途右
物之遺者民莫之舉呂覽
金昔哉吳越春秋
勞民魏文侯出遊見反裘負芻者問之對曰愛毛也文
侯曰尒不知皮盡而毛無所附也明年東陽上計其布
十倍大夫賀之文侯曰民不增而稅倍亦何異反裘負
芻者摩取於下則上下不安此自危之道也子何用賀
得狐白裘秦昭王因孟嘗君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
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
之爭新序
狐白裘值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

罪有司奏倫爵重屬親可不坐諫議大夫劉毅駁曰王法賞罰不阿貴賤然後可以齊視制而明典刑也倫知衰非常敢不語吏與緝同罪晉書

遂衰走脫步熊字叔羆好學兼術數趙王倫辟熊熊言倫死不久不足應有人告倫倫怒遣兵圍之熊使諸生著已衰衣走圍者皆奔之熊密從北道走得脫王隱晉書

隨母桓玄殺羅企先生是玄以荒衰遺企生所生母氏及企生遇害即日焚衰

鶴鳴記

鶴鳴記 卷十七 平九

鶴鳴記 卷十七 平九

鶴鳴記 卷十七 平九

錦裘魏武與楊脩書曰今贈足下錦裘二領

布衣貂裘管寧自幼安至孝每祭祀未嘗不伏地灑泣

恒着布衣貂裘

論語 狐貉之厚以居

裘 皮衣貂文與孫權書曰今因趙咨致文馬一匹騣子

裘一領

鳴鼓撥裘魏朗字少英為郡功曹佐正旦採吏頗能被

裘以加朝服朗以裘非臣服能不敬勅卒撤去能走而

不聽朗右手鳴鼓左手撥裘以闢府君喜朗遂退能以

朗代之朗辭病不就 會稽典錄 晉書

晨寒乞裘謝萬就安乞裘云晨寒吞曰君妾與語正欲

以為象具耳若晨寒無復勝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萬 世說 排調

謝萬與安共詣簡文萬來無表情可前簡文曰但

但前不須衣幘即呼使入萬着白綸巾鶴氅裘披而

前共談移日大器重之 世說

與狐裘挾夫私計以論公政猶與狐議裘無時而可

也 晉語

着裘衣覆与者着衣於內而以繒衣覆之乃加以朝服

會之時祖其朝服見裘裏覆本謂之裼裼之言露可見

之辭所以示美皇好而為飾加以朝服謂之袒謂之裼

大裘不覆反本以其質也 玉藻 疏

蘇裘諸侯麛裘以誓田雖羔狐為飾文也 上

干蝨之裘或謂孟嘗君曰太廟之裼非一水之枝也未

裨衣裨腰衣也 文選 裨諧也兩股各跨別也留暮冀州所

名大褶下至膝者也留牢也幕絡也言牢落在衣表也

褶名

倒披 齊魯之間褶謂之襲或謂之倒披小褶謂之夷袖

謂之倒掛小褶謂之夷袖袪前簡文曰俱

胥吏也 通語也方言

褶為孔鄭人卞子使妻為褶曰為吾故褶裏之

經冬無褶 孟嘗君食客三千人上客

客食菜馬援經冬無褲面有飢色
倪寬褲下溝陰屠中少年有侮辱者衆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出我褲下於是信孰視之俛出褲下蒲伏
市皆笑信以為怯
猶褲周仁為人陰重不泄當衣衣補衣漏褲吾為不歷
請以是得幸景帝
大褲昌邑王賀衣短衣大褲
褒衣大袑宋博聊郡功曹官屬多褒衣大袑謂大褲
也
窮褲多著胡帝上官后寵冠天下常為椒房中採雜香以塗壁故后殿上丹漆地衣文畫屋觀天井蓋皆金玉珠璣
體不安左右及醫皆阿意言宜內宮人使令皆為窮褲
我中記
多其常後官無進者
錦褲更始所賜多辟小錦褲
錦褲東觀漢記
皮褲馬援即牧至有牛馬羊數千頭奴婢數百人穀數萬斛皆以分昆弟故舊賜衣被裝褲
衣羊裘皮褲後漢書
常褲文惠竇賜與士卒之家無私財常褲
曹操無褲吳質字大儀譙國譙淮人少有俊才正稱為
郡議曹掾正旦掾更入賀明卞操三望奉觴上壽曰齊桓
郡襲雒盜賊今明府視事五年家給人足良號曰門下
掾佐論明府勿受其賜盜賊未盡人無固志今良為議
曹掾尚無褲望曰議曹所以不褲者正謂此耳
褲賜衣成王幼弱封於魯公以天子禮樂祀周公帝賜魯公衮冕之服
褲以朱彩
錦褲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數五傚新嫁者著紫綾
綾羅褲王裕之常使二老婦女數五傚新嫁者著青綾
綠褲
元帝愍懷太子服御綾羅錦繡綠褲
綠綾布褲晉碧綠布褲抱本元帝見之帝大怪遣尚書周
顗問之顗答曰臣聞之尋陽朝賀舉祖逼題愍弟十疋
約曰淹未文著為賞之衆人競改常服不過短長之間
頭曰將七利甚於此矣既而弘正綠綠布褲軒冕而至折

袍褲 何點永元中崔景惠園城人閒無新點悉伐
園樹以贍親黨景惠性好俠義欲交點點不賴之至逆
乃過召點點裂裙永為袴往其軍終日談說不及事
事其語默之迹如此 上
藏刀袴中巫相司馬任胄主簿李世林都督鄭仲禮房
于遠等潛謀害神武自魏氏舊俗以正月十五日更為
打毬戲能中者即賞帛胄等仲禮藏刀於袴中因神
武伍觀謀竊發後敗
見曾遺袴 孫暴參軍見貧士脫袴遺之
綾羅袴 武帝嘗降王武子婢子百餘人皆綾羅袴裙手
侍功高侯史 高侯使人賊旗持者白君上不以賜左右
文袴出郊 謝仁祖年少時喜着刺文袴出郊郭外其叔
父誚責之仁祖於是自改遂為名流
直幅無殺 晉中興作袴者直幅為口無殺不大夫裁也
王敦之傲袴記
柳下納袴 皇太子納妃有降直文雖袴七綵柱文錦袴
都尉布袴 中朔字元遊蒼梧人為九真都尉布襦布袴
鄉邑歡慕之
長袴鬱體 蕭司徒子外敬騎常侍謝朏應着絳袴而朏
披袴不以貫足有鬱常體
官絹作袴 楊平善裁袴以官絹百疋作袴百枚
合歡袴 石虎微着金樓合歡袴
皂袴絳袴 司空辟吏以下皂袴因秦氷行今漢家火行
宜絳袴

帶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帶緌象繫佩之形
帶必有巾故從重巾徐曰巾其帶上連屬結固處
天口記
看身釋名曰帶蔕也着於身如物蔕也
朱帶貝飾 天子北征合于珠澤珠澤獻白玉食天子賜
黃金之環三十朱帶貝飾三十西征至赤烏氏赤烏氏
先出自周宗乃賜赤烏之人兵帶五十
黃金橫帶 仲遠問卫平曰將軍黃金橫帶騁乎淄澠
之間有生之樂無死之心
金飾貝帶 文帝遺匈奴黃金飾具帶一黃金犀毗
玉帶揚賜 拜大常詔賜所服犢綬玉燕革帶
綠帶鄧遵 破匈奴上賜金剛鮮卑綠帶一具
赤玉帶綠 勒王獻大秦赤石帶一枚
青石金帶 漢陽嘉三年疎勒王獻海西青石金帶

鉤絡帶陸遜破曹休於石亭上脫御金交帶以賜其之
親以帶為鉤絡帶也世名為鉤絡帶
大秦國人皆着樓褶絡帶國俗扶南人悉着鉤絡帶
忌帶張融形貌短醜精神清徹王敬則見融革帶寬洽將至路謂曰革帶大急融曰既非步吏急帶何為
十三銙帶隋文作相李穆曰周德既衰愚智共悉天時若此豈能違使謂隋文帝并上十三銙金帶蓋天子服也以微申其意
銙飾絡帶夏侯祖忻為兗州刺史表於官尤僧榮代之祖欣見形詣僧榮見床上有一織成寶飾絡帶夏侯曰

此帶殊好豈能見與沈曰甚善夏侯曰卿直許中不見關必以為施可命奴與沈對前燒視此帶已在下腰矣

黃銀帶杜如晦薨帝嘗賜玄齡黃銀帶曰如晦與公同輔朕今獨見公泫然流涕疾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遺玄齡遂其家
賜魚天授二年改佩魚為龜其後三品以上龜袋飾以金四品以銀五品以銅中宗初罷龜袋復給以魚以王

弼王亦佩金魚袋景龍中令特進佩魚散官佩魚自此

紅玉帶上以紫金帶賜岐王範薛王業玉帶賜寧王

此千金帶上以紫金帶賜岐王範薛王業玉帶賜寧王
元中高麗遣使來朝宴內殿因從容言於內臣曰紫金帶本國亡是歲荒民散干戈屢起幸在內帑一見足矣
上聞之命封付其使
佩龜載初元年改內外官所佩魚並作龜

魚袋金玉帶高宗咸亨三年勅五品以上賜新魚袋並飾以銀三品以上賜金紫刀子鞢石一具上元中又勅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鍮石帶廢人銅鐵帶文武並帶手巾算袋刀子礪石武官欲帶亦聽之九月百官具新服上宴之于麟德殿上

隨身魚永徽二年文武職事四品五品並給隨身魚天后復改魚為龜

雖衣緋帶頁元之開德宗詔頃來賜衣文綵不常非制也朕今思之宜有定制節度使宜以緋帶取其武毅以靖封內觀察使宜以鴈銜威有威儀也威儀瑞草也取其行列有序奠牧人

千闥玉帶李靖五代孫彥芳以戰功賜千闥玉帶十三胯七方六共鶉物有靖破突銑時所
以佩物者天子悉留禁中
通天犀帶馬植進十三件即
帝寵信賜通天犀帶而植竟與元贊等至通昭初元贊

以賜帶遺之它日封便殿帝識其帶以詰植植懼恐
言狀於是罷為天平軍節度使
辟璆居李司封宗易言石駙馬寶吉知陳州共州辟一
皆新之每毀舊屋則坐
所服帶乃辟塵犀也
遂入王帶裏晉公質狀
當錢死一日遊香山寺有婦人以父被罪假得玉帶三
犀帶一以賂津要貴人
相者曰必有陰德及物
錄載白中令事同但以婦
遍天犀裏度拜淮西宣慰招討處置使入對延英曰主
愛臣辱義在必死賊未授首臣無還期帝壯之為流涕
及行帝賜通天御帶
進玉帶晉公平淮西賜
曰內府之珍先朝所賜
人間聞者嘆其不亂
水玉腰帶文宗朝李訓講周易頗叶上意時方盛夏遂
命取水玉腰帶以賜
夜明犀簪敬宗時南昌進夜明犀製為寶帶光照百步
富人王鼎夏從簡陳川人許州富人有玉帶欲之而不
可得遣二卒夜入其家殺而取之卒夜驗垣陳未明見
其夫婦相待如賓二卒嘆曰吾公欲奪其寶而害所
天中記四十七卷終

明陵陳祖文晦伯甫纂
男龍光校

袞

龍衣說文天子章先王衣服也從衣龍聲徐按周禮袞衣也袞龍衣也以為冕阿曲也謂繡龍於下如王之服侯伯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禮記三公一公袞天子卷冕亦作袞荀子天子袾裼衣冕五采彰施帝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會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絺繡以五采彰施于五色作

服制

冕服皇帝冠前後邃延玉十二旒垂青纊充耳綴玄表朱裏玉簪導纓冠上有金龍二前後各一餘飾以珠冠裡青紗冠圈黃緞冠架青紗冠衣青羅冠帶青羅帶上綉十二章前三後三兩肩各一兩袖各一兩膝各一玄表朱裏青羅領青羅中單黼領青羅裙綉黼紋青羅蔽膝綉黼紋青羅大帶白羅表朱裏青羅裡青羅帶頭青羅帶尾青羅佩綬青羅綬上綉雲龍紋青羅小帶青羅大帶上綉雲龍紋青羅佩綬上綉雲龍紋青羅玉佩白玉雙龍雙螭雙琥珀雙瑪瑙雙水晶雙青金石雙綠松石雙各一青羅佩囊青羅佩帨青羅大帶

主大平禮絕群下宜遵聖王盛典為近代之制

書

孟衮龍服代宗耕渤海貢子盜衮龍服補得之詞云蒸

中國衣服上救之 唐書

袞冕衮冕衮卷也畫卷龍於衣也 釋名

褘衣王后之上服曰褘衣畫翬雉之文於衣也伊洛而

南雉青質五色備曰翬鷩翟畫鷩雉之衣於文也上內

司服掌王后之六服褘衣 天官下內司服

屨

鞮屨注釋名曰屨禮也飾足所以為禮亦曰履履拘也所

以拘足也複其下曰舄舄藉也以木置履底藉地行並以立地或泥濕故

複其末下使乾腊也不借言賤易有宜各自畜之不假

借人也齊人曰摶腊摶腊猶把鮓也荊州人曰鮓

麻舄單舄皆同名也麤麻為之也言所以安措足也

屨足所依也鞮小履也鞮革履也 說文

屨

於卿作世本曰於則作屨賁而弗顧履焉而不取 淮南子

履貴不取禹之趨時孰肯為仁而善謀之雖欲禮

履新跣地崇侯虎曰今周伯昌懷仁而善謀之雖欲禮

加於首履雖新弃之跣地可及其未成而圖之

釣其長尺上

偽金聽朝景公為履飾以金玉服以聽朝履重僕不

堪之問晏子曰古之制衣服冬輕而

以犬皮文豹復刷雕麟紫磨黃丹玉之履敷碧

拾遺

注

而青金王之履是重而寒也公入徼履上

晉緩連步實下屨劇從行而時見納履緩而踵夫

履夫旋取昔楚昭王與吳戰楚軍敗昭王走而履失

之行二十步復旋取左右問曰何惜此一時履乎王曰

楚昭王出奔而亡其屨使人求之以百金曰吾

之後楚對之俗無相奪者

不亡其相從于患難之中也故論功而未及者皆無怨

吳世宗詔趙修云楚屨既隆江君徘徊鍾中一降東向

攻襲

裡南忘履人有欲買履者先自度足而置其坐往市

兵中記

而忘操之見履乃曰吾忘持度及歸取之市罷不得履

人問何不試以足曰寧信度無自信也

漢書履踐鄭崇哀帝擢為尚書僕射數諫論事每見曳董

賢中記

綱履為食陳仲子終日齋適楚王欲以為相其妻

曰子織履以為食未

皇甫士安

聞士安

織履徒跣魯人身喪織履其妻善織履而徒於越或謂

之曰子必窮履鮮足也而越人跣行為履者也而越人

技變欲不窮可得乎

簡主謂左右車席泰矣社鼠賤頭必鼠之

履雖貴足必履之今車席如此泰矣吾將何繇以履

夫美下而耗上妨義之本也

受枚之地瑕竟樂市

武庫實焚夜武庫火累代之寶皆焚焉孔子履壞

蛇觚王奔頭

晉書

七尺三寸行健時森兩河水溢浦津監弦登得一履狀
河長七尺三寸內指跡長一尺三寸深三寸
謁陵無履帝還洛發至陵下詔無履取左右履著下拜
晉惠
起居注
請履申腳江州刺史王弘造陶淵明無履弘從人脫履
以給之與左右為彭澤作履度淵明於坐
申腳令度及履至著而不疑
晉安帝春秋
隋履西去佛圖澄足爇後郭門吏報石季龍云是師芻
一履西去季龍發其墓唯見一履與一石
趙錄
化鵠得履昔有盧虬仕州為治中當元會至晚不及朝
化為白鵠至閣前迴翔欲下威儀以帚擲之得一隻履
天中記
魏晉來者易之置其處報取去終不與人接其為履草
柔細環結促密人爭躡之
抱持取靴崔戎出為華州刺史徙兗沂密觀察使民
攘雞千頭不得行乃休傳舍民至抱持取靴
製履崔彥昭與王凝外昆弟也凝大中初先頭而彥昭
未仕嘗見凝凝倨不冠帶嫚言曰不
為憾至是凝為兵部侍郎彥昭相救婢多製履履
曰王氏妹必與子皆逐吾將共行彥昭聞之泣且拜不
敢為怒
高頭草履文宗時吳越間織高頭草履如陵敖前代旅
無履下物也織草為之又非正服而
開耳奉侯之象
五行志

體憩玄宗貴妃楊氏每十月帝幸華清宮五宅車騎從國忠導以翬旗節鎮仙陀為狼藉于道
令奴秀鞋鄭仁凱為密州刺史有小奴告以履穿凱曰阿翁為汝經營鞋有頃門夫看新鞋者至凱脫新樹上鞋取其舊夫脫鞋而綠之凱令如看有頃門夫上樹取其舊夫脫鞋而綠之凱令如看鞋而去門夫竟至徒跣凱有德色後吏訴之仁凱曰刺史不是守鞋人

脫緑比齊流麟士性寬恕一人隣人認其所着履麟士曰是卿履耶即脫與還而歸後鄰人得履送還前日履非卿履耶笑而受之

顧覬齊始安王遥光生而臂疾多忌人有餉履者以為

戲已大被嫌責劉瑜責為戒云智不及亮亦以忤旨

霍燕惠州冲虛觀有遺履軒相傳南海太守鮑靚嘗夜

訪葛洪與語遠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徒

人往密伺之但見緑蟻至網之得雙焉

柳秀緑根木生于水松之傍若寄生然不附土秀狀不勝刀

鋸乘湯則剖而為履易干削之乾則韌不可理也履雖

猥大而輕若通脫木風至則直飄而動夏月納之可禦

永泰之氣太康六年扶尚貢百雙帝深異然咂其

作之恐仁豎者外府以備方物而已

踰履不踰尚書輔政百僚從履到席約蹝履

不踰帝以為不能而賢定陶王

踰履和帝召諸侍中貴人香料雜踏訖

始鶵于王述性急當食鷄子以箸刺之不得便怒舉
地鷄千圍轉不止便下以屐齒踏之不得嗔甚拾而中
嚼而吐之
晉魏舒祖約好財阮孚好屐俱有好物舒見正料物財客至并當不盡餘兩小簏著牀
後傾身障之意未能平或有詣阮正見蠟屐因歡曰未
知一生當著幾量屐神色閑暢于是勝負始分
跌屐石勒擊劉曜使人着鉄屐施釘登城上
陰姬傷為假者而背達名曰露卵泰元中忽不復做名
陰卵亦復妖也織者以為邪謀也必有陰謀烈宗末驃
騎恭軍表悅之始有陰謀之事及陰安初遂至大亂晉中
妖神記
木屐去齒謝靈運好山水常着木屐上山
牛里莫不備盡登躡常着木屐下則
去其後齒宋書
新假不受虜玩之高帝鎮東府朝廷致敬玩之為少府
猶躡假造席高帝取假視之說黑斑鉄裏之
問曰卿此假已幾載玩之曰初釋褐拜征北行參軍之
及高寶死着高假儀容輕慢每命
都公既熙門若使嘉賓不來風雨
愛假隨手遊方步期望見一人着
以刀研之乃見良久變是所常
假行水上丹陽郡初為屐始生
時有造褚

水上流頭直去婦怒殺之投其屍于水上乃隨波流流
至一處有人望之曰時見水裏中曖然殺異
物又似其新靴而大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諸召城外
諸婦以靴示之始曰有夫商販遠出已數年矣今
馬得無覩屬乎一婦撫屍哭曰此非君之靴向妻家取
其得脚履一時辨明察也唐
當作狙几木屐
摩殺而歸何隨家養竹入盜其筍隨行見恐盜者覺擊
殺而歸唐事物
原志
方頭殺昔作殺婦人圓頭男子方頭蓋作故意欲別男
女也太康婦人皆方頭殺與男無異晉書
布裘木屐戴良嫁女布裘木殺後漢書良傳
麤殺為使麤殺為使令卑賤類也喜得麤殺得僮使也
唐書

韡

武靈服韡木胡也趙武靈王服之韡名
綉靴綉靴蓋容冕與顧和書曰今致綉靴一量
織成靴織成武與楊慎書曰奉足下織成靴一量
五彩織成百虎皇后出女騎千人皆著五彩綾
遺韡有人遺趙桑韡數百枝桑與子蕃明證之
人從賣桑索絹三十疋有商人知其
番明一百記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勤
也漢韡
換靴北齊為并州刺史有婦人結汾水浣衣有來
馬又似其新靴而大婦人持故靴詣州言之諸召城外
諸婦以靴示之始曰有夫商販遠出已數年矣今
馬得無覩屬乎一婦撫屍哭曰此非君之靴向妻家取
其得脚履一時辨明察也唐
自作鞮工
自作鄭太妃初與神武辭訣自作靴同走并州貧困燃馬屎
方屬而韡建中初賜司徒沈易良之妻崔氏即太后之
季父母也上見之方屬而韡
皂靴晉湯希數出幸因公百官必戎服從一品紫次朱
次青皂靴乃馬韡也後世循襲遂為朝服
緇靴唐馬周以麻為靴殺其勒加以靴總靴
羊皮剪毛中裝取適以羊為靴
麂靴宋桃榔孟州成都人長史竇軌遺以衣服麂幞麂
韡之地小皆服之
長靴北齊全作胡服長靴
貴靴為業倘人文皂其靴
醉使陪勤車內供奉翰林崇仁宗醉使高力士脫靴
力士取之摘其詩激楊貴妃帝後內輒為妃泪出
元稹靴深州民先辨靴從軍之物然後

隱橋擔盛麌卿者游說之士也隱擔簦說趙孝成王
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平
卿史記
仰橋供食江夏劉動字伯家貧作橋供食常作一量後
斷勤置不賣出行裁賣以糴米勤歸炊熟怪問何所得
米妻以賣蓋勤責妻曰卿貧嬰物數取其直也因棄不食
仕至司徒漢書
敗橋聚道元康之末至太安之間江淹之城有敗橋自
聚於道多或至四五十兩人散去之投林草中明日視
之悉復矣民或云見狸銜而聚之世之所說橋者人之
水神記 卷四十六 十七
殿服而當勞厚下民之象也敗者疲弊之象也道者地
理四方所以交通上命所出往來也今敗橋聚於道者
象下民疲疾將聚為上命所絕四方而壅王命 搜神記
空中投橋劉敬宣當從兵佐晏空中有投一隻芒橋
於坐壁故宜食盛上長三尺一寸已經人肩耳鼻間並
欲壞頂之故宜奏軍司馬道馮友敬宜為其所害 宋書
青溪著名張暢在彭城為魏太武所圍太武遣李伯至
城欲與暢語李伯曰君南上當衆何為著橋君而著此
使將士云何暢曰當衆之言武誠為懼但以不武受命
統軍戎陣之間不容緩服上
悉陵亡橋流馬為餘姚令瑀初至當史皆鮮衣裘服自
隋別瑀怒曰汝等下縣吏何得自擬貴人乘橋
糊布侍立終日足有蹉跌輒加榜笞 宋書
亡橋習行褚彥回幼有清譽宋元嘉末魏軍逼尋步百
姓咸負擔而立時父港之為丹陽尹使其子弟並卷七
橋於齋前習行或譏之港之曰安不忘危彥回時年十
餘歲甚有慙色 上
青袍亡橋侯景即位童謠曰脫青袍著紫橋荊州天子
廷應著 梁書
紫車草蹋何點為尚書乘柴車蹋早橋深心所適致醉
而歸上
布袍芒橋沈慶武帝時慕起部尚書監起太極殿恒服
天中記 卷四十六 十八
布袍芒橋以蘇綽為荊朝上共論其所為 周書
芒為州中孟元陽起於陳許軍中理戎鑷前曲環主屯
作而華陽芒橋立翻中頭役者恨而去 唐書
至市貨橋劉穆長少時居丹徒家至貧劇方田數出南
射堂計斛往市貨橋路經射堂過劉不迴顧方回信荅已開朝來未得食至
市貨橋不行復語後過劉之呼使來與共語竟其佳 說俗
嚼橋南方人至京師者人戒之曰汝得物唯食慎勿啗
其名也後語主人入門如見馬矢便食惡臭乃步過見
敗橋棄於路因復嚼殊不下咽視曰故是首物且行幻飲

漢式為即在上林中布衣而牧羊注牆
有方謂之聆本傳
樓扁[金]鈔張志和築室越州東郭莢以生草梁棟不施
斤斧蒙帶樓扁每垂釣不設餌志不在魚也本傳

簜

步簜白楊素槃為丹陽尹步簜白楊郊野間道遇一士
大夫俟呼與酣飲明日自此人謂柀知顧到門求進槃曰
昨日無偶聊相要耳竟不與相見南史
柏梁[宋]江泌字士倩濟陽人也少貧好學晝則斫簜
為業夜則讀書隨月光光斜則掘卷升堂奔書
天口記 貝琛[明]
竇簜臨川王宏脊修過度後庭數千人皆極天下之選
所侳江無畏服玩侔於齊東昏潘妃寶簜直千萬梁書
十九

笏

備忽忘[釋]名曰笏忽也君有教命及所啓白則書其上
備忽忘也或曰笏可以簿一物
球玉魚須笏天子以球玉為之挺然而方其首示無所
屈於天下諸侯以魚須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匡
夫以魚班餚竹士竹本前詘後詘又示無所不屈匡
天子御瑑諸侯御文杗大夫服杗大[義]禮天子之笏[詳]
瑑然無所屈也王制要義士竹笏飾以象骨大夫飾以
二十七

白[宋]紫[元]古者貴賤皆執笏主書君上之政令有事則
搢之於腰帶中近代以來唯八座向書執笏者白筆綴
手板頭以紫囊裹之其餘王公卿士但執手板板圭手
敬不執笏亦非記事官也日知錄雜事
示無佗武王不閉外門以示無佗去刎搢笏以示無佗
周書
代以手板應仲遠云昔荊軻逐奏王其後謁者持七首
以備不虞從此侍官執刀劒漢高祖偪武修文始制以
手板代焉周禮春官服雜事
二十 卷二四十八

王笏孟岐清河之逸人也年可七百歲語及周初時事
如目前岐時侍周公朱壇上岐以手摩成王之足周公
以王笏與之新子板胤記
執板入閤陳蕃為光禄勳范滂為主事以公儀詣蕃執
板入閤至坐不奪滂授板振衣而去郭太責蕃曰以階
級言滂宜有敬以類數推之至閤而已省後漢
舉笏相趨殿帝嘗見郡慮及少府孔融問融曰鴻豫何
所優長融曰可與適道未可與權變舉笏曰融昔宰北
海政敬民流其權安在遂與融互相長短世說
執板交拜朱治領吳郡舉孫權為孝廉後權為吳王治
每見權常執板交拜也

手板為冊王夢表温嶠為冊陽尹田餞會錢圓
酒盛圓未歡輸偽酔以手板擊圓幘墜作色曰錢圓
人温太真行酒敬不悦兩釋之
石挍桓温秉政謝安王坦之往候之坦之倒持手板上
使人多忤旻道愍尤精相板宋明帝時山陽王休祐屢
以言語忤頗見道愍託以巳板為他物令道愍占之道
愍曰以乃甚貴然使人多憍將祐以楮考同許密求換
其板它日彦囘侍明帝白稱下官帝多忌其不悦休祐
具以狀言帝乃意解宋
手板當貴基毋琰之在西州時有一手板相者云當貴
每以此言勲帝又圖皇門即帝嘗問之曰西州時手板
何在琰之曰此是黄門手板官何須帝大笑上
王手板隊章王嶷處見形於第後園乘輿與指麾處分
呼百兵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謂曰橘柚
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閉直兵倒地仍失手板覺
手板牒啓尔朱榮既誅得其手板上有數牒啓皆左右
去留人名非其腹心在出限帝曰豎子若過今日便不
可制矣北齊書
拍背不賜文冀疑文宣偉愚處其有後變將陰圖之以
問崔暹暹曰營與二郎俱在行位試以手板拍其背而
不賜乃將犀手板換暹竹者自拍訖視之以是知
其實癡不是處也帝既錄暹責其往若打北史所

對曰若以功求贖死帝悟曰我免禍乃暹之力
和苌
晉以劉毅傲蔑帝後饋則冀曰朕比使人至家得書一紙
始書棄其可識者曰天下之事有善有惡任善人則國
安任惡人則國喪公卿之内情有愛憎憎者惟見其惡
愛者止見其善愛憎之間所宜詳審若愛而知其惡憎
而知其善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可以興矣其大如此
肤頓思之恐不免斯過公卿侍臣書之於笏知而必諫
也
故笏魏徵五世孫摹帝問家書詔頗有存者乎摹對惟
故笏在詔令上送鄭單曰在人不在笏帝曰重不識厥
意此笏乃今之芲棠
衛公故物晉端符衛公故物記三年冬端符於三原令
座中將其群官有客曰某永李謂端符曰昇衛公之貞
也其家傳賜書與它物服器十餘物記識端符即丞居
為客謁丞延入就次因請以觀丞慘然曰諾即奉賜書
一函它物一器出發緘有玉帶一公檢蕭銳時所賜于
閫所獻素錦袍靴襪皆非華人所為象笏不類今笏火
鏡柳柈等凡十三物文王賜書二十通多言征討事丞
因請書作衛公故物記文粹
還笏櫝遂良帝將立昭儀遂良諫日復言對曰陛
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先帝身接

立之宗天下且自何帝差黜遂良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累陛下此笏所歸田里書子以誠莊淑玄宗時嘗朝夕宮掖出入無間慮有所泄乃於滌笏上親書慎密二字以誠之唐書

笏慮後九齡體肺有酲籍故事公卿皆揖笏于帶而後坐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為笏囊自九齡始

笏即揖宋璟告滿入朝公卿以次謁易之等後至促步而附環舉笏却揖唯唯

擊笏白額少連裴延齡方橫無敢忤者嘗與少連會用錦第酒酬少連捉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今吾笏將擊姦臣奮且前元友直在坐勸解之

天中記 卷四十八 二十三

舍笏擊此一段秀實實朱泚召秀實計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休並語至偕位勃然起執休脘奪其笏奮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可磔萬段吾豈從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捍笏中額流血幘面

搢笏重積崔琳每歲時宴于家以一櫚置笏重積其上以笏叩額宋申錫豆盧署誣告與滕王謀反時二月晦群司皆休中人馳召宰相至中書舍人唱曰所召無宋申錫由錫始知得罪望延英門以笏叩額還第

笏在陛崔元亮改諫議大夫鄭注誣宋申錫捕逮倉卒王室詔國人在內外震駭元亮率諫官叩延英苦諫反復數百言文宗末諭元亮置笏在陛

靴笏簪纓外唱吟月如

驛笏以聯奏絳面論吐突承璀用兵無功合從顯責又詔承璀於軍中立聖政碑事不可舉上初怒色變絳語不已詞旨懇切因泣下上察其意乃大開悟拜絳為中書舍人即命曳去所立碑曰微絳語吾不知為損又面賜絳索觀為絳擘笏以賜之因謂之曰尒它時勿易此心

舉笏示所記曰此其姓名也

舉笏擊面常達歸賊薛舉奴張貴曰識我否達瞋目曰若乃奴耳貴忿舉笏擊其面達不為懾

畫地陳守貴隱林德宗見隱林儒其貌問家世荅曰故涇陽節度副使循臣從父也帝異之引至卧內以手板畫地陳攻守計

衣紫擁笏覬直言始劉悟子從諫貴甚見直言輒衣紫擁笏以兵自衛直言諫悟曰郎少年毋使襲山東態朝服可搢笏耶

陽陵司空圖舍東洛陽柳璨希賊臣意誅天下才望助奏王室詔國人朝圖陽墮笏趣急野老聚知無意於世乃聽還

青百手版高聳呂用之憚其術窮且見詰乃刻青石手

版為龍蛇隱起文曰帝賜駙使人潛植几上駙拜訖不
書
居安思危元稹閣下以文皇勃起居即晝處安思危四
字於笏上為至戒矣上集相書
合以慎烈孫樵文貞公笏銘靈冢廣角北手觀宵合以
慎烈在公為笏文如
三世一笏韓皋家自黃門以來三世傳執一笏經祖父
所執未嘗輕授於僕人之手歸則別致在聽晦一櫝以
示敬謹唐語林
笏架舍昌以來宰相朝則有笏架入禁中遺門傳送至
殿前朝罷則置于架上百寮則各有笏囊盛之宣和畫譜
永中記 卷四十八
弟裹陳希烈不便執笏騎馬以弟妻令左右執之李右
座見云便為將來故事
體咎必驗季參軍善相笏知休咎必驗呼為李相笏人
龍復本者無目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年
壽南部新書
以象笏賜唐明宗天成元年八月丁酉以象笏三十二
賜百官之無笏者代北
卬頓何澤邪佞嘗班退獨留以笏叩頓北望而呼曰明
主明主上
以笏畫地陳勝忍王彥章至京師入見以笏畫地陳勝
有趙巖儲劾不恭勅罷第

…於楊之…其妙如此耶（貞觀公…）

借緋紡（…）…公大理卿丞通判吉州借緋逐…

一紡次有道士行乞至鋪見沈持紡乃曰貧道…加紡見沈紡曰此只是借緋紡耳官人爭得似賜緋紡遂自出一面授沈曰此…沈大喜延於靜室祈以向…如獲罷後貧道方為官人…別選一面朝官紡曰何時曰明年六月乃去不見明年六月良果卒於吉州章服品第只此可以知其前定矣（出原化記）

執手板（相手板法出蕭何或曰四皓初出殆不行世東方朔見而善之曰此非庸人所至魏司空陳長史見此書歎伏以示許上宗當仲將管輅而推數郭景純以夜無書方得其妙理（出管輅別傳）

執手板（出晉建平王宏文帝子也元凶劭弒立孝武入討劭録宏殿內自授莫由奉武先嘗以一手板與宏宏遣左右親信周法道齎手板詣孝武事平以為尚書左僕射（出宋書）

以手板築（明帝起事諸方並舉兵帝謂參與宗曰頃日人情言何事當濟不與宗曰今未甚貶而人情已變以此等之時湯可必但臣之所憂更在事後猶羊心言既平之後方當勞聖慮耳尚書褚彦回以手板笞不已（出如卿言上）

綈袍戀戀（秦相范雎與魏人須賈有隙及賈使秦雎自稱張祿先生見賈寒取一綈袍以賜之及數其罪曰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出史記）

錦袷袍（文帝使潰單于繒袷長襦錦袷袍各一（出漢書）

赤霜袍（上元夫人降武帝服赤霜之袍雲綵亂色非錦非綃不可得名（出漢武內傳）

練袍（倪寬練袍木若僕妾令若廝夫（出鐵論）

鹿袍（秦安為光祿勳至省鹿袍欄食（出漢書）

緑袍（東漢制都祿大袍三老五更皆服都祿大袍）

龍袍（龍袍龍明德馬皇后袍極龍跡諸王朝望見及以為）

縗（東漢制詔給乾袍樂松者家貧無被糟食自北詔給帷被與袍）

緼袍敝衣相食袍鳧字始春馬第也少立志行緼袍糟食不
足家盛餘以濁世恥不肯仕中山
令袍以賜薛夏字宣馨黃伯中為祕書丞帝與夏推論
書傳未嘗不終日也帝見其衣薄解御袍以賜之魏
詠緼袍彭羕字永年妄性驕傲多所輕忽唯敬同郡
秦宓焉之於太守許靖曰竊見處士絳竹秦宓應山甫
之德最尚生之直枕石漱流吟詠緼袍也晉
賜印大袍江東謂官長為袍王隱
肇創緼袍鄭沖以儒雅為德莅職無幹局之譽肇食緼
袍不營資產以此重之上

天中記 卷四十八 二十九

賜鶴綾袍惠帝自鄴還洛陽賜中書監盧志鶴綾袍一
領上

袍裏千端武帝賜桓伊錢百萬袍裏千端上
送袍明懷慕容冲進通符堅堅送一領錦袍遺冲曰古
者交兵使在其間今送一袍以明本懷上
十年不製卞彬蚤孤序曰余居貧布衣十年不製一
袍之緼有生所苦貧其實暑無與易之為之多病起居
甚疎廣寢敗絮不能自釋晉書
青袍白馬侯景將為亂時謠曰青袍白馬將軍着青袍景長乘白馬
軍中悉着青袍景果王正德侯景之亂三

宣陽門與景交損門上退據左衛府先是其軍皆穿綠
袍袍裏皆碧至是悉反之賊以王德為天子
緋碧紫皂武皇出緋紫單雖錦襖青袍以賜文武臣其
袍文各有炯戒諸王則錦袍以盤石及鹿挐相鶴以鳳池
尚書歸以對鷹以麒麟左右武衛歸以獬豸
虎左右鷹揚歸以鷹左右千牛歸以牛左右勳翮歸以
獅子左右金吾歸以象又名其襟背作八字題文焉晉
終紕袍肅宗為皇太子受冊當被絳紗袍太子以為與
皇帝同稱辭不敢當下百官議帝手勑改為朱明服上
十年不易薛平能守法度理身儉薄一綠袍十年不易
天中記 卷四十八 二十一
思加朱綬然始解去上
青龍袍石虎臨軒大會着青龍袍
纏食緼袍袁彭字伯楚為南陽太守政以清儉纏食緼
袍不改其操謝承後漢書

褐

短衣說文曰褐短衣也
褐之吳申叔儀乞糧於公孫有山氏曰佩玉纍兮余無
褐之肯酒一盛兮余與褐之父賦之對曰梁則無麥飛
則有之若登首山以呼曰庾癸乎則諾上
寒褐東郭書知宋之將亡故寒褐而過禹其朝曰
有蜂蠆故寒衲而避之也居三年宋果亡

被褐食牛五段大夫鄙人也開秦繆公之賢自豬養
被褐（參牛暮年築之牛口之下加之百姓之上）
短褐詣王齊有婦人極醜無雙號為嫗女行年四十無
所容入衛嫁不售乃拂短褐自詣宣王曰願當君後宮
（說苑序）
宋褐懷璧趙惠文王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遺趙王書願
以十城易璧趙遣藺相如奉璧秦王無償城色相如使
（史記）
從者衣褐懷璧徑道亡歸
宋褐見上要敬隴西人過洛陽衣羊裘因齊人虞將軍
（史記）
求見上虞將軍欲為易其衣不肯曰臣衣狗衣狗見上
褐衣褐見逐見上說上而
（光甲記　卷六十八　四）
短褐不完貢禹上書云年老貧家資不滿萬錢妻子
棟亘不贍短褐不完
（漢書）
被褐要說張安宇憲仁有才器以世亂不仕司空張溫
數以禮辟不能致溫以事詣安安出迓溫溫見安被褐帶索窮悴
溫下車釋褐而與之言安知溫賢即為陳時政及當世所宜施行
（後漢書）
張褐高蓋字士安少有才學博綜典籍善屬文辭為
短褐穿結知而不仁者遠矣晉書
潭父倚衣帛澤父就賣少年紬麗之服步驟褐衣侍
（晉書）
毅皮盛衣取敝樹皮無棺之以為褐
（陶潛五柳先生傳）
褐寬博玉世家多所宜效堅自成珠被褐懷金
（列女傳）
化

帳

施於床上謂之帳（雅謂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小張曰
斗帳如斗也）
帳中（說文巾部）燕月太子丹奏始皇置漸離于帳中擊筑
（史記）
錦帳（刺奢修綿帳綺綉土木珠紫）
素練帳（君當受神靈之職衆賓皆至忽然有素練帳
於屋下數數重白艷金案玉杯人皆醉飽（神仙傳）
去民為之潮等在帳中與人言（列仙傳）
甲乙帳上以琉璃珠玉明月夜光雜錯天下珠璧為甲
帳其次為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居（漢武故事）
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四達之衢（漢書）
（太平御覽　卷七百二　三）
避帳中丞相公孫弘數見上或時不冠至如汲黯不冠
不見也上嘗坐武帳中與董仲舒事上不冠望見黯避帳
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史記）
帷帳寒窗馮紞永平中上行幸于諸國敕紞車屬發後
所親騎宿玄武門復道上詔南宮複道多惡風冀老人
居之且病靡言內者多取帷帳東西竟塞諸窓望令致
（晉書）
五色帳天泰國金織成五色帳又有明月夜光珠帳
白珩鞋斯條國王作白珠交結帳（吳時外國傳）
帳中鼓琴呂布初辭袁紹還洛紹欲殺之明日當發部
遣甲兵三十人辭以送布布使止于帳外（魏志）
帳下健人工射

中书等绍兵部布無何出帳去而兵不覺夜半兵起部
知布來救謂已死明旦紹訊問知布尚在
[illegible]紹與第拜都尉太祖引置左右將親兵數百人
常繞帳直立侍終日夜宿帳左右
疏帳悉欲宇公希拜左護軍權寄入其內毋疏帳漂被
權嘗貴而守約敕御府為毋作錦被汝易惜帳
武帳到分張方兵入洛御賓織成流蘇武帳皆割分為
馬鞍矣
晉陽秋
照中展轉許侍中頓司空與作王丞相從事帝夜在丞
相許盛二人歡極丞相便使入已帳中眠頗至曉猶展
轉不得熟寐許上牀便大鼾丞相因語諸客曰此中亦
有如此難處耳
語林
施絳帳祖玄小會于西堂殿施絳帳鈹黃金龍御五
色羽蓋如蘇群臣切相語曰此頗以輜車亦王莽仙蓋
之流
夫人故帳桓玄在南州妾當產長風應須帳桓曰不須
作帳可以到夫人故帳與之
續文帳劉植請石崇如廁見有絳衣帳大林間裀甚麗
不得行乃更如也廁
今帳中圖超為桓溫恭軍時謝安王坦之當詣溫溫
令超出郊

文帝崩治畢帳張晏曰
置法也 李少君置武帝甘泉夫人神影于帳中
見之
王子年拾遺帳羅酺上事云漢文帝陳上事書囊以為帳憑
閣統素之聲孟康曰囊者囊囊也元帝時奏太極殿施緑帳帝詔曰
漢文以上書皁囊為帷冬月青布夏青縠
胡服帳靈帝好胡服帳京師皆競為之後宦卓擁胡兵
掠宮掖風俗通
帳中異書秦伯嘗到江東得論衡中國諸儒鮮其談論
更遠孀得異書求帳中隱處果得之抱朴子
皁帳魏武帝愍嫁娶之僭上公主適人不過早帳傅子
天中記 卷四十八 三三
練帳魏武寔令曰吾與故女皆著銅雀臺上施六尺床
練帳月朔晨五輒向帳作樂
句踐帳書吳王井后坐于白綃帳中于戶外望之如月
下聚雪
交結帳靈調玉作白珠交結金狀上殿天竺佛精舍
天竺天竺先珠圓好意欲留臣下諫乃止吳時外
國練帳東觀漢記永初元年造作五色綾單帳四牢坊洗馬坊烏練帳上
同雲陳晉朱鈞祖葬親至孝母病篤天遣開明有一
老公小兒持猪自通即以兩丸藥賜母服之愈攝請
仍停宿夜中聽事上有五色氣際天琴歌清好視他處
皆有一大珠形如飛鳥四角及頂上各有一大珠形如

小十七衛侯為虎帳于籍圖
卧帳常卧延清之室設紫琉璃帳抱朴子
三雲武帝設雲帳雲幄雲幕於井泉紫殿世謂之雲
殿西京雜記歸藏曰昔女媧筮張雲氣帳后以真風爽殿萬年
后羿開遠條館賜紫霄雲氣帳后以真風爽殿萬年
始桂五成金霞帳帳中常若滿月名滿月抱朴子外傳
四寶帳隋煬帝建遠樓樓上設四寶帳一曰散春愁二
曰醉忘歸三曰夜酣香四曰迎秋月皆雜寶所成南部煙花記
七寶帳武后時嬖臣張易之為母臧作七寶帳有魚龍
魚龍之形
天中記 卷四十八 三六
綵羅帳李嬌當則天朝拜相帝幸宅見卧青綃帳賜御
用綵羅帳嬌即不安席明日奏少時相者謂不當拜欲
翠羽帳玄宗皇后王氏廢為庶人當時王謹作翠羽帳
賦帝
五王帳帝友愛至厚殿中設五帳與諸王處號五王帳
綵子帳楊國忠綵子帳希世之寶時人不能計其直上
白紬帳酷吏吉溫楊國忠當國引拜京畿關內採訪使
安祿山敕吏設白紬帳于傳以俟命

堂戶牖內設紫綃帳御于南海深綃類也輕踈而薄如無所蔽雖屬橫心而風不能入盛暑則涼自至其色隱隱焉忽不知其帳也詔云內紫氣也

金縷帳元載寵姬薛瑤英載為製金縷帳

琉璃帳武宗起望仙臺設琉璃帳

珠玉帳李蔚咸通十四年詔迎佛骨乃以珠玉為帳

連珠帳同昌公主堂中設連珠之帳續珍珠為之也

青練帳錢鏐夫人常以王綾帳隨製乃造青練帳將易之王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但慮後代皆施錦繡耳卒不用

慢

幕掩慢幕也說文慢漫也漫漫相連綴之言也稱慢掩也

鴛鴦慢周穆王時鴛鴦錦慢者摩連閣獻馬錦文如

鴛翔

盛土焉堤岑彭與吳漢圍魏囂延谷水以繩慢盛土為

堤灌城

羅紋為慢吳主趙夫人巧妙無儔權居昭陽宮倦暑乃

寒索綃之命夫人回此不足貴也權使夫人厝其旁思能使下箱幃而

馬眷曰妾欲窮慮蓋思能使下箱幃而

無有敵瑋列侍者飄然自凉若御風而

以伸膠續之神膠出鬱夷國接弦六斛

續尺綿為組數累月而成裁之為慢內外視之飄

煙氣車動而房內自凉時權尚單旅常以此慢自隨

為行幬舒之則廣縱一丈卷之則可納于掌中時人謂

之縑絕

鴛集賈妥王子勛叛逆取所乘車除脚以為輦其之有

路行閒幔曹景宗為揚州刺史性躁動不能沉默出行

常欲褰車帷幔左右輒諫以位望隆重人所具瞻不宜

然景雲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平澤中逸麛數肋射之

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至今來揚州作貴人動轉

不得路行開車幔小人輒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

婦此悒悒使人氣盡

鬲幔出歧柳惔甚重婦頗成畏憚惔每出入輒命去之

暑不敢視僕射張稷與惔狎容而為惔妻敬賞稷每至

候朱相聞夫人惔每欲見歧但見歧請奏其妻隔幔上

歧然後出惔因得留目

隔幔授業符堅以太常韋逞毋宋寧其父業得周官其

義乃就家立講堂書生百人隔紗幔而授業焉

黑幔繞車隆機熹黑幔繞車手決不開至明見諸

隱幔庾太尉亮有兒年數歲溫太真常隱幔坦曰

此兒神色恬然乃徐駭曰君侯何以為許

下

不張慢將冬不服棄夏不操 天雨不張慢蓋名曰
程子 文集
倉 妓女 書

程子先生 龜山楊時 文集
為織簾先生

題簾菊柳世隆善小別寫甲價至萬永明初世隆曰永
明九年我七後三年丘山朋齊亦于此卒矣屏人命典
籤李黨臥筆及高齒衰題簾自旌曰永明十一年因流
涕謂黨曰汝當見吾不見也 上

聖簾與言張后貞肅州倚氏人也弱冠應五經舉拜平
鄉尉坐事免歸侯 御史張循憲為河東採訪使薦后貞
材堪憲官請以已之官秩授之則天召見垂簾冀之言
天中記 秦中人

后貞奏曰以臣草萊而得入咫尺之間如隔雲霧竟不親日月忘君臣之道所有未盡
則天遽令卷簾與語大悅拜監察御史 唐書

祖竹織成高箋李廣有清德其妻劉宴未還宴嘗造廣
門共門婦女奏乃指廢廣狹以粗竹織成不加緣飾將
以暗賓三觸至門不敢發而去 國史

故簾令收王鎡為淮南程作有法軍中無一棄物至故
簾亦令收之他日付船坊以為蔡若他皆如此 唐書

轎簾為簾漢武元朔元年井泉宮起招仙靈閣綴翠羽
廢竟以為簾 漢武故事

竹簾水工漢諸陵侯皆以竹為簾簾者為 晉

之
以為簾昭陽殿織珠為簾風至聲如珩珮上
簾捲光彩被收曰頗得一幡薄埋于首陽山上不負黃
天下不愧夷齊（次旬先賢傳）
布紬簾皆以青布緣紬音東宮
結珠為簾石虎于太武殿前起樓高十丈結珠為簾垂
五色玉珮風至鏗鏘和鳴（拾遺記）
金玉為簾明光宮在漸臺西以金玉珠璣為簾箔（三輔
白珠簾呂慈時胡人發張駿家得白珠簾（西京雜記）
伍色珠簾武明寶歷朝寵倖家累千金大兒驕淫為五
色珠簾明寶不能禁（拾遺記）

綠黃河上有家貧窮綠蔺以為業（拾遺記）

帷

舉帷搏手伍子胥將欲見吳王而不得客有言之于王
子光者王子光見而惡其貌容以告子胥曰此易改也
願令王子光重帷堂上而見其衣王子光許之子胥說
之半王子光舉帷搏其手而與之坐（呂氏春秋）
潼圖在旁曰帷說文帷圍也以自障圍也（釋名）
緇帷孔子見衛靈公夫人夫人在緇帷中而拜（史記）
連召錄秦說燕宣王曰願大王之令臣得為湯沐之邑
運籌高祖曰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子房功也
帷帳文綉文帝帷帳不得文綉（上）

七日宮掖之內張雲錦之帷燃九光之
燈設寶玉之床以待王母以紫錦帷
綺羅帷南王見入公至足下及履迎之登思仙之臺張
綃帷趙飛燕為皇后其弟上遺金錯綃帷
帷宦漢安帝好微行于郊坰閒或露宿起帷宮千間者
用錦罽文繡
幄
覆帳幕也大帷曰幄小幄屋也以帛衣板
施之形如屋也
大帷在上曰帟四旁及上曰帷上下四方悉周曰幄幄
大帷也
幕人掌幕人幄帟注帷幕皆
幄至所居之幄也
在幄射大楚子伐鄭諸侯還救鄭晉侯將輔躁疏
楚師求御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大叔曰不然鄭要無
松柏二子在幄坐射犬于外
幄蒼九歌子產子大叔相鄭伯以會子產以幄幕
行于大叔以四十既而悔之每舍損焉及會亦
宛緣之綯以成帷幕
錦帷孔子反衛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夫人
自帷中再拜環珮之聲璆然
昭王二年唐延周來獻舞者二

神枕秦山父者漢武帝東巡狩見父頭頂白光高數尺
帝呼問之曰有道士教臣作神枕枕有三十二竅二十
四氣八風應八風臣行之轉少而書生 神仙傳
枕 晉 樂廣天性朴忠家貧為郎嘗獨直臺之無彼
枕 晉 石崇每夜入臺輒見寢閤其故甚嘉之自
此詔太常賜尚書以下朝夕食給帳 後漢
白鹽枕魏高昌有白鹽其形如玉高昌人取以為枕貢
之中國 上

枕 晉 陳頠建武世心懷不安作宴酒後啓上借枕帝
枕 晉 陳顯達撫枕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死
令與之顯達撫枕曰公醉矣 南史
特就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 南史
木枕 即基字世業清慎常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
須作兄重於此者也 晉
枕起入 王度為雍州長史人或譖戍反武帝弗之信
枕賦 陳琳在此得之因以示士人 三國志
枕賦 陳琳枕賦非俟人枕也 魏志
枕 梁 張緬作枕則膝卧則推下之曰緜則
枕 梁 張孝秀幼

有[illegible]者詔使宦者閉中伺候有白虎毛色[illegible]以為
投虎即中左目俄而往取虎已隱形更搜覓乃於藏中
得一玉虎頭枕左目有血帝嗟其大異問諸大臣咎云
昔漢誅梁冀得玉虎頭枕一枚云此枕單池國所獻臆
下有篆書字云是帝辛之枕嘗與妲己同枕之是殷時
遺寶也凡珍寶久則生精靈必神物憑之也[illegible]

被

覆被衾大被也[illegible]被所以被覆人者也衾大也其下廣
大如大受人也[illegible]

翠被楚子次于乾谿[illegible]兩雪羣王皮冠秦被陶翠被豹舄
繡被鄖君乘青翰之舟張翠蓋之華越人擁檝而歌曰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悅君兮君不知於是鄖君舉繡被
而覆之[illegible]說

被短[illegible]黔婁先生死被短露足孔子及門入見之謂其妻
曰寧使正之不足不可斜之有餘[illegible]

布被[illegible]公孫弘位至三公俸祿甚厚為布被此詐
也王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然今
日延詰臣誠中臣之病太史以三公為布被飾詐以欺名
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儉於君相公亦[illegible]

之正值其起中被褻兎上

被覆勿駕馬[illegible]舞奏事未報仗守[illegible]下或從[illegible]

子默若使門持被覆之曰勿驚之
三代被服五代大夫知被服詔朝臣三代大夫知被服五代大夫
飲食此言謝被飲食難曉也
故驚目出景帝有目疾文鴦之來攻驚而目出懼大軍
恐蒙以被寢其醜彼欲以被蒙其醜彼
穢被徑出魏舒為尚書即或以當時即官多非其才有
沙汰之言舒乃曰吾即其人也穢複徑出同僚素無清
論者咸有悵色
載被於門楊駿被誅初駿從高士孫登遺以布被登載
被於門外大呼曰所所刺刺旬日託疾詐死及是其言
果驗

卧衾被中无逸年十五孟祖為梓昌縣令使之胃雨還遇令
不在逸解衣卧拿被中令還詰之逸曰衣單胃雨如不
現聲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
易衣勢必凍死深何惜一被而殺一人耶令高之而不
問
共被夜起祖逖字士雅與劉琨共被寢中夜聞鷄鳴蹴
被為禿髮秃髮烏孤祖壽關之在孕母胡被氏因產而已
產於被中鮮卑謂被為禿髮因而氏焉
去任被樓昊納為吳興守徵為尚書去任有被褓而已
老同被而寢不入室以慰母心也
錦被家其上林宗往弔之見被謂之曰卿海內英才
方見則如何當喪錦被家上郭喬衣而去自後
百許日
温墳典乃被舒覆書簏全而被大溫時人以比

九州被覆 元禮才辨俊逸孔融深愛於魏武以
為九州之被目以不足為卑衣櫓則有餘別傳
夜卧高床長坐孫氏家貧為郡功曹十月無被夜卧
東晝牧之 袁山松
縣被隨風 宇少林於客舍見諸生疾甚甚困謂純
帝起居注
小晝取被 殷浩作揚州尹行日小晝使令左右取被幔
入問其故荅云刺史嚴不敢夜行 郭子
綿被將欵 為右護軍孫權嘗入其內毋練帳縹被權黃
曰真得益矣純得說之乘馬馬突入金彥父家彥父見
其在貴守約勑御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吳志
無絹為衾 晉庾冰輔政及卒無絹為衾 晉中興書
錦衾 康福自言沙陀種有疾卧閣中寮佐入問疾見錦
衾相顧竊戲曰錦衾爛兮福聞之怒曰安得謂我為奚
五代史
神綃綿被 向昌公主堂中設神綃被綿三千鴛鴦間
以奇花異葉其精巧華麗絕比其上絡以靈粟之珠如
粟粒五色輝映
霞紋被 唐司馬子微洛州溫人廬天台不出睿宗命其
兄承禧就之錫寶琴霞紋被還山
鵝毛被 南方之產高氣多濕鵝之細毛夾以布帛密而熾
被幅縱橫納之其曲柔不下于挾纊也 徐勉
中牡犎 同上
惟被恤寒親親有窮老者暑或推被以恤之竟寒不解
帶而寢 同上
陽東被覆 卿武云我眠中不可妄近近輒斫人 王子年

而性偏冷宜覆嬰兒蕪辟卒驚癇 唐劉恂嶺表錄異
末毫褥地曰 國朝蕉蛟毳之白褥以蛟毳織為褥也蜀
柔而冷常以夏日舒之因名柔毫緜 明胥
神錦被元和八年大軫圖貢神錦被氷蠶絲所織也文鳳彩殆非人工得水則舒遇火
則縮 杜陽編
二丈厚寸其上龍文鳳彩殆非人工得水則舒遇火

合歡古詩客從遠方來遺我一端綺文綵雙鴛鴦裁為
合歡被着以長相思緣以結不解
番禺被鄭愚津陽門詩家牀塵埃番禺被注上在華清
日番禺織公主嘗與上晨聽按水心調愛王起晚遽自真
珠被而出及寇至倉惶隨駕出官后不之省及上駕幸
蜀 唐書
官一旦入此中而當時畫盡之被宛然塵積矣

褥

玆爾雅曰褥謂之玆 釋名
褹扉褥人所坐褹扉也 釋名
虎皮茵車中所坐用虎皮也 上
紫羅文褥馬穆王時紫羅文褥者壇孫國所獻 拾遺
獸名 周靈王起昆明之基設狐腋素裘紫羅文褥灑
是西域所獻也施于其上坐者皆溫 上
錦茵駝毳柳慶遠為儀同初慶遠從父兄世隆嘗謂慶
遠曰吾夢太尉以褥席見賜吾還亞台司通又憂以
褥席與汝大必凶我門族至是慶遠亦繼世隆為太尉

[illegible]爾朱世隆將被誅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因帖家奴告者門亭長云今且為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濱遊觀至晚王盡省將軍自乘被門始覺車上無褥請為之記識淩耀詔賜席褥[illegible]于潭以光祿大夫還第詔賜床帳席褥毛可為褥[illegible]北方有氷萬里厚百丈冥冥見在氷下主中若毛長八尺可以為褥[illegible]褥也

氈

[illegible]蛩毛可以為氈[illegible]

[illegible]細氈毡[illegible]毡[illegible]也毛相著[illegible]然也[illegible]氈細剔也[illegible]

氈蝝漢武帝以毡繩籍地惡穢之喧也[illegible]

[illegible]慧[illegible]蘇武使匈奴匈奴絕不與食天雨雪武臥齧雪與毡毛[illegible]之[illegible]

細毡王吉諫昌邑王遊徵曰夫廣夏之下細毡之上明師居前勸誦在後上論唐虞之際下及殷周之盛其樂豈徒[illegible]

[illegible]為[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氈毛以度清河三年周師及突厥至并州突厥謂周人曰爾言齊亂故我伐之今齊人服中有鐵何可當耶遂至陘嶺東滑乃鋪氈以渡之

敢氈基隻伎巧能候當遂斛斯椿賀拔勝皆與友善性多詐賀拔勝出鎮荊州過隻別因醉故見敗氈與彼更遺之錢物

天花毯毳女人被大花毯以為盛服

毳毯夫胡人見麻不知其可以為布越人見毳不知其可以為毯故不過於物者不可與言俗

被毳夫荷旃被毳者難與道炫緜之麗容

絨氈太子納妃有赤絨氈文氈

也謂織為繒帛之麗緜緻之

氍毹陸雲詩曰冬坐北廂氍毹此廂設名也

綠紫毯調斯國有石青色毯

氈

竹席也說文

氈竹席也禮天子諸侯有觀則紬

氈精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

象牙氈武帝以象牙為簟西京雜記

文二竹簟高書令王立說孝經

軍能消郝耶常以良日乞人為獻帝

氈竹簟也以蒲作之其體平也俗釋

簟其精者謂之遠曲簟宋魏之間謂之遠曲自關而東周楚魏之間謂之

倚伴自關而西謂之行唐方言

象牙氈武帝以象牙為簟西京雜記

桃笙象簟韻漢記桃笙象簟也吳人謂簟為笙又象牙

筵簟裘簟陳於王房巴箱列於祕藏

鷹席

鷹精也禮天子諸侯有觀則紬

也可卷可舒

說文鷹所以自廕精

若先刊

將席處右端此一關後笑而國不服者三十三服
將席處右端此一關後笑而國不服者五十三
你箇席刷文彌侯吳國之不服者五十三
降席經不降席而天下治葉紹不降席而天下亂
文綺席葉紹之時婦人坐文綺之席衣以先紵之衣
席銘武王踐祚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席右端之
門曰無行可悔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
後右端之銘曰所監不遠視迺所代
碧蒲席穆王時西王母來數碧蒲之席黃莞色
若金
戚夏景公猶作朱席而食晏子欲至趾而席公不悅
天部 卷四十
曰予獨席何也對曰臣聞令曾坐不獻席訟不席二者
皆憂也臣故不敢以憂侍坐公曰善令夫夫侍席
錦鷹席景公飲酒移於晏子晏子曰夫錦鷹席陳基置
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又移於司馬穰苴司馬穰苴曰錦
鷹席陳基置者有人臣不敢與焉
捐席文公至河令席衽捐之答犯聞之曰席蓐所卧也
而君弃之臣不勝其羞
車席秦穆公越簡子請左右曰車席秦戎雖惡頭必
敖之後雖善兄必薄之今車如此其大辱也吾將何以
優之且夫笑而祀上妨義之道也
勝女席漢嗣公時有人於令長石縣令發視而席與嗣
公令人遺席曰吾聞汝發褥而席與其賜汝席驅令去
驅以君為神
舍者經席陽朱南之沛至梁過老子老子曰睢睢盱盱
而詛誰與居夫太白若辱盛德如不足陽朱曰聞命矣
其往也舍者避席其來也煬者與之爭寵
席中層嘉九者也與鄭子產同師伯昏瞀人合堂同
席而坐
槀坐能席衛靈公天寒鑿地窖春凍曰天寒起土恐傷
民公曰天寒乎寃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陰隔有寒是
以不寒
不動席孟獻伯相魯不坐重席
三經席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居環堵之內坐三經之席
蒿席仲尼之喪狗死使子貢埋之曰立而無蓋與之
以席蔽
文席老萊子親沒隱蒙山之陽枝木為床薦艾為席南
高士傳
薦席蘇秦激張儀令相秦以馬薦席坐之史記
拔刀斷席任安田仁俱為衛將軍舍人居門下衛將軍
從此兩人過平陽至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坐此
二子拔刀斷席而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問
與席陳平以蘘席為門

[illegible]為席[illegible]以充滿為席漢書
伏青蒲元帝病起丹以親密侍候上獨寢真入卧内
有伏青蒲上
倪寬刮席更始至長安居長樂宮非前殿即吏以次列
庭中更始羞怍倪寬刮席不敢視漢
班坐絕席來歙征隗囂徑至洛陽斬囂守將金梁因保
其城囂乃發兵圍歙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
木為兵上自將上隴囂衆潰走於是置酒高會勞賜歙
班坐絕席在諸將之上上
未嘗賜席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
未嘗賜席鄧訓於閨門甚嚴兄弟莫不敬憚諸子進見

布席於永趙咨有術智足度頭求船不得乃布席於水
而坐呼風乃過上
織席自給李恂遷武威太守
特蒲編席郭丹師事公孫昌敬重常持蒲編席人異之
諸將絕席王常為橫野大軍位次與諸將絕席上
寒自温席黄香家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則扇床枕
寒則自温席上
三公絕席歙為太傅尚書令鄧太后以殤帝初育欲令
獨坐上
重臣絕席第五倫為司徒侯霸為司空倫霸乃詔兩與三公
絕席上
獨坐宣秉建武九年拜御史中丞上特詔御史中丞

洪崖拭藥授淳牛馬王隱晉書
賜以蘭王教死囚以席塗以蠟埋斋中晉中興書
宋用綠緣晉起居注
以席自障晉祖逖年十五出避难追者急走陞民家入屋以席自障追者入屋見逖免前燕錄
取金席籍藉森邑王陽初在官其母憂生兒有人以金席籍之其色光麗鬼人謂金之精者為陽迈中国云紫磨金
者因以為名宋書
蒐白席元嘉中刘禎為御史中丞奏風聞廣州刺史弟朗於州部作蒐白席三百二十領請以挙追免朗官
抽席懸車劉璡字子敬映介好禮營與故人共車於津陽内見一女子容姿甚美囊盛珠之璡因抽坐席懸車中以隔絕之其正如此吳均春秋
綠席韜玄宗子潁王璬為劒南節度大使玄宗將幸蜀遣璬先赴本部渡綿州江乘舡見以綠緣席而藉者顧曰此可以為寢處柰何賤之令撤去唐書
青席哭市代宗時晉州男女郤模以麻辨髮持竹筐蒂席哭於東市以三十千論時政每字條一事上即召見
綢繆薦人君所察者至不可以不知不知將與不待警以方色論也不知冗與不但以錦綠扁也
綢繆席用香水柔莞上
蹙文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宝飾席之
輕之者不能見也坐則設席餘香百日不歇也西京雜記
画風席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田風席止
茅蒐為廟與敬以茅葭為席常隨杞梁之妻發哀而隆俯字奉迁為豫章太守廳事薦編絶不改易郡風俗不整常卷坐席唯徐穉李賢數詣門乃待以
珠礼全晉編
門前草名虎眝者汪東織以為席曰西王母也崔豹古今注
龍鬚席太子有獨坐龍鬚席赤皮席花席經席東宮舊事
白燕二鵲山至洪尾山其神皆鳥身龍首祠之用白管為
席山海經
武帝齋於承真堂紫羅薦地夜二更後西王母至也拾遺
棄葉草高五人葉色如紺葉形如卉月之勢亦日半月花草無實其質温柔可以為席拾遺記
漏卧方丈山有草名滿舒兼色如紺莖色如紺細軟可
紫海人織以為薦席卷之不盈一手舒之則列坐方国之賓上
明廣昆崙山有葭紅色可編為席温柔如毯毛馬上
雲紋廣濂州南有金西之観有青瑶席覆以雲紋之
席用香水柔莞上
蹙文燕昭王設麟文席麟文者錯雜宝飾席之

鳳之狀上

[筵]登白鹿山延成君入為數魚議之席 晉公談錄 內傳

[象牙席]淮南王為八公設象牙席 神仙傳

[曬暴蕪席]庾寔妻毛氏五月曬暴蕪席忽見其三歲女在席下為上卧驚怛庾滅女真形在別床如故不知所

[五綵絨編]石虎作席以錦囊五雜香以五綵絨編蒲皮織之錦中記

[桃枝席]安城郡今屬江州出桃枝席 地理志 州記

賜席張儉朱異張純三人共詣驃騎將軍朱據據閉戶乃坐純乃賦席曰席為身設人才名告各為賦然後乃坐 吳錄

為夏施揖讓而坐君子儀宜 先生傳

[一席萬金]嚴君平成都市賣小卜卦價不足仲舆君平善問何以不仕曰吾病身非不足也我有餘而子不足奈何以為不足奉有餘也 神仙傳曰吾一席直萬金千無擔石乃云有餘謀 高士傳

[單席]張老為州治中從事刺史每日坐高床為從事設單席於地 晉諸公贊

[坐氈]完隱之字處默鄄城人轉廣州刺史還舟之日唯身而已宅有茅茨小間坐無完席以連為氈 良知傳 董崑字文通為大農都尉在官洪完席 博物

[雲母席]無常山為於大陸曰澤蕪蔣雲母御席 成公綏賦 內傳

[象牙席]在不為無珠也 盧敏 別傳

[割席分坐]管寧與華歆同席嘗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世說

[舜席]舜與山有草名莽煌葉圓如荷去之十步久人來服則燋鳥獸不敢近也刈以為席方冬彌温以枝相摩則火出矣 拾遺記

[身温]羅威字德行性至孝母老天寒以身温席而後授其處 楊州記

几

[廢物]几廢也所以廢物也 釋名

[授几]諸侯之師文於偏陽前偃王馬將降懼不能歸請班師智伯怒攻之以為鉤於其間 春秋

設而不倚遽啓猶曰聖王務行權不倚几 韓詩外傳

倚几左史倚相曰倚几有訓誦之諫 楚語

[陽几]吳王稱疾不朝驗問不實及後使人為秋請王復問吳使使者曰祭見淵中魚不祥於是天子賜吳王杖几 漢書

[黃香]黃香為尚書即以香父尚在明光殿几下物即位光訪求茂績曰 董嚴字文通為大農都尉在官洪完席 名賦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襄德侯邑
憑几坐倘馬援憑几而見梁賓子弟文舉坐榻而拜
文高拜 魏晉士族
索憑几太祖為司空丞相毛玠為東曹掾太祖平柳城
頒所獲物特以素屏風素憑几以賜玠曰君有古人之
風故賜以古人之物 魏志
欹几呂布遣陳登詣太祖登因陳布勇而無謀宜早圖
之太祖悅始因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投戟欹几
責之 上

憑几劉毅字仲雄以太康六年卒帝與几驚曰失吾名
臣不得生作三公即贈儀同三司 晉書

天中記 北京

賜几不朝魏訢以年老輒賜几杖不朝及錢
百萬床帳簟褥 上

棐几誤到王羲之字逸少嘗往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
書之真草相半後其父誤刮去之門上驚懊累日 上

憑几破琴尤麟士字雲林隱居以篤學為務恒憑素几
鼓素琴 宋書

蓬上賜几王冲為大子少傅武帝以冲前代舊臣特申
長幼之敬文帝即位尊大益加常從幸司空徐度宅宴
延之上賜之以几 康書

汪几不眠咸陽王僖誅進誅其宮人為之歌曰可憐
陽王李何作事誤金床汪几不能眠夜踢露與 後魏書

鹿几猛陵南郭子恭隱几而坐仰天而嘘嗒焉似亡
偶 子

隱几西王母倚几而戴勝 山海經

玉几天子用玉几 漢儀注

黃金几帝受西王母玉奁真形經盛以黃金之几 漢武內傳

倚几漢制天子玉几冬則加綈錦其上謂之綈几侯
皆以木為几冬則以細剸為農馬憑之不得加綈錦之飾
於几案 西京雜記

白桐几葛仙翁憑白桐几學數十年白日登仙几化為
白虎三腳兩頭往往人見之 會稽典錄

隋書御物三十種有上車漆畫重几大小各一枚 魏武上車几

天中記 北京

門吏憑几任元褒為光祿參孫憑翊往詣之見門吏憑
几視之孫入語任曰吏憑几對客為非禮任便推之吏
答云得訓體扁以橫木扶特非憑也孫曰直木橫施
植其兩足便為憑几何必孤踦鵠曲木抱腰 林語

几杖為文魏朝封文王文王因讓公卿皆當喻旨司空
鄭沖等馳使從阮籍求其文立待之籍時在袁孝尼家
宿扶而起書几杖為文無所治定乃寫付信 嵇康七賢論

五色几石虎御座几悉漆雕畫皆五色花也 晉中

能作几歷陽召秀之刻有一人着平巾幘褶語秀云若
君巧作班輸刻几尤妙太山府君相召秀之自

文能造數間而頹石氏猶存作几有名遂以

陰山海中有金臺水出百丈臺其內有金几睡牀備物上有百味之食（水經注）

石几衡山有石室內有石床石几（南嶽記）

案

（樓圓案也）

爲寫陳楚宋魏謂案爲寫方言

同案而食太子常與荊軻同案而食（燕丹子）

比案之食項王使武涉往陰淮陰侯淮陰侯曰臣故事項王不過中郎官不過執戟及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玉具之劒臣背之內愧於心（楚漢春秋）

特案進食高祖過趙趙王張敖自持案進食甚恭上（漢書）

踞謁之（史記）

對案不食萬石君石奮十子有過失不肯讓爲便坐對案不食（漢書）

金銀飾案貢禹奏曰見賜食器下也上

案上盃酒朱博爲人廉儉自微賤至富貴不食重祿案上不過三盃酒（漢書）

朝皇太后於長樂宮親奉案上食許后五百一朝（漢書）

飲時抵案更始韓夫人有酒舞侍飲見常侍奉事（東觀漢記）

曰帝方對我飲正用此（東觀漢記）

時時奉案魏霸延年元年仕爲先祖大夫妻死屍柩在上有百味之食（水經注）

爲娶妻送至官舍霸曰年老兒子備具何用空養也（東觀漢記）

老嫗爲即自入拜其妻手奉案前內跪曰不敢相屈希妻勑求去（東觀漢記）

舜談於案产敏字幼季與班彪相友善每相與談論輒屏案小食（東觀漢記）

舉案齊眉梁鴻常債舂妻歸妻爲具食舉案齊眉（後漢書）

梁鴻形素清在霸東三十年未嘗有容止至杯案食物大小重疊（東觀漢記）

鄧作書案江東之爲新安太守在郡作書案一枚去官（晉書）

木案食郎祖深清儉素木案食不過一肉（宋書）

秦案皇太子妃初拜有漆金床足秦案一枚（晉東宮舊事按待曹公器物有秦按五枚又作欹枕以臥視書（唐類函引見搜書）

所秦案曹公平荊州欲伐吳張昭等皆勸迎曹公唯周瑜魯肅陳昭北之計孫權按刀於前秦案曰諸將復有言迎北者與此案同（吳志）

魏武帝爲十寶床牀寶案於桂宮中（西京雜記）

紂人案行見地文王十上疑是山精當令抵罪方湔門曰之汝何以叛何母健石（？）

案舞處（？）吳戒宇費解悔（？）

三牛爲讌食戒曰汝已爲賊奈何爲設食因（？）

中令其趨降 唐慶曹

金案冥與人沈義為仙人所迎上見老君玉女以金案
玉杯藥賜義曰此神仙丹不死之藥 神仙傳
[illegible]石季龍以宮人為女官門下通事以玉案行文書
有案[illegible]石[illegible]百丈山上有石房內有案置石書二卷 晉先

杖

鄧林 夸父與日競走渴欲河渭不足北走大澤未至道
死棄其杖化為鄧林 山海經

青銅之杖 老子當周之末居友景日室之山與世人絕
迹唯有黃髮老叟五人手中捉青銅之杖出入室中與
老子共談天地之數 抱朴子

杖藜 子貢乘大馬軒車不容巷往見原憲杖藜應門子
[illegible]杖 孔子之弟子從遠方來者孔子荷杖而問曰子之
父不有惡乎杖而揖之問曰子之母不有惡乎杖而揖
之問曰子之兄弟不有惡乎杖步而倍之問曰子之妻
子不有惡乎故孔子以六尺之杖論貴賤之等辨親疎
之義又況于以尊位厚祿乎 莊子

棄杖以鼓邪 晉公與吳行姑飲酒私出關乞肉馬奪之
杖以敲之 吳

瘸杖 漢高祖與項籍戰京索間道叢薄中時有鳩鳴其
上追者不疑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鳥故作鳩杖 漢書

竹杖

竹刺杖 呂邑王賀徵為天子到滎陽買積竹
[illegible]諫口積竹刺杖者驕蹇少年杖也大王

賜王杖（漢書）
平中表達為二公賜王杖（漢書）
青蘆杖（廣雅）竹盛杖（廣雅）竹杖（廣雅）竹盛杖（廣雅）竹杖（廣雅）竹盛杖（廣雅）竹

得復生埋我杖瘞我若杖拔出之及元坤杖如其
日往視杖果拔即掘出之便平復如故（異苑）

塔形謝尚慕其父嘗之曰西南有氣至衡人必死多當
其鋒見塔寺可移來暇立寺可杖頭刻作塔形見有氣
來擬之尚如其言置杖左右果有黑氣衝尚家尚以杖
指之氣即迴散闔門獲全氣所經處數里無復子遺（晉書）

山桃杖後魏河澗郡出字山宿遷腦中侍御史嘗有疾
策山桃杖帝問此何杖答曰臣源杖太武謂羣臣故言馬

（藝文）

金杖佛圖澄死以澄生所服金杖銀鉢內着棺中緘後
再開館視之不見體骨唯見杖鉢二石（晉書）

枝生成榛祇洹精舍西北四里有榛林名曰得眼本有
五百盲人佛為說法盡得眼開盲人喜刺杖于地頭面
作禮杖遂生長成榛（法顯記）

青竹杖南野縣有漢監匠陳隣其人通靈夜嘗乘龍還
家其婦懷身母疑與外人通密看乃知是隣乘龍龍至
家輒化成青竹杖隣內致戶前母不知因將杖去須臾
光彩滿堂俄尒飛失杖乃御雙鵲還（搜神記）

聖賢為杖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
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顛是聖人居高
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聖賢為杖也（說苑）

安身說文非安身之几坐徐曰林即以安身也廣韻
也釋名裝也所以自裝載也廣韻樓謂之牀
（異名）牀齊魯謂之簀陳楚之間謂之第北燕朝鮮洌水
蔡秦晉之間謂之杠南楚趙魏之間謂之牀方言
之北郊趙魏之間謂之牀東齊海岱之間謂之棜衡
（淮南）孟陽齊無知弒其君殺孟陽于床注云陽小臣代公

居床（上）

登子反床楚子圍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
之床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左傳）

下氷而床（禮記）夏子庶卒楚子使速子馮為令尹訪於申叔

豫叔豫曰固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
掘地下氷而床焉重繭木裘鮮食而寢楚子使醫視之
復曰齊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左傳）

床第不安晉獻公寢而不寐叔虎曰床第之不安耶驪
姬之不存側耶（國語）

筐床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
襟及其至于王所與王同筐床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

象床孟嘗君至楚獻象床郎之登徒直送之不敬
孟嘗君門人公孫戍曰象床之直千金傷此若（戰國策）
賣息不足以償足下能使僕無行先人有寶劒（晉書）

賓床表術借號人情離叛欲北至青州曹操使劉備邀之至江寧坐簀床而歎曰表樹乃至於此乎歐血 法曹雜錄

板床向栩性卓詭常於牖北坐板床上如是積久栩乃有膝踝足指之處 上

晏坐榆床羊茂宇季寶為東郡太守冬日坐五羊皮夏月坐一榆木板床蚤食出界嘗鹽豉食之 上

晏坐板床薛淳為漢中太守冬日坐板床不設席冬坐羊皮河內高弘為瑯琊相亦然但坐板床不設席下床陳登字元龍許汜 卷四十八 劉表 沈約 宋書

坐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有事耶汜曰昔遭亂過下邳見元龍無主客之意元龍不相與語自上床臥使客臥下床借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帝王失所望君憂國忘家有濟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采是元龍所諱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下何但上下床之間邪表大笑 魏志

此坐可惜武帝會宴陵雲臺命張華記醉因號帝床前曰臣欲有言因以手撫帝床曰此坐可惜帝意乃悟因謝曰公真長大醉也璀於此不復敬 晉諸公贊

撫床呼字」疑獻王佽特為文帝 卷四十八 劉表 沈約 宋書

時其小字曰此桃符坐也幾為太子者數矣

記外御床中宗既登尊號百官陪列詔毛遂升御床坐尊固辭曰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中宗乃止

小床獨坐陶潛字元亮靜好閒養年十五六便絕棄設小床常獨坐不與人共 上

御床忽陌桓玄從荊州下都篡位所坐御床忽陌殷仲文進曰將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大悅

地床公孫瓚隱於易京築樓櫓於地床也 續漢書

易卿床武帝初開國有司奏東西堂於君卿床銀塗釘上不許使用直脚釘用鉄也

眠床有血江湛為元亮初所害初湛家教見怪異未敢言初少日所眠床忽有數斗血 上 卷四十八 沈約 宋書

坐宋生坟王微不仕元亮之數徵皋書珩古逸至是不復地終日端坐床皆生埃惟當坐處獨淨

床頭卑王出以床狹乃自開床我曰官家恨狹更廣士也 上

寸王笑曰卿豈雙葬惟喜乃爾我嫌客張敷為中書舍人狄當周起善營務要以教同省名家欲詣之超曰彼若不相容接便不如不往詣可輕行當日吾等並已員外方設二床去壁三尺二客就席教所在右曰起等失色而去其自接過如此

荻瓊坐床王僧達大明中遷中書舍人黃門郎路瓊之太后兄慶之孫世寒微僧達等並當盛車服詣僧達僧達乃不與語謂曰身昔逐荻瓊之所坐之床上

江敩移床紀僧真幸於武帝帝曰臣小人出自本縣武吏遭奉聖時陛勞至此為兒所須惟就陛下乞作士大夫此意可自詣之僧真承旨詣曰移吾床讓之僧真衰氣而退事畢

拂床虞愿除後軍將軍褚彥回詣愿不在見其臥床上積塵埃有書數卷彥回數日虞君清乃至於此令人掃地拂床而去上

舊床致鯽竟陵王子良為會稽郡閣下有虞翻舊床龍佳還乃致以歸後於西邸之上

弘璝床少帝夜醉臥坦之弘璝床上上歸嫣以弘璝床西京雜記與曹道劉挾抱還延昌殿置

板床隨陰魏收讀書憂月坐板床隨樹陰諷誦積年床板為之鈍穿而精力不輟南史

七寶床齊武陵昭王晔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勝瑕宗室

爾時白遠供具既篤位閥義師轉迫猶忘彌深床前蘭錡自遠然後見客南史

睡痕長沙王鋭孫性恬靜獨處一室床有睡痕宗室

木寇莫不措則上

王座世本曰紂為玉床

支木為床老子隱蒙山支木為床皇甫謐高士傳

瑚床武帝受方王母真形六甲雲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瑚瑚珊瑚也為床紫錦為帳安香桂梁堂上武帝內傳

七寶床武帝為之寶床雜寶屏風列寶帳設於桂宮中時人謂之四寶宮西京雜記昭陽殿設玉床上

畫石床上畫成帝卧延清之室以畫石為床文如錦迹是廢棄四面周匝無一時之絕有眠床一張皆石礎其輕忽任郢文國上設紫茵高帳大齊屏風如意如塵末而置象床上

諡五登榻王瞻字明遠一字弄高貞氣傲俗好貶議
初仕宋為王府參軍常指劉彥節直登榻曰君侯是公子引滿促膝惟余三人彥節外雖酬之意甚不悅
別施榻孔休源字慶緒學為晉王府長史甚得人樂王深相倚伏常於中齋別施一榻云此是孔長史坐人莫得預焉其見敬如此
見榻哽塞元順為吏部尚書右僕射公上省登階向榻不置連榻臨汝侯獻為益州頗惜遊客雖內遇有香火
見榻甚故問都令史徐仵起仵起曰此榻曾經先王坐順即哽塞渧四交流久而不能言遂令換之
不置連榻臨汝侯獻為益州頗惜遊客雖內遇有香火
不置連榻武帝知之以此為惜還都以憂慨成疾卒
側置玄宗命太常高縮讀時令每月一篇每孟月輒側置
上御宣政殿側置一榻東置面素令常縮坐而讀之
政堂置榻李嶠為相元載於政事堂置榻邀宣事中官坐嶠至此左右去榻
題石脩羊公者魏人也止華陰山石室有題石榻即其上石盡穿陷
胡床
好胡床靈帝好胡床董卓擁胡兵之應也風俗通
掛杜夔潛為兗州刺史常作一胡床及去官留以與杜
掛裝胡床武城胡后與沙門曇獻通布金錢於獻庸下又掛裝胡床於獻屋壁武城平生之所御者也
床上常設侯景既篡時着白紗帽而上披青抱頭插象牙梳床上常設胡床及筌蹄着緋舊腳坐
腳談笑如初
臥具
祈臥具扶風蘇不韋父為司棗李嵩所遇司農不遺穿府北垣徑上廳事祈嵩臥具嵩一宿數還
流涕悲慟觀亦為之成傷
奇溫朱百年隱居山陰家素貧冬以冬月亡衣並無絮
自此不衣綿帛嘗寒時就孔覬飲酒醉眠覬以臥具覆之百年不覺也既覺引臥具去體謂覬曰綿定奇溫因
到半謝眺嘗行還過候江革時天寒雪見革敷布衾而枕蘆不卷眺嗟嘆久之乃脫其所着襦并手爐
與革先臥具而去
僧物色劉孝綽與到溉兄弟甚相洽少孤宅近僧舍
往候宅適見黃臥具孝綽謂僧物色也

其首書秦始之傷口而出
囊囊囊讀曰橐橐土大囊也文選
掩囊自關而西食囊謂之掩囊方言
巨囊哀公曰齊景死舍立陳乞迎陽生使力士舉巨囊
而至開之則公牛陽生也乞曰此君也諸大夫皆再拜
稽首自是往殺舍公羊傳
伍子胥囊盛父祖載其父孔子聞曰窜設五穀手棄
公曰五穀囊者起伯夷叔齊餓首陽
之山恐嗤之飢故作五穀囊吾父食咪含嘯而死何以
此為王肅貴記
天中記 卷四十九
鴈鶩吳王殺申胥盛以鴈鶩而投之於江國語
頴脫題王使平原君入楚求定從約其客有文武者二
十人偕得十九人未有可以備二平者毛遂蹟行平原
君曰賢士處世譬如錐之處囊其鋒立見今先生處勝
門下三年無所聞是先生無所能也遂曰臣乃今日請
處囊中耳若早處囊中乃頴脫而出非特末見也平原
乃許與偕 史記 平原君傳
囊盛惠帝嘗與趙王同寢呂后欲殺之而未得後帝
早獵王不能夙興呂后命力士於廁中縊殺之乃死呂
后不信以緹囊盛之載以小車入見乃厲力士
力士是東郭門外當奴帝後知腹中之后不知也 雜記
形圖也 文武
書囊為帷文帝集上書囊以為殿帷 東方
持囊簪筆張安世持囊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謂幸 朔傳
赤白囊邴吉馭吏習知盛遽書出適見驛騎持赤
邊郡發舞命書馳來至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所見
白狀 上
綠囊報書成帝許美人孔詔使婢嚴持孔醋及五種和
棗九三送美人所後詔使嚴持綠囊書與詩美人告嚴
曰美人當有以予女受來置飾室中美人以常篋一合
盛所生兒紙封及綠囊報書予嚴 上
裨載囊橐王陽好車馬衣服鮮明而遷徙轉移所載不
過囊橐囊時人怪其奢侯其倫故傳王陽能作黃金 上
逶囊盛土罕彭與吳漢圍隗囂於冀城漢謂彭曰
堤淮西成 東觀記
布被囊光武嘗召見諸郡計吏問前後守令能否蜀郡
計掾樊顯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仍歷三郡被囊而已 雅俗
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橐石欣於車上囊布被
於軍前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惡衣食之物是富十世和
囊楊璇為零陵太守以緋囊盛

紀囊范滂詰受紀賜滂曰魯為北部督郵汝陽
今有紀囊表囊六尺若以此為賜賜真六十耳
續囊撲殺和熹鄧后臨朝杜根以安帝長宜親政
上書直諫太后怒收根盛以繒囊撲殺之執法者
知名弘語行事人使不加力而載出城外根得蘇
囊足而戰馬超為司隸督軍從事計郭援為飛矢所中
乃以囊裹其足而戰斬援首詔拜徐州刺史
常囊自陳大秦國王有五宮相去各十里王一旦至一
宮聽事止宿明旦復至一宮遍而還出行嘗以一常囊
自隨有上言者收藏囊中遂宮乃省之
盛沙塞江步騭表言北降王潛算說北箱部伍圖以東
囊沙塞江孫權見呂範諸葛恪云每
向多作布囊欲以盛沙塞江
讀騭表輒獨笑此江與關俱生寧有可囊塞理乎

囊入粟郎囊高用事於王浚時人
郎士恣
言書
囊兒投外孫恩敗以囊麗盛嬰兒投之於外而告之曰
賀波先登仙堂我尋後就汝
晉中書
晉囊書郭公居河東精卜筮郭璞從之受業公以青囊
中書九卷與之璞由是洞曉其術
囊燈貽母吳郡人陳遺少為郡吏母好食鱠遺恆
盛百雜香漬於水裏拾遺
後恒帶一囊無囊食輒錄其雖以為恭
宋

遺囊付主張茂威書在袴中囊恐其主求失因令
左右殺之而行後數日物求主記悉以付之
紫羅囊謝玄年少時好著紫羅香囊壻覆手太傅患之
而不欲傷其意乃論與盛賭得即燒之
賭囊珍玩到彥倫少有滯雅之度王庾溫公皆素與周
旋聞其至共共看之剛倚囊了不與王公言神味亦
不相酬俄頃竇退王庾共怪此意未能解溫曰承倫好
賭新下必有珠寶當有市井事令人視之果見向囊皆
囊何承天頗延年俱為卿即何問顏曰囊是寄也
卷曰此當復何解耶囊囊好是鄉
囊錦送吏閤寇宇孟度為綿竹令男子杜成行於路得
遺囊炭碎信安鄭微年少時見人遺一囊云中有物欲
碎便為出兆微密開看乃是一枝炭意甚秘之年八十
病篤語子弟云吾尚老矣可試啓此囊見炭悉碎折於
見遺死
囊香漬水石虎為俗堂皆用瑜石琉玦為隄岸或以麋
鹿中渠為拼杓夏則自張
盛百雜香漬於水裏拾遺
囊入而不學命之曰掇囊拙
後恒帶一囊無囊食輒錄其雖以為恭
宋

箋

酬兼贈錦叔酬求貨於衛人使屠伯縋叔向美與一箋錦叔向受羔反錦曰晉有羊舌鮒者讀箚無缺小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魏文侯命樂羊將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論功文侯示之謗書一篋左傳昭十三年秋後漢書胡廣為荊刺史以貴寵而已惟有書篋胡廣為荊刺史以貴寵而已志

文史溢篋張華身死之日家無遺財有文史溢于几篋晉書

扇

五明扇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猥晉非乘輿不得用也古今注

雉尾扇雉尾扇起於殷世高宗時有雉雄之祥服章多用翟羽周制以為王后夫人之車服漢軍有麾即緝雉羽為扇拏以障翳風塵也漢朝乘輿服之後以賜梁孝王魏晉以來無常准諸王皆得用之上

鸞翅扇鸞翅為扇周昭王時拿脩國獻青鳳丹鵠各一雌二雄鵠翅為扇孟夏之時鳳鵠皆脫易毛羽聚鵠翅以為扇緝鳳羽以飾車蓋也扇一名翣一名翿二名翳時東甌獻二女一名延娟二名延妹像王人更捉扇障於王側恆不離左右上

金陵白下路松鄰記

羽扇麾軍諸葛武侯與宣王在渭濱將戰武侯乘素輿為中白羽扇指麾三軍三軍皆隨其進止

扇部

大將軍在西朝時見周侯輒扇鄣面不得住後漢王左不能復尒王歎曰不知吾進伯仁退

世說

破紗扇溫嶠娶姑女既婚交禮女以拔紗扇撫掌大笑曰我婿是老奴果如所擬上

雪扇書窗羊孚作雪讚云資清以化乘氣以霏值象能鮮即崇成暉桓胤逐以書扇上

掩扇貽戚胡毋彥國至湘州坐廳事斷官尒時三伏中傍捷扇視事其兒子先從容覲謂曰彥國曰彥國復何為自貽天中寇

伊戚語林

毛扇故物庾冀為荊州都督毛扇上成帝疑是故物侍中劉劭曰桓梁雲構匠者先居其下管絃繁奏變手先聆其音棄之上扇以好不以新季恭聞之曰此人宜在帝左右上

畫不點睛顧虎頭為人畫扇作稽元而都不點眼精主問之顧荅曰那可點精便語捷好道術常渡江以白羽扇畫水橫流直

扇畫水木吳猛

過不用舟楫

神記

畫扇別母高平檀茂宗義熙中喪亡其母劉氏喪尸宿云方來遣離今以此扇奉別母流漏覺於舟風開門扇

羅蓋其上覆蓋人也羅名
隋蓋張旅遮兩謂之徹蓋文通俗
華蓋華蓋皇帝所作也與黃尤戰于涿鹿之野常有五
色雲氣金枝玉葉於帝上有花蕝之象故因而作華蓋
崔豹古今注
曲蓋曲蓋太公所作武王伐紂大風折蓋太公因折蓋
之形而制曲蓋焉戰國常以賜將軍自漢乘輿用之
因謂貴貴蓋有重號者賜其一焉上
五蓋齊侯伐晉夷儀敵無好死於營下齊侯謂夷儀人
日得敵無好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穉之與之畢軒
直蓋下左定
宋張蓋五我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史記
御蓋天子適郊郎子遇子於途傾蓋而語終日而別命
子路將束帛贈焉孔叢子
特蓋孔子將行命從者持蓋既而果雨
華蓋上官桀少時為羽林郎從武帝上井泉天大風車
不得行解蓋擬之桀奉蓋雖風常倚車兩下蓋輒御上
奇其材力焉漢書
藏箱吳起與秦人戰僕嗾之蓋足以蔽箭擊
賜車蓋者翿為揚州刺史三年宣帝加賜車

尺以彰有德漢書
登仙或言皇帝時建華蓋以登仙天一尺皆全瑠羽葆載以秘机四輪車駕六馬輓者皆
呼登仙王弄作
五彩華蓋靈帝時講武平樂觀建十重五彩華蓋高十
丈建九重華蓋高九丈續漢書
門不容蓋光武東巡時虞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
門下小不容羽蓋帝怒使捷御史延教之乃止後漢書
以御蓋覆膏休入皖城陸遜破之權令左右以御蓋覆
遜吳志
以蓋自覆劉基孫權史敬之實從御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覆也上
蓋自覆又令覆基餘人不得覆也上
青蓋賀齊為將性奢綺兵甲器械好極精好所乘船艦
刻丹鏤青蓋絳襜弓琴矢箭咸取上材上
街繳樹庭徐干木年少時常夜憂見鳥從天上飛銜繳
樹其廷中如此凡三過銜來作惡聲而去徐後果得繳
遂以惡終論語
風飛輗蓋桓玄遊於水南輗風飛其輗蓋後義兵起遂
敗晉安帝紀
單芝弄徽御史中丞荀伯子奏左衛將軍何尚之
每舉笙有虧體制建野蓋於公門弄華徽而不衛

孔雀蓋詞羅國奉孔雀蓋一其年超居注
風飄儀繳始安王遙光傳江祐被誅東昏遙光入殿
告以祐罪遙光懼還省便作狂號哭自此稱疾不復入
臺先是遙光行還入風飄儀繳出城外遙光遣取書
豭儀自摽殷孝祖與賊合戰每當以鼓蓋自隨軍中人
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至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
自摽顯若此射者十手攢射欲不斃得乎晃日中流矢
死南史

笠傘覆面王籍為中散大夫彌日忽忽不樂乃至徒行
市道不憚交遊有時途中見相識輒以笠傘覆面晉書
蓮荷衣傘湖坡吏丁初忽見少婦人姿容可愛青衣戴
未甲記
傘呼初初起而往顧婦自投波中是太眷傾衣傘皆最
蓮荷廣利記

織乃枯槀義照中烏傷小吏見女子載青傘姿容絕
遜要之女至多電光乃是大貍抽刀斫殺其織乃枯荷
槀耳異苑

綉羽蓋太上大道君授務成君綉羽蓋雙明珠真人王
紫雲蓋紫陽山人周義山子通今會仙人在金屋劉
之內以紫雲為蓋真人周君傳

屏風

障風屏風以屏障風也庾信後所依倚也稽康縱廣八尺畫爺文今之屏風別有

毛
曰復聞讒言放等不釋上
設曰無成帝省臧椒房掖庭用度許皇后上疏曰謹
欲令畫屏風於其所必縆繩妾以詔書矣上
翳雲母屏五葉常翳雲母屏風上
風畫列女宋弘嘗獨見御坐新施屏風圖畫列女帝數
顧視之弘正容言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上即為撤之
上姊湖陽公主新寡上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
公威容德器群臣莫及上曰方圖之後弘見上令主坐
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
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上頷王曰事不
諸矣前漢記
宋中興記
置屏分隔鄭弘為太尉舉第五倫為司空班次在下每
正朝朝見弘曲躬自卑上問知其故遂勝置雲母屏風
分隔其間由此為故事續漢書
補壞曹公雅性節儉帷帳屏風壞則補納續漢書
素屏風曹公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風素漆几
賜毛玠曰以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以古人之風志
竹屏吳隱之字處默清貧劉裕聘為常卿以竹編屏
風坐無氈席晉書
屏中製檄何毋忌毋納牢之姊無忌與宋高祖謀事
檄中製檄文毋登屏風視之大喜曰汝輩
妃妾排屏額延之愛姬死以名
以壓之延之懼墜地因病
梁冀排屏王琨險於財用設酒不過兩爵輒云此
遷盜跖蓋乘之屬並排屏風酒漿悉置床下內外有
琨手自付之上
銀泥漆屏元嘉中中丞劉禎奏風照廣州刺史嘉朗於
州作綠沉銀泥漆屏風二十三床請以事免朗官宋書居注
白字輒改明帝性多忌諱禁制迴避者數十百品亦惡
白字屏風書古來名文有白字輒加改易玄黃朱紫隨
宜代之王隱晉書
排屏壁背宜都王鏗年十歲時與吉陽羅商客先言往
華中記
竹左右誤掃構福屏風倒壓其背額色不異言談不輟
亦不顧視魏書
古王屏臺太子在雍有盜發古塚得玉屏風遣將還都
賜屏武帝常在東宮每幸坡坊閑言至夕賜屏風帷帳
居幽敞風王遠字景舒位光祿勳時人謂遠如屏風居
前俗能蔽風露言能不厭物理也
列女傳以裝屏太宗引虞世南為秦府十八學士皆令寫列
女傳以裝屏風于時無本世南之一無遺失南書
賜屏雲座四神功卒竟屏風前褥於雲座上
書書寫屏意宗以天下無事留心典籍晉書十四篇名

曰前代君臣事跡寫於六屏風以示宰相上
白瑠璃帝起神坐其上屏風悉以白瑠璃作之光
洞澈也 晉武故事
龜甲上起神明臺上有金床象席雜玉為龜甲屏風
洞冥記
紫瑠璃壹幅嘗卧延清之室設紫瑠璃屏風列壹麻之
燭於戶外視屏風若無屏風矣侍人惟見燈明以言無
碍乃於屏風外扇幅幅曰王石豈須扇而後清涼耶侍
者乃卻扇以手摸之方知有屏風之碍矣 西京雜記
石屏廣川王去疾發魏哀王冢有石屏風 西京雜記
雲母屏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遺雲母屏風瑠璃屏風
飛燕外傳 十六
七尺屏漢江都王建勁健嘗跳越七尺屏風上
刻鏤屏風何敞為汝南太守和帝南巡過郡有刻鏤屏
風為帝設之帝命侍中黃香銘之曰古典務農雕鏤傷
民忠在竭節義在修身 三輔決錄
有客立後杜陵蕭屍字伯文為巴郡太守以父老歸供
養父有客常立屏風後自應使命 京兆舊事
瑠璃屏孫亮作瑠璃屏風其薄而激每於月下清夜舒
之常受龍四姬使坐屏風中外望之乃若無隔惟 金樓
通於外耳 拾遺
錄瑠璃應圖孫亮作瑠璃屏風錄作瑞應圖一百二
左分注

瑠璃屏滿奮字武秋體羸惡風侍坐武帝屢顧看奮力
幌武帝笑之奮云北窓瑠璃屏風虛實時魏明帝座語
洞澈也 晉武故事
閑屏風荀介子為刺州刺史荀婦大妬忻在介子齋中
客來便閉屏風有桓客者時為中兵參軍來詣荀諸事
論事已訖為復作余語桓時年少殊有姿容荀婦在屏
風裏便語桓云桓參軍君知作人不論事已訖何以不
去桓狼狽便走 俗說
床前叩屏謝方作吳興郡其兄安時隨至郡中方眠常
晏起清朝便往床前叩屏風呼方起 上
別女畫屏臣與黃門侍郎欽所校列女傳種類相從為
畫屏風 欽中記 十六
七篇以著禍福榮辱之効是非得失之分盡之於屏風
四堵 劉向七略別錄
步障
青綾步障王凝之妻謝氏有才辨凝之弟獻之嘗與賓
客談論調理悉屈謝氏遣婢白獻之曰欲與小郎解圍
乃施青綾步障自蔽與客申獻之前議客不能屈 晉書
鉄步障許玄度詣弟恭於郗嬌諸人間是玄度弟欽近之
既見乃甚癡便欲嘔吐玄度為之解紛諸人不能犯
境劉貞長嘆曰玄度為弟婚姻施千里鉄步障 晉林
步幛繞天將軍刑周伯仁以步障繞之經日已兆巳曰
開館伯仁子弟癡何以不知取其翁屍周家恭後 上

劉尹王平子胡毋彥國俱渡江中流而覆王皆沒水胡毋以一手捉牛尾浮出岸上王在後呼曰陽裴救我胡毋曰卿但出岸上自當救人王遂引胡毋得出既出岸王已沒矣

王丞相拜揚州刺史出西陽門行數里復還更拜揚州刺史出東陽門行數里復還更拜揚州刺史出南陽門行數里復還更拜揚州刺史出北陽門行數里復還更

作不求食者不與故得在耳 語林
[illegible] 十思光弼有名同郡道士陸修靜以白鬚
羽 遠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又驅臨卒消
建白茅無施不設祭令人捉麈尾登復魂
驅麈尾張數好談玄言善屬文論豹祖物父邵使題扇
士南陽宗少文談繫象往復數番少文欲屈握麈尾嘆
曰吾道東矣於是名價日重 上
捉四十載周顒音辭辨麗長於佛理著二宗論言空假
義西京學林道人遺顒書深相賛美言捉麈尾來四
十餘載顒見宗錄惟有此耳白黑無一人得者非意此
音偶來入耳見重如此 齊書
張中記 衆僧講論士道 二十
兄重病盧廣有儒術為國子博士於學中講說僕射徐
勉以下畢至謝舉造坐屢折廣詞理道達廣深歎服仍
以所執麈尾贈之以況重席焉 梁書
松枝可代張譏善講論後止在東宮集宮僚置妾時造
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今雖復多士如林至
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譏後主常畢鍾山開善
寺詔從臣坐於西南松下勅譏講議時索麈尾未
至後主勅取松枝可以代麈尾 陳
如意
魏明吳主潘夫人之父坐法夫輸入織室夫人容悴
顏色俱黑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高二尺許憧以示崇崇以鉄如意擊之應
聲而碎崇曰可以代麈尾 晉
[illegible]之山棲於吳主使圖其容貌夫人憂感不食減膳以
形工人寫其真狀以進吳主見圖而嘉之號
意撫按則折嘆曰此神女也遂納之 拾遺
水精孫和悅鄧夫人嘗置膝上和月下舞水精如意誤
傷夫人頰 上
白玉時有掘地得銅匣長二尺七寸以琉璃為蓋布雲
母於其上開之得白玉如意所執處皆刻璃虎如蠅蚋
以當王者之氣 胡綜別傳
珊瑚崇有珊瑚如意長三尺二寸 石季倫
天中記 本事
如意帖之殷荊州有所識作賦是東晉慢賤之流嚴甚
之王既請殷笑不勝王看竟既不笑亦不言好惡但以
如意帖之而已殷悵然自失 世說
指四坐謝萬北征誓以笑詠自高未嘗撫慰衆士謝公
從容謂萬曰汝為元帥宜數呼諸將宴會以悅衆心為
於之於是召集諸將都無所說直以如意指四坐曰諸
君皆是勁卒諸將甚恨之 上
鉄如意石崇與王愷爭豪晉武帝愷之甥也每助愷以
珊瑚高二尺許愷以示崇崇以鉄如意擊之應
聲而碎崇色俱厲崇曰此不足恨乃命取珊瑚有

為擿伏蒼梧欲害高帝帝嘗以書案下安置為擿以鉄為書鎮如意甚大以備不虞欲以代伏書

竹根明僧紹字承烈平原鬲人也隱長廣郡勞山詔徵為正員外稱疾不就賜竹根如意等簿寇隱者以為榮

金如意唐闕文武帝將起兵闕文勸蕭頴胄同馬仍遣客田祖恭私報帝并獻銀裝刀帝報以金如意白角荷獻柜翹於邵陽獻乘素木輿執白角如意以麾軍一日數合

犀如意殿鈞字季和武帝與鈞父獻有舊以女永與公主妻鈞公主驕逸險害鈞形貌短小為主所憎每被召先入滿壁為殿獻字鈞輒流涕以出主命婢柬而反之鈞不勝怒言於帝帝以犀如意擊主碎於牀然猶自侍中出為王府諸議擊席李膺字公緒有才藩西昌侯藻為益州以忍

使至忤武帝旨之謂曰今李膺何如昔對曰今勝昔周公其故業日昔事極盡之主今臣竭忠舜之君帝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刺史

骨如意高祖孝文欲試諸子志尚乃大陳寶物任其所取京兆王愉等競取實玩中武皇帝惟取骨如意而已帝大奇之

羽如意廣陵王羽為太子大保領尚書事孝文將南討遣羽持節安撫六鎮發其突騎驚悅還領近尉御及車駕發羽與太尉元王留守宮禁羽如意以表心焉

苻節恩旨賜臣犀緌竹節如意以表心焉

旄牛尾拂今奉旄牛尾拂一枚奇拂塵始秦嘉錄與嘉書

麻繩拂孝成大明中壞高祖新居陰壁於其處起玉燭殿與群臣觀之床頭有土障幔上掛畫燈籠麻繩拂侍中袁覲盛稱上儉素之德孝武曰田舍翁得此已為過矣宋書

麈尾繩拂陳顯達子休仲為郢州主簿過九江坪川顧望謂曰凡奢侈者鮮有不敗麈尾繩拂是王公不須捉此即取於貧儉除之白眼拂太子有白眼拂二柬東宮舊事

被中燻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即
機環牌四圓仰鉢體常平可置之褥波故取被褥以藴
名又作鴈山香爐鏤以奇禽怪獸即
則置香爐劉季和性愛香上厠置香爐主簿張畏向人
名公作俗人真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中屢三
日香為我何如令君而惡我愛好色
笠博山爐吳郡吳泰能築會稽盧氏失博山香爐使泰
築之泰曰此物質雖為金其象實山有村非林有孔非
泉閒闇風至時發青烟此香爐也語其主處求即得之

嫁女銅爐庾仲文貪賄何尚之奏選令史龍向臣說亦
歎受納之過言實得嫁女具銅爐四人舉乃勝細書斗
帳等物不可稱數
覆爐灰江泌為南康王子琳侍讀建武中明帝召諸王
後泌憂念子琳訪志公道人問其禍福誌公覆香爐灰
示之曰都盡無餘後子琳被害
侯景即位景床東邊香爐無故墮地景咋鬼打
北皆謂為廂景曰此東廂香爐那忽下地議者以

鉢香爐口虎冬月為複帳四角安鉢令金鏤鍍香爐
流蘇
柳棼梳枇杷名也
侍執巾櫛晉太子圍為質於秦時逃歸門龜氏曰與子
歸乎對曰寡君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
歸棄君命也不敢從亦不敢言
睞爽櫛梳季文德素善延篤謂公卿曰延篤有王佐之
才欲引進之篤閉為書止文德曰吾當求爽櫛梳坐於
客堂朝則誦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春尼之春秋
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為蓋地之為輿憤勿迷其本棄其
生也
以梳為枇徐季龍取十三種物着大笭中使管轄占之
略先說鷄子後道蚤蝨一一名之唯以梳為枇耳
渡溪陸機臨賀與安縣東遶有平石其上有櫛篦各一
具俗云越王渡溪所置墜櫛於此
解憂棄梳枇為憂解也
刷
務寧務草似蒲而小根可作刷
理髮所以理髮謂之刷
刷髮上從刷帥也帥髮長短皆令上從也

髟髮也攝取髮也 後漢書 披髮髮謂之鑷 通俗文
令施安上幘鑷令郭璞射之璞曰此是鏡物 晉中記
戎銅彭城王義康鉤沈熙光銅鑷 宋元嘉起居注
鑷魚鑷魚長七十頭如鑷 晉中記 永和
鄭鏡鑷高祖恒令左右拔白髮隆昌王高祖之孫年五歲戲於床前帝曰兒言我是誰答曰太翁帝曰豈有為人曾祖拔白髮乎即擲去鏡鑷

一步搖

垂珠后首飾曰副副覆也以覆於首上有垂珠步則搖 北中記 宋王風賦
也 名 主人之女垂珠步搖 宋元嘉起居注
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 晉中記
后入廟步搖以黃金為山題貫白珠桂枝相紜八爵九華熊虎赤羆天鹿辟邪 晉輿服雜注
說為慕容慕容魔曾祖莫護跋羅物率其諸部入居遼西從宣帝伐公孫氏以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讓為慕容焉 晉書
時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 晉書
金作相樸張皓使尚方以金作步搖假髻以千數令宮人着以相撲朝成夕敗輒命更作 宋元嘉起居注
黃金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黃金步搖 宋元嘉起居注
禁物步搖蔽髻皆為禁物 晉令

巾

拭汗巾 神農出王閎太后憐之閒伏泣夫亦大矣 漢名
親自以手巾拭瞼淚 漢名
不宜借人在尊者前宜各且一手巾不宜借人巾用 維
手巾拭面孫權就荊州呼魯肅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口 吳志
橫權討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口 吳志
手巾掃腰王戎雖為二司空尚不從一人以手巾掃腰戎故吏多大官相奪取下道避之 竹林七賢論
宇巾為信譙州道祭酒徐謎常以治病為事有吳人姓冬潛春有長沙門從北來於道中見戛侯云被崑崙召不得辭師寄手巾為信謎得手巾乃本所送入棺者 名記
紫巾會稽人吳祥見一女子浣廁呼詳共宿明旦別去女贈詳以紫巾詳答以白手巾 名記

一絜巾

青巾賣餅趙岐避難北海賣餅市中 羅署
冬月絜巾石虎皇后出以女騎一千為鼓簿冬月絜絜 晉令
綸巾 綸巾 記

匱

匱櫝也匣也 說文
漬漿爰之衰也衰人之神化二龍而言曰余衰之

也臬后布路陳策而告之龍亡而驟在櫝而藏之（國
王持燕人鰾燕姬以瑾瓌玉櫝七昭一）
賈櫝還瑾瓌人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櫝薰以桂椒
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縝以翡翠鄭人買櫝而還珠未可
謂善鬻珠也（韓非子）

鳳鳴清悲耳卓家金匱鳴琴似擔饒清而悲師古金匱
將離是以悲鳴琴而卓下將軍房壺等承望故意害卓
（王先謙漢書補注）

開孔受物王伾下劣開葬不能如叔文有大志唯務金
帛賓玩為無門大櫃上開一孔使足以受物夫妻寢止
其上（唐書）

宋中記（宋）

一屬

瓊厨郭況家富以玉器盛食故東京謂郭家為瓊厨金
窟（拾遺錄）

厨床食宿（唐）

扈累字伯重京兆人常隨青牛先生性
方正晚知星曆風角鳥情得其術有婦無子後亦喪婦
獨居道側以塼為障施一厨床食宿其中（晉書）

毋厨盛薪收兒樺家樂黑服薪（元納宋書）

毋仕止單陋唯有一厨盛樵敝厨衡陽王鈞毋區貴人卒鈞衰毀甚先（隋書）

厨子賜鈞以為玩美貴人七修（類稿）

後每歲時及初（上事）

再拜餘咽見者皆為之悲（南史）

書厨唯潛當世稱為碩學讀易三年不解（晉書）

書竟不成王倫戚之曰陸公書厨也（上）

頃劉領軍謝弘微臨終語左右曰有一厨書須劉領運
至可於前燒之慎勿開也（宋書）

熨斗

火斗（通俗文曰火斗曰熨）

熨手熨斗（帝王世紀）

勝爛手與姐已為戚笑（帝王世紀）

柄熱韓康伯年數歲母殷氏時大寒母乃為作袴令康
伯捉熨斗而謂之曰且暖尋當作袴康伯曰火在斗中
而柄尚熱今既暖下亦當熱（世說）

著火柄熨斗（晉書）

熨斗著火柄亦熱（晉書）

熨安天下（晉書）

尉遲迥反於鄴時李穆在并州高祖敕慮其為迥所誘遣使往布腹心移還奉熨斗於高祖曰願以此熨安天下也（隋書）

炮烙始趙武靈王生於梁著炮烙始於熨斗（唐類函）

澡盤

桓鳴中朝有人畜銅澡盤旦夕桓鳴振平門與洛鐘呂
商相諧故聲相應錯鑕之乃止（晉先賢傳）

澡灌惠帝征伐成都軍敗帝渴帳下賫五升銅澡盤取水就灌飲之（晉起事）

自奉燕灌劉悛少與齊武太好帝常至悛宅觀漱
自奉金澡灌受四升水以沃盥因以與帝前後所賜
此書
佛澡灌月支國有佛澡灌受二升許青石水羅勒色碧
玉班白受水無定隨其多少 西域諸國志
伏虎
王府掌王燕衣服凡褻器 周禮天官
伯閭施褻子於晉陽褻子大敗智伯軍俊智伯
本事頭少為飲器 春秋後語
兕奴破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

虎子
虎子蘇則為侍中攜侍中親省起居故俗因謂執虎
子始蘇則同陪吉憲後見嘲之曰往宦不已執虎子
吹作角聲吳時嘉興倪彥思忽有鬼魅其家能與人語
飲食如人唯不見形思乃延道士施之酒饌既設道士
便擊鼓召請諸神魅乃伏虎於神坐吹作角聲以亂音
頃刻道士忽覺背中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 搜神記
箱
金瀣武帝崩時遺詔以雜道書四十卷置箱中至延康
二年河東功曹李及入上盧抱精山採藥於岩室得行
此書盛以金箱卷後題日月是武帝時河東太守張
以箱笈書奉上之武帝時在右見之使讀訖曰實
將疇欽物宜帝憮然以書付茂陵安令如常

鏡
作鏡鏡名鑒謂之鏡雍尹壽作鏡
鏡銘武王有衣鏡之銘也曰見水則前必慮尺後
坐鏡禁失玉鏡用其壁虎 尚書帝命篇
之道虎將暴也
火齊鏡周穆王時沮渠國貢火齊鏡廣三尺六十開中
視物如畫人向鏡中則影應之 拾遺
知石鏡周穆王時有如石之鏡此石色白如月照面如
雪謂之月鏡上
池泥鍊鏡方丈山池泥百鍊成金鏡色青可照魑魅 上
石作鏡武都丈夫化為二女蜀王娶以為夫人無幾勃
故葬於武都以石作鏡一枚表其墓 蜀王本紀
金鏡秦失金鏡魚目入珠 尚書考靈耀 金鏡喻明道也始皇
不常子言記真也
方鏡高祖入咸陽宮周行府庫有方鏡九寸表裏明入
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掩心而來即腸胃五藏歷然
無碍人有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即知病之所在女子
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帝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
則殺之 西京雜記
身毒寶鏡宣帝破敵繫郡獄得上獨帖安息國人
姚時細繫身毒寶鏡一枚如八珠錢背傳此鏡四
背佩之者為天神所福宣帝從危難及終大位

此鏡盛咽柳庶帝崩鏡不知所在上
王瑩石精郭舍人曰四珠籍文章皆有組縈兩人相見
朔能知之為上客東方朔曰此玉之瑩石之精耳
光裏如飛星兩人相覩相見知情此名為鏡
輒模鏡着地
撲地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
于地
按鏡灌母劉敬宣八歲喪母四月八日敬宣見衆人灌
佛乃按頭上金鏡以為母灌因悲泣不勝
照鏡無頭殷仲文在東陽照鏡而不見其頭面旬日而
戮上井卓序破誅引鏡不見其頭
遺鏡慕容垂改鄴符丕遣其從弟龍請救乃遺謝玄青
銅鏡黃金寇轉繩等以為之信
背三公字秦母琰之有一銅鏡背有三公字常語人云
徵祥如此何患三公不至
心如照鏡陸慧曉遷太子洗馬廬江何點常稱慧曉心
如照鏡觀形辯物無不朗照
奉鏡獻誠王琰園武帝起西池及入城客遣都統奉明鏡獻
焉屯朱雀門為王茂所敗
誠於梁帝帝斷金以報之後侍宴帝曰卿明鏡尚
金何在琰曰黃金謹在臣不敢失墜
憂懷鏡到溉子鏡字圓照幼在孕其母憂懷鏡及
以名焉
被磨益明文帝委任高頴後右衛將軍麗晃及將軍雲
貴等前後短頴於上上轉益明
公猶鏡也每被磨瑩皎然若彼昧黜困謂頴曰獨孤
三鏡太宰謂群臣曰夫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以古為
鏡可以知興替以人為鏡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鏡
以防已過今得徵組猶一鏡亡矣
水火鏡陽符一名陰燧取火於石陰符一名陰燧取火
於月並入銅作鏡名曰水火之鏡
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
勝物而無傷
曜明心善知人者如明鏡自知淸者如淵冰鏡以曜明故
鑒人晰以舍珠故內照
正髮眉舌人知目短於自見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
故以道正已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惑目失鏡則
無正髮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
十人鏡明萬乘之主人之阿也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惑
已無目矣就當可鏡其性十人千鏡明已也主明已
大明照
拭人玄錫明鏡之始滕然未見形容也及拭之以

磨之以白盬千遍眉微毛可得而察淮南
照形承食不如竹簟上
坐見四隣高懸大鏡坐見四隣上
四靣鏡或照知吉凶則見神仙知千里外事也明鏡
照有所思存七日則來吉凶為有道乎荅曰用鏡九自
或二謂之日月或用四謂之四規鏡抱朴子
入山懸背萬物之老者其精皆能假託人形以惑人於
鏡中亦能易其真形是以入山道士以明鏡徑九寸懸
於背者老魅未敢近或後來者視鏡中其是仙人冤山
人好神者鏡中故如人形
被於屋照晉孝武將講孝經謝公兄弟與諸人私相講
習竟武子欲問謝謂衣羊曰不問則德音有遺多問則
重勞二謝衣曰何嘗見明鏡疲於屢照世說
磨鏡自給盬部書
鏡自給補佩
會稽磨鏡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黃公覺往會其葬家
貧無以自致賣磨鏡具自隨債磨取資然後得前既至
荅而退淮南
青金鏡望蜡閒上有青金鏡廣四尺光年中低國獻
此鏡照見魑魅百里形調寶
引鏡為刀而東孫博能引鏡為刀毋刀為鏡神仙
引鏡兒海孫策既殺于吉每獨自變鏡見在其左右

鏡 在鏡中因指大叫瘡皆裂須臾而死又
曰黃公許貢客所傷引鏡自照曰面如此當可得
立事平因推几大叫瘡裂而卒搜神記
燒犀擬鏡文獻曾令郭璞筮已一年中吉凶璞曰當有
小不吉利可取廣州二大鼈盛水置床帳二角名曰鏡
耗以厭之某時撤鼈去水如此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
失銅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見所失鏡在於鼈中鼈
口救寸鏡火尺餘王公後令筮鏡鼈之意璞云撤鼈道
期故致此妖邪魅此為無他故也使燒車轄以擬鏡立
出搜神記
鏡照群犬林慮山下有一亭人過宿者或病或死常云
永中記非罪
十許男女各羅衣或白或黑輒來為害郭伯奕者過宿
於此獨坐誦經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奕並坐因共談情
於是伯奕密以鏡照之乃是一群犬因執燭而起佯誤
以燭燒毛乃燋伯奕懷刀殺一人中之遂死犬
余悉走去
鑄鏡為鵲昔有夫婦將別破鏡人執半以為信其妻娶
人通其鏡化鵲飛至夫前其夫乃知之後人因鑄鏡為
鵲安昔上自此始也神異經
鑒形須得此鏡既明且好形觀文藻世所希世意之
之故以相與明鏡可以鑒形淑者書曰今君往
仰觀楚明鏡鑒形當待君至奉先思慕
孫博傳

照不見頭看悟太守其尸攜城邑不恭王命孫健覓於
隋煬帝大業中陳仲躬居洛陽青化里有大井一有敕元顗請鹼餙鉛粉衣緋綠衣曰此井有龍
請研匠淘之仲躬命匠入井覆古銅鏡夜見元顗謝曰
其本師曠所鑄十二鏡中第七者也將欲引鏡照面不
墮其鏡背科斗書云維晉新公二年七月七日午時首
陽山白龍潭鑄於爽題云爽則之鏡自視不見其首遂語於季弟約訣
永心鏡天寶中揚州進水心鏡青熒耀日皆有盤龍勢
如生動爽如明月珠馬先是有老人自稱姓龍名馥都
小童曰玄冥至鏡所云老人解造真龍今玄冥入鑊所
爲開户牖三日開户俱失所在鏡匠呂暉移鑪置船以
五月五日揚子江心鑄之後大旱不雨暴法善祈鏡龍
天中記 卷四九 三十六
千凝陰殿須臾雲飛散布甘雨大澍
照物如水業法善有一鉄鏡鑒物如人每有疾病以
鏡照之盡見臟腑中所滯之物
天寶事
仁壽宇天寶初有獻書闕下言巴蜀之間有石鏡見于
岩之畔仁壽之字昭然可見文苑英華
造鏡殿少府監裴匪舒爲高宗造鏡殿成上與劉仁軌
觀之仁軌驚趨下殿上問其故對曰天無二日七無二
王通視四壁有數天子不祥就甚焉上遷令別去
楊妃故物張芸叟家舊畜鏡傳爲楊妃故物徑尺
七分背文精古有銘其略曰粉壁交映珠簾十

聖[illegible]則常端聖淑字若少空有並后之象[illegible]
月二日生姑置誕節名千秋漢鎮進鏡紫綠[illegible]此
數是耶 多婆
鏡影相宇宋璟未第時因于日中覽鏡鏡影忽成相甲
璟因此自負遂修相業後如其志
金背鏡 島季輔 吏部侍郎 見 唐太宗
嘗賜金背鏡一面以表其清鑒焉
見朱史 長興 于相瑞 與衆人裴丘番丘有一石鏡背
所寶者琮布素時曾一照之分明見有朱衣吏將從池
皆類此其鏡卒亦湮矣
輕瘦古鏡 元相國之鎮江夏也當秋夕登黃鶴樓遠望
江濱有光若殘星焉乃令人往覩之至其所乃釣船也
詢彼漁云適獲一鯉光則無之乃撈鯉而來命剖之腹
中得古鏡二如古錢大以面相合背則隱起雙龍雄小
而鱗鬣爪皆具既磨瑩則常有光耀公寶之置巾箱
中及相國薨鏡亦亡去 小說
兇浮于波 李德裕 長慶中 鷹 問漸右會有漁人于秦淮
垂機綱下深處忽覺力重異下常時及斂就水次舉不
獲一鱗但得古銅鏡可尺餘光浮于波隱漁人取視之
歷歷盡見五臟六腑如[illegible]血營脈動連駭氣魄[illegible]
漁人偶話于旁舍逸聞之于德裕 盡周歲[illegible]
底終不復得 松窗
飛精長安任仲宣家有寶鏡謂之飛精識者云二[illegible]
後有八字乃近籍蒙云水銀陰精百鍊六鏡後仲宣兩
牧洞庭風浪泊舟夢一道士赤衣乘龍執鏡而去云
此鏡水府之寶出世有期今當歸我夢覺函視鏡已失
所在 稽神錄
神物王宗受建之族子得一古鏡鏡下有篆文十二字
忽照見一青衣小兒坐酒樓上令人訪之青衣隨至曰
吾失此百年矣此神物也終當化去不若還我宗受出
而與之青衣剖腰納鏡而去小兒傳辭谷吐納之術使
[illegible]照一百里吾蒙正為相有朝士藏古鑑能照二百里欲
[illegible]稽神錄
因弟獻以求知公曰吾面不過樣子大安用照二百里
開者歎服 田
明徹驚人 熙寧 來齊南陵耕者破冢得古圓鑑大小二
徑六七寸明徹驚人非他鑑比其背部皆有字可讀大
為小篆小為正隸附篆為流水芙蕖茂林叢竹又為孤
陵野鶴下有老人倚杖岸幘道進其間附麗亦為雜花
皆古簡不可識其詞曰陰陽合配日月兩相會白玉芙
蓉冠瑪瑙瑤帶同心人相親照心照膽保千[illegible]
煉形巧治瑩質良工如朱出匣似月停空當扉寫對
臉傳紅綺窓繡幌俱含影中[illegible]朝
照見前途嘉祐中有吳曾特[illegible]寶鑑云[illegible]

送 其伯兄為京寺丞衣綠往照之鑑不甚分
明人衣緋而坐不數月以英宗霍恩渠賜紫
僧至亦師恭景繁為御史嘗照之見青貂帽甚喜不已
日攝官奉祠遂假貂蟬戴鑑一
見十里外安陸石岩村井夫得一鏡光明瑩然不為土
所蝕視之可見十餘里外草木人物三人者互欲得之
遂破三段猶照數里
照數十里何遠字楚言幼時父宦河朔有一人持古鏡
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盤右虎
謂之不可照數十里因試之郊外鏡中隱隱如飛蛇不
絕詢之乃二十里開河擲土空中也
背鑄兔形慶曆中有官者以罪謫居維揚藏一古鑑圓
徑尺餘云是禁中舊物鑑背鑄成兔形甚精巧每至月
滿夜持鑑當月照之則兔形却在鑑中人莫究其理
軒轅鏡季士寧道人逢州人先得塗氏所藏軒轅山鏡
洞見遠近李魯為蔡君謨正首骨出入張方平門下益
異人也
寶鏡金輪盧彥緒魯公壙中得寶鏡一枚背是金花持
以照日花如金輪
光照室寢孟蜀時軍校張敬得一古鏡模潤尺餘光照
室寢屋不施燈燭將求磨瑩之有賓士見而嘆
知寶在蜀中一見足矣然此鏡不及嘗亦歸
仙銅傳 王希默閒淡無他好惟以對鏡為娛整飾為道
終日無倦以杜子美有熟業頻看鏡之句遂作架
仍自號熟叟收古今善鏡與衣賞無難色居長洲結親
友之蓄異鏡者數人間日會聚各出鏡傳玩評品
抵掌極歡而罷鄉人目曰鏡社希默又集載集凡言鏡
者成二十卷號仙銅傳云
照人微小 元豐中東坡自齊安過黃州獲一鏡其背銘
云漢有善銅出自白陽取鑄為鏡清明而光左盤右虎
辅之兩傍其字如粟大篆款甚精妙白陽疑白水之陽
其銅黑色如漆照人微小古鏡然此道家聚形之法也
辟鏡為羅議七歲能屬文自管城尉
丁艱神河北舒有鄉人張懷遺任河陽舒與謙晤舊飼
一鏡焉懷召縣吏遍示之咸曰維揚之美者甚嘉之
謂縣此張公所致也吾與之有舊雖親故不坐
理吾劾官但以傳錄自守豈私受遺哉昌言曰

底明鏡以心公之幼官必同於此後書於使者乃歸

明者自知下釘

古鏡記資

海內王品子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李

孺子性剛莫無資以自致摩鏡具自隨每所在發磨

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登畢而還

照面一眼

徐鉉得一鏡照面只見一眼

江心鏡

揚州貢江心鏡五月五日楊子江心鑄也

或言無百鍊者六七十煉則止易破難對往往有鳴者

火齊鏡

周靈王起昆陽臺胥國獻火齊鏡高三尺暗

中視物如晝向鏡則聞影應聲周人見之如神靈王末

不如所之記拾遺

三鑑

君子有三鑑世人鏡於水鑑於人君子有三鑑世人鏡前惟順人惟賢鏡惟明夏

商之衰不鑑於湯禹也周秦之衰不鑑於民下也側弁

垢顏不鑑於明鏡也申鑑

錦

古鏡銘云仙山並照知水弄名花朝艷來月夜流明

龍盤五瑞珠鳥舞儛雙情精傳聞仁壽始驗銷兵五月

五日東觀漢記

錄畢

王鎮惡淵嶠為劉越石長史北計劉聰得王鏡堂

姑劉氏有女美而嗜有意自擇乃下王鏡於

婚交值女曰我固疑是老奴不如所小也

六后使沙門靈昭造七寶鏡鼻合有三鼻

別有一婦人手各執鏤才下一閃二十

一明自閉若抽此閉諸門皆啓婦人各出戶前

銅鏡鑒元嘉中書朗為廣州刺史作銅鏡一具御史

中丞劉禎請以事追免朗官宋起居注

鈸

因形鈸枝也因形名之也爵鈸者鈸頭施爵也爵名

神女玉鈸元昇元年起招仙閣有仲女留一玉鈸與帝

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宮中人猶見此鈸共講從

婢之明且視匣中唯見白燕五朱天去故宮人作玉鈸

因改名玉燕鈸言其吉祥西京雜記

化鈸金鑒帝時江夏黃氏母浴而化為龍入于漢川

其後人晴暴出浴簪一銀鈸猶在其首

拭血揚劍濺敵帝為牽儀所殺帝傷指伏后取納鈸拭

血刮玉鈸以拂於劍應手則愈於記

龍鳥鈸魏文帝納美女薛靈芸有發火珠龍鳥鈸帝曰

珠翠尚不能勝況龍鳥之重乎上

鳳冠鈸石季倫愛婢翔風別玉輦金色為倒龍之佩言

金為鳳冠之鈸言鈸上如倒龍之勢鑄金象鳳凰之

結綉繞楹舞於盡夜使聲聲相接謂之恒舞欲

者不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鈸色玉聲輕者居前

子092-311

心明帝時昆明國貢嗽金鳥常吐金屑如蠶所
飾釵釧之辟寒金宮人因相嘲曰不服辟寒金那得
帝王心
蟠龍釵蟠龍釵漢孺婦所制今時有古
乞恩拔釵吳郡有徐君廟東陽長山縣吏季瑜義假中
遭事在都婦過朝乞恩拔銀釵高頸未至富陽有白鳧
跳婦前剖腹得所願釵夫事尋解
魚釵海陽長軍妻一婦人前晚自稱先貧近水淪沒誠
不能富貴可令君屬免禍泰軍吞曰何以為
記君見渚邊上有魚釵即我也泰軍明旦覓果
放其上有釵移置高燥處却十餘日泰軍行至
牛奔直趨水垂陸始轉正得無恚也
釵置戶吳人臺季審賈去家與諸賈人語曰吾臨行
婦求金釵婦與之吾乃置戶楣上忘白婦說妻憂見
奉死前金釵在戶上妻取得發哀一年季報還
釵夜墮靴頭上著釵夜則墮靴履中者婦人與外夫般
之也
驚雞刺驟雞以為釵驟臨犀也
金雀釵頭戴金雀釵腰佩翠琅玕
合歡釵頭戴合歡釵
貫釵千金季致寶釵一雙價伍千金可以輝青冰
未奉光儀則寶釵不設

瑁珥

珥珠 耳珠曰璫風俗通似珥瑱也瑱以塞耳懸璫耳旁不欲使人妄聽目鎮重也
天知王珥武王勝紂商師大崩帝辛登累壁取天知王珥及鹿王衣身以自焚鹿王則銷天知珥在火中不銷
周書
兒吁聲侯將納公命無受貨申豐從女賢以幣錦二
兩傳一如瑱注云瑱充耳也易緁撓
十疋其一齊威王夫人死有十孺子薛公欲知所立人
為十玉珥而美其一獻於王以付十孺子明日視美珥
所在乃立之
天中記卷四十七
瑇瑁淳于兒謂齊威王曰前有墮珥後有遺簪此可飲
八斗而醉二參史記
七美珥齊王夫人有七美珥桃
脫簪珥武帝謂貴劒戈夫人脫簪珥叩頭史記
合浦圓珠趙飛燕為皇后其女弟上遺合浦圓珠珥西
還十太后唯約倫不尚華飾無文繡珠玉器皆黑漆
太祖嘗得名瑞數具命后自選一具后取其中者次祖
則其故對曰取其上者為貪取其下者為詐故取其中
者魏書
穿耳附珠晁錯時在坐嘲諸窕悕列馬蹴大帝帝
天今賤其耳豈不傷仁降答曰毋之於女固

珍寶琛府錄之劍 通俗文

駭鐵延安中河間太守劉照夫人卒於府後太守聚斂一雙金鐲與太守不能若郡人乃曰此錢鐲錢鐲者其狀如細珠大如指屈伸在人太守得置枕中前太守迎表言有錢鐲問棺視夫人唯果無復有錢鐲焉 桓台之志

況以與主樂安章沉病死未殯而蘇云被鉏到天曹主者是其外兄斷理得免見一女同時被錄乃脫金釧一雙託兄以與主者亦得還遂共謙接女云家在吳姓徐

名秋英況後尋問遂得之女父毋因以女妻況 晉異記

金玉部 十九

金玉部 十九

金環 述異記

金環遠裔劉寵喪毋時危亂墳墓發傷寵乃矯毋令家貧無財唯有手上金環賣送葬供送免發掘 晉諸書

侍兒 西京雜記

天中記

百鍊照指感姬以百鍊金為環照見指骨上惡之以賜

金環不惜傳暢年五歲父友見而戲解衿衣取其金環與左右物不惜以此賞之後選入侍講東宮 上

賜以金環武丁貴姬武帝鎮樊城帶紫絲樓以望見襄漵五彩如龍丁有女子聘納則貴綵也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 梁書

寄金指環咸陽王禧弟樹字秀和位宗正卿後奔梁武帝尤器之後後歸魏初辭梁其愛妹王見以金指環與樹常著之寄以還梁表必還之意朝廷知之俄而賜死 魏書

去迴顧乃是塚焉 魏其傳

笄

係冠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墮也 釋名 笄簪也士以骨大夫以象 禮

有妾欲笄 司馬期欲以妾為內子訪於左史倚相曰晉有妾而愿欲笄之倚相止之 國語

杖折委笄 范文子暮退於朝武子曰何暮也對曰有泰客庚辭於朝大夫莫之能對也吾知三焉武子恕曰大夫非不能也讓父兄也尒童子而三掩人於朝吾不在晉國亡無日矣擊之以杖折其委笄 上

粉

研米使散 粉分也研米使分散也粒粉霾赤也染粉霾赤以著頰上也 釋名

造粉 墨子曰禹造粉

鉛粉 燒鉛錫作粉

粉惠帝侍中皆傅腊粉 漢書

粉鮹貌順帝時所除宮多不次 李固奏免百餘人此既態共作飛章誣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湔祖飛章證固曰大行在殯路人掩涕固獨湔祖貌捻頭美姿盤旋偃仰會無慘怛之心 後漢書

粉不去手 何晏自喜動靜粉白不去手行步顧影 魏志

百傅 鄧鄧淳詩皆惱侯植科頭胡舞擊劒調小說顏淳曰鄧鄧生何如也 魏略

腊面 若毛嬙西施之美麗無益吾面用腊澤粉黛則倍 韓非子

其初言先王仁義無益於治明法度必賞罰則國之腊粉水 巴郡江西縣有清水穴七人以此水為粉則皓曜芳香貢京師名為粉水 華陽國志

粉婦人妝飾為懷姙和以鉛華 石崇以胡粉和椒塗壁白椒房

黛

黛畫眉 黛依騰畫眉也 文選

黛 黛青黑色也 釋名

點黛 梁書若謂之點黛 通俗文

不施 明帝為皇后眉不施黛獨左眉角小缺補之如粟 後漢書者

脂澤

青雀頭 河西王沮渠蒙遜獻青雀頭黛百斤 宋起居注

香澤 香澤者人髮恒枯瘁以脂膏以此濡澤之也脣腊以丹作之象脣赤也 釋名 江淮以北謂面腊為面澤 世說

脂 脂翁伯販脂而傾縣邑 漢書

廢不能閨 孔奮為姑臧長廢不能閨儉人或譏之以身處腊膏

不能自調上

與惏晉穡儀典惏三人掌宮中梳齊沐 北史后妃傳

燕脂

藍蒻去滓 作燕脂取藍蒻搗以水洮去黃汁作小餅如手掌着溫草卧一宿便陰乾欲用燕脂以水浸之三四日以水洗去黃汁盡得赤汁而止也 博物志

焉支山祁連山焉支山能高養匈奴失此二山乃歌曰失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 漢書匈奴傳

紅藍燕支黃似蘭花似蒲公出西方土人以染名為燕支中國人謂之紅藍以染粉為面色謂為燕支粉今人 天中記 卷四十九 燕脂

以重絳為燕支非燕支花所染也燕支花所染自為紅藍爾舊謂赤白之間為紅即今所謂紅藍也 古今注

染家相習鑿藍與燕王書曰此下有紅藍足下先知之不北方人採取其花染緋黃 名要

班固曰匈奴名妻作閼氏言可愛如燕支

的

注面以丹注面曰的的灼也此本天子諸侯有群妾者以次進御有月事者止而不御重以口說故注此於面灼然而識也 博物志

張華的王粲神女賦曰施華的以發姿 藝文類聚

黛的珥明璫之迢迢點慶的以發姿 藝文類聚

巾箱

箱中書武帝見西王母巾箱中有一卷書王母曰此五岳真形圖昨青城諸仙就我來求今當付之 漢武內傳

符應入巾元兇劭弒逆南陽公主見女巫嚴道育來神當賜符應時主夕卧見流光相隨狀若螢火逐入巾箱化為雙珠圓青可愛因是巫蠱而敗 宋書

五經置箱衛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經部為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侍讀賈玠問曰殿下家自有書何須蝿頭細書別藏巾箱中荅曰巾箱中有五經便於檢閱且一經手寫則永不忘諸王問而爭效為巾箱 天中記 卷四十九

神入箱中戚法尚者義興人其見年二十餘所經年有神來語言床席不淨神何屢得坐曰有漆中卿甚淨神何不入中曰內新果於箱中覺有聲以為鼠也於是便開箱中鼓角晉孝武太元末年閑手巾箱中有鼓吹鞞音之音帝是歲崩天下大亂 搜神記 卷十一

筒

飯衣器 簞筒飯及衣之器也 說文

拳毋餅 王問第五倫鄉為市掾人有遺卿母一筒餅卿從小來見之拳毋筒探口中餅出之倫對曰實有此衆人以臣愚薄故為生此語 後漢書

免胄 上

二簡飯 世祖微時繫南鳴市獄南東以一簡飯

琥珀簡 宣帝以琥珀簡盛身毒寶鏡 前漢 加

第碑方簡 孝靈帝建寧中京師長者皆以菁碑方簡為

牡具時有識者竊言菁方簡那國滅饌也今珍用天下

皆當有罪誅於理官也後黨錮皆誅死尉人名悉入方

菁簡中斯為驗矣 風俗 通

笈

板作柫 笈驢上負也 譙 又

負書笈 學士所以負書籍如龜篋箱也 風俗 通

裹負笈 徐稚字孺子公車五徵皆不降志其有死喪負

笈赴吊 後漢 書

負笈尋師 袁閎字夏甫汝南人也博覽群書常負笈尋

師變易姓名 上 蘇章字上成北海人負笈從師不遠萬

里 上

到官負笈 高弘字伯武河內山陽人為琅琊相到官自

負笈單步入界聽採風俗 上

負笈三輔 方儲字聖明負笈到三輔無術不覽 上

負笈便去 即宗負笈賣卜給食諸公表上博士徵宗宗

負笈遁去 上

步行負笈 李固父為三公而固步行負笈事父母以孝

譬盛之文賜汝 漢武內傳

火籠

南越江汚之間籠謂之篝或謂之笯或謂之

閒謂之庸君今畫籠是也 方言

大瓠為籠卞彬性飲酒以大瓠為火籠什物多諸詭異

自稱卞田居婦為傳餐室 晉書

火籠詩 賀五正德為吳郡大守正德自謂應居諸嫡

心常快快後奔魏初去之始為詩一篇 絕內火籠曰棋幹

屈曲盡龍勢氣盛銷欲知懷炭日正是履冰朝 梁書

象牙漢制天子以象牙為籠上皆散花文後宮則五色

綾文 西京雜記

錦

歸里錦金也作之用功重其價如金故制字帛與金也

釋名

歷代尚未有錦而成都獨稱妙故三國時魏則市於

蜀吳亦資西蜀至是始乃有之 丹陽記

揚東流江南皆蜀時故錦官也處號錦里城蒲徧在

登高明光織錦羅在中尚坊三署皆數百人錦有大登

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樽山小葉黃小葉

黃大交龍小交龍蒲桃文錦斑文錦瑞鳥朱雀

錦桃核文錦或青綠或白綠或黃綠或紺綠或紺

蜀錦工巧百數不可盡名也蜀中記

手引結錦周成王時有國獻女工一人善織以五色絲內於口中手引而結之則成文錦其國人來獻有雲氣昆錦文似雲從山岳中出有列堞錦文似雲霞霞城雉樓堞雜珠錦文似貫珠玑也有篆文錦文似大篆之文也有列明錦文似列燈燭也幅皆廣三尺拾遺記

吳錦衛邁于曹爽桓公歸夫人魚軒重錦三十兩左傳

求錦晉侯先歸功享六卿于浦圃賄荀偃東錦加璧二

經錦左師見夫人之步馬者問之對曰君夫人氏也左師曰諸為君夫人會錦乘馬先之以王姬之故余胡弗知圉人歸以告夫人使饋之

製錦子皮欲使尹何為宰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而愛之使夫往而學焉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所庇也為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傷乎

製錦晉大宦大臣身之所庇也為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人使屠伯饋叔向羔與一篋錦曰諸侯事晉未敢差貳衛在君之宇下敢有異志為羔而敗之叔向受羔反錦昭四

陳錦平丘之會公不與盟晉人執季孫意如以暴蒙之

使人守之司鑰則懷錦奉壺飲冰以俞鬲馬守者稟之乃與之錦而入上

楚人齊侯將納公命無受魯貨申豐從女賈以幣錦二兩綪一如琰適齊師謂子猶之人高齮能貨子猶為高氏後粟五千庾高齮以錦示子猶子猶欲之齮曰魯人愛錦子必速入幣財子猶愛之昭

束錦吳人潘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蕃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太宰乃請束錦以行哀上

錦帷孔子反衛夫人男子使人謂之曰四方君子之來嫁曲禮九

者必見寡小君子不得已見之夫人在錦帷中孔子北面稽首典客

錦幛將欽宇公奕為右護軍孫權入其內母練帳縹被權歎其在貴守約勅御府為其母作錦被改易帷帳吳志

綿錦雖丹并穿住止常以綿錦維舟去輒割棄以示奢錦罰諸葛融父見質素雖在軍旅身無綵飾而融錦罰

文錦獨為奢侈上

重錦晉遣使獻重錦十端環列吳紀

錦幀車走陸遜攻劉備於夷陵備捨船步走燒皮鎧以斷道使兵以錦挽車走入白帝江表傳

不可為幅表南宇公曹稱所知於領軍何晏晏

其次八則多所宜何以唯欲使宰民不可為掌閣職任
南巴人各有能此人雖好好
織錦回文賈滔妻蘇氏善屬
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
詩以遺之詞甚悽切 上
衣以綾錦 召季龍僭立遷都于鄴傾心事佛圖澄有重
於勒下書澄衣以綾錦乘以
賜褲褶 宋元兇邵將作難賜袁淑等褲褶又就主人取
錦裁三尺為一段又中裂之分
人自稱張景陽謂曰前以一疋錦相寄今可見還
淹探懷中得數尺與之此人大
見立促謂餘尺既無用以遺君
獻錦孝武時至彭城宋江夏王義恭獻蠟燭十挺武陵
王駿獻錦一疋 後漢書
千機織錦 齊畢義雲家有千餘機織錦并造金銀器物
北史

梁肅政鎗 太祖魯莊公四年與鄧侯吳
絹數段命諸將稱滿聚之 後周書
賜端錦 王有駿天后初為廣州都督境內清肅
之曰朕以卿歷職有稱故授此官冝美化

招之勞之賜衣一襲宮錦十疋
文女夫人制夏禁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席於
綾綈常三日人大公六韜
鳳皇周靈王起昆昭之臺以享群臣張鶩章錦文如鳳
翔於臺前
記
錦組吉日甲子天子乃執白圭玄璧以見西王母好獻
錦組百純西王母再拜受之穆天子傳
衣錦詩前羅文侯與田子方語有兩童子衣錦而侍於
君前田子曰此君之寵子乎文侯曰非也此其父死於
戰此其幼孤也寡人收之說苑
紫錦衣囊帝見西王母巾器中有一卷小黃書盛以紫
天地記
錦衣囊帝問此書是仙方耶不審其因可得聽聆不王
母出以示之此五嶽之真形圖也文秘禁豈汝賢所
宜佩王母即命女宋靈寶更取一圖以與武帝靈寶採
慷中得一卷盛以雲錦之囊王母起立手以付帝漢武內傳
走龍錦元鼎元年起招仙靈閣於甘泉宮西總翠列樹
毫為燕有走龍錦有翻鴻錦郭子橫
五色錦武帝得貳師天馬以玫瑰石為鞍轡鏤以金銀
以綠地五色錦為蔽泥西京雜記
綺帳淮南王為八公張錦之帳燔百和之香神仙傳
蒙錦被陳元方遭文喪骨立其母愍之以錦被之世說
菲林宗往弔見而責之賓客絕百許日林宗
鋪采摛文錦員嶠之山名環丘東有雲石廣五百里有米蓋長
七尺黑色有角有麟以雪霜覆之然後作繭長一
色五彩織為文錦入水而不濡共質輕煖柔
盥濯夫攻玉以石治金以鹽灌錦以魚浣布
有以醜治好者矣論衡

衣錦夜行盛山說項羽曰關中阻山河四塞地
都羽見秦苦已焚殘則思東歸曰富貴不歸如
如衣錦夜行籍坐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
錦鳥錦鳥文章如丹地錦而潭綠文彩人見其端正
以錦因謂之錦鳥
雖美而不尊家語管仲文錦也雖惡而登廟于產練白也美而不尊
劉向子思子曰管仲儉錦也雖惡而登廟于產練紫也
雖美而不尊家語管仲文錦也雖醜登廟于產練白也美
雖澳囊縣南有渙水傳曰雖渙之間能文章故有繡縠漂錦日月華蟲以奉天子宗廟服御焉
風俗傳
天中記 卷四十九 十八
賜以宮錦封敕武宗使作詔書賜以宮錦
貢重錦裴胄拜荊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利下希恩制
貢重錦裴胄拜荊南節度使是時方鎮爭利下希恩制
貢重織名貢奉有中使者即悉公帑市歡胄待之有
節
獻錦十五匹北鴻臚燕成都尹入朝獻錦十五床
錦裘完君瑾執元普逞突厥頡利得之遺以錦裘
衣錦晝游張士貴虢州人授虢州刺史帝曰顧令卿衣
錦晝游耳
廣陵錦齊堅通潤成舟署其郡以所產暴陳其上若廣
陵錦
命緯寧嚴武白寧為利州刺史及武為劍南節
可錦珍貝遺獻誠且求寧
明霞錦宣帝大中初女蠻國獻明霞錦練木香麻
也光輝若霞霧人五色相間而美麗於中國之錦
冰蠶絲錦康老子嘗賣一錦裨有波斯見之請乃曰此
冰蠶絲所織暑月陳於座滿室清涼
曳綿為飄杜亞拜淮南節度使迓九曲池曳綿為飄起
曰要當稱是林沼李衡曰未有錦纜云何亞大慙
錦裘綉帽季晟奏與賊戰必錦裘綉帽自表指揮陣前
視錦綉元德秀視錦綉未嘗求足
魚油錦女王國貢魚油錦故綠尤異入水不濡濕云有
魚油故也
天中記 卷四十九 十九
樣與前不同有錦衣綠官錦坊綠山亂後人皋其舊坊
不收曰如今花樣與前不同遺之
池底鋪錦文宗論德宗奢靡云問得禁中老宮人每
泉先於池底鋪錦建王宮詞魚藻宮中鎖翠蛾先皇行
處不曾多只今池底休鋪錦菱角雞頭積漸多是也
賜瑞錦王方慶累遷廣州都督境內清畏議諸謂治廣
未有如方慶者冕第一下詔賜瑞錦雜采以著善政
文錦郭崇韜性宗聞破蜀遣宦官向正嗣勞軍正還
上蜀錦得文錦五十萬匹
賜瑞錦服東女真王歐骨使大臣求請官號武后冊拜

左右王給將軍賜瑞錦服
綺錦新證真德龔王遣春秋子法敏入朝真德織錦爲
頌以獻
朝霞錦阿保機遣使者解俚隨頃以朝霞錦聘梁
毛錦室韋其人工巧善織毛錦上
波斯錦吐蕃其所貢波斯錦
山林雲錦吳越錢鏐游衣錦城宴故老山林皆覆以錦
大食錦大食有重錦其制二十索韝乃勝既不可燕
貢乃織不二十四每三歲一餉黠戛斯
綠紗美衲天竺綠捨而不治則腐而棄使女工綠之以爲
美錦人服朝而服之尹子
大田記
綉
脩然綉脩也文脩脩然也
衣綉紂不服短褐處於羣屋之下必將衣綉遊於九重
之臺帝王世記
綉衣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寗莊子矢使守曰以
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綉衣曰聽於二子左閔公
被裘鄭君乘青輪之舟張翠蓋越人擁楫而歌曰心悅
君不知於是鄭君舉綉被而履之說苑
綉衣狄人伐衛公與石祁子玦與寗莊子矢使守曰以
此賛國擇利而爲之與夫人綉衣曰聽於二子左閔公
君本州可謂衣綉晝行漢晚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晚曰卿
衣綉晝行頗曉爲尚書出爲雍州刺史太祖謂晚曰卿
宋紗賜死世說
封綉圖帛吳王孫權常嘆魏罰未爽軍旅之際思得善
畫者便圖作山川地形庶賜之象趙大人曰丹青之巧
甚易歌臧不可爲久實妾能刺綉作列國圖於六尺之
上寫以五嶽河海城邑行陳之形進於吳王時人加之

刺繡織錦豪那能刺繡恒女無不能者裘邑織錦恒
無不巧者因見而手拙也 繡
富者綺繡古賤人老老而後衣絲其餘則麻枲而已 論衡

命曰布衣今富者綺繡羅紈蒼頡篇 紈素繒也
繡師刺繡之師能經帷裳紡績之工不能織錦儒生能
為文吏文吏不能為儒生也文吏一旦在位則辭兒利 論衡

劾一歲典職則田宅併集 論衡
綠帛布色繡之未刺錦之未織綠帛何以異哉及其加
五采之功施針縷之飾則文章煥耀學士有文章其猶
綠帛布色之功 上

重繡綺明吳王死辭曰不忍見伍子胥吾死必結璧連
組以幕吾目恐其不蔽即復重羅綉三掩以為掩明生
不昭我身歹不見我形吾何言哉 吳越春秋

漸至濫惡不依尺度

戴淵往餉陳留夏馥避黨事遁迹黑山弟請載繒往餉
之於深陽縣客舍見馥頻色毀不復識聞其聲乃覺之

持繒挽下李催等大戰弘農百官士卒死者不可勝數
童承容招白波帥李岳等率衆來攻催等大破之乘
輿乃得進承使潛過曰先其身為應帝步出營臨河岸
高不得下時中官伏德扶中宮以手持十疋繒乃取德
紛連續挽而下餘人爭閣岸側或自投死亡

貢綿絹漆蜜黃蠟 綿絹絇中
趣絹後魏書曰四民月令曰八月清風戒寒趣納縑
晉故事凡民丁課田夫五十畝收租四斛絹三疋綿三
斤凡屬諸侯皆減租穀畝一斛計所減以增諸侯絹尸
皆輸入官自如舊制晉令其趙郡中山常山國輸綿當
絹者及餘處常輸疎布當綿絹者繳一疋當絹六丈疎
布一疋當絹一疋絹一疋當綿二斤精制人間所織絹
布等皆幅廣二尺二寸長四十尺為一端今任服後乃

可不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習與性成一斗如廉士君子者是矣盜大驚自投于地寔徐譬之曰視君狀貌似惡人然當由貧困今遺絹二疋自是縣不復偷竊上

韓絹恣取歸來入門時家見在絹布三千餘疋及永嘉之亂寄主翟湯字道淵潯陽人太守千寶遣船餉之勅

器物皆令婢使韓出著庭中恣其所取由是競取賊

物不暇復見殺孔舒元在廙記

太傅負物王尼見太傅越曰公負尼物越三分初不識此

事尼曰昔趙人失布謂令尹盜者以令尹執政不能兼

禮率法至使盜賊公行則是與自盜無異也尼舍貧賊

軍寇掠暑公為宰輔未能禁賊令尼窮困是亦明公負

物也越意解大笑與尼絹五十疋王隱晉書

為道路翳胡威少有志尚厲操清白父質為荊州刺史

京都省之家資無車馬童僕威自駈驢單行拜見父停

郡數日告歸臨辭質賜其絹一疋為道路糧威跪

曰大人清高不審於何得此絹質曰是吾俸祿之餘隨

所為汝糧耳晉陽秋

綃以戲君柘溫入蜀聞有彗星者夜執其手於星下祠

國祚倫短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決無襲五

十年外不論耳溫不悅迭綃一疋錢五十與之足謂

為峯盲鑿齒曰今受盲自栽乞命為標揭指南

門題綃令僕自鬻乞錢以買棺故知之耳幽

誌雅郭翽子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綃以酬

用故歸其家齊書

綃緜牛角豫章王嶷拜陵還過延陵季子廟觀沸井有

水牛突部伍直兵執牛推問疑不許取綃一疋撫牛

用放歸其家齊書

多蕭赤斧遷給事中太子詹事卒於家貧無絹
懷瑾無連吉士瞻少時嘗於南蠻國中櫛塿無磚霧露
為所悔及平魯休烈軍得絹三萬疋乃作百牀其
外並與軍士不以入室 梁書
受絹左遷劉孝綽為吏部郎並受人絹一疋為餉者所
訟左遷信威臨賀王長史 上
登舟無衣任昉為義興太守及被代登舟止有絹七疋
米五石至都無衣鎮軍將軍沈約遣裙衫迎之 上
作曲賜絹賈秘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
才意新板有足加異昔郗鄧攀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
實為勤善可賜絹十疋 梁書
既絹為業周石珎建康之屠肆隸也世以販絹為業 上
直綰簿下傳昭為臨海太守縣令嘗餉粟賓絹千簿下
昭笑而還之 上
納絹二疋粟遷為北扉梁秦二州刺史後開創屯田數
千頃倉廩盈實省息邊運人吏獲安乃相率餉絹千餘
疋遷從曰汝等不應耳吾又可逆汝納其二疋而已 上
傷腰橫御李崇在官和厚明於決斷然性在財貨賤肆
聚斂上令王公以下從者百餘人皆令任負布絹以
賜之多者過五百疋少者百餘唯長樂公爾手俱滿餘無所頒上異
疋而出亦不異衆而當世稱其廉儉 北史

終得一斗米而天下帖然百姓知陛下甚憂憐故
自安皆無怨讟自五六年來頻歲豐稔一疋絹得粟十
餘石而百姓皆以為陛下不憂憐之成有怨言又公所
營為樂頗多不急之務故也 唐書
餽絹陋罪太宗初即位風聞諸郡案典受賂乃遣左右
試以財物遺之有司聞令史受餽絹一疋上將殺之裴矩
進諫曰此人受賂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人則刑
極法所謂陷人其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善之 上
嫁女設逝高宗朝詔自今以後天下嫁女受財三品以
上之家不得過絹三百疋四品不過二百疋六品七品
不得過百疋皆充所嫁女之資裝等用其夫家不得受

陪門之財 上
賜絹表彥 大宗太和六年賜故衛國公李靖五代孫前
鳳翔司錄恭軍參另絹二百疋衣物一十三
祖太宗書詔及官告衣物等 上
爾然委頓 賜宰相李愚絹百疋錢百緡銅鍮器物一十三
件時愚病上令中使宣問愚所居窄濕庭宇蕭然四壁卧榻
豈而已中使具言其事上曰卿宰相月俸錢幾何而委
頓如此故有是賜 唐史
臧絹還主 惠帝於鄴與成都王戰王師敗績王還洛陽出城合卒上下
無持資食之調道中有馳白絹一疋絞不肯受後騎以為粮至洛猶志膺以有臧絹倍還羊主 四五 史記上

剪斷復連 永嘉中有天竺胡人能取絹與人各執一頭
剪斯還乙而取兩段合持之則復連綿可綰聚焉故
雜事 神
翻裙賺錦 清河崔基寓居清州朱氏女姿容絕倫崔傾
懷招贅納女為妻後三更中忽聞扣門外崔披衣出迎
女兩次嗚咽云適得暴疾喪七情愛永奪悲不自勝女
妹懷中抽兩疋絹與崔曰近自織此絹欲為君作裾衫
未得裁縫今以贈雖崔以錦八尺荅之女取錦由以此
絕矣言畢語然而戚至旦告其家女父曰女昨夜忘絮
心痛夜七崔曰君家絹帛無零失耶荅云此女攜之餘
兩疋絹在箱中女七之始婦出絹欲裁為送終衣轉眄

就車乞一尺婦云寧可使無視也范笑而受之使其兄遺縑百匹

織縑不受張湛少大志節嘗早寡之後逢一女子求與永為妻云能織縑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之曰我天之織女也帝哀孝使我共償耳因遂不見

富不易價趙柔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蜀之市有人從柔買素縑二十疋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縉紳之流聞而敬服

善政賜縑陸馥為相州刺史發奸摘伏事無不睹百姓以為神明無敢切盜老在州七年家至貧約倣為散騎常侍百姓乞留馥千餘人献文不許謂群臣曰馥之善政卿古人何以加之賜縑五百疋

奉縑千餘季元忠去任歸家魚出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我還經南趙郡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年以食遺奴為通曰若逢賊便遺李元忠遺如言賊皆舍避

鬼着縑巾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忽見一鬼着縑巾次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也

纖

纖并絲總也 文纖細也

纖絲細緻也 染五色細

且微不漏水也 各

縑

縑不受張湛少大志節嘗早寡之後逢一女子求與永為妻云能織縑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之曰我天之織女也帝哀孝使我共償耳因遂不見

富不易價趙柔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蜀之市有人從柔買素縑二十疋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縉紳之流聞而敬服

善政賜縑陸馥為相州刺史發奸摘伏事無不睹百姓乞留馥千餘人献文不許謂群臣曰馥之善政卿古人何以加之賜縑五百疋

奉縑千餘季元忠去任歸家魚出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我還經南趙郡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年以食遺奴為通曰若逢賊便遺李元忠遺如言賊皆舍避

鬼着縑巾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忽見一鬼着縑巾次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也

繒

繒并絲總也 文繒綵也

繒綵細緻也 染五色細

且微不漏水也 各

縑

縑不受張湛少大志節嘗早寡之後逢一女子求與永為妻云能織縑一旬三百疋債足女辭之曰我天之織女也帝哀孝使我共償耳因遂不見

富不易價趙柔有人遺柔錢數百枚者柔與子善明蜀之市有人從柔買素縑二十疋有商人知賤與柔三十疋善明欲取之曰與人交易一言便定豈可以利動心遂與之縉紳之流聞而敬服

善政賜縑陸馥為相州刺史發奸摘伏事無不睹百姓乞留馥千餘人献文不許謂群臣曰馥之善政卿古人何以加之賜縑五百疋

奉縑千餘季元忠去任歸家魚出孝莊時盜賊蠭起清河有五百人西我還經南趙郡千餘疋元忠唯受一疋殺五年以食遺奴為通曰若逢賊便遺李元忠遺如言賊皆舍避

鬼着縑巾吳先主病遣人於門觀不祥巫忽見一鬼着縑巾次是大臣將相其夜先主夢見魯肅來入衣巾如之也

羅

文頗羅文羅跋也縩徒也金可以攗物也羅文 朗陵陳耀文暎伯甫纂

織羅周成王五年因祇園獻女工一人善於工巧體貌輕柔被織羅雜繡之衣拾遺記

金簡黃庭為不死之道受者先齋九日然後受之結盟立誓期以勿洩古者盟以玄雲之錦九十疋金簡玄文羅四十疋黃庭內景經

羅鼓荊軻左手把秦王袖右手椎其胸秦王曰今日之事從子計耳乞聽琴聲而死召婦人鼓琴琴曰羅鼓羅衣可裂而絕八尺屏風可超而越塵盧之劒可負而伏秦王乃詹地而起遂殺軻戰國策

滿地帝以七月七日掃除宮掖之內設大床於殿上以紫羅薦地燔百和香燃九微燈以待西王母漢武帝內傳

蝶蛺羅漢武時西域獻蝶蛺羅日本國貢麒麟錦金花蝶蛺羅

眩人服目

紫羅面衣趙飛燕為皇后女弟在昭陽宮趙合德曰今日嘉辰貴姊懽膚洪冊上禮三十條以陳鴻羅之心金花紫羅面衣織成襦羅帷羅幌羅帳羅 西京雜記

三代服馮房父子兄弟三代為侍中流帶青紫羅綺

綺

文綸薛綜注黃綺謂文綸也 說文

經緯縱橫綺歌也其文歌那不順經緯之縱橫也有杯文形似杯也有長命其絲色相間皆橫也橫言長命者服之使人命長本造者之意也有棋文者方文如棋也 釋名

織綃班伯侍講金華殿在織綃統之間非其好也 漢書

紵飛鸞為皇后朝望見及以為綺后 列女傳

綺龍為綺馬后袍極龍鸞諸王朝望見及以為綺后 此總染色好故宜用之 漢紀

高云綺洛中名服有白石綺識者乙之

士 余無虎賁中郎將董卓散騎之省理蜱兒縠
綾之士此馬遊處典誥法
縹湘綺為下裳紫綺為上
綾

文以氷綾綾者其文望之似氷綾之理也
散花綾霍光妻傳其法霍顯召入其家使作之一疋直錢二萬
又與綠綾七百端直錢百萬
縹綾半袖楊皇字儀山為城門校尉常見明帝着帽被
縹綾半袖皇問帝曰此於禮何法服也帝默然
綾
澤綾詔臨邑使主芭椰所貢物多絳綾是其所珍可著
量增賜 晉咸康起居注
白綾袍 帝改服着白綾帽 晉修復山陵故事
詰綾還制 辛穆字叔宗舉茂才東雍別駕初父在
下邳與彭城陳敬文友善敬文弟敬武為沙門從師遠
學經久不還敬文病臨卒以雜綾二十疋託穆與敬武
移久不得見經二十年始於洛陽見敬武以物還之封
題如故世稱廉信 後魏書
醒綠綾 長慶中浙西觀察使李
詔更令織定羅綠祖段及可
至海經十年而得還此石命
天馬拘豹盤條文彩珠奇
只合聖朝

之馬融博洽通儒教養諸生千數
紗 帷 帳 後生徒列女樂東觀漢記
紗 帳 幕 武帝始泰九年帝多爾良家子女以充內職
紗 大者以絳紗繫前
紗縠不宜縠克字子尼體狹莫施媒媞高平劉整
舊才白衣居家車服奢麗詣人口紗縠吾之常服耳遇
蔡子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別傳
絳帳受業符堅以太常逢母宋傳其父業剧官音義
乃就宋家立講書堂書生
紗 王儉孺幼含其母熟自人隔絳紗帳而受業焉秦記
紗 卓衣游明根以年踰
紗 卓衣書傳為太常寺少卿出視巡省仍令考校
白紬為別衣書傳為刺史別後送白紬為別信
官人得失經宛州時邢劭為
紗 帳幕隔障琅邪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
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
入陳謝悲不自勝帝言別殷懃勞仍為流涕賜青紗單衣
委貌冠被褐錦袍等物
紗 帳幕隔障琅邪王儼字威仁武成第三子拜京畿大都
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初從北宮出將
上中丞九宗幾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
鹵簿莫不畢帝與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素紗步
障觀之北齊
紗 帳幕隔障盂處聰妻元氏甚聰悟常升高坐講老
道度從弟元明隔紗帷以聽焉北史
服黃紗衣太宗幸蒲州刮史趙元楷課文老服黃紗
衣迎謁道左唐書

紗 紬大絲繒也爾雅紬引絲端紬緒也又謂之繭
紬 紬也掛於杖端振擊之也釋名
白紬為別衣書傳為太常寺少卿出視巡省仍令考校
人所慎頹體此心不貽厚貢劭亦欣然頓解報書云老
夫忽忽意不及此敢承來旨吾無間然弟音為清卿今
日復作清卿矣大史

布

帶斷以絢諸侯攻偏陽主人懸布魯孟氏之臣秦堇父
絰之及葬而絕之隧則又懸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
焉乃退帶其斷布以絢於帶本三日衰
幅利齊子尾曰富人之所惡也何獨弗欲對曰且夫富
如布帛之有幅焉幅之制廣以端也夫民生用
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黷媛謂之幅利禮記

敢取不敢貪多所謂廉也 卷二 十八

布之貴賤由君閉糴得道之人使人以幣易而糴之守者田布之布敝而飯牛使者致幣頗閉對門之聽緜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復來求布不得其故得息徵人有夫妻舂而祝曰使我無故得百束息其夫曰何心也妻曰孟子將取妾 孟子

布盡無幣齊國好尚布息布盡於市交易布十餘疋用纏其衣冠公患之以告管仲曰布息則無以為幣材木盡則無以為守備而人爭棄之不休柰何管仲對曰凡人之有鴈也非君之則利之也於是乃下令曰棺槨過度者

衣細布墨子曰古有無文者焉是也土階三等衣蔽糲布啜土形飯土塯以此時論殺無所用務在完堅 墨子

細布當此時論殺無所用務在完堅 墨子

之布如今之朝霞布 氾論訓

雲霞布周成王六年燃江之國貢獻使者衣雲霞

母亡布八尋言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中之物妾子柴而點之今尹獨何罪焉是為過也王曰善令吏償母之布 列女傳

入王宮盜者令尹盜之王曰令尹在上寇盜在下令

尹不知有何罪焉母曰昔日妾子為郢大夫人盜王宮

海西布大秦國在安息條支西出細布有織成細木言

用水羊毳名曰海西布 後漢書

諸節 延皇 隆為 敞 太常 墩 敞 如

羊明 布一疋隆禁止之所省復不警上
遺事 布法王我性慳從子將婚道一單布衣婚家
之 史
練布中衣蘇峻平後帑藏空竭庫中唯練數千端鬻之
不售帑取用不給通患之乃與朝賢俱制練布單衣於
是人士翕然競服之練遂貴乃今王者出賣端至一
金上

定布責梨王玄謨伐魏為前鋒好營貨利一疋布責人
八百梨以此倍失人心 朱書
焚筒中布蕭惠為郢州刺史境內大寧時有淮筒中布
者恢以奇貨異服即命焚之於是百姓知德 梁書
遂南布姚察自是居顯要一不交通嘗有私門生不敢厚
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謂曰吾所衣著止是麻布
蒲練此物於吾無用既欲相接歎卒不領兩此人遽讓
察驪色驟出自是莫敢饋遺 陳書

賜布令貧家該字宣孔為右長史大杜為群僚以該性
貪故賜布百餘疋令負而歸重不能制乃至慢頓以愧
辱之 晉書
勿積金帛楊椿歸老臨行試子孫曰國家初丈夫好服
綵色吾雖不記上谷時事然記洛河頒時服飾二
翁著布衣常帶常自約勒諸父曰汝等後世若有
今日慎勿積金一斤綵帛百疋已上

綿葛仡布楊大眼為荊州刺史常縛葛為人衣以布
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
敝也
盜布首官齊鄭述祖為光州刺史有人入市盜布其父
怒曰何忍欺人君執之以
盜北史
出布資征貞觀十八年命將征東安州人彭通請出布
五千段以資征人上善之比漢之卜式拜宣義郎 唐書
妻織播機公儀休相魯其妻織布休曰汝豈與世人爭
利哉遂燔其機 揮麈
紡花為布吉光比有山 元中記
長中記 張華
遠南木為布大業七年十二月朱寬俘留仇國獲男女口
千餘人并雜物產與中國多不同緝木皮為布甚細而
幅闊三尺二寸亦有細班布林邑國出古貝古貝者樹名也其華盛時如鵝毳
抽其緒紡之以作布布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為
班布 南史
扶桑布東夷扶桑國其土多扶桑木故以為名扶桑為
樹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如梨而赤績其皮為布以為
衣亦以為錦上
暴布戎人見暴布著而
和示之怒曰孰之壞
也可以為之莽莽也

…為山者勿竢積…
…牛簡桓王列字…
咸競為奢時國中有…
迷惑從今以後將改過子既已見宥幸無使王烈聞之
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先賢行狀
遺布不受王我為侍中南郡太守劉厚遺我簡中布五
十端我不受而厚報其書識者以為識世祖惠之為發
諮議乃息竹林七賢論
擇布無麤者沈珩弟埈字敬心有器雨性倫雅溫使蜀
辭峻峻入內良久出語溫曰向擇一端布欲以送婦而
無麤者溫嘉其能顧非吳中記
市布作帷曹植表曰欲遣人到鄴市上賣布五十疋作
車上小帳帷謂者不聽

火浣布

西域獻青龍三年西域重譯獻火浣布詔大將軍大尉
臨試示百僚魏志
火鼠毛曰南北景縣有火鼠取毛為布燒之而積名
火浣布三秦記
[illegible]州南海諸漢國東千餘里至內然大洲其上有樹生
大中州左近人到取其皮紡績作布不加手巾與舊無異而色微青若小垢濤則投火中復出稍鑿或作杜甫之不知盡南史
火浣布周穆王六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劒火浣布
其劒長尺有咫練鋼赤刃用之切玉如泥鳥火浣之即
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
疑平雪也列子
單衣會賓客行酒公卿朝臣前佯爭酒失杯而行之傷
汚解衣而燒之布得火煥然而燋如燒凡布垢盡
火滅粲然潔白如水濯之傅子
蕭丘生火海中蕭丘有白生火常以春起而秋滅五方
十里當火起滿洲上上純生一種木正著此木雖為火
所燒而不糜但小燋黑不或得為薪者火之俱如常薪
未中記
但不成灰炊熟烈以水灌滅之後更用如此不窮爲
入取此木葉績以為布其木皮赤刺以灰煮治以為布
但麤不及葦俱可以火浣又有白鼠毛長三寸許亦居
北州上空木中入火中不燒物也其毛又可績以為布
故火浣有三種
火鼠布南荒之外有火山長四十里廣五十里其中皆
生不盡之木晝夜火燒得暴風下猛而不滅火中有鼠
重百斤毛長二尺餘細如絲可以作布恒居火中色洞
赤時時出外而色白如冰逐而沃之即死織以為布
異神異經
[illegible]火晉太康中有羽山之民獻火浣布

人疑其有文無富文帝以為火性酷烈無含育之氣善之典論明其不然之事絕智者之聽及明帝立誥三公曰先帝嘗著典論不朽之格言今其刊石於廟門之外及太學與石經並以為永示後世至此西域使至始獻火浣布焉於是刊載此論而天下笑之臣松之昔從征西洛陽歷觀舊物見與論石在大學者尚存而廟外碑之間諸長老云晉初受禪即用魏廟移此石於太學非兩處立也竊謂此言為然

木鼠有高人賣火浣布為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在李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一具俱不及所作一是積鼠毛所作以詰商人果如李公所言

問之曰公曰木堅毛柔是可別也以陽燧夾山陰柘木置之皮吹嘗試之果驗

火洲斯調國有火洲在南海中其土赤而炎熱人皆穴居晝入地中夜乃穿出而食家云魚鼈蟲蛇入口即焦爛今投縑也宇異經山木知歲是物也

秋冬自死水生於其中而不消也故皮更滑秋冬火死則皆枯瘁其俗常以冬採其毛以為布色小青黑者

塵垢汙之便投着火中則更鮮明也

黃草布 湖州有黃草布出各縣極細者與葛無異

海中布 大秦國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中布作毯氈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

白疊 高昌國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繭為白疊布非此山草木之皮枲則其

馬馱之毛也漢世西域舊獻此布中間久絕至魏初時

又自越細布出

木棉有蠻人賣火浣布為三端帝以雜布積之令杰公以他事至於市所在李公遥識曰此火浣布也一具俱不及所作以詰商人果如李公所言

三[illegible]製將以送之大夫豹曰吳雖大國也亦不壞[illegible]
之首則亦敬矣又何禮焉文子不聽遂致之 孔說
[illegible]紵[illegible]紵[illegible]戴法興會稽山陰人家貧父碩子以販紵為
業 宋書

紵綌

[illegible]細曷[illegible]紵細葛也綌粗葛也綸之細也說文
[illegible]夏給善卷曰子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給[illegible]稍康高士傳
[illegible]賜綌[illegible]克見舜於宮設饗禮送為賓主南面問政然後賜
以絺表綌[illegible]綌表葛[illegible]綌宮室封之於虞[illegible]年五紀
[illegible]抽絺以授孔子南遊楚至阿谷有處女佩黃而浣孔子
[illegible]曰彼婦人可與言矣抽絺綌五兩以授子貢曰善為之
[illegible]以觀其語子貢曰吾北鄙之人也將南適楚於此有
[illegible]置之水浦婦人對曰客之行差遲乘
人久分其資財棄之野鄙吾年甘少何敢取之子不早
去鄙有狂夫守之若[illegible]者矣[illegible]列傳
[illegible]全音[illegible]江都王建謀反與閩越通越遣建荃[illegible]書
[illegible]綸也[illegible]玦純字伯山舉宗族賓客二千人皆綸[illegible]巾
上於黃上大悅東觀太守嚴病遣功曹史李襲奉章[illegible]
[illegible]葛綸馬嚴為陳留太守嚴病遣功曹史李襲奉章[illegible]
上親召見襲問疾病形狀以黃金葛綸賜嚴上
[illegible]頭白[illegible]黃香為郎召詣安福殿賜錢三萬
[illegible]上

[illegible]求細葛[illegible]魏文帝遣使於吳求細葛君臣以為非禮絕
與孫權勅付使[illegible]江表傳
[illegible]冬月著葛[illegible]任昉卒後子西基冬月著葛被練[illegible]梁
原劉孝標法然矜之謂曰我當為卿作計[illegible]梁書
[illegible]賜綸綌[illegible]賀蘭祥堪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欽其節儉乃
以竹屏風綸綌之屬及經史賜之祥雖造其意取而付
諸所司太祖後問之並以賜祥[illegible]後周書
冬初衣葛衾[illegible]衾被[illegible]衾少警悟年十餘歲其父嘗至門時冬初
見尚衣葛衫客戲元曰表郎子綸兮婆其以風乎元
應聲答曰唯綸與綌服之無斁以是大見嗟賞[illegible]隋書

綿

[illegible]說文曰綿絮編也
[illegible]按綿[illegible]楚子伐蕭蕭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王巡三軍
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illegible]挾纊下
[illegible]綿絮漬酒[illegible]徐稚不就諸公之辟及人喪者嵩里赴吊嘗
於家預失鵝一隻以一兩綿絮漬酒中曝乾至門以綿
絮致水中俟有酒氣以鵝置前祭畢使去[illegible]謝承後
[illegible]綿以綿纏[illegible]張奐遺命曰吾前後仕進十牒銀艾不能和
光同塵為邪說所忌遭寒合也始終常也但地下冥冥
[illegible]綿[illegible]晉舞曲晚期而復遲以綿纏半以釘容為不喜理冬却有
[illegible]綿[illegible]朝頑久丁憂[illegible]康幅巾而已[illegible]後書
[illegible]綿女馬上[illegible]吳有為曹公所攻甚急乃求救於孫策策先

來行旅布恐褁為女不還故不覺救也即以綿
遺之上夜自送女女與衛
通約為城 英雄記
褁袁紹圍瓚常數日不朝或問其故云當有婦女著
黃衣來問必曰是鬼物不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
止戶外縣問何以曰公有相殺意縣曰無此勤勤
乃入縣有不忍心然猶斬之傷婢婦人即出以新綿拭
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至一大塚木中有好婦人形體
如生人有白練帊綿帛當傷一脚以兩當中綿拭血
衣並無窠朱百年隱居山陰家室素貧母以冬月七衣
並無絮且比不衣綿布嘗寒時就孔凱宿衣悉裹布臥
天中記 卷五十 十七
酒醉眠臥以卧具覆之百年不覺引卧具去體謂凱曰
綿定奇溫因流涕悲慟凱亦為之感傷 宋書
不眠綿 魏阮孝緒年十六父喪不服綿纊雖蔬食有味
亦吐之 晉書
蒙具謝禹就人乞來云畏寒卷曰君妄語正欲以為
具耳若風寒無復盛綿者以三十斤綿與謝 晉書 井
建安綿 郭原文孝行既著雖陽許瑤之罷建安郡
家以綿一斤遺之不受瑤之乃自往曰今過寒
綿好以此奉尊上下耳原平乃拜而受之也 宋
房子綿 房子城西出白上細滑可如膏用灌綿
曜異於 常綿世俗言房子之類也 郡亦類蜀郡

江海志 晉王恭以綿以充御府 郡舊傳 水經注
虞預代 潘岳子鴛幼 後母所苦冬月以蘆花絮之
以代綿其父後知之欲出後母寒跪曰母在一子單
去三子寒父遂止 孝子傳
殺面 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言以至於此死者
知則已死者有知何面目見子胥也遂蒙綿覆面而
列異傳 越絕
辟統 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世世以洴澼絖為事客
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洴澼絖不過
數金今一朝鬻其百金請與之 莊子
天中記 卷五十 十八
月榮提 帝人有上書告周勃反下廷尉薄太后以為無
久事文帝朝太后以冒榮提文帝曰絳侯綰皇帝璽將
兵于北軍不以此時反今居一小縣顧欲反耶帝乃出
之 史記

野蚕 漢光武建武二年野蚕成繭民收其絮 前馬融 續漢書
師衣 顧悌字子通父亡孫權為作布衣一襲皆麤
遣其家人寶物贈雜綿絮 續晉陽秋
綿著之強令悌釋服 晉書
素麤 故絮王教害周顗籍其家政見素麤數枚中有
絮也 晉中興書

嗣孔絮寒佛圖澄腹傍有一孔常以絮塞之每夜講
則拔絮孔中出光照于一室晉書
布衣絮絳頹峻丁父憂起為丹陽尹道中書令賀
明抱峻登車載之郡舍陽以布衣一襲絮以代遷主
衣就衣諸體宋書
絮絮躬學江華補國子生王融謝朓嘗行還潛傳華時
大寒見華弊絮車衣而貌學不倦嗟嘆久之晉書
木綿為絮蠻夷不蚕採木綿為絮梁州記
房子好綿房子好綿地產不為無珠也扈子
被絮通心皇甫規與馬融書曰與被絮一雙以通微心
着絮襚中王文度在西州與林法師講竊孫諸人並作
天中記卷
坐林公理每欲小屈孫興公曰法師今日似着莫絮在
荊棘中觸地掛閡世說
十九

以歷山之金贖賣子者江陽之珠天下一美上有丹沙
下有黃金上有慈石下有銅金上有陵石下有鉛錫上
有赭下有鉄苞盧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戟楚有汝漢之黃金
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戟楚有汝漢之黃金
鳴山少昊主西方一號金天氏亦金寫氏時金鳴於
山銀湧於地或如龜蛇之類尔似人鬼之形拾遺記
封堅舜為天子東巡臨觀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圖
以黃玉為柙黃金繩封兩端章曰黃帝符璽也太平御覽
鴻鵠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
物而為之備使民知神姦
金明夏華殷謂湯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
天中記卷
中有山一曰岱輿二曰方壺三曰員嶠四曰瀛洲五曰
蓬萊其上高觀皆金闕列子
崑崙山北墓老子與伊喜登崑崙上金墓玉樓七寶宮殿
書夜光明乃大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床
金基黃公為殷黃金之基儻能舉之賞千金
取不見人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之市適鬻金者之
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
金何故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在
晏子金齊晏子娶吳王女築城於吳吉州西北二
十里後耕者每得黃金狀如四角菱中有齊字名晏子
城鄉名晏子鄉
以壓物金禁也氣剛毅能禁制物也有
土中形誤大
金起汝漢至起於禹氏山金起於汝濆味起於赤野沈
貨相去之七十里湯以杜山之金以贖罪之責子者
又其地曰晏子城鄉名晏子鄉

虹 白色孔子脩素秋製孝經既成孔子齋戒向北斗
星辰而拜告備於天乃有赤虹見自上而下化黃金
有刻文孔子受而跪讀之 述異記 神
徙木予金衛鞅入秦孝公以鞅為左庶長定變法令
反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民有能徙置北門者
予五十金有一人徙之輒予五十金以明不欺 史記
抵罪 太子與荊軻之燕當歸池而親刺捨毛投鳥太子
秦金先軫用焉 韓策 復遣軫曰非為太子愛金也但疑嘉
也 燕丹子
千金不取秦國趙卑韓魏使將軍新垣衍之卑都令趙
尊秦為帝魯連子說曜之秦軍退平原君以千金為先
生壽矢曰若即有取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 魯連子
惡金 呂不韋乃使其客人人著所之曜品氏姜歃布咸
陽市門懸千金其上有能增減一字者予千金 史記
賜金封印 項羽以咮平為信武君擊殷而還拜平為都
尉賜金三十鎰居無何漢攻下殷項王怒誅定殷者
平懼迺封其金與印使歸 漢紀
與金以間 漢王與陳平金四萬斤以間楚君臣 楚漢
其出入也 上
賜金陳鄧 吳楚反景帝以竇嬰為大將軍賜金千斤所
陳之廊廡下軍吏過輒令財取為用金無入家者
賜金千鎰 文帝初五以時陳平為丞相位第二賜

十斤金 上

帝藏盜金扶風人士孫奮居富而性悋與異認奮為其守臧婢云盜紫金千斤 續漢書

陳金夜遺楊震為東萊太守道經昌邑初震為茂才王密懷金十斤以遺震曰故人知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出

金如粟張奐遷安定屬國都尉羌豪帥感奐思德上馬二十疋先零羌酋長遺金環八枚奐受之而召主簿於諸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厩使金如粟不以入懷悉以金馬還之 上

金穴郭況遷為大鴻臚上數幸其第賞賜金帛京師號況家為金穴言其富貴 東觀記

貲金不收豫章張武字仲節為孝廉奉貲金五廣陵還泰 東觀後

鑄黃金蛇永昌太守鑄黃金蛇高發其事 續漢書

雀銜照社中興初有鷹媪者生四子和募見神光照社中有雀銜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宦學並有才名至陽七代 後漢書

數袖受金田豫為并州胡客懷金三十斤曰以北上 後漢書

張袖受之忘其厚意胡去之後皆悉付外具狀 後漢書

詔賜之 晉魏繆開懷以納戎金卿舉袖以受狄金 晉書

其嘉馬瑙 魏志

石碑生金繁昌縣授禪石碑中生金人盜鑿取賣已復生此江東之瑞也 王隱晉書

銅生金中咸寧三年起居注載燉煌郡言白銅生金中百陶不消可以切玉 上

金鈴生清河王覃初為清河世子所佩金鈴紱生隱起如麻粟者祖母陳大妃以為不祥毀而賣之占者以金是晉行大興之祥覃為皇胤是其瑞也毀而賣之象豈見廢不終之驗也 晉書

臨赤光廬江太守路永表言於敬城北見水岸邊紫赤光得金一枚文如印函 晉永和起居注

求官袖金房回為吏部尚書有人求官袖中將一餅金因請求關出金示之曰人無知者房回曰卿自應官無假此物若必見與不得不相啓此人大懼收金而去房回叙其事而不言其名時人莫之知也 宋書

陽禹南海扶南國王諸農死子旃立陽遣物在孚其母憂生兒有人以金屬籍之其兒長大謂金家曰 晉

為陽禹中國云紫磨者因以為名 永初二年

為林邑王 宋

白持金還齊武帝嘗至劉俊宅盡卧覺俊自捧金澆
受四升以沃盥因以與帝 宋書
金車金人一金車王者至孝則出金人一金車王者有盛德則海
於後池林邑有金山金汁流於浦 齊書
鑄金為龍梁武帝於襄陽起兵蕭頴胄以荆州應焉時
長沙寺僧鑄黄金為龍數千兩埋土中歷相傳付稱為
下方黄鉄頴胄因取此龍以充軍實 上
何食廬陵王績之子應不惠王薨至康內閑珎物見金
鉶問左右曰此可食不答曰不可應曰既不可食並燒
乞汝梁書
江金夜飛林邑國有山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
大中記 南史 上卷 三十五
狀如螢火
贖帝得金甕法崇之孫彬有行業師鄉黨稱善嘗以一
束芧就州長沙寺庫質錢後贖芧席道人大驚云近有人以
金以手巾裹之彬得送還於芧中得五兩
此金質錢時有事不得來而失贖越乃能見還報以金
半仰酔往復十餘彬堅然不受謂曰五月披羊裘而負
薪豈拾遺金者耶卒還金梁武帝布衣時聞之及踐祚
以西昌侯藻為益州刺史乃以彬為府錄事參將帶郪
縣令將行同列五人帝誡以廉慎至彬獨曰卿昔有金
金之美故不復以此言相勵由此名德益彰 上
勲而罷 上
黄金殿前貨閣城周匝七十里國王有黄金殿
脩七頭高二尺 上

求請故子以金實授之終不取强付輒擲之地後
青州刺史王簿徐乾富而暴橫歷政不能禁幼廉物渾
因其有犯收繫之乾富通疏奉黃金百挺奴婢二十人
幼廉不受遂殺之北史
金精盤上賜王公已下射王素箭為第一上手以外國
所獻金精盤價直鉅萬以賜之隋書
御府金賸太宗謂侍臣曰水旱不調皆為人君失德朕
德不修天當責朕百姓何罪而尚多窮困聞有鬻男女
者朕甚愍焉於是遣御史大夫杜淹巡閱內諸州出御
府金寶贖還父母唐書

受埋幕下開元中杜暹為監察御史往西蕃入青
金以遺暹因辭不受左右以不可失藩人之情暹受而
埋於幕下既出境乃移牒令收取之上
金坑澗國德宗詔曰朕開王者不貴遠物所寶惟賢故
戎設柔禹卑宮室光武捨去寶劍順帝封還火
仰企前王思齊太素兗州所奏金坑誠為澗國語人於
利非朕素懷方不以貪為寶恥德是寶豈尚茲難得之
貨生其可欲之心耶其令所在人採所宜不得占上御
金沙為貢元元年四月詔王異年尋與其舊約定
計遣使趙莫羅貢田南安使凡三輩致書於若
生金丹沙為贄三分前皐所與半尋書各持其一

金以輸句 意堅如金也丹沙示其赤心耳上
乃賜羊五 唐書上
而金擲袖常執誼時為翰林學士受賕為人求科第夏
卿不肯執誼乃探懷出金以內夏卿袖夏卿驚曰吾與
君輩先人德致名位幸各以達豈可如此自毀壞擺袖
而去執誼大慙上
金謝除制路隨為翰林學士及奠金紫有以金帛謝除
制者必辭之曰吾以公事特私賄終無所納上
人言善我魯丹三說中山之君而不受也因散五十金
事其左右復見來語而君與之食魯丹出不及舍遂去
中山其御曰君乃始善我何故去之魯丹曰夫以人言
善我必以人言罪我未出境而公子惡之曰為趙來間

法而畏上張謹相韓病將死公乘無正懷三十金而問
之其疾居一月公自謂猶論君子死將誰使代子若
曰無正法而畏上雖然不去食我之得民也張謹死
因相公乘無正上
資金出希荊王弟在秦秦不出也中尉之士曰賢臣百
金臣能出之因載百金之晉見叔向曰荊王弟在秦秦
不出也請以百金委之叔向受金而見平公曰可以城
壺丘矣平公曰何以對曰荊王弟在秦秦不出是

惡也又不取禁我城壺丘若禁之我曰為我出荊亟
君不誠也彼如出之可以得禁彼不出是卒惡也不
能禁我城壺丘公曰善乃城壺丘謂秦之公曰為出荊
川二弟吾不城也秦因出之荊王大課以鍊金百鎰處
晉
假物不朽真時景帝戊將於廣陵掘一大塚棺中人面
如生兩耳及鼻孔中皆有黃金大如棗許此假物天枒
之幼也
種金平漢建信侯婁敬晚得道居好時明月山地能
金其地曰種金平今人往往得金云敬將卒召邑人啜
曰為廟祀我我有以福汝矣已而雲霞飛集而去唐宋
元明說
曆三年縣令韓儇禱雨于此應于朱雨而後雲霞其事其
異
端木辭國之法贖人臣妾於諸侯皆取金于府子貢贖
之辭不取金孔子聞之曰賜步之矣夫聖人舉事可以
移風易俗非獨適身之行也受金即為不廉則何以相
贖自今以後魯國不復贖人於諸侯
柿子金裹超之問故春陵白水之地多得金麟此裹瞻
余此中空四旁有文刻工巧裹號似干平物上嘗成如
乾柿土人謂之柿子金或曰此裴敬所為雜金最良
印子金印子金世傳淮南王安藥金上有印文
主字壽州八公山上中耕者往往得之小僻重半兩有
有大餅至七兩有二十許印

木忽語曰何不改名焉有德過曰番僧
曰君行當能送某昆明池中
得一[illegible]見得紫金送爛木干昆明池 清吳
華山正季適之為左相與李林甫不協林甫陰賊乃好
謂之曰華山生金採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
信其言他日為帝道之帝喜問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
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敢以穿治故不敢以聞
帝以林甫為愛已而潛適之懼不自安飲藥自殺
銀婦宜春郡民章乙某家以孝義聞寡客至者皆延勞
之忽一日晚有一美婦詣門求宿諸婦欣然待之夜深
而羅有一子弟心悅之暱其乳媪別止一室夜深潛

之其人身體如水生大喜命燭視之乃一銀人重可千
百斤一家驚喜然恐其變化即以炉炭然之乃真白金

訣墓金劉义持歸愈金數斤去曰此訣墓中人之金耳
不若與劉君為壽念不能止
辛銳寶曆中京兆常思玄卜佳令之術一日有居士辛
銳來謁思玄即止於舍甘
思玄嘗招術士數人會於[illegible]居士不得預長跪居士不
至溺千莚上客怒皆起銳亦告去行至歷忽不見
異之因視其溺乃紫金液奇光燦然有鮮者曰二
金精也辛者蓋西方庚辛金也而銳字允從金

方士趙歸真云飛煉水汞
可以銀語使于樂平採取熙
得水銀二斤是不挑吾人矣明日攜
書置于岩穴間俄有老人杖策而至曰山川藏寶宜因
有司而出況明主以修良為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慕
復如安明旦當從所請語訖先
山嫗豁開數大銀液金燦然
修鍊至多外人罕得其術
龍紀唐昭宗文德二年正朔
德殿東隅鬱鬱如煙令大內
留後司尋其所出得金龍
子一枚長五寸許群臣稱賀
以偃息于戈為祥瑞卿等各

請請改文德二年為龍紀元
盍博同光中莊宗遣平蜀得
埤銀埤約重三百斤一埤開
名曰馮高過荊南高季興曰
有之儲為一庫宋建隆中金
銀入京師斤稱封識如故

求永成金張永德并州人五
州初寓雎陽有書生隣居卧
就永德求汞五兩即置鼎中
生曰君當貴吾不惜此慮指
代而路帥淳化二年改
州初永德療之疾愈生一
教之成金永德憑

向德興有銀山一名鄣公山唐總章初置
饒州治場識云白鳩出銀冶畢至宋紹聖元年向
鳩雄山穴傾摧自後取無所得貢課未除范仲洛守
鄱陽于朝
宋太祖詔越王俶方遣使遺晉及
海物十瓶列庭下上曰此海物必生命啓之皆滿貯瓜
子金晉皇恐頓首謝曰臣實不知上笑曰彼謂國家事
皆由汝書生耳命普受之
翡翠屑金歐陽脩家有一玉罌形制甚古且精巧始得
之梅聖俞以為碧玉在潁州時常以示僚屬坐有兵馬
鈐轄鄧保吉者真宗朝老內臣也識之曰此寶也謂
宋中記
之翡翠寶物皆藏宜聖庫有翡翠琖一隻所以識也其
後偶以金環于罌腹從手摩之金屑紛紛而落如硯中
摩墨始知翡翠之能屑金也
黃銀年公義為并州刺史山出黃銀護之以獻詔水部
即裴則就公義禱焉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聲北史
不取陶季直早慧其祖懸宋廣州刺史祖甚愛之嘗以
四丸銀列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時年四歲獨
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皆不敢懇祖
益奇之南史
龍膏化液鰾約黏禾和果
膏南人用之能黏銀液
膏猶相傳其膏不可齋徃往犯者
則為禍耳約不之信及受代還關貯之以歸時為熱蠶
吾果於帳中露之禍乃貪利冒貨之所致也
寶山出金從吐蕃國向雪山南界至屈露多悉國
云從此緜北行可以九日有一寶山之中土石皆
金
取者即獲殃
玄奘西
殿仲文性奢多納貨賄恒充溢劉裕所敗
山玄奘西行
玄西走其珍寶玩好悉藏地中皆變為土晉書
婆羅門國有山赤色其中生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
山出山上有慈下有銀山上有薤下有金山上有薑下
有銅錫山有寶玉木傍枝皆下垂又曰白銀見為雄鷄
天竺記
汝漢起王起於禺氏山金起於汝漢珠起於赤野此寶
相去各七千里上有丹沙下有黃金上有磁石下有銅
金鳥廬山發而出金蚩尤取以為戟管子
金蚩尤取以為戟管子
金精梁簡文論云見夜如螢散者金精也
萬斤一處王莽敗省中黃金雜帛散在民間尚六十餘萬斤者一處漢書
石碑生金鄯昌縣投禪石碑中生金表送上群臣
懸金於市懸千金於市人不敢取取者分定也委一
路童子爭者分不定也

珍璋實字有作蓀振良傳見黃石取而葆祠之
兩途光儒說禹非天下兩金三日古詩曰安得天兩金
使金則如土用成王時成陽兩金今咸陽有兩而兩原秦
二十廿元年宮中兩金既而化為石漢惠帝二年宮中
兩黃雄又翁仲儒家貧力作居渭川一旦天兩金
十五於其家由是與王侯爭富今秦中有兩金翁世世
宮中
為牛海中有金輦臺內有金九玄中紀金之精為
牛
鳥飛入懷長安有張姓者畫獨處室有鳩自入止于對
床張惡之披懷祝曰鳩尒來為我禍耶止承塵為禍耶
又我懷鳩翻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一金蓋
內鳥魂寶鳥自是之後子孫昌盛
臞金收骨王忳字少林詣京師於客舍見諸生病甚因
謂忳曰臞有金十斤願以相與乞收藏骸骨未問姓
名因絕忳賣金一斤以給棺木并賢生臞下
詔使來員隗招者汝南陰陵
後宴宴曰吾死當大荒穿壙
宴有詔使來須比葬埋之亡後果大困欲賣此宅者數矣憶夫言輒止到期日
負黃金卿以此板往責
我長安鼈少翁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冀地窮
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冀賣棺衣衾以
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生不踐此處何緣尒也沉吟良久謂
夫何能妻曰夫善易而未曾為人卜使者曰
命作筮吏著而筮之卦成謂妁妻曰吾不相負金貿易
自有金乃知亡後暫窮故藏金以待太平所以不告婦
兒者不欲盡而困無已也知吾善易故書板以寄意耳
金有五百斤盛以青餅覆以銅柈理在堂屋東頭去壁
一丈入在九尺妻還掘之皆如卜焉
金墓王機老子與尹喜登崑崙上金臺玉樓七寶宮殿
畫夜光明乃天帝四王之所遊處有珠玉七寶之狀
敖婦投瀨伍子胥伐楚還漂陽瀨水上欲報自殺婦人
百金不知其家投金瀨水中而去須臾有一姥哭而來
言是女母取金而去
而去之
得金讓兄廣漢汝婦者汝敦妻也敦以所受田地奴婢
三百餘萬悉讓與兄栽留園地數十畝起舍耕作土中
得金一器敦以示妻妻曰本言讓先祖所有此獨非其
有耶敦曰固無意也但擔金送與兄嫂
貧素置舍陳留子初到覽鄉見馬旁有一人病呼曰
我長安鼈少翁聞廬江樂來遊今病不能前冀地窮
養之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死冀賣棺衣衾以
置棺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生不踐此處何緣尒也沉吟良久謂

言、得金長公扣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清明金神謂之清明（廣雅）

爍金謝曰衆口爍金俗說有美金者欲其售因取鍛燒以言言與火直故云爍金（物理論）衆人咸共詆訾言其不純賣金風俗通見真此謂衆口鑠金

能鑄黃金（漢書曰說王陽雖儒生自寒賤然好車馬衣服極爲鮮好而無金銀文繡之物及遷徙去處所載不過囊衣不蓄積財去位家居亦布衣蔬食天下服其廉而性奢欲俗傳王陽能作黃金語曰金不可作世不可度王門居官食祿雖爲鮮明車馬衣服亦能幾所何足惟之乃傳俗說理固之論匪於是矣（上）

神鷄如金（南康雩都縣沙江西出去縣三里名婆口穴狀石屋舊傳常有神鷄色如好金出此穴中翥翼回翔長鳴響徹見人輒飛入穴因號此石爲鷄石昔有人耕此山望見鷄出遊戲有一長人操彈彈之鷄遥見便飛入穴彈丸正着穴上丸徑六尺許下垂蔽穴猶有門狀不復容人又有人乘船至此從下流還縣未至此屋望一人通身黃衣指兩龍貢紙求寄載因載之黃衣人左舷船主與之食訖船遶至崖下船主乞瓜此人不與乃嚼盤上徑下崖直入石中船主初甚忿之見其姑知神異取食器視之見盤上嚙悉是黃金（搜神記）

藏金一甌（馮子猷以豪扶閤貞觀中入覲代）

隨自帖

造常滿樽（李元素爲武德令刺史李文楝橫調民積金造常滿樽以獻官屬無敢諫元素開爭文楝爲火梗坦洞穴（王銍常請籍坊以廣第舍作複坦洞穴藏錢其中）

藥金孟銑還鳳闕（會人它日至劉禮之家見賜金曰此藥金也燒之火有五色起試之驗）

置餘金棺下（李勉少貧棲客睢宋與諸生共涇旅請生疾且死出白金曰左右無知者幸君於此爲我奠餘則君自取之勉許之死奠畢置餘金棺下後其家竭勉共酹墓出金付之）

摩娑元載籍沒李輔國載陰與其謀及復結中人董秀摩娑（吳均齊諧記）

持金（孟斜火因持金數斤去云此諫墓中入耳不告與鄰居爲妻愈不能止）

劉王（劉王根南出剛金狀類紫石吳生水字石上人沒水取之可以刻玉）

鎖金象（郡北封寶定郡王積晉常等珉身鑄金象令于國門得生珉者以金珉償之朝廷畏失名將徙爲麋）

刺史

雨金（聖祐三年七月廣州雨金位正秋爲刑爲兵占）

人君多殺無辜（五行志）

雄

[illegible]

[illegible]德太子以書招之贈金四一車辭曰[illegible]

[illegible]曰公之心如山岳雖積金至斗豈能移之

[illegible]塗編成金陳允升好道無金諷有姻禮而貧金那中

少不足用阿責其下允升曰無怒吾得為之取厚藥塗其紙投火中皆成金因以足用

能化黃金劉巨容始揚州人申屠生能化黃金高駢客之為節度判官潛葬漢見巨容自言其術

[illegible]金川諸山往往有金或披沙得之麗水多金鼓[illegible]

[illegible]金示順華南詔異牟尋贈常皇黃金丹砂皇護送使

天中記 卷二十

者奏異牛尋請歸天子為唐潘輔獻金示順華丹赤心也德宗嘉之賜以詔書

二道比黃衣白衣陳尚書言其昔在鄉里好為詩俚人謂之陳舍人比樂天也性疎簡嘉賓客常有二道比一黃衣一白衣詣其家求[illegible]舍之聽事夜聞二客床上銀然有聲又之若無人秉燭視之見白衣下乃銀人也黃衣不復見家遂富 稽神錄

銀

[illegible]錄白金謂之銀其美者謂之鑢 雅

陸井安灌中舜為父母淘井將銀錢安灌中與父母

[illegible]山淘上 [illegible]嚴得金德銀山淘

[illegible]其陽多白銀少陽之山其下多赤銀 [illegible]

金[illegible]高[illegible]尋五金簡書[illegible]

化人[illegible]劉[illegible]執化人之法騰而上天暨化人之宮 列子

以金鉢絡以珠王 列子

能冀成銀弘農楊子閒上中作潛掘得玉後三年有蛇出來上落糞皆成碎銀作器賣於市得者尋以破[illegible] 異苑

銀餅貢歛故司隸校尉上黨鮑子都少時上計掾於道中遇一書生獨衍無伴卒得心痛于都下車為按摩奄忽亡不知姓名有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窮歛其銀以枕之素書着腹上哭之謂曰若子竟靈有知當令子家知于在此今奉使命不[illegible]久留遂辭而去 異記

天中記 卷二十

銀牓東門外有東明山有宮焉左右闕而立其高百丈建以五色門有銀牓以青碧鏤題曰天地長男之宮[illegible]南方有閻明山有宮焉有銀牓題曰天地中女之宮 記

好黃白事期門即程傔好黃白事娶妻得怪女傔無衣傔婦致兩疋繒後見夫方扇炭欲燒篋中水銀乃出其中中藥以校之成銀傔就求道不授發狂而死 抱朴子

銀錢天秦圄以金錢為錢十銀錢當一金錢 司馬彪續漢

賜十餅郭修手刃蜀大將軍費棠追加褒寵謂曰下[illegible]

子龍加爵拜奉軍都尉賜銀千餅 [illegible]

掘得銀孫皓時言掘地得銀長一十廣一分刻上[illegible]

月於是改元為天策 吳志

銀成帝咸康元年有司奏上元給賜無官故
公部景銀一萬五千充給焉晉故
事晉海陵王明帝每存儉約欲鑄壞太官元日上壽酒銀
鎗尚書令王晏等咸稱盛德肅穆宜鑄銀鎗以光萬世
三此一器既是舊物不足後帝不悅復頒曲晏銀器
滿帝謂曰陛下前欲壞酒鎗恐宜移在此器也帝甚
慙
四歲不取梁陶季直丹陽秣陵人也祖愍祖宋廣州刺
史父景仁中散大夫季直年時慧愍祖甚愛異之嘗以四
函銀刻置於前令諸孫各取其一季直年時四歲獨不
取曰若有賜當先伯父不應度及諸孫故不取愍祖益

暴得銀周文育從南海出至大庾嶺過卜者卜之曰
君北下不過作令長南入則為公侯又當暴得銀二千兩
兩若不見信以此為驗其後育為始興內史侯景之亂
育大有勝之得銀二千兩因遂起兵嶺南
贈柘弓劉聰引帝入讌語帝曰卿為故單王時嘗
弓銀研卿頗憶否曰臣安敢忘之但恨尒日不得早誅
龍頰滿起
銀楹太武殿堂皆銀楹金柱
漏銀山禁孝明皇帝開恒州銀山之禁與人共之
黃金鍍銀太武皇帝和平二年冶中書坊作鼓

食器次武帝方術人師巿奴合金銀益成上
以示侍臣卓茂代方士及劉安等皆學
若黃白金銀為食器可得不死
此我桓靈貞觀中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宣徙二州
諸山大有銀坑採之極是利益無歲可得錢百萬貫上
謂曰朕貴為天子是事無所少乏唯嘉言善事有益於
百姓者且國家賺得數百萬錢何如得一有才行人也不
見卿推賢進善之事又不能按舉不法震肅權豪唯只
言銀坑以利多為美昔吳抵璧於山牧珠於淵因
是崇名美號見稱千載後漢桓靈二帝好利賤士為近

代庸暗之主卿遂欲將我比桓靈耶是日放令遜弟上
賦詩賜鍾太宗引杜淹為天策府兵曹參軍文學館學
士常侍宴賦詩時有八人同時淹為稱首賜以銀鍾上
吊伐報匪貢觀中鴻臚奏高麗莫支唯貢白金黃門侍
郎褚遂良進曰莫支雖雄僻遠邦人嶺南
之興無將事弔伐為虛山之人報主辱之若受其貢何
所救伐太宗嘉為上
通鑑外紀元和十四年淮西節度使王潛進銀三千兩
熟線綾三千匹上謂宰臣曰兵境甘上無百姓其應
給度支錢物買絲帛若無名上獻雖吳蜀沃富猶謂兩人
以「辭不免於譏貢今則剋軍實以充供獻若

澤 時急於利勢使然也

進銀山 見太和中尚書左丞王起進亡兄楷銀胡瓶

百枚王及通犀帶刀劒器伏等 上

丹封胡白王者易姓而起必爾封太山何報告之義

公卿繩或曰石金金銀繩封之以印璽 白虎

銀兔 手潛宴不及醉刑罰中人不為非則銀兔出 瑞應圖

銀兔夜曰銀氣夜正白流散在地撥之隨手合 也蠻

變雄鷄白銀精變白雄鷄 上

黃銀

黃銀 君乘金而王則黃銀見 禮斗威儀

天中記 卷五十

山出黃銀幸公義為牟州刺史時山東霖雨自陳汝至於滄海皆苦水災境內大牙獨無所損山出黃銀獲之以獻詔水部郎婁前就公慕禱乃聞空中有金石絲竹之聲 唐書

黃銀帶 太宗嘗賜房玄齡黃銀帶顧謂曰昔如晦與公同心輔朕今日所賜唯獨見公因古然流涕 唐書

鬼畏黃金 如聞黃金多為神鬼畏即取黃金帶遣去鬼

贈送千鎰所也 上

水銀

秦以水銀秦始皇葬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 山

輸終而復始 映記

水銀 漢書 廣雅

服鍊水銀飛行遠隴西人服鍊水銀年百餘歲常 神仙傳

牛世號青牛道士 神仙傳

鉛

目擊筑 高漸離秦始皇瞽其目使擊筑漸離乃以鉛 史記

筑中裹筑朴秦始皇帝 史記

枕鉛東觀漢記曰曹褒寢則枕鉛

鉛攪成金取鉛十斤安鉄器中猛火燒之三沸投九轉華一銖於鉛中攪之立成黃金 抱朴子內篇

鉛求銀 尹軌字公度有一人遭父喪當奠而貧窮及 北史

天中記 卷五十

尹公度省之孝子說甚辛苦公度愴然曰卿假求數十斤鉛得否孝子言猶可得耳乃具一百斤公度將入前山中架小屋下於爐火中鎔鉛以其所帶雹中藥如大投沸鉛中攪之皆成好銀以與之告曰令卿貧困故以相與慎勿多言 神仙傳

天兩鉛 河門有雨鉛城漢世天雨鉛 廣輿圖

草有鉛 草青莖赤秀下有鉛 廣輿圖

婦為老婢鉛錫之精為老婢 玄中記

鉛

鉛雨雅曰錫謂之鉛

明鏡磨砥明鏡之始照未見其容也及拭之 述異記

桂

百藥之長桂江南木百藥之長（說文）招搖桂和之美者招搖之桂（呂覽）注桂葉似枇杷長二尺餘廣數寸味辛白花叢生山峯冬夏常青間無雜木

八桂桂林八樹在貴隅東八樹成林言其大也（山海經羅泮）山頂有桂所謂貴隅之桂（羅泮山記）上有湖傳云金鷄之所集八桂之所植（陸賈）八桂森挺以凌霜威（天台山賦）天台山有八桂嶺桂蔭一山漢武帝謂東方朔曰孔子瀕洲之道德何歷朔曰瀕洲如桂蔭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高物生（拾遺記）

綠桂王母與嬴昭王遊於延林之下說炎帝變火之術取綠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拾遺記）

紫桂聞河之北有紫桂成林其實如棗群仙餌焉幹蘂採藥詩曰聞河之桂實大如車得而食之後天而老（上同）

桂餌魯人有好釣者以桂為餌黃金為鉤（子）

桂宮漢文帝復使陸賈使南越尉佗因使者獻桂宮一（上）

嘉莊庶幼曰桂樹中蝎蟲也師古曰此蟲食桂故味
而潰之以容食之也蘇林曰漢舊常以歲臘祠以赤
韓小車 前趙 藝文御覽作賈燧誤
晉桂武帝使董竭乘琅霞上問皆以桂為桂風
王母駕玄鸞之輿至壇之輦以昇壽靈壇至二更西
枝自拂階上游塵 洞冥記
莊莊漢武時昆明池中有凌波殿七間皆以桂為桂風
來自香 上
莊臺宣帝元鳳二年於淋池之南起桂臺以望遠氣
引太液之水有一連理桂樹上枝跨於梁水下枝隔岸
而南生與上枝同一株 拾遺記
民部 卷三十
生太山阿客有問陳季方足下家君太丘有何功德而
荷天下重名季方曰吾家君譬如桂樹生太山之阿上
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草露所霑下為明朱
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太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
功德與無也 世說
桂林一枝郤詵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詵曰
卿自以為何如詵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下第一猶
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 晉書
芳林齊武帝時湘州送桂樹以植芳林苑中 本紀
開元類真卿為湖州刺史與秦高遊杼山陸羽折青桂
香桂林邑城隍壑之外林株蔭藹蓁榛翳鬱 花白綠黃
素蘂採摘白連客忽枉巖中詩香澗金石全高南岑
靈宣謝東堂策會愜名山期從君密崗覿寶積寺故事
也
紫陽花杭州靈隱山多桂寺僧曰月中種也至今中秋
夜往往子墜寺僧亦曾拾得 名醫
鄱陽白公號紫陽花 南部新書
羅摠李德裕平泉庄有劉溪之紅桂筆山之月桂曲阿
之山桂永嘉之紫桂劉中之真紅桂東陽之壯桂 集
蠟秀龍門敬善寺有紅桂樹獨秀伊川嘗於山南諸山
訪之莫致陳侍御因訪劉溪樵客偶得數株移植郊園
報芳色沮乃知敬善所有是蜀道尚罕徒得嘉名
沃州記 卷三十
桂制南唐後主嘗召徐鉉至清暑閣前地經兩草生
碑缝中鏟去復生鉉曰呂氏春秋云桂枝之下無雜木
味辛故也後主令取桂屑數斗匀布縫中經宿草盡死蓋其性相制耳 雲公
談錄
以桂為丁以釘木中其木即死 論
文桂俗與山北有王梁千丈駕玄流於上傍有丹桂紫
桂白桂皆直上百尋可為舟航謂之文桂之舟 拾遺記
實如橘太山北有桂樹七十株天神青腰玉女三千人
守之其實赤如橘人食之一千仙官迎之常有九色飛
鳳實光珠雀鸞集於此 天地宮殿
香桂林邑城隍壑之外林株蔭藹蓁榛翳鬱 花白綠黃

余錯際天其中香桂成林氣清澄煙桂父縣人也楼高北林服桂得道水經

天竺天竺桂生西胡國功用視桂不過閩志

蠹桂夫翠鯷羽而體分象爰牙而身喪蚌懷珠而致剖金樓子

蘭含香而遭焚膏以明而遂煎桂以蠹而成疾

松

百木長松柏為百木長也而守宮閼史記

松肪松脂一名松膏一名松肪松花名松黃本草

松脂為茯苓松脂淪入地中千歲為茯苓茯苓千年化為琥珀琥珀一名江珠今太山有茯苓而無琥珀益州永昌出琥珀而無茯苓茯苓三百歲博物志

服松僊食松實能飛行逐走馬以松子遺秦皇不服松者橈也時受服者皆至二三百歲太平御覽卷

梓化周太奴憂周梓化為松太公法

長松天子升長松之磴楚辭九歌

鄗臺晉侯使張輅輔躒致楚師求衛于鄭鄭人卜宛射犬吉子太叔戒之曰大國之人不可與也對曰無有衆寡其上一也太叔曰不然培塿無松柏衆二十四

草不殖蓼郊敎即位王于圃為冬尹鄭行人子羽曰是不宜必代之昌柏樹之下此章不殖上二十九

松始皇趨雲明臺東得葱鷄錦柏漂梁前松寒河星

松屹雲之梓

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獨立山公曰稽叔夜之為人也巖巖若孤松之將崩

之其醉也巍俄若玉山之將崩

齋前種一株松恒自手灌治之高世遠時亦鄰居語孫曰松樹子非不楚楚可憐但永無棟梁用耳孫曰松樹雖合抱亦何所施

孟衡陌山公巨松僵拔浮于澤沱東至渤海泉隰之間皆如山積石勒下令曰大雨霖中山常山允其溥沱泛浮大木出巨材所在山積將皇天欲孤繇脩宮宇也咸和六年竹簡位如郡將營宮殿時大霖雨中山西北泉水流溢巨木百餘萬根集于堂陽勒大悅曰諸卿知此不非為災也天意欲吾營鄴都耳

宋中記

棟梁用度顗見和嶠嘆曰嶠森森如千丈松雖磥砢可參節目施之大廈有棟梁之用晉書有人哭和長輿曰栽嶷若千丈松崩

齊前種松張湛好下齋宇前種松養鴿鴿來山松出入好令左右作挽歌時人謂公望下陳死哀道上行殯

百丈松符子與玄子登於大山下館千仞之淵上蔭百丈之松蕭然神王乎一日矣

龍冒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一夜風雪折其枝為龍冒

剌史植松蔣山本少林木東晉令剌史罷還種松百株宋時諸州剌史罷職還者載松三百株下至郡守各有差山之最高峯北有五頭樹乃柞木也

金陵地記

愛松恩陶弘景

所謂者甚多

顏氏家訓

寒木齊世有幸此皆清幹之士官至衛尉卿

晉朝劉遜云君輩辭廉譬若翹前須史可凋悴矣劉應之豈比吾徒比千丈松樹常有風霜之色

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萼何如

代麈揮張譏字直言後主幸鍾山開山寺召從臣坐于寺西南松林下敕召譏竪義時溥庵尾未至後主敕取松枝手以屬譏曰可代麈尾

事陳書

木一日主槓明二年初覆舟山及松栢林冬月出木

醍后主以為甘露之瑞俗呼為雪鍾摩頂松

玄裝法師往西域取證手摩靈岩寺松枝曰吾西去求佛教汝可西長吾歸日即東向使吾弟子知之既去其樓年年西指一年忽東向使弟子曰教主歸矣果

遲至今謂之摩頂松大唐

龍冒不空三藏塔前多老松一夜風雪折其枝為龍冒以祈雨蓋三藏役龍意其樹

靈也

為林即餘令梭羅王元魏孝莊父知年亦為王友元執無曰郎家二賢古人於六藝培塿而松為林也

五粒松嗇松柟

立子形如桃仁而稍小皮

梗有人取而食之味如胡桃泛（酒瘦風大層時盛衆飢史續惜新羅國

記）五代鄭遨聞華山有五粒松脂淪入地千歲化為藥能去三尸困徒居華陰欲求之（一竹傳）

為聖君出唐德宗時計料造神龍寺須長五七十尺松木裴延齡奏曰臣近于同州檢得一谷木可數千條皆長七八十尺上曰人言開元天寶中側近求覓五六十尺木尚未易須于嵐勝州採而如今何為近處便有此木延齡云賢才珍寶異物皆在處常有但遇聖君即出（談賓錄）

李泌嘗取松膠枝以隱背（酉陽雜俎）

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前漢紀）

貫餘章泰系客泉州南安有九日山大松百餘章修傳（閩中記）

東晉時所植系結廬其上（泉州府志）

松菊主人（高士傳）

常表微授監察御史秉行不樂曰將祿養滋味也人皆欲之吾年五十杖綰銅墨綬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棄為松菊主人不慌陶淵明云（新唐書）

龍擊虎跋有道人自天台來示余怪松圖掖之甚駭人（宋高僧傳）

亭亭更無動搖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自盤根于巖穴之內輪囷遒勁而上身大數圍而高不

西五尺偏阿然蔚蔥蓊鬱幹不假枝枝不假葉有若龍擊

鬼跋止（酉陽雜俎）

陣後因一客與妓環飲其下經日松死

（酉陽雜俎）伊陽深山中有黑松山平高四十里其七皆大松

有二株尤大一號大將軍一號小將軍大者圍絙三丈

小者圍一丈木客取材于此皆祭之以絙圍訖造

其上政和間求明堂柱而邑官以無中程者聞既而有人告發云大松不可出小松可取也乃命告者以官而令佐皆謫已代之亦不可出告者尋死今獨大將軍尚在而小者委于山間惜哉（出朱輯錄）

七星松羅浮奉宸橋南有古松七株上凌霄漢仙靈常此憩息鄰葆光有道術宣和中召至凝神殿有七人從之倏不見上問為誰葆光對曰臣居山常習劍術此七人者古松也上異之（羅浮志）

結璘成蓋洪邁紹興間與弟适遊讀書外家沈氏白茅山墻廬是歲墓有二松結璘成蓋既而兄弟舉博學洪詞亦木之祥也（昆陵志）

六印記（出廣志）

木中有文昔金人代宋時伐香巖寺木造舟木中有文成詩云我松種相與唐日辭板成舟破宋時可惜香巖千載樹等閑零落戚寒枝世傳以為怪異（廣州志）

天陵天陵偃蓋之松大谷倒生之相凡此諸木皆與天齊其長與地齊其久（抱朴子）

塵尾石門北巖即松林山有數百株松大皆連拱長近二十丈攢生絕崖上俯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雖離如塵尾號塵尾松於（陽羅望聚見之分明廬山記）

化石僕骨東境其地東北一千里有廉干河斷松投之三年蝡化為石其色青謂之廉干石有松文

萬年麻城西北一十里有柏松一株相傳以為萬年松

色日落中有魚甲松（劉陽）

猜變青牛（嵩嶽）有大樹松或百歲千載松栢樹枝葉上或為伏龜採食其實得長生（嵩高山記）千載松栢樹枝葉上杪不長望如偃蓋其中有物如青牛青羊人服皆萬歲（王業）

義松（湖真觀在南昌府城西南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為一幹號曰義松（山川紀異）

水松水松柔如檜而細長出南海土產衆香而此木不大香故彼人無被服者嶺北人松愛之然愛其香殊勝在南方時植物無情者也不香於彼而香於此豈屈子不知已而伸於知已者歟物謂之難窮者如此（南方草木狀）

有抱木生其傍柔弱可作屨謂之抱香屨（羅浮志）

海松子樹與中國松同但結實絕大形似小栗三角肥（南方草物狀）

井香美一蹲俎間佳果也出林邑（南方草物狀）

倒植中嶽頂上松幹如揷筆其間數株上巨下細柯似拈搓皮或剥落有半衆者僧指云此是嶽神為珪禪師夜移天將曉其鬼兵懼遽倒植之而去（曲洧舊聞）

木長官於潛牧嶺上有古松一本盤錯奇怪嘗有兄弟閱墻欲訟於有司夜行聽其下遲明辨色相視乃伯仲也遂各悔咎息爭而還固名松為木長官（杭州志）

洛落藉萋萋之織草蔭落落之長松（天台賦）長松落落并

亭亭亭山上松劉公幹詩青青陵上柏古詩
青青陵上柏
藹藹鬱鬱澗底松左太沖詩
丸丸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武詩
摧摧南山石嵬嵬松柏何摧摧士救拂青雲中心十數圍劉越石扶風歌
松雖松取燒枝其上不取汁名松脂其松樹皮上綠衣名叉納合味聚香燒之其煙回聚清白可愛廣志
喬松為人君喬見松者見人君也宋書
柏
土山多柏白桑之山其上多柏北山多柏山經
天中記
文柏華山生文柏地理志
食實赤松子好食柏實藍落更生列仙傳
禹植漢陽縣西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於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又大別山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者山川記異
夫子手植魯郡孔子舊庭有柏樹二十四株經歷漢晉其大連抱有二株先折剛士人崇敬莫之敢犯江夏王義恭表遣人伐取父老吳不嘆息宋書兗州曲阜縣文宣廟門內并殿西南各有柏聚松見之柏今高五六丈柏
楊氏見先聖廟前有數株古柏太清
少小離亭亭亭為宛州軍食貧窮無以支給父老哀為庭刻為器血以行鉤之傳載
柏寢景公與晏子游於少海登柏寢之臺而還望其國曰美哉決決乎堂堂乎後世將孰有此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晏子春秋外篇
李少君見武帝上有故銅器問少君少君曰此器齋桓公十年陳於柏寢案其刻果齊桓公器二宮盡驚史記封禪書
東南植秦穆之道逢二僮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為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怪將獻之道逢二僮子謂之曰子知彼乎名為
秦帝記
常在地下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東南枝指之則死
吳錄地理志墓上樹柏路頭石虎同檻方相氏入壙魍像好食死者肝腦人家不能當令方相立於墓側以
禹植漢陽縣西柏泉寺有古井世傳大禹植柏於大別山其根盤曲直至井底今柏根尚存又大別山陽太平興國寺前亦有古柏俗傳禹治水時所植者山川記異
禁禦之而魍魎畏虎與柏風俗通
柏谷柏谷名地漢武帝微行所至長傲竇於柏谷者也谷中無迴車地夾以高原柏林擔負相屬第日幽暗殆弗覩陽景述征記
泰山柏山南有太山廟種柏樹千株大者十五六圍長老傳云漢武所種泰山記太山廟中柏皆二十餘圍大西階赤眉嘗斫一樹見血而止今斧跡猶在漢宿衛內傳
延年縣有松柏之齋服之可以延年抱朴子仙藥篇松柏之樹乳潤細甘地丈餘皆以沃

秘[illegible]砀山之北有穴穴上有梧昔李少翁於閒除[illegible]此種此梧已見秩藥三枯海水洞竭蓬萊遣人往穴掘不見其根唯見赤鳥飛翻入雲移梧植於通靈臺[illegible]其相記

莊生枝巴郡有梧莊大可十圍高二十餘丈乃公孫述時樓莊所斫之處忽生枝而不朽[illegible]紀

諸葛梧蓮家多作梧藥湯常點益人古梧藥尤奇今益州諸葛孔明廟中有大梧木相傳是蜀世所植故人多採枝以作藥其味甚香於常梧也[illegible]經

盜墓梧廋蹇字升蹇或有盜墓梧者莫知其誰乃召隣人於墓白責叩頭[illegible]梁中[illegible]李充妻父家側有盜夜斫梧樹者充手刃之[illegible]家梧變色王裒字偉元扇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旦夕常至墓前朝夕拜悲號斷絕裒一梧樹裒常所攀庥淚所灑樹色與凡樹不異[illegible]

梧桂生花梁武陵王紀以侯景之亂僭號于蜀初妖怪不一內寢梧發桂繞節生花共蔓口十有六蘿靡可愛狀似荷花識者曰王敦祥花非佳事也後果為元帝所誅[illegible]

梧棺槨崔涇字子洪死十二年而復生性畏日不敢仰視又畏水火及刀兵之屬常走於逵路遇雨則止不徐行也時人猶謂是鬼洛陽太市北秦終里里內之人多賃送死人之具及諸棺槨涇謂曰作梧木棺勿以蓋木為樓人問其故涇曰吾在地下見人發鬼兵有一鬼訴稱是梧棺應免主兵吏曰爾雖梧棺桑木為樓亦不免京師聞此梧木踴貴人疑賣棺者皆泄發此等之[illegible]

王整之姊嫁為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
多所見姑成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
止及手為亡婿種樹數百株墓前桓樹忽成連理一年
復分散女乃為詩曰墓前一株桓根連復並枝妾
感木顏城何足齊 南史

龍感武帝伐齊水昌公落屯雞棲原齊王憲容謂蔡曰
為營不須張幕可伐桓為蓉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及
被救追還車兵夜返齊人果謂桓為帳幕翌日始悞

後魏書

桓生樹 隋文帝時王劭上書云陳留老子祠有桓桓傳
云老子將度世云待桓桓生東南枝迴指當有聖人出
吾道復行至齊桓桓從下生枝東南上指夜有三童子
相與歌曰老子廟前古桓樹東南枝如繖聖主從此去
及陛下救亳州親至祠樹之下自是桓枝回抱其枝
斷指西北過數寸行如真原縣老子堂前有雙桓樹左
階之桓父桓煬帝大業十二年忽從根生一枝聳幹三
丈三尺枝葉青翠唐武宗二年更生一枝直上五尺橫
枝兩展枝葉相覆異于常樹 述征記 寰宇記

霜降乃凋不改其青

合歡 唐太常博士崔石云汝西有練溪多異桓及暮枝
葉必合時人合掌桓願勝

子虛錄餘話

閻選余詩麈曰中和杜州境鄉僻處有林木延袤數
十里甚至厂盈之夕輒有笳聲發于林中甚清遠土人
云閑之已數十年終不知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大小將軍嵩山天封觀有古桓二株武后封五品大夫

蘇出一大柜樹中乃伐取以為枕簟如期而發公甚寶
惜凡數年公之李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但見木之文
理正如人肚月下吟笛之像雖善畫者莫能及重以膠
合之則不復有聲矣 避暑錄話
黐枝 元豐間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
行營態形便之次至閿鄉有秦時梧一株雖旁幹不枯
而枝葉畧無存者既撰圖問裕陵攽圖顧問左右偶
御筆點其枝問而嘆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梧忽
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歡賞之語私相聳異
以謂天人降筆所加田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 春渚紀聞
陰陽 宋高宗時高麗國進陰陽梧兩株高纔二三尺高
[illegible] 卷十 六
崇以賜王綯綯種于永懷寺殿庭左右後梧高與殿齊
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寺在崑山玉峯 志
綺梧日就殿以文楹綺梧為材 成都
舊官 梧曰舊官 閩杜記
復真 桃李僅足於一時時至而後發至於松梧經隆冬
而不彫蒙霜雪而不變可謂得其真矣 筍譜
紫梧 廣漢紫泉縣漢故道縣也龍女山多紫梧華陽志
云紫泉有紫梧坂
檜
檜檜松葉梧身檜兼松身 廣雅
梧性耐寒寺後檜高纔丈餘亞蟠屈枝葉繁茂
不可圖唐大中年李待價石記云園蒼三丈陰詎今凡
三日餘年廣袤五六丈為一郡之珍玩士人目其寺曰
趙梧 溫公檜白樂天為蘇州守時恩信及民皆敬而愛之嘗
手植檜數本于郡圃後人目之為白公檜以況其棠焉 吳
郡志
御愛 宋真宗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群名鄭愛檜然
橫延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楯其枝時以為
瑞 聞見
檜花 蜜亳州太清宮檜至多檜花開時蜜蜂飛集其間
作蜜極香而味微苦謂之檜花蜜 春渚紀聞
柔木者奠星之精神木也蠹食葉為文章人食之
老翁為小童 異物
千戶侯 齊魯千畝桑其人與千戶侯等 史記
始 太古時有人遠征家有一女并馬一匹女思父乃
戲馬云能為迎我父吾將嫁於汝馬絕韁而去至父所
父疑家中有故乘之而還馬後見女輒怒而奮擊父恆
之容問女女具以告父父屠馬曬皮於庭女至皮所以
足蹴之曰爾馬而欲人為婦自取屠戮然起卷女而行父失女後於大桑樹枝間得女乃化
盡化為蠶績樹上重厚大異常鄉婦取養之其收數倍

固名其樹曰桑桑者喪也由斯百姓親種之今世所喪是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女之遊言也

庇陰者免也

而天下尊之中庭祖而祭庶陰祭

伊尹生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顧其邑盡為水勇仆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于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

七日而拯太戊之時道缺法弛以致妖孽桑穀生朝七日而拱太戊恐懼側身修德

天中記 卷五二

桑虞天子居苑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法桑虞屯桑者

移天子傳

譏桑下晉重耳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

左傳 十三

齊桑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母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在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

故對曰翳桑之下

二女爭桑吳伐子光伐楚拔居巢之處女與吳謹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邑長閭之怨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遂伐楚

史記 劉毅中傳

于丞六太桑妾之訟稱及吳楚鬨之變雖與魯邦

晉書

商人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閔王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齋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聘迎之

天中記 卷五三

女傳

織進毋楊範字文端齊人連齊宋之亂毋在賊中採桑藏于地夜取之進毋如是非一忽有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風俗通

一寸繭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王蜀井進神仙上藥有扶桑丹椹內漢武帝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上多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棗而赤續其皮為布亦為綿為紙有扶桑在碧海之中上有天帝宮東王父所治處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西向根偶生東相去故名扶桑仙人

是也漢禮皇后親採桑祭蠶神曰菀窳婦人寓氏公主者女之尊稱也菀窳婦人先蠶者也故世或謂蠶為女兒者是女之遊言也庇陰者免也而天下尊之中庭祖而祭庶陰祭伊尹生伊水之上孕夢有神告之曰臼水出而東走顧其邑盡為水勇仆為桑有莘氏採桑得嬰兒空桑之中獻之于君君令乳之命曰伊尹七日而拯太戊之時道缺法弛以致妖孽桑穀生朝七日而拱太戊恐懼側身修德桑虞天子居苑宮以觀桑者乃飲于桑中命桑虞出桑者用禁暴民法桑虞屯桑者譏桑下晉重耳至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桑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殺之矣齊桑趙宣子田於首山舍于翳桑見靈輒餓問其病曰不食三日矣食之舍其母問之曰宦三年矣未知母之在否今近焉請以遺之使盡之而為之簞食與肉寘諸橐以與之既而與為公介倒戟以禦公徒而免之問何故對曰翳桑之下

二女爭桑吳伐子光伐楚拔居巢之處女與吳謹邑之女爭桑二女家怒相滅兩邑長閭之怨而相攻滅吳之邊邑吳王怒遂伐楚

史記 劉毅中傳

于丞六太桑妾之訟稱及吳楚鬨之變雖與魯邦

晉書

商人採桑之女項有大瘤閔王游至東郭百姓盡觀宿齋女採桑如故王怪問之對曰妾受父母教採桑不受教觀大王王曰此奇女也聘迎之

天中記 卷五三

女傳

織進毋楊範字文端齊人連齊宋之亂毋在賊中採桑藏于地夜取之進毋如是非一忽有地中得米十斛上有字云米十斛賜孝子楊範以資給母

風俗通

一寸繭始皇聞鬼谷先生言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王蜀井進神仙上藥有扶桑丹椹內漢武帝扶桑國在大漢國東二萬餘里上多扶桑葉似桐初生如笋國人食之實如棗而赤續其皮為布亦為綿為紙有扶桑在碧海之中上有天帝宮東王父所治處長者數千丈大二千餘圍西向根偶生東相去故名扶桑仙人

其椹體作金色飛翔玄宮其樹雖大其葉則小故知中
憂之桑也但椹稀而色赤九千歲一生實年味絶井者

飯蚕汝南尹嚴為汝陰功曹令新到官問曰園中有桑
以飯蚕何如昆曰非物政所務令加其言
如車蓋先主舍東南角籬上有桑樹生高五丈餘遥望
見童童如小車蓋仕來者皆怪此樹非凡漸人李定云
此家必出貴人先主少時與宗中諸小兒於樹下戲言
吾必當乘此羽葆蓋車叔父子敬謂曰汝勿妄語滅吾
門也
齊高祖蕭道成宅在武進宅南有桑樹椹本
三丈橫出四枝狀如車蓋上年數歲好藏其下從兄敬

宗謂曰此樹為汝生也
勑掃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里候之
至遇德操采桑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處士當帶
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緑綈之事德操曰子且
下車適知邪怪之速不慮失道之遠昔伯成耦耕不慕
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
則肥馬侍女數十然後為奇此乃許父所以抗慨爽齊
所以長歎雖有竊秦之智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
僕生出邊垂見大義若不一叩洪鍾伐雷鼓則不識
其音響也
士元師事司馬德操不矜小名聚莫知德
操蘊月旦採桑後園士元助之因與談斯上之廢興其

言若神遂稽日忘食德操於是異之
椹為粮
漢興平元年九月桑再椹時劉玄德軍小沛牟
荒穀貴士衆皆飢仰以為粮異
高椹楊沛為新鄭長課民蓄桑椹一百株後為鄭令賜共生口十
征曜天子軍乃無粮沛進乾椹後為
四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
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
其所富
桑生井
何祇嘉桑生井中北有

桑字四十八君壽忍不過此祇年四十八而卒
椹
晉武太元中太原王戎為豫林太守泊船新亭眠
夢有人以七枚椹子與之著衣襟中既悟得椹如棗中
占曰椹桑子也自後男女大小凡七喪
西廂愍懷太子之將廢也有桑生於宮西廂日長尺餘
數日而枯其子太孫臧之入東宮也桑復生于西廂太
孫廢乃枯
晉書
井十張天錫少有文才流譽遠近及歸朝甚被恩遇朝
士以其馬破牛勇多共戲之會稽王道子嘗問其所
所出天錫應聲曰桑椹井香鵝鴨羣聲孔融養性人

之云有王甲從北方來詣謝公問北方何果最勝云桑椹最好謝公問可以比江東何果甲云題黃茸之木乞曰君何乃尔妄語甲既受妄語之名恐宰相所責乃買駿馬候熟時取數千枚還以奉公食之以為美乃謂甲此味乃江東所無而君近比黃茸於是引甲

為賓客世

求種初晏之遷于龍城也植松為社主及秦滅燕大風吹之後數年社忽有桑二根生焉先是遼川無桑及龐通于晉求種江南□川之桑桑由吳來

神桑洛中願會寺佛堂前生桑樹一株直上五尺枝條橫迸柯葉傍布形如羽蓋寢高五尺又然凡高五重每

一重葉椹各異京師道俗謂之神桑觀者成市布施者甚衆帝聞而惡之以為惑衆命給事黃門侍郎元紀伐之其日雲霧晦冥下斧之處流血至地見者莫不悲泣

渴愈沈如璩成都人有孝行母患渴非時思桑椹若求不遜家東一樹生摘以奉母母渴愈及亡負土成墳於側白鵠二妻于廬冬筍抽土並天寶一年詔旌表

冬筍唐京兆萬年縣大寧坊有桑樹一株春秋生子初久住諸鳳閣侍郎李元素取之以進李嗣代為表云鵲已巢見夷貊之懷晉綏實祐

知府藏之血實祐

元末李德裕居家[illegible]謂子孫曰吾性不好

帝女桑南方赤帝子學道得仙居高陽崂山桑樹上作白鵠或作女

死桑枝

帝見之悲痛訪之不得以火燒桑令人至十五日焚鵠巢作灰十谷蚕千招繰象此也

虛精槐木者虛星之精
中宮中宮槐華書舜實
著名為中宮槐雅
兌目鼠耳槐之生也入季夏
更旬而始規二旬而兼成淮南
三槐朝士面三槐三公位焉槐懷也言懷來人也周禮
聽訟樹槐聽訟其下注槐之言歸也情見歸實也鄭元
樹槐武王門太公曰天下初來甚衆恐有試者何以待
之太公曰請樹槐於王門內有益者入無益者即之
犯愛棠景公有所愛槐令吏守之令曰犯槐者刑傷之
風俗通卷三十
者死有罪而犯之者公令加罪焉其女告晏子曰妾聞
明君不為禽獸傷人民不為草木傷禽獸不為野草傷
未苗令君以樹木之故罷守槐之役廢傷槐之法出犯
人也晏子入言之公令加罪焉其女告晏子曰妾聞
槐部 晏子
繫援童奴汗取於范氏叔向曰范氏富益已乎曰欲為
繫援焉它日董祁愬於晏子曰不吾故也范子銳而
紡於庭之槐叔向過之曰子於為我請乎叔向曰求繫
既繫矣求援既援矣欲子之又何請焉晏子
詩
七樹耳泉谷北岸有槐樹今謂王樹根幹盤峙二百
年木也楊震閑輔古語云者亢相傳咸以謂此樹即楊
泉賦所謂玉樹青葱也
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子雲井泉賦云
玉樹青葱後左忽以為假稱珠怪蓋未詳也國史
武帝柔衆寶為之思謂非木土所出失之顏師古
婆娑大司馬府有老槐樹殷仲堪對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晉書
者賦見意物河右不生楸槐相漆張駿之世取於秦隴
而植之終於皆死而酒泉亦之西北隅有槐樹生焉李
玄盛喜槐樹賦以寄情蓋苦
晉尚槐廣陵王元湖初除儀同三司總泰北討葛榮夜
寢著衰衣倚槐樹而立以為吉徵問於楊元慎曰三公
風俗通卷三十
之祥淵甚悅之元慎退還告人曰廣陵死矣槐字木旁
鬼死後當得三公果為爾朱榮所殺追贈司空公終如
其言常璩華陽國志
服實庇肩吾常服槐實年七十餘目看細字鬚皆黑離
風俗通卷三十
亂之際棄於江陵者槐以十月上巳取子服之好顏色
長生通神太青草
槇槐青孝寬為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以土堠經
雨頹毀行須修之孝寬臨州勑部內當堠處置槐樹既
免脩復行路又得庇陰文帝後見之於是令諸州道一
里種一樹十里種三樹百里種五樹隋書
槐下高帜字以表顯京都太監每坐槐樹下以聽事

以槐多不依行列有司請伐之上特令勿去以示後
人
槐賈嘉隱年七歲以神童召見時長孫無忌徐司空
勣於朝堂立語徐戲之曰吾所倚何樹嘉隱云松樹林
曰此槐也何言松嘉隱云以公配木何得非松長孫復
問吾所倚何樹曰槐樹公曰汝不能復矯對耶嘉隱曰
何煩矯對但取其鬼才耳徐嘆曰此小兒作獠面何得
如此聰明嘉隱云胡頭尚為宰相面何嫌聰明徐狀

胡也劉宋時語
孝感紐田宇孝政性至孝
廬前生麻一株高丈許圍六

武帝表其閭子士雄喪父復廬於墓側其庭前有一槐
樹先甚藝茂及士雄居喪樹遂枯死服闋還宅死樹復
榮高祖下詔褒揚顯其所居為累德里

槐安潭于梦家廣陵郡宅南有大古槐枝幹條密梦與
群豪大飲其下貞元七年因沉醉致疾二友扶之歸即
臺二使口槐安國王奉檄娶梦陵二使指古槐隧入穴中
題曰大槐安國見王妻以次女瑤芳號金枝公主有尉
女曰華陽姑青溪姑上仙子下仙子華皆侍從命守南
柯郡梦至郡二十餘年使者送出穴遂寤生有子女尚
日未隕于西垣餘尊尚湛于東牖梦中倏忽若度一世
吳國與客尋槐下穴洞然明朗可容一榻有二大蟻卷

柯郡也
止代道槐貞元中度支欲取兩京道中槐樹為薪更栽
小樹先下符牒渭南縣刷張造牒曰邵伯所憩尚勿剪
除先皇稱甚豈宜斬伐乃止
義感長廣中瓌州刺史蕭侑奏創城縣來房鄉百姓閻
鄭五代同居家內一槐木再枝葉
天王堰長安持國寺門前有一槐樹數株金監買一株
令所使巧工解之及入內廻工言木無他異金大嗟駭
令廖之曰此不堪矣但使爾知予工也乃別理解之每
片一天王塔戟成就
王泉子
三枝槐相國李石河中永樂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
中庭廠世稱博物召相別之庭棒玩良久曰此槐瘦
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程曰石
是雌柯生者恐不堪用槐曰郎中甲子多少庭曰某與
皆登宰執惟福一人雁七鎮使相而已孟一枝稍短耳

槐夢裴度在相位日有人寄槐瘦一枝欲削為枕時即
中庭廠世稱博物召相別之庭棒玩良久曰此槐瘦
過堂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程曰石
是雌柯生者恐不堪用槐曰郎中甲子多少庭曰某與
令公同是甲辰生公矣曰即中便是雌甲辰 盧氏雜記
易檢以槐貴賤為京兆尹無兵部尚書先是街槐稀疏
有司種槐其後漸茂槐非人所種既悉易以槐及槐成
而秦以亡行人指槐懷之

陸生梶枝長安城有孫家宅居之數世堂室甚古其堂
前一柱忽生梶枝孫氏初猶障閉之不欲人見暮年之
後漸漸滋茂以至柱身遂體而變壞其屋上衛秘藏不
及亦冠士族之來觀者亦甚異也其孫脩洛言之王閩運
制人以為庭三梶之蔭亦甚可愛余見其庭下大
梶生久而剝析相謂曰彼樹無情然猶柏嘉人雖欲愛
養何能使之不衰林譚新論

為雒鄭潭為魏郡太守百姓乏材木乃課種榆為雒鄭元光
四生榆魏祖帝魯中蠱嘔吐之地仍生榆參合陂土黑
榆樹故世人異之魏

參合太祖道武皇帝諱珪七月七日生于參合陂北明
年有榆生于藏胞之坎後遂成林
潞榆賦河間邢果友衆跨十萬先是河南人常笑河北

人好食榆羹故齊人號之為潞榆賦為元天移計平之
趙信音閻歡也徐曰謂若犬以口取食也韓曹成王
碑緒隨光化

鞏縣成林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
南山桉者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
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
將移居抱罕出頓此山為群羌圍迫無水暉以行鞋榆
幢豎成林大河在金城北門東流有梁泉注之出縣之
南山桉者僊言梁暉字始娥漢大將軍梁冀後冀誅入
羌後其祖父為羌所推為渠帥而居此城土荒民亂暉
將移居抱罕出頓此山為群羌圍迫無水暉以行鞋榆
幢豎地以青羊析山神泉湧出榆木成林
濟南頻見所上利民之術植濟南之榆蔽濟中之寒
弧與麗忠書剝榆皮干秋塞裹蜜鼠於寒山麥行期
令人眠豆令人種榆令人眠愚智所知也孫盛食粉

桷則不欲覺生嵇康養
宅小為人君德至仁也夢秣榆棄受賜恩也夢居槐
上得貴官也夢其棄落滋茂福祿荐也夢
姑榆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黃村人任車用至善蠶者
出渤海東光以供官
柳
天棘柳曰天棘杞柳亦曰澤柳通志
柳楊楊蒲柳也樫河柳也柳小楊也詩文
家下柳展禽之家有柳柝身行惠德因號柳下惠一曰
邑名淮南注
易拔魏哀王以田需為相惠子謂需曰子善事左右今
王中宮嬪妾三千
夫樹楊橫之則生折而樹之又生然使十人樹楊一人
拔之則生楊矣子雖自樹于王而欲去之者衆必危
矣春秋後語
為字宣祥昭帝時上林死中大柳樹斷卧地一朝起生
枝葉有蟲食其葉為字曰公孫病已立驅益以為木下
民之象當有從民間受命者又昌邑廢更立宣帝本
名病已
三眠漢死中有柳狀如人號曰人柳一日三眠三起
葉豈如河畔牛星隔歲止閒過不比禁中人柳終朝
剩得三眠王孫生河畔賦注
重臺柳張敞為京兆尹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有柳

終不肯流章臺柳
章柳為經一孫敬到洛在太學左右一小屋安止毋就後
人學編柳為簡以寫經曉則懸頭于梁楚國先賢傳
屬於下稽康性絶巧能鍛家有一柳樹甚茂乃激水以
園之每夏月居其下逍戲及鍛呂安慕康高致每一相
思輒千里命駕晉書
濯濯王恭字孝伯有人嘆其形茂者云濯濯如春月柳
世說注
望秋落顧悅與簡文同年而髮蚤白簡文曰卿何以先
白對曰蒲柳之姿望秋而落松栢之質經霜彌茂世說顧
氏譜
氏譜
飢之為父傳曰君以直道陵遲於世入見王王髮無二
毛而君已斑白問君年乃曰卿何偏蚤白君曰松栢之
姿經霜猶茂臣蒲柳之質望秋先零受命之異也王稱
善久之晉書
千圓起溫自江陵北征經金城見少為琅琊時所種柳
皆已十圍慨然歎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
然流涕晉安帝紀
陶公柳陶侃領江州刺史鎮武昌嘗課諸營種柳都尉
夏施夜盜拔郡西門柳侃為已所種侃後因駐車施門閒
此是郡西門柳何故盜種此施怖謝罪時人憚之晉中興書
以柳自隨頗注之癖信小術祖玄嘗以一棄柳給之
此蜱騶棄也以自蔽玄溺焉愷之信不見益珍重之

傳愷之有三絕此癡之一絕世說
花松漂張天錫之謂事也柳化為松火出泥中
王荊王敬則嘗使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虞長曜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樹今各大小長曜曰虜中以為井榮南齊
五柳陶潛宅邊有五柳樹嘗自著五柳先生傳南史
風流劉悛之為益州刺史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時備宮苑始成武帝以植於太昌靈和殿前風流可愛似張緒當年時其見賞如此晉書
唐
[illegible]
洪中記
授常有數十丹陽尹來探於後堂夜集閣而請之指屬事前古柳樹謂賓曰人謂此是劉尹時樹每想高風今復見卿清德可謂不養矣歟琰之曾孫琰晉時為丹陽尹南史
交廣陸惠曉與張融孟宅共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婀何點云此池便是醴泉此樹便是交讓上
昇董為外職高尚不仕周與族人弟俱歷顯要及機二柳俱猶孤楊網從兄柳名曰隋堤一并前堤煬帝自板渚引淮至山陽通濟渠以柳名曰隋堤一并三百里隋書煬帝紀
獨孤柳機字匡時初機在周與族人弟俱歷顯要及機昇董為外職高尚不仕周與事因上賜宴素戚機曰頃上閑而惡之渭因入閣遺失請託文信遂出為譚州刺史周書
夢柳小地柳宗元自永州司馬召至京師論卜者問命曰余柳姓也昨夢柳樹小地其不祥乎卜者曰生則柳木木者牧也君其牧柳州乎卒如其言紀異錄因
唐書

祈娚結帶柳枝娘洛中里塘也閑誦義山燕堂詩乃折柳結帶贈義山乞詩麗情集

柳將軍盧虔於古宅中遇柳杆軍者驗之乃一枯柳樹宣室志

數歲成林竟希朝遷振武節度使杓單于城池穮少樹希朝于他處市柳子命軍人種之俄遂成林居人賴之唐書

譬彼殺未全忠出大梁門穮大柳下游客待坐溫曰大好樹衆皆稱羨溫復曰此樹好作車頭衆復和之恭翔等白柳樹雖佳然作車頭須夾榆樹溫惡衆人之順己也悉橫殺之洛陽縉紳舊聞記

天中記 卷五十 三十六

棟閑拯宋辛仲甫知彭州課種柳兩行行路人謂補閻柳

綠條清陰緑城堤遍悉植細枝綠條散風清陰交陌劇之詩記

詩禮柳線柳條也色赤葉大好生河邊天將雨雨先起氣應之是地氣上行也故名為雨師

戴柳法孟伯饒說宋周臣種柳歷思殷用常柳五株拱開忘高一取圍直廉綫係牛屎三年方可攀日

三約定與有鳳州柳蜀主與江南結婚求得其種鳳州出乎柳酒曾極詩云蜀主函封遣時使芳根原自鳳州移矛吳醞酥今安在唯有青綾拂地垂方輿勝覽陝西鳳州

有三出妓女手持緑白州境內生柳翠色可愛與他處不同又公庫多美醞故世言鳳州有三出謂手柳酒也

宣州士人李愈云五鄉有四出問何物荅曰淡栗筆蜜柳客柳子鳳之為州當秦蜀之衝以三絶名世胡塵一起號為留都者四十餘年淳熙初太守傅子平為詩子壻云珠山不見小樓紅遐想柔黃嫩綠叫葱蛙有萬條羅帶緑年年依舊舞春風鳳縣志

鳳伯鳳伯之山熊山直陵之山木多柳平丘山爰有楊

柳山經

天中記 卷五十 三十七

楔逕柳絮落水經宿則為浮萍

順揷順揷為柳倒揷為楊

柳花為酒南蠻訶陵以柳花為酒

尼拘西域尼拘律陀樹即東夏之楊柳

補尼拘宋高僧傳

桐

桐華清明之日桐始華桐若不華歲有大寒周書

桑應且婚桐不生則九州異主桐不華歲有大寒

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為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則十三葉視葉小者則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居天下不同也酉陽雜俎甲

為琴神農皇帝削桐為琴桓譚新論

王與唐叔虞戲削桐葉爲珪以予曰將封汝史佚
封汝吾以告周公請封虞王曰余與虞戲耳周公
曰天子無戲言於是遂封叔虞于晉
梧宮楚使使聘于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愁是也 述異記
梧宮楚使使聘于齊王饗之梧宮使者曰大哉梧乎
王曰江漢之魚吞舟大國之樹必巨使慚焉使者曰
昔秦攻齊遷洛路渡濟橋焚雍門擊齊左而虛其右王
歎絕頸而死于杜山公孫差格死于龍門缺焉乎淄澠
定獲乎琅琊王與太后奔于莒逃于陽城之山當此之
時則梧之大何如乎王使刁敦對之曰使者問梧之年
予昔者剖乎于爲無道加諸申氏桉乎胥父與其兄子
胥入吳闔閭以爲將相三年將吳兵復讐楚戰勝乎柏
舉級頭百萬囊瓦奔鄭王保於隋郢師于郢軍雲行乎
郢之郊子胥親射王宮掘平王冢篡其墳數以其罪曰
吾先人無罪而子殺之士卒人皆百焉然後止當若此
時梧可以爲材矣 述異記 齊城有梧桐堂即梧宮也 地理備考
梁人李子長爲政次知閭情以梧桐爲人象因之形鑿
地爲堌以盧爲榔郎木因其中囚罪正則木囚不動囚
寬侈奪木因動出不知因之精神著木人乎將精神之
氣動木人也 論衡 亂龍
桐廬桐廬縣吳黃武四年分富春置以桐溪側有大
桐故名 舊保坐極近塢上北樓宿暮鼓二中有人著黃綠
單衣白帢侍人持炬火上樓保作卜城壁中須臾有二婢
上帳伸視一女子上與白帢人入帳宿未明白帢先
去保因入帳中問侍女子向去者誰荅曰桐郎前東廟
桐是至暮二更桐郎復來得乃斫取之縛著樓柱明日
視之形如人長三尺餘檐梳結也 吳志 張昭傳 裴松之注引吳錄
桐郎得投入水風波乃息 志怪 晉 干寶
鳳條鵾鷄樓翔鳳之條龍鸞游昇龍之淵戲真者所爲
有人折其桐枝著君曰何謂傷吾鳳條自後人不復折
西陽任昉報陸倕感知已賦過龍津而一息望鳳條而鳴
翔鸞
阿房待鳳初長安謡云鳳凰鳳凰止阿房杵堅遂于阿
房城植桐數萬株以待之其後慕容冲入阿房城而止
焉冲小字鳳凰 秦記
雙桐沙門僧瑜幼入釋門善於宋孝建中集薪

為會稽請僧設齋禮別而入火中經三日而瑜旁內忽生
雙桐枝根豐茂翥翠非常道俗異之號為雙桐沙門
高僧傳
桓楚王宴為員外郎普照齋前栢樹忽成梧桐論者
以為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然不
能終
齊書
柳山齊豫王嶷於邸起山列種桐竹號為桐山武帝
幸之置酒為樂顧臨川王映王郁亦有嘉名不映曰臣
好栖靜因以為稱又問武陵王晃晃曰臣山卑不會栢
豈昭景惟有森廣直號百陽山帝曰此直勞者之歌也

南史 卷五十一

梁昭明植桐蛵會稽孔珪家起園列植桐柳多構山泉殆窮
目觀堂後桐竹曰鳳凰非
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今桐竹並茂詎能降鳳鳳凰應德而來豈桐竹能降帝曰朕赤望降之
後魏
茂桐詩元魏孝文宴侍臣于清徹堂曰宴移于流化池
芳林下帝仰觀桐兼之盛茂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愷悌
君子莫不令儀今林下諸賢足數歌詠遂令黃門侍即
崔光讀暮春群臣應制詩至彭城王勰詩帝為改一字

東觀漢記何力司稼少卿累僑在新作大明宮植白楊
千庇千力曰此木易成不數年可庇何力不答但誦白
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之句僑仁驚悟更庭以桐
白桐自拍開元四年尚書考功院廳前一雙桐樹蕭然
枯死旬日考功員外郎邵某卒舉而廻光冲為郎中判
却在案月餘西邊樹又枯死省中憂之未幾而光冲又
卒
舊唐
皮桐葉以進李必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時李懷光叛
歲又蝗羊議者欲赦懷光常悼問都臣泌破一桐葉附
使者以進曰陛下與懷光君臣之分不可復合如此棄

宋中記 卷五十一

矣由是不赦
南唐
佳樹酬自王義方為御史買宅數日忽對賓朋指庭中
青桐樹一雙曰此佳樹非他物比君宜親問吉凶當隨宅別無酬例
義方曰此住樹非他物比君宜親問吉凶之後四千
汗牛充棟唐京兆韋執誼守素者居與禪寺共院禪僧做庭有青桐
四株皆素之手植元和中卿相多在此院青桐至夏中
無何發汗頗污人衣如探湯為熱不可沾時相國鄭公
烟筒與巡即救人視之且怒其亂素處謂者曰弟子為師
伐此樹各殖一松可乎及春素亡
餘年次以汙之淋灑為人所惡
也來歲若然我必翦之白頭絕蹤矣
宋高僧傳

枝准量所任銑注側生枝也善曰張衡應
閑曰可前其孫枝稍長孫枝之根末生者也孟桐孫
古今注周禮註梧桐生於嶧山之陽嶧石之上採東南孫枝
聲極清麗風俗通
郭公巖國有白桐木其華有白毳取以
琴布虞喜志有青桐赤桐白桐宜琴瑟今雲南祥柯人
緝以為布詩義疏
爰氣淳木有扶桑梧桐松柏皆受氣淳矣異於群類者
松柏冬茂陰木也梧桐春榮陽木也扶桑日所出陰陽
也王逸
桐木成雲桐木成雲注云取十石甕滿以水覆桐其中
蓋之三四日間氣如雲作雨
華布益州有梧桐木其華采如綠人績以為布名曰華
布華陽國志

雲門春官大司樂圜丘用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方澤
用孫竹之管空桑之琴瑟宗廟用陰竹之管龍門之琴
瑟注和空桑龍門皆山名也孤竹竹特生者孫枝竹枝
根之末生者陰竹生于山北者
禮記
嶧陽孤桐注嶧山之陽岑生桐中琴瑟書
古之嶧陽魯穆公改為鄒今鄒山嶧陽多桐樹
爨火而茂君乘火而王其政和平梓為常生
禮以梓人名匠
雅
鷄山美梓毛山碧山多梓木鷄山美梓山
二物四名椅梓也賈侍中說椅即椅木可作琴梓梓也

擴物也 說文 楸之疏理色白而生于者為梓梓實桐皮曰
梓 詩疏義 白色有角者為梓或名角楸又名手楸黃色無
子有蓋楸楸世人見其木黃呼為荊黃楸 齊民要術 棘實
皮梓實曰豫章桑實曰椹 古今注 越人多種檟
皁樹梓即豫章也 十道志
化於太奴憂太子餐取周庭之梓樹於商闕閒化為松
柏作械 風俗通
為觀齊姜 成公十八年 處物穆姜 成公十四年 使擇美檟以自為櫬與頌
琴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逆婦養姑者
也爵姑以成婦道莫大焉 襄二十九年
樹價物季文子為已樹六檟於蕭圃之價季孫不御君子
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其是之謂乎 上
匠慶請木季孫曰畧匠慶用心於木其以梓為宜夫木
樹墓子胥將死告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梓可為器
而抉吾眼於吾之東門上以觀越兵之入吳也 史記
精為青生 秦文公造長安宮面四百里南至終南山山
有梓樹大數百圍蔭宮中公惡而伐之連日不赴輒大
風雨夜有鬼鬬梓柏相曰豈忘吾何鬼曰若使三百人
被頭以絳繞柏豈不敗汝柏默然不應明日人言于秦
王王依此言伐之中有青牛逸之入灃水解氏玄 秦文
公時梓樹化為牛以騎擊之騎不勝或墮地髣髴被髮
生畏之入水故秦因是置旄頭騎使先驅傅玄 賦
衛子入宮歲餘不得見因涕泣請出上曰吾
非夜憂子夫中庭生梓樹數株豈非天意乎是日幸之
有娠 漢武故事
皇梓生枝 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
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為王氏貴盛
將何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
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火德之厄而有此祥與於高祖考
之門門為開道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
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劉向既云王氏
先祖墳墓在濟南者其梓柱生枝葉朱疏土出屋根壽
命中雖孝昭冠石立於太山小梓起於上林無以過此
災中記 卷五十
之明也
孝成廣慎字仲華東平相專後母至孝有梓樹生於庭
事堂上從置府庭繁茂長大人以為孝感之應 東觀記 梁
不復窺其葉可以飼家肥碩三倍 齊民要術
長楸 九章望長楸而太息室屋之間有此木則鮮材皆
朱輔仰瞻絕緜冕 續漢書
荊氏宋有荊氏者宜楸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祖猴之
枝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者斬之七圍八圍貴
人富商之家求棹傍者斬之此材之患也 柳宗元 人世
楸戶淮北梁南河濟之間千樹楸與千戶侯等 史記 貨殖

有陸家白蓮種顧家班竹雖有韓氏酸棗中山有楸戶
掌楸木者楸可為什器
趙林蔡聲干聘干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
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
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
之
十
五

豫樟

木生亮聘許田乃九州長由琰閻洗耳於河巢父見而
謂之曰豫章之木生於高山工雖巧而不能得子欲避
世何不藏深高士傳

七年可知豫章之為木也生七年而後可知昔漢武穿
昆明池中作豫章木殿

西京雜記

閩二年立豫章宮於昆明池中作豫章木殿

茂齋豫章城之南門曰松陽門門力有樟樹高七丈五
尺大二十五圍枝葉扶疎蔭蔽數畝應劭漢官儀曰豫
章郡樹生庭中故以名郡矣此樹當中枯逮晉永嘉中
一旦更茂豐蔚如初成以中宗之諱改豫章為豫寧

晉太康地記

政訟平豫章常為生太興中元皇果興大業於南故郭
景純南郊賦云奭樟權秀於桓邑是也次宣王桓為豫
章故也

水經注

枝遒新淦縣封鄉有棗友所用樟木殘柯者遂生為樹
今猶存其木合抱始倒植之今枝條皆垂下

陰澗谷南風

楠侍御史秦武秦平陵前道東杉有一株姜死以楠

裁補之請收陵令推劾晉城縣居住

楓

楓極爾雅云楓欇楓孫炎云生江南有寄生枝高三四尺生毛一名楓子天旱以泥泥之即雨又注楓賦云楓木兼厚無風自動天雨則止郝懿行疏爾雅謂楓為欇欇言天風則鳴葉葉也說文解字云楓木厚葉駢枝善搖漢宮殿中多植之至霜後葉丹可愛故騷人多稱之郭景純楓賦芸若充庭欇楓枝旁說文曰宸屋宇也郭璞楓化黃帝殺蚩尤於黎山之丘擲其械於大荒之中宋玉招魂南中有楓子鬼楓木之林王褒洞簫賦本紀楓木之老者人形亦呼為靈楓馬昂夷博物志異記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瘤瘿一夕遇暴雷疾雨其樹聳暗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有通神之驗取之不以法則能化去郝懿行爾雅義疏方言楓天江東江西山中多有楓木人於楓樹下生以人形長三四尺夜雷雨即長與樹齊見人即蝙依舊曾有人合笠於明日看笠子挂在樹頭上旱時欲雨以竹束其頭楔之即雨人取以為式盤極神驗楓天棗地是也戴侗六書故楓天棗地置之槽則車覆止知楓子留為式桐孫侍作琴唐詩紀事卷十六引摭言楓香楓脂一名白膠香雅楓脂入地千歲為琥珀全梨化人老楓化為羽人述異記

椿

椿木樗木形幹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啖樗木臭膠夫亦能蕊去其氣北人呼樗為山椿江東人呼為鬼目葉脫處有痕如樗揷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圖經

立途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途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莊子曰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莊子

婆娑羅洛陽北山謂之邙山其上無大樹大棗都城之北嶺上有古樗樹不知其來早晚婆娑周迴四五畝以來在伊闕正南相當越公等將建都城之日擾此樹以為南北定准嫌樗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矣河洛記

大椿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莊子

注椿一名橁橁木樗也夫明曰大椿笑而乃以為木樗豈專以無窮無極槩之耶

櫟

櫟其實林櫟櫟實也林盛實之皃雅疏櫟陸璣云秦風山有苞櫟陸璣云集于苞栩陸云今栎櫟也徐州人謂櫟為杼或謂為栩其子為皁或云皁

斗甘酸為汁可以染皂今京洛及河內言杼斗謂櫟為杼方通語也然則栎櫟也杼也栩也皆橡櫟之通名也本草吳越之間名柞為櫟風土記杼實曰橡五方通名不出火十二月其樹櫟之可以為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為然亦應陰氣也南淮散木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遂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邪曰散木也以為舟則沈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則夢曰若將比予於文木耶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郎顗世人合璧撐下引文木誤

楩

金縢言楩梓予亦曰金鈴子花落子謂之石梓黃本草

鳳食竹實棟實鳳凰所食也南淮

鴞食楓俗通云鮮鴞食楝時則楚歲又云梟龍景楝且到日

荊

楚荊也牡荊蔓荊也雅廣一名羊櫃一名空疏六韜陰符

心方楚痺以荊為之燃以灼必以荊者凡木心圓荊心方牡荊別

仇國還得金剉雜數十片木色如真金密緻而文彩盛
處有如美錦甚香極細可以為枕及蓐面雖沉檀不能
及 金載

五加

五加皮五加皮樹木是白楸其上有葉如蒲葉者其葉
三花是雄五葉花是雌一名豺漆一名仵節恰名為追
風使本草

金盞舜嘗登蒼梧山曰厥金玉之香豈朕用偃息正道
此乃五加也又異名曰金盞昔西域真人王屋山人王
常言何以得長久何不食石萬金盞毋何以得長壽何
不食石用玉鼓玉鼓者即地榆也五加地榆皆是養石
而餌得長生之藥也昔尹公度聞孟緯子董士固共相
與言曰寧得一把五加益天不用金玉滿車寧得一斤地榆
安用明月寶珠東華真人
五車之精大王君云五車之星精也人應
五湖人應五德位應五車故青精入東則有
東方之波白氣入節則有西方之津赤氣入華則有南
方之光玄精入根則有北方之柏黃煙入皮則有戊已
之霧五神合生木特育成用之者真仙服之者及嬰也
本草

忍本

陽和之者陶鈞生於陰陰感水者木之母也木之為言觸

氣動也 其字八推十為木人者陰合十者物故元會
本木 運世者為本而殺者為末會小者為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腰則不折故 良其曰
而百節肥灌其木而枝葉美 雅南
玉方 古禮男子生而射天地四方其文云東方之弧以
桑為弓蓬為矢射天地四方之弧以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
梧桐者東方之草春木也南方之弧以柳柳者南方之
草夏木也中央之弧以桑桑者中央之木也西方之弧
以棘棘者西方之草秋木也北方之弧以棗棗者北方
之草冬木也 青史子
三時 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蒜 名狀從秋種從夏所
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蒜 名狀從秋種從夏所
木名三時草命一歲若蒜 名狀從秋種從夏所

剛則柳總弱則低
(署蘇)者之山有木焉其狀如蕨而赤理其汗如漆
味如飴食者不飢可以忘憂可以釋勞其名曰白蓉可以血玉(郝
橘)本歷兒之山六上多檀多橘木是木也方莖而員葉
黃華而毛其實如棘服之不忘(山
經)
(千歲)很山有異木人無見其朽者其名千歲葉似棗色
似桑冬夏青貞彊少節(宜都山
川記)
長生(上林苑有千年長生樹十株萬年長生樹十株(西
京雜記)金華殿後有皇后浴室種雙長生樹枝條交于棟上
圍圍車蓋形冬日不彫葉大如掌至八九月乃生華華
色白子赤大如橡子不中噉也世人謂之西王母長生
(水經注)
樹(中
華林園有萬年樹十四株(園囿
名勝
志)
不死樹員丘山有不死樹食之乃壽(海
內
十洲
記)
(模)模木生周公冢上其葉春青夏綠秋白冬凋以色
其正也(雅南王
草木譜)
(楷)楷木生孔子冢上其幹枝疎而不屈以質得其直也
蜀人呼為楷木
(仁壽)晉人為介之推起思煙壘種仁壽木木似栢而枝
長柔軟其花堪食呂覽云木之美者有仁壽之華(物
遠
記)
(恒春)方丈山有恒春之樹葉如蓮花芬芳如桂花隨四
時之色昭王之末仙人(拾
遺
記)馬列國咸賀王曰寡人得恒

(七里洲中有雷班刻木蘭為舟舟至今在洲中)
(羅浮)云木蘭舟出於此也木蘭川在潯陽江中多木蘭
樹昔吳王闔閭植木蘭於此用構宮殿也(述
異
記)
(瑰)瑰聚窟州有返魂樹伐其根心於玉釜中煮取汁塗
之令可九名曰鷙精香或名震靈丸或名返生香或名
却死香死屍在地聞氣乃活(十
洲
記)
君子樹華林園有君子樹三株(晉宮
閣
記)
安羅晉永康元年巳陵顯安寺僧房床下忽生一樹隨
發隨生如是非一樹生愈疾焉共異之置而不剪旬
之間植村極棟處殺房避之自爾已後樹長便遲但極
(水經注)
(瓏)瓏秀夏中方有花華枝落與衆木不殊多歷年稔人莫
識也後外國僧見之攀而流涕曰此婆羅樹也佛處其
下涅槃吾思本事所以泣耳而花開細白不足觀採元
嘉十一年忽生一花形色如芙蓉樹今見在此亦一方
之奇迹也(劉
南
郡
圖
經
高僧傳)大寶初安西進婆羅枝狀言臣所
管四鎮有拔汗那最為密近未有婆羅樹特為奇絕不
庇尺草不止惡會聲鄰無慚於松栢成陰不媿於桃李
近差官投汗那使令採得前件樹枝二日並如得託根
長槃擢韻建葦布葉蔭林隣月中之昇桂垂枝接影對
天上之白榆(西
陽
雜
俎)
生吧天食國主營造人致名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

樹西崖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青樹上巢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脚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惡不在大食王（廣異記）

瑞正長安西端正樹去馬嵬一舍之程元德宗幸天親其蔽芾錫以佳名也後有文士題詩曰昔日偏霑雨露榮德皇西幸賜佳名馬嵬去此無多地合向楊妃墓上生（竹情集）上餐焉（楊太真外傳）行至扶風旁花畔見石楠樹愛玩之因目為端正樹蓋有所思也

合歡欲蠲人之忿則贈以青棠一名合歡合歡枝葉（弱互相交結每一（洛陽記）

風來蟲自相解了不相牽緻樹之階庭使人不忿嵇康種之舍前（古今注）其葉能去垢至暮即合故曰合昏又謂之夜合花（本草）合歡獨忿萱草忘憂（養生論）

無患程雅問檀木曰無患何也答曰昔有神巫曰瑾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為棒棒敲之世人相傳以此木為衆鬼所畏競取以為器用以却邪厭鬼故曰無患也（古今注）今儒家貫之為念珠惟取紫紅色小者佳（本草）

無患子一名噆婁一名桓桓患字聲訛也（木草）

核堅正黑可作香纓用辟惡氣浣垢（博物志）無患木燒之極香（酉陽雜俎）

女貞女貞木者少陰之精冬華不落（典術）女貞之樹柯葉冬青（鄭氏婚禮）女貞實服者不怒（山經）

楠木泰室之山其上有木焉葉狀如棗而赤理其名曰楠木服者不妒（上林賦）

慎火廣州有大樹可以御火山艻俗音曰捉子其木經野火燒炭不滅故東方朔謂為不灰之木（林邑記）

多種屋上以防火（南越志）

勝火東武城東南有勝火木方俗音曰捉子其木經野火燒炭不滅故東方朔謂為不灰之木（林邑記）

不灰徐無山有不灰之木生火之石注云其木色黑似炭而無葉有不赤色如丹以一石相磨則火發以然燃火可以終身今則無之（水經）南海萧丘之上生一種木雖為火所着但少焦黑人或得以為薪者炊熟則灌滅之用之不窮（南州）

思惟思惟樹漢時有道人自西域持具多子植於嵩之西峯下後極高大有四樹樹一年三花（續王花木志）嵩高寺中有思惟樹即貝多也如來坐貝多下思惟因以名焉（南州）建那補羅國北不遠有多羅樹林三十餘里其葉長廣其色光潤諸國書寫莫不采用（洛陽伽藍記）橋遍翅經道場東衍其道場有波羅門僧及身毒僧十

錄人新翻諸經其所燃經本從外國來用貝多樹葉書今訛書作貝
貝葉長一尺五六寸闊五寸許葉形似枇杷厚大橫作行書隨經多少縫其一邊帖然相連
木綿出定安縣有木綿樹高大實如酒杯中有綿如絮之綿又可作布名曰緤一名毛布木綿正月
白華成則熟南人以為織絮
則花大如芙蓉花落結子有生綿方葉耳子內有綿甚
泉瀑布下有勾若木可以為布俚人斫之新條更生取
之績以為布
木龍木龍寺有三層塔側生一大樹榮統至塔頂枝
幹交橫上平云春十餘坐枝抄四向下垂圍圍如柏垂
帳經過莫有辨者梁武帝曾遣人圖寫樹形還都大休
屈盤似龍因呼為木龍寺
抱木抱木江溪中兼細如槍身堅類柏唯根軟不勝
刀鋸今潮循人用多其根剉而為屐當木濕時刻削易
如割瓜木乾之後柔刀不可理也或油畫或漆其輕如
通草暑月著之隔單混地氣力如杉木今廣州從諸郡
收守初到任皆有油畫抱木屐也
丹青終南山有樹直上百尺無枝上結叢條狀如車蓋
葉一青一丹斑駁如錦綵長安謂之丹青樹亦云舉意
樹亦生於熊耳山中

學上林賦華楓枰櫨師古曰華即今之皮貼子者也
三年汾州起汾陽宮南外平林率是大樟木高百餘
尺行從文武皆剝取皮覆卷舍大業遣鉢室帝因用樟皮
置屋
堪為燭取脂燒碎鬼本草
枇杷抑樹大四五圍長五六丈洪直旁無枝條其頭
生葉不過數十似楸葉析其木肌堅難傷入藥中得疾
赤黃蜜煎可食唐本
木理有文横斜相間其心似盡心
為奴滋映極美其類可為帶鉸鉤如鉄中石益利唯根致跋上葉下有類如
粗馬尾廣人採之以織巾子
南有樹樹大枝日於其杪置金甕改名為金甕神唐書
如何南方大荒有樹焉名曰如何三百歲作花三百歲
作實有核如棗子長五寸金刀割則若竹刀割則飴木
刀割則斷尸刀割則辛食之則得仙經異如何隨刀而
改味風俗之記
文莖符禺之山其上有木名曰文莖其實如棗可以已
聾山經
天上大神詩序新昌宅書堂前有藥樹二株今已盈拱
則長慶中於翰林院西軒藥樹下移得線長一寸僕夫
封一泥圓以歸植今則長成名之曰天上樹詩云白榆
星底開紅甲珠樹宮中映紫霞錄異

李

王衡星王衡星散為李 遷北雁
土宜五沃之土其梅其杏其桃其李 管子地員
趙李休無實李一名趙李座接慮李今之麥李 爾雅
王文王母遺帝上清玉文之李 黃帝內傳
顓淵李武帝初修上林苑群臣遠方各獻名果異樹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麗李十五紫李綠李朱李黃李青綺李青房李同心李車下李合枝李食枝李顏田李羌李蠻李蠻李侯李 西京雜記
李大如瓶李少君謂武帝滇海棗大如瓜鍾山之李大如瓶臣以食之遂生壽光 內傳武
員丘紅李仙之上藥有員丘紅李 上

王羲琳園去長安九萬里生玉棗李色如碧玉數千歲一熟味酸昔韓衆常餌此李因名韓衆李 列仙傳帝坐神明臺設琳園碧李

御李子許昌節度使小廳是故魏景福殿董卓亂曹操挾令遷帝自洛都許許州有小李子色紅黃大如櫻桃謂之御李子即獻帝所植至今有焉 異苑止記

蠶山白李蓁木初疑有神出河東虞度索君人共立廟

兗州嶽氏母病往禱見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剋剋似鬼頭度索君曰昔廬山共食白李未久已三千年日月易得使人恨然去後度索君云此南海君也（文苑列異傳）

安陽李魏文帝安陽殿前天降朱李八枚啖一枚數日不食今李種有安陽李大而甘者即其種也（述異記）

玄雲李五雲丹山上有玄雲之李食之得仙（袁人王浚內傳）

汪李五原琴縋入山伐木人云到崑崙山有玉李王瓜王桃其實形如世間但光明洞徹而堅須以玉井水洗之便軟而不可食（神仙傳）

牯枝赤李安丘望之病篤子公沙都來省之與安丘李一株曰此樹下安丘晚然有瘥開李香開目見雙赤棘（神仙傳）

共坐於庭樹下安丘晚然有瘥開李香開目見雙赤棘（神仙傳）

羞梠枝都仰手承李自墮掌中安丘食之所善除盡（神仙傳）

高士傳

道傍苦李王戎年七歲嘗與諸兒遊觀道邊李樹有子折枝諸小兒競走取之惟王戎不動人問之答曰樹在道傍而多子此必苦李也取之信然（世說）

棗李伐梠和嶠性至儉家有好李王武子求之與不過數十王武子因其上直率少年能食之者持斧詣園飽共啖畢伐之送一車枝與和公問曰何如君李和既得而笑之已（世說）

嶠諸弟往園中食李而皆計核責錢故嶠婦弟王濟伐之也（世說）

鑽核王安豐有好李嘗賣之恐人得其種乃鑽核而賣（世說）

同心北齊武帝改芳林園為僊都苑植名果有合歡杏同心李（述異記）

蟠屈知龍武德中有獻李樹連李盤屈知龍（唐書）

朱品之首李百方常第果實若貢士者以綠李為首楊梨為二櫻桃為三柑為四蒲桃為五或禹荔枝曰寄舉之首問栗何如曰東有實事不出八九始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味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國史補）

瑞應元嘉宗至德二年瓦藏柏扶風令薛元皎於鳳翔開元寺置御藥師場忽於法會內生一叢李樹有四十九莖元皎等表賀帝喜曰此大瑞應吞勅云瑞李叢生（忠臣傳）

國之興兆生在伽藍之內足知覺樹之榮感此殊祥與師同慶（宋高僧傳）

似蓋興元元年八月亳州貞元縣大空寺僧院李樹種來十四年綠長一丈八十今春枝忽上聳高六尺周圍似蓋九尺（酉陽雜俎）

楊化南庶李昇受徐溫之禪也其日白雀見于庭江西楊化為李洪州李生連理詔還李姓國（江南錄）

朱仲李房陵定山有朱仲李園三十六所滿岳開花賦曰房陵朱仲之李李尤果賦云三十六園之朱李蓋仙李緋而神李紅陸士衡果賦云中山之綠李是也（述異記）

黃屯西王母居龍月城城中產黃

中二字三毋惜之過於蟠桃集真記

嘉慶子東都嘉慶坊有李樹其實甚鮮為京都之美故稱嘉慶李今人但言嘉慶子蓋稱謂既熟不加李亦唐書逸史記也京記

金李杜陵有金李李之大者謂之夾李小者呼鳳李盛弘之荊州記

九都北狄渤海有九都之李李

春李華林園有春李冬華春熟

黃建李有黃建李青皮李馬肝李冬李十一月熟廣志河

沂黃建房陵綠青傳玄賦南居細李四月先熟風土記

二色瀕鄉老子祠有紫石櫰紅顯李一李二色

如拳山中有綠李大如拳者呼李李尤果賦云如拳

元和郡縣志卷三十二

柰

三種柰有白赤青三種張掖有白柰酒泉有赤柰廣志二

柰曜丹白之色開居賦

啖紫柰夏禹詣鍾山啖紫柰辭金液服靈實行九真而

猶墜於會稽真誥

福鄉柰展上公學道于伏龍地乃植柰彌滿所住之上

常白諸仙人云昔在華陽下食白柰美憶之未久忽已

三千歲矣郭四朝後來住其處又種五果上公云此地

吾可種柰所謂福鄉之柰可以除災癘同仙傳

綠柰上林死有白柰紫柰綠柰西京雜記有紫柰大如升雜

如蜜核紫花青研之有汁如漆可染衣其汁着衣不可

漚浣亦名闇衣柰洞冥記帝坐神明臺果則有李陰紫

圓丘仙藥之次者有圓丘紫柰漢武故事

摘圓丘之紫柰

柿柰漢末楊氏家園中產神柰三株述異記

冬熱即夕熙中虎賁宣詔賜臣冬柰一奩詔使溫啖夜

非食時而賜見及柰以夏熟今則冬至物以非時為珍

恩以絕口為厚詔曰此柰從梁州來道里既遠又來東

轉暖故稍變色不佳耳

抱樹王祥後母庭中有柰樹始着子使祥守視晝聖鳥

雀夜驚蟲鼠時雨忽至祥抱樹至曙母見之惻然孫盛

天中記卷三十二

子傳

三玄夫人姓魏名華存性樂神仙季冬夜半有四真人

降夫人靜室因設玄雲紫柰蜂實靈瓜夫人還王屋山

碧柰紫徽王夫人詩云俯激雲藒津仰掇碧柰花灌足

王子喬等並降夫人與真人為賓主設三玄紫柰漢仙傳

玉天池波椎牽牛河詩

白花如柰成帝杜皇后崩先是三吳女子相與簪白花

皇之如素柰傳言天公織女死為之着服至是而後崩

者紹興五年寧德皇后訃音從比庭來陳之茂疏云十

年罷蠶終弗返於斧梧萬國劉寶徒益籍于白柰

實重七斤白鳥寺浮圖前柰林葡萄異於餘處柰實重

七斤葡萄實倍于棗至熟時帝取之或賜宮人宮人轉遺親以為奇異得者不敢輒食乃歷數家（洛陽記）

承光柰承光寺亦多果木柰味甚美殆於京師上

才顧善實楊悟字凌彥幼年座庭前有柰對實落于地

群兒咸爭之悟獨坐不顧其季父瞻遣火學館見之大

用嗟異顧謂賓客曰此兒悟裕有我家風（一作風）

朱柰貞觀中頡丘有人于黃河渚上拾棗得一樹栽子

大如指持歸府之三年乃結（一作頗）實味狀如柰又似林

檎多汁異常酸美送縣縣上州，其實來乃進之後樹

長成漸至三百顆每年進之號曰朱柰至今猶存德貝

博等州取其枝接所在豐果足人以義（一作德）西域浮來碍渚

（洛陽記）

而住矣（一作義）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拾得此樹以果獻刺

史紀王慎王貢於高宗以為朱柰又名五色林檎或謂

之花珠果上重賜王方言文林即亦號此果為文林果

俗云頻婆果（洛陽記）

冬柰崑崙山上有冬柰冬生子碧色須臾井之水洗之

方可食（龜茲記）

聖柰河州鳳林關有靈巖寺每七月十五日溪穴流出

聖柰大如拳以為常（洛陽記）

春秋柰虎丘山下三面有春秋二柰（虎丘山記）

大如兔頭白柰出涼州野（一作田）中樹高丈如兔頭（一作陽）者

似日給日給之華與柰相似也柰紀實而（一作給）零落虛

偽之言與真實相似也虛偽敗

來禽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禽

來禽也（一作志）此有三種大長者為

味澀為楸秋熟（一本作章）

杏

歲星之精杏者東方歲星之精

三種（一作種）秦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大

海杏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洛陽記）

文杏（一作漢）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

綠杏瀨鄉老子祠有縹杏（出異苑）

相如長門賦（一作上林賦）

彩雜（一作西京雜記）餘文杏以為梁

也（一作典術）

有柰杏（一作廣志）

如拳（一作地志）

而真實成（一作結）

亦名來禽言來年柰熟則

柰圓者林檎夏熟小者

味澀為楸秋熟

杏

歲星之精杏者東方歲星之精

三種（一作種）秦陽有白杏鄴中有赤杏大

海杏范蠡宅在湖中有海杏大

綠杏瀨鄉老子祠有縹杏（出異苑）

文杏（一作漢）上林苑有文杏材有文

相如長門賦（一作上林賦）

彩雜（一作西京雜記）餘文杏以為梁

也（一作典術）

有柰杏（一作廣志）

如拳（一作地志）

而真實成（一作結）

亦名來禽言來年柰熟則

柰圓者林檎夏熟小者

來禽林檎似赤柰子亦名黑禽

來禽也（一作志）此有三種大長者為

味澀為楸秋熟（一本作章）

林藹然成林杏子熟奉於林中所在作漿食一器宜人少穀徃而取杏多即有三四頭虎逐之奉悉以杏所得穀賙救貧窮 神仙傳

先生杏林 淮南記

三玄紫杏仙人有三玄紫杏 南岳夫人傳

杏核如笠裴沆再從伯遇白衣老人裴渴甚求茗老人指一土龕此中有少漿可就取米覘龕中有杏核一角如笠滿中有漿漿色正白乃力舉飲之不復飢渴漿味如杏酪老人曰君向飲杏漿當罗九族親情且以酒色為誡也 宣室志 神仙傳

杏壇三月杏花盛可乘白沙輕步之田月令 杏花如何

可耕白沙上

桃花高山東北有牛山箕山多杏至五月爛然蕾發自中國喪亂百姓飢饉皆資此為命人人充飽而杏不盡 高山記

卜歲杏多實不蠹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但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故五果分五行所以表五谷也 白虎通

靈山靈山之丁其木多杏 山經

桃

五木之精桃者五木之精仙木也 抱朴子 元日

應氣驚蟄大壯初九桃始華不華倉庫多火 易卦通驗

桃梧王子慶忌死于劒羿死于桃梧大杖以桃木為之以擊殺羿由是以來鬼畏桃 淮南

氷桃扶桑東有磅礴山日所不及其地寒上有桃樹千圍其花青黑色萬歲一實西王母以食穆王 拾遺記

桃史弈桓公出遊遇一丈夫衣應步帶着桃皮亦桓公怪而問之曰是何名何經所在何篇所居何以斥逐何不遠 陳詩小傳

子產相鄭徃見堯丘子林與其弟子坐必以年長者為次 呂氏春秋

刀之遺於通者莫之舉也 呂氏春秋

碧桃尹喜從老子西遊首太真王母共食碧桃之實 內傳

六果之下孔子御坐於哀公哀公賜桃與黍哀公曰諸用仲尼先飯黍而後啗桃左右皆掩口而笑哀公曰非者非飯之也以寫桃也仲尼對曰立知之矣夫黍者五穀之長也祭先王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為下祭先王不得入廟丘之門也君子以賤事貴不閑以貴事賤之下是從一雪下也丘以為妨今以五穀之長雪果蓏

美故不敢以先於宗廟之盛也（韓非外儲）

三桃殺三士（晏子春秋）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勇而無禮之端也不若去之因請公使人不計功而食公孫接田開疆各又言其功曰二子何不反桃抽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所行不死無勇亦反其桃挈領而死（晏子春秋）

衛君與君遊於果園食桃而甘愛我哉忘其口味以啖寡人（呂氏春秋）

君君曰是固嘗啖我以餘桃故而以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韓非說林）

履坂求桃非德也（韓非備內）

園亡一桃知伯庖人亡矣一簋不能知郭郭子陽園亡一桃而即覺之其自亡他而不能知斯皆銳情於小而忘大者也（劉子）

獲桃得道寧都金精山係第三十五福地漢初張老女獲桃得道（太平廣記）

龍英入山獲二桃得道長沙王吳芮聘焉至洞中見其女乘紫雲在半空謂芮曰吾為金星之精降治此山言訖即升天而去（白玉蟾記）

倫東郡獻短人帝疑其精召東方朔朔至呼短人曰巨靈阿母遣來否短人不對指朔謂上曰西王母種桃三千年一著子此兒不良已三過偷之矣（漢武故事）

母以七月七日降帝宮命侍女取桃須臾以玉盤盛桃
七枚大如鴈子形圓色青以呈王母王母以四顆與帝
三顆自食桃味甚美口有餘液帝即以核著地王母問帝
帝曰欲種之耳母曰此桃三千歲一實中夏地上薄不
生如何帝乃止後上發諸道士奴婢者百餘人西王
母遣使謂上曰未仙而佰邪欲見人而邪其容與帝絕
矣又放二桃曰食此可伴桃壽故事
桃易上有長漢高以來貢校劒四面所高廟桃
湯赤嶺溫泉
巨桃漢明帝時恒山獻巨桃核霜下結花隆暑方熟亦
云祖人所食帝使值于霜林園園皆植寒果積氷之節
天中記 卷三十二
百果方盛俗謂之相陵聲之誤也
天台桃漢明帝永平五年劉晨阮肇共入天台山
取穀皮迷路不得返經十餘日粮盡饑殆死遥望山
上有一桃大有子實而絶巖還間來無登路扳緣藤葛
然後得上各啖數桃而不飢下山一大溪邊有二女資
質妙絶因要還家勑婢云劉阮二郎向雖得瓊實猶尚
虛弊可速作食有胡麻山羊脾甚美還晉卜載餘二人
懐土求歸女曰宿福所牽何復欲還因指示還路既出
無復相識問得七世孫傳聞上世入山迷不得歸
桃源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從溪而行忘路遠近忽逢
桃花林夾兩岸芳華鮮美落英繽紛林盡得山山有小
天中記 卷三十二
口彷彿若有光便舍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
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
之屬阡陌交通鷄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
如外人黄髮垂髫並怡然自樂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
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鷄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
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絶境不
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
魏晉既出白太守劉歆即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幽潛錄
仇柳秋行
五丈原諸葛開邑屋連接鷄犬相聞男
女衣著悉如外人見漁父驚爲設酒食云先世避秦難
率妻子來此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不知有漢不
論魏晉既出白太守劉歆即遣人隨往尋之迷不復得
幽潛錄
過曰此桃我昔所種子乃美好其婦曰人言七者異
桃君何不長耶答曰桃東南枝長二尺八寸向日者噉
之或亦不畏也
天中記 卷三十二
秦帝食桃惠帝征成都王於安陽城北軍敗日已向中
而大官未暇進食左右賫秋桃十枚便以獻帝帝食
三枚石趨使人擘手奪三枚
所桃武歷陽女嫁阮宣武絶忌家有一桃樹華葉灼爍
宜數美之即便大怒使婢取刀砍折莫華
來桃桓玄素輕桓崖崖在京下有奴挑玄連就求之遂
不得佳者玄與殷仲文書以爲笑曰德之休明膚慎
貢其裕矣如其不爾雖璧問物亦不可得也
句桃鄱華林苑有句鼻桃子重二斤或二斤半亦有名
黎凡此衆果無味甘美入口消汁人間有名系季龍作
蝦蟆卓四箱廣一丈深一丈合土在中植之則無不生
也
仙人掛棋華林園某陽山南有百果園果列作林木名

有堂有仙人桃其色赤表裏照徹得霜即熟亦出崑崙
山亦下王母桃也（仙傳拾遺）盧洛城華林園內有冬桃十月始
熟形如指羹食之解勞亦名西王母桃（西京雜記）
唐 崔
桃花宴四年春上宴於桃花園群臣畢從學士李嶠等
各獻桃花詩上令宮女歌之辭既清婉歌仍妙絕獻詩
者舞蹈稱萬歲上勅太常簡二十篇入樂府號曰桃花
行（景龍文館記）
劉憲
勑嬌御死新有千葉桃花帝親摘一枝插於妃子實兒
上曰此薗花尤能勑嬌態遠天
唐 盧
桃核明皇於禁苑中杓有千葉者盛開帝與貴妃日逐
宴于花樹下帝曰不獨賞玩之盛此花亦能消恨也
陳鴻 五寸 桑学翁謂李復云天寶末有高長史虛舟寓
于廬山瀑布泉時夏月多雨見瀑布之中流出一桃葉
長五寸長一尺二寸（出戸鈔）
疑于海鹽縣白塔沙堵之上
核容一升至德初徐正字
得 桃核片可貯一升 上水部員外郎杜陟嘗見江淮
士人以桃核扇量米正容一升言於九嶷山溪中得
桃大如碗史論在齊州時出獵憩蘭若中覺桃香異常
見桃核杯杯潤尺餘紋綵燦然真蠟桃之實也劉自云
少時遊華岳見一道士以此核酌瀑泉盎漱觀之驚歎
道士以半片授之（野人閒話）孟昶二十年十二月中書舍人

桃核酒盃云得於華山陳惇賜帛五十疋
[illegible]桃核亦載事有人以桃核半枚獻王輔者中容米
三十斗置座
大桃吐谷渾有桃大如石甕（出異物志）大食勿斯離國桃子
重二斤（史記）東海有山名度索山有大桃樹屈盤三千里曰
蟠桃（十洲記）大海中女人國土產蓮肉長尺餘桃核長二
尺
王桃王桃服之長生不死若不得早服之臨死日服之
其尸畢天地不朽（神農經）
桃梟桃實巴乾着木上經冬不落者名桃梟又名桃奴
五月採之（本草）
偏桃偏桃出波斯國波斯呼為婆淡樹長五六丈圍四
五尺葉似桃而潤大三月開花白色落落結實狀如桃其肉苦澁不可啖核中仁甘酢
子而形偏故謂之偏桃其核三重（酉陽雜俎）
西域諸國並珎之畢國出偏核桃形如半月狀波
斯取人食之絕香美極下氣力比於中夏桃仁療痰不
殊會氏云偏桃仁敦煌尤多花殷紅色即中解肉順
使安西以雜蜀種之而生桃仁肥大其桃皮不堪食（出物志）
金桃貞觀二十一年康國獻黃桃大如鴨卵其色如金
亦呼為金桃（唐典）

自根征頑嗇不住莫然香風道薄情月中隨而送少
死墉公死中乃桃花精也博異記
石城山桃古記云昔人于天目捕獵迫雨于石城之外
見林間有白桃一顆摘入手如氷忽又變紅其熱如湯
遂採木葉包之藏于白囊下山捫之猶在及至家惟木
葉存荊楚歲時記
接桃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花譜

櫻桃

含桃仲夏蓋含桃先薦寢廟含桃櫻桃鶯鳥所含食故
言含桃也呂覽一名朱桃一名麥奚本草
櫻桃有三種櫻桃其種有三大而殷者曰吳櫻桃黃而
大中記赤者曰水櫻桃食之皆不如蠟珠美味
夫椒

獻宗廟漢惠帝出雛宮叔孫通曰禮有春嘗果方今櫻
桃可獻願陛下出因取櫻桃獻宗廟諸獻果自此始漢書
賜群臣明帝於月夜宴群臣於園太官進櫻桃以赤瑛
為籃賜群臣月下視之籃與桃同色群臣皆笑云是空
籃拾遺記

鉤櫻桃太宗將致櫻桃於鄧公耕奉則是尊言賜又以
甲問之虞監曰昔梁帝遣齊巴陵王耕鉤遂從之舊唐
賜朱櫻四年夏四月上與諸臣於樹中摘櫻桃盛其食
口而覃山 摘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盞亦
龍城錄 趙

和以杏酪四年夏四月上幸兩儀殿命侍臣異殿食櫻
桃其櫻桃盛以琥瑠和以杏酪飲酴醾酒上
口摘玄宗殿櫻桃熟命百官口摘之舊唐
乳燕雛巢中李希烈始入汴聞戶漕參軍竇良女桂
娘美而能文強取之桂娘將出門顧其父曰慎無戚必
能戚賊桂娘在希烈側能巧曲取信得閑密謀希烈歸
蔡州桂娘常稱陳先奇忠勇可用而妻亦竇姓願如姊
婿者以固其夫希烈然之與元年四月希烈暴死其子不
稟欲悉誅諸將自立未決有獻含桃者桂娘白希烈子
先奇妻且以示無事于外因為蠟帛先雜果中遣
所謀先奇見之言于薛育明日各以所部兵譟而入子
追出遍拜語已斬之七首以獻后兩月吳少誠殺先奇
知桂娘謀因亦殺之玄怪錄

賜太臣文宗始即位當因內園進新櫻桃將以賜三宮
太后上曰送太后焉可以為賜因援筆易其文簿曰奉
太后自是以為常舊唐書

櫻桃宴唐時新進士尤重櫻桃宴乾符四年劉鄴第二
子覃及第時狀頭已下方議醵率覃潛遣人預購數十
樹獨置是宴大會公卿時京園櫻桃初出雖貴達未適
口而覃山積鋪席復和以糖酪者人享蠻畫一小盞亦

不蚤死并以至參卿董靡不需足 晉書

【櫻桃】裴元裕群從中有悅隣女者憂妓遺二櫻桃食之及覺核墜枕側 酉陽雜俎

【櫻桃】陳景思說勑使齊日昇養櫻桃至五月中皮脆如紅柿不落其味數倍人不測其法 上

酪餹歸約能作櫻桃餹其味不變 上

【十二枝及一尺】劉公言滑州櫻桃十二枚及一尺 上

【陽櫻風洋】敞綏爲左僕射司空嘗預百寮廊中食上令中使馬江朝賜櫻桃綏承而班之首舊識江朝叙語次不覺屈膝而拜江朝答拜御史所劾綏出鎮荆南江朝降一官 續世說

梨

【千樹】淮北衆南河濟之間千樹梨其人皆與千戶侯等 漢書

【紫梨】老子西游省太真王母共食碧梨紫梨 尹喜內傳

【十梨上林】死有紫梨小實大谷梨細葉梨縹帶梨金柯梨出琅琊王野王太守王虞所獻 海梨出渤海梨出渤海北實不逮東王梨紫條梨青玉梨西京雜記

【玄光】太上之藥果有玄光梨 內傳

【取小】孔融年四歲與諸兄食梨輒取其小者人問其故答曰我小兒法當取小者由此宗族奇之 文士傳

【出血】曹操自漢中至洛陽起建始殿使工蘇越從美梨掘之根傷盡血出越白狀操躬自視而惡之以爲不祥還遂復疾 曹瞞傳

【研梨】介象爲吳主所徵在武昌速求去不許象言病帝以美梨一奩賜之頃吏象死帝殯而埋之以日中時死其日晡時到建業以所賜梨付守苑吏種之後吏以狀聞即發象棺視之惟一符耳 神仙傳

【真定】真定御梨大若拳并若容脫若菱可以解煩釋渴 郭義恭廣志

【洛陽北邙】張公夏梨海內唯有一樹常山真定梨 洛陽記

山陽鉅野梨梁國睢陽梨齊郡臨淄梨廣都梨又云鉅鹿秦梨重六斤數人分食之上黨梨小而加甘新豐箭谷梨關以西弘農京兆右扶風界諸谷中梨多供御 三輔決錄

【陽城秋梨】夏梨 廣志

【味出靈關】山名之陰旨珍于津之蜜豈徒真定歸美大谷慙盛 謝曉揚雒陽記

【豐箭谷枝懸六斤】 廣雅

【大谷】張公大谷之梨 潘岳閑居賦

梨則大谷冬紫張公秋黃 王氏

洛都城南五十里有大谷舊名通谷 華陽記

【袁家】桓南郡每見人不快輒嗔云君得袁家梨當復不蒸食不 世說舊說秣陵袁仲家梨甚美大如升入口即消釋

【分道】道安公講僧常數百習鑿齒供饋十梨值講安公依於座中手自剖分梨盡人遍都無頗 上

同心梨呂光時燉煌太守宋歆獻同心之梨 涼州記

八百梨王玄謨徑滑堂一疋布責民八百梨以此俚人心
宋書

百果之宗張敷小名查父郡小名梨宋文帝嘗戲之曰查何如梨答曰梨為百果之宗查何可比
南史張敷從彭城還傳亮下船與別張不起授手着舫戶外傳送不執手熟視張面云查故是梨中不臧者便去
俗說

消梨宋廢帝太始年既失彭城江南始盛傳種消梨先無此樹百姓爭欲種植識者曰當有姓蕭而來者後齊受禪
廣五行記
齊志

高聰梨魏高聰以高肇之黨徙於家斷絕人事惟修塋園果世稱高聰梨以為珍異
北史

鳳棲梨地里志陝州峽石縣山中有棠梨枝唐三藏游西域經行梨州植梨杖云他日州治在此後果遷如其言其後梨成株高五丈圍九尺宋天聖閒州治火人取其枝以接他株
河中府土貢鳳棲梨紀異記

帝為燒梨肅宗嘗夜坐召潁王等三弟同於地爐煨梨
唐書

上坐時李泌絕粒上自燒二梨以賜之潁王恃恩固求上不與曰汝當飽肉食先生絕粒何必爭之賜以果潁王曰先生恩渥如此臣等請聯句以為他年故事潁王曰先生年幾許顏色似童兒信王曰夜抱九仙骨朝拔一品衣一王曰不食千鍾粟惟餐兩顆梨既而三王請上成之上曰天生比閒氣助我化無為
紫花梨武宗五年患心熱之疾青城山那道士以赤城山之青芝大白溪南紫花梨所合青芝粗惡之那辭去後帝疾復作詔求紫花梨時恒州節度王遵尚壽春公主公主即會昌女弟開真觀李冬有二株即遣就加封檢及秋實公主手選進之其記室李蔓來作進梨表云紫花開處擅美春洲綠蔕懸時四光猷清雖雖王屑
天中記

春暮珠圓芾不待當筵勝口表達閨下公卿笑之曰常山公何用進殘梨千天府也益以其有脆難勝口之句有縣宰李尚嘗以守樹不謹貴風折一枝降為冀州
典午日記

按唐書壽春武宗女不著尚者名武宗年三十三不應有如此女大疑劉記為是
實大如拳李景本徐氏湖州安吉人為安吉令先是其家有梨樹云結一實大如拳其父異之將獻郡守有謂其父曰此果非常年所有即上獻來年見徵安知復有此物不如勿獻其父然之因會鄉里將共食即席剖之有赤蛇在實中割者大驚投刀於地蛇而赤蛇走其母捫下尋之了無所見未幾其母遂孕知諸異越備決
五臟分李建勳罷相出鎮豫章一日赴西山田閒亭

全有老叟教數村童公餉于其處連食數梨賓傔有曰
梨琥珀蠟谷斤不宜多食叟嘆曰鶻迕于五臟斧斤乃
別離之離非謂梨也蓋雖別則殘賊胷懷有若刀斧因
號梨曰鶻迕子呈之公大嘆服（和山野錄）
醫對梨金山之比有梨大如斗紫色千年一花冬月乃
實煎之有膏食之身輕亦曰紫輕梨（列子記）
寶各至地即融什（宋嘉祐本草記）
仙梨融峯上有青壇方五丈有燒香行道處古形銅器
故種有梨樹高二十丈子如斗至摇落時但見其汁核
五口宜（卷三十二）
熟得味者（浴陽記）

此狄渤海果有樂遊之梨
赤梨扶桑國有赤梨經年不壞（南史）
晉園山陽縣北有谷通得駝馬石勒十人騎昔在此啖
梨王樹今有梨園（三晉山陵記）
可以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椹梨橘柚邪其味相
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者應時而變者也（莊子）
梨橘柚果蓏之屬實孰則剥則廖夫枝折小校浞（此
其能若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大年而中道夭自落擊
於世俗者也（上人世）

核紅如錦霜降乃熟食之甚美俗傳云出崑崙山
西王母棗 伽藍記

筭骨數北齊基母懷文云昔在晉陽為監館諸中有一
婦客同館胡沙門指語懷文云此人別有異術仍
指庭中一棗樹云令其布箕子即知其骨數乃試之并
辦若干純赤若干赤白相半於是剋數之惟少一子箕
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北史

仲思棗信都獻仲思棗四百枚棗長四五寸王紫色細
文文編小核味甚勝于青州棗北齊時有山人仲思得
此棗種之因以為名亦名仙棗時海內惟有數株大業
碧棗處士元藏機大業元年為海使判官過風浪壞船
獨為破木所載忽達于洲島洲人曰此乃滄洲有碧棗

世里有蘇氏女自小穫而食之不食五穀年五十嫁顏
如處子自亂離後不知所終 廣異記
居滿中之勝境滿中多大棗天下人傳歲中不過一二
無核者侯道華比三年採得啖之後仙去宣室志
枯枿漫生邢州城東十餘里周世宗之祖塋也門側有
井上有大棗一株世宗時枿蘗茂盛垂蔭一畝恭帝既
祇棗逐枯死明道中枯枿復生一枝長一丈餘翛然可
愛井水中如覆錦綉柴氏懼遂塞井伐木明年詔求五

代王之後柴氏自那遷閩華州諸葛被虜叙入官吏
三十餘人井棗之祥亦非空應 閩志
夢食光採卿李郁因晝寢夢食巨棗覺而有疾謂其親
友曰嘗聞棗子重來呼魂之象今子神氣逼柳將不免
乎未幾而卒 晉書
嫁棗正月一日日出時反斧斑駁椎之名嫁棗不椎則
花無實千易零落也 齊民要術
三星騅白河東安邑棗東郡敝城紫棗長二十西王母
棗大如李核三月熟在衆果之先洛陽宮後園河內汲
郡棗一名堪棗一名安盛棗東海秦棗洛陽夏后棗安
平信都大棗單父棗梁國夫人棗大白棗一名曰魔棗

小核多肌三星棗騅白棗此四者宮園所種棗有
狗牙雞心牛頭羊矢獼猴細腰之名又有玄棗大棗骨
麻棗桂棗夕棗之名 三齊志 安邑千樹棗與千戶侯等 史記貨殖傳 風
俗通
程羊角樹日映雞心枝已周安邑美永茂王門審 諸葛文
龍晉河中府貢龍骨棗 地里志 極美者有水菱棗 圖經
千年大食園有千年棗 杜陽雜編 信都芻議
七寸北方有七寸棗 述異記
鸜鵒舞 佛祿南有國口磨鄰人食鸜鵒舞鸜鵒波斯棗也 酉陽雜俎 波斯棗出波斯國波斯呼為窺桑樹長三四丈圍五
六尺葉如土藤不凋二月生花狀如蕙花有兩甲漸漸

栗

[異山]伊尹曰果之美者江淹之橘箕山之栗[呂覽]

[洽中記]小[illegible]千樹燕秦千樹栗其人與千戶侯等[漢書]

千樹周秦吳楊特饒唯漁陽范陽栗辟[齊民要術]

五方栗栗五方皆有[博物志]

美長味他方不及也倭韓國上栗大如鷄子亦短味不[廣志]

美桂陽有栗叢生大如柿[詩義疏]

[華陽]栗上林充有侯栗瑰栗魁栗榛栗嶧陽栗嶧陽都[三秦記]

尉曹龍所獻大如拳[西京雜記]

十五枚一升[漢武帝]栗園栗十五枚為一升[三秦記]案其[所說地志]

栗味甘而小不如中山栗安平好棗中山好栗魏郡好杏河內好稻真定好梨[何晏九州論]中山好栗地產不以為珍[魏鍾繇]

栗之出南山其上多栗[益州山鋼山其未多栗[山經]

天栗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鷄子梁州獻栗徑十半越中

陽縣子弟於廳事上飲宴[戴凱之]竹譜有一穿穆之謂子弟

多方之曰汝等試以栗遙擲此柱若能入穿必得此郡[水味辨如飴可食]

[南方草木狀]南方草中有桑林焉其高五十丈數張枝條數里[南方草木狀]

唯象之獨入焉其言果驗[東觀漢記]

[臨海水土]物產沈約常侍宴會豫州獻栗徑十半奇之問衆栗事[世說]

多少與約各疏所知約心帝三事約出謂人曰此公讓[世說]

[異苑]帝中[illegible]嘗預御筵醉伏上[illegible]

御帝中面御史中丞在席帝動色曰此栗[梁元帝纂要]

此豈有說也琛曰陛下校臣以赤心臣敢報之以戰栗[世說]

[illegible]

天台栗王可交居松江泛江見舫中有通士七人皆王[神仙傳]

冠雲帔呼可交上舫與二栗青赤光如棗長二寸許肉[神仙傳]

脆而甘如飴食盡令去俄頃坐於石上問樵者何地即[神仙傳]

天台也[illegible]

鳳翅栗謝玄卿遇神仙授鳳翅栗[續仙傳]

候栗李德裕一夕杵子可會客盤中有候栗無味陳堅[玉泉子]

處士云虞州南有漸栗形如棗核[嘉祐本草]

河東飯昌王當窮追流亡糧運不繼蒸栗以食軍中遂[續博物志]

呼栗為河東飯[法苑珠林]

栗之出南山其上多栗益山銅山其未多栗[山經]

天栗栗有關中侯栗大如鷄子梁州獻栗徑十半越中

栗大如拳 廣志 諸暨産者如拳之栗 地理志 馬韓出大栗如梨 魏志
後漢書 東夷 魏國出大栗如梨 魏志
東荒栗 東北方荒中有木名曰栗高三十丈有蔵徑三尺三十刺長尺餘實徑三尺蔵赤肉黄白味甜食之多令人氣短而渴 神異經
栗堂 汝水灣中有地數頃上有栗園不亜固安之實然歲貢三百石以充天府水者即栗洲也樹高茂望若連雲積氣矢林中有栗射埻堂甚閑敞牧宰及矦彭多所遊薄 水經注
朔寓 西域蒲桃地無馬以駝駝山昆之栗王城寒
嗣栗 蔡伯喈曰有胡栗樹似栗而小 太平御覽 異物志
殼可為杯 鄴中産巨栗脫其殼可以為杯 嘉話録

柿

赤實栗 柿曰赤實栗 詩 文
一絶 俗謂柿樹有七絶一壽二多陰三無鳥巢四無蟲五霜葉可翫六嘉實七落葉肥大 酉陽雜俎
俗謂之柿盤 上
孝城 常順為東平相賞罰必信有柿樹生屋上從庭中垂茂照于孝行人以為感于天地而生 東觀漢記
烏柹 梁侯烏柹之柿園居 梁侯園有烏柹八稜大如盞 地理志
淑章 華林園柿六十一株淑章殿前柿一株 晉宮閣名

白綾 吳令顧脩期言縣西鄉有柿樹殊本合條 起居註
番禺 有酸柿餅梅李又有蜜霜照來凌冬挺潤芊若丹霞生景雲二年高祖故第有柿樹自天授中枯死 清異録
銀栗 鄭虔好書嘗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棄肄書歲久殆徧 本傳
醋柿 藏果實謂之醋今醋柿是也 方言 郭璞注 廣雅
青柹 上林苑有青柹赤棄柹烏柹 西京雜記
宜都出大柹柈 荊州記
石榴 丹若 石榴一名丹若 酉陽雜俎
天漿 李衛公云石榴俳者謂之天漿能已乳石毒 酉陽雜俎
三尸酒 安石榴有酸淡兩種得此果則醉 本草
冰晶 有一種子白瑩澈如水晶者味亦芊謂之水晶石榴 上
金平 張騫使西域還得安石榴 博物志
十二年得至林安石榴 陸機與弟雲書
踝氏吳王以滿夫人流昭宣之墓志意幸愜既盡醉醉下得火齊指環即柱二石柘 實書
曙方 王敦中使作烟方於墓

枝上「其處起堂名曰環橘堂時有諫者云今吳蜀雄還割之名將為妖矣權乃翻其名曰橘環堂（初學記引修降又）

（六）如盞石虎死中有安石榴子大如椀盞其味不酸一（嘉話錄）

（一蕃六實）武陵臨沅獻安石榴子大如椀其味不酸一蕃六實（晉安帝起居注）

宋石趙元嘉末魏大武征彭城遣來聘安石榴張暢曰石榴出自鄴下當非彼所有（宋書）

冬生華實（宋太始中劉亮為益州刺史齊前石榴樹陵冬生華實亮以問道士始康邵碩碩曰此為任華宋諸葛（南史垣崇祖傳）

宋記（卷三）

劉斌亡之象（南史垣崇祖傳）

白馬講榴（伽藍記）

白馬講榴梨白馬寺有大榴京師語曰白馬講榴一石直牛（伽藍記）

海上浮來（合肥浮槎山俗傳自海上浮來梁武帝女為尼於此山建通林寺寺有榴花根幹偉茂即帝女手植）

（方輿勝覽）

石榴多子（齊宴德王延宗納趙郡李祖收女為妃後帝幸李宅宴而妃母宋氏羞二石榴於帝前問諸人莫知其意帝捉之問魏收曰此意何意收曰石榴房中多子王新婚妃母欲子孫眾多帝大喜詔收卿還將來仍賜美錦二疋（北史）

閒花不及（秦孔昭字仕隋高祖受禪自洛陽間行來奔高祖見之甚悅拜內史舍人時皇后侯端亦嘗為御史監高曰卿先紹安歸朝受秘書監紹安因侍宴應制詠石榴（一作惜庭中樹）根逐漢臣移來朝晚開花不及春人稱之（舊唐書）

（一作眞實于禁中叢生成林（北戶錄）

（同）閬縣東山有榴花洞唐永泰中樵者藍超遇白鹿逐之渡水入石門始極窄忽豁然有雞犬人家主翁謂曰吾避秦人也留卿可乎超云約與親舊訣乃來與榴花一枝而出恍然若夢中再往竟不知所在（方輿勝覽）

天中記（卷三十二）

附致（武宗朝術士益陵許元長善變幻武宗謂之曰先朝明崇儼取羅浮山井子禹里住來止于旬日東都當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日當致十顆元長奉詔而出及旦置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于御榻俄有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如此類（劇談錄）

金櫻（兩浙避錢鏐之名號石榴為金櫻）

雙實（邵武郡庭有石榴一株士人視所實之數以為登科之信懸寧康成歲有雙實於木者又有附枝而雙實者是歲棄祖洽上官均名在二何與京兄弟同牓洽有詩曰已分枉乘勞路不負榴花結露枝蓋詩（此地）

榴石而生紹興間漢陽軍有石榴枝椿千石鮮秀成陰歲有花實者初郡獄有誣孝婦殺姑婦不能自明屈行刑者椿髻上花千石鑄曰生則可以驗吾冤行刑者如其言後果生（宋志）

醸酒崖州婦人以安石榴花著釜中經旬即成酒其味香美仍醉人（方輿勝覽）頓孫園有安石榴取汁停杯中數日成美酒（狄南筠）

三十八河陰石榴名三十八中只有三十八字也（瑯嬛記）

味絶洛中南詔石榴子大皮薄如蠟紙味絶於洛中（白帖）

重六斤大食勿斯離國石榴重六斤（酉陽雜俎）

奇樹石榴者天下之奇樹也（天中記卷五十六）

士或叙而賦之遥而望焉若隨珠輝重淵詳之而察之（文苑）

如若列宿出雲間千房同様十子如一御飢療渇解酲止酔（潘岳賦）

芳實惟木之珍美石榴擢鮮葩於清春結芳實於素秋（張載榴賦）

枝子振緑葉於柔柯垂彤子之累累（王倫榴賦）

胡桃

上林苑有胡桃（西京雜記）

西域種張騫使西域還得胡桃（博物志）

華林園華林園胡桃八十四株（晉宮閣名）

植胡桃後蜀李雄王衡十二年扶風人韓豹爲太史令

外刚内柔紐涌毋荅虞昊園書胡桃本生兩羌外刚内柔質似古賢欲以奉貢

榮道植自禁園味逾并絡動物趣祇在徹必應此乃胡豹奔逸吉之先見者也（沈約）

陳倉陰平胡桃陳倉胡桃薄皮多肌陰平胡桃大而皮脆急捉則碎（廣志）

梅

杏類梅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實而曝乾爲蘇晉（沃中記）

爰雕盛中又可含以香口（詩義疏）

同心麗枝上林苑有朱梅紫華梅同心梅麗枝（西京雜記）

梅蒸梅猴梅（西京雜記）

梅梁越俗說會稽山夏禹廟中有梅梁忽一春而生枝（異苑）

大梅山在鄞縣東七十里盖漢梅子真舊隱也（會稽記）

山頂有大梅木其上則伐爲會稽禹廟之梁其下則爲亡山堰之梁禹廟之梁振雨盡龍十其上夜或風雨飛入鏡湖與龍鬬後人名梁上水淋漓而萍藻滿焉（越絶）

戰異之乃以鉄索鎖于柱（四明圖經）

梅溪溪梅溪昔有梅樹吳時木為姑蘇臺復移於此（湖州圖經）

湖州側僧有梅溪記

遺來一枝使諸發執一枝梅遺梁王梁王之臣曰韓子
謂左右曰吾有以一枝梅以遺列國之君者乎請為三
子賦之出謂諸發曰大王有命客冠則以禮見不冠
則否諸發曰彼越亦天子之封也不得冀究之川乃處
海裔之際屏外蕃以為居而蛟龍又與我爭焉是以翦
髮文身爛然成章以像龍子者將避水神也今大國其
命冠則見以禮不冠則否假令大國之使時過敝邑敝
邑之君亦有命矣曰客必翦髮文身然後見之於大國
何如意而安之願假冠以見意如不安願無變國俗梁
王開之被衣出以見諸發令逐韓子
[梅]郵郵有故郵郵宮基存焉中有趙王果園梅李至
冬而花春得食
止[梅]魏武行役失道軍皆渴乃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
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出水乘此得及前源
[梅]下種樂蘇耽後園梅樹下種藥可治百病
寄驛使陸凱與范曄相善自江南寄梅花一枝詣長安
與曄并贈詩曰折花逢驛使寄與隴頭人江南無所有
聊贈一枝春
能改[梅]范信至能啖梅人嘗置一觚食之須臾
而盡
壽陽[梅]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于含章殿簷下梅花
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華拂之不去皇后嘗之看得殘
時經二日洗之乃落宮女奇其異效之今稱梅花粧是
也
射[梅]杯憚常與卿聊王聰悼射嫵其皮澗乃摘梅帖鳥
珠之上發必命中觀者驚駭
炙[梅]美人隋開皇中趙師雄遇羅浮一日天寒日暮於
松林間見美人淡粧素服出迎時殘雪未消月色微明
師雄與之語但覺芳香襲人語言極清慧因與之扣酒
家共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頃醉寢但覺風
寒相襲久之時東方已白起視乃大梅花樹下上有
翠羽啾嘈相頡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梅]市烏梅蕭做為嶺南節度使做性公廉南海雖富珠
奇月俸之外不入其門家人疾病躬工治藥涙烏梅左
右於公厨取之做知而令送之使買於市
紅[梅]下婦人蜀郡有紅梅數本花之珠品也郡侯建閣
高籥進人莫得見一日梅開有兩婦人高髻大袖凭欄
倚笑郡侯啓籥延入有詩曰南枝向煖北
枝寒一種春風有憑仗高樓莫吹笛大家留取倚闌干
[梅]大庾嶺上梅南枝落北枝開寒煖異候遠魂香
返魂香[梅]出內庭詩王為通體皆常見香號返魂客
易田之句其題云嶺南梅花一歲再發
嶺頭[梅]嶺頭梅東坡誰信幽香先返魂香入
[梅]溝[梅]溝梅公
溝梅溝王建判官馮涓好戲時風翔遣張郎中遺好

三應馮公先語而張子乘之或致失於
逸旦請紱默坐既定而賓主寂然無敢發
乃取青梅鏗然一嚼之四坐流涎因成大笑
紅蕚亭李后主於宮中作紅羅亭四面栽紅梅作艷曲
歌之韓熙載和之云桃李不須誇爛熳已輸了春風一
半時已失淮南矣故云
大庾栽梅大庾嶺上有佛塔廟有婦人頂云妾幼年侍
父任英州司寇既代歸父以大庾本有梅嶺之名而反
無梅遂植三十株于通衢之右因題詩于壁今隨夫之任
端溪復至此寺前詩已汚漫矣因再書之云英江今日
沃冲記 卷五十二 十四
掌刑面上得梅山不見梅輒俸買將三十本清香留與
雪中開好事者因以來迓植梅矣
接梅紅梅清艷兩絶昔獨盛於姑蘇晏殊始移植西岡
第中特珍賞之一日晝寢洛園吏得一枝分接由是都
下有二本
梅龍故蜀別苑在成都西南十五里多梅有兩大梅大
橘如龍人謂梅龍老
梅槐合生共亭村下有梅廻村舊云是梅槐合生成樹
是以名之今音訛謂之梅廻
四種許洛中有江梅緑萼梅千葉黄香梅凡
種者三十
宋書

化爲人刺之不入煮之不死烏梅二七煮之即熟食之治邪病（神異經）

楊梅

子如彈丸楊梅其子如彈丸正赤五月中熟熱時如梅味甘酸（臨海異物志）楊梅葉如龍眼樹冬青一名机（嵇含南方草木狀）

州有白色者甘而絕大（北戶錄）

楊家東楊脩字德祖九歲聰慧孔文舉詣其父父不在乃呼脩脩爲設棗棗有楊梅酢指示兒曰此君家之棗脩應聲曰未聞孔雀是夫子之家禽（郭子）楊氏子九歲至孔君平詣之云云（世說）楊周年七歲孔君平詣之云云（世說）

天中記 卷五十八

真君家果（捜神後記）

孝感孱王虛之庭中楊梅樹隆冬三實又每夜所居有光如燭墓上橘樹一冬再實時人咸以爲孝感所致（南史）

停採往昉爲新安太守郡有鑒嶺及有楊梅舊爲太守所採昉以胃險多毒物故即時停之（梁書）

獻仁王義宇豐父守會稽童貫時方用事貫苦脚氣或云楊梅仁可療是疾豐父哀五十石以獻之後權符制再任不歷貼職徑登次對惟豐父一人（楊慎丹鉛摘錄）

楊梅鳴杭州楊梅塢在南山近瑞峯石塢內有一老嫗好食其家楊梅其盛俗稱楊梅塢所謂金婆楊梅是也

井

壺井橘之屬滋味甲美特異者也有黃者有赤者謂之壺井（三輔決錄注）今有青壺井一株有成都平帚井大如升色蒼黃健爲南安縣出黃井（廣志）宜都郡禮江北井園名宜都井（荊州記）

賂子井陽張磐字子石爲廬江太守尋陽令嘗餉一奩井橘其小男年七歲就取一枚磐奪取付外卒以兩枚與之磐奪兒井鞭卒曰何故行賂於吾子（謝承書）

木奴吳李衡字叔平襄陽人習竺以女妻配之漢末欲治家事妻輒不聽爲丹陽太守每以妻計得全衡無後答遣客十人往武陵龍陽泛洲上作宅種井橘千株（襄陽耆舊傳）

天中記 卷五十八

臨死勅兒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千匹絹亦可足用爾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種柑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遣爲宅汝父恒橘太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語咨云且人患無德義不患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爾用此何爲吳末衡柑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康中其宅小止柏樹猶在（襄陽耆舊傳）

文帝時彭城王義康顧總朝政四方獻饋皆以上品薦義康而以次者供御上嘗冬月啖井其形味並劣義康在坐曰今年井殊有佳者遣人遠東府取井大供御者三十枚（朱齡）

井中有蛇唐光宅中李崇真為益州刺史聽事前有井
對有井大如鷄子晚熱微小有孔如針群官咸異之方
欲將進久而方罷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真後
為兵所殺（唐五行記）調雲中連
大剖之有兩頭蛇
布裘井子益州崴進井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紙
不敬代之細布既而恐栟子為布所損每懷憂懼有
御史井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裘井子為敬子布初不知
推及子布到驛長吏叙以布裘井子為敬子布初不知
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唐新
禁中井天寶中中書門下奏曰臣等今日因奏事承旨
（天中記　卷三十二）
音聞江南為楠江北為枳蓋以地氣有殊物性因變版
熟御能置之否元素對曰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時
有微風入簫元素乃啓其合栟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
枝江縣栟也遠處恐是上嘗之驚嘆異甚（唐宰臣表
夔井新州出夔井有苞大如升皮薄如洞庭之
餘栟之所弗及傳云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為
名（北戶錄）
東望井南康郡有東望山山頂有果林周四里許果果
舉植行列整齊如人功也井子熟嘗有三人造之共食
致飽又懷二枚欲以示人迴旋半日迷不得歸聞空中
云放雙栟乃聽少去懷栟者恐怖放井於地轉眄即
見歸往乃相與俱還（北戶錄）

以雲梭囓喰龍貢洞庭丹實是啖木
奴之屬既誕且瘡（唐史）羅浮井子開元中始有山僧種
於南樓寺其後嘗貢進獻幸蜀幸奉天之歲皆不結實（清
異錄）
（通）井安祿山將反宰臣常見素請以平章事追之玄宗
許焉章詔訖中使之遣中使轉璆琳送井子且觀其變
璆琳受賂而還因言無反狀玄宗謂宰臣曰祿山必無
二心詔本朕已焚矣（上
（輿地）明皇食井已千餘枚皆缺一辯問進井使者云途
嘗有道士嗅之（羅公遠也
（術敘）宣宗朝有術者盧元素自江南來上召見留于
禁中宿泊夜召與語曰聞君頗有神術今南中栟橘正
熟御能置之否元素對曰請安一合于御榻前數刻時
有微風入簫元素乃啓其合栟子滿其中奏曰此江陵
枝江縣栟也遠處恐是上嘗之驚嘆異甚（唐宰臣表
夔井新州出夔井有苞大如升皮薄如洞庭之
餘栟之所弗及傳云移植不數百里形味俱變因以為
名（北戶錄）
東望井南康郡有東望山山頂有果林周四里許果果
舉植行列整齊如人功也井子熟嘗有三人造之共食
致飽又懷二枚欲以示人迴旋半日迷不得歸聞空中
云放雙栟乃聽少去懷栟者恐怖放井於地轉眄即
見歸往乃相與俱還（北戶錄）

歸夷山石穴內有井橘橙柚就食其實任其
四人持歸者便見大虵或顛仆失徑家人啖之亦病
死
獅頭雲南北勝州有獅頭拱狀如獅頭而色黃有大如
橘
櫙星瑣星散為橘
千樹蜀漢江陵千樹橘與千戶侯等史記
美果伊尹告湯曰果之美者沙棠之實箕山之東青鳥
之所有櫨橘焉江浦之橘雲夢之柚廣上之梬今本作柿石耳
所以致之呂覽
天中記卷五十八
踰淮為枳晏子使楚王謂其左右曰晏嬰習辭者也吾
欲傷之坐定而縛一人至問何為曰齊人坐盜王視晏
子曰齊人善盜乎對曰嬰聞橘生於淮北則為枳
枝葉徒似其實味不同水土異也今民生於齊不盜入
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寡人反取
病焉晏子
食橘不剖晏子使楚楚王賜橘置削晏併食不剖王曰
橘當剖對曰臣聞賜人王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拏
者萬乘無教故不敢剖臣非不知也上
樹橘陽虎去齊走趙簡主問曰吾聞子善樹人虎曰虎
遣人尋之入未央宮庭中衣綠者入於蘐下衣黃者入
於橘下
[illegible]
黃子孔安國閉宅忽有二人來云自庭來謂一衣綠
曰藤子一衣黃曰黃子語吳大帝時事歷歷可聽及去
[illegible]
橘稅越多橘柚園越人出橘稅謂之橙橘戶亦曰橘籍
吳國澤表曰請除臣之橘籍越中有王氏橘園胡氏梅
園賀氏之瓜述異記

橘戶刻先生時巴郡結舫水居者五百家縣有橘官場支園其至則熟二千石常設厨膳命士大夫共會樹下食之縣北有稻田出御米(水經注)一蒂十七實吳黃武中交阯太守士燮獻橘十七實同一蒂以爲瑞異群臣畢賀(南方草木狀)晉咸和六年西平將軍庾亮送橘十二實共同一蒂以爲瑞異(建武故事)橘連理孝武大明中芳香琴堂東西有雙橘連理改香琴堂爲連理堂(宋書)

鬼命補遺徐章王巍巍忽見形於第後園乘輿指麾處分呼直兵無手板左右授一玉手板與之曰橘樹一株死可覓補之因出後園閣直兵倒地仍失(于板齋書)

太中記 卷五十二

一蒂二十五子梁侯景未平王僧辨獻嘉橘一蒂一十五子于湘東王王荅之曰昔文康獻橘十有二于用今方古彼有惡色今景之克惡既稔凱歌之聲已及嘉瑞遠臻但增哽慰(三國典略)

黃衣圖城陳後主憂黃衣人圍城繞城橘樹盡伐去之及隋兵至上下通服黃衣未幾爲隋攻圍之應(廣五行記)

橘中樂巴邛人家有橘園霜後諸橘盡收餘二大橘如三斗盎巴人異之剖開每橘有二叟皤眉皓然肌體紅明皆相對象戲談笑自若一叟曰橘中之樂不減商山但不得深根固蔕爲愚人摘下耳(神怪錄)

洞庭常蘇州寄橘書云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

林氏後人多言率爾成章不知南朝有人於紙尾寄洞庭霜橘江百顆正用此事王右軍帖云奉橘二百顆霜未降不可多得同出于此(羊太傅家傳)國子朱司業言南方柑橘雖多亦畏霜每霜時亦不甚收唯洞庭能損詞彼人云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閣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歲收不耗正爲此耳(文昌雜錄)

分貢劉晏自江淮名擯珍柑常與本道分貢甄欲先至雖封山斷道以禁前發晏厚資致之當冠諸府(唐書)

地橘禁薛戎遷浙東觀察使所部州橘未貢先薦者死

戎弛其禁

勳質郡班爲嶺北節度副使嘗中橘熟既食乃納質于官

太中記 卷五十二

臨橘清霜始降上命中使賜臣等朱橘各三枚蓋靈園之所植也臣伏以度淮而枳由地氣而不遷吹谷生黍信陽和之所感昔漢武致石榴於異國靈根遠布此西域柔服之應也魏武植朱橘於銅雀晉武收洛陽之實未格之兆也遠自湘山移根清禁始發素榮俄成丹實臣貞葉凝碧翦湘岸之夕陰華實變黃動万潭之秋色氷心獨潤金衣更鮮樹隱方塘此月猶之效實盤映於目與赤璵而共研并食不到齒慨晏嬰之知棒之以拜重感恒榮之賜(晉中興書)

萱城陳允升好通撫州尼全諷迎置郡中營夜生尼謂

之曰豐城橘美頗忌之允升曰方有一船自豐城港令
為取之港去城十五里少頃使還携一布囊數百顆人
橘也世說有桃杷黃橘者忙橘子黃臨者藏李太異四
醫生書云食白金一兩奉納以備橘事之需
御橘橘為樹白華赤實皮既馨香又有香味江南則有
之不生他所交趾橘有置官長一人歲貢百上歲貢
御橘矣曹叔異物志
洞庭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
間一點先黃味最佳全可啖故名綠橘范成大志
大如升成都有柚大如升大如冬瓜本草
藤木橘樹直竦枝葉不相妨蜀人謂之謝木謝橘美志
朱中記
蟻食蒼梧士諺曰郡中甘橘多被黑蟻所食人家買黃
蟻投于樹上因相鬬黑蟻死群橘遂成實
觀居橘觀屋而實繁橘得蔽而葉茂
結連果中易生者真如桃而結實連者真如橘諺云頭
有二毛好種桃立不論靡好種橘盖言桃可待橘不可
待也
金橘共實小如彈黃如金謂之金橘花果
西都人初不甚貴後因溫成皇后好食之由是價重京
師欲久留此果藏于汞豆中經時不變極冷熱而豆涼
也雜俎
齊珍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

而味酸食其皮汁已憒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面
化為枳焉地氣然也列子湯問
故曰橘柚冬生於北徙若榴鬱於東移也晏子
荔枝
南珍荔枝生橘南珍之上廣此木以荔枝為名者以其
結實時枝弱而蒂牢不可摘取以刀斧劚取其枝故以
為名耳扶南記荔字亦用櫪字衛洪七間云蒲萄滿目椰
子荔枝作此字北戶注
獻南越王尉佗獻高祖鮫魚荔枝高祖報以蒲桃錦四
匹西京雜記
扶荔宮漢武帝破南越建扶荔宮扶荔者以荔枝得名
三輔黃圖
自交趾移植百株于庭無一生者連年移植不息後數
歲偶一株稍茂然終無花實帝亦珍惜之一旦忽萎死
守吏坐誅死者數十遂不復茂其實則歲貢焉郵傳疲
斃于道論為生民之患至後漢安帝時交趾郡守極陳
其勞費其葉上林賦貢荔枝一里一置五里一候奔騰阻
山險死者繼路和帝時臨武長汝南唐羌以驛援南海乃
上書諫曰臣聞上不以滋味為德下不以貢膳為功故
天子食太牢為尊不以果實為珍伏見交趾七郡獻生
龍眼等鳥驚風發南州土地惡蟲猛獸不絕於路至於
彌冬死亡之害死者不可復生來者猶可救也此二物

補髓 荔枝閩中第一蜀川次之 蜀都賦 燕寢荔枝木之大者合抱 綴實如松花之初生者殼若羅紋而青漸紅肉淡白如脂液甘而多汁五六月盛熟時彼方皆燕會其下以賓之賓主極量來啖雖多亦不傷人少過度則飲漿瀉肠王味甘而多汁五六月盛熟時彼方皆燕會其下以賓之賓主極量來啖雖多亦不傷人少過度則飲漿瀉 閩中記 荔枝 閩中記 一曰便解 扶南記 臘枝 梧州江前有火山上有荔枝四月先熟核大而味酸其島新州與南海產者最佳五月方熟形若小鷄子皮若拒霜平皮殼殷紅肉瑩寒玉文有焦核者性熱液甘 俗云 一云 廣志 即蜜漿制之亦佳 又有臘荔枝黃色味稍劣於紅 異物志 卷五十二 荔枝 小次曰春花次曰朝霞此三種為美次鬱卵大而酸以和鹽和率生稻田間 廣志 焦核荔枝冬青熟至日子始赤六七日可食甘酸可人其細核者謂之焦核荔枝之最珍也 羅浮山記 荔枝 日中採荔枝青華朱實核黃黑似熟蓮子實白如肪甘而多汁似安石榴有酢 廣志 者至日將巳時翕然俱赤則可食也 廣志 荔枝熟時人未採則百蟲不敢近人才採之鳥鳥蝙蝠之類無不殘傷故採荔枝者日中而眾採之 本草 熟核 梧州火山者夏初先熟而味少劣其高凿者最佳 五六月方熟有黑核頭鷄卵大者其肪啓白不減水精 廣志 荔枝木之大者合抱 綴實如松花之初生者殼若羅紋而青漸紅肉淡白如脂液甘而多汁五六月盛熟時彼方皆燕會其下以賓之賓主極量來啖雖多亦不傷人少過度則飲漿瀉肠王味甘而多汁五六月盛熟時彼方皆燕會其下以

堅孟智子似鹿薑香如豆蔻記 卷半

銀杏

鴨脚銀杏一名鴨脚因葉相似也格物論京師舊無鴨脚李文和自南方來移植於私第因而著子自後稍稍蕃多不復以南方為貴矣寺記

鄧杏唐鄭光譔飲把酒曰某改令身土取果子名云腰腳杏滿座大笑電光記

癖辟保遜還令云腳杏滿座大笑電光記

捕枝木人龔猗以毀中侍御史扈高宗南渡道經崑山貞義里所銀杏一株插地祝曰若此枝得活吾於是居其枝長茂遂成大樹如嬰如乳者凡七十餘顧相傳為其子孫蒯世之數 漢大司空 山

蒲陶

得種廣武帝園張騫言遣李廣利伐宛而還又發使十餘輩持宛西諸國求善馬奇物漢使采蒲陶肥饒也及外國使來眾則離於是天子始種首宿極望史記

宮別觀旁盡種蒲陶首宿極望史記

藝文引廣利破宛得種御覽因之誤

味長中國珍果甚多且復為說葡萄當其未夏涉秋尚有餘暑酒酣宿醒掩露而食芣而不餉脆而不酸冷而不寒味長汁多除煩解渴又釀以為酒芣於麴蘗善酵而易醒道之圖以流涎咽嚥光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

有之者 觀文部

鷓鴣千棵白馬寺浮圖前葡萄異于餘處枝蘤繁衍子實甚大偉於棗味殊美魏於中京伽藍記

奇味俗言蒲萄蔓好引於西南庾信謂魏使尉瑾曰我在鄴遂大得蒲萄奇有滋味陳昭曰作何形狀徐君房曰有類軟棗信曰君殊不體物何得不言似生荔枝魏肇師曰魏武有言元道之固以流延稱奇兄親食之者瑾曰此物出自大宛張騫所致有黃白黑三種成熟之時子實通側星編珠聚西域多釀以為酒每來歲貢在漢西京似亦不少柱陵田五十畝中有蒲萄百樹今在京邑非直止禁林也信曰乃園種戶植接蔭連架昭回其味何如橘柚信曰津液勝奇芬芳成之瑾曰金衣素裹入侍備經要重而猶家無檐石室若縣罄豈輕則重義奉時愛已故也文中子

東見荈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陽

相唐詠無極忡思搪塞乃意無由忽辱蒲桃良深感激

假或即用須臾可酌清德也北齊通志貢玉蒲桃

遺母高祖賜群臣食於御前米有蒲萄侍中陳叔達執而不食高祖問其故對曰臣母患口乾求之不能得高祖曰卿有母可遺乎遂流涕嗚咽光親食之耶他方之果寧乃止因賜物百

太宗時葉慶獻馬乳蒲桃一房長二尺餘子亦稍大其色紫而蒲萄酒西域有之前代或有貢獻人皆不識及平高昌收馬乳蒲桃實於苑中種之并得其酒法遠適存勗亦能釀康伯歲曰惟檳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也丈餘葉聚木端房榱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總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爽條可以長玲可以遠想矣但性不柰霜不得北植必當遷立海南邊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

王母蒲萄貝丘之南有蒲萄谷谷中蒲萄可就其所食之或有取歸者即失道世言王母蒲萄也天寶中沙門曇霄因遊諸岳至此谷得蒲桃食之又見枯蔓堪為杖大如指五尺餘待還本寺植之遂活長高數仞蔭地蟠員十丈仰觀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紫瑩如墜時人號為草龍珠帳

鸜翼天月氏國善為蒲萄花葉酒或以根及汁釀之其花似瓦香而綠榮碧鬚春夏之時萬鬚競發如鸜翼八月中風至吹葉上傷裂有似綾紈故人呼為蒲萄屈亦名為裂葉風

波斯國波斯鄰老勃羅薩歇貴人葡萄大者如鷄卵大食國蒲萄大如鷄子

高昌之葡萄

欖榔

欖榔柳葉也似螺可食周成雜字

欖門欖柳一名欖門李當之藥對

南海出水蜜含益脾性氣剛直不下曲伶容身無所遠適存勗亦能康伯歲曰惟欖榔樹最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異余在交州時度之大者三圍高者也丈餘葉聚木端房榱葉下花秀房中子結房外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穀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總繩本不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調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林則寥廓庇其蔭則爽條可以長玲可以遠想矣但性不柰霜不得北植必當遷立海南邊然萬里不遇長者之目自令人恨

深水民要術

贈欖柳王高麗年十四五時四月八日在彭城佛寺中謝混見而以欖柳贈之執王手謂曰王即謝叔源可與

周旋否風俗記

金粹貯劉穆之少時家貧記節嗜酒食不脩拘檢好往妻兄家乞食多見辱不以為恥其妻江嗣女甚明識每禁不令往江氏後有慶會屬令勿來穆之猶往食畢求欖柳江氏兄弟戲之曰欖柳消食君乃常飢何乃瀆此耶以餉穆之自此不對穆之妻復截髮市殺餌為其兄弟妻兄弟妻泣而稽顙以致歉及至醉穆之乃入廁人

以金粹貯橄欖一解以進之 酒史

橄欖 橄欖 任昉父遷本性重橄欖以為常餉終嘗求之
謝百許口不得好者昉以所嗜好深以為恨遂終身不

嘗橄欖 上

謹弄參令通五散騎常侍宰德源勝于陳陳虛主客參
佞宴酺因談破手弄橄欖乃曰頃聞北間有人為啖橄
欖獲罪人間遂禁此物定爾不德原荅曰此是天保物
王尚書罪狀辭耳猶如李固被責云胡粉飾貌橋頭丟
妥不聞漢世捐禁胡粉 三國 典論

液如朱 南海地氣暑濕人多患胃中瘡滯故常踈橄欖
致十口加勃婆藍泊蜆 天中記 卷五十二 本草 開花
香甚為橄欖抑者悉杖之或問其故曰我孟
其口唇如敗血耳 宋類 海花

鞭扇橄欖樹如樓櫚高七八丈無枝柯上有十許葉正
月結房一房二百餘子花甚香每生即落一簇簇堪為
菊至五月熟大如鷄子以海蠃殼燒作灰名曰蛤賁灰
共茯苓藥藤和而舂之香美除口氣久食令人齒黑故

南人有雕題黑齒之俗 雲南記 寰宇記

進榼橄欖大如棗色青似蓮子彼人以為奠婚族好客
極先進此物若避逅不設用相嫌恨 南中八郡志

宜亭橄欖樹大圍丈餘高十餘丈皮似青桐節如桂竹
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橄欖樹 南越志

下本不大上末不小調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頂
端有葉葉似芹蕪條派四破仰望颯然如插 羽林 於竹
杪風至觸動似振羽扇掃天秉下繫數房房數十枚子
家有數百拼扶踈如隆綸也 林邑記 安南人乌啄少老探
實喫之以不婁藤燕之免屋子灰蔽哨爵之自云交州
地温不食此無以祛其瘴癘廣州亦啖橄欖然不甚於
或食一枚飲冷水即無所傷 雲南志

山榄橄山榄柳一名蔪子幹似蕨葉類林一叢千餘幹
幹生十房房底數百子四月採 竹法羅浮山真經

紫榄柳紫榄柳即馬金囊狀類白豆蔻雖塗惡瘡甚効
安南也 嶺表異

撒欖 天中記 卷五十二

向榕 介落撒欖樹身聳枝皆數丈其子深秋方熟閩中
尤重共味云咀之香口勝含鷄舌香生浙東山野生者子繁樹峻不可梯緣但刻其根下方寸
許內塩于其中一夕子皆自落樹枝節上生痂膏如桃
膠南人採之和其皮棄煎之凋如黑餳謂之撒欖用
灌船損乾後牛於膠漆着水益乾堅耳 嶺表異錄

一衢博羅縣有合成樹十圍去地二丈分為三叚東向
一衢大葉似練子如撒欖而硬削去皮南人以為粉南
向一衢撒欖西向一衢撒欖 南越志 有樹名獨根分為一
枝其東向一枝是木威樹南向一枝是撒欖樹 南越
脩治除其子物入口舌遊酸欲水乃其又如梅實兩

頭鋭呼為餘甘橄欖同一物異名耳（臨海異物志）

制魚（橄欖木作搒魚皆浮出本草誤落橄欖在池中魚盡斃（廣州記）

薑制（橄欖木開花如棣採其實剝其皮以薑汁塗之則盡落（臨海異物志）

椰

愈渴（椰子樹似檳榔而高大葉長一丈無陰結實一房生三十餘子如瓜其殼中有肉如熊白味似胡桃內有漿一升清如永酥如蜜飲之愈渴疾殼堪為酒器皮堪縛船土人多種之（異物志）

越王頭（椰樹高六七丈無枝葉葉如束蒲在上其實如瓠繫之顛實外皮如胡蘆（吳中記）

層中有汁升餘清如水味美于蜜食其膚則不飢食其汁則增渴又有如兩眼處俗人謂之越王頭（異物志）昔林邑王與越王有故忿遣使客刺得其首懸之於樹俄化為椰子林邑王賤之命剖以為飲器南人至今效之當時刺時越王大醉故其漿猶如酒云（南方草木狀）

椰酒（訶陵國俗以椰樹花為酒其樹生花長三尺餘實大如人腦割之取汁以成酒味甘飲之亦醉（廣志）

簡承（椰子有漿截花以竹筒承其汁作酒飲之亦醉也（交州記）

倚騎（東南荒中有椰木焉二三十丈或十餘丈圍丈

餘至七八尺其枝喬直上二百歲葉落而生花乃形如耳瓜似二百歲一落盡而生葛下生子三歲而成熟成熟之後不長不減子形如寒瓜似冬瓜也長七八寸徑四五十葛覆其頂此實不取萬世如故若取下子而留葛葛後生子如初其子形如耳瓜雖甘美如蜜食之令人身澤不可過三升令人宜利得唯木下有多羅樹人采能得之一名無棄一名倚騎張茂先曰騎直上不可那也世人後生不見兼謂之無棄也一名綺編人見無業謂之綺編（神異經）

木瓜

子大如鵝卵（出永嘉縣地多木瓜樹有子大如鵝卵青黃實（臨海記）

甘苦香爾雅所謂楙也（本草）

灰毒魚齊孝昭北伐庫莫奚至天池以木瓜灰毒魚皆死而浮出庫莫奚竊相謂曰池有靈魚犯之不祥乃出牛羊七萬振振而還（典略）

獻明皇（隋煬帝獻明皇以木瓜二顆大如甕口）

護聖（天台石橋梁絕嶺危下臨絕澗過者心悸石鏁有木瓜兩時有蛇盤絆至實落供大士（乃法號）為護聖瓜（西方）

紙貼（宣州人種木瓜始成顆則鏤紙花以貼其上夜露日曝而變紅花紋如生可愛

明 朗陵陳耀文晦伯甫著
四明屠 隆緯眞甫校

芙蓉荷芙蕖古巫茄其葉譙其本憲其華蘧其實蓮其根藕其中的的中意李巡曰芙蕖其總名也別名芙蓉郭璞曰江東人呼荷華為芙蓉北方人以為荷亦以蓮為荷蜀人以藕為茄或用其母為華名或用根子為母華號此皆名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雅爾芙蕖並為荷其華未發為菡萏已發為芙蕖其實蓮青皮裹白子為的的中有青長三分如鈎為薏語曰吾如薏者也詩義疏其葉名荷爾雅郭璞詩陳風彼澤之陂有蒲與荷

楔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水生丹芙蕖一名芙蓉一名水芝丹一名澤芝一名水花古今注

芳冬七發曼章芳冬善曰冬古蓮字七啓寒芳冬之靈龜

石泉黃帝時有石泉青色堅而甚輕從風靡靡覆其波上羅列泉千下一花生千泊流其地一名沙澗拾遺記

崑流泉萬西王母與周穆王共王帳高會進崑流素蓮千常盈藕素蓮者一房百子凌冬而茂王嘉拾遺記

山東其水小流在大陂之下所謂泥流亦名垂泉生碧藕長千常七尺為常也上

花徑十丈老子語喜曰天道之淵真人所遊名坐蓮花之上一花輒徑十丈有淵返生香逆風聞十里真人即令尸毒佛華山頂上有池池生千葉蓮花長十丈藕如大船服之羽化物類相感志隋煬帝步虛辭八行分賦樹十丈散芳蓮錦浪之詩太華峯前玉井蓮開花十丈藕如舡陸地生蓮關令尹喜生時其家皆陸地自生蓮花光色

解盛閱令內傳

低光昭帝元始元年穿琳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騎盖日照則葉低陰根菜若葵之狀足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佩葉雖萎分藏之氣微十年餘食之令人口氣常香益人肌理宮人貴之每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折以蔽日以為戲弄漢武帝故事

詞所謂折芰荷以為衣或折以為蓋在斯也拾遺記昭帝遊柳池有芙蕖紫色大如斗花葉并可食芬氣聞於十里之內蓮實如珠上見藝文初學記

寒荷北極玄坂去墜峒十七萬里日月不至其地自明有紫河萬里流沫千丈中有寒荷霜下方香茂也洞冥記

望舒荷靈帝西園梁中植蓮大如蓋枝長一丈南國所獻也其葉夜舒晝卷一莖有四蓮叢生名曰夜舒荷亦云月出則葉舒也亦名望舒荷拾遺記

儀伏生蓮王敦在武昌鈴下儀伏生蓮葉五六日而落說曰易稱枯楊生華何其久也今狂華生枯木故終連

而身死 搜神記

如車輪 晉末黃祖至孝母病篤庭中稽顙俄頃天漉開明有一老翁以兩九藥賜母服之衆患頓消翁曰汝入三月可汎河而來依期行見門題曰菩福門內有水曰洒源池有芙蕖如車輪 幽明錄

陸地生蓮 新塗縣廳事前陸地生蓮華八冬死十六年更生四枝今年復生故處繁殖轉多華有二十五枚餅明可愛有異常蓮 晉中興書 章郡守表

白蓮社 謝靈運恃才傲俗少所推崇一見遠公肅然心服乃即寺觀翻涅槃經自鑒為臺植白蓮池中名其臺曰翻經臺因號白蓮社 廬山記

嘉蓮 秦始七年六月己亥東宮元圃池芙蓉二花一蒂二萬獻 符瑞 秦始二年八月嘉蓮一雙生豫章謂之嘉蓮皇太子以獻 符瑞

駢花並實合跗同莖生豫章鱣湖又六年雙蓮一蒂生東宮玄圃池 起居注

以荷覆頭 臧質說南郡王義宣反兵敗無所歸乃入南湖迷竄無食摘蓮噉之追兵至蔡急以荷覆頭自沉於水唯出鼻竿主鄭俱望見射之中心兵刃亂至腸胃纏縈水草 宋書

散血 宋帝時太官作血鋪勅庖人削鵝皮誤落血中遂皆散不凝乃用藕療血多效 本草

蓮花池 王儉用庾杲之為衛將軍長史簡絕與倫書曰

盛府元僚新莊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尋人以倫府為蓮花池史時人呼儉府為入芙蓉池 齊

一挺 宋明中巴東王子響敗行事到寘等武帝聞之謂群臣曰子嚮流反載傾靜大言曰諸王應自反豈惟巴東武帝問其故眷曰天王無罪而一時被囚一挺之藕一盞之菜皆諮藏師藏師不在則竟日忍渴 王

蓮根華安 王子懋字雲昌武帝子也年七歲時毋阮淑媛常病危篤請佛行道有獻蓮花供佛者衆僧以銅鼎盛水華更鮮子懋流涕佛誓曰若使阿姨復病願華竟齋翦故七日齋畢華更鮮紅看視鬢中稍有根 天中記

閶下生蓮 齊太和二年烏程縣閶下生蓮華 圖畫

湖目歷城二里比有蓮子湖周環二十里湖中多蓮花紅綠間明乍疑濯錦又漁船掩映罟罾疎布遠望之者若蛛網浮杯也魏元嶽曾在湖醮焦參軍張伯瑜諮公言向為血爨頻不能就公曰取洛水必成也遂如公語果成時清冽異怪而異焉乃詰公未審何義得爾公曰可思湖目清河矣而然之而實未解少散語老簿房叔甫曰湖目之事吾實未疏叔道對曰為能故血湖目蓮子故令公思清河嘆曰人不讀書其猶夜行二毛之叟不如白面書生 晉陽秋

荷調 江從簡光祿大夫華之子也頗有才學年十七

為採荷調以刺何敬容其文曰欲持荷作鏡荷腑本
光欲持荷作柱荷弱不勝梁敬容弗覺唯嗤其工 隋書
作胡人面後主武平中特進侍中崔季舒宅中池內蓮
莖皆作胡人面仍着鮮卑帽俄而季舒見殺 北齊
蓮人缺齊主還鄴高麗新羅並遣使朝貢先是徐州
蓮一莖兩蒂占云異木連枝遠人入款斯其應也 三國典略
金蓮元藏幾大業初為海使判官遇風漂于滄洲其洲
方千里有良金池可方數十里水石沙泥皆如金色其
中有四足魚金蓮花洲人研之沙泥竹間彩繪光影煥
鑠與真金無異但不能入火而已更有蚕出其花如蝶
每微風則搖蕩如飛婦人競採之以為首飾即語曰不

載金蚕花不得在仙家又以猛木造船楫其上多飾珠
玉以為遊戲猛木不沉木也 杜陽雜編
花廣三尺貞觀二十年十月渝州相思寺側泉內忽出
紅蓮花面廣三尺旅旋往來無不歎訝經月不戒 集異記
月華藕羅公遠謂中使輔仙玉云主人列月華之藕又
云玉京交契之儔 感情
解語花明皇秋八月太液池有千葉白蓮數枝盛開帝
與貴戚宴賞焉左右皆歎美久之帝指貴妃示於左右
曰爭如我解語花 天寶事
同心開元二十二年六月癸丑絳州黃龍與觀池同心
蓮一莖 唐書

令歎德宗貞元十八年六月中西內神龍寺前水渠忽
合歡蓮其花一莖兩房宰臣權德輿柳宗元等表賀 英華
青蓮柳宗元有賀西內定禮池青蓮花表
重基贊皇公平泉庄其水物之美者有白蒲洲之重基
蓮芙蓉湖之白蓮茅山東溪之芳蓀金山居草
碧蓮晉平相國盧公應舉時寄居壽州安豐縣別墅嘗
莊為陂見里人負薪者持碧蓮花一朵已傷嚲勺矣云
於陂中得之 尚書故實
大如挽強嘗以墨印于詩稿上以詫北人 北夢瑣言
晚神中和中有士人蘇昌遠居蘇州屬邑有小疋去官
通十里吳中水鄉率多荷芙忽一日見一女即素衣紅

臉容質絕麗若神仙中人自是與之相狎以莊為幽會
之所蘇生感之既甚嘗以玉環贈之結繫慇懃或一日
見檻前白蓮花開數殊異俯而翫之見花房中有物規
乃所贈玉環也因折之其妖遂絕 北夢瑣言
宴用乾蓮子監軍張承業本朝簪人博權貴任事人士脅
肩低首候之唯恐忤焉郁滑稽倜儻宴集承業出異
方琢果陳列于前客無敢先嚐嘗郁前者食之必盡承
業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馬嵐至唯以乾蓮子置前而已
郁至觀之知其不可啖異日鞭中置鉄鎚出以擊之承
業大笑曰為公易饌勿敗予按 後唐史
白蓮 蜀王先主將晏駕其年蜀眉山婆羅花悉開

白花又荊文獻王未葬前數年海港城隍忽開門蓮葉長三丈雍熙中張君房寓泊廬山開先寺望落石岸瀑布水中一大紅蓮逆而下令僧行急取之乃紅蓮一葉長三丈餘闊一尺二寸嘗觀廬山記說沛水出雙劒峰頂有池闊數百尺其源深莫測又有清源也生蓮花大如車輪今可信矣君房因分此花棄遺好事者磨湯飲之其蓮香經宿不散

倫齊已芳望匹桑蠶會於廬山瀑布見一蓮房已乾其大如笠

莊蓮宋昭宣用臣卓有幹才元豐間

原水落鏡落成嘉致既滿偶失種蓮宋即購于都城得器生所植者百餘本連年沉水底再夕視之則蓮已開盈沼矣

傷何藏蘇州進藕其最上者名傷荷藕或云荷名或云葉斗為史所傷或云故傷其葉以長其根近多重蓋荷實中又生花亦甚異

獨過之以此為辨也

藕蓮唯生葉如荷而大莖上者名傷荷藕或云荷名或云

布葉數重不計矣盈丈玉稚色如畫開夜縮入冰底

畫而復出於水面以候潮汐

蜀中有朝日蓮花色或黃或白蓮浮水上開則隨日所在日入輒斂藏葉下若葵傾覆

劍南梁童雲都縣有瑞蓮池池產異蓮其葉曰葉花如芙蓉其實曰房復鍾令蜜

移之他處輒類常種俗傳雲山倒影所致

象子為蓮白蓮入水必沉惟煎鹽城鹵能浮之鴈食之

冀荅山石間有百年不壞相傳採子落水為蓮

水蓋頗延之碧芙蓉頌曰澤芝方艷倫齊已芳望匹桑蠶會於廬

謝藩啓云川原水蓋莫敢相干

田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古樂府

雖加田田葉又雨

汎雨滴珠翻詩

菱

天中記

氷利王安貧武陵記言四角三角曰芰兩角曰菱芰一

名水栗一名薢茩

鉅野大菱大於常菱淮漢以南凶年以芰為蔬

嗜芰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扃之曰祭我必以芰

及祥宗老將薦芰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屑之子木

曰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乘不用

浮根菱漢武日露池西有靈池中有浮根菱根出水上

葉水波下霜降彌美因名青水芰

玄都翠水水有芰碧色狀如飛鳥

人兒仙子常游翠水之涯採食之

飼牛菱昭帝琳池中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

浮水上實沉泥中名紫菱食之不老（拾遺記）

採菱作飯魚弘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作菱米飯給所部弘度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事畧）

花開背日菱花開向日菱寒而芙煖（仇池筆記）

芙

加蓬加蓬之實淩芙桌脯（周禮）

鷄頭褒芙鷄頭也比燕謂之芙南楚江湘之間謂之鷄頭或謂之鴈頭或謂之烏頭方言）

一名鴈喙實一名水陸丹木草

雞雁藥也其實堇也梗梗也雞雁也烝堇也是時為帝（天中記卷三二）

者也（莊子疏）雁或作鷹司馬云即雞頭也

水疏黃（孫公談圃）產之芙其莖清可食名為水硫黃

瓜

瓝芝地芝瓜也其子謂之瓤龍虎掌羊骹兎頭桂支蜜筒瓟瓠貍頭白瓠無餘緣瓜屬也（爾雅稽含作玉支）

瓞紹瓜（爾雅）

犀牛星荊州謂之河鼓主閨梁織女主瓜果（續漢書）

乃瓜五月乃瓜乃瓜者治瓜之辭也瓜也者始食瓜八月剝瓜薁瓜之時也（大戴禮）

冬瓜（史記）失差為越所敗遁去因得生瓜已熟吳王掇而食之謂左右曰何冬而生瓜近道人不食何也左右曰謂冀種之物人不食也吳王曰何謂冀種左右曰盛夏之時（仇池筆記）

府人食生瓜起居道傍千復生秋霜惡之故不食（藏）

反瓜齊侯使連稱管至父戍葵丘瓜時而往曰及瓜而代莒成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謀作亂（左莊七）

夜灌鄭瓜昔梁大夫宋就為邊縣令與楚隣界梁亭楚亭皆種瓜梁亭劬力數灌其瓜瓜美楚人田竊而稀灌其瓜瓜惡楚令以梁瓜美於其瓜之惡因往夜竊搔梁瓜皆有死焦者矣梁亭覺之因詰其所欲竊往報搔楚瓜朱就曰是構怨招禍之道也令人竊為楚亭夜灌其瓜令勿知也楚亭旦而往瓜則以灌瓜日以美楚亭怪而察之則梁亭之為也楚令大說因以問楚王楚王曰此梁之陰讓也乃謝以重幣而請交於梁王（天中記卷三二）

銅谷瓜（晉太康地記）秦始皇改古文為篆隸惠若天下不從所改更召諸生至者皆拜為郎凡七百人審令冬月種瓜於驪山銅阬谷中溫處瓜實乃令使人上書曰冬瓜有實詔下博士諸生說之人人各異乃令就視之先為伏機諸生賢儒皆至焉方發機從上填之以土為壁之終乃無聲（輿地紀勝古今事文類聚）

東陵瓜（史記）在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之東陵瓜從召平以為名也（史記索隱）

邵平廣陵人（三輔舊事）昔聞東陵瓜近在青門外連畛距阡（文選）

酉子毋洹鉤帶玉色曜朝日嘉實四面會時（古詩）

龍肝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冰谷所謂冰谷

素素之瓜仙人瑕丘仲採藥得此瓜食之千歲不渴瓜上峭如霜雪刮嘗如蜜滓及武帝封泰山從者皆賜米谷粟粟之瓜 同上 記

空同靈瓜仙之上藥有空同靈瓜四枝一實內明帝陰貴人夢食瓜甚美帝使求諸方國時燉煌獻異瓜種瓜名窳隆長三尺而形屈曲味甘如飴父老云昔道士從蓬萊山得此瓜云是空同靈瓜四枝一實西王母遺子 博物 志

此地世代遐絕其實頗在

洮瓜黑仙王莽居攝二年唐公昉為漢中郡吏啖瓜美有真人左右莫察君獨進美瓜又從而敬禮之真人者蓬萊與期谷口山上乃與君神藥曰服藥以後當稍益壽里知鳥獸言語後公昉舉家仙去 神仙 傳

嘉瓜安帝元初三年有瓜異本共生一瓜同蔕時以為嘉瓜或以為瓜者外延雜本而實女子外屬之象也是時閻皇后與外親耿寶共譖太子慶為濟陰王更外迎濟北王子犢立之 後漢 書

五色瓜吳桓王時會稽生五色瓜今吳中有五色瓜歲充貢賦 述 異 記

徐光幻術吳時有徐光常行幻術于市里從人乞瓜其主弗與使從索新種之俄而瓜生壹延成花實乃取食之因賜觀者觀者反視所賣瞥耗矣 搜神 記

冬致生瓜扇玄冬為客設生棗及生瓜 神仙 傳 遼東丁伯

家貧無以營凶兄弟共種畢祕瓜間採瓜子畧以供
此述瓜薤事
用瓜鎮心鄭均字戒昭勵志好學多苦心熱若瓜時輒
偃臥以瓜鎮心便起讀誦其篤志如此梁書
早春瓜郭祖深清儉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過一肉
有姥餉以早春青瓜祖深報以疋帛富人效之以貨利
綠沉瓜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瓜綠沉瓜投之於盤
悲不自勝因屈指曰昉少時常恐不滿五十今四十九
可謂知命
剖瓜蘭欽為廣州刺史前渝侯映之南安侯
天口記 卷三十三 十三
恬權行州事冀得即真及聞欽至嶺厚貨厨人金刀以
毒削瓜進之欽及愛妾俱死帝聞大怒檻車收恬削職
土 南史
冬月求瓜王薦母病篤渴思瓜時冬月屬至采嶺佰雪
仰天而哭忽見岩石間青蔓雜披有二瓜焉摘歸以進
母渴遂止
貧人買瓜楊惜典選多以言貌取人時謗詞云高書典
選似貧人買瓜惟取大者 後魏書
置瓜梁上蘇瓊為清河太守郡人趙穎以太守年老致
仕在家五月中得新瓜一雙自來奉瓊不受穎善情逐
便留乃致之廳事竟不割人聞其受瓜欲貢新果三
如初在朝廷恥言瓜明紫綬索百錢須臾以瓜獻曰
得之綏氏老人園中帝召老人問故曰埋一瓜失之土
中得百錢矣原
月進瓜王建華清宮詩云二月中旬已進瓜注庶置

溫暘監監丞種瓜蔬隨時供奉瓜夏熟者二月而進瓜蓋譏明皇遠時及物求口體奇巧之奉以說婦人
逐兎跋瓜酷吏王弘義始賤時求傍舍瓜不與及爲御史乃騰文言園有白兎縣爲集人捕逐畦無遺蔬李昭德曰昔聞蒼鷹徼吏今有白兎御史
以酒杯盛土種瓜須臾蔓花實食之甚美
惡香瓜惡香香中尤忌麝鄭注太和初赴職河中姬妾百餘盡將香氣數里逆於人臭是歲自京至河中所過路瓜盡死一蒂不獲
中道棄之瓜惡皆委死蓋宮嬪多帶麝香所薰逐皆萎

落耳 貞白雜錄

西瓜一胡瓜爲禹餘掌書記隨餘入虜中至真珠寨始食西瓜云契丹破回統得西瓜種種以牛糞覆棚而種大如中國冬瓜而味甘 五代史

翠經藏刊斐黃貝峽類辭瓜味甘脆中有汁尤冷五代史四夷附錄云以牛糞覆棚種之洪皓使虜攜以歸今禁圃鄉園皆有亦可留數月但不能經歲仍不變黃色

鄱陽有女吾目疾者縣令崔氏之還西域中國始有種誤也 松漠紀聞

卓木干西瓜元世祖征西域中國始有種誤也

徽瓜事宣和中蔡君安提舉秘書省夏日會館職于道山食瓜居安令坐客徵瓜事各疏所憶每一條食一

尋支天食國瓜大者名尋支十餘人食一顆輒亦足越

沃中記

瓜長四尺以上 博物志 廣志 竹譜

瓜州燉煌瓜州地出美瓜因名孤食其瓜不見首尾

元和

大五六尺天食勿斯離國瓜大五六尺麥每粒長三寸

四時瓜蘇鶚園西瓜餅瓜一枚用二人舉之古罽國西

瓜四時皆有又有小瓜大如小指長二十許味如青瓜

嘉祐雜志

揭食有姬朝鮮靈岩郡西有崔氏園諺傳新羅人崔氏

園中有瓜長尺餘一家頗異之崔氏女潛摘食之歆然

有娠彌月生子其父母惡其無人道而生置之竹林居

數七日女往視之鳩燕來覆翼之還告於父母父母往

見異之取而共食之及長為僧名遺詵入唐傳一行地里
法而還後名共地曰鳩林 志林
兩蒂瓜有兩蒂兩鼻者食之殺人 龍魚河圖

三種芽蕨有三種赤色者曰崑崙蕨白色者竹蕨亦名
曜蕨小而燥者曰蕨
拓採踏籃炮煮有拓漿 招魂
析朝醒 漢郊祀歌 百末旨酒布蔣生茅尊拓漿

為杖魏文帝嘗與平虜將軍劉勳奮威鄧展等共飲宿
聞展有手臂曉五兵與之論劒酒酣耳熱方食芽蕨便
以為杖下殿數交三中其臂左右大笑
天中記 卷五十三

蕨餳孫亮使黃門以銀槻并盞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獻
芽蕨餳黃門先恨藏吏以畏虎矢投餳中啓言藏吏不謹
亮呼吏持餳器入問曰此器既蓋之且有掩覆無緣有
此黃門將有恨於次邪吏叩頭曰嘗從其求宮中完席
宮席有數不敢與亮曰必是此也覆問黃門具首伏即
於目前加鞭斥付外署 江表傳

治酒孝康六年扶南國貢一丈三節南人云芽蕨可
消酒 南方草木狀 扶南蕨一丈三節見日即消風吹即折

漸入佳境顧愷之字長康嘗啖芽蕨先食尾人問所以曰
漸至佳境 世說

百堪魏王致意安北遠來渴乏若有芽蕨及酒可足分

始名精霊天曆間有僧鄒和尚不知所從來踏白蹏鉢繩山結茅廬以居須塩米薪菜之屬即書十紙錢緡遺野氛至市區人知為鄒也取千直掛物於鞍從驢歸一日驢犯山下黄氏諸蔗園蔗大若甕請償於鄒鄒口汝未知因蔗糖為霜利當十倍吾語汝塞責可乎試之果信其色如琥珀遂為上品自是流傳其法鄒末年北走逼泉縣靈鷲山龍中其徒追及之但見一文殊石像始知大像化身而白驢者獅子也

食蔗即愈盧絳病疾逾月既乏資給疲瘵且極忽憂一白衣婦人頗有姿色謂之曰丁之疾當食蔗即愈盧既詰朝見嚢者絳橐中且乏一錢唯有唐韻一冊遂諧易之其人曰吾輩乃賈販者將此安用衰君欲之志切遂遺數挺絳喜而食之至旦疾損

石蜜茸蔗遠近皆有交趾所產茸蔗特醇好本末無滓厚其味至均圓數寸長丈餘頗似竹斬而食之既茸連取汁如飴餳名之曰糖益復珠也又煎而曝之號凝而氷破如柈其食之入口消釋時人謂之石蜜者也

糖氷茸蔗所在皆植獨福唐四明番禺廣漢遂寧有糖氷而遂寧為冠四部所產甚微而顆碎色淺味薄繇比遂之最下者蔗有四色曰杜蔗曰芳蔗木蔗所謂荻蔗也曰紅蔗本草載蔗漿釀糖霜之林其高丈圍三尺八寸健

節多汁斫如蜜咋嚼其汁令人關澤可以節飢亟人腹中蚘虫其狀如蚓此消穀虫也多則傷人小則蝕不消是茸蔗能滅多益少已蔗亦然

莊雖奚賄伽藍國蔗大若甕請償於鄒鄒口汝未知因杖麾杖必取材不必用味相必取賢不必欲愛都蔗雖茸猶不可杖佞人悅已猶不可相必折巧言雖美用之必喊

羊

上羊一名土羔本草羊騏漢書羊棗後漢書羊腸仙冬昴星中牧畜羊朱均曰畜亦羊神契大羊實根駭人故謂之羊也齊謂羊為畜說文羊也其垂

謂之羣蕞姑水羊為羊也騏君子羊蜀漢既繁羊民以為資凡十四羊有君子羊大如斗魁有百果羊羖大羊繁多畝收百斛種一百畝羸以養遠

博士羊博士羊羹尘根如鵝鴨卵風土

岷山蹲鴟卓氏之先趙人秦破趙遷卓氏之蜀曰吾聞岷山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飢乃求遠遷致之於臨邛史記狗蹲鴟之沃則以為世濟陽九賦吳都

使種酒容者為梁丞使民益種子菜曰三年當大飢卒

如其言梁民不死列仙傳

長自引羊表安字邵公除陰平長時年飢荒民皆棄食

租入不畢安聽使輸羊曰百姓飢困長何得食羶亦
引羊夾皆從之
種羊充飢薛包歸先人冢側種稻羊稻以秔充飢耽道說禮玄虛無為（汝南先賢傳）
【金償】何隨字季業蜀郡郫人也除安漢令蜀亡去官時
巴土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乞輒取道側民羊隨以烏
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羊見烏相語曰聞何安漢清
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烏送還之終不受因為
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市墟章佩買成都市墟文曰大亂不亂蜀有廣漢大飢
（唐書）
（宋中記）
陽人年七歲喪父以種羊時亡至
（南史）
對母鮮于文宗漁陽人年七歲喪父以種羊時亡至
明年羊時對羊鳴咽如此終身
（義慎）
看毛羅葛閎元中蕭嵩奏請注文選東宮衛佐焉先進
解蹲鴟云今之芋子即是看毛蘿蔔嵩開大笑
懶殘食芋李泌在衡嶽有僧明瓚號懶殘泌察其非凡
人夜往謁之瓚發火芋啗之曰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
（本傳）
【芋塹】閻皂山一寺僧甚專力種芋歲收極多村之如泥
造塹為墻後遇大飢獨此寺四十餘僧食芋塹以度凶
歲（王堂閒話）
【野芋家芋】野芋狀小于家芋食之殺人蓋厥也家芋種
之三年不收旅生亦不可食（博物志）今浙
磊磈自實若天雷頻則多生若耕種欲取
若呼芋字則逡巡不見矣（相感志）
【天芋】天芋生終南山中葉如荷而厚（異物志）
淮羊罹羊狀如雀頭置乾地反濕置濕處死乾飛鳥觸
之喙走獸遇之僵（博物志）
【羊羞】羊宜沙白土土宜深耕二月種至上時相去六七
寸下一羊羊蓋三日聚人來往眼目多見并聞鞀聲
處舍不滋微（務本書）
度凶年羊可以度饑饉度凶年今中國多不以此為意
後生有耳目所不見聞者及水旱風雹雷電之災便謂
天中記
（齊民要術）
制蜂蠆虺士劉湯隱居王屋山嘗於齋中見一大蜂層
于蛛網之為蜂所螫墜地俄頃蛛斃腹欲烈徐徐
行入草嚙羊梗微破以瘡就嚙處磨之良久腹漸消輕
躁如故自後人有為蜂螫者採羊梗傳之則愈（筆談）

譜

似羊耳譜似羊亦有巨尾（異物志）皮肥肉正白如脂肪膏
人專食亦當米穀蒸炙皆宜（異物志）
果實也
【出三輔】儋與東出三輔白色（名醫別錄）生北羊狀

山諸 山藥本名薯蕷唐代宗諱豫改名薯藥宋英
諱曙遂名山藥 異魚雜錄 一名山羊 蔡楚名玉延 鄭氏
諸一名脩脆一名兒草 本草 若欲掘取黑然則獲 唐本
不可得人有植之者隨所種之物而象之 異苑 手殖則如
手鉏鍬等物植隨本物之形狀 相感志
景山元圃少澤其草多諸異 郭璞云根似羊可食
今江南人 謂呼諸語或有輕重耳 北山經

椒

異名 玉衡星散為椒 禮緯 一曰唐蔡一曰南椒生于漢
中者曰漢椒巴中者曰巴椒 本草 蜀椒出武都赤色者善
秦椒出天水隴西細者善 范子計然 景山多秦椒 山經
天中記 卷五十三
櫻椒大椒今椒樹叢生實大者名為櫻椒 雅翼 椒樹如茱萸
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含煮其葉
以為香今成皐諸山間有椒謂之竹葉椒其樹亦如蜀
椒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香東海諸島上亦有
椒樹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
麋鹿食此故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 詩義疏
蒨室 皇后稱椒房取其實蕃延盈升以椒塗室亦取其
溫煖 漢官儀

天仙 廣蘇割刺在荅魯之右大澤中高百尋然無草木
石皆赭色山產椒椒大如彈丸燃之香徹數十里每然
椒則有鳥自雲際蹁躚蹵五色名掬爾鳥孟鳳鳳種也昔

漢武帝遣將軍趙破奴逐匈奴得
方朔朔曰此天仙椒也塞外千里
之太液池至元帝時椒生果有異
年宋王義潮使雲中云然

食椒致噤 鍾錄雙陸子會之無默
馬錄志忿食椒致噤帝乃止 鍾氏錄同
藥濕 椒葖藥濕菖蒲益聰巨勝延
聖之至言方術之實錄也 抱朴神

芭蕉

三種 井蕙草類望之如樹株大者
七八尺廣餘二尺許花大如酒杯
天中記 卷五十三
百餘子大名為房根似羊踟大者
華一圍各有六子先後相次子不
有三種一種子大如指長而銳有
似羊角名羊角椒味
味微戚羊角蕉一種
大如鶩子長六七寸形正方少甘
以灰練之可以紡績 南州物志 異 剝其
羹食之四五枚可飽而其滋味猶
干丈赤巖山水石之間有甘蕉林
書芭蕉 陸羽作僧懷素傳曰貧無
芭蕉萬餘株以供揮洒書法 元
移植 天水之地遷于邊陲土寒不

其椒不能解 問東
有之能致鳳凰帝植
鳥翔集巢燉煌新錄 天成元
其夫人文帝命縣復
春異
年感喜辟兵此皆上
高者十丈 遊名山志
紙可書常子故里種
彥芭蕉戎師使本荅

與元求之植二本於庭堂間每至入冬即遷止捆取之埋藏于地窟候春暖即再植之庚午辛未之間有童謠曰花開來裹花謝來裹而又節氣寒而不寒冬即和煖夏即毒熱甚于南中芭蕉於是花開蠻人不識遠近仕女來看者嗅咽衢路尋而蜀人犯我封疆年年一來不失芭蕉開謝之期其地竟為蜀人所有王堂閒話載憲

[illegible]根槁瘁枒朱動之進花石也粟千京師民獄之土以種之謂之太宰本從江南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為屋殘植之未久即槁澤時時欲一易之故花獨芳午於道花而出者問曰此何物也應之曰芭蕉有持松楣而出者亦以芭蕉荅之如是一日內宴伶人以諷之有持梅

某木何俱謂之芭蕉應之曰我但見巴巴地討來都德了天頗亦為之少破中郎紀聞

枸杞

地輔杞一名枸檵郭云今枸杞也爾雅義疏一名苦杞詩疏一名杞根一名地骨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却暑一名仙人杖一名西王母杖本草綱目家柴一名托盧或名天精或名却老抱朴子

花犬朱孺子嘉安國人幼事通士王玄真居大箬巖常登山嶺採黃精服餌一日就溪濯蔬忽見岸側有二小花犬相趁孺子異之乃尋逐入枸杞叢下歸語玄真玄真之遂與孺子俱往伺之復見二犬戲躍逼之又入枸杞下玄真與孺子共掘得三枸杞根形狀如花犬若石洗拏歸煮食之俄頃而孺子真骸異久之孺子謝別玄真昇雲而去今俗呼其拏為童子拏續仙傳

雜果

枳枳柜棗似薄橘子似珊瑚有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啖之甘美如飴八九月熟江南者特美今官園種之謂之太宰本從江南來其木能令酒薄若以為屋杜則一名漢皆薄詩義疏昔有南人修舍用此悞有一斤落在酒甕中其酒化為水味本草枳椇子一名樹蜜一名木蜜形拳曲核在實外一名白石一名木石古今注

都念十二年四月南海郡送都念子樹一百株數付西成十六院內種此樹高一丈許葉如楊枝柯長細花金色花葉正赤似蜀葵而大其子小於柿子甘酸至美蜜漬為粽孟佳大業拾遺頭上有四棄如柿蒂食者必捻其蒂故謂之倒捻子或訛呼都念子今又訛念為撚劉一名劉杙其子可食郭云劉子生山中實如梨酸甜核堅出交趾廣雅劉三月華七月八月熟出交趾武平與古九真南方草木狀

豬肉子端溪縣有樹冬紫其子號曰豬肉子大如杯其肉如肪炙而食之味似豬肉至美故名也裛字訓纂和志

猩猩果雲南大理府鄧川縣有猩猩果高數丈春花秋

實堅小彈壳色如血故名味酸可食
豆蔻二月花色仍連著實子相連其實
核External Ref.如小李七月八月熟曝乾瀹食核味辛香五味
出中山
豆蔻生交趾其根似薑而大從根中出
形似芭蕉而小葉如竹葉且香
小厚核如石榴子且香
豆蔻
狗緑子狗緑子形如瓜瓞似橘而金色胡人重之極芬
香肉其厚如蘆服女工競雕鏤花鳥以蜂蜜熟煮
稠巧妙飛絶妙無與為比太康五年太秦進十生帝以
三生賜王出助其珍味誇示于石崇南方草物
千歲子千歲子有藤蔓出土子在根下黯緑色交加如
織其子一苞二百餘顆皮殼青黄色殼中有肉如栗味
亦如之乾者肉殼相離搖之有聲似肉豆蔻出交趾上
那核婆印度出那核婆果大如冬瓜熟則果赤割之中
有十小果大如鷄卵更又破之其汁黄赤其味甘美或
在樹枝如衆果之結實或在樹枝如葵冬之在土緑比戸
人面子樹人面子樹似含桃結子如桃實核上如人面
故以為名以審清之後稍可食其核可翫指合掌人面木
春花夏實秋熟皮味甘酸實有核如胡桃兩邊似人面
棗宇

古度古度樹不花而實實從皮中出大如安石榴色赤
可食其實中如有蒲黎者取之為粉數日不煮
蓮如蟻有翼穿皮飛出着屋正黑女州熙安縣界

度桐生其號曰古度俗人無子祈祠多其乳則
金帛報之事見
沙棠乾瀹之丘有木焉其狀如棠枝葉皆赤而味酸
而似棠名曰沙棠可以樂水食之使人不溺山果之美
者沙棠之實見
石南石南樹野生二月花色仍連着實五六及握麥如李
十五月熟剥核炙味甜出武平山
回樹樹皮如桑野生蓬蘽生實九月熟曝
乾說剥皮取食之味似棗出交阯
五王五子樹實如梨裏有五核因名五子治霍亂全發
廣州
無花木饅頭無花果也出
波羅蜜古城國有果曰波羅蜜狀如冬瓜皮似荔枝肉
有黄肉大如鵝子味甘如蜜中有子似鵝腰子炒食之
味若栗廣州
王壇王壇子如棗大其味甘出猴宮越王祭太一神壇
有此果無知其名因見生樹遂名王壇其形小
有似木瓜異物志
多感多感子黄色圓一寸交州

竹

非草非木植類之中有物曰竹不剛不柔非草非木根幹將枯花葉乃繁蔚必六十歲亦六年一花一實竹實東南之美者有會稽之竹箭焉出零陵桂陽者謂之筀竹出巴西者謂之邛竹出南山者堅而厚節長而疏出東山者小而實節近而滑

渭川千畝竹與千戶侯等史貨殖傳秦地有鄠杜竹林南山檀柘號陸海焉濱地理志

箬楚謂竹皮曰箬說文竹字下曰竹皮也書傳貨殖傳竹竿萬个木曰枚竹竿萬个竹竿萬个竹花曰秦草本草竹性愛向西南卦故園東北角種之數歲之後自當滿園諺云東家種竹西家治地為滋憂而來生也其居東北角者老竹種不生亦不能滋長故須取西南土

天中記

少根也齊民要術

不死高陽氏有同產而為夫婦者帝怒放之於是相抱而死有神鳥以不死竹覆之七年男女皆活同頸異頭可為汗六畜之中阿禹之山帝顓頊與九嬪葬焉爰有鳥獸璅碧皆出衡丘方圓三百里丘南帝俊竹林在焉大可為舟山在衡山竹譜云衡丘帝竹一節為船

支初學作衛兵山供誤贊寧筍譜作衡於山更誤

斑竹湘水去岸三十許里有相思鳥望帝葬焉鳥鳴不遠返歿葬於蒼梧之野老之二女娥黃女英追之不及相思悲慟哭淚下沾竹文悉為之斑斑然至今洞庭之山帝

尋竹禹殺共工臣相繇二臣骨流為水其處腥臊不可居五穀禹三掊皆見尋竹生焉在崑崙之北有嶽之山山經

孤竹棗海畔孤竹生焉斬而復生中為弁武王時孤竹君之二子讓國逃去隱首陽山食薇而死

太獻笋一株述異記

洪園衛有洪園長竹竹在淇水之上諫曰瞻彼淇澳綠竹猗猗上洪園殷紂竹箭園也見班彪志竹箭武帝時河決王使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河下淇園之竹以為楗漢書烏號之弓貫洪衛之箭也淮南

南山子路見孔子子曰君子可不學乎路曰南山有竹不揉自直斬而用之達於犀革以此言之何學之有子曰括而羽之鏃而礪之其入之也不亦深乎家語

天中記

斬竹秦景公樹竹令吏守之公宇漏之有斬竹者拘之將加罪焉晏子曰君聞吾先君丁公伐曲城勝之止其財出其財出其民有與死人以出者公怪之令視之則其中有金王焉吏請殺其人丁公曰以兵攻城以衆圍財不仁且君人者寬惠慈衆身不妄誅令吏舍之公曰善令出斬竹之四舍之晏子

越王越王竹根生石上若細筱高尺餘南海有之南人愛其青色用為酒籌云越王棄餘箕而生竹南方草木狀次有沙筋產于海島間其心若骨可為籌筋足欲采者須輕步從之不爾人行聲則縮入沙中了不可尋此戶異錄

晉安有越王餘箕箬白者似骨黑者似角異錄

符竹葉峽州玉泉鬼谷子洞前有叢竹竹葉有文成符
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惡
印竹張騫至大夏見蜀布邛竹杖問之云賈人市之身
毒國因說武事西南夷以通漢書張騫奉使河源得高
節竹枉于邛山今緣領皆是堪為杖號曰邛竹杖記筇
以為杖山堂肆記龜山多狹竹即筇竹山記
孝竹詩義云南中生子母竹今慈竹是也漢章帝三年
子母竹筍生白虎殿前時謂之孝竹群臣作孝竹頌異苑
記

高遷竹黎邕避難宿于會稽高遷亭見屋椽竹從東間
數弟十六可以為笛取用果有異聲太平御覽千秋亭一
名柯亭寰宇記
竹王有竹王者興於遯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
竹流入女足間有兒聲持歸破竹得男長
養有才氣遂雄夷狄氏竹為姓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王

詞竹茶見也承明
油竹其堵理字孔疏為烏傷令罷去單船而歸故人太
守由慶子年弱乞止宜溜乃抽船上竹一竿與之曰東
南之美惟竹箭最真而有節幸堪歲寒羊衒霖令人視
之舟中惟竹竿一枚蘆篾數領遽啓用瑾為昭信中即
為竹一十六箇徒是綠竹類一尺數節兼大如筒可以
蓮花一作矢甘一句冬生廣志云魏時漢中太守王圖每
冬獻筍俗謂之筍供御比生寒水至冬地凍竹想頰淺故
不能抽唯緣根深故能晚生筍譜竹
此君王子猷嘗暫寄人空宅生便令種竹或謂暫住何
煩爾王嘯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無此君世說
徑造竹下諷嘯良久主已失望猶冀還當通遂直欲出
門主人大不堪便令在閉門不聽出王更以此主

長數丈抹踈葱翠蓊然成林仲産以為祥及孝建中
義宣之謀被誅家屬徙廣州
燈嶺枝生南齊南海王子罕字雲畢武帝子也其母嬖
寧晉寢疾子罕晝夜祈禱于時以竹為燈續其燈照
感所致主簿劉瓛侍讀賀子喬為之賦頌當時以為美
談南史
竹林堂竹林堂宋臨川王義慶所作梁元帝因而修之
堂前有竹名桂竹郭璞云桂竹出始興桂陽深山風防
露上合下踈每日出羅紈金翠春先秋月隔林而望若
花開也其西有篠爾雅篠箭冬月抽笋似桂而辛隆暑
天中記 卷四十二
赫曦但有凉氣入其下者成以御風宋記
緣江採竹蘇良嗣為荆州長史高宗使中官緣江採異
竹植于苑內中官科船載竹所在縱暴還過荆州良嗣
因之上疏切諫高宗謂則天曰吾約束不嚴整累為良
弱所怪乎詔悉令便令弃竹于江中唐新語
枯死復滇囊悟云園中竹栢枯者不出三年人主當之
人家竹花枯死者家長當之開元二年終南山竹開花
結子綿亘山谷大小如麥其歲大飢其竹並枯死嶺南
亦然人取而食之四年而太上皇崩
義竹太液池岸有竹數十叢形大如指也帝因與諸王閑步于竹間謂諸王曰人世父子兄弟
有離心雖德此竹宗本不相踈有人懷二心生祖
之意觀此可以為鑒勗諸王皆唯之帝呼為竹義
百丈貞元五年秋番罔有海戶犯鹽禁者避罪於羅浮
山深入至第十三嶺遇巨竹百千萬竿連亘巖谷竹圍
一十一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即由梧嶺出海戶因
破之為篾會罷吏捕逐遂挈而歸時有軍人獲一筏以
為奇者後獻於刺史李複複命陸子羽圖而記之嘗記
云李公顧謂門生廣州桑竿翁曰天祝聖之外經籍未
録不合有而有者不知其極況茲竹載在圖記不足奇
也翁慎說文有長節竹謂之笆得非罷浮山之義耶
仙箱鄭延長吏有大竹夜雲可三四圍伐割之見內有
二仙翁對云平生深根勁節惜為主人所伐言畢乘雲
而去
報平安李衛公守北都惟童子寺有竹一叢纔長數尺
相傳令其年綢繆每日報平安
規方李衛公罷鎮浙右甚愛有老僧者熟于祝接
談話多空教所長李以大宅一所甚第竹林四面對出李所賞此後再
竹而方所生向上節眼盡方到院問柱杖何在則老僧規圓而漆之矣公嗟
嘆再彌日遣使州產方竹其臨州亦出大者數丈北
桶大僧玄嶼曾寓天台國清寺與同學尋山川旬日至
一溪夾岸竹數百竿皆三尺圍玄嶼伐得竹五六截

斥置地不肯研成文用訂後來數日再游竟尋不得
植之亦皆迷沒其竹僅可桶[illegible]
爆竹砰然[illegible]有仲叟家爲山魈所祟擲瓦石
開戶牖不自安叟求禱之以佛經報謝而妖祟彌盛畋
謂其叟曰爾但夜于庭舂米聲大如雷鳴其上下有砂壁細如粉暴風至竹條翻起拂細砂如雪
最惡金鼓聲鬪人謂破竹聲爲金鼓聲[illegible]
竹實舊稱竹實鳳凰所食今江南竹間時見開花小白
如粟花亦結實如小麥子無氣味[illegible]
朱以爲荒年之兆及其竹即死信非虛[illegible]
有江南餘干人來言彼有竹實大如鷄子竹葉層層包
矣[illegible]
裹味甘勝蜜食之令人心腸清涼生深竹林茂盛蒙密
處塢因得之但日久汁枯乾而味尚存耳因知鳳凰之
食必非常物也[illegible]
十二時竹張堂云同邑安福西鄉周俊叔家嘗得十二
時竹一根植之家庭歷有十餘年笋而竹者纔三竹繞
節乃生子孔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字點畫可
數[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升為樑檻

晉竹吳王開越王盡心自守因賜之以書曙之以封越王乃使大夫種索葛布一萬弧皮五雙晉竹十廋以荅封禮吳越

為船雲母竹一節為船出扶南南方草木狀節竹一名太極長百丈南方荒中有笛竹其長百丈圍一丈五六尺厚八九寸以為船其子美食之可以已瘡瘺

為梁嶺南牂州冀泠縣有大竹數圍實中任屋梁柱覆用之則當再南征記八由梧竹吏民家種之長三四丈圍一尺八九寸作屋柱出交趾南方草木狀有竹曰篇其大數天口家雲南異物志

圍節間相去局促中實滿堅強以為屋棟斷截便以為棟梁不復加斤斧也異物志篇厚肥孔小幾於實中安成以南有之竹譜少室之山入竹堪為笛龜茅經河圖

實心雲南有實心竹文采班駁殊好可為器物其上以為槍幹交林雲南記

簩筹簩筹竹皮薄而空多人者徑不逾二寸皮上有粗澁文可以為錯子錯田利勝於鉄若鈍以漿水洗之還復快利嶺表異錄

石林石林竹似桂竹勁而利削為刀割象皮如切芋出九真交趾南方草木狀林一作麻

筋竹堅厚脩直腹中白幕閡陽狀如

淚痕生衣將成竹而筍皮未落輒有細蟲鬻之以膏糞之以封越後數數處往往成赤文頭似綺畫可愛肅肅爰爰南廣所生見沈志也竹譜

桂竹雲山有桂竹甚毒傷人必死山桂竹高四五丈大者二尺圍閡節大葉狀如茸竹而皮赤南粟以南所饒也竹譜

湘竹枝枝竹皮赤編之滑勁可以為席頴川篇所謂簟席者也上湍家之山其上多桃枝鈎端山經

紅竹出峽州宜都縣飛魚口大者不過寸許鮮明可愛竹譜

筜竹生水邊長數丈圍一尺五六寸一節相去六七尺或去一丈廬陵界有之異物志

中有人長尺許頭足皆具異物志王慰之閩中賦竹則筜簹涵人桃枝有蟲筜簹筜節中有物長數寸正似世人形俗說相傳云竹人時有行者資蟲謂竹羅竹中皆有耳

民家筜竹堪作篪竹譜

篴鍾羅浮山生竹皆大七八圍節長一二丈謂之龍鍾竹南越當有鳳凰棲宿食其實山東有漢曰羅陽永泰中暑雨漲有一竹蕖若芭蕉蕖大隨水出羅浮山記

杜若高適岑參詩云何太龍鍾極於今出處妨舊暮

舒注按庾闡龍鍾竹名世言龍鍾謂其年老如竹之枝葉垣曳不自勝持取此義 集此南裔異物人所希見者安得以年老取此義耶注杜者欺已誣人大率類此後記事珠等書遂據為故實更誤

竹譜云籠竹名黃龍帝使伶倫伐之於嶰谷以應律按呂氏古樂云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阮隃之陰取竹于嶰谷不云嶰谷生不云嶰谿名其竹則二節間三節四節之解谷生不云嶰谿為異也

夏之西崑崙之陰取竹之解谷生不云嶰谿為異也

賦云惟龍鍾之奇生于終南之陰崖亦云嶰谿不知乾之何據而云伶倫所伐初學記之似誤

韻會云籠鍾竹名吳都賦竹則箠籠注伶倫吹以為律選無此句蓋誤引竹譜耳

箖箊箖箊箠薄而廣越女試劒竹是也 嘯旨

篾竹吳均賦序云廣漢山中有竹名慈竹生必內向示不離本倫莖巨秉攢根皆柢叢之大者或至千百株焉而榮結踰乎咫步好事者徙為堦庭之玩 集

月竹蜀嘉定產月竹每月生笋

筆箠始興郡村陽縣出筆竹大者圍二尺長四丈又交趾有箠竹實中勁強有毒統以刺虎中之則死 山堂

棘竹棘竹生交州諸郡叢生初有數十莖大者二尺圍丈餘以為弓枝節皆有刺彼人種之以為弓籬 嘯旨

合歡合歡竹出南嶽下諸州山溪間郴州最多其筍初生合歡形勢及成竹也或三莖合或兩莖合斷其間有竅

三棱三稜竹狀若棱櫚兼壘柄二春然筍細初抽川中人家竹林中忽有云吉兆也

筆竹竹之良者淛有筆竹謝靈運所游之澗今在鳴孤

其自死筍則謂之仙人杖

靈運游名山志云神子溪南山與七里山分流去斤竹澗數里人有從斤竹澗越嶺溪行詩此云筆竹以

誤

伐賣辭賓王作利潛將伐還凡有行衙所在竹皆伐盡之時人呼為解子猷

汾公偃州涌泓井與淪水通有人以竹置井口淪水得之

天中記人呼竹為涌泓因以為名

竹醉程竹者多用辰日又用臘月惟五月十三日人謂之竹醉日又謂之竹迷日栽竹多茂盛或陰雨則鞭竹

明年筍至交出

雌雄竹有雌雄雌者多筍故種竹常擇雌者物凡欲識雌雄當自根上第一枝觀之有雙枝者為雌即出筍者

獨枝者是雄竹耳

曳鬚知林鷹言杖林其林倦勁被滿山谷先有婆羅門

聞釋迦佛身長丈六常懷疑惑未之信也乃以丈六竹

杖欲量佛身恒於丈端出過丈六如是增高莫能窮實

遂投杖而去因植根焉

竹滿江淮有竹肉生節上如彈丸味如白樹雞

筍

竹萌筍竹萌也爾雅筍竹胎也笵箭萌也文記箔筆鷹醢鄭注落箭萌

越駱菌和之美者越駱之菌注云越駱山名菌竹筍也

覽

包筍馬援好事至荔浦見冬筍名苞筍上言禹貢厥包橘柚疑謂是也其味美于春夏筍東觀記

泣竹得筍孟宗字恭武至孝母嗜筍冬節將至時筍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筍為之出得以供母旨以為至孝所感先賢傳

吳丁固晉劉殷五蜀程榮雅事同

歸美床箕漢人有適吳人設筍問是何物曰竹也歸

天中記卷五十一

羨其床箕而不熟乃謂其妻曰吳人擲轆欺我如此

布見食筍歸羨竹根唐于

筍筍辛居士名宣仲家貧春月鬻筍充腸酌截竹為罍用充盛宜人問其故宣仲家曰我惟愛竹好酒欲令二物常相並耳戴凱之竹譜

廬樓處州宣平巖巖之東有廬樓溪上巖洞甚奇廬道士廬敖樓其中故名廬樓巖竹每無風自動拂除巖石人以為奇其筍味嘉人號曰廬樓筍浙江志

買筍寄林鼎夏侯處為益州新昌令問里晉曰筍一墨錢曰一錢五墨取才千買五萬墨謂之曰吾未要且

竹林中養之至秋竹成一竿十文遂成五十萬會稽

獻夫人感其意遂拔簪插于籬下曰年年四月盡當生筍可供汝家食饌次年其地筍生朱芽而無根苗鄉人名曰壎補筍至今有之（南方草木狀）

初出成竹園人云筍性初出者盡成竹次者多爲虫所傷十不得五六（王簡棲雜書）

斑皮詩義疏筍皆四月生竹譜棘竹落人髮湘原生永昌及含墮竹筍六月生（北戶錄）

縣十二月食斑皮竹筍茲味與比中七八月筍牙小類但詩鹿過之諸筍無以及也

匾竹出廬山筆匾傳云雞惠遠使鬼神號斛地竹天中記（竹譜）

者捻此竹爲匾竹筍出時置塔食之（竹譜）

般腸般腸實中與苞相類生東郡綠海諸山中其筍（竹譜）

美云與苞竹相似出閩中（竹譜）

淳筍厚竹長者六十尺肉厚而虛軟節隔而亞生水次

彭蠡以南大嶺以北徧有之其筍未出時掘取以詐藏之極甘脆南人所重（上）

鷄脛鷄脛筆竹之類纖細大者不過如指踈葉黃皮

肌無所堪施筍美青斑色綠沁江山崗所饒也（竹譜鷄脛）

竹筍肥美（筍譜）

鹿頭苞管有鹿頭筆（范曼筆記）

水竹筑陽雍山有孤竹三年而生一筆筆成代謝常（水

復生思摩竹如竹大而筍生其節筍既成竹春而筍復生節焉交趾所在有之（南方草木狀）

蔓筆蔓折筆得財象也蔓竹生筍者欲有子息也（李淳占風）

竹筆筆竹之白翦也竹之醜節種厥性弱於木而强於草實草木中別類也（竹譜）

物筆物始也筆竹也梁簡文勉春賦云堪物筆之傍領受新荷之發池（竹譜）

按謝靈運湖中瞻眺詩物筆苞綠篠新萼含紫蕚

筍美（漢曰臘月煮筍美大人道便是昔有新婦不得勇天中記）

姑意凡所須索必皆時而逆意其婦善承須不違所要筍婦曰且膺為貴以順攘逆責耳其實何處求筍姑聞而後悔倍憐新婦故又誡曰若恭敬不如從命受訓莫如從順（上）

冉冉狐生（竹詩）

檀欒檀欒蒼脩竹（和公山詩）

婷娟婷脩竹之婷娟風動（南風）

婷娟有婷娟之茂篠寄江上而叢生（梁文帝修竹賦）

腸雲母之名（梁文帝修竹賦）

書亦牡丹前史中無說處唯謝康樂集中言竹間水際多叢生成式檢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初不記說牡丹則知隋朝花中所無吾陽世謂牡丹花近有蓋以前朝文士集中無牡丹歌詩然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子華北齊人則知牡丹花亦久矣劉寶客

煬帝闢地二百里為西苑詔天下進花卉易州進二十相牡丹緋紅鞓紅飛來紅袁家紅醉妃紅雲紅天外紅一拂黃軟條者黃延安黃先春紅頭風嬌等名唐歐陽詹

按段云隋朝所無而劉斧乃有此說其杜撰欺人牡丹性如此高永事勿紀原似據之以為實者其亦為所天中記上

誤矣

雙頭牡丹高宗後苑宴群臣賞雙頭牡丹賦詩惟上官昭容一聯絕麗所謂勢如連璧友心似臭蘭人咸各賜一武后冬月游后苑花俱開而牡丹獨遲遂賜千金洛陽故今言牡丹者以西洛為冠首事物紀原

名花開自禁中重木芍藥得數本紅紫淺紅通白者上因移于興慶池東沉香亭前會花方繁開上乘照夜白如少步趨從乃命梨園子弟歌之太真外傳

平調詞三首上命梨園子弟歌之太真外傳

為藥為牡丹木記開元花品

禁中呼木

通志畧云芍藥著于三代之際風雅所詠

貴牡丹而賤芍藥不言丹牡物無名依芍藥得名故其物曰木芍藥亦如木芙蓉之依芙蓉以為名也牡丹晚出唐始有聞賞游競趨逐使芍藥為落譜衰宗云

按神農本草一名鹿韭一名鳳仙姑唐本注云亦名百兩餘博雅曰芙牡丹也而蒙禁不云所門水際子華有畫極分明

華有畫極分明上言唐姑蘇郡

花叢

物有木芍藥植于庭前其花一日兩開一枝兩頭朝則深紅午則深碧暮則深黃夜則粉白豔各異帝謂左右曰此花木之妖不足訝也開元幸蜀記

天中記

醒酒明皇與妃子幸華清宮因宿酒初醒凭妃子肩同看木芍藥帝親折一枝與妃子遞嗅其艷帝曰不惟豈草志憂此花香豔尤能醒酒天寶遺事

百寶欄楊國忠初以貴妃專寵上賜以木芍藥數本植于家園忠以百寶粧飾欄楯雖帝宮之內不可及也

四香閣楊國忠用沉香為閣檀香為欄以麝香乳香簇上和為泥飾壁每于春時木芍藥盛開之際聚賓友于此閣上賞花馬芙中沉香之亭遠不作此壯麗也

鹿啣牡丹宮中牡丹品最上者御衣黃次曰建安黃次皆紅紫各有佳名終不出三花之上他日宮中貢一尺黃乃山下民王文仲所接也花面幾一尺高數寸祖開一朵絳幗籠護之帝未及賞為鹿啣去

帝以為不祥有侯人奏云釋氏有鹿蹄花以獻金仙帝
私曰野鹿蹄宮中非佳兆也殊不知應祿山之亂（青瑣高議）
花開一千朵開元末裴士淹為即官奉使幽冀過汾州
聚香寺得一株白牡丹發置長安私第天寶中為都城
奇賞當時名士裴給事看牡丹詩又房相有言牡丹之
會瑤不與焉至德中馬僕射總鎮太原又得紅紫二色
者今則至多與戎葵比矣與唐書昔有一株開花一千
朵有正暈側暈紅紫黃白之色各不同（百陽）

花師洛人宋單父宇仲孺善吟詩亦能（藝術）凡牡丹
變易千種紅白開色人亦不能知其術上皇召至驪山
樓花禽本色樣各不同賜金千鎰兩內人皆呼為花師
天中記（卷三十二）

亦幻世之絕藝也（龍城錄見人錄）

劇牡丹長安貴游尚牡丹三十餘年每春暮車馬若狂
以不就玩為恥人種以求利一本有數萬者元和末韓
弘罷宣武節制始至長安私第有花命斷之曰吾豈效
兒女輩耶（國史）自從韓令功成後辜負滻華過此身

合歡長安興善寺（百陽）徐仲雅題合歡詩云平分造化中分去折破春
風兩面開（湘湖近事）

杭州牡丹白樂天為杭州刺史令訪牡丹花獨開元
寺僧惠澄近於京師得之始植於庭欄圈甚密他處未
有也時景方深惠澄設油幕覆牡丹自此惠越分而

而種之矣會徐凝自富春來不知而先題詩曰此都
地知難種慙愧僧門用意栽海燕解憐頻睥睨蜂來
識更徘徊細虛生為藥徒勞妬羞貌玫瑰不敢開惟有數
苞紅幙在舍芳只待舍人來白尋到寺看花乃命徐司
醉而歸（雲溪友議）

覆以錦幄（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第階前有牡丹
數叢晉覆以錦幄（劇談錄）

白牡丹詩長安三月五日看牡丹奔走車馬慈恩寺元
果院牡丹半月開裴璩題詩于佛殿東頭虛壁之上曰
長安豪貴惜春殘爭賞先開紫牡丹別有玉杯承露冷
無人肯向月中看太和中文宗自夾城出芙蓉園幸此
天中記（卷三十二）

寺見所題詩吟玩久之因令宮嬪諷念及暮此詩滿六
宮矣（劇談錄）

紫牡丹尊賢坊田弘正宅中門外有紫牡丹成樹後發
一徐朵花盛時舞月餘有小人五六長尺餘遊於花上
如此十八年人將掩之輒失所在（百陽）

錦被堆王蜀號其苑曰宣華權相勳臣競起第宅上下
窮極奢麗皆無牡丹惟蜀主徐延璋開泰州董成村
僧院（蜀錄）有紅牡丹一株所植年代深遠使人取之掘
丈方丈盛以木櫃自秦州至成都三千餘里歷九折七
盤望雲九井大小漫天懸險之路方至馬乃植之新第
王氏（蜀錄）至孟氏於宣華苑廣加栽植名之曰牡丹晚賦政

五年牡丹雙開者十黃者白者三紅白相間者四後主宴死中賞之蜀志時彭門為輔郡興州者多其戚里得之上冢而彭門花之所始也天彭亦謂之花州而牛心山下謂之花村成都記蜀平花散落民間小東門外有張百花李百花之號皆培子分根種以求利每一本或獲數萬蜀志

花品洛中舊品獨以姚魏為冠天彭則紅花以狀元紅為第一黃花以禁苑黃為第一承平白花以玉樓子為第一上彭門牡丹在蜀為第一洛陽花最盛獨彭門有小洛陽之稱成都宋景文帥蜀以彭門牡丹錦被堆為第一上

天中記 卷三十三 姚黃姚黃初出於山下白司馬坂下姚氏酒寺水北諸寺圃有之府中多取以進魏紫出五代魏仁浦宅園池中島上初出時園吏得錢以小舟載游人往過他處未有也郡氏聞見錄

寫後錢仁佐尚父之孫也為元帥府中書檢校司徒兼中軍都虞侯仝沿鄰居沿所居堂東植牡丹花一本看花三百朵其色如血如絳如自然蛺蝶之狀一城以為冠異每歲花開張宴仁佐預焉開寶七年春二月繞一兩朵腦仁佐一夕洪飲擊刻程服中單背負大篮左手携斧斫大七百斫遍而過沼中外無知者鋤取牡丹置篮中乃平其地空中

開有吁歎之聲微細若莊蜂音辭曰一花三百朵今是向春風明年三月裹朵朵斷腸紅仁佐異之移植於亭後明日沼覺矣花為非人力所及來年花盛開乃宴召沼沼一見無語得疾以歸至夜憤悶不已以刀決腸而卒腸皆寸寸斷果符空中之語洞微

作偈太祖問罪江南李後主用謀臣計欲王師法眼禪師觀牡丹於大內作偈諷曰擁毳對春叢由來趣不同晨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艷曳隨朝露凝晚風何須行零落終始知空後主不省王師渡江

酬燕牡丹孟蜀時兵部尚書李昊每將牡丹花數枝分遺明友以興平酥同贈且曰作俟花凋即以酥煎食之

卷三十三 卷三十四

明日春陰花未老故應未忍著酥煎

卷中花工宣和中以藥壅培於白牡丹如玉千葉一百五玉樓春等根下次年花作淺碧色號歐家碧歲貢禁府價有姚黃上嘗賜近臣外庭所未識也謝在杭碧花止一品名曰歐碧其於淺碧而開最晚獨出歐氏故以姓著

照種清慶三年二月桑子河堤東李里莊園有牡丹一本無種而生明年三月花嗚貯觀之有杭州觀察推官東過回州見花甚愛欲移分一株掘上深尺許見一石如斛長二尺題曰此花

飛來種只許人開老眼看還不敢移以是鄉老有生且值花開時必造花下飲酒爲壽開亦有約明日造花所而花一夕凋謝者多不吉惟一人率當者三月八日扵慶自八十姚花至一百九歲而終如皐志

華王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爲花王今姚黃真其王而魏紫乃其后也歐陽永叔花品名

萬花會兩京牡丹閧于天下花盛時太守作萬花會宴集之所以花爲屏帳至于梁棟柱拱悉以竹竿木簪花釘掛舉目皆花也

三等襄王宮花品以五十種分爲三等九品分緋平頭紫居正一品姚黃居其下題景祐元年洛州觀察使天中記

記

看花局僧仲殊越中牡丹花品序云越之所好尚惟牡丹其絶麗者三十二種始乎郡齋豪家名族梵宇道宮池臺水榭植之無問賞花者不問親踈謂之看花局此月多有輕雨微雲謂之養花天里語曰彈琴種花陪酒陪歌丙戌歲八月十五日移花日序丙戌雍熙三年也

一撮紅一撮紅者多葉淺紅花葉秋深紅一點如人以三指撮之記牡丹明皇時有獻牡丹者謂之楊家紅乃楊勉家花也命力士將花上賞妃妃方對粧如戸手拈花時勻面脂在手即于花上帝見之問其故妃以

雜草芍藥雜草也物譜芍藥有二種有草芍藥木芍藥者花大而色深俗呼爲牡丹非也古今注

贈以芍藥何也荅曰芍藥一名何離故相贈猶相招召贈以文無文無一名當歸古今注

勺藥之和七發曰勺藥之醬子虛賦曰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師古曰勺藥根主和五臟又辟毒氣故合之于蘭花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爲芍藥耳嵇昭曰

天中記 卷五十三

今人食馬肝馬腸者合勺藥而煮之

菊花會東坡云楊州芍藥爲天下冠蔡繁卿爲守始爲芍藥會用花千餘萬枝既殘諸園又吏因緣爲奸民大病之萬花本洛陽故事錢惟演爲留守始置驛貢洛花識者鄙之曰此宮妾媚君之意也

廸相國始

菊

日精勰治鞠菊有筋菊本名鞠黃菊菊花一名節花一名傅公一名延年一名白花一名日精一名更生又曰陰威一名朱蘭一名女華其白花者頴川曰甘谷峄汝南曰菊水皆善蒿河南曰地穀萬上黨又建

安郡曰羊歡草日精治菊之花蕊之別名也生
依水邊其華煌煌霜降之時唯此草盛茂九月徙中雖
射俗尚九日而用候時之草也記王
紫菊背明園有紫菊謂之日精一蕊一實延及數畝味
芐食者至死不飢曷以為天記十通
靈芝石蘭巖有紫菊被澗其莖凌冬馨香谷
菊麗荊州菊潭其源旁芳菊神境記
中有三十餘家不得穿井仰飲此水上壽二三百中壽
百餘其七十八十者猶以為天
採菊王子喬巢白增年方芐菊三月上寅日採名曰玉
英六月上寅日採名曰容成九月上安日採名曰金精
天中記 卷五十三 五十一
十二月上寅日採名曰長生長生者根蔓是也王子
菊與意似菊花與意花相似直以芐苦別之耳菊芐而
意言所謂言如意者也
墨菊來壽漢之好時中煮也出墨菊其色如墨古用其汁以
書經 卷五 五十四
蘭
水香蘭一名水香俗呼燕尾香葉水以療風又名香水
蘭秉如麥門冬而闊且韌長及一二尺四時常青花黃
中間秉上有細紫點有春芳者為春蘭色深秋芳者為
秋蘭色淡秋蘭稍難得二蘭移植小檻中置座石花開
時滿室盡香與他花香又別
本草

竹之感
蘭摧已云宇伯成既負其才氣常稱蘕為蘭摧王振不
作蕭敷又云世
竟體梁武帝云建業朝士皆拜謝覽長揖而已意氣閒
雅武帝目送良久謂徐勉云卿此生芳蘭竟體想謝莊
正當如此梁書
各時為帝在江都晉湎滋深往往為妖祟所惑嘗游吳
公宅鴞集梁柁悒悶與陳後主相遇占喚帝為祭下後主
舞女數十許羅侍左右中一人迴美冶婁目之後主
云即汝筆也乃以綠文洲海蠡酌紅梁新縠物帝帝飲
之甚歡因請麗華舞王樹後庭花飛華徐起終一曲後
主問帝蕭妃何如人帝曰春蘭秋菊各一時之秀也
南史
隋遺春蘭秋菊各有時偕零考桔梗時為帝莊徐
異苑長壽二年裴子餘為鄢縣尉同列李朝隱程行謀
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詞學知名或問雍州長史陳
崇崇三人優劣孰先子餘曰譬之春蘭秋菊俱不可廢
晉唐
雜錄
蘭菊異芬胡可廣皆秋菊春蘭與哲摩也
簡
鄭風士與女方秉蘭兮今蘭即蘭草也春秋傳曰川
蘭而卒楚辭云紛秋蘭以為佩又云蘭芳草為王者香草皆楚
也其並葉似鳶尾草深綠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淡
諸池死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香粉中藏衣著清神附
白魚 詩疏

秋蘭離騷曰紛秋蘭以為佩又曰秋蘭兮青青綠葉兮
紫莖兮流澤所生花在春則黃在秋則紫然而春黃
若秋紫之分馥也 劉次莊 樂府集
九畹余既滋蘭之九畹分又樹蕙之百畝 離騷 蘭之葉如
莎首春則黃其牙長五六寸其杪作一花花甚芳香生
深林之中清風過之其香藹然與蕙甚相類其一幹一
花而香有餘者蘭一幹五六葩而香不足者蕙今野人
謂蘭為幽蘭蕙為薰蘭 相 異草蕙草蕙草也 廣雅 一名燕草 爾雅 翼
志即零陵香也 本草
樹蘭兩心不可以得一人一心可以得百人男子樹蘭
美而不芳維予得食肥而不澤情不相與往來也 淮南
異服蘭生幽谷不為莫服而不芳君子行義不為莫知
而止休 上
芳燒蘭以芳致燒膏以肥見焫翠以羽殃身蚌以珠破
皮女惡蛾眉士惡勝己由來尚矣 意林
伊蘭辭如伊蘭與旃檀生伊蘭叢中未及長大在地下時牙垂枝葉如闍浮提竹筍根
人不知言此山中純是伊蘭與旃檀而伊蘭臭若
胖冕熏四十由旬其華紅色甚可愛樂若有食者發狂
而死

壹草
療愁萱草一名紫萱又名忘憂萱吳中書生呼療愁花

出異萱草是今之鹿葱也別錄說文作蘐蘐菱三字
宜男萱草一名宜男婦人懷妊佩其花生男交廣人佩
之極有驗然其土為多男不厭女子不欲常佩也南方
草木
忘憂仲冬紀曰中樂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博物
蘇仲恭萱草忘憂王明清揮麈
萱草在背阜蘇在側危
憤不遑恤以療毒嵇康養生論
忘憂本草
鶴望最信以代萱蘇梁元帝與
劉智藏書
萱草鞓俗謂丗為萱堂考之詩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
願言思伯使我心痗注云背北堂也箋云憂以生疾恐
天中記
將危身欲忘之是詩既以君子行役而作以忘憂解之
極通于毋何于預焉嘆願得萱草枝以解飢渴情事酷矣
積憤成疢毋無萱將如何謝惠連擬思君如萱草一見
乃忘憂王融和南海詩
銷憂非萱草悵懷寄憂窮江淹丸
日門詩始知憂重萱草忘憂之言不實團團輕扇合歡之
用為扉梁何逊為衡山侯與婦書
海棠
木奇木之奇者會稽之海棠草木記
花中神仙喜相賈觚著百花譜以海棠為花中神仙十九
朝海棠色紅以木比頭接之則色白長葉
川水李贊皇花木記以海為名者悉從海外來惟紫
綠色者出之海棠葉梨花耳梨花葉棠記立
睡未足明皇啓沉香亭召太真于時邪醉未醒扶掖而
至帝笑曰豈妃子醉走海棠睡未足耳太真
結巢海棠上徐偃樂道隱于嵩山乘肆中家植海棠結巢其
上引客登之而飲博物
益州益州海棠尤多繁艷未開時如朱砂燭漸白半
落如雪天下所無也蜀中名記
蜀花有香海棠有色無香惟蜀中昌州海棠花有香其
木合抱故昌州號曰海棠香國州治百有香靡日每花
或二十餘葉香氣醲郁花譜
芙蓉
同心木芙蓉會稽之百葉木芙蓉鍾陵之同心木芙蓉
天中記
稽山之四時杜鵑山居草堂記
青色邛州有青色木芙蓉一日白次日淺紅三日黃四
日紅深比落紫色人號文官花
曼花
賦詩以狀楊州后土廟有瓊花與聚仙熟玩有不同者
三大而雜厚其色繁白可愛且其樹大而花繁不知實
何木也俗謂之瓊花園賦詩以狀其能劉禹錫
稼軒楊州后土廟有瓊花宋郊撰亭花側榜曰無雙謂
天下無別株也仁宗慶曆中嘗分植禁中明春輒枯遂
復載還廟中歲茂如故淵鑑類函
德祐乙亥北師至花遂不
榮趙榮國炎有絕句吊之曰名擅無雙氣色雄忍將一

死報東風他年我若倫花史合傳婆如烈女中山
總秋
拂盧墜席晉滇南常稱無佛竟陵王子良曰君不信因果
何得富貴會晤縝曰人生如樹花同發而風雨墜自有
拂盧幌墜於前席之上自有閑雞墻落於糞溷之間墜
茵席者貶下是也蓍糞溷者下官是也南史
薔薇梁元帝竹林堂中多種薔薇廉家四出薔薇白馬
寺黑薔薇長沙千葉薔薇多品彙並以長格於其上使
花葉相連其下有十間花屋仰而望之則枝秉交映迴
而察之則分房襲人宋祁
自在女洛陽進合蒂迎輦花云得之嵩山塢中人不知
名採者異而貢之會帝駕適至因以迎輦名之其花外
紫內素粉蘂紅心枝幹甚翠狀類通草其香惹衣移日
不散嗅之令不睡帝命表賓見持之號曰司花女陳鴻
凌霄花馮惠明勸李實歸國實囚之死神龍中勅旌其
門為忠臣門令大其標題見者莫不嘆美慈明號為凌
霄花御史臺記凌霄花中露水損人目白居易
末利末利花似蔷薇之白者香愈於那悉茗南方草木
花心以為首飾南方草木
豆蔻豆蔻花其莆如蘆其葉似芭而生花微紅穗頭深色葉漸舒
破氣消痰進酒增倍泰康二年交川貢一箠上試之有
指甲指甲花其樹高五六尺枝條弱柔葉如嫩榆與那

忘老未利花皆宜幻而香不相上下亦胡人自大秦國移置于南海而此花極繁細綠如米粒許彼人多折置襟袖間蓋資其馥芬耳一名散沫花南方草木狀

金銀花一名鴛鴦草又曰老翁須藤蔓而生黃白花對開傍水依山處處有之食童中毒者生啖之可解治癰疽腫毒尤妙或服或傅之皆可流寓中良法所載本草名忍冬草墨莊漫錄

草

艸草艸也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者謂之秀榮而不實者謂之英爾雅草盛曰茸草木茂曰葆俗呼生草而初達謂之蔌蔌小也爰杜根也東齊曰杜或曰芟方言

知歲黃帝問師曠曰吾欲知歲之苦樂善惡可知不對曰歲欲豐艸先生艸養也歲欲儉惡惡草先生苦草者木藻也歲欲潦潦草先生潦草者蓬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者蓨荊也歲欲癘癘草先生癘草者蓬也歲欲大水大水草先生大水草者水藻也歲欲小水小水草先生小水草者蓼也歲欲兵兵草先生兵草者蒹葭也歲欲穰穰草先生穰草者蘆也歲欲大旱大旱草先生大旱草者莠也歲欲大水大水草先生大水草者藻也歲欲蟲蟲草先生蟲草者蓼也歲欲疾疾草先生疾草者蘭也歲欲飢飢草先生飢草者蓬也歲欲疫疫草先生疫草者艾也歲欲喪喪草先生喪草者蒿也歲欲美美草先生美草者蘭也歲欲惡惡草先生惡草者蓬也歲欲善善草先生善草者蘭也歲欲貴貴草先生貴草者蘭也歲欲賤賤草先生賤草者蓬也歲欲康康草先生康草者蘭也歲欲荒荒草先生荒草者蓬也歲欲饑饑草先生饑草者蓬也歲欲樂樂草先生樂草者蘭也歲欲哀哀草先生哀草者蓬也歲欲有德有德草先生有德草者蘭也歲欲有喜有喜草先生有喜草者蘭也歲欲有福有福草先生有福草者蘭也歲欲有慶有慶草先生有慶草者蘭也歲欲有賞有賞草先生有賞草者蘭也歲欲有罰有罰草先生有罰

者徐福發童男童女入海採之十洲記
補遺夫草之精秀者為英獸之特群者為雄故人之武茂異取名於此是謂聰明秀出謂之英膺力過人謂之雄聰能謀始明能見機膽能決之然後可以為英雄良是也氣力過人勇能行之智足斷事乃可以為雄歸信是也人物志

忘憂草有憂草似蒲色紅書錄八地夜則出亦名懷草廣其葉則知憂之吉凶立驗也帝思李夫人不得朔乃獻一枝帝懷之夜果夢夫人因改曰懷憂草湘東記

却睡有五味草初生味甘花時味酸食之使人不眠名曰却睡草武帝時多求靈草亦呼懶婦蒲出南海也天中記

則令人睡一名醉草南方草木狀

蒲萄宛帝時貢明光夜視如列燭晝則無光消暑也有黃渠草映日如火其堅韌若金食者焚身不熱若圍遶草服者耳聰香如桂蓬如蘭拾遺記

書帶鄭司農常居不其城南山中教授黃巾亂乃避亡生徒崔瑗王經諸賢於此揮涕而散所居山下草如薤葉長尺餘堅韌異常土人呼為康成書帶草三齊記略

神草魏明時并中有合歡草狀如蓍一株百莖蓋則受至萬不遺一謂之神草拾遺記

條扶疎夜則合為一莖

吉利吉利草其莖如金釵股形類石斛根類芍藥交廣俚俗多蓄蠱毒惟此草解之神農本草經中江夏李俣

以罪徙合浦始入境遇毒其奴吉利者偶得是草與俣服遂解吉利即還去不知所之俣因此濟人不知其數遂以吉利為名

故窮武當縣石墻山西北角有大松樹樹下生草名救窮冬夏不枯日食三十絕緻不飢

之西岳佐命是也福地記

醉醒血慶池南岸有草數叢乘紫而心殷有一人醉過摘草嗅之立然醒悟

于草傍不覺失其酒態後有醉者

故目為醒醉草大宛貢事

之

神草之神草也芝為瑞服之神仙

凡口訣

土土氣和故芝草生論衡

王者惠仁則芝生採食之則延

年不終與真人同命

三秀芝一歲三華瑞草一名丹芝

葉一年之三秀思玄賦煌煌靈芝一

聖王休祥山川雲雨五行四時陰陽晝夜之精以生王

色神芝皆為聖王休祥焉神農本草飲

芝之茂英五芝含秀而足敷芝曰丹芝黃芝曰金芝白芝曰玉芝黑芝曰玄芝紫芝曰木芝赤芝曰芝草赤者如珊瑚白者如截肪里者如澤漆青者如翠羽黃者如紫金而皆光明洞徹如堅氷也瑣夜光之二三百步便犁見其光矣抱朴子

九莖金色元封二年芝生泉宮產芝有九莖金色六乘朱實夜有光乃作芝房之歌神爵元年金芝九莖產于函德殿銅池中銅池承露也仙人掌芙蓉銅仙人掌芙蓉也仙人掌芙蓉歌芙蓉德書所大真紅芝西王母云仙上藥有大真紅芝草出仙傳

瑞芝建初三年零陵泉陵女子傳寧宅土中忽生芝草五本長者尺四五寸短者七八寸並叢紫色蓋紫芝也太守沈鄧遣門下掾衍盛奉獻皇帝悅懌賜錢衣食詔以芝告示天下

如冠章帝元和二年芝生沛如人冠又生章武如人抱三子狀建初五年芝出潁川常以六月中生一葉五歲五重春青夏紫秋白冬黑色十月後黃氣出上尺五寸天中記

似珊瑚鞭青龍元年神芝生長平芝習陽其色紫形上別為三幹分為九枝散為三十六並有似珊瑚之形繆文

襲贊曰煌煌紫芝吐葩揚榮蔓披其圃令握其形

鎖芝蔡誕求仙三年飢凍還家欺家云吾為老君守視班龍與諸仙博戲忽輸此龍為此罪見責送吾什崑崙山下云鎖之草三四頃並皆生細石中多蒲筏治之勤苦不可論法當十年乃得原會徨仙王喬諸仙來按行吾守請之並為吾作力且自放歸宅更自脩理永去

芝圖仙都有芝圖悉種靈芝或如車騎或如華蓋或如樓閣或如飛鳥五色

芝田置崙山九層有芝田置圖群仙種耕馬拾遺記

菖蒲

菖葉耕蔭冬至五旬七日菖始生菖者章之先生者也

於是始耕 呂覽

王衛散玉衡星散為菖蒲遠雅頌著倡也 則玉衍不明

菖蒲細葉 玉斗

昌本 臨人郭市之亞其實有昌本廣韻鄭玄云昌本昌陽 吳氏本草 世又謂之菰根 衍義

菖蒲根切之四寸為道 周禮

菊荼 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 吳氏本草 世又謂之菰根 衍義

益聰 菖蒲益聰 援神 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 開寶 通俗

降精堅功濟天下者堯也天降精于陳慕雞感百陸為

菖蒲馬 典

睛莊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 禮 十六

饗有菖鼈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菖歜 左

十六日甲 [illegible] 參差二 [illegible]

服轅餘服菖蒲十三年身上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

名祖不寒 抱朴子

九節漢武帝上嵩山忽見仙人長可二丈問之曰吾九嵕山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 傳

志老 應安縣東北有菖蒲澗盤石上水從上過來并岭里千當流 貴州 澗昔交州刺史陸胤所開也至今重之每日輒傾州遠汲以充日用雖有井泉不足食大元中襄陽習友累石測側容百許人坐遊之者以為洗心之域成安中姚成甫嘗採菊澗側過一丈夫謂成甫曰君可以忘老於是徊翔俯

此澗菖蒲昔安期生所餌可以忘老於是徊翔俯

於是始耕 呂覽

王衛散玉衡星散為菖蒲遠雅頌著倡也 則玉衍不明

菖蒲細葉 玉斗

昌本 臨人郭市之亞其實有昌本廣韻鄭玄云昌本昌陽 吳氏本草 世又謂之菰根 衍義

菖蒲根切之四寸為道 周禮

菊荼 菖蒲一名堯韭一名昌陽 吳氏本草 世又謂之菰根 衍義

益聰 菖蒲益聰 援神 菖蒲放花人得食之長年 開寶 通俗

降精堅功濟天下者堯也天降精于陳慕雞感百陸為

菖蒲馬 典

睛莊屈到嗜芰文王嗜菖蒲葅非正味也 禮 十六

饗有菖鼈王使周公閱來聘饗有菖歜 左

十六日甲 [illegible] 參差二 [illegible]

服轅餘服菖蒲十三年身上生毛日視書萬言皆誦之

名祖不寒 抱朴子

九節漢武帝上嵩山忽見仙人長可二丈問之曰吾九嵕山人也聞中嶽有石上菖蒲一寸九節食之長生故來採之忽然不見 傳

志老 應安縣東北有菖蒲澗盤石上水從上過來并岭里千當流 貴州 澗昔交州刺史陸胤所開也至今重之每日輒傾州遠汲以充日用雖有井泉不足食大元中襄陽習友累石測側容百許人坐遊之者以為洗心之域成安中姚成甫嘗採菊澗側過一丈夫謂成甫曰君可以忘老於是徊翔俯

然不知所終蓋仙者焉 南越志

生花兆禍永元中御刀黃文療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後驚問諸者曰汝見不曰見花貴梁太祖后張氏嘗於室內忽見疑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後驚問諸者曰汝見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曰運取吞之是月產武帝見花貴 晉書 孝文帝南巡至新野臨灃水布見菖蒲花方歌曰兩萬滿新野樂遂為建兩萬寺以美之 後魏書

臨灃吳興德清有況姓者其宅傍有灃水注忽產滿葉長幾尋仍俗以為異遇重午爭來斬其葉以辟瘟腊其根以入藥遂表灃以為瑞因名灃為瑞滿灃 西吳記

菖蒲 本草

綠錢 一名綠薜一名綠苔 古今注 苔錢亦謂之澤蕨又名連錢草亦叫為員薜南人呼為垢草 述異記

垣衣 一名天韭一名鼠尾一名昔邪一名烏韭一名垣衣生垣上謂之陟釐清水中者名苔 本草 薄石衣也 雅 苔水衣也 石髮石衣也 石髮水衣也青綠色皆生於石

海藻 一名海苔或曰海羅 雜志

受金若晉梁國獻蔓金若色
卵投之水中蔓延波瀾之上
也乃於宮中穿池廣百步時
有奇禽異獸以金若瀹之以置
明若着衣襟則如火光矣拾遺記
華腹麈今玉階若若水氣
所生也漢武好
神賦

萍

水簫萍一名荓大者名蘋江東謂之漂一名水花一名
水白一名水蘜一名水簫一名茎菜菜草世說楊花入水
化爲萍
昆崙菜之美者崑崙之萍焉
天中記 卷五十三

水綱藻漢武昆明池中有水綱藻枝橫側水上長八九
尺有似綱目鳧鴨入此草中皆不得出因名之酉陽
萍實宋文帝爲宜都王鎮川人獻王萍實六子大者如
升小者如鶴卵圓而赤初莫有識者以問長史王華曰
此萍實也宜尼所謂王者之應宋祚當卜年六
宜都王即位祚終於六十矣渚宮故事

雜草

崗草少陘之山有草焉名曰崗草葉狀如葵而赤莖白
華實如藁莫食之不愚博物志
蘐草崑崙之丘有草焉名曰蘐草其狀如葵其味如葵
食之已勞上

玉紅尸子赤縣洲爲崑崙之墟其東則淵水出小
玉紅之草生焉食其一實壽卧三百歲大觀本草
蠻榮壽榮草出少室金山丘下服之令人不老取之
之可通百神
通天玉長生草一名通天一名玉長生草服之令人得仙上
耳那一名
薰草君子國民帶韌使兩文虎衣野蠶生方千里多薰
華之草好蠶故爲君子國薰草朝生夕死大極山西有
采華之草服之乃通萬里之言括地圖
香茅衡州之野有香茅芬馥數里貢以縮酒益禹貢荆
州所貢而楚包茅不入即此也山海經

苦菜苦菜枯時瘴癘大作交廣皆爾也土人呼曰黃芩
瘴又曰黃芩瘴草木狀
護門常山北草名護門冀諸門上夜有人過輒叱之
十里迴廣州草有大千金小千金守房即千里迴萬里
麋蕪
媚蔓鵝子草蔓生也實花趨鹿色淺紫帶黃如柳而短
當夏開花南人云是媚草甚神可比懷草憂思採之曝
乾以代面藥形如飛鵝狀翅嘴距俱不畢備山中產相憐草媚藥也或有所感密以草少許隔之草必著其身不脫彼必將從而不舍嘗得試驗博物志
天中記卷五十三

鹿

異名鹿牡麚牝麀其子麛其跡速絕有力麟為麀牡鹿也夏至解角麟大牝鹿也麚鹿麤也麤鹿迹也麤大鹿也說文

律主四九三十六六主律律主鹿鹿故六月而生家語

不觸鹿有角而不能觸麋有牙而不能噬豐狐今注

曜光星瑾光散而為鹿江淮不利則瑾光不明蟲生鹿

春秋緯

純善大鹿者純善之獸也道術得則白鹿見王者明惠及下則見瑞圖

仁獸白鹿仁獸也色若霜雪不與他鹿為群晉郭璞說

堪上白鹿表曰白者正色鹿者景福嘉義中興書

乘鹿翿環黃帝時西王母使使乘白鹿獻環白之休符有全方也

神鹿夏禹之時神鹿行於前導禹治水

逆天子乘龍黃之乘駟馬報大傳

迎乘天子征于蒐菟獵蒐之明於定有白鹿一迕乘而

駕鹿天子西升于黎丘之陽過并公憚乃駕鹿遊乎山

上　上

買鹿桓公問管子楚之強國舉兵伐之恐力不能謂何對曰公貴買其鹿公即為百里之城使人載錢二萬求鹿於楚人楚人釋其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人賈曰為致生鹿賜子金百斤什至金千斤管子

死不擇音晉侯不見鄭伯以為二於楚鄭子家使執訊告趙宣子曰鹿死不擇音小國之事大國也德則其人也不德則其鹿也鏤而走險急何能擇左傳

犄角范宣子執戎子駒支親數諸朝令諸侯之事我寡君不如昔者蓋言語漏泄則職女之由戎子駒支曰昔文公與秦伐鄭秦人竊與鄭盟於是乎有殺之師晉禦其上戎亡其下譬如捕鹿晉人角之諸戎犄之與晉踣

之戎何以不克

放鹿兒孟孫獵得麑使秦西巴載之持歸其母隨之而歸秦西巴弗忍而與之孟孫大怒逐之居三月復召以為子傅曰夫不忍于麑又且忍吾子乎

采薇得鹿昔有女子采薇采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故屈子天問云驚女采薇鹿何祐

指鹿為馬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耶以鹿為馬高曰乃馬也陛下以臣之言為不然願問群臣半言馬半言鹿當此之時秦王不敢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言鹿與馬之異形乃狠人之所知也然而不能別其是非況于閒

昧太平（陸賈新語）

鹿千餘于令諸軍張兩罻（楚元王敗於震澤遇群鹿約千餘于令諸軍張兩罻

駭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駭鹿入一大谷中谷無他道王將令弓弩並發期盡

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三（殪之忽一大鹿突圍而走至王前跪而人言曰我鹿三

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因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也今者與其族類盡因於此谷中大王如盡取之則我

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之族滅絕無有遺類矣我願大王憫而釋之願自今日

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滅絕也王異之（日獻一鹿則大王可長享而我等不至滅絕也王異之

遂命諸將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群整（遂命諸將開道縱之大鹿遂跳躍而往鳴以呼其群整

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行而出入大山去自是日有一死鹿置王所獵處

年王崩遂止山傍人奇其事為立廟號為鹿王廟（年王崩遂止山傍人奇其事為立廟號為鹿王廟

楚元王在薛林大獵于雲夢之澤云後吳侵楚萬鹿乘（楚元王在薛林大獵于雲夢之澤云後吳侵楚萬鹿乘

月黑馳統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月黑馳統吳軍若萬馬奔聲吳軍驚遁楚王明日達吳

營見鹿迹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叙其報恩曲折楚（營見鹿迹無數環之一大白鹿見王叙其報恩曲折楚

王乃為立廟以旌其德仍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王乃為立廟以旌其德仍名其山曰仁鹿山谷曰仁鹿

谷廟曰仁鹿廟（地理志青州高密）

殺鹿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殺鹿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傍

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謂陛（曰是故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謂陛

下重鹿賤人人二當死何以加之三當死帝默然漱之（東方朔別傳）

下重鹿賤人人二當死何以加之三當死帝默然漱之（東方朔別傳）

為制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為制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武帝乃以白鹿皮方尺緣

以蒼繒為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為薦璧然後（以蒼繒為幣直四十萬王侯朝覲享聘必為薦璧然後

得行（史記）

玄鹿（應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玄鹿應千年為蒼鹿又五百年為白鹿又五百年化為

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玄鹿成帝時中山人得玄鹿烹而視其骨皆黑色仙者

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傳千（說玄鹿為脯食之壽二千歲餘千縣有白鹿土人傳千

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角後云寶曇二（歲矣晉成帝遣人捕得有銅牌有字在角後云寶曇二

年館江所獻（述異記）

雨鹿成帝時宮中雨一蒼鹿殺而食之味甚美（上）

三角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三角明帝永平中三角鹿出江陵孝和帝永元中豫章

餘干得白鹿高丈九寸（古今注）

隨車（鄭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隨車鄭弘為淮陰太守行春大旱隨車致雨白鹿方道

俠較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俠較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為吉為凶國拜賀曰

問三公車轄畫作鹿明府必為宰相後果為太尉（謝承書）

劉敬云淮陰當作淮陽

白鹿甚馴（辛繕字公文少治春秋詩易隱居弘農華陰（三輔決錄序）

弟子受業者六百餘人所居旁有白鹿甚馴不畏人（晉孝友傳）

射子母鹿（物明帝為平原王王母毛后妬文帝殺之故

不立為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不立為太子嘗從帝獵見鹿子母帝射殺鹿母語明帝

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射其子對曰陛下既已殺其母臣不忍復殺其子因涕

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泣帝放弓矢歎曰此語一何痛哉由是帝立太子意定

矣（魏略）

禁鹿（高瑩隆集曰近日有司宣令殺禁地鹿者負死財

庶汝官有能先覺白者賞賜之此為重禽欽而賤人也
鏡視鹿怪昔張盡踰及孺窮成二人並精思於蜀云華
山石室中忽有一人着黃練單衣葛巾到其前曰勞乎
道上乃辛苦幽深於是二人顧視於鏡乃見是鹿也因
問曰汝是草中老鹿何敢詐為人形也言絕即逐其鹿
而走去抱朴子
逐鹿免難石勒嘗傭於臨水為遊軍所因會有群鹿傍
過軍人競逐之勒乃獲免俄而又見一老父謂勒曰向
群鹿者我也君應為中州故相救耳晉書
鹿怪謝鯤避地于豫章嘗行經空亭中夜宿此亭前每
殺人將賊有黃衣人呼鯤字令開戶鯤澹然無懼色便

於窓中度手牽之解斷視之鹿也尋血獲焉爾後此亭
無復妖怪
化鹿鄱陽樂安有人姓彭世以獵射為業每入山與子
俱行後忽麋然而倒化成白鹿兒悲號鹿超然遠逝遂
失所在其子終身不復弋獵至孫復學射忽得一白鹿
乃于兩角間得道家七星符并有其祖姓名及鄉居年
月焉覩之悔懊乃燒出弓矢永斷射獵異苑
列異傳不云
晉咸寧中
白鹿就人晉咸和四年七月壬寅長沙郡邏吏黃允於
南郡道逢白鹿驅之不去直來就光追尋光二百餘
步鹿乃還顧光光遂抱取遣吏李堅奉獻宋
白鹿子陶淡佩之孫雅好道養年十五六便服食絕穀
於野有白鹿子馴而養之恒與之俱往還後遂不復還
家晉中
興經青梧淮南陳氏於田種豆忽見有二女姿色甚美
着紫繡襦青裾天雨而衣不濕其壁先挂一銅鏡鏡中
見二鹿以刀斫獲之以為脯陶侃神後
錄項縣人姚牛年十餘歲父為鄉人所殺牛後在縣
署前手刃之丁衆中吏捕得官長深矜孝節為推遷其
事會赦得免令後出獵逐鹿入草中有古深穽數處馬
將趣之忽見一公舉杖擊馬馬驚避不得鹿令怒引弓
射之曰此中有穽恐君墮耳令曰尔為何人翁豌曰
在官數年多惠於民齊明
白鹿山荊門山臨江皆絕壁峭峙五百餘丈亘帶激流
東山下數十步忽飛超踰而去故名此壁白鹿山
舍獸所不能履此岸有一白鹿浮過江行人競逐之謂
是神鹿也玉山記
孝感伍聲家雨汉憂慮墓側有一鹿每襲哭輒
土治冢列植松栢白鹿遊乎方右
番禺人遭喪六年廬於墓次白鹿
觸網解放孫法宗每膺鹿觸網必解放之償以錢物後

忽一頭獐夜有女人至云我是天使來相謝行淸之
閑善人使者遠相及取牛糞煮傅之即驗一傳便差一
境賴之 出幸史
夢積鹿皮梁吉士聽夢得一積鹿皮從而數之有十一
頃及覺喜曰鹿者祿也吾當居十一祿乎自其仕進所
歷已久及除西陽武昌二郡太守心惡之遇疾不肯療
晉通七年卒於郡 出南史
被箭來救會稽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谷中有數
百斛錢視之如瓦石不異采樵者競取入手即成沙礫
魯有鹿中箭來投祐為之養療愈然後去 出上
路侙命天監中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殺一
天中記 卷五十四
鹿鹿號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悽哀切同被剝割因患疾乃深自悔責舍宅為伽藍小莊嚴
寺是也 出梁京寺記
鹿娘真山在毗陵梁時有村人韓文秀見一鹿產一女
子在地遂收養之既長與凡女有異遂為女冠梁武帝
為別立一觀號曰鹿娘及死後入棺武帝致祭但聞異香
不見骸骨蓋尸解也遂葬棺于毗陵因號其墓處為真
山述異記
山客津陽門詩長生鹿瘦銅牌垂注上嘗於芙蓉園復
白鹿惟王昊山人識之曰晉時鹿也上異之令左右尋
視之乃於角際雪毛中得銅牌子刻之曰宜春苑（仁

鹿上由是愈愛之移于北山安之
白鹿升天唐玄宗幸溫泉見白鹿升天改會昌為昭應
縣 出會昌解頤 會昌新豐也
角八岐唐京師安國寺什元康真觀中遊學京邑有彭
之譽先居山野見一鹿角分八岐歐形絕異穩而馴
伏遂養養之乘而致遠曾無倦色以三論之文行之於
背又以小軸係之于尾曳入上都意為戲矣人皆駭觀
出高僧傳
馴鹿祐無量丁母憂解職廬於墓側其所植松栢時有
鹿犯之無量泣而言曰山中泉草不少何忍犯吾先塋
栢哉因通夕守護俄有群鹿馴押不復侵害無量因此
天中記 卷五十四
終身不食鹿肉 出唐書
獻白鹿不視正元八年正月鄂州觀察使何士幹獻白
鹿上曰朕初即位即上祥瑞士幹致白鹿其詞我何還
之彼當慚懼留之遠近復竟不視遂放於苑中焉 出唐會要
毛斑如畫虞部郎中陸紹弟為盧氏縣尉常觀獵人獵
忽遇鹿五六頭臨澗見人不驚毛斑如畫陸怪獵人不
射問之獵者言此仙鹿也射之不能傷且復不利陸不
信強之獵者不得已一發矢鹿鬱而去及返射者墜
崖折左足
跡下貫環胡珣為虢州時獵人殺得鹿重一百八十斤
錦下貫銅環上有篆字博物者不能識 出酉陽雜俎

出鹿得珠唐寶曆中范陽節度使朱克融獵行一鹿鹿
膽中得珠如彈丸黑色初軟後硬如石光明克融以為
已瑞或問廐安石曰此事自古未有
請以意推之鹿者祿也鹿死是祿盡也珠初軟後硬是
珠變也祿盡珠變必有變易之事衰亡之兆也自此克
融言詞輕發是年五月帳下軍亂而全家被殺 廣異記
人語開寶七年金陵苑圖中鹿忽一旦人語牧者叱之
鹿亦叱牧者曰明年今日汝等俱作鬼物苑囿荒涼焉
能拘我明年宋師渡江牧者俱死闔敵苑囿亦廢矣 陸游

遊北江陵松滋枝江村射鹿者率以淘河烏脛骨為箭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以鹿心上脂摸作簧吹作鹿聲有大號小號呦呦之異
或作塵鹿聲則麤鹿畢集蓋為牝聲所誘人得敏矢而
注之南中多鹿每一牡管牝百類至春麤瘦蓋遊牝多
也及夏則唯食昌蒲一味却肥當角鮮之時其茸甚癡
獵人逢之其鹿不敢逆尤伏而不動獵者以繩繫其茸
截而取之先以其血來啖然後殺之鹿何其苦也與夫
戒羹孔雀以有用賈害良可慨之 北戶錄
結啄麤千千為群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民隨
此畯種稻不耕而獲其牧百倍 博物記

能象人矣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伊尼佛書謂鹿為伊尼山谷詩照灘行鄭索焚野得伊
尼般若經世尊三十二相第八相名蔓腦縵圖如延鹿
王一云審利伽羅 翻譯名義
性慧胡居士嘗言鹿性警烈多別良草食九物餘則不
嘗九草者一曰萄蕪及苍鹿藥白蒿水芹芊草齊頭蒿
山耳蒼耳也享神用其肉者以其性烈清淨也凡餌藥
者勿食鹿肉以鹿常啖解毒之草也 山谷
鹿市蜀郡願慕山山有穴如慕之口故名高七百二十
丈肩背直脊有平地百餘步坦然方正諸山之鹿一日
一聚其中號曰鹿市 圖經
天中記 卷五十四
岷頭雲南郡出茶首其音為茶茂是兩頭鹿名也獉是
麤兩頭其腹中胎常以四月中取可以治蛇毒永昌
亦有之 博物志
食毒草名之食毒鹿 嘉定武陵郡西有山山有獉如
鹿前後有頭常以一頭食一頭行小 三州記
州記 載食鐵之獉射噬毒之鹿 羅願
麤豝麤夜臨宿下鹿角案大者角和 江同祖過郢州
圈圈如寨今人以木做作鹿角案即出觀之滿望可
京山晚抵村驛驛人言鹿在前結寨
數里巨鹿無數四環成圈以角外向凡數十重兩麤麈
麋中物跳嬉戲民田相近者悉遭踐禾苗為之一空

猶尺雖 猶其傍云不可近近輒觸遭之者多死明日始
引左傳 人操弓矢戈矛追隨之伺巨者行前稍遠乃敢
捕射其稚弱亦各有所獲而還虎炎
背食字統云麤鴈防也麤鹿之性相背而食慮人獸之害
也
旅行麤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禮麤皮納聘
蓋鹿皮也 文記
麤胎山嵎縣劍山一名鹿胎山昔有儁士陳惠慶射鹿
此山鹿孕而傷既產以舌舐子乾而母死惠慶哀拔弃
為僧後鹿死處生草名曰鹿胎草 茶江
九化會稽記上虞關峯山葛玄所隱之處有隱几化為
天中記 卷五十四
鹿鹿鳴即縣令有罪擯去之無辨士人謂之馬鹿以是
赤堇張坡南山一名天山一名鄂山出赤鹿足短而形
大如牛肉千斤 冀宇記
馬鹿陶隱居云古稱馬者直百金今荊楚之地
其鹿絶似馬當解角時望之無辨士人謂之馬鹿以是
知趙高指鹿為馬蓋以類耳 爾雅
無用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犬而健於犬值百千
金之馬而無千金之犬而無下
以大禹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劉子
下惠曰吾會之物其也相與出門剡羊而分肉自
後子孫能有相攻者今吳羣若此剡羊矣臣之背君以
剡羊不還矣齊侯乃解兵三百里 說苑 先
羊舌為氏晉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再拜
辨大曰羊長幼之異名 詩疏 大羊為羯六尺以小羊曰

麋名荒曰鹿之大者為麋群鹿隨之皆視麋所往以尾所轉為準故名談者揮馬其尾辟塵以置 御覽 衍帛中能令歲久經色不黯以之拂塵令穗不蠹恩平郡譜云沈牛謂之甲沙牛謂之磨麋謂之荒鹿謂之麈

無冤麋鹿無冤白膽善怖 北史 項羽紀 索隱

麋茸麋茸補陽鹿茸補陰 本草綱目

為脯麋鹿非辰屬八卦無主故道家聽許為脯 陶氏 書

黠獸山澤之獸無黠於麋麋知徼者張網前驅已也 淮南子 說林訓

固還走而冒人至數徼者知其詐偽舉網而佳之麋因得矣 莊子 盜蹠

亟忌子海陵沿海洲上麋蕃無際群麋馬大迅走人欲捕之雖麋不覆蓋常兩兩並負其子而行 太州志

噬穉食稻西北之麋噬穉而食稻故其香結東南山谿有松而無栢故麋不結也 雜記 公羊傳 何休解詁

固辟商汝山中多麋絕愛其臍每為人所逐勢且急即自投高岩墜仆裂出其香就縶而死猶拱四足以固其臍李商隱詩云投岩麋退香

羊

形聲羊祥也象頭角足尾之形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羊在六畜主給膳也北方大則美故从大羴瘦也羊以瘦為病羔羊子也咩羊鳴也羴羊臭也 說文

小羊也薛綜注南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羊也

而翻卬思撽齊人以為神子墨

[illegible]屠羊說楚人隱於屠肆昭王失國說往從王
王反問欲將賞說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
說亦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使司馬子
綦延之以三珪之位說曰願長反屠羊之肆耳遂不受
高士傳

三珪莊子作三旌
拜鄴魏文侯見宋陵子仕不願文侯曰何貧乎曰王
見楚富者牧羊九十九而願百嘗訪邑里故人其鄰人
貧有一羊者富拜之曰吾羊九十九今君之一盈成我
百則牧數足矣鄰者與之從此觀焉富者非富貧非貧
也莊子

天中記 卷五十四 五

臧穀亡羊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
事則挾策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事業不同
其亡羊均也莊

綺籠楊朱見梁惠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王曰先生有
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訟之園而不能耘言治天下何
也曰君見夫牧羊者乎百羊為群使五尺童子荷鞭而
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鞭而隨之
則不能前也列子

搏虎張儀謂楚王曰夫為從者無異驅群羊而致生虎
虎之與羊不格亦明矣今王不與虎而與羊臣竊以為
大王之計過也[illegible]春秋鄭太對董卓驅虎兕以赴太羊

將狼[illegible]卬反上病欲使太子將徙之四皓說疾愈
曰今諸將皆陛下故等夷乃令太子將此屬無異使子
將狼莫肯為用史記

敗群卜式牧百羊十餘年羊致千餘頭上曰吾有羊在
上林欲令子牧之乃拜為郎式布衣中蹻而牧羊歲餘
羊肥息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
矣以時起居惡者輒去無令敗群上奇其言拜緱氏令
漢書

出澗郡國志云吳房堂溪有白羊淵淵水旁出山羊蘆
武元封二年有白羊出此淵畜牧者禱祀之初出一羊
婦人大驚拍手羊自此絕焉今俗生羊婦人拍手是
元和郡縣志 卷五 六

效古也[illegible]水經注同

牧豵豚溫舒鉅鹿人父為里監門使溫舒牧羊溫舒取
澤中蒲截以為牒編寫書[illegible]後漢王育字伯春京兆人也少
孤貧為人傭牧羊每過小學必駐欷欷流涕時有暇即折
蒲學書志而失羊為羊主所責育將鬻已以償之同郡
郭子章聞而嘉之代育償羊給其衣食便與子同學遂
博通經史子章以兄之子妻之

叱石皇初平年十五家使牧羊有道士見其良謹便將
至金華山石室中四十餘年忽然不復念家其兄初起
行索初平歷年不得後見市中有道士乃問之道士曰
金華山中有牧羊兒姓皇字初平兄乃隨道士與初平

相見語畢問羊何在在山東兄往視但見白石不見羊
平同羊在耳兄自不見乎乃往之叱之曰羊起於是化
石皆起成羊數萬頭（仙傳）
鬼化羊南陽宗定伯夜行忽逢一鬼鬼問伯為誰伯欺
之曰我亦鬼也遂為侶向宛行勑因相擔問鬼曰鬼何
畏曰鬼唯不喜嚙耳欲至宛便擔鬼者頭上詣宛市鬼
化為羊伯恐其變遂嚙之因賣得錢千五百買者將還
繫之明旦見繩在時人語曰宗定伯賣鬼得錢千五百
（搜神記）

化羊曹公收左慈慈走入群羊中失慈之所在追者疑
化為羊乃令人數羊羊本千口慈之長一口知果化為
羊乃謂曰若是左公者但出無善也有一羊跪云遽如
許追者欲執之於是群羊皆跪曰遽如許追者乃去（神仙傳）
（列異傳）

羊車武帝平吳後多以寵姜知所適嘗乘羊車恣其所
之至便宴寢宮人乃取竹葉插戶以鹽汁灑地而引帝
車胡貴嬪芳最蒙愛幸殆有專房之寵（晉后妃傳）宋文帝好
乘羊車經諸房唯淑妃每被引入以鹽水灑地帝每至戶羊輒舐地不去帝曰羊乃為汝
竟不言之固無救請須臾宰羊為炙先行至客一臠入
口便下皮內周行遍體痛楚號叫方復說之遂作羊鳴
而死（殷氏家訓）

羊怪吳興俞亮以永明八年補護軍府吏於長眠處聞
有羊聲疑為伸怪竊於戶窺之見其床下有一羊可高
二尺毛色若丹光耀滿室（續異記）

牧羊張華少孤貧自牧羊同郡盧欽見而器之鄉人劉

愛盜入獄气兆許超夢盜手入獄問於楊元慎曰君當得陽城令此後有功封陽城侯伽藍記

清夜乞句 大業中長安趙文若嘗因便暫憩一驛廳上臺一青衣婦女乞命甚急文若驚問之乃驛長將殺青牂羊相待也即贖放之 冥祥記

[鬬羊] 王君奐破吐蕃於青海西張說策其且敗因上獻州鬬羊於帝以申諷論曰使羊能言必將曰鬬而不解亡有死者所賴至仁無戮豈力取歡焉帝訊其意納之賜綵千匹 西舍利北曲名十有二五曰鬬羊 樂苑云

來乃昔有人見二羊鬬海岸强者則見弱者入山時人謂之來乃來乃者勝勢也

[食頭] 開元末有人好食羊頭者嘗晨出有怪在門焉羊頭人身桎衣冠甚偉告其人曰吾未之神也其爲在羊吾以汝好食羊頭故來告汝輟食則已若不爾吾將殺汝其人大懼遂不復食 紀聞

[食羊] 郤公杜悰福壽少倫日食五羫一食之費皆至萬錢京西李客見人牧羊遍滿山谷不知幾千萬口詰之自何而來自鄯夏供相公食耳指顧之際轉首恍然並無所覩乃神靈所授也 中朝故事 李德裕爲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嘗召一僧問已之休咎僧曰公災當南行萬口語之曰南行當還耳公寃其事對門如初公亦頗馳出入則羊犬聯隨溫庭筠序以記其事 南部書

羊耳公慘淵而嘆曰吾師果至人且我元和十三年水相張公從事於北都嘗暴行晉山見山上盡目皆羊有牧羊者十數迎拜我因問牧羊者曰此侍御平生所食羊乎嘗識此廬不洩於人今者果如師之說耶後旬餘振武節度使朱暨遣使致書於公且饋四百羊公大驚即召僧告其事僧嘆曰萬羊將滿公其不還乎公曰吾不食之亦可免耶曰羊至此已爲相国所有公戚然不悅旬日暨廟州司馬連貶崖州司戶竟沒於荒

一品集窴數論云余嘗三過冀人非卜祝之流惟再謫南服未嘗有前知者則萬華之說疑即杜公事而

宜室志等傳聞之誤耳

榮陽王處存以輕兵三千蒙羊皮夜布之野李全忠軍望爲群羊爭趨之 李勣傳

[趫报] 諱昭綰經巢賊亂流離絶粮遇舊識銀工延昭綰飲食甚豐以詩謝之曰一楪虀根數十莖盤中猶更有紅鱗早知文字多辛苦悔不當初學治銀 南楚新聞

清命藁載字元吉精究經史遂不復造取肆業之士多從之諸生醵會市羊以備饌載爰一羊前脫請命最出見羊跪伏如所憂載以已緡償其羊又亦頗馳出入則羊犬聯隨溫庭筠序以記其事 南部書

羌人手窄州真寧縣有羌羊牧化者其羊胸前有
手抱胸如人千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為人因
過惡致此縣令張元猶疑之主簿尹良臣曰此無他人
與羊交耳衆人皆什北虜記異
苦泉羊 梁氏志云馮翊朝邑縣許原下地有苦泉水味
醎苦羊飲之肥而肉美今於泉側置羊牧因相傳渭沙
死細肋羊諺曰苦泉羊洛水漿寰宇記元和郡縣志
一角龍魚河圖曰羊有一角食之殺人白澤圖曰羊有
一角當頂上龍也殺之震死
如驢 僧玄奘至西域大雪山高嶺上有一村養羊大如
生土 拂林國有羊黑生于土中其國人候其欲産乃築
垣以環之防外獸所食甚其臍連地割之絶則死惟人
着甲走馬擊鼓驚之其羔驚鳴而臍絶因逐水草以一
二百口為群唐
大尾 月氏有羊尾重十斤稍割以供食尋生如故宋異物
志
康居出大尾羊尾上旁廣重十斤回鶻勝覽
靈羊尾大者重二十斤行則以車載尾
取脂大食勿斯離國産胡羊高三尺餘其尾如扇每歲
春時割取脂二十餘斤再縫合仍生不取則脹死 莊
浪有養羊止人歲取其脂非久復滿腹
觡羊 觡羊之駿鳴不類本玄觡羊大羊也後魏
皮 或曰有人馬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

貞凡襲甘棠則可謂仲尼再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宰
尼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對而戰忘其皮之虎
也揚子
淮南子曰羊為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很偕性卑
而率鵝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勢其羊淫很
謂呂文顯猪卑率謂朱隆之為頑傲謂潘敞狗性險出謂
文度其險詖如此

皂莢 江東謂羖羊角為皂莢 陳紀

融鐵鑄鐵不銷以羊頭骨灰致之 乃濟融也 物類相感志

變羊 萬壽年中長安百姓李審言忽得病如狂頂與羊
同食家人無以止求醫不效後忽西走近將百里路傍
天中記 卷四十四

遇群羊遂走入其內逐之著方至審言已作為一大羊
於衆中不能辨認及家人齊至泣而擇之其二大羊乃
自語曰將我歸慎勿殺我為羊快樂人何以比漢將
歸飼養以終天年 荊湘
錄

犬

犬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狗
叩也叩氣吠以守也說文 廣雅犬多毛也獨短喙犬也像犬
吠不止也 埶犬如人心可使也 少狗也 呼如地有狡犬巨口而黑身後瘦善越名犬也
上 獵韓長犬也 猘逐虎犬也 宋良史 呂忱字林守犬
為獵階四以犬為捕獲鼠皆多毛犬也 猾獵也 猲獢短尾
犬也 仲承天 天文 狗有縣蹄短尾之號殷廣腎敷並犬名也
廣雅
獠狐 搜神記作吳將軍 法中記作大戎 昔高辛氏有犬戎之寇帝募有能得其將吳將軍
頭者厚賞之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其
毛五采名曰槃瓠下令亡三日以其首來帝乃以女配
之槃瓠負女而走入南山止石室中經三年生六男六
女槃瓠死後因自相夫妻其後漸蕃號曰蠻夷今長沙
武陵蠻是也 後漢高辛氏有老婦居王室得耳疾挑之乃
得物大如蘭婦人盛瓠中覆之以槃俄頃化為丈其文
五色因名槃瓠 魏武溪山高可萬仞半有槃瓠石窟可
容數萬人窟中有石似狗形蠻俗相傳即槃瓠也 武陵
每歲七月二十五日種類四集於廟扶老携幼環宿其
旁凡五日祠以牛鼓酒鮓雜歌歡飲即還惟不用犬云
風土記
獒犬 少康逐犬而頭員脛黃后少康因田獵放犬
逐獸遂襲殺浇而斷其頭 紹興府志 湯四方獻令伊尹請正
狗狗之善者也
獫犬 洞成王時梁樓國獻獫犬 作犬跑犬者黑犬也 能
獵狐狸豹 陳天
子傳

龍狗天千東征以行流沙天子之豪牛豪馬龍狗上注龍龍草謂猛狗或曰龍亦狗名

鵲蒼徐君宮人莊姬而產卵以為不祥棄於水濱孤獨毋老毋有犬名鵲蒼銜以歸養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鵲以為異覆煖之遂蜕蜘蛛成小兒生時正偃故以為名徐君宮中聞之乃更錄取收養長而仁智襲君徐國後鵲蒼臨死更生角而九尾實黃龍也偃王葬之徐界中今名狗龍鵲蒼或名后蒼（唐王志博物志）

周狗古侯飲趙盾酒伏甲將攻之其右提彌明知之趙登曰臣侍君宴過三爵非禮也遂扶以下公嗾夫獒馬明搏而殺之盾曰弃人用犬雖猛何為鬬且出（左宣二）

太中記 秦王西

公食趙盾公曰聞子之劍蓋利劍也子以示我我將觀焉盾起將進劍祁彌明自下呼之曰盾食飽則出何故後劍於君所盾知之躐階而走公有周狗謂之獒呼而屬之獒亦躐階而從之彌明逆而踧之絕其頷趙盾顧曰君之獒不若臣之獒也（公羊注躐猶超遽周狗可以比）

周之狗所指如意踆以足噬踢之

獒狗來國人逐獒狗獒狗入於華臣氏國人從之臣懼遂弃陳（左襄十）

斬狗鄭子陽剛毅而好罰其於罰也執而無赦舍人有折亏者畏罪而恐誅則因斬狗之驚以殺子（此亦之所致也淮南氾論）

茹黃之狗宛路之矰以畋雲夢三月返得丹之姬期年不朝葆申束細箭五十跪而加之（呂覽）

黃狗折矰放弁之姬而自沉於涸荊王乃殺茹黃之狗簡舟之姬說死作如黃之狗簡舟之姬（呂覽）

噬犬秦伯有謹犬弟鍼欲請之秦伯不與鍼以百兩金易之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昭元）兄有噬犬弟何欲易之以百兩卒無祿（楚詞）

吠狗叔孫婼如晉晉人執之於箕者請其吠狗弗與及將歸殺而與之食之叔孫所館者雖一日必葺其墻屋去之如始至（昭二十三）

作狗犬文種過范蠡之門蠡于狗洞作狗吠之文種曰狗當吠人蠡乃以我為人邇車至其門入內而拜為越

祖劉子知人篇曰范蠡于犬竇文種聞而拜之

紿殺景公走狗死命外供之棺內給祭晏子諫公曰亦細物也特以與左右為笑耳晏子曰孤老凍餒而死狗有祭餘賽不恤而死狗有棺衍辟若此百姓（明閑之必悉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而乃以為細物君其圖之公曰善趣庖治狗以會朝屬（晏子外）

蓋埋仲尼之畜狗死使子貢埋之曰吾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丘也貧無蓋於其封也亦與之席無使井堙（晏子外）

國狗吳徵會于蜀（列子木曰長木之巫無不標也國狗之

嫉無一笑也而況大國乎

宋淳介閉門有狗宋人過矣莊子

狗不及止而望之自以為韓盧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子盧者天下之壯犬也東郭逡者海內之狡兔也韓子盧逐東郭逡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于前獒田父見而獲之無勞勘頓兵弊衆臣恐強秦大楚承其後而有田父之功也戰國

策騏驥長鳴伯樂昭其能盧狗悲號韓國知其才書子虛

自試昔韓盧之取兔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術張敞與

天中記 卷五十四 獒傳

盧而責之獲也

周容嘗謂孟嘗君臣聞周氏之麐韓氏之盧天下疾狗也見兔而指屬則無失兔矣望見而放狗也則累世不能得兔矣狗非不能屬之者罪也說苑

反其狗迎而吠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錙衣而迎吠楊朱之弟曰布衣而出天雨解素衣錙衣而反其狗迎而吠楊布怒將朴狗楊朱曰子無朴矣向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列子

跖狗嗥吠堯非貪跖而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謂公孫子之狗曰子賢而徐子不肖然而公孫子乃任貂勃於王春秋後語

狗可使吠亦可使噬非貴跖而賤堯狗自吠非其主者且公孫子與徐子鬬徐子之狗謂公孫子之狗而噬之乃任貂勃於王春秋後語

通至上曰若何教淮陰侯反對曰然跖之狗吠堯非不仁狗固吠非其主也史記

相狗齊有善相狗者其鄰畜之數年不嗷鼠以告相者曰此志在麋鹿不在鼠欲其鼠也則相之其鄰柱其後足則狗取鼠呂氏春秋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中之質若視日上之質若亡其一莊子

命狗齊有貧者命其狗為富命其子為樂方將祭狗入於室咮之曰富出祝曰不祥家有禍長子死哭之曰樂幸而不自悲也尸子

宋中記 卷五十四

字犬秉衡長者字僮曰善搏字犬曰善噬賓客不過其門三年長者怪而問之以實對於是改之賓客復往文子

臟吕后七年三月中被還過軹道見物如蒼犬獲后被忽弗復見卜之云趙王如意為祟后遂病被傷崩史記

生角史帝後五年齊雄城門外有狗生角京房易傳曰蛇改头下將害之厥妖狗生角君子苟免小人陷之厥妖狗生角晉五行志天狗下梁而吳楚攻梁狗生角於齊而

年有鼠狗名青獻白芒青書之號上西京雜記

大鼠白芒青書之號上

鷹犬皆制其名狗則有脩

欣帝河平元年長安男子石良劉盲相
有如人狀在其室中擊之為狗走出去後有數人皆甲
持弓弩來家良等格擊或死或傷皆狗也自二月至
六月乃止其於洪範皆犬禍也漢五行志
青狗為怪占仲子婢死有女四歲數來撫循亦能為沐
頭流濯甚令人惡之道上云其家青狗為之後之便止
楊仲文亦言能知家妖死未葬忽起飲食醉后而坐發
床上如是三四家益厭苦其後醉形露壞垣得老狗便
行打死之推問乃里頭沽家狗抱朴子論鬼神幽明錄以事同
人行桂陽太守汝南常叔堅少時為從事其家狗忽人
立而行家中皆請殺之叔堅云犬馬喻君子狗見人行

驚愕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耳狗每于窻前畜火家益
驚愕叔堅曰兒輩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
亦何所惡也遂不肯殺後數日狗白暴死幸無纖介之
異叔堅至太尉終於西園吳狗着賢冠帶綬以為
著冠靈帝喜乎四年於西園吳狗着賢冠帶綬以為
笑樂有一狗突出走入司徒府門或見之者莫不驚怪
配人光和四年又於西園吳狗以配人永山
不吠漢末富春有桑君者養犬數年不吠係文基微時
經出大忽吠之朵謂文基曰君其異相乎及貴欲報桑
無所好惟好張畢捕魚文基為作九里簞以贈之文基

堅守也
屋公孫淵末亡家數有怪犬徙牆
自狗雞闖欲降魏說夷曰官欲得烏狗三百頭膺前盡
黑滿腦三斛新木溝三丈者三千枚汝能得不夷皆從
湖陽

吳孫權時李信純襄陽紀南人也家養一犬字曰黑
龍愛之尤甚行坐相隨飲饌之間皆分與食忽一日於
城外飲酒大醉歸家不及卧於草中時遇太守鄭瑗出
獵見田草深遣人縱火燔之信純卧處比有一溪相去三
火來乃以口拽純衣純亦不動卧處恰當順風犬見
五十步犬即奔往入水濕身走來卧處週迴以身濕之

獲免主人大難犬運水困之致斃於側俄尔信純醒來
見犬已死遍身毛濕甚訝其事問湖裔火踪跡因尔慟
哭門於太守太守憫之曰犬之報恩甚於人人不知恩
者如犬乎即命具棺槨衣衾葬犬楊生養狗生麟愛之行止
十餘丈裹以錦衾太和中廣陵人提
與俱後出飲酒醉行大澤草中臥不能動時冬月野火
起風又猛狗周章號喚生醉不覺前有一坑水狗便走
往水中還以身洒生左右草沾水得著地火尋過去生
還方見之他日又閤行墮空井中狗呻吟徹曉須臾有
人過怪之就視見生生曰君可出我當厚報君人曰以
卅為見與俱當相出生曰此狗會活我於已死不得相

與餘即無惜人曰若爾便不相出狗因下頭目井生
其意乃語路人以狗相與人乃出之繫狗而去後五日
狗夜走歸家
天公狗三姥黃龍中九歲病死自朝至暮稷蘇云見一
老嫗挾將飛昇見斗君有狗如獅子大深目伏井欄中
云此天公狗也出酉陽雜俎
崔豹古今注丁諲為尚書多所忽畧雖與何晏鄧颺同位而皆
少之惟以勢屈于爽爽亦敬之言無不從故于時諺書
謂臺中有三狗二狗崖柴不可當一狗憑默作疽囊三
狗謀何鄧丁也默者爽小字也言三狗皆欲噬而諡尤
甚見類聚作唾噬事類賦作睡此
天中記卷五十四

引衣徐峻與亮謀誅諸葛恪將舉之夜精爽擾動通
夕不寐嚴畢趙出犬銜引其衣恪曰犬不欲我行乎還
坐頃刻乃復起犬又銜其衣恪令從者逐犬遂升車被
氣吉
黃耳陸機少時頗好遊獵在吳豪盛客獻快犬名曰黃
耳機後仕洛常將自隨此犬黠慧能解人語又富借人
三百里外犬識路自還一日至家機羈旅京師久無家
問機戲語犬曰我家絕無書信汝能賫書馳還吾信汝能賫書馳還吾息
否犬喜搖尾作聲應之機試為書盛以竹筒繫犬頸犬
出驛路疾走向吳入草蓬中取飽無經大水
者羽毛落尾向之其人憐愛因呼上船載近岸
上速去如飛遲至機家口銜竹筒作聲示人機家
取書看畢犬又向人作聲如有所求其家依奈內竹
筒中復繫犬頸犬既得荅仍馳還洛計人行程五旬而
犬往還載半月後犬死殯之遣送還家葬機村南去機
家二百步築土為墳村人呼為黃耳塚述異記
三尺太康七年郊天壇下有白狗高三尺光色鮮明恒
見人則去搜神後晉語
犀犬元康中婁縣瑾懷家忽聞池中有犬聲視之得犬
子蜷雌各一長老云此名犀犬得之者富搜神記晉志云

與婦遁然素養一狗名烏龍常自隨婦奴欲謀殺然益作飯食婦語然與君當大別離君可擣破奴尸張弓指刀須然食畢然涕泣不能食以肉及飯擲狗視曰食汝經年吾當將死汝能救我否狗得食不嗽唯注睛視奴然拍膝大喚曰烏龍犬應聲傷奴奴失刀伏倒地狗咋奴頭然因取刀斬奴以婦付官殺之（搜神記）嘉善俊挾一犬號烏龍後化龍乘之飛昇而去（續仙傳）韓渥詩洞房深閉不曾開橫卧烏龍作妬媒

守屍訴冤安帝義熙年譙縣崔仲文與會稽石和俱為劉興君吏仲文養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阜中殺犬號鳥龍後化龍乘之飛昇而去（續仙傳）嘉善俊挾一犬以獵麋鹿無不得也和甚愛之乃以丁奴易之仲文不與和及仲文入山獵至阜中殺

天中記 卷四十九 三十三

仲文欲取其犬犬齧和守其主尸起地覆之後諸軍出獵見犬守尸人識其主因還啓劉撫軍石和假還至府門犬便往牽衣號吠人復白撫軍曰此人必殺犬主因錄之撫軍拷問果得其實遂殺石和（晉古今記）

憂咤張天錫在涼州憂一綠色犬甚長從南來欲咋天錫林上避之乃墮地后符堅遣荀萇着綠地錦袍從南來攻未入門犬破之（晉古今記）

歌梅花嘉興縣朱休之有一弟來向休之蹲遍視二人遂捏頭而笑曰言我不能歌聽我歌梅花今年故復可奈汝明年何其家驚懼斬犬榜首路側至來歲梅花時兄弟相慶並被囚係經

（李嘉集異傳）

嵗得免至夏聚家時疾兄及弟皆死（北史異）

大毛狗宋衷秦父子以學名當時所宗有小弟亦嵗乳母將按槃門生狄靈慶靈慶抱以首乳母將去呼天曰公昔于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以求小利若天神有知我見汝戚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毛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鬬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于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即衰即所常騎也（南史廣古今記）其妻子併死千狗

白靈陶弘景云裴真君好養白犬白鷄犬名白靈鷄名白精學道之士或居山林此可以辟邪

目大北齊徐之才興朝士出遊遥望群犬競走諸人令之才厲聲曰為是韓盧為逐李斯東走

（北齊書）

為負帝女南徂（本傳）

波斯狗南陽王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尉破胡諫之欻然斫殺救狗狠籍在地破胡竊走不敢復言後在定州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釜以兒血乃食焉（北齊）

赤儀齊高縝以波斯狗為赤虎儀同遊邵君飼以梁肉食縣邑常於馬上調弄以抱之（三國典略）高思安與諸貴書云駭龍得儀同之號道遥受郡君之名犬焉班位策勳軒冕（北史）後主時為開府儀同嬖者有尤人郭猛之

取箭北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三國典略

還家犬吠徐勉為侍中時師方侵魏候驛填委勉參軍事也梁書

動經數旬一還家群犬驚吠勉曰吾晏出忘家乃至於此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抱犬義陽朱膺好學家貧累日不爨乃時吞紙以實腹寒無毯被抱犬而卧犬亦饑虛起行盜食呼之不至哀聲動隣猶不廢業卒成學士為孝元所禮梁元帝纂要

黃蒼張彪敗後與妻楊氏去唯常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耶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賺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及彪被害黃蒼號叫彪屍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壍間號叫不肯離南史

來便囓一人中喉即死乃塚間號叫不肯離南史

衛虎張元性仁孝幼時村陌有狗子為人所棄者元見即收而養之其叔父怒曰何用此為將更棄之對曰有生之類莫不重其性命若天之生物自然之理今為所弃而死非其道也是以收養之叔父感其言遂許焉未幾有狗母銜一死兔置元前而去後周書

持齋文帝時魏州四月八日立舍利塔有一黑狗耽耳股屈右腳見人行道即起行道於舍利塔前舒左

順物 乃能代我勞後亦無志 廣異記

知鼠 巨麟 巨麟開元末為廣府都督在州恒養一犬雄猛多力犬至馴附有異於他巨麟常夜迎使犬忽嗾讀欲令出巨麟亦悟曰犬不使我行耶徘徊良久人至曰使近巨麟叱曰我行部從如雲豈有非意之事使家人閉犬而出上馬之際犬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死巨麟鷩愕搜死者懷中得刺七首初巨麟常鞭箠此僕故修其怨私欲報復而犬通知之昇以免難 酉陽雜俎

人性 裴令公度性好養犬凡所寄食時子壻李甲見之數諫裴令食物餘者便和杭與犬食犬亦隨之忽咋一從者喉中頃之曰人與犬類何惡之甚犬正食見李諫乃棄食以目視 玉泉子

李而去裴令曰此犬人性必讐於子竊慮之李以為戲言將欲午寢其犬乃蹲而向李李見之乃疑犬讐之犬見未寢又出其戶李見犬去後乃以巾櫛安枕多排衣服以被覆之其狀如人寢李乃藏於異處視之遂巡犬入其戶將謂李已睡乃跳上寢床當喉而嚙嚙訖知謬大乃下床憤跳號吠而死 集異記

小狸 鄱陽人張朝為猛獸所搏噬其家犬名小狸救之獲免 南部新書

青花 棒硯者裴至德家僮也其母曰春紅配驅人高瑨而生一歲時有卑腳犬曰青花忽來嚙兒陰食之至德有良藥封之愈明年夏青花復俯兒郊又食訖工以前

樂傳 及愈為宦者馬守之職 酉陽雜俎

花鼠 僖宗朝宰相王鐸所愛畢臂犬曰花鴨有刺官匿于梁上為犬所覺而免 上

犬雲 杜光庭犬名吠雲可行萬里

肖象 寧德大學生黃岳者乾寧中王審知節度武威軍累辟不為動及審知擾閩必欲起之岳投淵而死其父母妻子二弟一白犬俱赴水死焉偽使者宗舒趙田四人亦死邦人哀之俱肖象祀之廟稱忠烈王云 福州志

桃花 淳化中合州貢羅江犬甚小而性惠常馴擾于御榻之側每坐朝犬必棹尾先吠人乃爾然太宗不豫犬不食及上仙犬號呼涕泗以至疲瘠章聖初即位左右引令前導嗚吠徘徊意若不忍章聖令諭以奉陵即搤尾飲食如故詔造大鐵籠施素裀置鹵簿中行路見者隕涕后因以饔詔以槃盖塟於熙陵之側李至作桃花犬歌以寄史官錢若水末句云白獻赤鳳且勿喜願君出此慈浮俗 古今詩話

送歸 康定中侍禁李貴為西邊寨主妻為吳賊虜去家中一白犬頗馴擾祝之曰我問犬之白乃前世為人也爾能送我歸乎犬俯仰如聽命即裹粮隨之有警則引伏草間渴即濡身而返凡六七日出賊境其夫無恙朝廷封崇信將君 陝西志 慶曆中渭州巡檢張殿直事同田家後夫妻朝暮所食必分三器一以飼犬 括異

羅江驛廳中衙士有變震驚宮被臺官宋穡上言蜀於
犬而尾小者其聲如神願養此狗於被庭以警
翁平時謂之宋羅江東軒錄
晨來廣經臣策元祐時為給事中初入臺值都城開渠
忽有異犬白渠中出直入其家熟服若素畜養者家人
輩愛之名曰渠來但無事惟喜睡至或亂溲穢幃窓牖
之類則經臣必加譴之改錫善名之以為常凡數年經臣自爾每遇慶事則贈
以肉一斤必欣喜跳躍然後食之
敗前一夕渠來一死
泊宅編
靈犬楊光遠之叛青州也有孫中舍者居圍城中族人
在西州別墅城閉既久內外隔絕食且盡舉族愁嘆有
沃中寓 卷五十四
所畜犬徬徨其側似有憂思者中舍因獨曰爾能為我
至莊取米耶犬搖尾若應狀至夜置一布囊并簡係犬
背土犬曰水實出至莊鳴吠居者開門識其犬取簡視
之令負米還未曉入城如此數月以至城開舜氏閭門
賴以不餓孫氏愈愛畜之後數年斃於別墅之南至
其孫彭年語龍圖趙師民刻石表其墓曰靈犬誌
義犬咸溪童鏞家畜二犬一白一花共出一母性狡獪
善知人意後白者雙目俱盲弗能進牢而食主家作草
窩卧于簷外花者日啣飯吐而飼之夜則卧于其傍白
者既死主埋之埋於門前山麓間花者朝夕往埋所逸
數匝若拜泣狀卧其旁少頃始返

滿溢宣和五年京師城北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來
知所從來入羊群中鳴吠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
羊間一大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
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殘其羊識者
知為不祥後果有北虜犬羊之禍
宣化軍
烏吠蘇子瞻來儋耳得吠大名烏喙甚猛而馴隨子瞻
遷合浦過澄邁渡而濟路人皆驚
本集
青鶴犬則青鶴白鶴飛龍虎子馴良捷警難伸易使也
周長風土記
駁犬波斯國多白馬駁犬或赤日行七百里者駁犬今
所謂波斯犬也
舊唐
太平廣記 卷五十四
如驢顱賓犬狗大如驢赤色數里摧鞅以呼之
廣志
尾龍黑狗白頭耳長卷尾龍也
白澤
豹駁狗豹之勇豹過狗趨跡如拜狀
白陽
鷹背唐伯剛云北方凡皂雕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
巢探如多寡若三枚必設置以守之及其出一乃狗也
取而飼養之長則獻于朝廷與常狗無異但毛耳田獵之際鷹則上飛狗則陸行所逐同至名曰鷹
背狗
東觀奏記
遼鷂巢中生獲犬性識頗異每獵而獲十倍

常犬心極難得使通錄

狗國共狗國人身狗首長毛不衣手搏猛獸語為犬嗥其妻皆人能漢語生男為狗女為人自相婚嫁穴居食生而妻女人食云嘗有中國人至其國其妻憐之使逃歸與其筋十餘隻教其斫走十餘里遺一筋狗夫追之見其家物必銜而歸則不能追矣其說如此五代史四夷附錄

嶵嶵管仲寢疾言于桓公曰東郭有狗嶵嶵旦暮欲囓我假而不使也謂易牙等之不可用也子管

信信豈不欝陶而思君今君之門以力重猛犬信信而迎吠今閨梁閉而不通九歌

豬

永昌記 卷五

參軍豬一名參軍一名豕豕曰剛鬣禮云豚曰腯肥豕生子多謂之縱閔東西謂之豵或謂之豯吳楚謂之豬或謂之豭吳揚之閒謂之豨漁陽異呼豬燕朝鮮之閒謂之豷南楚謂之豨其子或謂之豚或謂之豬子方言梁州以豕為豬河內謂之豭以大豬為豵豵白豕黑頭也豵豕奏毛也何承天纂文穀小肥也豯肥生三月也縱肥生六月也或曰一歲曰豵牝豕豬豵也豬豵也上谷名豬曰豯壯豕也豢養息也豢以穀圈養豕也

大豕為豵五尺子

寢檜豕所寢檜郭云檜其廬即廧方言云其檻及

廁舍人曰豕所寢草名為檜檜其氏曰臨淮人謂野豬為檜郭璞注爾雅

豯豯李巡曰豬卧處名檜檜是所居之處爾雅疏

四月生豕星時散精為豵四月生應天理春秋說題辭大九五十四主時時主豕故豕四月而生淮南子

人立而啼豢無知殺其君十二月齊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貝丘見大豕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傷足喪屨遇賊于門遂殺之而立無知左傳八

封豕昔有仍氏生女曰玄妻樂正后夔取之生伯封實有豕心貪婪無厭忿頴無期謂之封豕十四年二

豢豬衛靈公為夫人南子召宋朝會于洮太子蒯聵獻盂雲豬過宋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妻豬盍歸吾艾豬

烹豚孔子窮陳蔡之閒藜羹不糂子路烹豚孔子不問所由來即食之墨子

豵豬子路性鄙好勇力鬼雄雞佩豭豚冠豯豚劍陵暴孔子孔子設禮稍誘子路子路後儒服委質因門人請為弟子史記

牢築視宗人玄端以臨牢築說文曰冬惡死吾將三月糒汝十日戒三日齋白茅加汝肩斧斤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竈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築

中雜子

弗類子車氏之豯其色粹而黑一產三豚其二如之其

一則駭而白惡其弗類于已也醫而殺之其同於已也
字之性恐傷也子華子

視牲 韓昭侯躡候視所以祠廟之牲其豕小昭躡候令官更之官以是豕來也昭躡候曰是非牲者之豕邪官無以對命吏罪之從者曰君王何以知之君曰吾以其耳也申不害聞之曰何以知其聾以其耳之聰也何以知其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知其育以其目之明也何以知其狂以其言之當也

魯津伯 朔人獻燕昭王以大豕王曰養奚若使曰豕也非大圖不居非人便不珍今年百二十矣人謂豕仙王乃命豕宰養之十五年大如沙獖足如不勝其體王異之

命豕 衛官橋而量之折橋豕不量又命水官舟而量之其重千鈞其巨無用燕相謂王曰奚不享之王乃命宰夫膳之豕既死乃見憂於燕相曰造化勞我以豕形食我以人穢吾患其生又矣伏君之靈得化吾生始得為豕

津之伯 而浮舟者食我以粳糧欣君之惠將報子焉後燕相將于魯津而赤龜嗜夜光而獻于一云奉璧

相彘 留長孺以相彘立名 史記

養豬 嵩丘子有養豬法卜式有養羊法 博物志

牧豕 公孫弘留川人少時為獄吏有罪家貧牧豕海上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記 漢書

御驅 昭帝時燕王宮求巷中豕出圈壞都竈街其驅大

七枚置殿前 漢五行志

邊東豕 朱浮為幽州牧與彭寵書曰伯通自伐以為功高天下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異而獻之行至河東見群豕皆白懷慙而還若以子之功論於朝廷則為遼東豕也 後漢

賤事 吳祐字季英年二十喪父獨居家無擔石而不受贍遺常牧豕於長垣澤中行吟經書遇父故人謂曰卿二千石子而自業賤事縱子無恥柰先君何祐辭謝而已守志如初 後漢傳

售猪過真 公沙穆嘗養猪有病使人賣之於市語之言如售當告買者言病賤取其直不可言無病欺人取貴價也賣猪者到市即售亦不言病其直過價穆怪之問其故斎半直以還買猪者買者辭不取穆棄錢而去 高士傳

養猪嘆嘆 五門子孫凡民之伍 決錄馬氏兄弟五人共作五門客舍養猪賣豚故民謂之曰莚中三公鉅下二卿

五門嘆嘆 伯昏豚聲

驅豕入 孫期潛陰人少為諸生家貧事母至孝牧豕於火澤中以奉養馬遠人往從其學者皆執經壟畔以追之里落化其仁讓黃巾賊起過其里陌相約不犯孫先生舍辟舉方正遣吏賫羊酒請期期驅豕入草不顧司徒黃琬特辟不就終於家 後漢 皇甫高士傳

徼循 司馬徽字德操時人呼為水鏡嘗有人妄認徼循

徽便推衿以與之徽後數日亡猪者得其猪既以猪還磁乃叩頭自責徽又厚謝之（董正別傳）

人語莎車王欵于闐王于闐大都末出城見野豕欲搏之乃人語曰無欵我我為汝殺莎車將軍都末異之即與兄弟共殺莎車王（張璠漢記）

蒸永尤美王濟性豪侈帝幸其家供饌甚豐蒸豚尤美上問其故對曰以人乳蒸之上色不平食未畢而去（晉書）

大承交劉聰末年犬與豕交有豕着進賢冠升聽坐犬盛而稱之號為猪王（晉書）

合掘地為坑穿實之以泥水傑明帝內坑中和糟食置之為歡笑時走尉劉曜妻前令太宗以口就糟中食用之（晉書）

孕臨月跑入後宮與其生男歆立為太子太宗嘗怜肯（晉書）

帝怒乃傑之縛其手脚以杖貫手脚內使人擔付太官（晉書休仁傳）

曰即日屠猪休仁笑謂帝曰猪今日未應死帝問其故休仁曰待皇太子生殺猪取其肝肺帝意乃解曰且付廷尉一宿出之

乞命有劉胡者兄弟四人以屠為業永安年中胡殺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隣人謂胡兄弟相歐鬪而來觀之乃猪也即舍宅為歸覺寺舍家入道焉（伽藍記）

祖乳陸運為京兆尹都界有豕生數子經旬而豕又有猶遂乳養之諸豚賴之以活時論以逞仁政所致

永語開皇末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語其女子甚美留其宿士解臂上金鈴繫女臂令暮更來遂不至使人求都無此色過猪圈見一母猪臂上繫金鈴

一曰歲將盡何耶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巻曰當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為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陳書行志）化為異豬安祿山嘗夜宴醉臥化為異豬（祿山事）處言之玄宗曰豬龍也無能為者（祿山事）樂占之曰毋豬純主也君必得純主數日果如其言（會異）烏金洪州有人畜豬以致富因號豬為烏金（上）

烏將軍郭元振開元中下第自晉之汾夜行失道有宅門宇甚峻堂上燈燭而悄無人俄聞女子哭聲公曰人耶鬼耶曰妾鄉有烏將軍能禍福人每歲鄉人擇美女

嫁焉父利鄉人之金潛以應選醉妾此室而去將軍二更當來公大憤曰吾力能殺不得當殺身以徇女未久車馬駢闐紫衣吏入復走曰相公在此既而將軍入公出揖曰聞今夕嘉禮願為小相（一作軍）軍喜而延坐公取佩刀斫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逝公心明視其手乃豬蹄也俄聞哭聲漸近乃父母昇襯而來將收其屍公具告焉乃令鄉人執弓矢尋血而行入大家中見大豬無前蹄

走出而斃公納其女為側室（出幽怪錄）

僧隆多羅者寓于西明精舍能隨聲逐物今觀宰司之取士也有似于司原之佃也昔妖由怙衆有逐佛者聞司原之譟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反瞬已之逐而往伏焉過夫俗惡之佛司原喜而自以為獲白瑞珍禽也盡勿豢飼（一作圈）倉以養之豕俊仰嘆咿為作客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而惡禽渝逸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戈假耳此隨聲逐響之過也（唐夫論）

鸇鷹食狗鼠不擇鸇鷹而食倘肥其体而顧近其死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莊子南華經）

石猪晴蛉縣有石猪折長谷中有石猪子母數千頭長老傳言爽昔牧此一朝化為石迄今東人不敢往牧（水經郭注）永北秋漸海俗所貴者曰鄭頡之豕

承者翁為調練而婚為擇之甄崑愛承哉利其
也

貓

蒙貴貓目睛旦暮圓及午瞪欽如綖其裏端常矜雀夏
至一日暖其毛不容蚤虱黑者閩中逆貓其毛即若火
星俗言貓洗面過耳則客至楚州射陽出貓有褐花者
靈式有經此撥青驄色者貓一名蒙貴一名烏圓平
陵城古譚國也城中有一貓常帶金鏁有錢飛若蛺蝶
士人往往見之百陽

貓鬼獨狐陰性好左道其外祖母高氏先事貓鬼轉入
陰家每一子日夜祠之貓鬼所殺人取其財物置於所
宋書 卷四

事貓鬼家鬼若降人則面正青若被辜曳笞後敗免死
北史 隋大業之季貓鬼事起家養老雌為厭魅頗有神靈
通相証告京都都縣被誅戮者數千餘家蜀王秀皆坐
之隋室既亡其事亦寢金載

死願作高宗廢王后及蕭良娣蕭罵曰阿武婢踵舊
至此百十願生得一日為貓阿武為鼠吾掩取食其肉
令下即足矣武后聞之不悅約六宮不畜貓
唐

李貓李義甫豪而害物時謂之李貓
陸

任大理少卿持法甚峻忌刻更佞時號兵部見不無學
術詐稱悍鬪每呼馬為韓盧樂工為佞倖皆自製佳名每
以此貽譏於世
南唐近事

聚共以為戲或謂禱是猫精(出郡閣雅書)

人言左軍容使嚴遵美閹官中仁人也嘗一日發狂手足舞蹈傍有一猫一犬猫忽謂犬曰軍容改常也頗發也犬曰莫管他從他俄而舞定自驚自笑且異猫犬之言遇昭宗播遷乃求致仕(出北夢瑣言)

苗介立成自虛雪夜于東陽澤寺中遇苗介立吟詩曰為憨食肉王恩深日暮踏冰回錦衾且學忘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次日視之乃一大駁猫兒也(出傳奇)

白老建州刺史月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而飲一人曰今日甚樂然白老將至柰何因哭入溝中(出前定錄)

中數月後罷官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於堂西得白鼠七八枚食之(出酉陽雜俎)

善記猫事江南二徐大儒也後主岐王大歲時戲佛像前有大琉璃瓶為猫所觸剖然墮地因驚得疾薨詔錯為墓誌錯謂鉉曰此文章雖不引猫兒事此故實兄頗記不鉉為疏二十事錯曰適已憶七十餘事鉉曰楚金大能記明且又云夜來復得數事兄撫掌而已(出郡閣雅談)

兆有獸陽鑿見仲自言其祖紀與族人同應進士舉其家衆妖競作乃召女巫徐姥者使治之時尚寒有一猫正卧檐側家人指謂姥曰吾家百物皆為異不為異獨此猫耳於是猫亦人立拱手而言曰不敢姥大驚去後數日捷音至二子皆高第矣知妖異未必盡為禍也(出瑣言)

負債為猫和州烏江縣丹中寺僧有負主僧令久而不償病且革誓為畜產以報既卒主僧晝寢憂病僧披衣臥踊入床下覺而異之須臾猫生一子梢長桀馴擾其重七八斤每客至則歡迎嗾之報見非其人者輒謹隨入有知呼其名必前怒噬至主僧幹則昂首號叫若求隱其事者(出酉陽雜俎)

章悖為猫宋有盧仙姑者捕猫而問桑京曰識之否此章悖也其意蓋以諷京

仙哥河南永寧天壇山中岩有仙猫洞世傳燕真人丹成鷄犬俱昇仙猫獨不去人嘗見之就洞呼仙哥則闖有應者(出山川異記)

澡洗世俗稱六月六日猫犬澡洗之候

鼠

應星王衡星散而為鼠(出運斗樞)

仲能玉策記稱鼠壽三百歲滿一百歲者則色白善憑人而卜名曰仲能知一年中吉凶及千里外事也(出抱朴子)

野郊生鼷鼠食郊牛角改卜牛觸又食其角乃免牛七歲蚤風雖細困於安寢鼷鼠雖微猶致郊牛(出禮文與汪朗潛觸)

鼠井口鼠也食牛噬盡而牛不覺鼷人齊侯將為臧紇田臧孫聞之見齊侯與之言侯

對曰多則多矣抑君似鼠夫鼠晝伏夜動不出於穴
廟畏人故也今君聞晉之亂而後作馬窜將事之非鼠
如何乃弗與田（袁二十四）
桓鼠桓公問管仲曰治國奚患對曰最苦社鼠矣公曰
何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社木者乎樹木而塗之鼠
穿其間掘穴託其中熏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陁此
社鼠之所以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為勢重而收
利於民入則比周而蔽惡於君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
不安據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綿子外儲說左下同晏子作景公）
不灌屋鼠不熏何則所託者然也（袁中山王傳）馬成人之巨
鼠璞鄭人謂玉未理者為璞周人謂鼠未腊者為璞周
人乃掇璞問鄭賈曰欲買璞乎賈曰欲因出其璞視之
人乃鼠也因謝不取（尹文子）馬屎為靈新老鼠為王璞（上清經）
乃鼠如豹文斐斐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
得鼠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
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宋氏家傳）終軍
事同見爾雅註何承天文
廁鼠廁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下有餘物如腸時亦
汚浴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收宅升天鷄犬皆去惟鼠
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後呼為唐鼠（錄異記）唐
房升仙鷄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二出（唐
也傳物）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水經注）
郝非取鼠與肉具獄磔堂下父見之視文辭如老獄吏
大驚遂使書獄（本傳）
鼠偶宮門漢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
王宮端門中王往視之鼠舞如故使吏以酒脯祠鼠
舞不休一日一夜死時燕剌王旦謀反將死之象也其
月發覺伏辜京房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不容左馮翊韓延壽有罪下獄楊惲上書救延壽即中
丘常謂惲曰聞君侯訟韓馮翊當得活惲曰事何容易
譬譬者未必全也我不能自保真人所謂鼠不容穴坐
銜棄穢也（莊子）
鉅鼠翟方進傳王莽詔誣劉信云信父東平王雲不孝
不謹親毒殺其父思王名曰鉅鼠象雲（前書）
鼷鼠賓攸治爾雅舉孝廉為郎世祖與百僚大會靈臺
得鼠如豹文斐斐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群臣莫能知者
攸對曰鼷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曰見爾雅詔案視書
如攸言賜帛百疋詔諸侯子弟從攸受爾雅（宋氏家傳）終軍
事同見爾雅註何承天文
唐鼠唐鼠形如鼠稍長青黑色腹下有餘物如腸時亦
汚浴名易腸鼠昔仙人唐昉收宅升天鷄犬皆去惟鼠
墜下不死而腸出數寸三年易之後呼為唐鼠（錄異記）唐
房升仙鷄狗並去惟以鼠惡不將去鼠悔一月二出（唐
也傳物）鼠乃感激以月晦日吐腸胃更生（水經注）
怒笞湯湯掘熏得鼠及鉤肉劾鼠掠治傳愛書訊鞫論

鼠壁馬鞍 公子蒼舒早惠時軍國多事用刑嚴重太祖
馬鞍在庫為鼠所囓庫吏懼罪必死議欲面縛首罪猶
應不免沖謂曰待三日中然後自首沖於是以刀穿革
衣如鼠囓者縫為失意貌有愁色太祖問之沖對曰世
俗以為鼠囓衣者其主不吉今衣見囓是以憂戚太祖
曰此妄言耳無所苦也俄而庫吏以囓鞍聞太祖笑曰
兒衣在俱尚囓兒馬鞍懸柱乎一無所問 續博物志
逐鼠先 王肅以銅為逐鼠先晝夜自轉 百陽
人言魏齊王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為襄邑長有鼠從穴
出語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尚尚不應鼠還穴後至期
更冠幘皂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當死又不應鼠復入
穴斯須更出語如前日適欲中鼠入須臾復出出復入
幘更數語如前日適中鼠曰周南汝不應我復何道言
絕頓壁而死即失衣冠取視具如常鼠 幽明錄又宋五
死王樂生鼠 陳安世年十三初為管叔本客得道叔本
年七十猶拜安曰得道者當師吾不羞弟子之禮矣死
王樂生鼠雖為帝王死不及生鼠抱朴子
愛鼠行跡 晉簡文為撫軍時床上塵不聽拂見鼠行跡
視以為佳有參軍見鼠白日行以手板批殺之撫軍不
悅門下起彈教曰鼠被害尚不能忘懷令復以鼠損人
無乃不可乎 世說
鼠市 大興中衡陽區紳作鼠市四方走餘開四門門商

縱四五鼠於中欲出門木人輒以椎椎之 晉
鼠宋南譙王劉義宣鎮荊州府吏蔡繼善卜宣射得
一白鼠置函中乃召鐵匠卜之鉄兆成笑曰兒色之鼠
背明戶夸弧射之絕左股鼠舉三雄而兩雌若不見信
剖腹而立知公乃使剖鼠腹皆如卜言即賜錢一萬 述異
記
唐袁天綱子客師高宗置一鼠於奩令術家射之皆
曰鼠客師曰雖實鼠然入則四發之鼠生三子
捧朱 景平中東陽大水米康蔡嘉夫避水住南壟夜有
大鼠浮水而來伏喜夫奴床角奴愍而不犯每食以餘
飲與之水勢既退嘉夫得還故居鼠以前脚捧青囊囊
有珠三斤許珠著奴床前啾啾狀如欲語從此去來不絕 異苑
養鼠呼名 齊永明中會稽鍾山有人姓桑不知名山中
養鼠數十頭呼來即來遣去便去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捕鼠齊竟陵王夜中與宦者共射鼠至曉每夜輒得十
盞 金樓子
東昏侯在東宮嘗夜捕鼠達且以為笑樂 南史
鼠戲北齊平原太守蘭陵蕭悉達服帶為鼠噬惕遵彥
以俗事戲之曰當遷官未敢除家令尋失後噬其
所親遵彥曰當復得官悉達曰鼠便為吏部尚書何關人
事 談藪
鼠在李曉字仁器魏太尉慶子學涉有思理什褐員外

青即尔朱榮之害朝士將行曉衣冠為鼠所盜遂不
行得免河陰之難北齊二十一
夫為縣徵仕汜水縣令舉止輕薄即中張元一日為吳
鼠戲
小人天寶末御史中丞畢抗為魏州刺史隋於祿山賊
中尋欲謀歸順而未發數日於庭中忽見小人長五六
寸數百枚遊戲自若家人擊殺明日群小人皆白服而
哭載死者以喪車凶器一如士人送喪之備仍於庭中
作塚塋畢遂入南墻穴中甚驚異之發其冢得一死鼠
乃作熱湯沃中久而掘之得死鼠數百枚後十餘日抗
以事不赴一門獲安廣異記
天中記卷五四
西閣舍人李知微夜遊文成宮下初月微明見數十小
人皆長數寸聚立古槐下有一紫衣者擁侍十餘輩悉
稍長有一人白長者曰某當為西閣舍人一人曰某當
為殿前錄事一人曰某當為司文府史二人曰某當為
南宮書佐一人曰某當為馳道都尉一人曰某當為司
城主簿一人曰某當為遊徼使者一人曰某當為東垣
執戟言訖相引入穴而去明日掘視之乃鼠也河東記
報恩寶應中有李氏家于洛陽不畜狸者三世忽一日
李氏大集親友會食私堂既坐而門外有數百鼠俱入
立以前足相鼓如甚喜狀家僮驚異言於李氏李氏親
友乃空其堂而縱觀人去且盡堂忽摧壞其家無一傷
者悉入鼠圍微物也尚能識恩而知報況人乎宣室
志
槌杖而驅路敬潭為逐安令先是令多死敬潛欲辭妻
曰君不死誠而得全非生死有命邪從之到官有梟嘯
其屋鼠數十走于前左右驅之擁沮而號敬潛不為懼
久之遂衛令所
白鼠入營北齊侯傑為清德道總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
入營頓伏皆謂鼠精胡豪也白質歸命天七之兆及戰
乃孝傑覆焉上
為妖唐縉大曆中嘗將之朝其前榻裏中忽有一鼠長
尺餘躍出公大懼顧謂其子曰我以不才謬居卿相無
德而貴嘗懼有意外之咎今者妖異如是豈非禍之將
至耶後數日果得罪貶縉雲守宣室
志
拱立許昌郡尚書士羨元和末為鄂州觀察一日晨興
出視事東帶已畢左手引鞾未及陌足忽有一巨鼠過
庭北面拱立而舞八座大怒譙叱之畧無懼意自擲鞾
以擊鼠則奔逸有毒陡墜于鞾中向無鼠妖則以致靡
指潰足之患國史
銜卷迹士李昭蝦舉十上不第時登科年已有主司並
燕萬年之地主司盡寢忽窺見一軸文卷在枕前看其
題處乃昭蝦之卷今遷於架上復寢瞻視有一大鼠取
其卷啣其軸復還枕前再三如此昭蝦來春及第主司
問其故乃云鼠報

符斷德宗末廣陵丐者杜可均嘗大雪訪術西酒家住
樂者求飲見主事者白人以衣換酒收藏不謹鼠嚙其
衣杜即令治淨室曰頃年記一符能却鼠試書之既有
驗可盡此室永無鼠矣生得符焚之鼠遂絕挂誤
堀鼠得粟天復中隴右大飢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
大半無穗有人就田畔斷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
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却鼠倉飢民皆出求
食賴活甚衆

燒尾賓嬪久不第脫娶宇文翊女遂登科時杜尚宅遺
火云因鼠尾麥火而作常聞說因謂潘曰魚將化龍雷為
燒尾近日鼠亦有燒尾者瓚大慙

進士呂巳震部即中周仁德監永豐倉有通謂云江州
進士褚昌及見之如十歲小兒出一啓為贊曰幽室微
光寒泉涸滴莊周之壑已空孔氏之車何適愚曰孔緒
之車何故事也其人曰楊三楊三汝楊邁之孫楊中之
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愚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性
露懷頭巾子愿遽逐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金玉滿堂太者家貧好施嘗夜見一白鼠雪色綠其尾
或上或下久之陳言於妻子曰眾言有白鼠
處即有藏遂掘之果獲白金五十錠 綠本 白鼠身毛比
耳足紅色眼眸赤赤者比乃金玉之精伺其所出
之當獲金玉云鼠五百歲即白耳足不紅者乃常鼠

八牛 俎南漢劉玢杓名洪喪父襲子襲病臥寢中召右僕
射王翻與語呼洪喪小字曰壽儒雖長然竝不足任吾
事惟洪昌類我吾欲立之柰何吾子孫不肖後世如鼠
入牛角勢當漸小爾因泣下歔欷五代史

鼠膽鼠膽在頭活取則有雜俎

百勞化鼬鼠地中行鼠百勞所化亦作蚡鼠字書

食巴蛇人食麋石而死蚖食而不飢魚食巴蛇而死鼠
食之而肥淮南萬畢術

庚申甲子夜鼠伏庚申夜蝙蝠伏埤雅

拱鼠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器師拱鼠制禮師
戰蟻置兵文子拱鼠形如常鼠行田野中見人即拱手而
立人近欲捕之即跳躍而走去秦川有之異物志

有體人而無禮陸璣云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
於頭上跳舞善鳴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為立
子孔緒之事何必問也愚怒欲擊之其人溘然仆地性
露懷頭巾子愿遽逐之化為大鼠走入倉下

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如毛氏以相為視則視物
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以取鼠哉

紅飛鼠紅飛鼠多出交趾及廣信溫州背腹有深毛首
尾如鼠色青黑短足百指形大重千餘斤

出零陵郡界不知所來民有災及為惡者鼠輒入其中振落毛衣盲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鼠胷治其步仆廣志鼠頗能滿籠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異有異人多寶之記異
家以頭南人食鼠謂之家鹿廣志出嶲縣
蜜啣嶺南僚氏好為蜜啣即鼠胎未睜通身赤蠕者飼之以蜜釘之筵上曝曬而行以筋夾取炙之啣啣作聲故曰蜜啣會稽記
廣南府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醃鼷鼠捕飛
蟲喂之雲南志
竹鼠竹鼠如小狗大食竹根出封溪縣交州記竹貂者食竹之鼠也生於深山溪谷竹林之中無人之境非竹不
食臣如野狸其肉肥脆山民重之
鼠王國西域有鼠大如狗着金環佉中者如兜
小者如常鼠頭悉白南商佔有經過其國不先祈祀者則
蠆人衣裳得水問咒頃便獲無他禳道安昔西方親見
如此俗諺云鼠得死人目精則為王詣盧生異苑
鼠王鼠母舊說鼠王其形頗大鼠而足短極肥其
脚似鼠尾蓄口銳大如水牛性畏狗猪滴成一鼠一說鼠母頭
有鼠災多起於鼠母所至處動成萬鼠其肉極美
食她有被蛆螫者鼠輒臭而易之其瘡即愈補
中振落毛衣盲成小鼠食其苗稼而去或捕得鼷鼠置
治其步仆廣志鼷頗能滿籠為其三毛出於一孔與常皮
有異人多寶之記異
家以頭南人食鼠謂之家鹿廣志出嶲縣
蜜啣嶺南僚氏好為蜜啣即鼠胎未睜通身赤蠕者飼
之以蜜釘之筵上曝曬而行以筋夾取炙之啣啣作聲
故曰蜜啣會稽記
廣南府儂人飲食無美味嘗醃鼷鼠捕飛
蟲喂之雲南志
竹鼠竹鼠如小狗大食竹根出封溪縣交州記竹貂者食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纂
四明屠　隆緯真甫校

馬

馬歲馬尺說文曰馬怒也武也馬一歲曰馬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北八歲曰駑八高六尺曰驌七尺曰騄八尺曰龍驁駿馬也以壬申日死乘馬忌之

月精陰合於八八合陽九九七十二為地主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从駕馬任重致遠以利天下丹度疾故馬善走春秋考異郵地精為馬十二月精為馬月數十二故馬十二月而生人乘馬以理天下王者駕馬故其字以王為馬

擬授張士簡舞馬賦

天馬漢書曰漢中四星曰天駟旁一星曰王梁王梁策馬車騎滿野元命包云漢中四星曰騎一曰天駟春秋合成圖曰王良主天馬也飛黃淮南子云黃帝治天下有遺飛黃服皂瑞應圖曰乘黃王者與服有度則乘黃也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以登仙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昆吾馬無死時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以登仙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至一名吉光昆吾馬無死時黃或曰翠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民之國乘之壽三千歲黃帝乘之以登仙

文馬縞身黼目若黃金名曰吉量一作良乘之壽千歲周書云犬戎文馬赤鬣白身目若黃金名曰吉黃之乘成王時獻之郭璞云吉良吉黃鷄斯乘黃皆一物也

龍馬尚書中候曰帝堯脩壇河洛仲月辛日禮備至于日稷榮光出河龍馬銜甲綠色臨壇吐甲圖宋均曰稷側也鄭玄曰赤文綠色也瑞應圖云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脞身有鱗甲脅上有翼旁有垂毛鳴聲不衰踰水不沒有明王則見也

飛兎飛兎者神馬之名也曰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

駃騠鄒陽傳曰蘇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劒而怒食以駃騠駃騠李斯書曰駿良駃騠不實外廐孟康曰駃騠駿馬也生七日而超其母周書曰正北以駃騠為獻唐雅曰馬屬也孫氏瑞應圖曰駃騠踶者后土之獸也自能言語王者仁孝於民則出禹治水有功而來

九代馬大樂之野夏后啓於此舞九代馬乘兩龍山海經夏后西龍載駟遊臺之上王元長

遺風呂覽曰伊尹說湯曰天子不得至味故須青龍之足遺風之乘高誘注曰皆馬名也疾若比遺風也師古曰馬行疾無在風前故遺風于後也尸子曰人之言天下者騏驎青龍而乘素車璞馬

鷄斯商王拘周伯昌於羑里太公與散宜生以金千

求下珍物以免君之罪於是得大城氏文馬駿身
黃金頂如鷄尾名曰鵝斯之乘以獻壽王太公九騧
懷馬瑞應圖曰驥裏者神馬也與飛兎同以明君有德
地長侯地志云翁洲上有徐偃王城傳云昔周穆王巡
狩諸侯共尊偃王穆王聞之令造父御乘驥裏之馬日
行千里自嵎計之應劭曰古有駿馬名驥裏赤喙黑身
一日行萬五千里
八駿天子命驁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
驥而左白義天子主車造父為御次車之乘右服渠黃
而左踰輪右驂盜驪而左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為御奔
戎為右東遊至于黃澤使宮樂謹曰黃之池其馬數沙
人威儀黃之澤其馬數玉皇人壽數穆天子傳穆王即位
迎行天下觀黃金碧玉之車傍龍乘風起朝
陽之岳自明而
三十二年
不踐土二名顧羽行
超影迷日而行五名踰輝
影七名騰霧乘雲而奔八名
挾翼飛行以匝天地之域
禹是生綠耳八駿皆因其毛色以為名號紀年奔父之山
北有林焉名曰桃林中多馬造父於此得驊騮騄駬
桃文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鉤𩵦在前錯鍛在後
馬欲進則鉤𩵦禁之欲退則錯鍛貫之馬因旁出因下
抽刀而刎其脰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人治人亦然
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
中立而不知所由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曰采蒼龍
與翟文之乘韓非子
戴雛駟驥纖離古之良馬也孫卿子乘纖離之馬李斯纖
驪馬朕常所自乘甚調良善走數萬疋之極驥乘之真
可樂也中國雖饒馬其知名絕足亦時有之耳魏文帝與孫權
列中記曰
騏驥成公如楚有兩驌驦馬楚子常欲之不與三年
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唐公歸群臣請償之馬融曰
驌驦鳥也馬似之左傳杜注
綠竹之區騁驥驥于漳澨之壤鄭
風晉儇遒於虞以伐虢還滅虞荀息牽以獻虞虞
止之唐人竊馬而獻子常唐公歸群臣請償之馬融曰
驌驦鳥也馬似之左傳杜注祖將產
之乘馬奉之獻公公笑曰馬則吾馬盜亦老矣
晉石崇有崐產枣相傳昔有白馬毋飲茲泉生得駿駒
春秋曰晉侯產之乘蓋此地生良馬也宋
啓服衛侯來獻其乘馬曰啓服而死公將為之櫬
家曰從者病不請以食之乃以帷裳之左傳

秦七名馬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兎三騄駬四
追電五飛翮六銅雀七晨鳧崔豹古今注
項王駿項王駿馬名騅常騎之及被圍於垓下乃悲歌
慷慨為歌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及至
烏江謂亭長曰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常一日千里
不忍殺以賜公
九逸文帝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名
浮雲一名赤電一名絶群一名逸驎一名紫騮騮一名
綠螭驄一名龍子一名駃騠一名絶塵名駃騠名絶塵為九逸有來
宜能御代王號為王良但選代邸西京雜記注引此一名
飛燕騮
元和郡縣志
天馬漢書武紀云武帝元狩二年夏馬生渥洼水中元
鼎四年秋馬生渥洼水中作太一之歌曰太一況天馬
下霑赤汗兮沫流赭志俶儻精權奇籋浮雲掩上駟
驍容與兮迾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孝斐曰南陽新野
有暴利長富武帝時遣刋屯田敦煌界人數於此水旁
見群野馬中有奇異者與凡馬同來飲此水傍利長先
為土人持勒靽於水傍後馬玩習久之代土人持勒靽
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
漢書
汗血太初四年春貳師將軍李廣利斬大宛王首獲汗
血馬來作西極天馬之歌曰天馬徠從西極涉流沙九
夷服天馬徠出泉水虎脊兩化若龍天馬徠歷無草徑
千里循東道天馬徠執徐時將搖舉誰與期天馬徠開
遠門竦予身逝昆侖天馬徠龍之媒游閶闔觀玉臺
西域傳云大宛國別邑七十餘城多善馬馬汗血言其
先天馬子也漢書云初天子發書易云神馬當從西北
來得烏孫好馬名曰天馬及得大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
孫馬曰西極馬大宛馬曰天馬又曰大宛有善馬
在貳師城漢使以金馬請之貳師與謀曰貳師馬大宛寶馬
也不肯予漢使建初三年賜東平王蒼及琅琊王京
書云并遣大宛馬一匹血從前髆上小孔中出常聞武帝
歌天馬霑赤汗今親見其然也後漢中黃門駙馬大宛馬
汗血馬乾河馬天馬漢官儀
天地瑞
有角漢武帝聞大宛有天馬遣李廣利伐之始得此馬
有角為奇故漢武為賦天馬之歌胡馬感北風之思遂
頓轡絕斜驤首而蜷晨發京城食時至暾煌北塞山下
嘶鳴而去因名其處為侯馬亭今晉昌及廣武馬蹄谷
石上馬跡若踐泥中有自然之形故其俗號曰天馬經
西河事
宋膚異物志云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
及知吉舞與鼓節相應隋西域圖記云其馬騮馬烏馬
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惟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
不異
蒲梢武帝伐大宛得千里馬名蒲梢作歌曰天馬徠今
從西極經萬里今歸有德承威靈今降外國涉流沙今

四夷服史記孝武之世明珠文甲通犀翠羽之珍盈於
后宮滿棚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黃門注孟康曰四
駿馬名一云大宛馬虎脊魚目龍文鳳頸尾如蒲稍西城
貢魏紹宗滿客檄梁境內曰虎班龍文之逸蘭池蒲稍
之駟噬天陸野驟影追風
步景東方朔逆吉雲之地越扶桑之東得神馬一匹高
九尺腹裏有旋毛如日月狀如月者夜光如日者晝光
毛色隨四時之變帝問朔曰是何獸也朔曰此西王母
乘靈光之輦以適東王公之舍稅此馬於芝田而食芝
章王公捨棄馬於清岸天岸臣至王公壇因騎而返繞
日三匝此馬入漢關關門猶未掩臣於馬上睡不覺而
至帝曰其名云何對曰因疾為名步景朔當乘之時如
弘正為宣城王所愛給一果下馬蓋東夷滅國所出步
比史尉景有果下馬文褒求之不與曰士相扶為墻人
相扶為王一馬亦不得高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
責文褒而杖之顏氏家訓濮樂濮陽郡出果下馬高三尺述異記者為最高不踰三尺駿者有
德興產果下小駟以瀧水者為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
兩脊骨貫徹志
蒙龍宣帝時至大宛得名馬象龍而還師古曰言馬形

飲龍者馮奉世傳
鮑氏駼列異記曰故司隸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通過
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為按摩俺忽而卒不知姓
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殮餘以枕
之素書看腹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過一閑侯
家住宿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
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
公府至司隸子來孫昱俱為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師
歌之曰鮑氏駼三入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的顱劉備之初奔劉表屯於樊城表左右欲因會取備
備覺如廁便出所乘馬的顱走墮襄陽城西檀溪水中
溺不得出備急謂的顱曰今日厄何不孝力的顱遂備
意踊三丈得過世說備玄乘與馬賊白往日劉備之初降
也大祖賜之驃馬使自至廐選之歷名馬以百數莫可
意者次至下廐有的顱馬委棄莫視瘦瘠骨立備撫而
取之衆莫不笑之馬超破蘇氏塢中有駿馬百餘匹
自超已下俱爭取肥好者而將軍龐德獨取一驃馬形
觀既醜衆亦笑之其後劉備奔于荊州馬超戰于渭南
遑足電發追不可逮衆乃服焉
王追張飛有馬號玉追時歌曰人中有張飛馬中有玉
追窴宇記江夏白馬廟者舊云飛之靈也
赤兎呂布常御良馬號曰赤兎能馳城飛壍人語曰人

中有呂布馬中有赤兎
絶影張繡降而復反曹操所乘馬名絶影為流矢所中
魏書

鵠曹洪武帝從弟家富產業駿馬成群武帝討董卓
於行失馬洪以其所乘馬上卓大馬號曰白鵠此馬走
時惟覺耳中風聲足似不踐地至汴水洪不能渡帝引
洪上馬共濟行數百里瞬息而至馬足毛不濕時人謂
乘風而行一代神駿也諺曰馬憑空虛曜曹家白鵠
記事類賦 作白鵠 天雅 通廣

黃耳魏時鮮卑獻千里馬白色而兩耳黃名曰黃耳
子傳 注

天中記 卷廿五

澤馬魏志云文帝黃初中於上黨得澤馬騏都賦澤馬
於阜頗延年赭白馬賦魏德懋而澤馬效質
紫騮馬魏陳王曹植獻文帝馬表曰臣於先武皇帝世
得大宛紫騮馬一疋形法應圖善持頭尾教令習拜今
已能又能行與鼓節相應謹以奉獻梁張士簡舞馬
歌悲哀夏后之九代趨陳王之紫騮

驚帆曹真有駃馬名為驚帆言其馳駛如烈風之舉帆
疾也

赭白慕容廆有駿馬赤白有奇相逸力石虎之伐棘城
也斛律金廆將悉衆逆戰金呼取飛龍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
小子所謂呼取飛龍謂其衆曰我當自出追之因又遁
走宋書齊世祖在東宮頗有不法前伯玉密啓之上大怒
檢校東宮世祖深自山日暮將泊豫章王于東府乘
所撿晉書載記

飛燕劉胡之叛走也衆顗至夜方知大怒罵曰今年為
朱龍典閱所乘馬名曰白口騮水經注三
閃躍馬濟圖正東奔二十餘里馬無故而死為恭容格

子我死此死矣馬因跪其前脚焕乃得上馬遂免難
唐書驪西穉孝武將齊太祖所殺孝武索所乘波斯
驪馬命太宰南陽王曜之將畢其鞍馬曜而死帝惡之
三國典略日晏還宮至後門馬驚不前撻之鞭折須臾遇鴆而崩
紫驪梁武帝幸樂游苑羊侃頭安時少府奏新造兩刃
稍成長二丈四尺圍一尺三十帝因助侃河南國紫騮
令試之侃執稍上馬左右擊刺特盡其妙觀者登樹帝
曰此樹必為侍中折矣俄而果折因號此稍為折樹稍
南史
馬寶梁太清元年四月神馬出五月下酉朔詔以馬寶
天中記卷三十五
示群臣簡文為皇太子獻頌文苑英華
師子驄隋煬帝令李景營遼東戰具於北平賜御馬一
名師子驄北史隋書
騧騮隋文帝所乘騧騮馬眷有肉鞍北史本傳
師子驄隋文帝時大宛國獻千里馬駿鬼地號曰師子
驄上置之馬群陸梁人莫能制即將裴仁基曰臣能制
之遂攬轡向前去十餘步踴身騰上一手攬鬃一手捶
背馬戰不動動乃跨乘之朝發西京暮至東洛隋末不
知所在唐文皇勅訪之時同州刺史宇文士及得於朝邑
帝驄家捉稽駿尾焦禿皮肉穿穴及見之悲泣帝自屯
長樂坡馬到新豐向西鳴躍帝甚喜遂口並平銅以鍾
乳仍生五駒皆千里足也後不
數宗爭趙州功太后不說它日頓秦爭太后曰太宗有
馬名師子驄肥逸無能調馭者獨秦侍側言于太
宗曰妾能制之狀須三物一鐵撾二鐵二匕首鐵鞭
擊之不服則以撾撾其首又不服則以匕首斬其喉太
宗壯肰之志今日卿豈足污朕七首耶頃惟擲流汗拜
伏求生乃止
唐書
黃驄驃唐太宗破竇建德乘馬名黃驄驃命樂工製黃
驄疊曲
志
千騏唐太宗時東胥利幹國産良馬首似橐它筋骼壯
大日中馳數百里太宗時來其大首候斤因使者獻之
天中記卷三十五
帝取其異者號十騏皆為黃名曰騰霜白曰皎雪驄曰
凝露驄曰驃光驄曰決波驄曰飛霞驃曰發電赤曰流
金馰曰翔麟紫曰奔虹赤扉禮其使回紇傳騰霜會要作
騰雲凝露作凝霜百陽雜狙云決波驄走歷門三限不
頭上尤惜之
昭陵六馬太宗六馬其一曰拳毛騧黃馬黑喙平劉黑
闥時所乘贊日月精按轡天駟橫行孤矢載戢氛埃廓
清其二曰什伐赤純赤色平世充建德時乘贊曰灑洞
未靜斧鉞伸威朱汗騁足青雘凱歸其三曰白蹄烏純
黑色四蹄俱白平薛仁杲時所乘贊曰倚天長劍追風
駿足鶱雲平隴回鞍定蜀其四曰特勒驃黃白色喙微

黑色六宋金剛時所乘賛曰應策騰空承灌半濕入陵
摧敵冢危濟難其五曰颯雪紫燕騮平東都時所乘
賛曰紫燕超躍骨騰神駿氣益三川威凌八陣其六曰
寺驅蒼白雜色平實建德時所乘賛曰足輕雪影神駿
天機策玄飛練定我衣潼関之役備體流汗金
忽雷駭秦叔寶所乘馬號忽雷駭常飲以酒每於月明
中試能堅越三領里復次刻公幸晰鳴不食而死周韓
大宛六馬天寶中大宛國進汗血馬六疋一曰紅叱撥
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黄叱撥五曰丁香叱撥
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一曰紅玉聲二曰紫玉聲三
曰平山聲四曰陵雪聲五曰飛香聲六曰百花聲每會

圖玄宗正觀馬殿秦系玄宗幸蜀記宋王明清揮麈錄
八曰紅耳叱撥鴛脊叱撥桃花叱撥丁香赤撥青赤撥
騮叱撥榆叱撥紫騮叱撥狨鞘異
李雲騅玄宗幸蜀天廐八馬其七盡斃于棧道惟一雲
騅存焉後德宗幸梁亦充御馬傳載德宗幸梁御馬號望
雲騅駕還飼以一品料暇日牽而視之至必長鳴四顧
君感恩狀后老死飛龍廐中貴戚盡為圖畫德宗以國史補
八馬幸蜀七馬道斃惟望雲騅來往不輟貞元中道死
天廐元禎作歌以記之云登山縱似望雲騅平地須饒
紅叱撥元長慶集

麟臆嘶不類馬聲日行三百里邑任淄青日遇一翁
云聖主將得龍馬以應太平遂於青州馬會恩家獲而
獻之初會恩有牝馬嘗於淄水遂有胎産而因以
龍子呼之
龍駒天寶中龍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
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
檢視時有慶雲五色蔽覆馬上久而不散請付史官唐書
照夜白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別錄照夜白封太
山回令陳門圖之讀元記杜詩曾貌先帝照夜白龍池十
日飛霹靂
玉面驄曹霸人馬圖紅衣美舞奚官牽玉面驄緑衣閽
天寶詩註
官牽照夜白畫
蒲萄錦幹八馬圖二奚官引連錢驄燕支騮
卷毛獅子九馬圖曹將軍霸所繪杜甫作詩奉毛師子
二驗在馬贊曰姚宋廟堂李郭治兵帝下毛龍以馭群
英
三花開元天寶間承平日久尚世輕微多愛三花餘馬
郭若虚家藏貴戚閲馬圖中有三花馬蘇大參家有諸
仲畫三花御馬晏元獻家藏一畫號國出行圖亦有三
花馬三花者真騏為之辨白樂天詩云舞衣載四葉馬
義勇二花是也唐六典云外牧岁進良馬中以三花飛
鳳之字或云取隋丹元子步天歌五個北花王良星

玉花散作雲滿身個個五花紋李詩五花馬千金裘
注元內廄有飛黃照夜白五花之乘名畫錄
玉腕騮荊南節度使衛伯玉有馬名玉腕騮杜子美詩
聞說荊南馬尚書玉腕騮
千里馬肅宗時有告僕太守友者令李泌乘千里馬
往案之千里馬安在晚乃髮髯奉紫色狀如八駿乘者必
衣裘冒絮仗加鞭早發扶風初駛三十里則皆旁
側踧三十里外乃墜然而去唯聞耳傍風聲飛前蹄之
玉過耳辰時使保定申時歸奏事
九花虬代宗命衛馬九花虬并紫玉鞭繫以賜郭子儀
儀固讓久之上曰此馬高大稱卿儀質不必讓也子儀

天馬圖
身長六尺八寸九花虬即范陽節度使李德山所貢也
額高九寸毛拳如鱗頭頸鬃鬣真虬龍也每一嘶則群
馬聳耳以身被九花文號九花虬上往日東幸觀獵於
田不覺日暮忽顧謂侍臣曰行宮去此幾里奏曰四十
里上令速鞍恐闕夜而九花虬緩然如三五里而已侍
從奔驟無有及者為超光超影之傳也杜詩近時
郭家獅子花注即九虬也
三絕德宗有二馬一號神智驄一號如意驄皆耳中有
毛引之可長一尺而進退緩急皆如上意故以是名之
一日花木方春上欲幸諸苑內廐扣馬作瑞鞭上
驀詔以藥飾埋于桃花大之傍明日遂色白乘之如與輦圖人云
玉逍遙不宗御馬名玉逍遙色白如玉故以名之
第二駿語近臣曰昔朕有二駿謂之紛今穫此

馬行步有尺度疾徐皆中節御者行速則以足櫚之
日燕王借乘即長鳴不行王怒還之帝以配南城馬鋪
久之復御其行如初帝升遐從葬至陵下悲鳴不食而
死明氏閩墨庄謝錄云神廟朝御馬有日玉逍遙者蓋
豬白也嘗幸金山池與之
小鳥神宗有馬名小烏曾以賜太后所送珠鞍於福寧
殿親試之駕幸金明池回遂乘此鞍孔氏談苑
青獅子姚興嘗畜一馬名青獅子每親飼之若通其語
古時取斗酒投大盆中與馬同飲曰吾與汝同力報國
紹興辛巳之冬逆亮來寇駐蹕子橋之戰大將王權先遁
聘興為統領以所部四百騎敵虜凡十餘戰權不救援
部洊戴皐亦玩視不救遂與馬同沒于陣朝廷憫之厚
妖神記
恤加謚立廟淮甸有題絕句者云赤心許國自平時見
敢指軀更不疑權足鼻膚皆遁走同時死難只青獅
去梅洞詩話
一蹇泝浚畏曲端異已欲殺之因王庶吳玠之一送兼
領仍命其餼康隨點馬端闢之呼天者數聲端有馬
千餘匹日馳四百里至是又呼鐵象可惜者數聲乃赴
也酥載請於李公麟畫三馬之狀為贊曰八尺神龍超
遠死燄中陝西士夫莫不惜之民亦恨恨有叛去者宋傳
送若將西燕西瑤帝念民乃下詔歸雲遊房妖王沸
錦膊駝元祐時于闐所貢鳳眼青面夜叉有駿馬曰赤騮為李顯
驄監棟中秦馬好頭赤溫溪所足照夜白李伯時畫為
天馬圖公雅堂
九方成校王成者能相馬不名姓氏錄
得乘也嘉定間成為帥冠李元礪所殺馬悲鳴屢躍側臥
黑大面畢再遇死州將家也開禧中用兵累有功金亨

將畢而取之為元禦第所得馳騁良楛其意石乘之以
犯永新我軍出迎驗識旗幟亟馳賊覺有異大呼勒
兵不止擊以鐵槊腰為盡傷驗不復顧冒陣以入遂執
之以徇于軍軍士鼓譟爭奮遂敗之居二日驗歸病傷
不殊而死桂
小將軍金主完顏亮常所御小騅號小仟軍上
騾騾駉房熙問宿松叛民汪革有三馬號騾騾騾駉小號
驟曰善婆子駿甚上
騶駼爾雅曰騶馬字林云北狄良馬也一云野馬山
海經云北海內有獸馬狀如馬名曰騶駼色青史記曰
匈奴奇畜則騶駼騵瑞應圖云明王在位即

至為時除災害淮南主術訓云湯武聖王也而不能與
越人乘幹舟而浮於江湖伊尹賢相也而不能與胡人
騎騵馬而服騶駼
秀騏我得民而治則馬有紫燕蘭池秀騏逢駟千尸
先景漢書湯雒河東賦云六先景之乘赭白馬賦蓋乘
風之淑類實先景之洪貺張率舞馬賦先景遺風之貴
吐圖騰光之孫
代駁齊顏延年赭白馬賦云騵不稱力馬以龍名豈不
以圖上威容軍駁超迅而已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
天山崩風盪河澌阻障裂寒筋永原斯代駁駁馬名女隱
晨風黃鵠駿馬有旋風黃鵠皆取鳥名馬言走疾若飛
也黃華馬

乘駁而伏公問管仲對曰意者君乘
駁馬而涉相迎目而馳乎公曰然管仲曰此駁象也駁
食虎豹故虎疑焉管子晉平公出田見乳虎伏而不動乎
公顧謂師曠曰聞霸王之君出猛獸伏而不敢起今者
寡人出乳虎伏而不動此猛獸乎師曠對曰鵲食猶猶
食鵲鵲鵲鵲食駁駁食虎夫駁之狀似駁馬今者吾君
當驂駁馬以出乎平公曰然
小駒秦伯伐晉三敗及韓晉惠公乘小駒鄭入也慶鄭
曰古者大事必乘其產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
訓而服習其道今乘異產以從戎事及懼而變將與人
易亂氣狡憤陰血周作振脤賁興外謨中乾進盡不可

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聽壬戌戰於韓原晉戎馬還濘
而止左傳
失馬秦穆公乘馬而車為敗右服左驂作矣而墜人取
之見野人方食之於岐山之陽繆公歎曰食駿馬之
肉而不還飲酒介恩其傷女也於是徧飲而去處一
年為歸原之戰晉人已環繆公之車矣晉梁由靡已叩
繆公之左驂矣晉惠公之右路石晉授而擊繆公之甲
士三百人皆已亡札矣墜人之嘗食馬肉於岐山之陽者三
百有餘人畢力為繆公疾鬬於車下遂大克晉反獲惠
公以歸此詩之所謂曰君君子則正以行其德君賤人
則寬以盡其力者也

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良
者乎伯樂對曰良馬者可以形容筋骨相也天下之馬
者若滅若沒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
才也可告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溫有九方皐此其於
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
穆公見之使之行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
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
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者色物牝牡
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
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筆數者也若皐之所觀天
機也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

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皐之相馬乃
有貴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列子淮南作九方煙汗明見
春申君曰夫騏之美至矣服鹽車上太行中坂蹇遲顧
輸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而哭之解紵衣而冪之於
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天帝乃知伯樂之知已也戰國策昔
驌驦縣轉于吳坂長鳴于伯樂知與不知也劉越石與盧諶書
真馬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
而陸此馬之外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
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馬編之
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
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而馬之死者已道

平矣祖馬伯樂姓孫名陽善馭馬石氏星經云伯樂星名主與天馬孫陽善馭故以為名莊
數得十利劒不若得歐治之所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
之數千駑得十良馬不若得一伯樂將地千里不若得
一聖人見夫得鋤鎡而察青黃區冶不能以必劒水鑿
鏤鹿將斬駒手刃裂蛟龍獲不疑鈍利發藍吻形吞伯樂不
能以必馬治車利見四規兵未全則威獲不疑駕良
馬造父為齊王駕渴馬服成劾駕圖中渴馬見圖
池去車走池駕敗一日王于於期為駙駕轡爽不用而
釋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然馬渴於圖池而駙馬敗者
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圖池也莊

穆天子傳 卷三 三十二

穆天子傳卷三 晉太康二年汲郡民盜發魏安釐王冢得竹書十餘車
天子北征翟柏北征翟柏北征翟柏

伯樂相股脚秦牙相前贊君相後凡此十人者皆天
之良工也其所以相馬者不同見馬之一徵也而知節
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堅脆能之長短非獨相馬然也
人亦有徵 呂覽
寒翁失馬近塞上之人有善術焉無故亡而入胡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馬良
乎之其父曰此何詎不為福乎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
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此何遽不能為禍乎家富馬良
其子好騎墮而折其髀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不遽為
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塞丁壯者皆引弦而戰近塞之
人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相保 淮南子
顏識其倚服 淮南
泛駕武帝詔曰馬或踶奔而致千里士有負俗之累而
立攻名夫泛駕之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淮南子
捕鼠騏驥難捕鼠騏驥騄耳天下之良馬也將以補鼠於深宮曾不如跛
狗也求斷鶏陸斷馬牛將以補屬曾不如一錢之錐
刀也求市駿馬千將莫耶天下之利劒也求救死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大志
欵段馬援擊交阯 東觀記
大驪世祖會諸將問破賊所得物唯李忠獨無所掠世
祖曰我欲特賜忠諸卿得無望乎即以所乘大驪馬及
繡被衣物賜之 李忠傳
白馬子也 抱朴子
天中記 卷五十五 三
欵段馬援擊交阯謂官屬曰從弟少遊常哀吾多大志
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為郡吏
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求益反損但自苦耳 東觀記
兵甲之本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兵甲之本
國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
難 援上疏
馬武 未
八百錢馬虞延州舊辟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
罪名入重延依法執按刺史嚴勢召延延曰吾年往志

太平廣記 卷三百五十

神馬亦過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世說支道

馬亘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相上下寧王顧
謂裨奴曰其價錢何矛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
五百緡寧王欻然如言付錢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
令偏驗駈往復數回笑謂座客曰群其優劣不啻曰
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踣下不越纔
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遍足下顏生塵矣以
此等第其價之高下馬坐客乃服 集異記
長安俠少每到春於花樹下供張錦韉金鞍以待
遇好圓則駐馬而飲 天寶事
明皇時豐昌縣得異馬於河
化龍柳宗元龍馬圖贊云
天中記
其狀龍鱗鴈尾拳毛環目肉鬣翠蹄
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去不知所終
馬不勝載安祿山肥每乘驛入朝率過兩馬驛大夫
與馬槽不爾馬輒作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
愛屋烏馬唐即中張元一以唐波若矮短自為鬱屈
馬 台戴
大宛貳師路獻九尺馬武宗不納 唐驛
貳斯古略 西域前
貳從凍蔣路獻九尺馬武宗不納 唐驛
貳斯古略 西域前
貳師大宛貳師至壯大以善鬪者為頭馬 卫幼 傳
高丈餘人皆行于馬腹下往來無礙 三寶太監
商生為馬劉三復以文章見知於李德裕純 紀三五上
云貫為馬馬常渴望蹲而齕傷其跡則逮 心齋偶三條
馬亘寧王即於中堂閱試座客視之不相上下寧王顧
謂裨奴曰其價錢何矛人先指曰此一千緡次指曰此
五百緡寧王欻然如言付錢賓客莫測其價之懸殊即
令偏驗駈往復數回笑謂座客曰群其優劣不啻曰
不知寧王乃顧千緡者曰此馬緩急百返踣下不越纔
埃復顧五百緡者曰此馬往來十遍足下顏生塵矣以
此等第其價之高下馬坐客乃服 集異記
長安俠少每到春於花樹下供張錦韉金鞍以待
遇好圓則駐馬而飲 天寶事
明皇時豐昌縣得異馬於河
化龍柳宗元龍馬圖贊云
天中記
其狀龍鱗鴈尾拳毛環目肉鬣翠蹄及脅中四向宛露於草中
帝西幸馬至咸陽西入渭水化為龍游泳去不知所終
馬不勝載安祿山肥每乘驛入朝率過兩馬驛大夫
與馬槽不爾馬輒作故馬必能負五石馳者乃勝載
愛屋烏馬唐即中張元一以唐波若矮短自為鬱屈
奔浪掖注偽蜀宋陽隱山有富民王行思嘗養二馬甚
愛之勞累餘飼甚于他馬一日因乘往本郡過夏潦暴
漲舟子先渡馬面舟以迎王氏至中流風起船覆其馬
自岸奔入駭浪接其主暮花之中遽多沉溺 微成
緇錄
緇馬息鈎江豪孫知天長縣民徐馬二年不決馬係於
官庭孫曰管仲以老馬識路今馬性貪戀水草必歸其故
郊外馬作什麼然聚奔入主家訟遂息 劉

見識駿女里女湜烈泰善識馬嘗行郊野見數馬跡指其一曰此奇駿也以已馬易之果然遠史

三匪興國中靈州貢馬各有二匪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貢馬亦然而北虜之禍遂作老學筆記

食肉大德十年西域貢千里馬其馬食肉每旦必以善肉酥油沙糖胡椒和飯秣之趙孟頫于杭州館中見之

龍駒貢州養龍坑泓渟淵深靈物藏其下當春杪夷大立柳也無接牝馬係之已而雲物晦冥有物蜿蜒與馬接必產龍駒元末僞夏明昇得一白馬首高九尺長丈餘乘之如躡雲一塵弗驚後以獻之賜名飛越峯志

天中記 卷五十五 三七

玩馬會無縣有元馬河元馬日行千里死於蜀今元馬家是也縣有元馬祠家人牧山下或產駿駒元馬子也

郤走天下有道郤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郊王弼曰天下有道脩于內而已故郤走馬以糞田考工記

月題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銜柜聲之以月題而馬知之以銜柜聲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荀子

介倪圉拊楸麾諉御寫轡故馬生良馬也然而前必銜橛之用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造父之馭然後一日而致千里也荀子張敞弟武為梁相敞使吏問何少治民武曰馭駑馬者利其銜策傳

冊錡今有良馬不待冊錡而御則愚矣為此不用冊錡而御則愚矣淮南修務

騑驥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人不能制蔽咋足以嚙肌碎骨蹶蹏足以破盧陌匈及至圉人被之良御教之掩以銜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盭弗敢辭也故其形之為馬馬不可化其可驅御教之所為也馬騑驥也而可以通氣志術行教而成又況人乎上狂馬不觸木猘犬不自投于河雖騑驥盭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說林訓

夫實記 卷五十五 三八

銀杏葉元稹和李文饒述豪詩六借騎銀杏葉橫賜錦韉筋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濺一腳行五百里蘭筋堅者千里馬色如圖翅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也一筋從玄中出謂之蘭筋玄中者目上腦如井字相馬夫驢騾垂耳於牖牧鴻雀戲翼於汙池襲之者因以為圖圄之凡鳥外廡之下乘也及其整蘭筋揮勁翮陵鷹清浮翰昭千里豈可謂其借翰於晨風假足於六駁哉

項領註云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抱朴子嘉遯篇曰空谷有項領之駿者孫陽之耻也太平遺冠世之才者賞真之

書也最學篇曰抱翼之鳳奮翮千清虛項領之駿騏
千千里
體名體名有輪胤外鳧烏頭龍翅虎口豬槽銅馬石灰
泥槽汗而藝門三事卷駒酉陽雜俎
繯馬轉輪王有繯馬之寶名婆羅訶色青体尾毛悅澤
頭黑髮披有神通力騰空而行日初出時乘此馬寶周
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起世經
騏驎瑞應經云佛生之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
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騏驎王常使隨太子本起
經云其駒毛色純白駿騏貫珠名為騶持奴曰闡持
綠野馬田鷹其地出玉聲牛綠野馬獨峯駝白貂鼠駒

騾蘭雲中議蘭馬五白馬也亦曰玉面瓜州飼馬以麥
草沙州以茨箕涼州以牧突渾蜀以稗草以蘿蔔根飼
馬馬肥安北飼馬以沙蓬根針雜俎
解人語大食國馬解人語上
撒豆驄唐鄭馴名器有馬曰撒豆驄廣異記
稱疋馬一疋俗說相馬及君子與人相疋或曰馬夜行
目明照前四丈故曰一疋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疋或
說馬死賣得一疋皂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
束帛為疋與馬之相疋耳風俗通顏回望吳門馬見一
疋練孔子曰馬也然則馬之光景一疋長耳故後人號

疋為一疋耦外傳詩
疲馬疲馬不能度繩俗云馬羸不能度繩索或云不能
度種菜畦塍也謹按齊有滹水裁廣三四步言馬之疲
乃不能度此水耳又曰數墓一疏八尺再丈六從春至
夏裸袒相逐無他所掉尾以拂蚊蝱墓無尾嘗言夏馬
夏馬患蠅蚋掉尾以拂蚊蝱風俗通
馬鬼按九鬼記及青靈經言人物之死俟有鬼也馬鬼
常以晦夜出行狀如炎火物林子
騏馳瑞應經云佛生之日王家青衣復產一兒廐中白
馬亦乳白駒奴字車匿馬曰騏驎王常使隨太子本起
身耳赭丹者馬腹中所產之物用之祭呪即致風雨如
狗寶牛黃之類

牛
大物物萬物也牛為大物天地之數起於牽牛說文東至
牽牛牽牛者言陽氣牽引萬物出之也牛者冒也言地
維深能冒而生也牛者耕植種萬物也史律書
服生世本曰胲作服牛胲黃帝臣也又曰少昊時人始
駕牛
始作牛耕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始用牛犁也
山海經
童牛文王在鄗召太子發曰吾語汝童牛不服童馬不

馳是謂大仁周書

六角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記異

牸牛天子飲於文山有獻良馬駒牸牛二此牛能行沙中如橐馳穆天子傳

白角犬戎胡觴天子于雷首之阿及獻良馬四疋天子使孔牙受之爰有黑牛白角也穆天子傳

怒特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馬秦文公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還合經日不斷乃益發卒持斧者三四十人猶不斷士疲懈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即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為勞又曰秦公必不休如之何荅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

使人被髮以朱絲繞樹赭衣灰坌伐汝汝得不困耶神無言明日病人語聞公如其言伐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髮解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莊頭騎(籍異傳搜神記)玄中記作始皇擊前驅戰欲干齊桓公窮困無以自進於是為商旅將任車以至齊暮宿於郭門之外桓公郊迎客夜開門辟燎火甚盛從者甚衆寧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桓公聞之撫其僕之手曰異哉之歌者非常人也命後車載之桓公及童從者以請桓公賜之衣冠將見之寧戚見說桓公以治境內明日復見說桓公以為天下桓公大說將任之群臣爭之曰客衛人也衛之去齊不遠君不若使人問之而固賢者也用之未晚也桓公曰不然問之患其為小惡以人之小惡士人之大美(呂覽歌曰南山矸白石爛生不逢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骭長夜宛宛何時旦琴瑟)

飯牛秦穆公使賈人載鹽微諸賢人賢人賈百里奚以五羖羊之皮使車將之秦穆公觀鹽見百里奚牛肥曰任重道遠以險而牛何以肥也對曰臣飲食以時使之不以暴有險先後之以身是以肥也穆公知其君子也以為上卿(說苑昔百里奚賢秦穆公欲干之繆公好牛因賃宮以養牛蹄上乘肉二十公使禽息視牛息入言之

公不信怒息復言之公又怒更曰再怒其主罪當刖使守門公出禽息跪而請之曰夫養牛者願君勿忽也公乃問百里奚曰臣之長非養牛者也乃養民也公視牛察之別賢人也遂與同車而出謝禽息息曰所以不死者君未知容也今已知之矣乃觸門而死(張湍異傳理表)三犧介葛盧來聞牛鳴(已見生三犧皆用之矣其音云問之而信左傳十九信)

狗師秦潛伐鄭及梁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以乘韋先牛十二犒師曰寡君聞吾子將師法於敝邑敢犒從者且使遽告于鄭秦將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

畜牲荷頓會之窮士問陶朱公富往問術焉告之曰子欲速富當畜五牲於是乃適西河大畜牛羊千荷氏之南十年之間其滋息不可計貲擬王公駔名天下以雄富荷氏故曰荷頓（孔叢子）

今名越王潭

衣絺或聘于莊子莊子應其使曰子見夫犧牛乎衣以文繡食以芻菽及其牽而入于太廟雖欲為孤犢其可得乎（莊子）

四耳元封三年大秦獻花蹄牛高大尺星環繞角生四耳（月令記異）

角端有肉蹄如蓮華（酉陽雜俎）

花牛津元封中大秦獻善走多力使蓽銅石起望仙宮迹在石上皆如花形故勝閻之外有花牛津（上林賦）

天中記卷五十五

書帛飯牛漢武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少翁為帛書以飯牛詳不知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天子識其手書問其人果是偽書於是誅文成隱之（史記）

金牛長沙西南有金牛豈漢武時有一田父牽赤牛告牛田父曰但相容不重君舡於是人牛俱上及半江牛糞於船田父曰以此相贈既渡漁人怒其污船以棬撥糞并水欲盡方覺是金訝其神異乃躡之但見人牛入崩隨而掘之莫能及也（今捉處循存）

耦耕武帝末年詔曰方今之務在于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耦犁二牛三人以趙澤故平都

令光者過汉人始机掣食指趙過創三犁之巧而關右以
足任延教九直之佃而黎庶殷飽拾补
孚
鑿鎜漢建武二十一年有人騎白牛蹊人田田父訶詰
之乃曰吾北海使河看天子登封遂乘牛上山田父悉
至山惟見牛跡遺糞皆為銀明年世祖封禪用勝
雜俎
牛黃梁冀遣客齎書詣京兆買牛黃延篤殺之吳普
本草牛黃味苦無毒牛出入呻者有之夜有光走角中
牛死入膽中如鷄子黃神農本草曰癎驚癲除邪逐鬼
漢
萬年木精萬歲樹精為牛漢武帝出遊河上忽有一
青牛縱河中出走踢帝人皆驚走太尉何公時為殿中

將軍有勇力走逐牛牛見公走還河公以手挽牛左足
右手持叉斫牛頭而殺之此青牛者萬年之木精也
記山有人松或千歲其精變為牛
鯨墻成字大司農鄭玄牛角抵墻成八字
騅蹄魏文帝迎美人薛靈芸駕青色騅蹄之牛日行三
百里此牛尸塗國所獻足如馬蹄也拾遺
三千斤杜預奏事曰臣前在南聞魏興西北山有野牛
野羊牛之大者二千斤羊之大者千數百斤試令求之
各得一枚并頭角蹄案其形不與中國牛羊相似然亦
是野獸中所希有
螫蹄何曾性華侈都官從事劉享嘗奏曾以銅鉤鉸剉
車螫牛蹄角後曾辟享為掾或勸勿應享謂至公之
才以私憾遂應辟晉
千里荷駱為兗州鎮去京師五百里有貢貉珍異食者
欲貽都邑親貴應經信宿之間不復鮮美募有牛能日
行數百里者當厚賞之有人進一牛云此一日行千里
晞乃命其丁車善馭之書疏發遣旦發日中到京師取
荅書還至一更始竟便達晞以其駿快筋骨必將有異
遂殺而觀之亦無靈異唯見雙筋如小竹大自頭徹尾
著肉最故外不覺也祖台之志怪
八百里駮王君夫有牛名八百里駮常蹙其蹄角玉
武子語君夫我射不如卿今指賭卿牛以千萬對之君

夫既恃手快且謂駿物無有敌理便相依可令武子先
射武子一起便破的郤標胡牀吨左右速探牛心來須
臾至一臠便去世說臣按相牛經云陰虹屬頸千里注
曰陰虹者雙筋白尾骨屬頸脅威所飯者也愷之牛其
亦有陰虹也注
偏轅石崇牛形狀氣力不勝王愷牛而與愷出遊挽晚
發爭入洛城崇牛數十步後迅若飛禽愷牛絕走不能
及乃容貨崇厮人問牛所以駛厮人云牛本不逞由將
車人不及制之爾急時聽偏轅則駛矣愷從之遂爭長
石崇後開殺告者世說
千斤犗特明帝問周仲人長何如人答曰故是千斤

特王公笑其言伯仁曰不如捲角特有盤辟之好
以戲王也雜
東牡桓公入洛過淮泗踐北境與諸僚屬登平樂樓眺
矚中原既然曰遂使神州陸沉百年丘墟王夷甫諸人
不得不任其責未盧率爾對曰運自有廢興豈必諸人
之過桓公憮然作色顧謂四坐曰諸君頗聞劉景升不
有大牛重千斤噉篇豆十倍於常牛負重致遠曾不若
一羸牸魏武入荊州烹以饗士卒于時莫不稱快意以
況袁四坐既駭
拜乞命桓沖鎮江陵亟會佐吏牛忽熱視帳下督都
目中淚下都督既之曰汝若向我跪者當格活也牛應
聲除形像鋪設床坐於堂上接賓客飲噉如平生
至階而拜縣令大笑命左右宰之飲噉飽便臥著丁
稍醒而覺體痒爬樻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領上萬字唐風閣侍即李元素進瑞
有萬字賜馬一匹李矯代為謝表云萬為盈數化成于
大武之元犗者粹文煥炳於純雜之畜
金犢子魏帝師養一牸牛一赤犢子前後生五犢得絹
一百疋及翻轉至萬時號金犢子
鮑乳犢唐豫章令賀若瑾照於皮急項軛篤張鷟號為鮑
乳犢子
獨脚北人半疫者多以蛇漬鼻口則為獨所水牛有獨
肝者救人逐賊李希烈食之而死

如人牛頭有士人平生好食燋牛頭一日忽憂其物
故拘至地府酆都獄有牛首阿旁其人亦無畏伸仍以
手撫阿旁言云只這頭子大堪燋阿旁笑而放迴（傳奇）
桃林處士竊茵假大僚莊南山下月夜有叩關稱桃林
班特處士相訪繼而南山班寅將軍來謁茵為置酒及
明視門外惟牛蹄虎跡而已（仙傳拾遺）
黑牡丹唐末劉訓者京師富人梁氏閑閑暇假貸以給
筆京師春遊以觀牡丹為勝賞訓邀客賞花乃繫水牛
數百在前指曰此劉氏黑牡丹也
郭橐駝丁樂天畜生賤也然有尤善者皆見記識故馬稱
驊騮騄駬騏牛麐郭橐駝丁樂（柳宗元）（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
雙峰孽雄兎則鸞鳳不及鷹鸇引耕犁則龍騏不逮牝
特龍林子（太平廣記卷四百八十五）
駑牛夫駑牛其大如聖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乾
鼠捷聲牛出西域尾長而勁中國以為纏人或射之乃
自斷其尾
騎牛瑤州不產驢馬人多騎黃牛亦饒以鞍韉加之銜
勒可騎者皆自小習其步驟亦甚穩快者（嶺表錄異）
合浦牛如橐駝峯頂上有特骨大如覆斗足健疾
其行（異物志）百里
徐門餘同物學記
麒牛麒牛似鹿又似羊肉美庚溫當慶濱也（郭義恭廣志）

鴻[illegible]水一子謂司尔可從古梅古梅牛也三子因隨[illegible]
北[illegible]桑成肉駱 圖陽雜俎
[illegible]戶出波羅奈國有稍割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許十日一割或不至十日一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其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一等于人 什佔錄引 歷國傳
東夷占骨東夷之人以牛骨占事呈示善凶無性不中 玄中記之效 博物志
牛非含智之物骨若有此之效 公羊疏
不花 唐呼牛為不花元世祖 世史
謂以華言賽因好也不花牛也 世史
割肉復生 大月支及西胡有牛名曰及牛以今日割取
其肉三四斤明日其肉已復痛亦愈漢人入此國以牛
天中記 卷五十五
示之以為珍異漢人曰吾國有蚩大小如指名為蚕食
桑葉為人吐絲外國人不復信有蚕也 玄中記 越嶲國有
牛稍割取肉經日必復生 博物志
犒牛 九真有犒牛形如牛而大頭白身黑角長二丈堪
為酒器 寰宇記
角載二十斛扶桑國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腊二十
斛 南史
駃牛 日南多駃牛日行數百里 異物志
淨梵西國土俗以牛糞耕地出生萬物故以牛糞為淨
梵王帝釋及牛[illegible]之佛隨俗情故同為淨 [illegible]
[illegible]舍法 師傳

石牛[illegible]和城西石虎當衰石牛夜鳴聲聞三十里事
[illegible]虎使人打失牛耳及尾以鉄丁釘四腳今[illegible]存 楊龍
[illegible]陽記

駱駝

陽光號山陽光之山獸多[illegible]駱駝善行流沙中日三百里
負千斤 山海經
兩峯駝皆有兩峯如鞍其足三節色蒼裼凡欲眷載輒
先屈足受之所載未盡其終不起古語謂之[illegible]佗 爾雅 翼
泉渠橐駝之本出泉渠 北史 西域傳
駱橐駝南單于上書獻橐駝 漢書匈奴傳
橐駝以為樂事 東觀記
[illegible]卷五十五
取水供膳高祖不飲洛水常以千里足明駝更互回恒
州取水以供膳焉 後魏書
明駝明皇時交趾貢龍腦香禁中呼為瑞龍腦上賜貴
妃十枚妃私發明駝使持三枚遺祿山明駝使腹下有
千夜能明日馳三百里 酉陽雜俎
腦多誤作鴉字駝臥腹不帖地屈足遍明則行千里 酉陽
雜俎 徐博覽云明駝使腹下有毛夜明見物日行三百
[illegible]亦異人也誤
迷容國迷容國正平元年遣使獻一拳黑橐駝 北史
取經磁州山中有竹林寺五百羅漢所居隱而不見按
齊志云天寶末嘗使人往此寺取經函使者辭以不知

支宣曰卿取我駱駝乘之則自至矣使者入山果見一寺之門有數僧相謂曰皇子使汝來何求曰帝命于寺東廊從北第一房以西及尺八黃柏等僧共收貯與之後不復見（朝鮮佛教通史卷中）

駝負函養魚虎苓仁性奢華代遠之後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宋孫承祐從太宗北伐以駱駝負大貯水養魚自隨

古駱駝天官侍郎吉項長大昂頭舒視御中張元一曰為皇郝吉駱駝

白駱駝晉舒翰嘗鎮于青海路既遥遠使嘗乘白駱駝以奏事白駝日行五百里（明一統志卷三十）

天中記卷三十五

廬山精乾符中劉秉仁為江州刺史自京將駱駝至郡因風而逸于廬山下南北無此畜人見而大驚因聚徒擊射至斃乃以狀白州曰獲廬山精劉公訝其事既至檄然曰此吾橐駝也乃命瘞于江濱（小品）

陵墓成自虛自渭南晚過東陽驛遇雪夜止佛廟有老高僧曰安智高在烏夜吟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跡流沙千里度來客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使老雙峯

駱駝梁朱異常言于明皇趙崇甚輕薄回頭於涼州坐二住不識駝駝呼為山驢（南部新書）

駝峯駝峯側者號老矣少健者峯直（續博物志）

駝聲義訓曰牛之聲曰牟駝之聲曰駱駝西域拘夷國山上有石駱駝腹下出水以給魚

多[illegible]承取即便對過飯盛盛之者則得飲之今身体者
淨而弄仙丹匿神秘不可數遷與互見水

騏

漢[illegible]一曰漢[illegible]其子曰騏[illegible]何承天
奇[illegible]色如[illegible]畜即[illegible]騏[illegible]也[illegible]
駕[illegible]帝[illegible]宮收中[illegible]白驢射自操轡驅馳周旋
以為大樂方是公卿貴戚韓相倣效至乘輜軿以為騎
從互相侵奪賈與馬評夫驅乃服重致遠工下山谷野
人之所用耳何有帝王君子而驕服之乎[illegible]純之畜而
今貴之天意若曰國且大亂賢愚倒植凡執政者皆如
驅也[illegible]後[illegible]漢靈帝羞驅數百頭常自騎之驅驅過京師
[illegible]記[illegible]兼[illegible]有時駕四驅入市[illegible]金[illegible]
子

起死[illegible]劉子訓駕騏[illegible]
人舍而所駕之騏忽然卒僵蛆蟲流出生遽白之子訓
曰乃爾乎方安坐飯食畢徐出以杖扣之驅應聲奮起
行步如初即復進道其追逐觀者常有千數[illegible]後漢
長面諸葛恪父瑾長面似驢孫權大會群臣使人牽一
驢入長檛其面題曰諸葛子瑜[illegible]此請筆益兩字續其
下曰之驢舉坐歡笑乃以驢賜恪[illegible]志

[illegible]驅[illegible]
[illegible]齊[illegible]將英時賢無不罕[illegible]孫楚雅敬濟而後來
哭之甚哀客莫不雷涕哭畢向墓[illegible]來曰卿嘗好我作驅
鳴我為卿作之體似聲真實客皆笑楚顧曰諸君不死

而多[illegible]濟死甲[illegible]
頭當似驢[illegible]武帝未嘗見驢謝大傳問陛下遣捐其形
當何所似孝武掩口而笑答曰頭當似驢[illegible]
驅勝馬[illegible]千[illegible]謂[illegible]曰久言王為不言為王恢曰人言
驅馬不言為驢豈驢勝馬也[illegible]
赤驢[illegible]直安宇內式臨[illegible]乘赤驢往來荊衮問朝夕而
見今河東寺上有驢墓觀南有中驢村[illegible]或云皆虛也
中驢之名本是閭國都之故地也
耀靈[illegible]後魏帝於耀靈殿上養馳數千[illegible]
驢[illegible]東海王[illegible]光多前廢帝號為驢王[illegible]封[illegible]
也[illegible]後[illegible]漢靈帝養驢數百頭常自騎之驅驅過京師
[illegible]記[illegible]兼[illegible]有時駕四驅入市[illegible]金[illegible]
子
[illegible]仁傳[illegible]魏元坦敞狠
[illegible]長三[illegible]
凡多人號曰驢王我慕都觀汝所作亦恐不免驢號當時
聞者號為驢王[illegible]此[illegible]
[illegible]史[illegible]
此今僕[illegible]王無功月僕射劉祥與奚之融載行至中堂見
路人驅驢祥曰驢次好為之如次人才皆已令僕矣[illegible]
運糧受綱[illegible]孫執字元慶為[illegible]鎮將初大武將北征
發民驅以運糧使執部[illegible]調雍[illegible]執令驅五增加絹一疋
乃與受之百姓詬曰驅[illegible]驅無猛獸物貨絹自亡衆共噪之坐
散遂[illegible]驅
嘈[illegible]驅[illegible]陳後主入隋文帝問監者叔寶何嗜對曰嗜驢
肉問飲酒多少曰與其子弟日飲一石文帝大驚[illegible]
為驅驢狀蘇世長客貌醜有學識性滑稽言辭[illegible]

謂隋大業中為都水使者煬帝嘗詔之曰卿面何類驢
驢世長鳴拜叫呼以手擾地煬帝大悅賜帛百疋
臣統四門夫煬帝百疋 唐書
御史李 后初稱別恐下心不安乃令八品舉供奉
官下 九品皆令行於遠補闕御史王有車載斗量之
郎有從史臺令史將入宮值重 裹行御史數人羣立門內
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
日之過實在此驢乞先數之然後受罰御史許之謂曰
汝技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乘竹於是
蓋報而止 國朝傳記
麒麟楦唐楊炯每呼朝士為麒麟楦或問之曰今假卖
天中記 卷 麒麟者必備鬐其形覆之驅上定然異物及去其皮逼
是驢耳無德而朱紫何以異是 會
驢驅宰相王及善後為右相無甚施設惟不許令吏讀
將驢入堂終日驅逐號驅宰相 上
寶毅郭英乂知運子也鎮劒南頗恣狂蕩取女人令乘
驢擊毬以寶鈿為驅按寶瑒以為笑樂 唐書
跨長耳成駒未乾政以此士庶服僭奏請不許乃為
時場中六下千人皆跨長耳或明之曰今年勅下盡斷
驢如當長秋滿九儛清蹺兒即猶自可就中慈恩鄭昌
圖詩集驅幹儒大故云 振
夏侯驢士唐夏侯籍學吟詩逢西川依託勳臣為幕下
從事時人號為夏侯驢子言其鄙也 北夢瑣言
秦化驢漢高祖太原周太祖為漢衛時令隱帝監箠
壁頗相戲狎壁從征鄴城旦夕同侍一旦語太祖曰我
夜來夢尔為驢負我非天既捨爾乘俄變為龍捨我南
去何祥也曰公謂驢作少意知勿空見玩撫掌而罷 唐
死為驢陸龜蒙云天聖中侍中馮拯卒次年京城南錫慶
院側人家生一驢腹下白毛成馮拯二字馮氏以金贖
之潛育於室中四方皆知之 唐
聽鶯驚頴南有馴名翠嵐往來者多飼焉堂上吏止之
不聽乃題壁云犬馬本非堂上畜莫言鄒舍暫經過大
都人畜頻分別不聽鶯聲可柰何聽鶯驚者蓋昔人為
天中記 卷 五十八
驢化牡丹賦云展似鉄之雙蹄驚回蝶夢聲如缸之兩
耳不聽鶯驚馴吏之言出此 墨客揮犀
物代呼驢為衙於文字未見今衙地出驢義在斯乎或
說以其有軸有槽譬如諸衙有胃曹也因目為衙 集賢錄
或曰晉衛玠好乘之故以為名 爾雅注疏
鳴歐夫歐 亞驢鳴中有以午及五更而鳴
驢仙有驢仙者享五百員乘而不輟歷無定主大譚
汝天下 晴子
遠食鳥場國特檀山山中有寺大玄僧日有驢運
食無怠往御者自來留食還去莫知所在 西域志
盧山公宋袁淑排調集廬山公九錫文云

米市百姓喪父騎驢市凶具行百步驢忽
忽曰我姓[illegible]名元通貫君家力已足勿復騎我南市賣
蔡家公我五千四百我又貫君錢數亦如之今可賣我
其人驚異即牽行旋訪主賣之驢甚壯報價只及五千
詣舒行乃還五千四百因賣之兩宿而死 晉陽雜俎
晉僧朗住金牆山及亡所乘驢上山失之時有人
見者乃金驢矣燃者往聽其鳴響主人言金驢一鳴
天下太平上

騾 騾垂兩耳今中坂蹉跎蹇驢服鵩今無用日多 楚辭

驢 驢父馬母也駃騠驢馬父母也 文選 驢為牝馬為
牡則生騾 周春秋 駏驉古今注 駏驉父牛母
王惜 蜀中縣有鳥與牛合而生者皆牛為牡馬為牝故今
川廣皆產騾生于廣者蹄輕產于蜀者蹄重以大武之
遺體也 晉郭義

驢 楚簡子有兩白驢而甚愛之陽城胥渠慶閭之
宮夜扣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驢
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簡安于御于側愠曰
語胥渠也欺吾君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以活為不
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驢
取用以與陽城胥渠慶無幾何趙兵興而攻翟廣門之
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人主其嘉何以

禾奸部 北狄四節倫翊國獻駿驢高一丈毛色赤班皆山
色旋成日月之象常以金碗物器盛餵以餉之置於黃
門廐東方朔曰比六畜之下者無為深愛昔夏侯湛于
原野以亡其國況我哥獻其鄙獸費財毀德非所以示
天下也楚莊好馬叔敖知其失政願陛下省物全國家
之機事驟鄙獸宜置之於野上乃棄不用則棄之於野上乃
放之後野人見有赤蛇自天屬地有雲氣來纏地及雲
徐馳復變為赤龍騎之入雲有人來告上口滑稽兒使
我失龍矣朔曰龍何難值恐陛下貴金碗終化為驢驟
耳帝納其言而深忌之 拾遺記 漢武帝
北申記 冥

非馬非馬 龜茲王絳賓朝漢樂漢衣服制度歸國治宮
室如漢家儀外國胡人皆曰騾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
所謂贏也 顏師古 漢書 高昌性難伏乃作歌曰駏非駏馬非馬言
高昌似騾也 上

白騾將軍 明皇將登封太山益州進白騾至榮朗豐澗
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降之勞也告
成禮畢後乘而下總及山趾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騾
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詔曰白騾將軍命有司葬樓
橫墅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 開天傳信記

騾子都 吳少誠據蔡州地既少馬而廣畜騾乘之攻戰
謂之騾子軍尤稱勁悍而伏皆盡為雷公星文之甸

龍

明陵陳耀文晦伯甫撰
四明屠　隆緯真甫校

鱗蟲之長鱗蟲三百六十而龍為之長（管子）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說文）

水蟲之神蛟龍水蟲之神（管子）也乘于水則神立失于水則刑廢故曰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管子形勢）

被五色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如蚕蠋欲大則極于天下欲上則乘公雲氣欲沉則入于深泉變化無（長中記）

日上下無時謂之神（管子神也）

龍名有鱗曰蛟龍有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雅龍未昇天曰蟠龍（方言）天有九龍應龍有翼（項岱）

雨師山中辰日擣雨師者龍也（抱朴子）

龍生黃金千歲生黃龍青金千歲生青龍赤金千歲生赤龍白金千歲生白龍玄金千歲生玄龍（河圖）

與雲龍之言萌也陰中之陽故言龍舉而雲興（白虎通）

自然之龍有蛇蠋化成之龍（抱朴子）

尺木能無尺木無以升天聖人無尺寸無以王天下（淮南子）

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也蓋所以不滋息焉（飛龍翼）

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

去龍從而上故謂從樹木之中升天也（論衡）孫策署太史慈門下督出教曰前雜俎云龍頭上有一物如博山形名尺木者也（江表傳）龍欲騰蓍先階尺木不能昇天蓋杜撰也雅翼引之似誤

龍（淮南地形）

至龍羽嘉生飛龍毛獺生應龍介鱗生蛟龍介潭生先

天用（漢平書）天用莫如龍索隱曰易曰行天莫如龍是也

陽精（別傳）管輅荅徐季龍曰龍者陽精以潛于陰幽靈上通和氣威神二物相扶故能興雲矣

說鱗（別傳）夫龍之為虫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

（韓非子）

嬰人主之逆鱗則幾矣（韓非子）

剖剋（說林）夫蛟龍伏潛於川而卵剖於陵騰蛇雄鳴于上風唯鳴于下風而化形精之至也（淮南子）人不見龍之飛舉而高者風雨奉之也（說林）江湖見龍卵主大水（玄珠）

樂時（玄珠）夫玄龍迎夏則陵雲而奮鱗樂時也涉冬則涸泥而潛蟠避害也（淮南子）

四龍之長（張揖上林賦注）黃龍者四龍之長四方之正色神靈之精也能巨細能幽明能短能長年存千亡正者不漉池而漁則應和氣而遊於池沼不衆行不群處必待風雨而遊乎青氣之中遊乎天外之野出入應命次時上下有則見無聖則處（淮南子）

（應）

退則見（淮南子）

天飛（應龍）潛于黃汗魚鼈蜥蜴之不覩其能奮靈忽然而躍是眷也故夫泥蟠而天飛者應龍之神也時暗而久章者君子之貞也（典論）王德漸公將臣云黃帝得士德黃龍地螾見（史封禪書）黃帝治天下而力牧泰山稽輔之青龍進駕（黃帝錄圖五龍舞河（緯文帝古）

龍（緯）

應龍蚩尤（作兵伐）黃帝黃帝乃令應龍攻之冀州之野應龍已殺蚩尤又殺夸父乃去南方處之故南方多雨（山經）

為應龍之狀乃得大雨（山經）

火德（先）游河渚赤龍負圖以出圖亦如綠（元命苞）老火德故赤龍應焉（中候）

五采（舜）以太尉即位與三公臨觀於河黃龍五采負圖出置舜前以黃玉為押白玉檢黃金繩黃芝為泥尊口（河圖）

天賜黃帝符璽（河圖）

木德（先）得木德青龍止於郊（封禪書）

負舟（禹）而省方濟于江黃龍負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視龍猶蝘蜓（應）頃色不變龍乃低

禪宇迷禹之視物亦細矣精神
穿胸晉禹平天下會諸侯會稽之野防風氏後到殺之
戮其骨節專車焉夏德之盛二龍降庭禹使范成光御之行城外既而
還至南海經防風防風之神二臣以途山之戮見禹使
怒而射之有迅風雷雨二龍舁去二臣恐以刃自貫其
心而死禹哀之乃拔其刃療以不死之草皆生是為穿
胸民去會稽萬五千里淮南志作物
蓼龍秋龍見於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蠱眞
智於龍以其不得生也謂之智信乎對曰人實不智非
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昔有飂叔
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

多龍能求其嗜欲以飲食之龍
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
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
多賜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
龍封諸鬷川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
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下豢龍
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氏曰豢
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
而遷於魯縣范氏其後也龍水物也水官弃矣故龍不
生得周易有之乾曰潛見飛亢坤曰龍戰于野若不朝
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禓之則
役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貴畜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涂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涂之淵
化為魚天帝曰魚故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
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
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

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飭左右玄服天之使
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
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
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
嬌嬌晉文公出亡周流天下舟之僑去廣而從焉文公
反國擇可而爵祿之舟之僑獨不與文公酌諸大夫酒
酣賦詩舟之僑進辭曰有龍矯矯頃失其所一蛇從
之周流天下龍反其淵安寧莫處一蛇着乾獨不得其
所文公瞿然欲爵祿之舟之僑曰請而得其賞廩者不
受也言盡而名至仁者不為也遂歷階而去文公求之
不得

子推聞君子之道謂而得位
道士不居也爭而得財廩士不受也遂去伯之介山之
上
龍鬬鄭大水龍鬬于時門之外洧淵國人請為禜焉子
產弗許曰我鬬龍不我覿也龍鬬我獨何覿焉禓之則
役其室也吾無求於龍龍亦無求於我乃止也
貴畜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清
涂之淵化為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訴天帝天
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曰我下清涂之淵
化為魚天帝曰魚故人之所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
龍天帝貴畜也豫且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
今棄萬乘之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

患矣王乃止（說苑）九 石虎多做行 杓祭作所苦諫諫曰白龍魚服有豫且之禍海若潛逃 惟葛政之酖顧思二神為元鑒（十六國春秋）猶龍孔子問禮於老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知其能遊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遊者可以為綸飛者可以為繒至於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耶（史記）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子亦將何規哉孔子曰吾與汝盡於魯魯時人用意如飛鴻者吾為弓繳之如游鹿者吾走狗而逐之用意若井魚者吾鈎緡以投之吾乃今知是乎見龍龍合而成体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陰陽余口張而不能噙吾出不能言余又何規老聃哉（莊子見藝文志今本猶闕）

似龍十張見魯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禮託僕夫而去曰君之好士也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鈎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君非好士也好夫似士而非士者也敢託而去（新序）

射龍歸雉見申羊于魯有龍飲于詛婦雉曰吾聞也昔見虎搏之見龍射之今弗射是不得行吾聞也逐射之大波至泰側泰浪轉沙以成墳人謂之龍堀尾即此也（南越志）船為龍掘尾

九色王毋乘紫雲之輦又擒九色之班龍（漢人

角長三丈建武中曹鳳字仲理為北地太守政化尤異黃龍應于九里谷高岡亭角長三丈大十圍稍至十余丈天子嘉之賜泉加秩（水經注）

龍鮓陸機嘗餉華鮓于時賓客滿坐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炙之必有異既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白魚質狀殊常以作鮓過美故以相獻（世說）

龍洛下有洞穴有婦人推夫墮穴中簡司行救十里穴有微明覺所踐如塵而聞流水香噏之芬美即裹以為糧復遇如泥者味似向塵又遇如此若大小所歷遠漸明曠有宮殿長人前進凡遇如此若大小長人指中庭大桐樹下有一羊令跳將羊鬚物得一珠長人取之次將亦取後將令嚼食即得療飢請問九處之名答曰還問張華當悉此人復隨穴而行遂得出交都往還六七年間即歸洛問華以得二物示之華云如塵者是黃河龍涎泥是崑崙下泥九處名地仙九館羊為癡龍其肋一珠食之與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飢而已（博物志）

金龍池平陽府平山麓有金龍池晉永嘉中有韓媼者出野見巨卵持歸育之得一兒名擬兒生四歲劉淵萃城不就募能城者擬兒應募因變為蛇令媼遶灰識其後其後憑灰築城立就淵怪之遂潛入山穴露尾數十使者斬之忽湧泉出穴匯為此也（山川異紀）

按經則佩常捕魚得一織成赤龍從屋騰虛而去與龍
南嘗外夜有一黑物天如斷及明而雲霧四周信不復見
城內潛以不祥殘軍在外乃號龍鳴城
神獸名光文鼻旋宛其城堤搖動有頭目光若電然
十餘步鱗甲隱地之所昭而雲起西北蒼雨滅其跡杜
道龍處為窟若數百斛圍
地龍杨承聖二年三月有兩龍自城西江中騰躍升天
五色分明遙映江水百姓咸仰面目之父老或聚而悲
龍鬪而惡之踰年而遷禍
龍鬪陸及之記任約至安南入赤亭湖法和乘輕舟不
介冑沂流而東約軍一里乃還謂將士曰彼龍瞋不
動吾軍之龍其能歸跼若待明日攻之當不損客而自
破賊
勒戰隋師濟江荊州呂肅敗後遁保延洲別帥廖世龍
頓大舫詐降欲焚隋艦更決死一戰於是有五黃龍僕
色象各長十餘丈驟首連接順流而東風浪大起雲霧
晦冥陳人震駭不覺火自焚隋軍乘高艦張大旆以討
之陳軍大敗風浪應時頓息故隋文下詔以告郊廟
玄金貞觀中沂州言青龍白龍見白龍吐物在空中有
光如火至地化入二尺掘之得玄金也形圓斜廣尺餘

龍金俱名國有商人驅八牛牧於澤中時有雄車捕得一龍云將食之商人以八牛易致取放別池中龍忽人語邀入宮中有龍女與八餅金云此是龍金截已更生足汝父母眷屬紋身用之不盡 法苑

孝貞觀十八年汝水縣天雷震雲中落一石下大如碓觜眷高腰平縣承張孝靜奏聞時有西域磨伽陀善提寺長年師到西京頗推悼誠敕問之云是龍食二龍相爭故落下耳上

龍肝蜀縣令劉靜妻患病正諫大夫明崇儼論之曰須得生龍肝食之必愈靜以為不可得儼乃書符乘風放之上天須臾有龍下入瓮水中割取肝食之而差 金藏春秋時周侯治滑久病目暗醫者曰得龍肝治之乃平復檐此不可治周侯詢左右此曰龍蟠常城池中歲旱禱皆有應屠而取其肝可矣侯令取之是日驚雷怒風作化龍由南而去衝其城缺迄今城缺補之復壞如故 述征記

乙子張路斯額上人隋初明經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自宣城龍歸常釣于焦氏墓之陰一日顧見釣處有宮殿遂入居之自是夜出旦歸歸輒醴實而愚夫人鄭伴遠有赤龍也參人鄭門少公曰我龍也參人鄭公迎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使九子取我須有綿絲者我也青綿者

補龍寺山龍池中其龍如蛇物而五色自昔殷奉貞觀中豹取龍子以觀御製歌送歸黃冠之徒競說其神李德裕恐甚眾世嘗捕而觀之龍亦竟不能神也（成務）

龍潛牛僧孺鎮襄州日以久旱祈禱無應有處士自云能龍什僧伽開而宴息見神告曰天方亢陽百姓苗死明日胡藏甚懶龍耶伽曰為之奈何神曰若今夕但小指出窗外其如人何伽依其夜果擊異常質明視指微如紅線脈焉南山當有綠雲長丈餘來舒州刺史孔戚得龍骨一具因有表以藥忤投之於井信宿魚皆浮出知魚亦畏鉄焉封氏見聞記

燒曦龍大江之南荊楚之間往往燒起一龍四面風雷急雨不能撲滅尋為州民向氏因燒龍入中指節事同郡酌其價而強取於時術士曰真龍之物以速之俄而被訣（成務）

降龍[illegible]莊宗時五臺山僧誠惠自號降龍師帝雅重之每屈驂施敬諸王嬪御皆為之拜誠惠悉倨坐而受之杓自臺山謁帝鎮州王鎔不為之禮誠惠怒曰吾有毒龍五百命一龍揭片石州其再為沼乎踰年而滹沱大溢毀鎮之郛或聞其言益以為神縣是帝敬之愈篤後鎮州大水壞其南城誠惠曰彼無信心吾使一小龍警之[illegible]言飛沒使毒龍故也司光初到關權貴拜之唯郭崇韜知其為人終不設拜京師旱迎至洛下祈雨數旬無徵應或以焚燎為閒懼而潛去至寺慙恚而終建塔瘞法雨大師何其謬也[illegible]言五臺山北臺下有青龍池約二畝已來佛經云禁五百毒龍之所每至盛午而沒[illegible]

貧窮暫開此丘及淨行居士方可一觀比丘尼及女子近即雷電風雨當時大作如近池必為毒氣所吸遠近

安天龍同光中滄州民子路逢白蛇以繩繫之擺其頭落須臾雷電攝此子上空中為雷火燒死墜地而背有朱書曰此人殺安天龍為天符所誅[illegible]

不識龍吳越錢鏐少在軍中未嘗寢來年少倦乃刻木為龍以自警或命諸孫諷詩以遣日晉天福中葬舟使至朝廷以近侍李泳為監伴使寓有判官者幽閉人謂泳曰吳越常不識乎泳詰其故對曰嘗聞五臺山王子大師言浙中不識龍今已歸矣訪所聞乃長興王辰之

格古圖

[illegible]河徵善畫龍一日有夫婦造門觀畫門曰龍有雌雄其狀不同雄者角浪凹峭目深鼻鈴尾[illegible]上壯下細朱火燁燁雌者角雖浪乎目肆鼻直鬣圓[illegible]薄尾壯干腰劉不能乎問之其人曰身乃龍也請公觀之遂化雙龍而去[illegible]深什法聰與晉安王錦白為泉內有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雌龍又臨泉有五色鯽魚亦就手食聰曰此是雌龍王與群[illegible]重賢

龍門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跡猶存水懸下注高百山水陸不通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者為龍不上者魚故云曝鰓龍門壽耳鼓下[illegible]

龍門之下每歲季春有黃鯉二魚自海及諸川爭來赴之一歲中登龍門者不過七十一物登龍門即有風雨隨之天人自後燒其尾乃化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穴三月則上渡龍門得度為龍矣否則點額而還非夫往還之會何能便有茲乎[illegible]交趾封谿縣有堤防龍門水深百尋大魚登此門化成龍不得過躍鰓點額血流此水常如丹池有泰潛江出溫山分九十九流二百里其會一口[illegible]於龍門有一魚奮鬐曳尾平龍門而為龍又一衙士凌波踊流而不陷握鈐行狀颺浪於龍門而終日棲遲而不化彼同功而毒異訣[illegible]

而四二夫何哉無乃魚以實應而人以偽求乎
[illegible]記春水時至魚發龍門則有化者至今[illegible]晉山
六龍蛻骨角其衆採以為藥有五色者[illegible]史劉玉城縣
[illegible]頂天門天門龍飛天不達死瘞此地故拔取龍骨
[illegible]無已[illegible]陽[illegible]拾遺記曰方丈山東有龍場地方千里
龍皮骨如山阜布散百餘頃述異記普寧縣有龍冢別
父老云龍蛻骨於北洲其水今猶多龍骨按山平岡岫
能興雲雨者皆有龍骨或深或[illegible]多在土中若角者是
宛然皆具大者數十丈或盈十丈小者纔一二尺或三
四寸體皆具焉嘗因採取見之近浦州人家所望屋於
棟上得龍骨長一丈許宛然皆具[illegible]

龍蛻 張澤者居鄆州東城於樹枝間得一龍蛻才大如
新蟬之殼頭爪角尾皆具中空而堅扣之鼓音如玉不
且光瑩多日遇暗則光燭于室遂之於家傳[illegible]好事
又沈么者紹金間為青州[illegible]官於庭前葡萄架上得一
龍蛻一一皆具而無光[illegible]春[illegible]
龍性 龍之性雅猛而畏蛻愛玉及紫青而嗜燒鷲肉故
食鷲肉人不可渡海[illegible]都[illegible]事

王京子 安期生常跨一龍而朝王京故號之王京子[illegible]
龍戶 吾有秦龍氏長安有業龍戶觀水即知龍色目有
無悉知之[illegible]皇朝龍[illegible]上言龍池中走失兩條往[illegible]
尋訪數十日東都魏王池中見之取而歸[illegible]

[illegible]刺史訥父名建构置與白居易相善訥
入直閤得龍來大以為虛妄命就公府視之則於二
小瓶子中倒于盆內乃二細士魚也訥怒目曰何以為
驗其人對曰驗非難也請鑿穴尺許注水其間次鍼投
水內魚倒水中相趁旋轉良久人諮訥云恐穴更廣即難制
暴漲遂逃穴已闊數尺其人諮訥云恐穴更廣即難制
逸騎入瓶中誦方畢贈錢帛攜歸輦下[illegible]故事[illegible]
死龍 西域方士能神祝者臨淵禹步吹氣龍即出浮其
物出乃長十數丈於是士更吹之一次則龍輒一縮至
長數寸方上投瓶著壺中或有四五龍以少水養之物
憲壺口於是方士閉有舉處便賣龍往賣之一龍值數
[illegible]十[illegible]
十斤金療鬪會燃以顧之直畢乃發壺出一龍者淵潭
之中因俊禹步吹之輒一出長數十丈須臾雲雨
四集[illegible]
[illegible]
在米倉 [illegible]呵羅寺有神龍住米倉中奴取米龍輒却後
奴若長取米龍不與倉中米若盡奴向龍拜倉即盈溢

外國

龍火 龍火得水而熾人火得水而滅[illegible]內
龍婦 波知國有三池傳云大池有龍王次若龍婦小
龍子行人設祭乃得過不[illegible]祭多遇風雲[illegible]後魏書
馬鈞朝鮮扶余縣扶蘇山下有一怪石跨于江流石[illegible]
有龍攫之跡諺傳唐高駢[illegible]蘇定方伐百濟臨江[illegible]江名[illegible]

風雨大作以白馬為餌釣得一龍須臾開濛遂渡師之故江曰白馬岩曰釣龍堂（鮮朝志）

溪邊有方島場園西有池龍王居之池邊有一寺五十餘僧龍王每作神變園王祈請以金玉珠寶投之池中在後漏出令僧取之此寺衣食待龍而濟世人名曰龍王寺（伽藍記）

不見石驪龍之目見百里纖芥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菜不見雨狗不見雲（陰陽自然變化論）

潛靈潛靈俟慶雲以騰踊樓禽階勁風以凌虛正部篇云玄圃之棲禽九淵之潛靈（潛夫論）

那伽那伽秦云龍那伽常在定舞有不定時（翻譯名義集）

宮城羅成都灌龍池隋蜀王秀取土築廣子城因墓池有胡僧見之曰摩訶宮此羅蓋胡音譯訛為大宮此羅為龍謂此池廣大有龍也（郡國志翻譯云宮城羅城也）

五花樹龍池之山曰方高中有池方七百里群龍君之多五花樹群龍會之（去智猶四萬五千里括地圖）

業報唐乾符中有僧日以課誦為事因下峽泊舟白帝城夜深持念之際忽覺有腥穢之氣見水面有一人斬遍船來僧問之曰某非人也姓許名滉坤唐初為夔牧以貪殘暴虐殺業報為灘頭堆龍王三千年於此千四十年矣適聞師持課故來遜謝耳僧曰峽路險長

多寢蒲之患盍敕諸龍而禁戢之可乎曰此類實憎弊報折竹非常力折能制也僧將復問忽失

蛟

蛟萬蛟龍屬也無角曰蛟池魚滿三千六百蛟來為之長能率魚而飛坠於水由即蛟去（說文）

卵生蛟似蛇曰鄉紀（廣雅）

一二斛龍能吞人（郭璞）

蓮罌池五百年化為蛟蛟千年化為龍龍五百年而為角龍又五百年為應龍蟄蛇月圖蛟君遠生（本草綱目）

蛟蜃吳綵之末官中有女子化為蜃不可近俄而復為婦人甚麗而食人綵命為蛟妾告禁言幽之事（述異記）

妖中記 卷第四百六十六 三十一

擊蛟應瑩子羽贊千金之璧渡河河伯欲之陽侯波起兩蛟夾船子羽左操劒擊蛟皆死既濟三按壁於河河伯三跽而送之子羽毀壁而去（吳志）

夾船荊有伏飛者得實劒于干遂還涉江至于中流陽侯之波兩蛟夾繞其船伏飛勃然曰此江中之鬲向抎骨弄劒而已余奚愛焉援劒赴江刺蛟殺之荊王問之仕以執珪（吳志）

吳二蛟東海有烏士曰許允斫以勇猛聞於天下嘗白斫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之言訖之其馬果沉斫丘訴以勇猛聞於天下嘗白斫曰飲馬其僕曰飲馬於此者馬必死曰以訴之言訖以貪殘暴沉斫去朝服拔劒而入三日三夜（三吳）

蛟一龍而出雷神隨而擊之十日十夜跳其左目

雨扶搖而登之威動天地聲震海內蛇鰌著泥百仞之中（唐虞）

蜙蝑（楊雄）客難云夫翠蚨蜙蝑之將登乎天必憑身于蒼梧之淵不階浮雲翼疾風扶搖而上升則不能纖腰（漢書）

葛騰九閡（漢書）

蜙蝑（漢）崑崙山第三層有蜙蝑澤百里多龍蜙皆白色千歲一蛻其五臟此澤左側有五色石云是白蜙之腸化為石（博物志）

白蜙馬青虯兮驂白蜙吾與重華遊兮瑤之閨（楚辭）

蒼螭乘玉輿兮駟蒼螭（高唐賦）

蛇

（水中記）

配龍張奐疏云蛇能屈伸配龍騰蟄（後漢）

王蛇（郭璞）蟒王蛇注蟒蛇最大者故曰王蛇郭璞曰惟蛇之君是謂巨蟒小則數尋大或百丈（山海經）

游霧螣螣蛇龍類也能與雲霧而游其中（管子）螣蛇游霧而動應龍乘雲而舉（淮南子）訓螣蛇游霧而擊卿蝘（說苑）蛇不牝牡蟠蛇不交不可謂貞（抱朴）

巴蛇（郭璞）巴蛇食象三歲而出其骨若茨故曰巴陵（水經注）斬脩蛇于山庭（雅）巴蛇吞象三歲而出其骨君子服之無心腹之疾（山海經）屠巴蛇出象骨（吳越春秋）

率然（孫子）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率然者用兵者譬如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

有蛇頭尾差大有色五彩人物觸之者中頭則尸亡尾則頭至中腰則頭尾並至名曰率然會稽常山（神異經）多此蛇故孫子兵法曰將之三軍勢如率然也

雄黃避蛇（博物志）昔圓丘多大蛇又生好棄黃帝將登焉廣成子教佩雄黃而蛇皆去今蒲武都雄黃色如鷄冠者五兩以入山林則不畏蛇蛇若中人以少許雄黃末傳之瘡中立愈（抱朴子）

繞輪晉獻公太子申生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反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搜神記）

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機祥妖孽天之道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人之行也拜祥戒孽禮也嚴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太子不行伏劍而死（新序）

橫道晉文公出畋前驅還白前有大蛇其高若隄橫道而處文公曰還車而歸其御曰臣聞祥則迎之見妖則凌之今前有妖請以從吾者攻之公曰不可吾聞天子夢惡則脩道諸侯夢惡則脩政大夫夢惡則脩官庶人夢惡則脩身若是則禍不至今我有失行而天訹以妖戒我若攻之是逆天命也乃歸齋宿而請（潮曰乃）率然舊用兵者譬如率然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孫子）而脩政居三日而齋天誅大蛇曰爾何敢當明君之路

之公驚使人視之蛇已臭爛矣文公大說賞
祠其孫叔敖之為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
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今蛇
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救而
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報
以福人聞之皆諭其能仁也及為令尹未治而國人信
之上

鬼魅 顏淵子路共坐於夫子之門有鬼魅求見孔子其
目若日其形甚備子路失睨口噤不能言顏淵乃杖劍
前斫其腰于是形化成蛇即斬之孔子出觀嘆曰勇者
不懼智者不惑仁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 飯牛記

立煬宮 楚昭王時立煬宮記

踏蛇 秦惠王欲伐蜀蜀王好色乃殿美女五人蜀王遣
五丁迎女還至梓潼見一大蛇入山穴中一人引其尾
不能出五丁共引蛇山崩壓五丁五丁踏蛇而大呼王驚
本紀 綿竹縣有王妃溪初王女與五丁力士同生其母初
生一包父以為怪棄之溪中後聞啼聲往視之乃一
女五男即歸養之既長大五丁鑿路通
金牛入也

神君 臨夷子皮卑曰成子成子去齊亡之燕臨夷子皮
須傳而從至望邑曰子不聞洞澤之蛇乎洞澤蛇怦彼

后（後）伸（神）記
斷蛇丘 唯縣湛水側有斷蛇丘昔隋侯出而見大蛇中
斷疑其靈使人以藥封之蛇乃能去因號其處為斷蛇
丘歲餘蛇啣珠以報其珠徑寸純白夜有光明如月之
照謂之有侯珠亦曰靈蛇珠丘南有隋季良大夫池
（搜神記）
水經注
化蟒 楚大夫靳尚以讒殺屈原為天所譴作一大蟒穴
在山後人為之立廟
（搜神記）
昭靈小黃縣者宋地黃鄉也沛公起兵野戰喪望姓于
黃鄉天下平定乃使使者以梓官招魂幽野於是丹蛇
在水自濯洗之入于梓宮其浴處兩遺髮故號曰昭靈
（搜神記）
夫人 陳留風俗傳
化人 漢武帝時張寬為揚州刺史先是有老翁二人爭
山地諸州訟彊界連年不決寬臨復來寬視二翁形狀
非人令卒持戟將入問汝何等精前欲走寬呵格之化
為巨蛇出
（搜神記）
戴洋 邵郡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
出戲承邵郡縣下有一老姥家貧孤獨每食輒有小蛇頭
盤馬蛇遂吸飲之令即掘地愈深愈大而無所見令又遷怒殺姥蛇乃感
人以靈言誡令何敢殺我吾當為母報讐此後每來報閒
若雷若風四十許日百姓相見咸編語汝頭勿動威
是於 十里與城一時俱陷為湖主人謂之
唯姥宅其惡說今猶在漁人採捕必依止宿焉
（搜神記）
蟒居宅則怡靜無他風靜水清猶見城郭樓櫓炊煮今
水淺時彼土人沒水取得舊木堅直光黑如漆今好事
人以為枕相贈
（李膺益州記）
武猥縣故治東北半許落水淵有武強縣故治有武強淵者宿云
邑人有行於途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石養之名曰
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後捕得而奔已
渝為湖縣長及吏咸為魚矣今縣治東北半許落水淵
水又東南結而為湖又謂之郎君淵者宿又言縣渝之
（荊州記）
日其子東奔又陷於此故淵得郎君之目矣
大如船馬援征五溪蠻進營壺頭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
室也室內有蛇如百斛船大云是漢伏波之餘靈也
為祥車騎將軍巴郡獠字鴻卿為議郎發經過有二
以避炎氣今武陵語曰壺頭山邊有石窟即馬援所穿
赤蛇可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命方卜云此吉祥
也君後三歲當為邊將以東為名後五年為大將軍拜
（武陵）
逐東太守春秋外蛇與內蛇鬬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
（風俗）
著其云為而鴻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行神以昌乎
通
（搜神記）
賈武母產武并產一蛇送之林中後母亦又養未
（搜神記）
定有大蛇自榛草而出徑至喪所以頭擊破棺流血皆赤
（搜神記）
所仰蛄屈若哀泣之容有頃而去時人知為賈氏之祥

登仙李膺益州記云晉原鳴鶴山張陵登仙之所傳云常有麒麟白鶴遊翔其上有銘記張陵爲壇此所以門徒以爲登仙矣（寰宇記）

矢象桓帝即位有大蛇見陽德殿上雒陽市令淳于襲曰此有鱗甲兵之象也見于省中明有椒房大臣受兵甲之誅也乃棄官遁去至延熹二年梁大將軍梁冀擅（初學記）

治家爲揚兵京師也（干寶搜神記）

仙谷天門山山多峻秀巖谷委邐有大巖壁直上數千仞草木交連雲霧擁蔽其下有逕途微細行人往忽然上飛而出林表若昇仙遂絕世如此者漸不可勝紀往

來南北號爲仙谷時有樂道者不遠千里而來洗浴巖畔以來昇仙此林下無不飛去會一夕有智能者謂他人曰此必妖怪非是仙道因以石自槃而牽一丈八其谷大復飛去然知是妖邪之氣以噉之乃遣近山鄉里募年少者數百人執弓弩矛戟及伐竹木至山大蟒見一物長數十丈高下隱隱垂頭下垣及更漸低乃一大蟒蛇於是命少年敢踴擊之復內肝腹中以線縫合創口蛇亦復活舒放於川澤其膽暴乾以充土貢或云蛇被取膽宅日見捕者則遠遠側身露腹瘡明已無膽以此自脫（嶺表異物志）

其肝如斗大蟒及小蟒耳聞虺肉似（廣州記）

青掃抄膽頰含腫病須臾蛇膽不能得含憂歎累日有一童子持青囊授含含得便愈乃蛇膽也童子化爲青鳥飛去（神異記）

交阯山多大蛇名曰蝮蛇長十丈圍七八尺常在樹上伺鹿獸鹿獸過便低頭繞之有頃鹿死先需令濕訖便吞頭角骨皆銷皮出山夷始見蛇不動時便以大竹籤籤蛇頭至尾殺而食之以爲珍異故楊氏南裔異物志曰蝮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犖其大錦文食

麋吞鹿腰成養劍實享嘉宴是豆是觴言其養劍之時肪腰其肥搏之以婦人衣拭之則蟠而不起走便可得也（博物志）

泉建州進蝑蛇膽五月五日取時膽兩柱相去五六尺擊蛇頭尾以杖於腹下來去扣之膽即聚以刀割取藥封放之不死後更取者肋下有痕即放（金蝑蛇膽）

上旬近頭中旬在心下旬近尾（西陽雜俎）

之復內肝腹中以線縫合創口蛇亦復活舒放於川澤其膽暴乾以充土貢或云蛇被取膽宅日見捕者則遠遠側身露腹瘡明已無膽以此自脫（嶺表異錄）

六七寸土人尤重之云辟不祥利遠行賣一枚直牛數頭（博物志）

（蝑蛇）肉食之辟蠱毒（酉陽雜俎）

其膏俗傳不利人其

皮可鞔今潮州和鱷為之聲絶鳴與象皮鼓相類北
劉昌朝人骨輒軟又能養腸終身不槩甲虫虒蟲蟲晉
安太守郡傳出腎蛇膽可為藥有餉惡者惡不忍殺放
三十里外經宿復來故處惡使送他處又復歸論者以
為仁心所致也齊諧記泉州盧元欽患大風唯鼻未倒五月
五日取蝍蛇膽欲進或云肉可治風遂一截蛇肉食之
三五日頭覺漸可百日平復
蜀精來嘉末有大蛇長十餘丈斷道經過者輒以氣吸
引取之吞噬已百數行旅斷道道士呉猛與弟子數人
往欲殺蛇蛇藏深穴不肯出猛符南昌社公蛇乃出穴
頭高數丈猛於尾緣皆而以足按蛇頭看地弟子於後
以斧殺之猛曰此蛇是蜀精蛇死而蜀賊當乎既而果
賊攻城也搜神記
秦人化蛇蜀主李勢宮人張氏有妖容勢寵之一旦化
為大班蛇長丈餘送子苑中夜復來寢床下勢懼遂殺
之復有鄭美人勢亦寵愛化為雌虎一夕食勢寵姬未
幾勢為桓溫所滅晉異志
青衣童子東晉時跋陀羅尊者譯經于廣陵天寧寺之
講席忽有兩青蛇從井中出化二童子自言為尊者
昔日永亦不知所在竟而去日復如是譯經既畢
廣陵志
如報郤氏梁武帝后也前數月帝居寢殿閣外驟雨雷
視之乃見一蟒鱗甲上殿聆聽睛呀口向帝帝驚駭起
曰宮殿嚴警非尔類所生之處豈妖孽欲崇朕耶蛇人
語曰蟒昔郤氏也妾以生存嫉妒損物害人死以是罪
謫為蟒耳蟒非常蛇亦能變化不以皇居梁棟為阻感
帝昔恩故託軀形陛下慈愍于帝祈一切功德以見拯拔
也帝悲切感歎陛下大誓遂不復見明日以告誌公公
對曰非禮佛懺滌愆悔滅不可帝乃撰悔文十卷為其禮
禮又一日閤宮內異香馥郁良久轉美不知所來帝因
仰視乃見一天人容儀端麗謂帝曰此則蟒後身也蒙
帝功德已得生忉利天今呈本身以為明驗也感勤致
謝言訖而去梁武
帝序
錢龍梁武帝與宮人幸玄洲苑見大蛇盤屈於道群小
蛇繞之並黑色宮人曰恐是錢龍帝以錢十萬貫鎮於
杜栢南陽武當縣有杜栢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為郡伐
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粗數圍長三丈群蛇數十
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未伐樹前曾見蓑於欣欣不以
措意及伐之後欣果死於治所
續異記
雌龍東魏孝靜帝武定元年大蛇見八年城上高仲密
以武牢叛後司馬消難之仕武牢蛇又見消難亦叛士
人謂之雌龍
北齊書
受祭後主末年祕書監傅綽上書諫譏後主賜死獄中

死後有惡蛇屈尾來上靈床當前受祭酹去而復來者百有餘日時時有彈指聲俄而陳威有甸酋潘幼與宗中諸兒戲於澗濱見黃蛇有角及足忍哥兒共視了無見者潘以為不祥歸而憂悸而問之潘以實對適有胡僧請宅乞食潘母布施之僧曰此乃見之吉應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不見時咸異之既而潘終於四十二六七之言於是驗矣 隋書

蒂化 煬帝大業末翟讓初見李密衣在格上密腰帶化為赤蛇讓心異之竟為密所殺 上

自斷 搜神記蛇千年則斷復續淮南子云神蛇自斷其身而自相續煬帝遣人於嶺南邊海窮山求此蛇數四而至洛下所得之者長可三尺而色黃黑其頭銜文全似金色不能毒人解食肉若欲令自斷其身者則先鏤之冬怒使不任其憤毒則自斷為三四其斬之處如刀截焉見其皮骨文理亦有血焉然久怒定則二四斷稍稍自相就而連續體復如故亦似不相斷隋著作郎鄧隆云此靈蛇一類自斷不必千歲也 搜神秘苑

逐鼠 太宅屯柏壁常欲覘敵潛軍遠抄隋皆四散太宗與一旦士登丘而瞻微然賊兵四面雲合不之覺也會有蛇逐鼠鼠鬬甲士驚起遽白太宗供上馬馳百餘步為賊所及太宗發大矛當射之殪其騎將賊騎乃退當時以神異焉 唐書

墜見 世傳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大蛇墜見帝亟以問之南對曰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蛇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為怪爾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忍有究獄枉繫宜省

錄異四

獻丞長安至相寺有賢者曰十餘歲便在西禪院脩道院中佛堂座下恒有一蛇賢者初脩道時蛇大一圍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彩滿堂心甚怪之因於蛇出之處如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

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歎服遂賣焉 紀聞

呪蛇 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吾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曰此欲決水潴洛城即以天竺法呪之數日蛇衆

日蛇衆

飄殺蛇 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少河北有梁村貢戍民祠之為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聚不下為二積留南岸者為一積俄有徑寸龜二繞行其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應若有命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

浸酒李舟之弟患瘡頭域說蛇酒可療乃求黑蛇生擘去
中加之麴蘗教曰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滿而飲
須臾悉化為水唯毛髮存之 酉陽雜俎 初中陸紹言嘗記一
入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鼠齧窺酒有物疏
出露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也因瘡數其鼻如削馬
鼻中蛇 嘉祐本草 鎮西羈獨存其大如椀枝手踰久其形常者
皆落唯樹杪一蘗而已 酉陽雜俎 蜀時有黃井一河夕聚夕散夕銀實
閻史具白常令常令銀之以此奇異小非已食
識欲表進令去帝尺餘折之其實從帝自落有妄譽者
晉殷侍立曰凡木實未過時帝自脫乃實之病也請試
之 玄中記 卷七十六 帝之畜令再三方許晉殷引針就刺之其實應手而
斛殷則連下一刺血濺盈袖帝令大膾同食命殺之乃西
頭蛇也 三六 雜俎
武幅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於階庭
照光彩照灼不可捫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
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真金蛇而
珊瑚玦墜其首上熟視之曰昔南陽帝為晉王時以黃
金蛇賜陳天人言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
有旋環一雌雄不知所終耳 阿房宮賦 楊帝小字
也上之好聲欲悟幸多此類 近仙取珠連環擊於玉
磬之前足其後更為以疏排蛇也 盜 杜陽
四種段公路至雷州對岸倚舟候風勢見群小兒於一
巨蛇各長丈餘一如孔雀珠色金翠奪目一如青紅
色鮮明若血又有十餘頭白蛇前後相次若導之狀入
一榕藤竅內寂不復出故知蛇有草木水土四種其類
不可窮也 嶺表錄異 先化中楊守亮鎮褒日有一蛇橫斜谷嶺路高七
八尺莫知其首尾四面小竹葉之無數每一拖身即林
木摧折殆半方過盡阻絕行旅因聚草焚燎路隅處
其遺毒然後方行明年楊伏誅 酉陽雜俎 蜀 嘉言
蛇數梁牛存節鎮鄜州於子城西南角大興一第因校
築穿地得蛇一穴大小無數存節命殺之載于野外十
餘車載之方盡時有人云此蛇蛻也是歲存節疽皆而
斃 聞見前錄 失所初有黃蛇見于碑樓王處直以為龍藏而問之又
有野鵲數百巢麥田中處直以為已德所致而定人皆
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鵲巢鳥降而田居小
人竊位而在上者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
死 五代史
甲如門扇景煥為壁州白石令行涉巴嶺達王女廟有
巨蛇橫亘其前徑可七尺餘鱗甲不啻門扇許大頭尾
夥在山下惟聞折木震響入山谷從者驚駭莫能前進于
是且駐山穴固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因知吞身之

魚腹天之鳥信有之也 瀛奎律髓 人話 武亞和間桑周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左
章望燒蜿蜒凡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如此士人異之明日巳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
捕之置鉄絲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貧賤
妙天成雖鬼工不能加也明日巳時則復蠕動既又縮
爲石而屈伸蟠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
見中人梁師成梁嘆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
王鳳王兇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瀛奎律髓
物異珠爲大制置在蜀以殺金坪叢茂恐寇匿其
問乃欲焚之如未發露忽一老嫗携一子直至轅門 夷堅志 南越 紀僧真遺母喪鬧家得五色兩頭蛇無毒
夫中記 卷三十六
聞制置將焚山此軍令不敢沮語但某母子居此久未
能便去願少寬一日容某遷避庶得全某母子性命吳
叱曰是何妖物嫗曰必殺我我能戒尔宗族吳怒火左
右執之忽不見遂四面縱火焚山明日巖下焚死大
蛇長十數丈一小蛇長丈餘縱火時火熾中黑氣一陣
從東南方去時制置子挺新婦有娠生子瞑且死時
也曦後爲四川制置皆被受金爵命封蜀王與洪見兩
日相摩次天赤如血光燭地 如畫 江湖 安西子文與楊
巨源平好義合謀矯詔誅仇憲省厥躬既
睦堅賢之戒雖犬馬識其上爾乃幷夷厥之臣邦有常
刑罪在不赦尸好義姊夫楊君王之詞也 瀛奎 玉露

兩頭蛇兩頭蛇嶺外多此類腹有如小指大者長尺餘
腹下鱗紅背錦文一頭有口眼一頭似頭而無口眼云
兩頭俱進退亦謬也昔叔孫敖見之不祥乃殺而瘞之
恐他人見復受其禍楠人見之如常其禍安在 瀛奎 兩頭蛇無毒
頭蛇一名越王約髮 南越 志 占見之不祥 瀛奎 名
夷人餌之 紀僧真遺母喪鬧家得五色兩頭蛇無毒
五色 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二源合同注一壑於神蛇
戍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為物毒 水經
青蕊滇池黃津江有大蛇名曰青蕊好食人又有大蛇
鐵樹上伺鹿過繞之鹿死乃吞之吞了蛇亦繞樹其角
骨亦鎖皮而出蛇亦殆死瘡差即更死吞之 寰宇記
鈎蛇 九真長江水有鈎蛇其蛇食人若殺此蛇則當令
死如不死則尋追報人終不已也雖復人衆中往取害
之者萬不一失又曰鈎蛇數丈尾末有鈎取岸上人及
牛馬食之上會川與古郡有大蛇長數丈其尾有兩岐
如鈎在水中以尾鈎取岸上人馬食之 寰宇記 黔
肥遺 秦華山有蛇名曰肥遺六足四翼見則天下大旱
鳥蛇 鱗山多鳥蛇其狀如蛇四翼音如磬見則大旱上
蛇 圖 物
夢人巳日山中捕寡人者社中蛇也 搜神記
刺尾倒拖蛇不出以針劉其尾即出 瀛奎 律髓 劉

蛇雄辨蛇雄雌以細軟物俾蛇着上其躁撓者當知是雄雌住不動者當知是雌如雜寶藏經律云白疊試蛇古住不可也典

種黍來蛇種黍來蛇燒段手角及頭髮則蛇不敢來蛇嗅蝮蛇蝮蛇秋月毒盛無所藉草木以泄其氣草木即死樵採設為此草木所傷刺者亦救人佛物劉曜軍衆入王保保左右議曰蝮蛇螫手壯士解其腕且斷其隧道以觀其變從侍中即裴詵曰蛇名魚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罟罛之制取名魚魚禁鯤魚鼈舍蜃蛤之寢廟行諸侯人助宜氣也且夫魚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蕃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

魚星魚星主理陰陽而知雲雨之期也故讖曰漢中魚明大河海水皆出又云魚星明不明而在則魚多魚星亡則少

魚枕魚有力者徹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爾雅

魚食魚食治水無功於橫於河海之間後於羽淵化為玄魚大千丈後遂聖人以玄魚為神化之物以玄遺

觀白魚入舟俯取以燎入百諸子合於魚字為魚字入舟武王得兵鈐謀東侯帥師謀魚者視用無足翼從從紛如魚乃誅

紀度孟津中流白魚躍入王舟長三尺赤文有字出以伐紂之意

因作魚書体魚之首為乙尾

魚魯隱公將如棠觀魚者臧僖伯諫曰其物不足以講大事其材不足以備器用則君不舉焉山林川澤之實皂隸之事官司之守非君所及也公曰吾將略地焉往陳魚而觀之僖伯稱疾不從

名魚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古者大寒降土蟄發水虞於是乎講罝罛之制取名魚魚禁鯤魚鼈舍蜃蛤之寢廟行諸侯人助宜氣也且夫魚別孕不教魚長又行網罟蕃廢物也古之訓也今魚方

魚鯨鯨鯢鯤鯨大者長千里小者數千步一生數萬子常以五月六月就岸邊生子至七月八月引其子入海中鼓浪成雷噴沫成雨水族驚畏之一皆逃匿莫敢當者其雌曰鯤大者亦長千里眼睛為明月珠

今東海有大魚如山長五六里謂之鯨鯢次有如屋者時死岸上膏流九頃其鬣長一丈廣三尺厚六寸瞳子如三升椀未可為方矜有珠即鯨魚目瞳夜水以鑒謂之夜光

大拂涅鞨羯鼓鯨鯢鯨睛有人往林邑於海濱卜得鯨

頭尋如數百斛圍頂上一孔大如甕俗以為柴穴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耶何士民衆
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千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翱翔乎窈冥之上
夫蓬間之鴟豈能與之斥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崙之墟暴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魚豈能與之
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
新序雜事比曰朕不知味二十餘年作問必尒說乃吐出小魚鱗尾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衣冠大叱牌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
挾之子路引出與戰干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
冑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
如之沒于仆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
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
其來也豈以吾過厄絶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
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謂之五
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
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龜曰夫殺之而令天之未喪斯文以見係予
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
滋病者與明日遂行搜神記

却與魯子食魚有餘曰洴之門人曰洴之傷人不若與
之魯子注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前子
不食性魚魯參食生魚其美母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
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孝
陽喬密子賤將適單父過而請曰吾少賤無以送子有釣
竿二馬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
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動也其為魚也博而厚
味子賤曰善孔叢子

不取小魚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
往觀化焉夜見得魚者輒釋之巫馬期問曰凡人所為漁
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
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
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殿刑在其側者雅道訓

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干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冑時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如之沒于仆於地乃是大鯢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歎曰此物也何為來哉吾聞物老則群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過厄絶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鱉草木之屬久者神皆依憑能為妖怪故謂之五酉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者老也故物老則為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龜曰夫殺之而令天之未喪斯文以見係予之命乎不然何為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與明日遂行搜神記

魯子食魚有餘曰洴之門人曰洴之傷人不若與之魯子注涕曰有異心乎哉傷其聞之晚也前子
不食性魚魯參食生魚其美母吐之人問其故參曰母在之日不知生魚味今我食美故吐之遂終身不食孝
陽喬密子賤將適單父過而請曰吾少賤無以送子有釣竿二馬夫投綸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為魚薄而不美若亡若存若食若不食者動也其為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孔叢子

不取小魚季子治單父三年而巫馬期衣短褐易容貌往觀化焉夜見得魚者輒釋之巫馬期問曰凡人所為漁者欲得魚也今而釋之何也漁者對曰季子不欲人取小魚也所得者小魚是以釋之巫馬期歸以報孔子曰子之德至矣使人闇行若有殿刑在其側者雅道訓

鯀魚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鯀魚焉其大盈車子思
問之曰鯀魚之難得者也子如何得之對曰吾始下
釣蚤一鮒之餌鯀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
矣子思喟然曰鯀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
祿矣孔叢子

水畜成王聘朱公問之曰聞公在湖為漁父在齊為鴟
夷子皮在西戎為赤精子在越為范蠡任足千萬家累
億金何術乎朱公曰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所謂
水畜者魚也以六畝地為池池中有九洲求懷子鯉魚
長三尺者二十頭牡鯉魚長三尺者四頭以二月上庚
日內池中令水無聲魚必生所以養鯉者鯉不相食易

長又貴也 陶朱公養魚經鯉魚一最爲魚之主形既可愛又能神變乃至飛越山湖所以琴高乘之山上本草其脊中鱗一道每鱗上皆有小黑點從頭至尾無大小皆三十六鱗 爾雅鯉魚至陰之物也其鱗故三十六 衛義五尺之鯉一寸之鯉但大小殊鱗之數等 金樓子 兗州人謂赤鯉爲赤鱗青鯉爲青馬黑鯉爲玄駒白鯉爲白騮黃鯉爲黃雉古今注三十六鱗名使時數者備得裹相思 臣成式詩

盈車詹何以獨繭絲爲綸芒鍼爲鉤荊竹爲竿剖粒爲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鴈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鈞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強以輕致重也 列子

若魚任公子爲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爲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恇才諷說之徒皆驩而大說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銷其於得大魚難矣 莊子

轍中鮒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爲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上

魚樂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問我我知之濠上也 莊子

海大魚靖郭君將城薛謂謁者無爲客通齊人有請三言者靖郭君見之趨而進曰海大魚吾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之對曰君不聞大魚乎網不能止鉤不能牽蕩而失水則螻蟻得意焉今夫齊亦君之水也君長有齊奚以薛爲夫齊雖隆薛之城到於天猶之無益也君曰善乃輟城薛 孟嘗君

弟子曰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鼈黿爲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蠭狐爲之祥桀之力制觝牛之角索牛之足絷之於庭以觀其不免于困器之人桑子曰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患矣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螻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

[漢前]魏王於龍陽君得十餘頭而涕下問其故曰臣爲王之得魚也臣甚喜後得又益大今臣直欲棄前之所得矣今以臣之卑惡而得爲王捐枕席夫四海之內美人亦甚多矣聞臣也臣亦將棄矣臣安能無涕出乎王於是令四境之內敢有言美人者族 戰策

[明]米楚僚早失母事後母至孝母患腫癰形容日悴僚自徐徐吮之血出迨夜即舒安寢乃一小兒語母曰若得鯉魚食之其病即瘥可以延壽不然不久死矣母覺而告僚時十二月僚仰天嘆泣乃脫衣上冰床之有一童子丈僚即愈延壽至一百三十三歲蓋至孝感天神昭應如此 搜神記 晉王祥王延事同

[財]魚始皇祭青城山築石城入海三十里射魚水變色如血者數里于今猶爾 三齊記

[無]可陰南廣武山漢高皇廟在其麓殿前有八角井亡漢泉井中二魚一金鱗一黑一如常一遶鱗內與骨皆無獨其首全與二魚並遊水中但其游差緩不復有楊震撥刺之勢至今尚存俗傳漢高皇食鰕庖人治魚及半而楚人至倉皇棄魚井中而過耳 寰宇記 襄陽古蹟

[放]鯽昆明池中有靈沼名神池云未時治水嘗停船於此池通白鹿原人釣魚綸絕而去夢於武帝求去其釣三日戲於池上見大魚嘲索帝曰豈不蔑耶所夢邪乃再釣放之間二日帝復遊池池濱得明珠一雙帝曰豈昔魚之報邪 三秦記

[瓊]魚王母曰仙人上藥有流洲瓊魚傳

[海]租耿壽昌五鳳中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從其計羣望之奏言故御史屬餘官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手民魚頗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 前漢食貨志

[鯉]魚續好食生魚爲南陽太守府丞侯覽作檢貢鯉續受而懸之一歲儉復致一枚續乃出所懸枯魚示之以杜其意 謝承書 王審知遣推官黃滔魚徐寅代爲謝啓曰卸諸斷索纔從羊續懸來列在雕盤便到馮驩食處

[術]鈞左慈字元放曾在曹操坐曰操恨少吳松江鱸魚耳時大稱之 五代史補

魚遶躍上岸吐墨書青黑色如木葉而飛又玄與吳王坐樓上見作請雨士人玄曰雨易得耳即書水中一時之間大雨流淹帝曰水中有大魚數百頭使人治之須臾有大魚數千尺所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沙中與語不應中一人旋奸之性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麾中水人厚我今當救之性不敢歸待潮來自逐水而去

鯽魚介象與吳王共論鯽魚為上乃於殿庭作坎汲水滿之并求鉤象起餌之須臾得鯽魚帝歡喜乃使厨人切之象又往蜀市買有頃而反 神仙傳

含藥并始言取鯉魚一雙令一者含藥俱投沸膏中有藥者奮尾鼓鯉遶竹沉浮有若處淵其一者已熟而可噉余時問言可試不言是藥去此踰萬里非自行不能得也 曹植說

婢魚郝隆為桓公南蠻參軍三月三日會作詩不能者罰酒二升隆初以不能受罰既飲罰便作一句云婢隔躍清池夠問婢何物荅曰是魚為婢隔杜公曰作詩何以作蠻語隆曰千里投官來得蠻府參軍那得不作蠻語也 世說

鯖魚虞喜父為侍中為孝武所親愛侍飲宴帝從容問曰卿在門下勿不聞有所覺聞耶喜父家近海謂帝有所求對曰時尚溫鯖魚鮓未可致孝當奔所上獻帝大笑因飲大醉出拜不能起帝顧曰扶虞侍中喜父曰臣位未反扶酔不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甚悅 晉書

鱖魚出東萊文字集畧製亦作鱖字音桀又音劇

肥魚食甘美諺曰寧去累世宅不云無魚頰

人魚除安中丹徒民陳性於江邊作魚麾潮去麾中得一女長六尺有容色無衣裳水去不動卧沙中與語不應中一人旋奸之性夜夢云我江黃也昨失路落君麾中水人厚我今當救之性不敢歸待潮來自逐水而去

奸者舜病死 合異記 海人魚東海之大者長五六尺狀如人眉目口鼻手氏頭皆為美麗女子無不相求皮肉白如玉鱗有細毛五色軟長一二寸髮如馬尾長五六尺制查道奉使高麗晚泊一山而止望見沙中有一婦人紅裳髽髻多取得之於池中養之稍與飲食不能無鯉死後改相鉏滿中鮓即鱣也 異苑

天中記 卷五十六 五十七

沿交合之際與人無異亦不傷人 上林賦

鱣魚出東萊文字集畧製亦作鱘字音祭又音劇

箭射雙鶴試問浣沙娘箭從何處落二女顰然不顧
朝之曰浣沙誰氏女香汗淫新雨對人默無言何事斗
艮吾而二女微吟曰我是潭中鮰曾出溪頭食食罷自
還潭雲踪何處覓吟罷不見康熙通四書田志

【烏婦】明月峽中有二溪東西流宋順帝昇平二年溪人
微生亮釣得一白魚長三尺放置缸中以草覆之及歸
取烹見一美女在草下驚白端午年可十六七自言高
堂之女偶化魚游為君所得亮問曰既為人能為妻否
女曰冥契使然何為不得其後二年為亮妻忽曰數已
足矣請歸高唐亮曰何時復來答曰情不可志者有思
復至其後一歲三四往來不知所終三夫記

天中記 卷五十六

【獻鰋】楮彥回元徽中授中書監侍中時淮北屬魏江南
無鰋魚或有間關得至者一枚直數千錢有獻彥回鰋
魚三十枚彥回時雖貴而食薄過甚門生有獻計賣之
云可得千萬錢彥回變色曰吾謂此是食物非曰財貨
耳不知堪賣錢耶領受之命可賣鋪取錢也後乏寧可
悉與親故啖之少日便盡光武時張步遣使隨伏隆
詣闕上書獻鰋魚郭璞注三蒼云鰋似蛤偏石廣志
云鰋無鱗有殼一面附石細孔雜雜或七或九本草曰

【海鴈】永明九年鹽官縣石浦有海魚乘潮來水退不得
去長三十餘丈黑色無鱗耒死有聲如牛土人呼為海

【石決明】一名鰒魚 狄傳 莊

見海中數十里外有旌旗如軍行數萬騎者洶涌東平
問其人曰此大魚耳旌旗狀者蓋鱗鬣也須臾稍近山
石為之震動嘗晴望海中二山如黛海人云去
岸兩相各六百里一日且暴風雷雨霧露皆腥雜以泥涎
七日方已屬有人從山來說云大魚因鳴吼吹沫其一
鰓掛山巔七日山為之折不能去鳴吟吞吐氣為風沫
水上噴高五六十丈有浮胡魚形似鮆喙如鸚鵡有八
足多大魚半身出望之如山（北史八十三）東方之大者東海
魚馬行海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魚產三日則碧
海為之變紅（玄中海人與山客辨其方物海人曰橫海
天中記）

有魚額若華山之頂一吸萬頃之波山客曰鄧林有木
闔三萬尋直上千里傍蔭數國有人曰東極有大人斬
木為策短不可支釣魚為鮮不足充飢（稽神錄山中人不
信有大魚大如木海上人不信有大木大如魚（廣異記東
海民）
河北極也其水濃黑不流上有虎雲出焉有黑魎千尺
如鯨常飛遊於南海（嶺表錄異瀧州一名湞州亦曰環洲洲
傍有洞洲其廣千里有魚焉其長千丈鱗色斕斑鼻有
角時跳躍群獻或有遠而望者見水間有五色雲上就
之乃是此魚噴水為雲也（上五百賈客入海採寶值摩
竭魚王開口船去甚疾船師問樓上人何所見耶答曰
見三日及大白山水流奔趣如入大坑船師云三日者
一是實日二是魚目白山是魚盛水奔是入魚口我等
死矣時船中有優婆塞語衆人言共稱南無佛魚便合
口衆人命存歃海味醎者有三一者海中大魚身長二
萬八千里不淨其中（楞嚴經）佛言如意珠者是摩竭大魚
腦中出魚身長二十八萬里此珠名曰金剛也（雜寶
藏）赤鱓公（唐朝律取得鯉魚即宜放仍不得噉赤鱓公
賣者決六十（貞觀政要）

當乳（太宗觀魚於西宮見魚躍焉問其故漁者曰此當
乳也於是中綱而止（唐書）

鬬魚（周利貞武后時調錢塘尉時禁捕魚刺史飯蔬利
貞忽饋雀魚刺史不受利貞曰此鬬魚公何疑問其故
云中記）

有銘（開元二十一年衢州獲魚有銘獻之侍中裴光庭
等奏賀曰魚龍為圖河洛所出比之盛明殺何足云上
張九齡賀瑞魚銘曰魚為龍象既彰受命之元銘作文
文更表錫年之永

鱷魚（韓愈初至潮州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
畜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往視之令其屬秦濟以
一羊一豚投溪水而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溪中數
日水盡涸西徙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唐書王齊且知
潮州釣得一鱷魚其大如船畫以刀鋸其形如罷家長
半其舅牙如鋸齒尾有三鉤極利遇鹿豕即以尾戟之

以食生卵甚多或為魚罾所獲其為鱷不過一二（嶺表錄異作鰐魚）
大身上黃色有四足脩尾形狀如鼉而舉止趫疾口森
銳齒能往害人南中鹿多最懼此物鹿走崖岸之上群
鰐嘷叫其下鹿必怖懼落崖多為鰐魚所得亦物之相
攝伏也故太尉李德裕貶潮州經鰐魚灘損壞舟船
平生實玩古書圖畫一時沈失遂召船上崑崙取之見
鰐魚極多不敢輒近乃是鰐魚之窟宅也（嶺表異錄南海有
此畏慎感應鰐魚別號）忽雷熊能制之捕其鬚至岸裂
鱷魚狀以鼈斬其頭而吃之喙去黃而更生如此三乃
止（博物志）鱷好出沙上卵大如鵝卵可食（廣州人說）
鰐魚能陸追牛馬水中覆舟殺人俚網捕不如有如
前東海有大魚死于岸山牧得此惟堪用為屏風貼前
後所用無數今官造屏風搜求得此奇文異色澤似水
牛角小頭似鵝蔡大頭正方長四五寸廣可一寸亦奇
異也今人問大魚腮中翼毛長不盈寸物此乃長四五
寸魚亦大矣（閩中記見）
魚舡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罽賓國也葱嶺山有順天
神祠前有一魚眷有孔中通馬騎出入（北史）
逆鱗王旻之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云貴郡臨沂縣其
沙村逆縛魚可調藥物逆縛魚（閩中記見）
使宅氏之有國也應龍之氏（古今姓氏書辨有尹壽官
之使宅魚有終日不食人不知其必市而供之民以為異
一日武庫大設有一鬮上忽縛魚（晉張華博物志）
命羅隱題詩隱應聲曰昔年農廟嘗親戚釣渭灘頭
逃花流水鱖魚肥（一品鱖魚出吉

智如行都江在西湖上也是須供使宅魚武肅大笑曰是
是也作蠲免解
即作堂堂庾氏穴池構竹為笼欄登之者其聲棠棠馬二氏俱牧
未氏穴池構木為笼欄登之者其聲堂堂馬二氏俱牧
魚于池中每飢輒扣笼食之化也譚子化書
魚必踴躍而出則是庾氏之魚可名棠棠
棠堂之聲不如餌亦踴躍而出則是庾氏之魚可名棠
策華氏之魚可名堂堂食之化也譚子化書
巨魚嘉祐末有人携一巨魚八鄰詣人言號曰海多人
爭觀之亦嘗召至禁中帝自為一說曰海多風措被魚
人不網打住將我在帝城中每日教言語甚時節放我
歸去龍王傳言這裏思量不如回去龍王傳言這裏思量不如回去
大決水入都城壞民屋室數百家而昭陵升遐王明清揮麈後
永忠竟命文戊逐行水遍甚東之從者前云此水天好
裡間有虫說之乃魚也若云不妨我亦食此虫江邑雜記
宋盧令國有一大守得巨魚令庖烹焉執而薦之求
魚之舌自人口魚元無舌不信其說疑其竊而食之鞭
背故十六國春秋前趙錄
元日東乃有比目魚焉不比不行其名謂之鰈爾雅翼管仲
謂之仲明仲明者樂浪尉也古者封禪東海有比目之魚史記帝王世紀比目
魚出蓋注比目魚以東鰈侯狀似牛脾鰈細鱗色一
眼兩片相合乃得行江東呼為王餘魚雅南人呼之鞋註

廣而薄肥恬而少力細鱗魚也美者遼東梁水觔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紡故其鄉語曰居就粮梁水魴甩也

（說文）別立市於樂水有號曰四通市民問謂永橋市伊洛之魚多於此賣士庶須膾皆詣取之魚味甚美京師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水經注）

鱮似紡而大頭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買魚得鱮不如啖茹徐州謂之鱮（詩疏）緡陰餌重則嘉魚食之緡（陸佃）

嘉魚嘉魚出於丙穴（水經）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下注褒水經丙穴魚食乳水食之甚溫（水經注）丙穴在巴郡明通縣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以產嘉魚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懸蓋食鹽象也（陳益雅州諸水多有嘉魚或似鱒魚蜀山謂之拘魚（任豫益州記）

不蓁可中味魚亦此類也（盧諶雲南記）蜀都賦李善注云丙日出穴今則不然丙者向陽穴也陽穴多生此魚魚復何能擇丙日耶（任豫益州記）今本無此丙日句

鱒魚中呼鱒魚嘴井多有舌觜細有花文一名文魚與蛇通氣其首載星夜則北嚮今道家忌之以其首載斗也又指為厭故有天厭厭地厭犬水厭鱷之說皆

禁不食（埤雅）

烏賊烏賊雚說名河伯從事小吏遇大魚輒放墨方數尺以混身江東人或取其墨書畫跡如漆墨逾年字猶唯空紙耳海人言昔秦王東遊祭罭袋於海化為此魚形如算袋兩帶極長一說烏賊有可遇風則斜前一點下矶此魚每遇漁舟即吐墨染水令黑以混其身漁人見水黑則知是網之大獲（異魚圖贊）俗云是海若白事小吏（南越記）

鯢金義崩之西南有蓋龍山山有乳洞斜貫一溪號曰靈水溪溪內有魚皆倫量四足丹其腹狀若守宮游速自若漁人不敢捕之爾雅云鯢鮎也似鮎而四足聲如小兒今商州溪內亦有此魚謂之鮎魚（崔豹古今注）人魚為燭徐廣曰人魚故史記曰始皇之葬也以人魚為燭（水經注）

五色龍坂汧水東北流歷澗注以成淵潭淵不測出五色魚俗以為靈而莫敢採捕周謂是水為龍魚水上（陳益雅州記）

丹魚南陽丹水出丹魚先夏至十日夜伺之魚夜浮水則赤光上照如火網而取之割其血以塗足可以步行水上長居淵中（拾遺林水經）

神魚武陵佷縣長楊谷中有石穴清泉潰流三十許步復入穴即長楊之源也水中有神魚大者二尺小者一寸居民釣魚先陳所須多少拜而請之拜訖投餌得

魚過數者水輒波湧暴風卒起樹木摧折水經
馬首扶南象浦晉功臣表所謂金溝清遠象者登源者
也源潭港瀕有鮮魚色黑身五丈頭如馬首伺人入水
便來為害 一
大鮎樂城縣三京亭去郡二百有溪水清如鏡襄昔有
得一死鮎者舉大五六圍一舉取得數十斛餘北灣無
所不容有大能食者常自 腹如三厚灣無所不容永嘉
聯記滁湖溪中多大鮎昔有流得一死者舉大五六圍上
石首鱖魚出南海頭中有石一名石首林字石首小者名
踵水其次名春來石首異種也又有石頭長七八寸與
石首同 臨海異物志 初出水能鳴夜視有光服其石能下石
云中記 卷五十六 六十六
淋魚鱗色甚黃如金和薄兼作羹謂之金羹玉飯羹而
食之名為蠶食食之主消瓜成水 物類相感志
為鼈鼈頭中猶有石也 吳地記
鯖鯖魚長二丈大數圍皮皆鑲物生子子小隨母覓食
驚則還入母腹 廣州鯖魚子朝索食暮入母腹 吳錄地理志
魚翁瓊州文昌縣有魚翁井水極清列相傳泉與海通
有一大魚頭白俗呼為魚翁人呼之輒出 志
魚向魚始雷向下未驚蟹頭皆向上 物類相感志
不瞑門鑰必以魚取其不瞑目守夜之義 古今注
水渡僧家謂魚為水梭花

天中記卷之五十七

龍

甲蟲之長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之長 人鑑
神龜之精靈龜者玄文五色神靈之精也 緯書
靈龜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
法地解衍象山四肚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
頭龍翅左精象月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
存亡吉凶之變寧則信信如也動則著矣 說苑
神龜神龜之象上圓法天下方法地背上有盤法五山
玄文交錯以成列宿五光昭若玄錦文 爾雅翼 應四時長
尺二十 廣雅 龜一千年生毛壽五千歲謂之神龜 龜書壽萬年
曰靈龜 述異記
五色靈龜者神龜也王者德澤清漁獵山川從時則
出五色鮮明三百歲游於藻棄之上三千歲嘗游於卷
耳之上知存亡明吉凶 宋瑞
額上兩骨起似角游於龜華之上或在叢蓍之下其上
或時有白雲蟠蛇龜蛇潛蟄則食氣夏恣口而莫食冬
月蟄而大肥 物類相感志
陰蟲之老天子龜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四
寸龜者陰蟲之老也老者先知故君子眾事必考之

子將問孔子曰猪肩羊膊可以得兆灌壇老可以得
數何必以蓍龜孔子曰不然蓋取其名夫蓍之爲言耆
也龜之爲言舊也明狐疑之事當問耆舊也 論龜之言
久也下滿而靈此爲獸而知吉凶者也 出龜五行
異出爲華石朱方傳曰有神龜在江南嘉林中高泳者
獸無虎狼鳥無鴟梟草無毒螫野火不及斧斤不至是
爲嘉林龜在其中常巢於芳連之上左脅書文曰甲子
重光得我者匹夫爲人君有土正諸侯得我爲帝王 史記
引龜上有禱蓍下有神龜蓍生滿百莖者其下當有龜
守之其上有青雲覆之南方老人用龜支床足行二十
餘歲老人死移床龜尚生不死龜能行故導引 上
名龜記曰能得名龜者財物歸之家必大富至千萬一
曰北斗龜二曰南辰龜三曰五星龜四曰八風龜五曰
二十八宿龜六曰日月龜七曰九州龜八曰玉策凡八
名龜圖各有文在腹下六云者此某之龜也取此龜不
必滿尺二寸民人得長七八寸可寶矣 上
十朋一曰神龜二曰攝龜四曰寶龜五曰文
龜六曰筮龜七曰山龜八曰浮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
龜雖 勿煎乃文云或益大 史記
六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
繩龜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
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
玄木瞀鄧龜一名玄衣督郵右令 注
龜灌黃帝五十年秋七月庚申大霧三日三夜晝昏黃
帝以問天老乃召史卜之龜蓍史占也其問
者龜也 抱朴子
靖邑山中辰日稱雨師者龍也稱河伯者魚也稱時君
心令而先知而上行於天下行於淵諸靈數刺莫如汝
信 史記
玉靈夫子灼龜視曰假之玉靈夫子玉靈剖灼而
發之於火於是爲萬物先爲禍福正 管子
先知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 禮記鄭注合璧作遭誤
號爲先知君 抱朴子

之聖人帝曰已問天老力牧容成矣史北面再拜曰龜
不遠聖智故雒[宋]瑞志高祖將遷都謂元丕云昔軒轅
卜龜焦卜者請訪諸賢哲軒轅乃問天老天老[龜書]謂焉
遂從其言終致昌吉然則至人之未然審于龜矣
受書[龜書]帝東巡河過洛修壇沉璧受龍圖於河龜書于
洛赤文篆字[水經]
負圖[龜書]堯時與群臣賢智到翠嬀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
堯勑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龍負河圖]
龜曆[陶唐之世越裳國獻千歲神龜方三尺餘背上有
文皆科斗書記開闢已來帝命錄之龜曆伏滔述帝功
德銘曰朱書龜曆之文[述異記]
天中記[卷五十北]
授文禹時有神龜於洛水負文列於背以授禹文即治
水文也[洛書]禹[記]禹平宮室靈龜見[宋志]
白若昔夏后開使諸侯獻折金於山川而陶鑄之於昆吾
是使翁難乙狗白若之龜[初學記見墨子本作囊]
玄龜玄龜書者天符也王者德至淵泉則洛出龜書[宋志]
周公旦攝政七年興成王觀于河洛沉璧于洛玄龜青
龍耆光止于壇背甲刻書赤文成字周公授筆以世文
寫之書成文消龜墮甲而去其一白周公訖于秦漢盛
[東方朔]
無質祖公曰何謂御神用寶管仲對曰北郭有掘闕而
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令過之平盤之中而藏諸
[卷五十北]
[大蔡]孔子問漆雕憑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及需子容
此三大夫孰賢對曰臧氏家有守龜焉名曰蔡文仲三
年而為一兆武仲三年而為二兆孺子容三年而為三
兆憑從此之見若用三人之賢與不賢所未敢識也孔
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人之美也隱而顯言人
之過也微而著智而不能及明而不能見執克如此龜
臧武仲自邾使告臧賈且致大蔡焉曰紇不佞失守宗
祧敢告不弔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賈
曰聞命矣再拜受龜十襲二明月之珠出于蠬螉岡之簡
圭生于垢石大蔡神龜出于溝壑[淮說]元龜為蔡非四
[天中記]
[卷五十北]
民所得君食[鄭玄云]龜出桑地因以為名師古曰本
以蔡出善龜故因名孔穎達正義曰鄭注非也臣瓚
曰蔡是大龜名也昔曰九江納錫大龜大龜不出桑
圖也若龜出楚不可名龜為楚也[鄭春蔡山出大
龜尚書曰九江納錫大龜即此山之龜也]
曜句臧昭伯如晉臧會竊其寶龜偽句以卜為信與偕
借吉後會出奔見執平子怒及昭伯從公平子立臧會
曾曰僂句不余欺也[昭二十五]
昭兆魯侯鄭不假道於衛靈公怒使追之公叔文子曰
昭公之難君將以丈之舒鼎成之昭兆定之鑿鑑苟可
以納之擇用一焉今將以小公蓋備德無乃不可乎[定五]

青純盜一隅寶玉大弓寶者何瑾判白弓綢貫龜青純公
定純緣也謂緣甲飾也千歲之龜青幕明于吉凶討青
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諸侯以龜為寶以圭為瑞家
不寶龍不藏圭禮書人用莫如龜索隱云禮云諸
侯以龍為寶是也左正義以所盜無龜公羊之妄也
清江使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
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
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
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
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
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
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
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莊子曰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
竟內累矣莊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
歲矣王巾笥而藏之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
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
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塗中
永化邦人獻燕昭王以大象者日於今百二十歲邦人
謂之象仙其群臣言於昭王曰見象無用王倫宰夫治
之象既死乃見亭於燕郊相曰今伏君之靈而化吾能述
始皇帝三十六年使者從關東夜過魯津之伯而浮舟者食我以鞭粮之珍而佾
之東平報子馬後燕相遊於魯津有赤龜銜夜光而獻
之
大明龜笑鬼神不足以辱戰然
而恃之愚莫大焉
勝左右皆鄉不足以辱戰而不
勝身臣入宮於吳
明法親民以報吳則夫差
為擒故恃鬼神者假於法恃諸侯者危其國鑿龜數筮
兆曰大吉而以攻燕者趙也鑿龍數筮兆曰大吉而攻
趙者燕也劇辛之事燕無功而社稷危鄒衍之事燕無
功而國道絕
龜寶四品元龜距冉長尺二寸直二千一百六千為大
貝十朋公龜九寸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
直三百為幺貝十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
是為龜寶四品
引頸人有出行墮深泉洞者無出路飢餓分死左右見
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復飢
龜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試練身舉臂遂超出澗
上即得還家顏色悅懌頗更黠慧勝故還食穀唉滋味
百餘日中復其本質
事同見異聞記
吞玉郝俊少時行微服空家中飢餓見有一大龜數數
迴轉所向無常張口吞氣或俛或仰俊素聞龜能導引

乃試隨龜所為遂不復飢百餘日後竟能咽氣斷穀經
王存置土室中閉試之一年不食顏色悅懌氣力自若
抱朴子 魏文帝嘗試鄧儉辟穀百日猶與寢處行步起居
目劣也夫人不食七日則死而儉乃能如是
元緒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逐一大龜即束之以
歸龜便言曰捨不量時忌為君所得人甚怪之擔出欲上
吳王夜泊越里纜舡於大桑樹實中樹呼龜曰勞乎元
緒奚爭爾耶龜曰行不擇日今方見烹雖盡南山之樵
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識性淵長必致相困令求如
我之徒計將安泊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良而
止既至建業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

燃以老桑乃熟獻者仍說龜樹共言權使伐桑取煮之
立燭故今烹龜猶多用桑新野人呼龜曰元緒
石龍海畔有大石龜俗云魯班所作夏則入海冬復止
於山上陸機詩云石龍常懷海我寧忘故鄉
石下龜晉長沙王人坐同產兄楚王瑋事徙封常山後
還復國在常山穿井入地四丈得白玉方三四尺下
有大石其中有龜長二尺餘時人以為復國之祥
者曰仲尼獲麟而卒是亦有不終之象也後果如識言

龜額孔愉字敬康嘗至吳興縣餘干亭見人籠龜欲
愉求買放之於溪中龜行至水反顧愉及封此高
乃屈三膝不正有似昔龜之顧德應
乃取而佩焉

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戍鄧城有一軍人於武昌
市見人賣一白龜子長四五寸漿白可愛便買取持歸
着瓮中養之日向大江欲尺許其人憐之待至江邊放
水中視其去後鄰城遭石季龍陷毛寶棄豫州既赴江
莫不沉溺于時所養龜人被鎧持刀亦同自投既入水
中變如墮一石上水裁至腰須臾出頭視此人徐游
先所養白龜甲六七尺即來至東岸出頭視之乃是
而去中江猶迴首數顧焉

按本傳鄂城之役寶亦溺死庾亮痛哭發疾遂薨其
軍人放龜事亦附傳末白氏六帖引搜神記直以為
寶事而後之合璧記慕對額等書俱承誤不改爾雅
翼復以毛寶過江白龜載之而度為異何耶
石轉 鄱陽縣民黃渚入山採荊楊子逐迷不知道數日
飢疲忽見一大龜格便呪曰汝是靈物吾迷路不知道
今騎汝背示吾路龜即回右轉赫即從行去十餘里便
至庚水見賈客行船渚即往乞食便登船人云我向者
於庚邊見一龜甚大可共往取之言訖面即生瘡既往
亦復不見龜覺家病數日而死

容龜符堅建元十二年高陸縣民穿井得龜大三尺背
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以石為池養之十六年而死燕甚

骨於太廟以問吉凶名為客龜是夜廟祝高虜夢龜言
曰我將出靈江南遭時不遇領命秦庭雲房千尊中自解
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吾未幾為淵玄
破於淮肥自縊於城成
又封泰始二年八月丙寅六眼龜見東陽長山文如文
卦太守劉韙以獻刺史侯天三年丁未江州獻靈龜六眸
腹下有玄文象卦爻
晉
晉徐湛之翌龍表曰句容民獲龜一頭體被翠毫
騰躍飛集中
綠衣女子劉交居若耶溪忽聞有人採蓮喧笑聲交以
溪左右無人居甚訝之乃斷柳枝蔽身視之忽見十餘
宋中記
女子從一華林而出皆衣青綠年十六七入叢蓮相對
而論交乃棹舟以逼之諸女皆化為龜入水
齊王
與夜治江外叢蓄中見綠青衣女子十餘人相語事
同見九
孝感縣
孝感縣民留京者行鄉里視牧所汀水暴溢忽者
背龍起京負其母號泣忽有大龜至其前舉家七口俱
上龜行十餘里及一高岸龜遂失之
異
化石
武德末太宗平內難苑中池內有白龜游于荷叢
之上太宗取之化為白石瑩潔如玉故登極之後降制
曰皇天眷祐錫以寶龜
唐明皇帝嘗有方士獻一小龜
云此龜神明而不食可置之於筒之中辟巨蛇之毒後
小黃門有嘗南徵者上以賜之至象鄰屬已于旅館出
之階下果枉報冤蛇之毒于一方云
毛生
王勃遊嵩山少室遇日暮止一石室中月夜有人
氏十
高祖宣后高祖即位拜后母為安吉縣君
其源為貴溪
堀地
陸法和嘗至襄陽城北大樹下畫地方二尺
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得
得已者百歲不免我者豈見天日乎為受三歸龜乃入
章
為
中掖庭宮每夜有人來挑宮人宮司以聞帝
曰明衛甚嚴人何從而入當是妖精耳因戒宮人曰若
逢但斫之其後有物如人夜來逢床宮人抽刀斫之若
中枯骨其物落床而走宮人逐之因入池而沒明日帝
令涸池得一龜徑尺餘其上有刀迹殺之遂絕
長中記
踏龜
道州營陵中龜甲長八尺下自然有文字前後四
足各踏一龜龜有時行或踰山越水俗莫敢犯
錄異記
金
化
子092-546

面漏口鼻眉長黑而矮稍毛生與動談議動疑怪取龜
殺之一人失聲俯伏化而為龜身帶綠毛焉異聞
龜甲宇德裕曰楊越王本紀張儀築城依龜行迹築
之子木至郡山穿開龍殼猶在城內昨詢訪耆舊有軍
資庫宇文周者言比常在庫中見龜殼長六尺元和
初節度使高崇文知之命工人截為帶胯具自張儀
至崇文千餘載龜殼尚在而武臣毀之深可惜也成幕閒談
續博志孔帖引德裕鎮西川龜殼猶在後為高崇文截作
腰帶胯

按本傳崇文元和初劉闢拜東川節度德裕太和
四年時徙西川相去已二十餘年矣云後誤

聖龜 貞元末福州有村人賣一籠龜其數十三販藥人
徐仲以五鍰獲之村人云此聖龜不可殺徐置庭中一
龜蹲龜而行八龜為導黍大六寸徐遂放於亳元寺後
林中一夕而失

祠玄先生 張鋌見巴西侯飲酒命樂久之有告者曰洞
玄先生在門言訖有一人被黑衣頭長而身甚廣揖之
與坐曰席上人將有圖君四巴西怒曰欺冥方治何遽有
催命發之天將曉鋌悸悟見身臥石龍中一龜形甚巨
於龍前乃向所殺洞玄先生也

龜寶 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中得一
龜寶徐太尉彥若赴廣南將渡小海從者于淺中得一
龜大如盤出遊兩日者其健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
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健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
不豈哉胡客恍曠不已予金數十旋轉不停而龜項極紅不
知何自而入取置舟中其夜忽覺舟偏重視之則衆龜
扇蓋就船而上其人懼而取龜投之衆龜遂散既而話
於海船胡人曰此乃龜寶也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
能有益福濤之人不勝也苟得而藏於家何慮寶藏之

性妬 道士陳剡云南人採龜溺以其性妬而與蛇交或
雌蛇至有相趁鬬噬力小致斃者採時取雄龍置羞盛
及小盤中於龜後以鏡照之既見鏡中龜即涎發而失
弱又以紙炷火上煬熱點其尻亦致失溺然不及鏡照
也又海上人云龍生三卵一為吉弔也其吉弔上岸與
鹿交或於水過遺精流槎遇之粘纍木枝如蕭桃焉色

微青黃候似厥色號紫稍花益陽道別有方說此妄

尾繞身 晉成帝時尚書徐寧小白所謂閑象見之而
為寺場名靈光錢文穆王時立山門掘地得一小龜介
甲分明尾繞身一池遂改靈龜寺嘉興
府志

兩首 大觀元年閏十月丙戌都水使者趙霖得龜兩首
於黃河獻以為瑞蔡京曰此齊小白所謂閑象見之而
對者也鄭居中曰首豈有二帝命舁龜金明池宋志及居中傳
兩日如日路先驅公猶政和中春使三歸舟行海中忽
見黑山湧起山頂有光如兩日並出者官吏大恐舟師
曰此大龜出遊兩日者其健目也當急以三牲祠之公
豬口古祝詞率官寮焚香再拜投牲良久乃沒寓簡

食龜客有投緡雲山寺中宿者僧為具饌蓋盤甚美但
訝其無裙耳入後屋見黃泥數十團大如缸問其徒即
向所食者在其中取龜以黃泥裹之三日龜服氣肥怠
特異江淮記
背上生樹惠州海曾海中有巨龜其大不知幾千里今
渡海往往見巨龜在沙嶼間背上生樹木如洲島昔有
商者或依以採薪及作食龜既熱便入海於是死者甚
數十人然後知其龜也稽宇記
五行之粹夫龜甲黃足赤眼白足青腹黑背蓋稟受乎
五行之粹夫龜甲黃足赤眼白足青腹黑背蓋稟受乎
天中記
龜經云欲知龜有神視骨白如銀龜流氏義
龜直中文名曰千里其通首橫文之第一級左右有針
理皆接于千里者龜王之文也今取常龜驗矣有也金
于

舍涯海陽以南濱大海得名有宮郭湖沼名龜以卜
勝於舍涯龜也元和郡縣志
阜衣宗淵字叔林晉太元中為澤陽太守得十頭龜付
府曰每日以二頭作羹十丈夫阜衣捧楯扣頭雇其夜夢十丈夫阜衣捧楯扣頭
求哀明夜復夢八人求命方悟乃放之後夢八人來謝
續搜神記
龜六有龜被野千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捨去佛

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道人河邊學道但念六塵心無馳息龜從河出小狗將
啖龜龜縮頭尾四腳藏於甲中不能得便狗去還出便
得入水道人因悟我不及龜放捨六情不知死至
雜阿含經

龜
巨龜蓋巨龜也以背負山周迴千里
也雅翼云列子曰其首以下巨鰲之
巨鰲戴山勃海之東有大壑焉其中有五山根無所連
着常隨波上下往還不得暫停仙聖毒之訴于上帝
上帝恐流于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使巨鰲十五
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龍
列北極之
來中記
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
連六鰲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
神名曰禺彊靈龜為之使
龜赤
龜戴山赤何以安之天問有巨靈之
山而赤舞蹈滄海之中列仙傳登蓬萊而容與亏鰲雖赤
而不傾楚辭
螢光于頓任海南日一夜方三更忽聞撓如日初出狀時
復暗徧嶺南悉然後有海客言其夜海中見大金龜浮
出日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徐復沒驗其日正同方知
螢光記聞
龜負巨鰲魚負玷靈山蜀都賦

雌鱷頁類已詳之也一曰雌鱷爲鼉會稽郡賦巨鼉皮堅可以冒鼓注作方勢則韻會誤或引爾雅爲九種誰是

鼉

江東」江水多鼉似蜥蜴長二丈有鱗彩皮堅可以冒鼓山堂曰內是有鼉長一丈者能吐氣成霧致雨力至猛能攻溺江岸牲畜時但日閉形如龍大長者自噬其尾極難死鼉甚可畏人於穴中掘之百人掘亦須百人牽一人牽不然終不可出本草於物難死弗湯沃之不歷血於波中以此歇也

中宗時園子祭酒崇靜能書符禁小術出入宮掖帝遇毒帝后臨朝謀危社稷帝與臨淄王舉兵誅其黨靜能等悉見誅

有人撰集雜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卜在玄宗時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小誤差尚可若著於文字其誤甚矣

介物上元二年有鼉集揚州城門節度使鄧景山以門族弟珽對曰鼉介物兵象也未幾宋州刺史劉晏反

鼉鳴孫柔初公安有白鼉鳴謹曰鼉鳴鼈皆平南郡城中可求生求死不去來無成明年諸虜悉降弟融鉞公安被攻融刮金印氣若一服而死

食鼉梁周興嗣常食其肉後爲鼉所噬便爲惡瘡小物

靈殊不可食也

爲妖厥煌李鶚開元中爲邵州刺史辟家之任沃心庭

時膚景登岸因鼻衄血少上爲江鼉所驚仆然仰

鵠與之無異鵠之本身爲鼉法所制禁於水中

鼉天[illegible]多鼉數年門下大旱西江可涉行人乘

淨能自羅浮赴召見一人面縛問之鼉妖方變

乃狀對靜能書符貼石上石即飛起空中鼉妖方變

荼景衡爲巨石所壓乃化本形時張說爲岳州刺史具

考升乃舟載送鵠赴郡家人妻子乃信今舟行者相試

不歷血於波中以此歇也

中宗時園子祭酒崇靜能書符禁小術出入宮掖帝

遇毒帝后臨朝謀危社稷帝與臨淄王舉兵誅其黨靜能

等悉見誅

有人撰集雜異記傳云玄宗令道士葉靜能書符不

見國史不知葉靜能中宗朝坐妖妄伏卜在玄宗時

有道術者乃法善也談話之小誤差尚可若著於文

字其誤甚矣

介物上元二年有鼉集揚州城門節度使鄧景山以門

族弟珽對曰鼉介物兵象也未幾宋州刺史劉晏反

鼉城貞元中有湘媼常以丹氣救人疾一日告鄉人曰

欲往洞庭救數百人性命里人張珙爲具舟載送之欲

至洞庭前一日有大風濤蹙一巨舟泊一君山島上而

碑所載近百餘人各星居于島上忽有一白鼉長丈餘

註于河上數十人擲之擲殺分食其肉明日有蚊如

國繞島上其城漸束東其人為簇其間不廣三數丈而
勝人亦足望雪城莫能曉也想媪遂登島飛仙之台城
一聲如雷濤崩乃一大白龜長千餘丈蜿蜒而去媪
乃劉綱妻樊夫人也女仙傳奇
北水宿和已亥都城北小民家晨起見一物如龍伏床
下大驚鄰人競往觀之禁中取去驗之鼈也杖殺之已
而大水數年有金人之禍搜神記
龜
可伯使者龜一名河伯使者古今注
腸連於頭屠龜解其肥肉唯腸連於頭而經日不死猶
能齧物鳥往食之則為所得魚者或以張鳥雀博物志
天中記 卷五十七
腹赤龜其狀如鼈腹下赤者為龜白者為鱉俗云龜之
身有十二屬肉魚人捕得之雖支分臠解隨其巨細未
投湯鑊者皆能跳走鱉與龜雖至大者如蚊蚋嘗之一
旦乃死酉陽雜俎
為梁禹洛巨海龜鼈為梁拾遺記穆王三十七年起師至
九江以龜鼈為梁也
梁指疑人獻龜於鄭靈公公子宋與子家將見子公之
食指動以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必嘗異味及入宰夫
將解龜相視而笑公問之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龜召子
公而弗與也子公怒染指於鼎嘗之而出公怒欲殺子
公子公與子家謀夏弒靈公左傳
濟河事或在玆
應龍洪會披帷入見禹初治水行跼流以對帝乃龜鳴而鼈應也開元占經引龜
命鼈司鄧賦
化龍漢靈帝時江夏黃氏之母浴於盤水中久而不起
變而為龜入于深淵其後時時出見初浴著一銀釵及
天中記 卷五十七
見猶在其首於是黃氏累世不敢食龜搜神記
河生黃河中龜不生龜時有得者以獻石季龍佛圖澄
見而歎之巨桓溫入河其不久乎溫字元子後果如其
言溫傳
放龜韋丹未第時於洛陽中橋見漁者得一大龜長數
尺縶之橋柱引頭四顧有求救之意丹以乘驢之故放
于水中徒步而歸後數日韋諤胡麤牛門命駕盡禮款待
元長史家有光人元瘠之向韋一通授之曰此公一生官祿行止聊報活龜也唐史案化記
古今圖書集成

千斛海龜大二畝重千鈞 廣雅
煮脂龜脂得火可以然鐵燒龜致鼈 淮南萬畢術
人語千歲龜龜能與人語 搜神記

鼈

三足能龜三足貢 爾雅
吳興山出吳興郡陽羨縣君山上有池池中出三足鼈又有六眼龜 雅益
河伯從事鼈一名河伯從事 古今注
守神鼈無耳為守神 西陽雜俎
明也 淮南子 注
腹字鼈目白腹下有三字者不可食 作十一字者不可食 易林 作天
況神記 鼈甲
陽鼈九肋者勝 沅江鼈中九肋者稀 撫言
覓生青泥殺鼈得見復生 齊諧記
合厚以葦苞五六月作授池澤中經旬鼈成鼈 齊諧記
怒小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露暗心為客 禮記
小喘文怒相延食鼈辭以將使鼈長而後食之 淮南子
伯之母聞之怒曰吾聞之先子 大戴禮
于何有而使夫人怒也速烹之 晉語
飲渴鄭縣人乙于奚之市買鼈以歸過潤水以為河也 賈逵 解詁
因縱而飲之遂亡其鼈 輔子
白鼈後漢溪鬼田猖遺于會稽上戎次于上虞中 搜神記
云為太山府君所追責其食鼈過差為厲鬼授于沸鼎中支解烹飪亦如治鼈之狀既熟為鬼分噉其悵妄

吉癘名狀所未及如此者近數十度府君始怒之且問白汝爰諸吉嗽再犯乎荅曰不敢如令遣歸五代史

馮翊紀聞 爲蜀豐資院使李延福書寢公服多鳥帽三十人伏於堦下但云乞命事同上

龍三牛頭因悟所夢送放之歸 仍崔梲姑家來晨會

名在袁十九人衣青紗襦衣乞命事同上

三長三都 黃德瓊家人烹鱉將箸忽爛頭足俱能仲綸家人愍之潛放河涯間後因惠施將殖徑足俱能仲綸家人愍之潛放一物徐上身覺甚冷及曙能視

在上問三度三顧而去即日病差 光宋偉慶嘗得數

天中記 卷五十七 淵鑑類函 志異 三

鱉付厨厨婢放大鱉報同

髮裙南唐僧讖光有才辨面無拘檢性尤嗜鱉國主當以從容語及什氏果報對曰老僧無他願但得鵝生四隻腿鱉長兩重裙足矣國主大笑五代史補

調鱉 閻子曰義渠之人烹鱉不熟臛鱉爲羹數食可長鱉不食也只草莊吉受而和民雖饑餓三日不啓口至死不食也只草莊吉受而和之病人食之爲之體輕萬乘食之爲之辭怒故龜鱉至腥臊不可加然而病人爲之輕體萬乘爲之辭怒何也

吳章莊吉之讖存也

辨鱉 唐進士李磎平生廣求滋味每食鱉輒纖其足臘于烈日鱉既渴即飲以酒而烹之鱉方醉已熟矣

玳瑁

辨毒 玳瑁大如扇似龜甲有文解毒蒸辟邪唐嗣薛王鎮南海海夷廬亭獻生玳瑁一枚王令揭取背甲小者二片帶于左臂脫以辟毒玳瑁亦甚善楚復養于使宅後忽倒其物處漸生復還廬亭送于海畔並無傷矣或云玳瑁若生帶之有蟲毒即自掻動死者則不能神異

蠏

蠏形如惠文冠十二足似蟹足注山經亦似便面廣志青眼眼在背上口在腹下雌常負雄而行捕者必雙得之若摘去雄者雌即自止皆負之方行腹中有子如蠶豆南人取以爲醬尾中有珠如粟色黃雄小雌大置之水中雄者浮雌者沉異物志其相負雖風濤終不解失雌則不能獨活廣志故號蠏婢雅翼其珠南人或帶或唐飲之云利市北戶錄 段可久次於白角南人取其尾爲小如意雜俎皆上有骨如扇酉陽雜俎云如石明鏡 秦風而行名蟹帆其泉如牆筏名蟹舖音富雜俎昔有漁者虜其婦不和一日獲此既而悔曰是物也人人或不如可乎歸召婦與居禮之終身對雜俎秦蟹蠏異同尽共羅願

蠙

天文十二星宮有巨蠙馬融與

無腸公子山中無腸公子者蠙也抱朴子

雄雌常一雌也雄曰鰲雌曰博蒂廣雅
蟹有八人共祭祀之好羞鄭注好羞謂四時所間膳食
若荊州之鱠魚揚州之蟹胥也禮胥蟹醢也故蟹醬也
盈車王會海陽大蟹注海水之陽一蟹盈車周書
千里之蟹姑射國大蟹在海中註女丑有大蟹廣千里
也山經
蟹加十六天下之大物有北海之蟹焉舉一螯能加千
山上身故在水中玄中記
蟹斷蟹始窮穴於沮洳中秋冬交必大出江東人云稻
之登也率孰一穗以朝其孰然後從其所之蛩夜感沸
指江而奔漁者編蒲圍之蛩方過半乃決其流而障之曰蟹斷斷其江之
半中記
遺馬耳陸璣
志
輟耕錄云編蒲二字尤奇
綸蕭字見莊子漁父篇已具龍部魏書云胡叟牧蜀
僧法成之死法成感之多遺珠物叟曰綸蕭何人能
弃明珠吾為德薄財何為也一無所受夫讀史者多
止檢南北吏陶遺魏書固也而莊亦不及豈悔論南
華第二篇耶
心躁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託者用心躁
也荀子勸學
跪足也蟹子次則足為刖跪注
郭索太玄蟹之郭索後漢黃泉竟明叔云言蟹之與蛇
若用心之不一雖有郭索多足之蟹不如無足之蛇前
以其用心之一也蟹前
百人漢武帝善死國嘗貢一蟹長九尺有百足川海門
名白蟹教其殺勝於黃膠亦謂之螯膠勝於鳳冢之
膠山海經
遺事非登為東海相遺故蟹醬書報書曰遠伯王受孔氏
之胎必及鄉黨誰分斯脫于二老葬行者曷敢獨享之
張承
化非普太原四年會稽郡蝦蚊及蟹皆化為鼠其衆履
野大食稻為災始成有毛肉而無骨其行不能過田塍
數日之後則皆為壯物記
詠解張華裴頠之被誅也趙王倫以宿衛收系兄弟將
殺之梁王肜救之倫等怒曰我見水中蟹猶惡之況此
人兄弟輕我耶遂併戮其妻子晉書
蠏醬石崇冬月得蠏醬齊王冏貴重崇帳下求取去糟上
左持畢卓字茂世嘗謂人曰左手持蟹螯右手執酒杯
拍浮酒池中便足了一生世說
醢蔡謨初渡江見蟹蚳大喜曰鰲有八足加以二螯
令亦之既食吐下委頓方知非蟹後詣謝尚說此事尚
曰卿讀爾雅不熟幾為勤學死上
坪雅云蔡謨食之瀕死嘆曰蟹横行天下唯爾雅不熟幾為勤學
所誤豈因隱居本草之誤耶
長卿彭蜞蟛也嘗通云蟹於人自得異名
長卿呼之校林說
證俗言有毛者曰蟹無毛者為蝤前

堪食俗作蝤越訛耳 北戶錄

誤用擁劒異物志云擁劒狀如蟹但一偏大爾俗謂之越王鈴下何遜詩云躍魚如擁劒是不分魚蟹也

家其螯赤一名蝑火 古今注又名紫步 本草

蜜蟹吳郡獻蜜蟹二千頭作如糖蟹法蜜擁劒四羌吳都賦所謂烏擁劒是也 太平御覽 拾遺

糖蟹煬帝幸江都吳中貢糟蟹糖蟹海進御則旋柴拭殼面以鏤金龍鳳花貼上 清異錄 吳

蝑蟹平原郡貢蝑蟹採於河間界每年生貢新氷火照懸光犬肉蟹覺犬肉即浮因取之一枚直百錢以鹽密

東於驛馬上馳之至京 酉陽雜俎 卷東七

螯如兩山近世有波斯乘舶泛海往天竺漂入大海至一島中得諸寶甚多隨風掛帆而行遥見峯上有赤物如蚿形久之漸大胡曰此山神惜寶來逐我也為之柰何舟人莫不戚懼俄見兩山從海中出高數百丈胡喜曰此兩山者大蟹螯也其蟹常好與山神鬬神多不勝甚懼之今其螯出無憂矣大蚿身至蟹許盤鬬良久蟹夾蚿頭死於水上如連山船人因是得濟也 廣異記

如州昔有人行海得洲林木甚茂乃維舟登岸爨於水傍半坎而林沒於水遽斷其纜乃得去詳視之大蟹也 異物志

蟹賦僕射嚴續位高寡學嘗時所鄙江文蔚作蟹賦以

[illegible]之云外視多足中無寸腸口裏雌黃每失途而[illegible]

胃小如甲常聚衆以橫行續呆根之[illegible] 野錄

二[illegible]代陶毅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蝑蜂詢其[illegible]忠懿命自蝑蜂至蝑蛸凡[illegible]餘以進教曰真所謂不如一代也 裕齋漫錄 艾子

甲胄乞貲餘杭尉范達夜夢甲冑而拜于庭北七人云某等皆錢氏時歸順人今海行失道死在君手幸見貸也既覺人有以蝑蜂十枚為獻曰竟縱之于江 春渚紀聞

石下得蟹鄭浩為蔡京所忌謫居昭州使役者濳感應泉一尺許於亂石之下得蟹一枚自放於江曰予至五嶺不睹此物數年矣亂石之下又非所宜穴處也何元中記 東書

從而出耶易不云乎物不可以終難故受之以解蟹者解也天實告之矣蒙恩歸侍立可待也於是乎書 通雅 卷四十七

白蟹故老相傳建陽縣南興上里山谷中水極清冽嘗產白蟹有五行之異遇歲旱鄉人入谷以盆貯之迎而歸即雨 建寧志

十二種呂元守台州令工作蝑圖凡十二種一曰蝑蜂二曰撥棹三曰擁劒四曰蜘蛸五曰招潮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蜐十曰蝑蜂十一曰螯凡十二曰蝑蛸又海商言海中蟹蟲最之東一島多蝑種類甚異有虎頭者有翅能飛者有能捕魚者有殼大[illegible]

海東[illegible]十二種論

紅蟹殼殷紅色巨者可以裝為酒杯也虎跑
有之，可裝為酒器與紅蟹皆產瓊崖海濱山
亦有之得也 閩書
經死不用雖生物之
蝤蛑螯大者長尺餘兩螯至彊八月能與虎鬬虎不
如隨大潮退我一退一長 閩書
輸三瓣八月腹內有子真稻芒也長寸許向東蛸與
海柚未輸芒不可食 上開腹中猶有海水 本草
膀毛 膀腹下有毛殺人 閩書
敗漆蓋石引鉄蟹之敗漆雖在明知弗知然也 淮南
之化漆麻之壞酒此不可以理者也 抱朴子
博物志 蟹性敗漆燒之致風 本草
以蟹投於漆中化為水服
之長生以黑犬血灌之三日燒之諸鼠畢至 仙方
補胤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于使蟹捕鼠蝮蛉捕
蚤不足以禁奸塞邪亂乃途涂法以艾灼蟹臣上納置
穴中熟走窮穴適能捕一鼠也 淮南
蟹奴廣志云蝻小蟹大如貨錢又蟹奴如捻荚在其腹
中生死不相離 北戶錄
海鏡海鏡廣人呼為鬲 閩書
鬲背日照如雲母光內有
其小如黃豆而螯具足 海鏡錄
海鏡亦飽或遇之以大則蟹子走出雖腸腹立斃 閩書
部之有蟹子活在腹中 閩書

剛諫海有水虫名剛蛤之類也其中有小蟹大如龜蚌
剛則甲食則蟹亦出蟹入為剛取以鹽
終死不用雖生物之
蝦大者長尺餘 閩書
十鱗耳其殼如虎蟹螯堪作器 本草
蝦蛄長寸餘大者長二三
本草而兒謂委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木見
蝦蛄共生俱為蛄取食 南越志
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
本草而兒謂委川蟹不歸而蛄敗桑木見
蝦蛄共生俱為蛄取食 南越志
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
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
蝦蛄大小殼上多作
十鱗耳其殼如虎蟹螯堪作器 本草
蝦蛄大小殼上多作十二點深燕支色亦如鯉之三

告蠻奏有生子人面犬身 南越志

長髭國大足初有士人隨新羅使風吹至長髭國

扶桑州有署官品有匹長城以足後島還等號

為可恐無馬見姬嬪悉有鬚髯國風詩曰花無

妍步步生蓮丈人試遣物無未必不如趣有王大笑

曰神也能忘情於小女順頷間乎移至海龍王所

見鮫僧滿中是鰕有五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

求救狀引者曰此鰕王也龍王命放之 西陽

雜俎

海鰕劉恂嘗登海船忽見窓板懸二巨蝦放頭尾鉗足

具全各七八尺首占其一分脩尖利如鋒刃觜尖上有

鬚如紅勒各長二二尺雙脚有鉗鉗蠹如人大指長

天中記 卷五十七

二尺餘上有芒刺如蘗節微枝赤而銛硬手不可觸觸輒

拄子春云蠹蜂也 周禮

法螺公輸般見蠹出頭潛以足畫之蠹引閉其戶終不

可開因做之設于門戶欲使閉藏常如此固密也 風俗通

天中記 卷五十七

今門戶猶以蠹為輔首古之遺制

女化桂陽貞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

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始興記

紫螺武帝幸甘泉子河間水底有絃歌之聲有老翁出獻

帝一紫螺款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東方朔曰紫螺款

中何物朔曰是蛟龍所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

孕產之必易令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効帝以賜建

鰕出潮州番州南巳縣大者長二尺土人多理

為盃或鮓以白金鑄細鏤花鳥蟲魚東海有物

水母水母廣州謂之水蜈人謂之蛇蟲東海有物

狀如凝血縱廣數丈正白名曰鮓魚無頭目處胸腹

藏所處則聚蝦附之隨其所食之 博物志

蝦一名糠蒲魚生東海蝦形小者如小指大者如

腹胃眼目以蝦為目蝦動蝦亦動故曰水母目蝦如

之 淵鑑類函

鮓海相假矣 本草 南中好食之云性煖治河魚之毒

鮓魚海鏡蟹為腹水母蝦為目 越絕書

蝦姑關中五色蝦長尺餘具五色梢長數寸 後島還等號

蝦青色相傳靈鼠所變白蝦青蝦各以其色泥蝦初傳

稻花變成多在田泥中一名黃蝦梅蝦梅雨時有之蘆

蜈蚣公孫杵臼 雜俎

捐酷虐人祭祀共廬蠃蛖以授醢人鄭司農云廬蛤也

杜子春云蠃蜂也 周禮

法螺公輸般見蠹出頭潛以足畫之蠹引閉其戶終不

可開因做之設于門戶欲使閉藏常如此固密也 風俗通

天中記 卷五十七

今門戶猶以蠹為輔首古之遺制

女化桂陽貞女峽傳云秦世有數女取螺於此遇風雨

一女忽化為石人今形高七尺狀如女子 始興記

紫螺武帝幸甘泉子河間水底有絃歌之聲有老翁出獻

帝一紫螺款中有物狀如牛脂帝問東方朔曰紫螺款

中何物朔曰是蛟龍所傳面令人好顏色又女子在

孕產之必易令後宮產難者試之殊有神効帝以賜建

飯化衛壁大厚寸餘廣尺餘圍地藏經海螺門是

而行雖終見詠晉武帝時巢縣秦牡蠣敬郡獻

螺其年楷舉石崇家稱柔能螺柔亦被采續博

靈智師曰仙藥次有白水靈蛤漢其
蒲生蛤食腐臘國進萬年蛤不夜珠光采皆若月照人無
妍醜智矣艷帝以蛤賜飛燕以珠賜婕妤曰吾盡視後
不若夜現之矣且令人忽忽如失婕妤即以不夜珠為
后壽次不道帝語補後
文蛤 見前石妃傳今云息
云 即吳人所食文蛤
得環周天和元年夏齊吳州人於蟶蛤中得琥環一雙
三國 吳書
取水唐麟德中封禪用取明水李敬玄曾八九月取蛤
蚌一尺三十者依法試之至半夜得水四五升唐新語
天中記 卷五十七
成龍開寶六年漢陽軍獻蛤有文隱起成龍長五十許
金色鱗甲皎然
天如萬禮部詩即李常云少監孫莘老在高郵湖中珠見與數同人至水際見
遠嘗一夕陰晦於客報湖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
微有光彩俄而光明如月陰霧中人面相覩忽見蚌蛤
如盧席大一敫浮水上一敫加張帆狀其疾如風身子
航小艇競逐之終不可及既遠乃沒 文昌雜錄
雨珮新安蜑婦人於耳上懸金環子聯貫琴瑟帖於誓
側又統腰以螺蛤聯穿繫之謂為珂珮 雲南記
如雪東海有蛤鳥常啖之其肉消盡殼起而舞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得之其中有
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 光緒志
沙中岸邊潮水往來錯薄蕩白如雪入藥最精勝取

食沙鳥腹審在河邊沙上食沙石悉皆銷懶惟食蛤
消隨糞而出用以為藥倍勝常者古今注
雷鳴不出足蛤之屬開口聞雷鳴不復閉口 南越志

蚌

爾雅 月雉入淮為蜃蜃者海鷹也 大戴禮
明月甲屠狄謂周公曰賤人何可溝耶周之靈蛙出於
土石楚之明月出於蚌蠃少家大豪出於汚瀦天下諸
侯皆以為寶狄今請退也 子
鮚醬說文云鮚蚌也漢律會稽獻鮚醬二升漢書註鄭
有鮚埼亭師古曰鮚音結蚌也長一寸廣二分有一小
天中記 卷五十七
蟹在其腹中埼曲岸也其中多鮚故以名亭
蚌醬李石主下屬州貴蚌醬供宗廟恐滋味薄作舟而
味薄也其下惶懼不敢寧 廣州記
現羅漢像大觀中吳興邵宗益剖蚌將食中有珠現羅
漢像偏袒右肩蟠左臂衣紋畢具僧俗創見送奉以
歸慈感寺寺臨漢虎建炎中急使楊應誠與客傳玩之
次不覺越檻踏入水中亟禱佛求之於烟波渺茫之中
一索而獲兼少蘊角公袤皆有詩贊之 蘇軾黃
龍記 處士李璞居壽春一日登樓見淮濱有
騰起雨霽行灘上得一蚌頗大偶拾得之其中有
之迹宛然鱗鬣爪角悉具 光緒壽州志

斤帆 [illegible] 湖中 高有巨蚌其大如斤帆夜深風定一放
乘風 不煙波照半吐珠與月相射漁人以日出
之終不 得近久不見
盈車南方草色每大蚌得
不採 明珠至寸不以為寶國人
舍蠙 蚌舍珠蚌即蠙也 雅
玉琫 蠙小者名琫一名玉琫可餚佩刀鞘詩傳云天子
玉奉而琫以巡 山海經蜂巢山皐水出焉東注激汝
水其中多蠙琫 雅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廣甲美如瑾玉
肉柱膚十日江珧柱邪棠純江賦云玉琫海月生肉石
蛤退之謂馬柱甲是也世人不用此琫字是未知耳
天中記 卷 蚌蛤

水產東南之人食水之產西北之人食六畜產食水產
者龜蛤螺蚌以為珍味不覺其腥燋也食六畜產者狸
兎鼠雀以為珍味不覺其臊羶也 博物
類藏 鳥無胃肺蛤蜃無藏經以空中而生竅以無胃而
有心 蟹

蚌

蚌陸璣草木疏云魁蚌狀如海蛤圓而厚外有理緻粟
即今之蚌也字書云蚌蛤也肉食稽可食 雅
天籟 炙龍炙鳳羹蚌蛤之類也南中蜑戶而為蚌手類
因處釣尚書作鎮遂陵編髮屋寺以其殼上有穢如鼠

壠蛤 名鳥殼中有紫色肉而滿腹廣人尤重之多燒
為灰俗呼為天鼠炙與多即蠶氣背膊頗爽未測其本
性也 雅 東吳
蛙海蚌死和中須石節及使崔詵卒宰臣奏擬皆不可
上謂裴度曰嘗有諫進海蚌淡菜者詞甚中正卿可求
此人與之度以訪人或有言孔戣諫者度即日以聞
乃命之 唐書
奏貢蚌元稹為浙東觀察使明州歲貢蚌役郵子萬人
不勝其疲禎奏罷之
專車紫蚖如渠洪蚌專車 江賦 蚌則徑四尺背似瓦礫有
文 海物異名云江珧柱廣尺餘玉琫人蚌下誤
天中記 卷

蛤蜊

以殼為翅蛤蜊候風雨能以殼為翅飛 博物
善薩文宗好食蛤蜊一日左右以方饌而進中擘不破
裂者上疑其異乃焚香祝之俄頃自開中有二人形眉
端秀體質慇懃備螺髻瓔珞足履蓮華謂之菩薩上遂置
之於金粟檀香合以王線覆之賜興善寺令敬敬至會
昌中毀佛舍遂不知所在 牡丹 隋煬帝嗜蛤事稍同 酉陽
油煎北方人善用麻油煎物慶曆中群學上會于毛堂
使人買得生蛤蜊一貫令雍人烹之久而不至使人往
視則云焦矣而尚未爛坐客莫不大笑 牡蠣

蠣化，蠣一名蠣蛤一名牡蛤陶隱一云是百歲蠣所化此物附石而生磯蠣相連如房故名蠣房諺如房之房一名蠔山晉安人呼為蠔莆初生海邊才如拳石四面漸長有一二丈者嶄岩如山海一房內有蠔肉一塊可之大小隨房所生大房如馬跡小者如人指面每潮來則諸房皆開有小蟲入則合之以充腹海人取之皆鑿房以烈火逼開之挑取其肉而其殼左顧者雄右顧者則牝蠣耳牡蠣言牡非牝雄也介蟲中唯牡蠣是蛟水結成也

合澗南山謂蠣為蠔甲為蠣合澗洲圓蠣土人重之語曰得合澗一蠔雖不足實亦可以高

口實何徵修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百魚鮓腩糖蟹以為非見生物疑突堪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岈曰俎之就腳驛於屈由卻之將糖蹴楼彌甚仁人用意深懷如恒至於車螯蚌蠣眉目內闕慙渾沌之奇癡殼外織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魯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與菟礫其何算故宜長充庖厨未為口實竟陵王子良見岈議大怒汝南周顒與徵書勸令食菜徵末年遂絕血味

蠣與樂城縣新溪口有蠣蝗方圓數十畝四面皆蠣其味偏好未嘗聞

苦賁古賁灰牡蠣殼異物志

吐氣直豎是大蛤一名蜃能吐氣為樓臺海中春夏間依約可辨常有此氣本草

炙蠣陵王義真出為南豫州刺史劉湛為長史義真乃於齋內別出時居高相憂使帳下備膳湛禁之義真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左傳鄧縣車螯亦不如立厨帳會湛入煖酒炙車螯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真曰旦甚寒一杯酒亦何傷酒既至湛因起曰既比海謝靈運

石蛏

揚舩石蛏應節而揚範成石蛏形如龜脚得春雨則生花似草華

龜角

石蛏龜角生石上有甲其子如棗春夏生苗如海藻亦有花所謂石蛏揚舩其狀甚異

淡菜

海夫人東海夫人也南海似珠母一頭尖中銜少毛海人亦名淡菜又名蔡菜雖形狀不典而甚益人本草

頭似蚌

海下來蛾雖似烏頭各自有種土形似蛾殼赤尾如人爪形

土肉主肉純黑如小兒臂大長五寸重五六斤有吻鉤口目有三十足大如釵脯堪炙食（閩海水土物志）

蟾蜍一名蝦蟆一名蟲蜍一名鼁一名去甫一名善鳧其肪塗玉則光之如螺故云能合玉石但肪不可多得取肥者剉煎以塗玉亦軟滑易截古玉器有奇特非雕琢又功者多是昆吾刀及蝦蟇肪所刻也（本草取眉間有白汁謂之蟾酥（淮南謂之去蚊

無腸蝦蟇無腸龍蛇屬也（衛武

月精紀乖政則蟾蜍月精四頭威翔（春秋元命苞蟾蜍去月天下大亂（河圖月為刑而佐日見食於蝦蟇騰蛇之神而天印記（卷三

蜕舜明日（傳玄注）

殆於即且（史記月照天下蝕於詹諸（淮南說蟾蜍食明月虹

戚施歸詩外傳曰嫫姆之求得此戚施薛君曰戚施蟾蜍喻醜惡也

辟兵蟾蜍辟兵壽任五月之望（文選注）蘭芝以秀未嘗見霜鼓造辟兵壽盡五月之望（淮南說）肉芝者謂萬歲蟾蜍頭上有角頷下有丹（書八字體重以五月五日中時取之陰乾百日以其左足盡也即為流水帶其左手於身辟五兵若敵人射己者弓矢皆反還自向也（抱朴子辟兵）

法或以月食時刻三發蟾蜍喉下有八字名曰（所特之刀劍

於久曰其潛形其下幸庶之明府富貴今所來七九之年當相見於萬里外後於北得一暴神蛟足投之水中而德裕以六十二年九果應七九之數寸皮不損幻已矣也

今新都縣有東湖日出泰者家富於財嘗假貨錢一萬弘泰微之其急一旦弘泰因夜歸馬驚不進前有物光頭貸之足奉償泰開之惻然已其債仍別與錢十千令放蝦蟇於江中經月餘泰果大兩目如丹皆云向之也

明視之乃金蝦蝦也形如蟇甚大兩目如丹皆云向之也兩之蜀有村夫鬻白蝦蟇萬餘有醫工買歸慮其走逸以大石臼合於地至曉石臼竟知存亡

抱朴子 葛洪

抱朴子走白越人好食蝦蟆凡有筵會斯為上味先于釜中置水次下小羊魚之候湯沸如魚眼即下其蛙乃一一捺羊而熟如此呼為抱羊羹又云齊人食蛙者最佳擲于沸湯即躍出其皮自脫皮既脫乃可以餐與時有一史聞之若不大以為不可況以子其味絕珍豈不大笑

田父之蛇大者名田父能食蛇蛇行田父逐之蛇不得去田父復其尾久之蛇死尾後數寸皮不損幻已矣也

石龍德興有毛山環三州界蔭袤數百里每夜間小雩人夜持火炬入深溪或山洞間捕大蝦蟆名曰石搖頭有一種生山谷中黑色內紅名石鱗魚並可食

土擿柳土楨柳狀如擿柳在孔穴間得之新者尤軟相傳云蟾蜍矢也能已毒瘡

壽蟾蜍壽三千歲 抱朴子 蝦蟆鄉冀自其口出 自然 公角得而食之壽千歲又能食山精

玄中記 蟾蜍萬災有生 卷四百七

活師論山湖水出小蝦流在食水其中多海鰡魚科斗活東注蝦蟇子也 生水中 和蛤魚漸大腳生尾脫去一名玄針一名玄魚 註與

蛙

陶氏掌去毒氣狡壯翻坎酒之則死注齊魯之間謂蟲為蛙圖經曰蛙處處有之歌鳴也 許慎 似蝦蟇而背青綠色 謂之金線蛙陶隱居云蜂腳長故居理大其腰則曰蛙小其蜂則曰蛙月令所謂蟄蟲始振蟄蟲咸動啓戶始出者是也 青蛙亦有皆作黃文者人謂之青蛙亦有皆作黃文者人謂之金線蛙陶隱居云蜂蟻蠭蟬其類最多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爾雅所謂在水曰蠭者是也黑色者南人呼為蛤子

食之　今所謂之蛤亦名水雞是也閩蜀江
以為鱠小形色唱　若名鼈子　一名田雞
武怒遣上句踐處於
之式衛者曰何為其
人聞之曰鼈有氣如此可無為式乎士
人有自到死以其頭獻者
猶為式況士人之有勇者乎是歲
井鼈錢公子牟謂公孫龍曰子獨不聞大蛸井之鼈乎
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
甕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
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
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是來入
天中記　卷五十七　望四
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却告之東海之大樂於是
埳井之鼈聞之適適然驚規然自失也莊子秋水
投鼈燕太子丹自喜得則何來無秦憂日與軻之東宮
臨池而觀軻拾石投鼈太子令人捧藥金丹進之
辭謂武帝元鼎五年秋蝦與蝦蟇群鬬是歲四將軍衆
十萬征南越開九郡越畫鼈也似蝦蟇而長腳其色青
武紀　左
虹蜺一物此說最明本草分條載之見於爾雅
爾雅翼通志畧沉而一之俱誤鄭樵又并帖
類俱不交合惟雌雄相對吐沫漸成魚子
斗夫此物水中相負執不見之而乃云云
謂屢動椎庾唐諸儒所不得聞者耶
取食武帝欲舉籍阿城以南盬屋以東宜春以西除為
上林死棄為朝諫以謂此地上宜蓴羊水多鼈魚食者
得以人給家足無飢寒之憂新注蓋人亦取食之
供祭霍禹廣車騎聲止謀來捕禹舉家憂愁山曰丞相
禮臧宗廟羔兔鼈可以此罪也新注所以供祭
給廟惠帝為太子在華林園聞哇聲問左右曰此鳴
者為官乎為私乎太子令賈侍對曰在官地為官在私
地為私惠帝令曰若是官蛙可給廟厨并是有識云蝦蟆
晉中記
當貴
晉中記　卷五
鼓吹賽孔雅琿字德璋風韻清踈不樂世務門庭之內
草萊不剪南有山池春日蛙鳴或問之曰欲為陳蕃乎
雅琿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期效仲舉僕射王
晏嘗鳴笳鼓造之開群蛙鳴晏曰此殊聒人耳荅曰我
聽卿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愧色南史
賦卞彬賦蝦蟇云青蒲紫茗為蛤魚世以比令僕也
又云科斗唯唯群序閻水緋衣紛紛多事後趨鬼比令史
詰事也南史
呪厭咒僧昭別名法朗少事天師道十中年為山陰縣
深武陵王紀為會稽太守宴坐池亭蛙鳴聒耳王曰殊
廢絲竹之聽僧昭呪厭十許口便息及日晚王又曰欲
其復鳴僧昭曰王歇已閑令恣汝鳴即便喧聒

玄應名憲貨千鳥門關行道中因偃大木下忽夢
僧擊月披褐袖邀洽於玄陰池有一僧曰可聽吾徒之
梵音也于是合聲而噪明日徑往尋之行數里窮林積
水有蛙甚多其水黑謂玄陰池者其僧乃群蛙耳宣
城太守有鄉野小兒牧牛田中有
蛙謎曹耆機辨有客試之因作謎云一物坐也坐卧也
坐立也坐行也坐著應聲曰在官地在私地復作一謎
云一物坐也卧立也卧行也卧走也卧卧也卧客不能
矣中記
曉曹曰我謎吞得你謎客大慚
性熱蛙性熱甚補人有折其足于竈中以水養之不
三五日其損如故亦有以蘇煎食者

蜥蜴

注鳴蠑螈蛇醫以注鳴者也在草曰蜥蜴在壁曰蠑
螈蛙守宮也說文右龍子一名守宮一名山龍子
曰蛇師比
桂林之中守宮大者能鳴者謂之蛤蚧言
射覆上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
對曰臣以為龍又無角謂之為虵又有足跂跂脈脈善
言變化非守宮即蜥蜴上曰善賜帛十匹
蜥蜴或謂之蠑螈以器養之
食鹿七斤治瘡萬卉以點女人支體終年不滅唯以
宇記滅故號守宮傳云東方朔語漢武帝試之有驗物博
志
蜥蜴與魚交魚跳躍則蜥蜴從草中下捐相依近供浮
水土而相合事竟魚還水底蜥蜴還草中三數
蛤蚧蛤蚧背如蝤蛑背有細鱗如蚕子上黄色身短尾
長多
千山谷城墻或大樹間一雌一雄行常相隨常
自呼其名曰蛤蚧
南民曰蛤蚧生一歲鳴一聲二
歲鳴二聲有至十聲者云人以老蛤蚧尤重之物類相感
其聲絶大或曰一年一聲驗之非也端州大廳有蛤
蚧州吏云有年多年至今每鳴或三聲或一聲不定也
天中記

蝗蜮

拒斧不過螳蜋蜂螬蜮有斧
江東呼為石蜋其子蜱
蜻蛚世謂之天馬一名蚱蜢又名蛬
以東謂之馬蠜一名蚣蝑
深秋乳子至夏之初始
生

當軹塞君公出獵有
蜮聚是將溝其輪問其御曰此
何蟲對曰此常蜮也其為蟲也知弱而不知強不量力
而輕就敵公曰此為人必為天下武勇矣還車而避之
勇武聞之知所盡死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
之齊莊公避一螳蜮而勇武
邊伯至謂頻

曰小知夫堂蜋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
也是其才之美者也（崔云人間世螳蜋氣盛轉斧奮臂當轍）
迴句踐是避勇士致薇勵之以義（郭云晉文迴輪于勇
士而壯士雲赴句踐曲軫于怒蛙而戎卒輕死）（郭以為句踐為以為晉
齊莊四車轄將淮南俱同而郭以為句踐為以為晉
文豈各別有所見耶
捕鯉吳王夫差令於邦中曰寡人伐齊有敢諫者死太
子友欲因諷諫以激於王清且愊九枝彈從後園而來
衣洽履濡王怪而問之太子友曰適游後園閒伏蜩之
聲往而觀之夫秋蟬登高樹飲清露隨風搖拢長吟悲
鳴自以為安不知螳蜋超枝緣條曳腰聳距而後其形
（下缺）

夫螳蜋翕心而進志在有利不知黃雀盈綠林徘徊枝
陰踧踖微進欲啄螳蜋也夫黃雀但知伺螳蜋之有味
不知臣挾彈危擲躋飛丸而集其背也此三者皆
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說苑權謀詩孫叔敖
諫楚莊王事同）
郭璞楚人足貨讀淮南方得堂蜋仰掌自鄴葉可以隱
形冰州小作取葉螳蜋以摘之葉落樹下
樹下先有落葉不自復分別掃取數斗歸一一以驗日
鄴問其妻曰汝見我不妻始時恒不言見經日乃爾怪
不堪紿云不見嘿然大喜齎葉入市對面取人物
縛詣縣官爰辟日說本末官大笑放而不治（怪日
笑也）

蜋

蜩名蜋楚謂之蜩宋衛之間謂之蜺蜩秦晉之間謂之蜓
蜩蔡晉之間謂之蜓方言蜻蛚所化秀才常翳座
寄蜩未脫時名復育相傳言蜻蛚所化秀才常翳座
在社側常冬中掘封根見復育附於朽處怪之村人言
蜩由朽木所化也翻因剖一視之腹中猶實爛木（音陽蜋
步丁復育開背而出（音誨）
蜋螂取子幷五歲父母與之入山處之木下以待蜋鳴
還欲取之而群蜋但鳴遂捐而去幷為山間所養年二
十習於弓矢仰天大嘆曰我將射四方矢至吾門止因
擇弓即射矢靡地截草徑至後之門乃隨矢去（於地象）

齊女年亨問仲舒曰蜋名齊女者何故荅曰昔齊王之
后怨王而死屍變為蜋登庭樹嘻咳而鳴王海恨之故
曰齊女（仲舒吾開云云）
承蜩仲尼適楚出于林中見痀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
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垸二而不
墜則失者錙銖累二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
猶掇之也吾處身若厥株拘吾臂若槁木之枝雖天
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
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
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列禦寇莊子）
識時貂蜋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

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古今之通德昔人稱鷄有五德頭上有綬則其文也食飛飲露則其清也黍稷不亨則其廉也處不巢居則其儉也應候守節則其信也陸雲與兄書蟬

聲葉顧愷之好諧謔人多愛狎之尤信小術以爲求之必得桂玄嘗以一柳葉紿之曰此蟬所騎乘也取以厭人不見已悟之喜引葉自翳玄就溺爲愷之信其不見已也甚以珍之晉書

青林樂唐時京城游手夏日採蟬貨之唱曰只賣青林樂婦人小兒爭買以籠覆窓戶間亦有聽其聲長短爲

勝負者清異錄

蟋蟀

異名蟋蟀蛬劉劭注云謂蝴蜻也孫炎曰梁國謂之蟋蟀南楚謂之王孫一名吟蛩一名蛬濟南呼爲懶婦一名紡績齊人今山東人謂之趗織里語趣織鳴懶婦聲詩豳蟋蟀食蝎而化成蜥蜴代簫管道貴聞蟋蟀曰蜻蛚此聲共代簫管爾雅

金籠蟋蟀每至秋時宮中妃妾輩皆以小金籠捉蟋蟀開於籠中罩之枕畔夜聽其聲賡賡然混對武帝門施禽在田穴而出凡人能之蜂蠆作於懷抱爲夫所之爲驚遁也元嘉九年建安郡山蜂百餘萬作於書之爲蜂也稻之爲蟹也池牧

姓子女賢產逐入佛圖搏掠財寶先是塔供養具
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長籠出同
群賊身首腫痛眼皆青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乳母前東都龍門有一處天寶中北宋雅禪師不此處
蘭生庭多古柏枝幹斬其根一窮有蜂兒五斗或一
人於詠祖仍詣視之吳姬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
之乃牽取一馬置紗籠中意甚相畢採死置其傍終日
守之一隅微聆呼嗟之聲忽有數人翔集籠外昔相慰
狀又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甚大小相稱積于龍
外語聲甚細亦不憚人僧密聽之有曰孔昇翁為君笠
不祥頗記元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此吾
天中記 卷三十三

與青桐君爽騰褒琅玕紙數十幅君出可為扎星子詞
當為料理語皆非人世事終日而云禪師舉籠放之因
視謝之次日有人長三尺青羅衣步虛止禪師屏蘇前
曰我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顧失所在 酉陽雜俎

貞元八年吳明圖貢高蜂蜜云其虫之蜜有如蠭
風而身被五彩大者可重十餘斤為巢於深巖峻嶺間
大者占地二三畝國人採其蜜不過三二合如過度即
有風雷之異若蓬人則生瘡以石上高滿根傳之即愈

俗呼為吾子 蠭蜻長跨 蠭蜻長腳者一名蠭蜻一名長跨
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看人衣當有親客有喜也幽
名給新太陽本草 一名土蜘蛛 一名蠭蜻 一名蠭蜻長腳者一名蠭蜻一名長跨
蠭蜻蟲形小黑而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蠭蜻小黑蟲長腳

蜘蛛

爾雅蠭蜻長跨 郭注小蜘蛛長腳者一名蠭蜻一名長跨
俗呼為喜子 蠭蜻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看人衣當有親客有喜也幽
一名長腳荊州河內人謂之喜母此蟲來看人衣當有親客有喜也幽
怒蟹黃南滇性褊急雄雌相鬬力不敵則自投於地以足畫為雄圖
及里中小兒聚簞斂蜂蜜賄以善智幾頃蟹蜜盡腹脹而結網捕飛

出是羅者湯下車命解其三面置其一面
初 蛛蝥作網今人學結欲左者左欲右者右欲高
者高欲下者下吾取其犯命者帝王世紀
執冀晉公子重耳奔齊與五臣游乎大澤中見蜘蛛布
網曳繩執翼而食之公子重耳乃撫撽之于駐駟而觀
之顧謂其臣咎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而猶後其智
布其網曳其繩執翼而食之況乎人之有智而不能廓
畫天之網布絡地之罟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
之智孰可謂之人乎咎犯曰公子慎勿言也君終行之
則有邦有嗣矣 晉子

蜘蛛隱楚國龔舍物隨楚王朝宿未央宮見蜘蛛大如
大中記 卷三十七 五十四
栗四面縈羅網有虫觸之而死者退而不能得出焉舍
乃嘆曰吾生亦如是耳仕宦者人之網羅也豈可淹歲
於是挂冠而退時人笑之謂舍為蜘蛛之隱 金樓子

如果張文成景雲二年為鴻臚寺丞帽幕及綠袍並黑
嗑有蜘蛛大如栗當簷門緣絲上經數日大赦加階授
五品 會稽

知輪扁傳裴旻山行有山蜘蛛垂絲如匹布將及旻引
弓射殺之大如車輪因斷其絲數尺收之部下有金瘡
者舂方寸貼之血立止 酉陽
阪化道上許相之言以盆覆寒食飯於暗室地上入
悉化為蜘蛛上

蛛嘲洛陽 妍楊孝羅聰惠有才思解嘲辨楊
甚憐之時有僧雲辨者善講經有口才楊尤重之長壽
年五月雲辨對講歌者忽有蜘蛛千餘前舞絲而下正
對楊與雲辨前楊笑謂歌者曰試朝得看來絹二匹歌
者不思應聲嘲之意不離 雲辨辨體充胖大楊見詩絶
倒大叫和尚將絹來雲辨慙且笑與絹五匹詩曰吃得
胖要撑羣恩統寺行空中設羅網只待殺虫生 洛陽耆
為妖江夏城南鐵佛寺內有蜘蛛井世傳唐時有紅白
二蛛化為妖婦以媚人故鑄鉄佛鎮王 忘

蟻
玄駒千有二月玄駒貴玄駒也者蟻也貴者走於地中
天中記 卷三十七 五十四
也 大觀 本草
牛亨問曰蟻名玄駒者何也荅曰河南人亟河
而見人馬數千萬皆如黍米遊動往來從旦至暮家人
以火蚐之人皆是蚊蚋馬皆是大蟻故今人呼蚊蚋曰
黍民名蟻曰玄駒也古今注 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响也
法言

蚍蜉 大螘其子蚳醯其場謂之坻或謂之埵方
言
戴粒東海有螽焉常逢巢而上則
千雲之峯類遷於群岳沉沒而下則隱天之丘潛嶠於
重川有蚍蜉焉聞而悦之與群蟻相要乎屏畔欲觀螽之
形月餘螽潛來出群蟻將交遇長風激水崇濤萬仞海
水沸地雷震群蟻下此將螽之作也數日風止雷默塵

隱起如囷群蟻曰彼之武山何異我之戴蚰乃泉燕翼隨厄有救千蚰起居巢之巔歸伏穴之下蚰乃物我之適自已而彼何用數百里勞亡仰觀之乎子猶子游知水管仲隰朋從桓公而伐孤竹行山中無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知有水乃掘地遂得水管子

娛意空城寥廓所聞者悲風所見者鳥雀昔陳司空為邑宰所存幽閑獨坐愁思幸賴游蟻以娛其意以今況之知不虛矣應璩與曹昭伯書

牛聞殷仲堪父病虛悸聞牀下蟻動謂是牛鬪孝武不知是殷公問仲堪有一殷病如此不仲堪流涕而起曰殷中記

臣進退唯谷世說

蟻王吳富陽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迴復向一頭甚遑處畏死因以繩繫蘆看舡船至并蟻得出其夜夢一烏人謂云僕是蟻中之王也感君見濟之恩君後有急難當相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檻錄為劫主繫餘姚昭之忽思蟻王之夢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緣女復為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德獨歸故人恩斯重不忍復雙飛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其美節乃起樓於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於墓宋南史宋末娼家女鄱王京守志養舅姑常

月乃去衆燕翼隨厄有救千蚰起居巢林宋文帝元嘉二十八年魏人破南兖徐豫青冀殺掠不可勝計丁壯即加斬截嬰兒貫於槊上益舞以為慶所過郡縣赤地無餘春燕歸來巢於林木共啣綿像宋劉義隆時天竺僧求那跋摩將詣楊州路過靈鷲寺謂諸僧曰此間舉有異瑞燕值王者登臨其年冬果有群燕共啣綿像委之堂內及齋主爾道成初為始興太守遊於此寺而起白塔燕爭巢翻已累日惠令人掩殺試命綱紀斷之並皆惠乃使卒以弱竹彈而燕既而一去一留惠笑謂吏屬曰此留者自計為巢功重彼去者既經楚痛理無固心群下伏其深察宋明帝

兆祥侍中紀陸初生有白燕一雙出斑表素質窅途亦通宜城記

燕女墳襄陽霸城王整之姊嫁為鄭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勇始歲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盒中為誓乃止所住戶有燕窠常雙飛來去後忽孤飛久歲其翩栖乃以綫繫足為記後歲此燕果復更來猶帶前

化蝦嶺南暑月欲雨則朽壞中白蟻蔽空而飛入水即脫化為蝦土人過夜于水次秉燭蟻見火光悉來水中則以竹濾取搏之每搏以豚臛糝之為時號天蝦又有大赤蟻作窠于木梢如數升器者取其卵并蟻以醃醬交廣溪洞間黃長多蟻卵陶澤令淨以為醬或酸醬亦佳

云其味酷似肉醬并官客親友不可得也

蝴蝶

鳳車俠蝶一名野蟫一名風蝶江東呼為捷末色白皆青者是也其大如蝙蝠者或黑色或青斑名曰鳳子一名鳳車一名鬼車生江南樹橘園中

沈氏筆記

天中記

蛺蝶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適志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陳經宿化為大蝴蝶上

蝶異陝公路常見盧肇說捉得一粉蝶如兩手大上有蒼綠點丁香跟前翅頭兩蕊臙脂色後翅為燕尾分亦

蝶之異也

錄注戶

木蕖化陝公路南行歷遙峽維舟飲水觀岩側有一木五綵初謂丹青之樹命僕採獲一枝尚綴軟蝶九二

笑稱善

比者

書

樹子化蝶長安城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凋落後結實其子光明燦然如火之照焉數日皆化為紅蛺蝶飛去至明年唐高祖自南唐國入長安此其

天中記 卷五七

前兆也

錄相

滕王蝶

搢紳脞說魯封云見滕王蝶圖有名江夏班大海眼

小海眼村裡來桑花子

白尺蠖化白蛺蝶尺蠖屬所化也馬大才領非能少時見

鬱栝中壞綠裙幅旋為蝶張周封言自合花合之泥其

十餘個有翠紺緌者金眼者丁香眼者紫斑眼者黑者白者紺脈者大如蝙蝠者小如俞爽者因登岸視之乃知木菓化焉（北戶錄）

加濃嶼有人將南海泊于孤岸有物如青帆飛過海將覆舟舟人競以物擊之如帆者盡破碎墮地視之乃蛺蝶也海人去其翅足稱之得肉八十斤最之極肥美（嶺南異物志）

衣化羅浮山有蝴蝶洞在雲峯巖下古木叢生四時出蛺蝶世傳葛仙遺衣所化（圖書編）

蝤蠐鶺子草蔓上春生纔只食其葉越女收於粧奩中養之如養蚕法虫老不食而蛻為蝶蝶赤黃色女子佩之如細烏皮靴為媚蝶（天中記）

蝶物蝶交則粉退蜂交則黃退（嶺表錄異）

蜻蜓

赤卉使者水蠆為蟌矛蟌蜻蛉也（莊子）名白宿（呂覽）淮南人呼庸伊（方言）蜻蛉一曰青蛉色青而大者是也小而黃者曰胡雞一名胡黎小而赤者曰赤卒一曰絳騶一名赤衣使者（海錄）俚絳蝶一名蜻蛉以蜻蛉而色玄絳江東人呼為絳騶亦曰童幗亦曰天鷄好以七月群飛堦砌之間（埤雅）謂海中青鰹化為之也（古今注）一名蜻蛉（南越志）

陽人呼江鷄（翼）

射鯨　莊王命養由基射蜻蛉曰吾願生得之養（莊子）

援弓射之拂左翼（莊子）

志機海上之人有好蜻蛉者每居海上游蜻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前後左右盡蜻也終日玩之而不去其父告之曰聞蜻皆從汝居取而來吾將翫之明日之海上而蜻無至者矣（呂覽）

蚕子蔵莊辛對楚襄王曰夫蜻蛉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俯啄蚊虻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為蠗蠗食也（楚）（化珠五月五日埋青蜓頭于西向戶下埋至三日不食則化成青真珠又云埋于正中門（博物青蛉之首塵而（天中記）

蛍

異名蛍火一名即炤（爾雅注）一名景天一名夏良一名夜光一名宵燭（古今注）一名放光一名夜照（本草）

丹鳥丹鳥蓋白鳥丹鳥者謂丹良也白鳥者謂蚊蚋也其謂之鳥也重其養者也有翼者為鳥羞也者進也不盡食也（大戴）

熒熒光行光熹元年秋張讓段珪胡少帝及陳晉王走小平津帝與王夜逐蛍火光行數里得民家露車共乘還宮（後漢）

晉車胤字武子好學不倦家貧不常得油夏月用練囊盛數十螢火以夜繼日焉（晉車胤好學嘗囊螢光照書）

讀書時值風雨胤嘆曰天不遺我成其志業耶言訖有大螢勞書宛比常螢數倍讀書訖即去來如風雨至（異苑）

（志林）（元和郡縣志）

微螢遊山炀帝大業末天下已盜起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數斛夜出遊山如放火光偏若谷（隋書）

蠼蛄

五伎蠼蛄一名天蠐一名蚯蚓（本草）梧鼠五技而窮（荀子）蠼蛄一名石鼠（古今注）碩鼠五能不成一技（術注）云能飛不能過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不能絕人（禽蟲典）（天中記）

（禽蟲典）

蠼蛄一名蚯蚓（爾雅）郭璞注云似蚕蝎尾有毒螫人（埤雅）

如牛黃帝起有大蠼見（河圖）鄒衍言黃帝土德有蠼蛄如（別錄）黃帝時有大蠼如羊（宋祁）（宋景文筆記）

穿徹廬陵太守龐企自云其乃祖非罪係獄將上有蠼蛄行其左右謂曰爾有神能活我死否因投食與之蠼（搜神記）

蛄食飲盡去有頃復來形體稍大意每異之乃復與食如此數月間其大如豚及將刑之夜蠼蛄掘壁為大穴（搜神記）

乃破械從之出亡後遇赦免故龐氏世祀蠼蛄焉（搜神記）

蠅

（埤雅）蠅青蠅屬青蠅之類好營溷自扇雅（爾雅）

（本草）蠅生積灰蜂出蜘蛛（李時珍記）蠅墮水死者置於灰中須臾即活（相感志）或曰大麻蠅某根所化（酉陽雜俎）腐聚處所在青蠅集聚辨別白黑敗亂邦國（易林）

託騹蒼蠅之飛不過十步託騹之尾乃騰千里之路然無損于騹騹衍使蒼蠅絕群也（張湜集）光武與隗囂書曰蒼蠅之飛不過三數步託驥之尾得以絕群（東觀漢記附騏）

青蠅為吊客虞翻放逐南方自恨犯上獲罪當長沒海隅生無可與語死以青蠅為吊客使天下一人知己者足以不恨（別恨）

逐蠅（王思正始中為司農性急嘗執筆作書蠅集筆端驅去復來如是再三思恚怒自起逐蠅不能得還取筆天中記）

（卷五七）

（二一）

（四）

驅蹋塊之（詩疏）

（卷五七）

驚集鼻魏何晏嘗晝見青蠅數十頭來集鼻上驅之不肯去以問管輅輅曰鼻者艮此午不可不思害盈之數盛而集之焉位峻者與輕衰者危衰之期至明年晏及孫颺背依（詠懷詩注）（晉書）

蠅故有堅時風風集于東閣大叔天下初將為叔與王位符融談于中露堂悉屏左右堅自為文有一大蒼蠅入自牖門吟華良久集于筆端驅而復來堅惡之又而方去俄而長安街巷市里民相告曰官今大叔有司以開堅融謂融曰禁中無屬耳之垣事何從而泄也勿外推之咸言有一小人衣青衣大呼于市曰官今大叔須

史不見堅歎曰其向蒼蠅乎蠅狀非常吾固惡之
吳死作晉明帝

林閒庫秋伏連居室患蠅狀門者曰何故放入
史廿
史

蠅集武儒衡為中書舍人時元稹依倚內官得知
制誥儒衡深鄙之會食於閣下蠅集於上儒衡以扇撲
之曰滅從何處來而遽集於此同僚失色儒衡意氣自
若

蠅類有蒼者聲雄壯員金者聲清晤其聲在翼也青
者能敗物巨者首如火一名景跡

蠅營營青蠅止于樊
文說

蚊

白鳥脫齋桓公時于栢寢謂仲父曰吾國富民殷無
餘憂矣一物之所累人猶為於邑白鳥營肌而求飽寡
人門之闔晝沙之幬進蚊子焉其蚊有知禮者不食公
之肉而退有知足者遠害公之南仰食有不知足者遂長
噬毋令得食之及其飽也腹膨蟲之破潰公曰吁
中山經是矣
金樓子

蚊嘷聚有樹如冬青實生枝間形如桃杷子每熟
即折裂蚊子群飛唯皮殼而已土人謂之蚊子樹
南州異物志
蚊母鳥蚊母鳥形如青鵝喙大而長於池塘捕魚而食

每叫一聲則有蚊蚋飛出其口俗云採其物爲廚可
蚊 亦呼爲蚉蚊鳥 雅 廣 雅
麥蠶養蠶養羊以腥麥蠶以蚊 蠶山海經
蠶蠶性畏蚊蚊小蠶之輒斃 雅 郭 璞
虱
相吊湯沐具而蟣虱相吊大廈成而鷦雀相賀 淮
無定質今頭虱著身皆緒變而白身虱處頭皆漸化而
黑是玄素果無定質移易在乎所漸也 抱 朴
虱父責魯争汝陽之田魯侯有憂色魯隱者周豐往見
曰臣嘗晝寢夢小人之鬬乎衣中甘臣脅腴之肌
稱臣項者之膚相與樹黨爭之日爭不息相殺者大半

虱父止之曰我與你所處不過容膝而已奚用交戰爲
哉群虱止今君以七百里爲君之城亦以足矣而以汝
陽數畝之田戚君之心曾不如一虱之知竊爲君羞之
魯侯曰善
風賊齊卞彬爲蚤虱賊序曰虱有諺言朝生暮孫若吾
之虱者無湯沐之慮絶相弔之憂晏聚乎久褲欄布之
裳復不勤之計捕孫孫子三十五歲 南 史
破虱求段成式酉一夕堂中會時妓女王壹忌魚多見
之色動因訪諸妓所惡者有逢山忌風金子忌蝨尤甚
坐客乃效倣蝨掣風事多至百餘條以擾之子戲掇其
事作破蝨錄 劉 陽
蛣蜣
胸明瑯州地名胸腮胸腮走蛣蜣也故上多此蟲常至
夜江畔出其身半跳於空市而鳴其形胸腮 嘉 話 錄
歌女二名蜜蟲一名曲蟲善長吟於地中江東謂之歌

女或謂鳴砌亦呼爲蟋蟀注今一名土龍一名地龍其采呼爲蚓蝓本草

鳴非蚯蚓按月令螻蟈鳴蚯蚓出蓋蚯蚓與螻蟈同處鳴者螻蟈非蚯蚓也吳人呼螻蟈爲蛄故諺云螻蟈叫得腸斷曲蟮乃得歌名物上

如虹黃帝起大蚓見記淵蜿大如虹世紀蜿土精大五六丈圖長十餘丈宋

白巾女孟州王雙宋文帝元嘉初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洗地以蔌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中云恒有女著青裙白領中來就其寢母聽聞屬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蠶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一奩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昌蒲根干時咸謂雙皆同皇鑫矣

鼠負虫巨者多化爲蝎子負于背舊說蟲滿百爲蝎所螫蝎前謂之蔌後謂之蠆蝎常爲蝟牛所食以跡規之蝎不復去跡今人或爲蝎字

痛立止威仙伯蟲蠆蝎也

大琵琶安陽城南有亭宿者聞牀有書生入亭宿明搥得老蝎大如琵琶長數尺吞之而落身衣如故易至安邑縣北以不孝姑天神所罰

聚鳴友曲上都渾令宅載門外一小棵樹有穴大如錢每夏霖後有蚓大如巨臂長二尺餘白頸紅斑傾蚓數百條如索緣樹枝幹及曉悉入穴或時衆鳴往往成曲

學士張乘言渾令時堂前忽有樹從地湧出蚯蚓遍甎

中號叫宛轉帝與綵綫觀喜處不已謂綫曰如此
何不早馳驟奏聞本通志多取蝎混蛆中覩之通雅俱
主簿也劉金壇縣大曆中雖蛆云閩元中有北人為主簿以
竹竿十餘枚置于廳事之對后逐孳育數百枚為
蚯蚓紫小者名蚯蚓蜀本
蚓蚓吳蚣
制蛇卿蛆吳公也蜀且芇蒂冒馬脛尸幕小蛇也卿
蛆喜食其眼物本草奔蜈蚣性能制蛇見大蛇便緣而咬其
天中記卷四十
腦本草
禁蛇南人入山皆以竹管盛活吳公吳公知有蛇之
便動作於管中如此則章中便有蛇也吳公見蛇能以
氣禁之蛇即死雖蛇遇見之而蟠伏蜘蛆當其前似施
禁法蛇即為之開口蜘蛆入食其腸復究其旁而出
和漢志
不肉唐杜暐使嶺南至廉州見蜈蚣大如筯天寶四載
廣州因海潮海一蜈蚣死割其爪得肉一百二十斤圖經
骨視李勉在汴州得異骨一節可為視南海時得于海
商云是蜈蚣脊骨續博物志
作膾開寧縣多蜈蚣大者其皮可以鞔鼓取其肉膾為

脯美于牛肉南越志晉安東南吳嶼山吳公千萬株
云長丈餘者以作膾來似大蝦餘物
慴牛東南海中蜈蚣長數丈能噉牛里人秋冬間潛之
則鳴聒然火炬以驅逐之異物志
吸魚絲步縣多蜈蚣大者能以氣吸魚小者吸蜥蜴相
去三四尺骨肉自消南州異物志
如翠異珠崖人每晴明見海中遠山羅列如翠羽而東
西不定惡蜈蚣也南州異物志
畏蝸蜈蚣畏蛞蝓不敢過所行之路觸其身則蜈蚣死
蜈蚣制蛇而畏蚯蚓蝸遇蚯蚓即不敢動蚯蚓以涎
灑渴以殺蜈蚣酉陽雜俎
續其足盡落通雅他書不見此說疑鄭誤
蟪蛄
蟪蛄一名蛄蟪一名弄先一名轉先一名天社一作天柱方言今俗名推
轉先蛄蟪之知在於轉先而笑蛄蟪者乃以蘇合為蟲
蟲音物注
無鼻蛄蟪無鼻而聞聲玄中記凡不義蟪蛄
螇螰蟪蛄轉先先成兩精明之而有螇螰者存焉
而蟬彼蟪不然螇螰有耳

蝗

[異名]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蟲爾雅

[梵字]蝗蟲總名　右梵字或自天下來者乃切利天地天來者西域譯其字作木天壇法禳之令蝗蟲盲有王生固日天丁時或言魚子變近之矣舊言蟲食穀者部吏所致侵魚百姓則蟲食穀蟲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身赤僕吏也

[蝗]可重青雞蝗茅卓皆畫石勒與蝗競取民禾百雄謂之胡蝗音皇

蜻蛚

[魚伯]蝗蝎魚伯青蛚也雅南方有虫名蝴蝎加蟬而小天中記

稍大其味辛美可食每生子必依草葉大如蚕子人將子歸其母亦飛來不以近遠雄潛取其母必知處發其母拿錢子拿貫用錢則自還孔穆神蝴蝎謂之青鬼東晉云青鳥可以還錢或云青蛚即蝴蝎其雄雌常處不相捨人採得以法制之用拿錢以貨易晝用夜歸異物志

蜮

[蜮]一名水狐記中一名短狐射工射影抱朴子溪鬼蟲本草拏此蜮異深山窮谷多毒霍之物氣則有瘴癘人則有蜮蟲則有射工沙蟲之屬生焉博物志

鳳

[有蟲之長]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為之長也家語

[鶵火之精]鳳凰鶵火之禽陽之精也德能致之其精舉至瑞應

[火精]鳳火精也孔叢雄曰鳳雌曰凰其雛為鸞鸞或曰鳳凰一名鷟鷟一名鵷雛毛蟲經草鳳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在天為朱雀詩義

[六像九包]鳳有六像九包六像者一曰頭像天二曰目像日象日三曰背像月四曰翼像風五曰足像地六曰尾象天中記

綸九包者一曰口包命二曰心含度三曰耳聽達四曰舌詘伸五曰彩色光六曰戴矩州七曰距鉞鈎八曰音激物九曰腹戶行鳴曰歸嬉止鳴曰提扶夜鳴曰善哉晨鳴曰賀世啾鳴曰知報啄喙曰都知栽啄貞持竹實來故子欲居九夷從鳳嬉論衡

[丹穴]丹穴之山其上有鳥焉其狀如雞五采而文名曰鳳凰首文曰德翼文曰義背文曰禮膺文曰仁膺文曰信是鳥也飲食自然自歌自舞見則天下安寧南山經夫未行為仁鳧頭上青故曰戴仁也爭行為義為白鳳纓白故曰纓義也火行為禮為赤鳳背赤故曰負禮

也水行為智鳳鳥黑故曰向智也土行為信鳳足下黃故曰踵信也抱朴子

翔至德鳳凰之翔至德也雷霆不作風雨不興川谷不瀆草木不搖而燕雀佼之為不能與之爭於宇宙之閒還至其曾高逝其萬仞翔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國安其主好文則鳳凰居之園亂其主好武則鳳凰去之今鳳凰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夾則與天除徑躡都廣入日抑節羽翼翡翠暮宿風穴當此之時鴟鴞鵂鶹莫不憚驚伏竄汙瀆況直燕雀之類乎淮南

鳳象黃帝即位宇內和平思見鳳凰之象以問天老天老曰夫鳳象鴻前而麟後蛇頭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雞喙駢翼而中注首戴德項揭義背負仁心抱忠翼掖信足履正尾繫武小音合鍾大音合鼓延頸奮翼五彩備舉光動八風氣應時而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游必擇所饑不妄下其鳴也雄曰節節雌曰足足昏鳴曰保章晨鳴曰上翔集鳴曰歸呂此謂鳳像夫唯鳳為能究萬物通天祉象百狀達于道德五音順成九德去則有災見則有福覽九州觀八極備文武正王國嚴照四方仁聖皆伏故得鳳像之一者則鳳過之得二者鳳不之得三者則春秋下就之得四者則四時下之得五者則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盛哉於是乃備黃帝帶黃紳齋于中宮鳳乃蔽日而降黃帝降自東階西

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茲敢不承命於是鳳乃遂集於東園或巢於阿閣或棲於梧桐止於蓬林飲於弱水濯羽於丹穴採食於玄圃遊於閬風出入於紫淵夕宿於風穴當此之時鴟梟鵂鶹莫敢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黃帝於是乃與天老五聖俱乘鳳而遊觀於四海之外過崑崙之丘東窺青丘之野南翔於羽民之國北至於幽都之門西經於流沙之西還於中土而鳳皇翔集於帝之東園與百鳥羣聚進賢而不黨飲食而不爭鳴聲上音合鸞鳳之聲下音合鍾磬之和雄鳴即天老雌鳴即五聖黃帝乃與天老五聖俱降於中土

民始食卵孟獻去之鳳凰隨焉止於丹山去九疑萬八千仞山多竹長千仞鳳凰食竹實孟獻食木實(括地圖)翼和化益而登玄雲靈鳳值孟獻而交月穴(抱朴子)麟鳳之形狀焉蓋聖人以心神為異古者太平之世鳳凰常居其國而生乳至夏后始食卵而鳳去之比則鳳有種明矣(上)

鳳雛成王時海金則獻鳳雛育於靈禽苑及封泰山禪社首之後文彩炳曜翔而歌舞之頻不復喧鳴之成王崩康王即位之七年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投琴而歌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余何德兮以感靈賴先王兮(太中記)

恩澤湊矣于胥樂兮民以寧琴操成王暮儀鳳之歌(宋志)鳴鳥者造德不降則鳴鳥不擇木智君(晉書)鳥謂鳳也(魏明帝詔管寧曰夫以姬公之聖而荀彧不降則鳴鳥弗聞(圖志)居積石莊子曰老子見孔子從弟子五人問曰為誰對曰子路為勇其次子貢為智曾子為孝顏回為仁子張為武老子嘆曰吾聞南方有鳥其名為鳳鳳之所居也積石千里河水出下鳳鳥居止天為生食其樹名瑤枝高百仞以瓊琳琅玕為實天又為生離珠一人三頭迺卧迺起以伺琅玕鳳鳥之文戴聖嬰仁右智左賢(注)九色西王母曰仙之上藥有九色鳳腦次藥有蒙山白五色五鳳三年詔曰三月辛丑鸞鳳集長樂宮東(中)柏上飛下止地文章五色留十餘刻吏民並觀(前漢紀)

群馬向立年露三年二月鳳皇集新蔡群馬四面行列
皆向鳳立以萬數宋志
五采建武十七年鳳皇至高八九尺毛羽五采其川
郡群鳥從之蓋地數頃留十七日乃去東觀記
拘九子晉穆帝升平四年二月辛亥鳳皇將九子見鄭
鄉之豐城十二月甲子又見豐城衆鳥隨從宋志
衛詔石季龍與皇后在觀上有詔蓄五色紙著鳳口中
鳳既銜詔待人放數百丈絳繩繫脚皆用金環記中
以木作之五色漆畫硃綠脚頭鳳飛下鳳
鳳里文帝元嘉十四年大鳥二集秣陵民王覩園中李
棄上狀如孔雀頭足小高毛羽鮮明文采五色音聲諸
和衆鳥如山鷄者隨之行三十步頃東南飛去彭城王
義康以聞改鳥所集永昌里謂之鳳凰里宋志起臺于山
因名鳳凰臺今廢鳳皇樓在鳳皇臺上記宮苑
鵠引孝武帝孝建元年正月庚申鳳凰集徒閭縣
雙鵠為引衆鳥陪從征虜將軍武昌王渾以聞宋志
四年長壽二年十一月陳州上言宛丘縣鳳凰集衆鳥
故萬計後增從行列齊整色別為群後三日改元仍鳳
尺高五尺其文五色冕如金林至申時飛向北去州界
南入城衆禽周繞至萬歲寺前樓高木上身如龍長九
有胎王意怪之因斬鳳頭埋着長林丘中後生女名曰
皇妃王女思鸞鳳之遊好鳥而臨之長林丘中歌曰
宿女洞玄本竹經云西方衛羅國王有女字曰配瑛與
鳳共處於晨鳳常以羽翼扇女面後十二年中女忽
正平可用為枕朱紱金環文彩煥爛如生人咸異之
鳳頭徐知誥知潤州好奇寶泽物所蓄不可計有蜀伯
持鳳首至自古得之微外蠻夷狀如雄鷄廣五十寸冠上
見火化金蟬散飛而去
者不可勝計村民疑臺下有異私掘之三尺餘石鎚中
直楯金劒一取不能盡擊斫得其半以火煆欲分之劒
尚有數頭臺旁禽鳥糞兩溝皆滿小禽不敢飛動餓死
無鳥雀鳳去後人視其處有鯉魚重五六十斤者食餘
之至日入則下留三日乃從西北摩空而上縣中三日

香穹。鳳綿綿長歸悠悠我思來與願遠萬劫無期仁
時來飛是鳳藝然而生抱女俱遷入雲中
仁鳥倘福上成帝書云北藏都遷則仁鳥增逝愚者蒙
載則知士深退
梧禽梧禽不與鵜鳥同沉群處不與豺狼連群交際篇
梧禽激響于朝陽鳳凰共鳴
景老橘耀于天路
靈鳥鳳韶未九成靈鳥未紆儀也抱朴子靈禽嗜皆于阿閣
儀禽均儀禽于唐庠同聲獸於虞庭張華馬融
五鳳五鳳皆五色為瑞者一為聖者四其四皆似鳳並
為妖一曰鸑鷟鸑鷚喙圓目身義戴信嬰褶膺仁負智至
天中記卷
則役之感也二曰發明烏喙大頸翼大大頸身仁戴智
要義膺信負禮至則喪之感也二曰焦明長喙踶翼圓
尾身義戴信嬰仁膺智負禮至則水之感也四曰昌
欠目小頭大身細足脛若鱗葉身智戴信負禮仁至
則旱之感也國語曰周之興也鸑鷟鳴岐說文曰五方
神鳥東方曰發明南方曰焦明西方曰鸑鷟北方曰幽
昌中央曰鳳鳳鳳樂叶韻藏叶韻青鳳謂之鸑赤鳳謂之鷟黃鳳謂
之鸞白鳳謂之鵷紫鳳謂之鸞凡五方之鳥皆似鳳
而非也東方發明總全身青西方鸑鷟全身總白南方
焦明全身總赤北方幽昌亦曰退居全身總黑中央鳥
名玉雀亦曰鳳鳳全身總黃人鏡

鸑

火雞火雞為鸑元命包天樞得則鸑集禮斗
瑞鳥鸑瑞鳥一曰鵁鶄首翼亦曰鳳青曰羽翔白曰
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翰經
鳳凰之佐鸑鳥者赤神之精鳳凰之佐鷄身赤色亦
被五彩鳴中五音肅肅雍雍音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
親疎有序則至一本曰心識鍾律調則至鳴舞以和
之瑞應圖
鳳鳥之亞鸑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彩變易故

宇省禮半儀曰天下太平安寧則見其音如竽
鸞刀一周之文物大備法車之上綴以大鈴如鸞之聲
也汝改為鑾倉紐
女狀女狀之山有鳥其狀如雞而五彩文名曰鸞鳥
見則天下安寧西山經
白敭軒轅之國諸夭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舞鳳凰如
民食之廣外西經廣都之野鸞鳥自歌鳳鳥自歌沃野鸞鳥自歌
大荒西經
北狄之國有桂山有五采鳥三名一曰皇鳥一曰
鸞鳥一曰鳳鳥上孔頴達曰燕雀有啁噍之感鸞鳳有
歌舞之容說文
長離長麗前掞光耀明璨曰長麗靈鳥也故相如賦云
天中記卷三十八
前長離而後蜚遽說云鸞也張衡思玄賦亦曰前長
麗使拂羽漢崇後書思玄汪長離鳳也潘岳贈陸機詩
婉婉長離凌江而翔美美朱鸞來自南岡傅咸贈何劭
王濟詩雙鸞存蘭渚二離揚清暉皆以離為鳳
雌雄昆蒭圖云鸞鳥似鳳而白緌閒樂則踶節而舞至
則國安樂其雌曰和雄曰鈴子
氏池獻成王時氏池獻鸞說文
有靈馬王母曰神仙藥次有靈丘蒼鸞漢武內傳
蓋庭干阜為重泉令鸞鳥集止學宮阜使掾沙豐為張
雅樂警鳥舉足乘應聲而舞止縣庭留十餘日乃
去東觀記
稷梢辛繕字公文治春秋識緯隱居華陰光武徵下至
有大鳥高五尺鷄頭鸞頷虵頸魚尾五色備舉一周
棲繞梔樹旬時不去弘農太守以聞詔問百寮咸
鳳太史令蔡衡對曰凡象鳳者有五多亦色者鳳多
色者鸞多黃色者鵷鶵多紫色者鸞鳥多白色者鵠今
此鳥多青乃鸞非鳳也上善其言王公聞之咸遜位避
繕不起決錄注
對鏡舞罽賓國王結罝峻岐之山獲一鸞鳥王甚愛之
欲其鳴而不能致乃餙以金樊臨以珍羞冀和鳴之意
感三年不鳴夫人曰聞鳥見其類而後鳴可懸鏡以映
之王從言鸞覩影感契慨焉悲鳴哀響中宵一奮而絕
宋書樂志十一
鸞鵠豫章洪井有鸞岡洪歷先生乘鸞所憩泊也謝莊
宋太祖哀策文
鳥詩序
鸞鵠豫章洪井有鸞岡洪歷先生乘鸞所憩泊也謝莊
宋書樂志十一
紅鳥梁武帝太清元年捨身光嚴重雲殿時海中浮鵲
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女人年二百歲有女官道
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鳥帝方
捨身時共使適至云此鳥譬有紅鳥居下故其名觀
其圖狀則鸞鳥也南史本紀
鸞鵠隋煬帝大業十一年有二孔雀自兩兒飛集實城
朝堂高親衛校尉高德孺十餘人見之奏以為鸞時孔
雀已飛去無可得驗於是百官稱賀詔以德孺誠心真

舉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于其地
造儀鸞殿（通鑑雜記曰儀鸞殿云馬德驎炀帝好關祥瑞常有野雀集丁殿
上當門欣舒唱云此是鸞鳥有衛上報云村野之中人
有此物校射乃令衛士仍奏為鸞炀帝不究真虛即以
為然名此殿為儀鸞嗤笑至今未珥（唐令集要）

鸞北風（詩邶風匏有苦葉）百羽從之（禽經）

天勝（乾皇斷名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酉陽雜俎）

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將雨鸞鳴（通典大
天中記）

特栖感鸞鸞之特栖兮悲淑人之希合（思玄賦王逸以
乘鸞兮溘埃風余上征王逸曰鸞鳳別名也（廣雅曰鸞
鳳屬也山海經曰虻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鸞鳥九疑

鵬

（爾雅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也則將徙于南冥冥
者天池也（莊子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莊子逍遙遊）

文王少時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
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文王見之瓜頭神爽殊絕常鷹
故為獵於雲夢置網張布烟燒漲天毛群飛旋爭噬競
搏此鷹軒頸聳目遠視雲際無情鳥之志王曰吾鷹所
擾以百數次鷹魯無有及者余耶獻者曰若効於雉
兎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飄飄鮮白而不辨
其形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翕君飛電須臾引墮如雷血
丁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墜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
喙邊有黃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
飛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西京雜記）

黑鷹得鵬鴞衆鳥識性東方朔識之（漢武帝時
西域

食驄崑崙層期國出大鵬飛則蔽日能食駱駝人拾得
羽翮元成吉思皇帝西征萬餘里有大鳥其一羽足以
蔽千人蓋鵬類也

金翅鳥

食龍飲鳳齊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乘聚萬翻矣
方欲珠懸衆旌金玉其得之即晏若晏子曰臣聞滄瀛
之外有鳥焉曰仓鳥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常飲而不飽其食非鳳血不飲其食也常飲而不飽其飲也常飲不
死生未幾何天其天年而死珠玉之珍非乃為君（通

愛養小龍初武帝憂金翅鳥下殿庭博食小龍無遺乃飛上天及明帝即位祚誅高武子孫蓋明帝名鸞故也

四種龍類有四種生卵生胎生濕生化生亦有四種生金翅鳥食之欲搏取諸龍時以兩翅扇海令開乃啣出

鶴

楊烏鶴者陽鳥也而遊於陰因金氣依火精以自養行必依洲嶼止不集林木蓋羽族之宗長仙人之麒驥也

相經 鶴愛陰而惡陽爲愛陽而惡陰

胎化 散幽經以驗物情胎化之仙禽鍾浮曠之藻質抱清逾之明心

鶴賦 鶴舞而知節鶴鳴而應時亦鳴諸義雖騶曰綠鵾鮪王后帝貝貌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以事殷湯湯賢之遂

天中記 甚則熱又須飛去鶴合而卵生其體大食魚蝦喙蛇鳳不能去耳

影生 鶴影生今鶴雌雄相隨如道士步斗發其跡而孕以爲相也李暐琴龍臺碑蓄弘圖於綠鶴之新

丹鶴 周昭王時奎倫國獻青鳳丹鶴各一雌一雄以漕皐之粟飴之以溶溪之水飲之

記道 化鵾周穆王而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

抱朴子 勸血天干飲於孟氏愛舞白鶴二八

搜神記 至於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故天子

上 乘軒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左傳衛侯喜鶴有聰

大夫家皆養之鶏鳴時亦鳴詩義疏鶴知夜半鳴注鶴鳴聞於野注鶴鳴高聲聞於外而皆天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鶏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也墨子

搜神記 鶴鳴戒露此鳥性警至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滴有聲因集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害也

風土記 露令鶴也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玄鶴千載則變蒼又千歲則變黑所謂玄鶴也注今

鶴表雖騶曰綠鵾鮪鮈王后帝謂殷湯也言伊尹以事殷湯湯賢之遂

天中記 尹始仕緣烹鵾鳥之羹脩鮈王弓以事殷湯湯賢之遂以爲相也李暐琴龍臺碑蓄弘圖於綠鶴之新

抱朴子 化鵾周穆王而征一軍盡化君子爲猿爲鶴小人爲蟲

搜神記 勸血天干飲於孟氏愛舞白鶴二八至於巨蒐氏巨蒐之人乃獻白鶴之血以故天子

上 乘軒狄人伐衛懿公好鶴鶴有乘軒者將戰國人受甲者皆曰使鶴實有祿位予焉能戰左傳衛侯喜鶴有聰

其鳴高朗聞八九里唯老者乃聲下吳人圍山及士大夫家皆養之鶏鳴時亦鳴詩義疏鶴知夜半鳴注鶴鳴聞於野注鶴鳴高聲聞於外而皆天有益乎對曰蝦蟇日夜鳴口乾而人不聽之鶴鶏時夜而鳴天下振動多言何也墨子

舉見嘉祥擢拜朝散大夫餘人皆賜束帛仍于其地
建儀鸞殿（通鑑博記曰魏帝好關祥瑞常有野雀集于殿
上嘗一夜羣噪云烏德備妨帝好關祥瑞常有野雀集于殿
有此物被驅乃令衛士悉捕得數萬頭名此殿為儀鸞噪笑至今未珥（唐合璧）

鸞北（風土記曰崇明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肩紺頂丹足
碧身細脊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
之綉鸞常從猗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通典大清一統志）

天勝（乾皇斷古則坐歌孔雀拍尾則立舞人勝之也（禽經）
入夜而歌鳳入朝而舞天時之也（禽經）

天中記（卷五十八）

特栖感鸞（感淑人之希合（感思玄駒）王虬以
乘鸞兮流埃風余上征王逸曰鸞鳳別名也（廣雅曰鸞
鳳屬也山海經曰蛇山有鳥五色飛蔽日名鸞鳥九疑

山有五采之鳥名鸞

鵬

（莊子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怒
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于南冥南冥
者天池也齊諧者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
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
也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
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莊子）

舉文王少時好畋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褒馬有人
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文王見之瓜頭神爽殊絕常鷹
故為獵於雲夢置網雲布烟燒漲天毛群飛旋爭噬競
搏此鷹軒頭聳目虎視雲際無搏噬之志王曰吾鷹所
獲以百數汝鷹魯無奇此余郎獻者曰君幼於雉
兎臣豈敢獻俄而雲際有一物翔翔飄飄鮮白而不辨
其形鷹見之便竦翮而升直指如雷須臾羽墮如雪血
下如雨良久有一大鳥墜地而死度其兩翅廣數十里
喙處有黃衆莫能識時有博物君子曰此大鵬雛也始
飛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西京雜記）

西域（黑鷹得鵬鴞衆鳥驚吡百鳥瘞之（禽經）

天中記（卷五十八）

食駝（蒿層期國出大鵬飛則蔽日能食駱駝人拾得
其翅裁為水桶

羽族元成吉思皇帝西征萬餘里有大鳥其一羽足以
蔽千人蓋鵬類也

金翅鳥

（龍飲鳳膺景公謂晏子曰寡人既得寶乘聚萬駟矣
方欲珠照衆曾金玉其得之即奚若晏子曰臣聞龍魂
之外有鳥焉曰金翅民謂為羽豪其為鳥也非甘雨不
食非醴血不飲其食也嘗飢而不飽其飲也嘗渴而不
充生未幾何天其天年而死珠玉之珍非乃為若（晏子）

其家 祝廣志

野服報恩嗜參養母至孝曾有玄鶴為戎人所射窮而歸之參拔矢養治瘡癒放之後鶴夜到門外參炳燭視之雌雄各至啣雙明珠報參焉（搜神記）張氏家傳曰禧字彥祥除效穀令有鶴負矢集禧庭禧以井華湯洗之傳藥留養千餘日瘡愈飛去月餘啣赤玉珠二枚置禧庭（漢書）

鶴髓王莽以鶴髓漬穀種學仙

丁令威遼東城門有華表柱忽有一白鶴來集徘徊空中言曰有鳥有鳥丁令威去家千歲今來歸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學仙去空伴冢纍纍（搜神記）

天中記 卷五十八 四

鸛鶴夏口城據黃鶴磯世傳仙人乘黃鶴過此上也遶江峻陰樓櫓高危雖臨沔漢應接司部（南嶽志）黃霸登仙嘗駕黃鶴返以名樓（唐圖經）荀環字叔偉事母孝好屬文及卒衛濟柄郎粒嘗東去魏江夏黃鶴樓上望西南有物翻然降自雲漢俄頃已至乃鸛鵲之實也鸛止戶側仙者就席羽衣求以棗實生歡對已而辭去

為鶴鵠鵠（論衡）

項設石爪時楊州獻黃鵠鴈五泛之于玄武池到長一丈（十洲記）

化女嘗化為九頭中一人年出二十未嫁然目不下色帝甚愛幸常行見一女甚麗謂少年曰閒君自以深之傳亦後有桑中之歡耶女便歌少年微有動色王故事曰華亭吳淞縣郊外

重起之少年問姓云姓蘇名瓊家在途中漾邀還
從弟家八以牧羊女即化雌白鶴處
所賜廬山遠法師未出家善琴射嘗於鶴窩外得鶴雛
後復伺鶴母見將射之鶴不動翔觀之已死於窠中疑
其愛子致死破視心腸皆寸絶法師於是放琴餧善養
心
集
養雛宋元嘉初鎮北將軍王仲德鎮彭城左右出獵遇
一鶴將二子悉禽之歸以獻王王使養其小者曰為人
所裂遂不能飲食大者即令具飽未嘗忘也王甚愛之令精加養視大者羽翮先
成每翥沖天小者尚未能飛大者終不先出留飲餉之
天中記
又於庭中騫躍教其飛飛數六十餘日小者能飛乃與俱
去述異記
齊高帝鎮淮陰為宋明帝所疑被徵為黃門郎深
懷憂慮見平澤有群鶴唳云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死
野夫清音一推雲間志為君死中禽以示荀伯子占
之言帝不成行俄而帝卒後本任
王病不食謝昌寓陳郡人也為劉悛廣州兵軍孝性甚
篤養一鶴昌寓病二旬而鶴二旬不食昌寓亡而鶴
逐飛去南史孝義傳
好鶴唳梁書曰庾坦母好鶴唳坦官以為孝感所致南史
一旦雙鶴來下論者以為孝感所致南史
雄鶴赴雌東王脩竹林堂新陽太守鄭袁淑作
堂招其妍未尚在袁宅霜天月夜無日不鳴
開門有野鶴飛赴堂中驅之不去即良久乃
交頸頡頏翼間奏鐘磬相和翻然共舞婉轉低昂妙
節合
舞
向影武成二年春二月癸亥御幸上林園大赦都傾
都士庶悉集觀之已捧雙心俱怨相顧哀鳴孤
雌先絶婦妻向影天子歎為感
自挽鬘毛煬帝大業二年太府少卿何稠課州縣送羽
毛民求捕之網羅被水陸禽獸之用者殆無
遺類烏程有樹高踰百尺鳥巢其上林園大者
之不可上乃伐其根鶴恐被害其子自投鑿衣後干地時
人或稱以為瑞曰天子過羽翼鳥獸自獻毛羽
陳壇天皇東討鶴集其壇使諸州為老氏築宮號以白
鶴觀
李衛公遊嵩山見鶴呻吟曰我鳥仙為樵者傷腳
得人血則愈李公解衣即刺血鶴曰世間人至少公且
未是乃令按眼睫毛持往來都下但映眼照之即知矣
李公中路自視乃馬頭也至東洛所遇非少惡非全人
皆大笑明日之類推一老翁是人李公言病鶴之意老
翁笑下馬宜用刺血李公得之以塗鶴即愈鶴謝曰公
即為明時宰相後當上昇相見非淺無懈惰李公謝

鶴遂冲天而去 逸史

丹歌池川鳳凰山道士趙自然憂陰真君與柏巢一枝九曇食之因不食仙氣異常為詩曰寶欵樓山島閉眠玉洞買井聽時引舞來去跨雲鷺或問何名丹歌曰鶴也 神仙傳 馬死谷道士趙自然以丹哥為鳳松閣謹放鶴徐州雲龍山西麓有放鶴亭宋山人張天驥所築也山人有二鶴旦則望山西而放暮則傍山東而歸因以為名

跨鶴有容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難

青田有沐溪野夫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肯田之鶴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曲頸而息龜鶴壽有千百歲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壹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養生要論

皂鶴平涼西有雲峒山乃廣成偷道之所山之絶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全色紫然故其上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全其地乃為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之兆 搜神記

青鶴朝鮮知異山中有青鶴洞其境虛曠四隅皆良田沃壤一面殖惟青鶴栖息其中故以為名 志

丹歌池川鳳凰山道士趙自然憂陰真君與柏巢一枝九曇食之因不食仙氣異常為詩曰寶欵樓山島閉眠玉洞買井聽時引舞來去跨雲鷺或問何名丹歌曰鶴也 神仙傳 馬死谷道士趙自然以丹哥為鳳松閣謹放鶴徐州雲龍山西麓有放鶴亭宋山人張天驥所築也山人有二鶴旦則望山西而放暮則傍山東而歸因以為名

跨鶴有容相從各言所志或願為揚州刺史或願多貲財或願騎鶴上昇其一人曰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州欲兼三者難

青田有沐溪野夫青田九里中有雙白鶴年年生子長大便去只恒餘父母一隻耳精白可愛多云神仙所養浮丘公相鶴經云肯田之鶴千百之數性壽之物也道家之言曲頸而息龜鶴壽有千百歲鶴曲頸而息龜潛匿而壹此其所以為壽也服氣養性者法焉 養生要論

皂鶴平涼西有雲峒山乃廣成偷道之所山之絶壁有石穴謂之皂鶴洞鶴頂如丹毛羽皆黑日照之全色紫然故其上有金衣亭歲不過一二出全其地乃為僧徒所據鶴或見則僧徒必有死亡之兆 搜神記

青鶴朝鮮知異山中有青鶴洞其境虛曠四隅皆良田沃壤一面殖惟青鶴栖息其中故以為名 志

沃壤一面殖惟青鶴栖息其中故以為名 志

登太白峯記云千歲之鶴隨時而鳴能從於下名純白腦盡成骨其未千歲者終不集千林也 抱朴子

園池雙鶴藥陽鄧茂有園嚴山常有雙鶴素羽皎然日夕偶形翔集傳云昔夫婦俱隱此山年數百歲化成此鶴忽一旦一雄為人所害其一鶴歲常哀鳴至今鄉動影谷莫知年歲 廣志 長安志圖記

鶴鶴鵠即是鴻者之轉後人以鶴名頗著謂鶴之外別有所謂鵠故卲貓既有鵠又有鶴蓋古之言鵠不口浴而白白即鶴也鵠名告告皓皓鶴也以龜龍鴻鵠為壽壽亦鶴也故漢昭時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而歌則名黃鶴 神異經 鶴國有海鵠其餘諸書文或為鶴或為鵠者甚多以此知鶴之外無別有所謂鵠也 陽雜

吳人 卷三

鶴左右腳更第一指名兵爪

孔雀

火雖為孔雀 元命

影相稱 釋氏書言孔雀因雷聲而孕亦與蛇偶一云雌見雄而有子故以首影相接便孕亦與蛇偶一云雌見雄而有子故 南志 雄鳴上風雌鳴下風亦孕 博物

都護羅州山中多孔雀群飛者數十為偶雌者尾短無金翠雄者生三年右小尾五年成大尾始春而生 雜

月後復凋其花夢立相榮衰然自喜其尾而其妾妬毘

翎以擇有置尾之地然後止焉南人生捕者候止而往就而重不能高翔人雖至且愛其尾恐人所害不復翔地雖聊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戲復翔地雖聊養頗久見美婦人好衣裳與童子戲者必逐而啄之方時媚景聞管絃笙歌必奮張如尾耶聽而舞若有意焉山谷夷民烹而食之味如鵝解百毒人食其肉欽粲不能愈病其血與其膏解大毒南人得其卵使鷄伏之即成其脚稍屈其鳴若曰郁護士人取其尾者持刀於叢篁可隱之處自蔽伺過急斷其尾若不即斷迴首一顧金翠無復光彩

迎晨鳴和孔雀自背及尾皆作圓文五色頭戴三毛長寸以為冠足有距迎晨則鳴相和

與蛇相值虜住在京南海見從事王軒有孔雀一日

一奴告曰蛇盤孔雀且毒死矣軒令救之其走卒哭而不救軒叱卒云蛇與孔雀偶耳

見蛇則宛而躍

五德孔雀有九德一頸翁端正二音辭清徹三行步摩序四知時而行五飲食知節六常念知足十不分散八少婬九知反覆佛以此喻比丘之行儀也

珠毛孔雀尾端一寸名珠毛

嶺南節度判官孔雀盤以孔雀羽飾蕉南蠻獻孔雀盤盤傳

家孔雀茲國孔雀群飛山谷間人取養而食之字乳出其王家恒千餘隻

許衡注潛元嘉中鎮潯陽十二年入朝與家分叩

廣城見此物潛深識者是知道濟之不南旋也

毛詩疏引孔雀毛著龍腦則相級禁中以翠尾作
幸諸閣檻諸腦以避穢過則以翠尾帚之皆聚無有遺
者亦若磁石引針琥珀拾芥物類相感然也 晉張華博物志

鴻鴈

秦人呼鵝從者朱鳥之謂與鴈一名朱鳥 莊子音義

明帝崩梁山居賦海鳥遠風湖禽避涼美生歸北鴈
降客南翔警雲漢侶宿江潭註云朔禽鴈也寒月轉往
衡陽禮記霜始降鴈來賓殷奠云鴈北向政是陽初生
時美生歸北霜降客南山居賦海鳥遠風湖禽避涼美生歸北鴈
陽動鴈之言鴈鴈起聖以招期知晚蛩故鴈南北以陽
動也 春秋運斗樞 宋書

知時孟春之月鴻鴈來賓季秋之月鴻鴈來季秋之月鴻鴈來賓季冬之月
鴈北鄉禮記曰露之日鴻鴈來鴻鴈不來遠人背畔小寒
之日鴈北鄉鴈不北鄉民不懷土 周書

為贄大夫執鴈取其候時而行也婚禮下達納采用鴈
鄭玄云納其采擇之禮用鴈取順陰陽往來也周官以
六禽作贄大夫執鴈以知保身 儀禮贄用鴈者取其隨時

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之有先後鴈有行列故以為贄
鴈鴈有嶺民者在民上必有先後有行列故以為贄
春秋繁露以鴈為贄有長幼之禮說苑

鴻鴈曹伯陽即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疆好弋教白鴈
獻之且言田弋之說因訪政事大說之有寵使聽政焉
左傳

鴈賀秦穆公得百里奚公孫枝歸取鴈以賀曰君得社
稷之臣實社稷之福公不辭再拜而受 說苑

秋飼邨穆公令食鳧鴈必罰以秋無殺以粟 禮記

射鴈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驚鴈駭者梁
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
年卜云必須人祝文公曰求雨為民也今殺之不仁吾
日當之言未卒而雨下今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
龍登車入郭呼萬歲曰善哉今日獲得善言也

獻大鴈杜鄴與王音書云昔文侯寤而父子
益親師古曰文侯魏太子擊擊臣趙倉唐大鴈於文
侯應對以禮文侯咸寤擊得立 有青錦詩列傳作浪鳧

虛發而下更羸與魏王處京臺之下仰見飛鳥更羸謂
魏王曰臣為君引弓虛發而下鳥有閒鴈從東方來更
羸以虛發而下之魏王曰然則射可至此乎更羸曰此
孽也王曰先生何以知之對曰其飛徐而鳴悲飛徐者
故瘡痛也鳴悲者久失群也故瘡未息而驚心未去也

門狹而音烈而高飛故廣陌也 樊

不鳴見殺莊子曰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一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 宋明帝 山水 王戎傳

華陰災木鴈兩失中有鴻山關定州唐縣中有鴻山關者昔項羽子此關見群鴻乃誓衆曰我當南面必中其一乃引滿射之莫有中 天中記

者乃折弓投地而去時知項羽終不能濟仗也

朱鴈武帝太始三年幸東海獲赤鴈作朱鴈之歌其辭曰赤鴈集六紛員殊翁雜五采文紛員多也六數也頭也員音云 漢書

五色宣帝於西河築世宗廟告祠有五色鴈集殿前上

鴈門食鴈慶遠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買鴈門太守者亦去職還家刺謁見規規卧不迎既入而問鄉前在郡食鴈美乎止

隨逐慶固會稽典錄曰慶不字季鴻少有孝行為日南太守常有鴈止宿廳事上每行縣輒飛逐焉及卒官臨隨喪至餘姚墓前歷三年乃去 後漢書

[illegible]千曰逸晉郭璞嗷嗷人也張天錫使益公明徵之禹指翔鴻以示之曰此鳥也安可籠哉遂深逃絕迹公明拘其門人璞歎曰吾逃祿非避罪也豈得隕居行義害及門人乎乃出就徵 晉書

白鴈集庭石季龍嬖群臣於大武殿前有白鴈百餘集於馬道南季龍命射之無所驚既將計三方諸州久至者百餘萬太史令趙攬私于季龍曰鴈臣元魏時北夷獻長鬚子入侍常秋春去避中國將空不宜行也季龍納之 晉載記

晁乙張融門律云道之與佛追極無二吾見道士與道人或儒墨道人與道士狀是非昔有鴻飛天首積透難之執時人謂之鴈臣 南齊書 伽藍記

亮越人以為鳥楚人以為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 齊謝承後漢書

憂射鴈建義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弃城百夫忽憂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大夫執鴈君當得太夫之職俄而令伯除為諫議大夫 伽藍記

孤鴻賦盧思道周時為武陽太守位下不得志為孤鴻以寄情其序云有離群之鴻為羅者所獲野人豢養貢之於余置諸池庭朝夕賞玩既用銷憂煞以輕疾大易稱鴻漸于陸羽儀盛也楊子曰鴻飛冥冥弋人何篡[illegible]子曰東鄰稻石遺潛畏也平子賦云南翔衡陽遊

也若其雅步清遠心高韻孤以降罕見其儔
而鉤牆陰固形獨立啄噪稅稃鷇鶵爲伍不亦傷乎
余五十之年忽焉已至未言身事慨然多緒乃爲之賦
聊以自慰云

賛用白鷳高宗太子弘納裴居道女爲妃所叫奏以白
鷳爲贄會死中被之帝吾曰漢之侯朱鮪遂爲樂府今獲
白鷳得爲婚贄彼禮但成謹頌此禮使首人倫異代相
望無慙德也裴氏甚有婦禮帝嘗謂侍臣門東宮內政
親係鷳足而縱之未許曰鷳爲風高恣所如歸期囘首
是春初上林天子掇弓繳弱海衆臣有帛書從虞人獲
之兎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人留江南者曾無一人鷳
比季良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

鷳奴鷳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以
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鷳夜宿洲中鴻在內鷳在外遠更
彊避倍低與人之捕已也

智禽智衙麋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
隨矢而落其鏃中正其臆上貫一金錢有象文示其郡
之碩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覽之曰朱落鷳

憂鷳負外即趙北成嘗憂與友人張業坐庭中忽有一
鷳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
庭中果有一鷳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
以帛爲詩繫其足放去

鷳鷳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
愛力鴻鷳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翁鳳口鴻鵠曰鷳七

鷳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
脫網者悲鴻不能去竟自投於地而死予因買得之葬
之汾水之上累石爲誌號曰鷳丘與同行者楊正卿李
仁卿俱爲賦摸魚兒詞梅曙詩話

元郝經字伯常澤州陵川人世祖中統初拜學士
充國信使宋館於貴州凡十有六年始得歸先是有以
鷳獻者公命畜之鷳見公鼓輒翼引吭以有所訴者公
感悟擇日率從者具香案北向拜屬至前手書尺帛
親係鷳足而縱之未許曰鷳爲風高恣所如歸期囘首
是春初上林天子掇弓繳弱海衆臣有帛書從虞人獲
之兎中以聞上惻然曰四十人留江南者曾無一人鷳
比季良進師南伐越二年宋亡

鷳奴鷳鳥也飛作八字在天人若張其一則飛行中缺以
一位也大曰鴻小曰鷳夜宿洲中鴻在內鷳在外遠更
彊避倍低與人之捕已也

智禽智衙麋以避網水牛結陣以却虎
隨矢而落其鏃中正其臆上貫一金錢有象文示其郡
之碩儒皆無識者人甚異之由是人皆覽之曰朱落鷳

憂鷳負外即趙北成嘗憂與友人張業坐庭中忽有一
鷳自天而下徘徊庭中共掩得之明日詣張言之方坐
庭中果有一鷳下於庭際因共逐而得之相與驚駭乃
以帛爲詩繫其足放去

鷳鷳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
愛力鴻鷳愛力遇風迅舉孔雀愛毛遇雨高止

翁鳳口鴻鵠曰鷳七

鷳宿於江湖之岸沙渚之中動計千百大者居其

中令禦奴圖而警察南人有採捕者俟其天色陰晦風
雨晝冥施床几以婦人服物著上乃使巫視之若欲取
之則舉手麾使便藏之鷹奴又為如是數四大者怒謂
復下果見鷹奴又為如是數四大者怒謂巫東嘯者
徐行近之更舉燭則鷹奴懼喙不復動矣乃高舉其燭
持棒者俱入群中亂擊之所獲甚多淮南張凝評事說
於此灣羅鳥取其翅以銜泊旁無樹木土人至春夏常
以縣官禁民不得妄害此鳥犯則有刑無赦（十三字）
沿田上虞縣有鷹為民田春被野草根秋啄除其穢（注暑陽）
（注一字）
鷹滑地沮陽縣西北有鷹浮山是山誌所謂景山也高
三十餘里周迴三百餘里脩巖遐亘擢幹千霄鷹南翔
北歸偏經其上士人由茲改山名焉（荊州圖）
食粟鷹食粟冀重不能飛捷（博物志）
毛囊鴻毛為囊可以渡江不漏（上）
異名鴰加鵝倉鴰鷹也（廣雅）白鷳而東謂鷹曰鴰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倉鴰（方言）

鵝

舒鳧舒鳧鵝（爾雅）私覩愉愉出如舒鳧（毛詩）
金鵝海昏侯沈我卒葬於烏程之金鵝山上有金鵝飛集三鳴而去其後沈氏通顯諺云金鵝鳴沈氏興（吳志）
五萬京下劉光祿幕好養鵝後軍從京師還鎮尋陽
食鳶知色符朗食鳶知黑白之處人不信既而試之果
然（秦記）

以一隻鷁為後軍別純蒼色頭長四尺許頭似龍此一隻鷁可堪五萬自後不復見有此類（俗說）

段門鷁拍南郡小鬼時與諸從兄弟各養鷁共鬥南郡鷁每不如甚以為忿諸從兄弟悉以與之既歸家人皮以礪駭云是交惡以白車騎車騎曰無所致惟當是南郡戲耳問果如之

吳鷁傳承為江夏守有一小鷁失之三年忽引導得三十餘頭來向承家（異苑）

鷁女溪昔太元中章安郡史裡有駿雄鷁善鳴悝女常養之鷁非女不食有商賈苦求得之鷁輒不食乃以還悝又數日晨起失女及鷁隣家聞鷁向西追至一水唯見女一及鷁毛在水邊今名此水為鷁女溪（廣古今五行記）

金色雌鷁義熙中產中姚畢墓塚洛陽溝取悼得一雙雄鷁並金色交頸長鳴聲聞于九皐養之此溝（述明記）

西尺九寸太樂中得大蒼鷁從喙至足四尺有九寸體色豐麗鳴聲激人三年而長丈餘鷁入集胡葉為高祖從東征廣固累月及未拔怒有鷁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如飛入高祖帳裏旨駭愕蕃起賀曰蒼色鷁如鷁蒼赤色飛入高祖帳裏旨駭愕蕃起賀曰蒼色者戎虜戎虜歸我大吉之祥也明日攻城陷之（宋書）

雙鷁送別何遠為來康令人甚稱之太守王彬巡屬縣諸縣皆盛供帳以待焉至永康遠獨設糗水而已彬去遠送之拜十酒雙鷁而別彬戲曰卿禮有過陸納將不為古人所笑乎（南史）

為清濟南郡張公城西北有鷁浦南通世有漁人居水側常聽鷁聲而衆鷁中有鈴聲甚清亮候之見一鷁頸極長因羅得之項上有銅鈴繫以銀鏁有隱起元門元年字（晉）

鷁求妾庾信自建康遁歸江陵湘東因賜妾徐氏妾與任被通欲求之無致言者信使前有一鷁乃繫書于鷁頸視之乃換啓遂題紙背將寄荊州城守時圍甚急信未鷁高祖義兵至河東隨將弃君素乃為木鷁置表於頸具於論事勢浮之黃河下河陽守者得之達於東都越王侗見而嘆息（唐）

天子討高麗奴綱聞陛下發為少選之間已聞歸鴈飛迅越不及陛下速疾奴忝預子婿喜百常夷矣矣鷁鴈也故作金鷁奉獻其鷁黃金鑄成高七尺中可容酒三斛（唐書）

鷁聽講經淨影寺沙門慧遠講經物在鄉養一鷁常隨遠聽經及遠入京留在寺晝夜鳴叫不止僧徒送入京至此寺大門放之自然知遠房便入（冥祥記）

入堂伏聽若聞泛說他事則鳴翔而出如是六年忽哀叫庭宇不肯入堂二旬而遠卒寺內有遠碑亦述其事（兩京記）

鴨鳧也一名舒鳧李巡曰野曰鳧家曰鶩禮記內則辨鳥之不可食者云舒鳧翠鳧是又以鶩為野鴨矣

段與孤鶩齊飛是又以鶩為野鴨乎周官庶人執鶩鄭曰鶩取其不飛遷說死曰鶩無他心故庶人以為摯曲禮曰庶人之妻以棗栗腶脩為贄匹鶩也腶短鳧腶雖短續之則愛鶴腶長斷之則悲其權二無復什復禮書云續鳧之斷鶴之長自然之驗

雞伏雖伏鴨卵雖成入水雖母隨岸吟之雛出而不隨母鴨雖異類能相隨也

青鴨帝堯望月臺時棋望南端有三青鴨群飛俄而止於臺上帝悅之至夕鴨宿於臺端日色已暗帝求舄肺之膏以為燈焉取靈藩布為纏火甚微而光色無齒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綃文繡各捏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舄雙卵舄李井主以國用不足就民間舄卵出雙子者以為燈焉取靈藩布為纏火甚微而光色無齒不入青鴨化為三小童皆著青綃文繡各捏鯨文大錢五枚置帝几前身止影動因名輕影錢

鶩雙生閩見

祈雨宋祈雨寫法擇靈祠為壇取白鶩副項血并真之次日俱於壇前瘞之東坡云舄能警盜亦能捉虱

柳花為絮者伶人獻詞云惟願普天多瑞慶撫條絲絮起且又有祈雨之石悲夫

鶩變生閩見

祈雨宋祈雨寫法擇靈祠為壇取白鶩副項血并真之次日俱於壇前瘞之東坡云舄能警盜亦能捉虱

毛陵南通茜豪多選鶩之細毛夾以白布絮而為被夜縱橫納其溫柔不下於挾纊也俗云舄毛柔媛而性淺

差翅鶩見異類差翅鳴鷄見同類拊翅鳴鳧

悅其事興或而師樂其旅是故靈有子來之人也旅有鳧鴈之士注武旅鳧周武王之旅鳧得水藻言其悅也士捨車道徃路鳧藻馳目成顏延年秋胡詩鳧與藻共獨鞏心靈顏延年秋胡詩園囿囿有園囿序

文選注淮南子曰楚昭王渡江有赤雲五采蒼衰薛不絕有雉鳧白鳧棲蘆側見人即去見奇而智又丁寧遵父艱致飛鳧一雙旋庭旁小池見人則馴附如家所畜後遭毋喪容跡至所君一宿故雙鳧復將載池中廣州先賢傳

求閒臨魂文帝遣使求閒鴨群臣奏宜勿與權曰彼在諒陰中所求若此豈可與言禮故具以與之吳志

用此何為建昌侯孫慮於堂前作鬬鴨欄頗施小巧

天中記卷三十八

遂正色曰君侯勤覽經典用此何為慮即跼之吳志

設樂群翔吾嘗會賓設樂天忽雲興繼以大雨有群鴈

成列飛翔而過此偶耳何吳玄鴈二八也吉子

辨海鳧毛人有得鳧鳥毛長三丈以示張華華見曰不

然此謂海鳧毛也出則天下亂博物志

鳥衣人栖邊為汝南郡人齎白鳥臨作禮大兒亭四鳥

衣人請命覺忽見鴨將殺遂救之買肉以代施處四人

來謝而去搜神記

白頭翁周訪少時與商人共入宮亭廟宿起如廁見一

白頭翁助逐擒之化為雄鴨助捉還船欲烹之因於廚

去後亦無他

太祖車駕幸城南園臨水亭見雙鳧乃羣戲於中面引弓射之一發而雙貫從官歡呼拜賀上命斡林工寫之繪素間

白鷺 水戰之鴨何必白鷺之鷥何必長鳴盤姐之鷄何必短喙之佝僂素鷺之鴨翰音之鷄望視之免白蹄之豕短喙之佝僂頸之鳥君子之貌何獨異邪太元

果鴨 方君云養鴨者每年五月五日不得放棲只喂乾食不得與水吃則日日生卵不然或生或不生家用此法生卵未有一日缺一法以土硫黃拌谷何之易肥

海鴨 海鴨大如常鴨班白文亦謂之文鴨金樓子

鸕華鸕 野鴨雄者赤頭有華鷲以秋冬生卵並出蜀最鳥而耐寒宜為臘禽

松鳥 化蒙縣祠山上有池池中有松鳥如金野鳥栖息松間故俗謂之松鳥南越志

金黃 蜀廣安有金黃王飯紅腊紫黎金黃謂鴨也

鷄

燭夜 鷄一名燭夜古今注

王衡精 王衡星散為鷄遠雅頌著倡優則雄鷄五足秉運斗樞

積陽 鷄為積陽南方之象火勝精物炎上故陽出鷄鳴以類感也雞之為言佳也佳而起為人期莫寶也說文

巽為鷄 九家易曰應八風也風應節而變變不失時鷄時至而鳴與風相應也二十八主風精為雞故雞十八日剖而成雛二九順陽歷故鷄知時而鳴也

大者蜀蜀子雞未成雞曰健絶有力奮鷄三尺為雛棲於弋為桀鑿垣而棲為塒爾雅同斗京房易傳曰鷄知時劉向云鷄者小畜主司時起居人師古曰至時而鳴以為人起居之節潔五行志

周旦鳴 周旦鳴考異郵太元

軍令 軍令之日乃庸力之不暇思鳴之無晨後書武選令云當青病如僕之時實將旦之鷄復得一鳴抱罪之臣展其後效志

鳳為黃帝之時以鳳為鷄官名鳥名

末鷄 紀渻子為周宣王養鬬鷄十日而問鷄可鬬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列子

先鳴 齊莊宗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臣以為雄誰敢不雄然臣不敏乎陰之後先二子鳴上襄十五

戰如鬬鷄 勝者先鳴列子

鷹公膳日 鷹公膳日殺鷄饗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尾門之侍者曰自憚其尾門之侍者曰自憚其尾而以其白饋子雅子尾怒慶封告慶蒲嫳慶蒲嫳曰殺之如禽獸吾寢處之矣襄二十八

神獵 秦孟嘗郊見雄鷄自斷其尾孟嘗問之侍者曰自憚其鳴也昭二十一

金距季郎之鷄鬬季氏介其鷄郎氏亦介其鷄而郎氏與郎氏鬬鷄不勝季平子怒因侵后氏之魯昭公使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之郎昭伯不勝而死昭公奔齊故詩之所從生也於鷄足及其大也至於亡社稷滅人國

五德田饒謂魯哀公曰夫鷄頭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鬬者勇也見食相呼者仁也不失時者信也鷄有五德也詩毛傳云鷄有呼群之德有食華之美

晉朱文繡與羅子鍾為友俱仕於梁文繡既死雞子鍾哭之其夜俱仕於梁文繡既死雞子鍾哭之其夜俱仕於梁南七里有山桑繡於其中北九里有澗埋鍾於其內繡神靈變為鷄鍾魂魄化為雉清明來響往來不絕故詩曰鷄山別飛響雉澗和鳴今

鬬鳥鷄白王對魏王曰帝丘之鳥以烹鷄多白之鳥不可食少炙之則甘而不熟也呂察邑祭邑祭過讓了何迹曰傳曰烹牛之鳥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後書

連鷄秦惠王謂與泉子曰西南有夷反覆山東之君夫諸侯之才可一徧連鷄之不能俱止於棲也戰國策

呼鷄祝祝祝祝鷄翁雒陽人居尸鄉北山下養鷄百餘年

鷄皆有名字千餘頭暮棲于樹晝日放散呼名即稚列仙至傳祝鷄翁善養鷄今世人呼鷄皆曰祝起此也博物志俗傳鷄本朱氏翁化為之故呼鷄皆口朱朱謹按說文鮮羽二口為誰川其聲也讀若祝祝者誘致禽畜和順之意羽與朱相似風俗通教耳

山鷄為鳳楚人擒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擒雉者欺之曰鳳凰也路人曰我聞有鳳凰今直見之汝販之乎曰然則十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鳥死路人不追惜金惟恨不得以獻楚王王感其欲獻於己召而厚賜之過於買鳥之金十倍尹文

雙鷄太初二年月氏貢雙頭鷄四足一尾鳴則俱鳴又異物志

碧鷄方士言益州有金馬碧鷄之寶可祭祀致也宣帝使王褒往祀焉漢書

異羽出通貿異羽化乎宜室兮齎五辟而成災應劭云宜帝時未央宮路軨中雌雞化為雄元后時始為太子妃至平帝歷五葉而王莽篡漢

長鳴成帝時交阯越儁獻長鳴鷄即下漏驗之各刻無差一鳴一食長距善鬬西都賦

山鷄舞山鷄愛其毛羽映水則舞魏武時南方獻之帝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荼令取大鏡者其前鷄鑒形將為之賦其事異苑

知文帝遣使来長鳴短鳴鷄群臣以非禮砍不下
與不相侔付之録
連環完段浩以江適為長史及丁令反叛浩令適收
之乃一數百鷄以長繩連之鄉皆繫火一時驅放群鷄
驚散過聚集完營皆燃因共鷄亂縱兵擊之晉中書
朗曰此鷄樓常半露檢之驗馬上
用卵支遁幼時嘗與師共論物頗謂鷄卵生用未足為
殺師不能屈師尋亡忽現形投卵于地殼破雛行頃之
俱滅遁乃感悟由是蔬食終身高僧傳四
玄畋兖州刺史帝國宋處宗嘗買一長鳴鷄愛養甚至
恒籠置牕間後鷄作人語與處宗論極有玄致終日不
輟處宗因此功業大進晉中書録
天中記卷五十八
黄卵烏伏晉袁喬妻于氏上表論養子議曰鄙諺有之
黄鷄生卵烏鷄伏之但知其為烏鷄之子不知為黄鷄
之兒小可以喻大通典
荒鷄祖逖與劉琨為司州主簿情好綢繆共被同寢中
夜聞荒鷄鳴逖蹴琨覺曰此非惡聲也因起舞晉書
崔參貴晉元帝未登極有三崔共登一雄鷄背三入安
東府廳事占者當三進爵為天子也晉中興書有將雛鷄雀集
其前皆驅去復至于再三崔參貴仁符秦書曰符健皇始四年冬山鷄東入人
家栖裴景仁符秦書曰符健皇始四年冬山鷄東入人
家栖宿舍子而去群聚傍渭水而游翔與家鷄無異
復歸云被攝證武帝進白圜事儀同不出張氏諫云諺言鷄夜鳴者
夜鳴府當將入寇江右其妄
如鳧白圜也實録

張琦家有女子入夜哀痛白日卽安年歲壬勣至其家停宿聞女子聲開口鏡照少頃曰戴冠加被敎其病者床下有大雄鷄死矣乃是主人老鳥老鴈里閭事

勃公子韓琬與張昌宗善本立同在太學博士姓張卽昌宗之族叔精五經情于時事每一鷄呼爲物公子愛之不已每講集輒棄于學徒中或攪破書叱逐之必被嗔責昌宗嘗爲此鷄張生索取學徒圍殘食引本立以紫長乃見問合否本立曰明文案卽得張生喜每日受之皆立文案他日張生請假本立舉牒數鷄罪殺而食之及張生歸學不見鷄報已敎之大怒云案案來見數鷄之罪張以手再三拍案曰勃公子有案時更知何直當時長安以有紫動爲口實御史臺記

鷄肆長安富民羅會以剔業日業里中謂之鷄肆言若歸之罔剔糞而有所得也會世副其業家財巨萬有士人陸景暘會數過所止館舍甚麗入門砌先衫又極鮮屏風纏帳烹宰無所不有景陽問曰主人卽如此快活何爲不罷惡事會曰吾中間停廢一二年奴婢死七牛馬散失復業已來家園稍遂非情願也分合如此會

鷄畏狸膏塗其頭也注羊溝鬬鷄處株駄師也

鷄不三年渤海高疑巨富忽患月餘日悟然而卒心二腹鄉兒吾縣者宋雜陳其死地故梁國寧陵種龍鄉也今仍慢經日而蘇云有一白衣人逐以把牒召疑其

見都尉文曰種龍出鳴鷄俗名龍鄉擬曉鳴
汝南出長鳴鷄漢儀東方欲明雄鳴相續
晉魔曲終漏盡鼓罷其聲五更為五聲亦曰五時鷄
無斯汝南鷄天河未落循牆而鳴不息從仗五曉一更為一
五時有司夜鷄隨數而鳴石鷄鳴則天下之鷄悉鳴而潮水應之公神異
鳴石鷄鳴則天下鷄金鷄鳴則石鷄鳴金鷄鳴則金鷄鳴
王鷄扶桑山有玉鷄鳴則日出
清曙而應潮海賦
潮鷄愛州移風縣有鷄潮至則鳴一名林鷄其冠四開如芙蓉
鳴一名林鷄其冠四開如芙蓉志異北戶錄述異記以為伺潮
天中記 卷五十八
石鷄白水南行十餘里有鷄山傍有大山崖上有石鷄
昌郡無鷄廣志
金骹鷄有胡鬚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荊白
錦雞僧家謂鷄為鑽雞菜
屬陽野鷄屬陰先鳴而後或翼家鷄屬陽先鼓翼而後
工商執鷄工商執鷄周禮宗伯取其守時而動也鄭玄注
鳴相感鷄無狼吞益鉄論
四距鷄有四距重翼者龍也殺之震死白虎通
鬬鷄賈復卯忌磨物類相感志
介鳥雉介鳥也爾雅雊鳴介而一志者雉也郭璞注
鬬鷄明賢論
士執雉春官大宗伯曰士執雉鄭玄注云取其守介不失
節儀禮士相見曰相見之禮各用雉注取其鳴介交月
時別有倫也

雉

雉異雉有十四種鸐鶅諸雉鸐鶅山雉鶡雉鷩雉鷴雉鷮雉秩秩海雉皆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鷩南方曰鶅東方曰鶅北方曰鷩西方曰鷴南方曰鷮東方曰鶅北方曰鷩西方曰鷴南方曰鷮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鸐地中雉性精剛故獵知之應而鳴也漢五行志雉皆雉注鼈聲似雷震雉其頸龍文桑邑月令云雷在矩信雉交不一雉交不再合信也禮記雉不再合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為君也注

鷮白雉周成王時越裳獻白雉去京師三萬里五暮發杞不相踰晏食袍服有節則至接神多令之九德則古之賢宰也成王以為來之遠明其德化所被之廣訓此為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為君也注

鷩食白雉漢海王島獻攻鄰時瑞物無歲不有令史焚雉而從我矣乃召見之號之曰牛四腳雉因家乏主遂登頭秩百官表注

連理木黃白雉而食之二異物志

階環曾昭公時白雉斷環入懷精雉之為言弟也喻昭公弟為季氏入為君也注

奉雉叔孫豹奔齊及庚宗遇婦人使私賦以雉為食而宿焉及歸所宿庚宗之婦人問其姓曰子子長矣能奉雉而從我矣乃召見之號之曰牛四腳雉因家乏主遂登頭秩百官表注

集庭兆祥有鳥飛從南方來集白五色皆備集平公之庭相見如讓公召叔嚮問之叔嚮曰西方赤質五色備其名曰翬南方有白質鳥五色皆備其名曰鷩東方有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鶅南方曰鶅東方曰鶅北方曰鷩西方曰鷴南方曰鷮東方曰鶅北方曰鷩西方曰鷴南方曰鷮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鹿兩足之美有鸐

陳射孫休好射雉至其時則晨往夕返群臣莫不上諫曰此何物何足甚耽荅曰雖為小物取介過人朕之所以好也語林休銳意於典籍欲畢覽百家之言大好射雉春秋之間常晨出夜還惟此時捨書焚矰頭裘太醫司馬程據上雉頭裘昭於殿前燒之

雉尾扇商高宗有雉雊之徵章服多用翟故有雉尾扇

司馬輒之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驍此媒屢雊野
鼠亦應試令舉竟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後故是蛇
晉中興武庫內忽有雉時人咸謂為怪張司空云此蛇
所作耳即破庫中果得蛇蛇異
元
漢衣太夫後魏裴安祖晉行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鵲鳥
巢雄雌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
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見一丈夫衣冠
甚偉著綠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而問之此人云
感君前者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之北史
雄雉無得褚炫從宋明帝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時猜
忌炫每懷憂懼及見雉喜甚即賜炫炫拜謝而出南齊書
雉
玄宗陽安縣山品目有鳧澤野鶏色
雄雉寢高駢進東面都統中和二年五月雄雉于揚
州廨舍會二雄雉寢占者曰野鳥入室軍府空駢心
惡之其月盡出兵于東塘結壘而處如赴難之勢凡百
日復還廣陵蓋樓雉雉之異也唐
翟雉翟雉長尾雨雪惜其尾棲高樹杪不敢下食往往
餓死博物志
候陰晴商人置雉尾于舟中之止以候陰晴天當晴則
尾直豎天將雨則尾下垂中和集
畜樊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畜於樊中孔子
檀澤鷄有辱栖之雄雉有檀澤之鷄蟻有藁莠之智蜂
有攻巢之計相役御亦猶是耳抱朴子
羽蓋天子金根車馬上插以翟毛皇后法駕乘重翟羽

盖徐广曰
為鶉巳看能類龜猶誹雉為鶉物誌
鶉
瑋光星墜瑋光星散為鶉注今入山見白鶉其君
天女鶉一名天女又名名鶉鳥古今注京房易占
宜得貞女注云今俗名鶉為天女
鶉鴟鳥梟知於鶉鴟鶉鶉瑋也
奎聚鶉戊巳日不蛩泥塗此非才智自然得之博物志
乙嘗曾之問謂鶉為乙作巢時戊巳玄中記云千歲之
鶉戶北向速異要云五百歲鶉生胡生鶉自陽
玄鳥鄭子云少暉時玄鳥氏司分者也左傳
玄鳥也燕
也齊魯謂之鳦取其鳴自呼
赤燕少昊氏之時赤鶉羽而飛集戶遺其丹書田俅子
吞卵秦之先帝嚳次妃之所生子大業史記
卵女脩吞之生子大業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
遺卵有娀氏有二佚女為之九成之臺飲食必以鼓帝
令鶉往視之鳴若謚謚二女愛而爭搏之覆以玉筐少
選發而視之鶉遺二卵此飛遂不及二女作歌一終曰
鶉鶉往翔甯集王屋作為北音
培城北京沮渠蒙遜起逍林堂于內苑圃列古聖賢之
中尉致都賁訊王孔恐自殺葬藍田曰鶉數高封土羣冢
上百姓憐之史記王莽聞哀帝母丁姬冢有鶉數千萬止
投其窟中漢書宋書青州刺史鄧泰玄宇義貞好黃老故老

相 尒姓仁恕德感禽獸初葬時有群鶴數千啣土於
塚獨高大與他有異村鄉歲時迄今祭祀 蘇州塚墓記
吐豆 丞相薛宣對曰茂陵寢上食日玄鳥來集吐所含
大豆紫黑色 漢書名臣表 朝翔殿上此陛下承與天無極天下天下
識燕語 安清字世高安息國王太子也漢桓帝時人聰
敏悼學烏獸之聲無不綜達嘗行見群燕忽謂伴曰燕
云應有送食者頃之果有致烏穀成奇之 高僧傳
金德 魏禪晉之歲北闕下有一白燕以為神物以金為
上以聖土為蓋故中External Data 端雕而捲之 晉書
白鼬 有紅脂如混脫大小[illegible]有細腰稍小
長尺馬繒謫湘得[illegible]城隅小塚[illegible]城內分徑
蚍蜉王 徐玄之夜坐有人物如粟粒數百皆只甲胄
擁一赤幢紫衣者行集上床呼曰蚍蜉王欲觀漁於紫
石灘願左右索魚兒數百齊入網中獲小魚數千頭
玄之以書卷蒙之[illegible]以觀一無所見 異聞集
頭有豎毛 慕容儁時燕來工儁正陽殿之西椒生三頭
頭上有豎毛凡城獻異鳥五色成章儁謂群僚曰是何
祥也咸稱燕者燕鳥也首有毛冠者言大燕龍興冠通
天童壽之象也[illegible]正陽西椒者言至尊臨軒朝萬國之
徵也三千者欵應三統之驗也神鳥五色言聖朝將繼
五行之籙以御四海者也儁暗劣之大悅 載記
白燕元嘉元年七月有白燕集於齊郡遊翔庭宇經九

有雙燕栖巢簷間一日為鷂鳥所攫其一孤飛悲鳴徘徊
至秋翔集王京之脊如告別然王京以紅綫繫足曰新
春復來為吾侶也明年果至因贈詩云云自爾秋歸春
來凡六七年其年王京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
語曰王京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海風清月
明襄人見三京與燕同遊滄水之濱唐李公撰燕女墳記
列從呂光大安三年白燕遊酒泉群黑燕列從泉州記
童子孫氏妻黃見一童子當前以釵擲之躍入雲中夜
聞戶外歌曰昔填夏家埃葦泥頭欲禿人寄黃氏居非
意傷我目尋復巢中得一白燕左目傷續異記
白燕巢庭高士馬楨目常黃能視闇中物有白燕一雙
[illegible]中錄 卷三百八 十六 [illegible]
巢其庭樹馴狎攔廡屋上凡乘春來秋去幾三十年鄰
寄書長安民郭行先有女紹興中歿於舍下雛已哺食
中數年音信不絕紹興見雙燕翥於梁間長吁淚下語
燕欲憑附書於婿燕子飛鳴上下以有所諾遂銜其脚
上蘭乃吟詩云我婿去重洞臨窓泣血書殷勤為西風悲破角君應
寄與薄情夫小書其字縈於足上燕遂飛鳴而去任宗
時在荊州忽見一燕飛鳴泊於肩上見有書縈足上解
石氏乃妻所寄也宗感而泣下遂歸首出詩示閫及
張說傳其事開天遺事
共乳崔玄暐居父喪廬有燕更巢共乳
洛陽俗傳燕巢人家巢戶內向及良過尺者吉祥也崔
賢張公每歲燕巢正寢其長可容尺練戶悉內向
遂登廊 唐張鷟朝野僉載 遊
如燕漢戶部侍郎范質言嘗有燕巢於舍下雛已哺食
矣其雌者為貓所搏食雄啁啾久之方去即時又與一
燕為匹而至啁雛如故不散卜雄相次墮地宛轉而殭
兒童刳腹收之則有蒜蔡在嗉中蓋為繼偶者所害唐王
堂閒話 [illegible]
燕燕不歸宋錢惟演自克守罷遊荊室于楊亦既五年
忽春深巢燕不歸已疑之默詛諸方觀州宅皆不至不
二年一城丘墟矣 唐山
臞丸 余宣撫使田琢字器之明晨丙辰從軍塞外合膚
天中記 [illegible]
里山野舍春來有雙燕為巢上人不識屢欲捕之田曲
為全護此燕晝出夜歸田必開戶待之忽一日飛止坐
隅都無驚畏巧語移晡不去田思明日秋社燕當歸矣
此殆為留別語也因作詩贈云幾年塞外歷奇危誰謂
烏衣亦此飛朝向廬陵知有為暮投第舍重相依后漢
我處頻迎語我憶君時不掩扉明日西風悲破角君應
先去我何歸遂細書為臞丸係其足上明年四月田受
代歸又八年泰和甲子田為潞州觀察判官四月十二
日偶坐廨舍之含翠堂忽雙燕至一飛簷戶間一上一
舁田諦視即前燕也臞丸尚在田謂同年龐鑄畫為圖
自作序求趙閑作賦詩 [illegible]

貞觀元元貞二年雙燕巢於燕人柳湯佐之宅一小兒曰兒本鴳也今人舉雕逐鴳其雄驚墮為猫所食雌徬徨悲鳴不已朝夕守巢啁諸雛成翼而去明年雌獨來復巢其旁視巢生二卵起其更偶徐伺之則抱雛之殼耳自是十一月秋來

鷁水底無凡狐白貂鼠之類燕見之則毛悚或言燕鷁於水底儲說燕不入室是非井之虛也取桐為男女各一枝井中燕必來

浮波浮波鳥燕也雷劾云海鳧江柘投游波而立泛言

江海乾投燕于其中水立涸物類相感

雹雉天下無道攻擊不已甲生蟲風燕雀處帷幄豬豕

宋中興書

鴳羽北齊李繪字敬文河間太守崔諶情其弟遐勢從繪乞麋角鴳羽繪吝書云鴳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雖體弱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

上肩羅光曾於門下省讀經有鴳飛集簷前遂入於懷緣臂上肩又之乃去通俗贊詠詩頌者數十人

北史李孝貞傳

宋鴳羽北齊李繪字敬文河間太守崔諶情其弟遐勢從繪乞麋角鴳羽繪吝書云鴳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便入海下官雖體弱懶手足遲鈍不能近追飛

老遷事依人

晉傳

名鴳蛋有骨鴳狀如春花

趙書紀

赤鴳楊素見赤鴳映棘高二尺

隋書

鴳兒開元中州石堅釋明慶者貞觀末有鴳巢檻乳二雛雙

每以餘粟就啄之曰乘我經力羽翼速成忽一日俱飛

星散為雀 注見上

嘉賓 季秋之月候鴈來賓雀入大水為蛤 呂氏春秋仲秋紀 淮南時則訓 賓雀者老雀也 雨宿人家堂宇之間有似賓客故謂之賓雀 許慎注 雀一名嘉賓 古今注 九月雀不入水則多溼決 周禮 古今注 化蛤 淮南子曰雀入于海為蛤 維入于淮為蜃 惟人不能哀 夫 高誘注 千歲之雀入 每為黃 百年之雀入江為蛤 按 物

火化 宋務公出行五千歲 陽日稷庚午天震大雷有火下化 白雀衛鼎 打書集于公車公俯取其書言繆公之霸也 說苑 說胡亥秦家世事 尚書中候

探雀齊景公探雀 史記 人之德矣探雀為弱反之妻子再拜賀曰吾君有聖天申記 卷十二 又況人乎 子愛子

黃口 孔子見羅者所得雀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盡得大雀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雀者不得大者從黃口者得孔子顧謂弟子曰君子慎所從

識雀音 論語疏公冶長辨烏雀語云喈喈噴叶 山海經 烏即復也我其復官也有頃詔還故官 陳留耆舊傳 相救漢中平三年八月懷陵上有萬餘雀先極悲鳴已 史記 田亂鬪相殺皆斷頭懸著樹枝枳棘到六年靈帝崩夫人驗之果然邦昌云舊說治長辭解禽語故係之縲紲 淮南子 益部耆舊傳河內太守楊宣枉陽先賢傳成武丁 同 者自還相害至滅七也 按 神 記

讀雀邨郭民以正月日獻雀於趙王而綴以五彩王大悅申叔告子順曰王何以為也對曰王且放之示有生也子順曰此處委巷之鄙事非先王之法也且又不令申叔曰何謂不令曰夫爵者宜受之於上不宜取之於下民非所得制爵也昔虢公析神賜之土田是失國而受田之祥也今以一國之王受民之爵何悅乎 孔叢子

蚓環弘農楊寶性慈愛年九歲至華陰山見一黃雀為
鴟梟所捕逐樹下復為蟻蟻所困寶憐之以歸置講誦
上夜視為蚊所噆乃移置巾箱中啖以黃花逮十餘日
毛羽成飛朝去暮來宿巾箱中如此積年忽與群雀
俱來哀鳴謝恩數日乃去是夕寶三更讀書有黃衣童
子曰我王母使者普使蓬萊為鴟梟所捕蒙君之仁愛
隆于震震生巽巽東東生彪四世名公及宣嚢時有大鳥降
人皆謂貞孝招也期致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素
蓋之心漢東之此期致玉環矣寶之孝大聞天下名位日
又申記 諸路寇王路云陰山之雀敢懷雀
思于食稻黃衣童子將饗德于食花集 晉 日遺雀報恩
而至 藝苑 弘農楊氏高名累房承四太尉之後世尚黃
雀所啣玉環至天寶中為楊國忠所奪今不知所在
入墓王祥繼母朱氏思黃雀炙忽有數十黃雀飛入其
幕得以供母鄉里以為孝感 晉書
雀飛入手任城魏隆之初生有雀飛入手占者以為封
侯之祥 晉 晉
長晴雀來上廣縣多黃奴多諸方術向空長嘯則群雀來
集於側上
李夜哭蚊萬悉死唐相府有將雛鷄雀飛集其背土驅之復來
雀集鷄背丞相府有將雛鷄雀飛集其背土驅之復來
如此再三令撲卜之此晉王即位之漸也 晉 林
止稱北史曰潘樂字相貴初生有一雀止其母左肩
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以為字 北齊書
解鳥語侯瑾字子瑜解鳥音嘗出門見白雀與羅雀
行慨然嘆曰今天下大亂君子小人相與雜居 後漢書
入晉高祖于太原斬王威有白雀飛入高祖之帳
食蚊蚋開元二十二年秋八月甲申幽州長史張守珪
擒閔射內蚊蚋蚤食田稼暴延八平川俄傾有群雀來
食此蚤一日食盡平州稼穡無有傷者
知更雀裴耀卿勤於王事夜看案牘蚤決獄訟常養一
雀每夜至初更時有聲至五更則急鳥耀卿呼為知更
雀又於廳前有一桐樹至曉則有群鳥翔集以此為出
天中記 入 卷三百四
廳之候故呼為報曉鳥時人美焉 國元遺事
斷錢右驍衛大將軍張錢始在雍州因春景舒和出遊
近郊愁予大冢之上忽有黃雀啣一銅錢置之而去未
幾復于衙院畫眠見二雀相鬬舉各嗛一錢落于前錢
後以所獲三錢常秘于巾箱識者以為大富之徵 石 晉書
夷中無熙州有唐碑宋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
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為漢有耶因焚之蓋夷中無
此禽也已而果然 郡氏聞見錄
雀盲雀皆至夕而不見物人有至夕昏不見物者謂之
雀盲是也鵂鶹夜察毫末晝暝目不見丘山殊性 淮南子
天中記卷之五十八

烏

孝烏烏孝烏也孔子曰烏聒呼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為烏呼（詩文）

日舍烏者日中之禽（元命包）

陽精烏者陽之精故烏哺公也（運斗樞）夫孝行白烏生衆烏（瑞應圖）天地之初有三白烏主生衆烏三五

返哺飛翔羽翮為陽陽氣仁故之者也如或得之君子不（天中記卷五十九）貴矣烏者而有返哺況人而無孝心者乎（運斗法同上）

瑾光星散瑾光星散為烏（運斗樞）

三足烏炎惑火精生朱烏古今注所謂赤烏者朱烏也其所居高遠日中三足烏之精降而生三足烏何以三足陽數奇也是以有虞至孝三足集其庭魯參鋤瓜三足集其冠瑞應圖三足烏文王時見（拾遺）

翻主烏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已矣天災地妖亦不能殺也昔者殷王帝辛之時飛廉生烏於城之隅工人告之曰凡小鳥生巨室國必祉王名必伯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暴無極外淫乃至遂亡殷用此道天之（拾遺）福反為禍（拾遺）

夢烏曰王時見蒼烏王者孝悌則至（瑞應圖）鷹江海波南海朝以蒼烏（禮斗威儀）

赤烏野哇赤烏啣珪降周之岐社命代殷也（詩文）

時赤烏啣丹書集于周社故其色尚赤（呂覽）

火烏朱烏周天子發渡孟津火自上復于下至於王屋流為烏其色赤其聲魄云（中候）火者勝也烏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烏瑞臻（尚書）赤烏武王時（瑞應圖）

不血刃而殷服（瑞應圖）

師逋烏樂楚令尹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莊二十八）晉侯伐齊師夜遁師曠告晉侯曰烏烏之聲樂齊師其（天中記卷五十九）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烏齊師其遁（襄十八）

仁烏晉哀公十四年晉文公焚山求介子推有白烏遶火不能焚而嗥或集介子推之側火不能焚介子推有白烏遶日思煙墓種仁壽木似桓而枝垂長花可食其烏又云仁烏慈烏（拾遺）

望烏蜀越王入國丹烏夾王而飛故勾踐得入國也起望烏蜀言烏之異也（上）

烏頭白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言曰令烏白頭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烏即白頭馬為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燕丹子）

朝夕烏成帝時阿武請以卿史大夫為大司空備三（公）

官時 府中列柏樹常有野烏數千棲宿其上晨去
暮 日朝夕烏烏去不來者數月長老異之 續搜神記
赤烏銜門 吳叔和犍為人母沒負土成墳有赤烏銜門
井廬 尸 師覺授 孝子傳烏馴丹羽巢叔和之室鹿呈白毳
功文之應 晉孝武
晡波 東陽頗烏以純老善間後有群烏晡波集頗所居
之村烏 曰皆傚一境以為頗烏至孝故慈烏來孝晡波
之興欲令聲名遠聞即於捕晡波處立縣而名為烏傷王莽
改為烏孝以彰其行述云異 法
蓋蘆 按明帝起居注曰東巡泰山到禁陽有烏飛鳴乘
輿上虎賁王吉射之烏上告曰烏鳴啞啞引身射左腋陷
太中記 王 蓋蘆
下方萬歲臣為二千石帝嘉賜錢二百萬令葺壁畫為烏
也 風俗通
鵲鵲 吳王為神主來立廟會龍門外時有烏巢朱雀門
上又有兩烏啣一雀置神座前或得神書說改元之意
乃改赤烏為太元元年 吳曆
接丸 彭澤有烏接丸豹者丸飯投之高下無失 法苑 訪吳聲
白烏赤足 武皇帝雄泰成三年白烏赤足來翔帝以問
苑賢賢曰烏有反哺之義必有遠人懷惠而來果開中
流民請降 陽孝 雜書
為榮寧遠參軍弘景則其姊病四十餘年令吾卦之得
明夷之小過然病每欲動時輒有烏來啄即便發作
卦當衙傷啼猪畜之後婦人如欲眠見一丈夫衣服
黑在戶前立遲呼婦人語共來意不肯言有所畏
而去病始小間吾嘗與殷侯共論此事曰烏日之會仙
月畜水火相忌自然之數故取玄陰之伏物用消太陽
之飛精日中三脚故以獨足者當之 月物
亞亞 陸支道林入東見王子猷兄弟還人問見諸王何
如答曰見一群白頸烏但聞喚啞啞聲 世說
衙鐵 徐千木年少時嘗憂烏從天下銜長斗鐵柱其庭
前烏復上天銜鐵下凡柱三鐵意竟烏大鳴作惡聲而去
徐後果得遂以惡終 上
大如白鷺 晉時營道縣令何潛之於縣界得烏子大
如白鷺 太中記 上 卷五十九
鷂膝上 肥下自然有銅環貫之 異苑
巢鵲 簡文帝咸安初有烏巢殿屋帝使人占之曰西南
有女人師當能伏此怪時歷陽郡烏江寺有尼善行通
靈時號聖尼帝即遣召問之對曰脩德可以攘災齋戒
亦能轉障帝乃建齋七日忽烏運巢而去帝因為聖慶
起新林亭 南京 寺記
烏夜村 海塩南三里有烏夜村晉何準所居也一夕群
烏啼集準庭生女他日復夜啼召瑞范雲位卑
占曰臣聞王者敬宗廟則白烏至時謁廟始畢帝
志
獻白烏 高帝時有獻白烏帝問此何瑞范雲位卑

感化之理一至此乎
三烏引路後魏太和二十三年孝文親征馬圈行至
復城氏昏霧得三鴉引路遂至南山因號通鴉城元和郡縣志
樹烏免雖齊太尉司馬陵齊之隨陳顗逆鎮江州辭付
實北志畫絹作一樹樹上有烏語云急時可登此後顗
逆流到留齊之鎮州及敗齊之救入廬山追騎將及齊
之見林中有一樹樹比有烏乃詰所畫悟而登之烏竟
不飛追者見烏謂無人而返卒以見免
駟房爾放梁武弟偉子也宇布逸隨父祖至鄴栖萃放
居喪以孝聞居廬室前有二鳥來集各據一樹為巢
自午以前馳庭歌咏午後更不下樹每臨時節翼悲鳴

金奴梁江家人測之未嘗有闕時以為至孝之感
至孝出明帝時順陽獻三足烏八月甲子群臣上表稱
慶詔曰夫天不愛寶地稱表瑞莫不感鳳集閭閻龍躍
沼豈直日月珠連風雨玉燭是以鉤命決曰王者至孝
則出元命苞曰人君至治所有虞舜承丞來茲異壯周
文翼翼翔此靈禽丈考至德下電遺仁爰被遠祚千載
降斯三足將使三方歸本九州會定惟此大體景福在
民予安敢讓宗廟之善弗宣六惠可大赦天下文武官
晉進三級

烏啄論人司馬曲短毛喜於後主使其屢申嘗言
於尚書省下有烏啄其口流血時論以為讒賊

隨電 初初孫俓為幽州都督北征奚出軍之日比一
大星落北營內兵將無敢言者軍行後幽州界內鴉烏
鵲鳶並夫皆隨軍去經二旬而後軍八萬烏鳶食其內
余氏 凡軍出有鳶烏隨其後者皆敗卒之徵元和中有魯
敬宴者嘗為北都裨將李師道叛時曾將行營兵士數
千人每出軍有烏鳶隨其後即軍必敗率以為常宜室
衙木為城貞元四年夏鄭汴境內烏皆群飛集鄴樓堞田
緒淄青季納境衙木為城高二三尺方十里豬納惡而
焚之信宿如故烏口皆流血 十八年六月烏集徐州
之勝縣噪柴為城中有白烏一鴉烏一
集戟 孫仲郢自拜諫議後每遷官舊第庭樹戟架皆滿凡五日而散詔下不復集家人以為
候唯除天平節度烏不復集 唐逸卒於鎮 長史
魏丞烏 唐魏伶為西市丞養一赤觜烏每與人參中乞
錢人取一文而銜以送伶處日收數百時人號為魏水
烏 念戴
鴝鵒溫琦為京北尹勇於殺戮京邑聞之一日聞捩鈴
而不見有人如此者三乃一鴝尹曰是必有人探其雛盤旋引吏至戟
而來訴也命吏隨鴝所在而捕之其鴝盤旋外樹間果有人探其雛向慈樹下吏執送之府尹以
異於常乃戮之
禁雀 唐稽翟全清能劾鬼神時有市儈王家婦病邪累

年清明縛竿人置壇呪禁之鵂鶹鴟中咄咄有聲以六
乙尼紙壓桑下婦遂差後劉法公董昌亂人謂為安祝
破之見一鵂飛立桑杪人語曰今得汝日光矣時清公
已亦
朝鳥島昌國有朝鳥者且且集王殿前為行列不畏人
日出然後散去
史
鵲者昔有烏名鵲者遊在叢林梁言赤嘴烏也
知雨俗候烏飛起重知天將雨
鵲烏一名
晨雀烏之白胠者西南人謂之鬼雀鳴則凶咎
雛烏武周縣火山亦名紫堂其山出雛烏形類雅烏純
夫中記
黑而赤好音與之同繢彩絳髮觜若丹砂性馴良而易
附弁童幼子捕而孰之赤觜烏亦曰阿雛烏接爾雅純
黑反哺謂之慈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雅烏白
頭而群飛者謂之燕烏大而白頭者謂之舂烏爾雅曰
舂鵻早居也孫炎曰早居楚烏棲為舍人以為壁屋說
文謂之雅雅楚烏從子曰雅賈矣馬融亦曰賈烏者也
又按瑞應圖有三足烏赤烏白烏之名而無記於此烏
故書其異耳
鵲
神女鵲一名神女
一名飛
陽烏一名朱
烏先物而動先事而應見於木風之
倫直勞尼巢於項上佛呪成道勞
之
園王勞尼野鵲子
知風能消歲之多風也去喬木而巢扶枝大人過之則
探彀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遠難而忘近患
避風鵲知太歲所在
巢開口避太歲
向太乙

出處未詳

唐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

建平王宏子景素在蕃其仔人心而誘之同植

當暑景時深懷憂懼常與故吏劉璡獨處忽有鵲集

於承塵上飛鳴相逐景素泫然曰若斯鳥者近則參乎

風煙之上止須隱于林木之下飢則啄湯則飲形體無

累於物得失不關於心一何樂哉後果及禍南史宋書談叛

作燕

開元武衛冥永洛與河內人張子信對坐有鵲鳴於庭

樹間而墮焉子信曰鵲言不善向夕若有風從西南來

歷樹拂堂角則今夜有人喚公不得往子信去後果有

風來至夜高儼使召永洛且云勅喚永洛欲乱其妻者

留稱墜馬腰折免於難北齊

唐貞觀初梁州糧盡人相食鳥有鵲巢其

巢卑高相圖尤君素於浦州斬首傳之京師

隋石卓之上人心遂離為李樊客斬首傳之京師

白鵲正觀二年九月嘗有白鵲果於寢殿混上合歡如

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此何足賀令毀其巢縱鵲於野外

玄衣傳赦貞觀中南康黎景逸居于空青山嘗有鵲巢

其側每飯食以餕之後隣地失布者詬景逸盜之景逸

庾獄月餘劾不承欲訊之其鵲止于獄樓向景逸

以傳語之狀其日傳有赦官司詰其由來云路

出朔方人所說三日而赦至景逸還山乃知玄衣書

抵貞元三年中書省梧桐樹上有鵲以泥爲巢

梁可懷狐魅

嘉興令申屠相恭之族子泰特愛申每議除授多詣於

申或泄之以招權受賂每所至人謂之喜鵲

擬配流德宗曰吾聞申欲至人家謂之喜鵲遂賜死

鵲梁鵲巢中必有梁崔圓相公妻在家府與姊妹戚於

後園見二鵲補巢共啣一木如筆管長尺餘安巢中衆

悉不見俗言見鵲上梁必貴

靈鵲舉士院有雙鵲嘗棲于西軒海棠枝上舞學士會

食必徘徊翔集于王堂之上署無驚畏因謂之靈鵲或

鳴噪必有大詔令或宣召之事

南昌後唐釋可止善律詩在定州日中山節度使王處

直與太原

二相疑貳諸侯燕并王令方欲維好息

兵因命

慶雲寺會有獻白鵲者王曰燕人詩客

二鳥

巢中必鬬而成後句云不知誰會喃喃語必向

王明報太平玉成

滹河千月七日鵲無故皆鬚相啄以為是日河鼓與織

女會於漢東後鵲為梁以渡故毛皆

滹河成橋而渡織女

鵲玉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櫂鷰巢無限卵又

鵲終歲不復鳴噪雖巢無卵又玄戴玉之鵲巢玉

多取巢取在樹枝故不取陸地者又傳枝受卵端午日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
午日新取其巢多病者立愈（風土記）
鵲枕（本草）西人逢端午日採鵲巢中獲兩小石號鵲枕此
日得之者住婦人產之有神驗（本草綱目）
鵲腦（本草）鵲腦令人相思取鵲一雄一雌頭中腦燒之於道
中以與人酒中飲則相思（本草拾遺）
失時則起（本草）鵲上高城危而巢方高枝之巔城與巢折凌
風而起故君子之居世也得時則義行失時則鵲起（荀子）

鳩

鷹化（禮記）仲春之月鷹化為鳩（月令）
拂羽穀雨日又五日鳴鳩拂其羽（淮南子）
治兵（周書時訓）鳴鳩拂其羽鳴鳩不拂其羽國不
五鳩（左傳）郯子云少皞時祝鳩氏司徒也鶻鳩氏司事五鳩
鳩民者也（昭十七）
感鳩作歌（尚書）舜耕於歷山思慕父母見鳩與母俱飛鳴相
哺食益以感思乃作歌（琴操）
至（周禮）孔叢子曰郯郵人正旦献鳩於趙簡子厚賞之
白鳩（張紘與朱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春秋元命苞）成王時
天中記 卷五十七 十二
白鳩（鄭弘遷臨淮大守）郡民徐憲在喪致哀白鳩巢
戶側弘舉為孝廉朝廷稱為白鳩郎
鳩化金鉤（京兆長安有）張氏獨處一室有鳩自外入
于床張氏患之披懷視曰鳥來為我禍也飛上承
我福耶來入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則不知鳩
在而得一金帶（晉後）是後子孫昌盛有為必倍貴
蜀客賈至長安中聞之乃厚賂婢婢竊鉤以與門
氏既失鉤漸漸衰耗而蜀客亦數罹窮厄不為已利
告之曰天命也不可以力求於是賚鉤以反張氏
役昌故關西稱張氏傳鉤云（搜神記）
拂塵（晉永康）元年正月大會有鳩入御坐武帳中浮

雙雛巢兵庚子與父域為巴守卒於郡子與奉喪還鄉初發蜀有雙鳩巢舟中及至又栖廬側毋聞哭泣之聲必飛翔蒼宇悲鳴激切（南史）

鳩集洞池（唐王及善才行庸猥風神鈍濁為內史時人號為鳩集鳳池）

（北夢瑣言）唐王庭湊武陵支屬也生于別墅嘗有鳩數十隻群集庭樹暮宿簷下有異人駱德播異之後為三軍扶立為留後代田弘正歸別墅而庭樹旋安暗比舍矣（北夢瑣言）庭湊始生有鳩數十朝集庭樹暮宿簷戶長驍膂歷居戎職值亂殺田弘正推為留後子孫相繼蕃鎮一百年

（天中記）

孝鳥（詩曰翩翩者鵻毛傳云鵻鳩鴰也一宿之鳥鄭箋云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又云鳥之謹慤者人皆愛之此是謹慤老順之鳥也陸璣云今小鳩也一名鵴鳩幽州人或謂之鶻鵴梁宋之間謂之佳（爾雅翼）

拙鳩（物之拙者不能為巢繞架枝往往破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雨呼而交之今人辨其雄以為無屋住（爾雅翼）拙者莫如鳩巧者莫如鵲鳥經）

梼醉（鳩食桑椹則醉貓食薄荷則醉虎食狗則醉）

子七詩鴶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鴶鳩秸鞠也鴶鳩一名鵴鳩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

蛙 …二年爰秋閻京師聽鼃者聲於市門皆以為
車音而入鼃繞直二丈是時雨水絶無蛙聲人有得於
水次者半為鼃半為蛙列子云蛙變為鼃注云事見列
子事不謬矣 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
鼃圃吏捕取以鹽炙食滋味肥美出交趾合浦郡 草木狀
馬驌子天俗士之輩達人也猶鼃鳥之欺孺子也鼃鳥
之性善近人飛不峻也不速也蹲踞然似若將可獲也
卒至乎不可獲是孺子之所以翹腳跋足而不以為葵
也俗士之與達人 日小雅正月篇不可管是達
人之所以乾唇 釋蟲而不食也
瓜生種瓜園東比硫鼃子以瓜煑故老蛙於園東北即
長中記 圃史記
化為鼃子 牧豬奴戲 千歲羊肝化為地宰蟾蜍得武辛時
為鼃此皆因氣作以相感而成也 事類賦 術
死鼃死鼃大於此鼃以供御 齊民要
鳵
楚雀離黃倉庚也鳴即蟲生 大戴禮夏小正 黃鳥鸝鼃也 詩疏
鸝黃俗呼黃離留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栗
名商庚一名倉庚一名鳵黃一名楚雀齊人謂之黃袍 詩疏
帝以甚熟時來桑開里語曰黃栗留我 黃雀鳥一應
鼃鳴 說文鼃鳴能言鳥也 能言而不可使長是何則
得其所言而不得其所以言故循迹者非能生迹者也
雀說 山
慈烏黃山有烏焉其狀如鴉青羽赤喙人舌能言名曰
鼃鳴鼃鳴鼃鳴舌似小兒舌腳折前後各兩枝南傲小出五
色者其亦有純赤白者大如鳥也 山海經 鼃鳴慈烏相似

蓋四指中分行則以觜圖凡鳥下脸跂上獨比鳥兩脸如動如人目瞬姐行則以口啄地然後足從之南州異物志南中云養鸚鵡切忌以手捫摸其背犯者即不飲不啄而卒廣南新春十州多鸚鵡食木蕉榕實九蒼之俗忌以手頻觸其背犯者即多病顫而卒土人謂為鸚鵡摩其背而脊蜀編剪其舌而語

食麻子典平元年益州蠻夷獻鸚鵡三枚夜食三升麻子今被徙騰實此鳥無益有損可付安西將軍楊定園令歸本土晉書

藏鬱張筆有白鸚鵡善舞出行遽報說憧僕善惡後寂

啟沖記

無言華問其故鳥云見藏籠中何由得知公後存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為鸚所搏教其啄鸚廊獲免

述異記

趙謝莊為太子庶子時南平王鑠上赤鸚鵡普照群臣為賦太子左衛率府表淑文先當時作賦畢竟以示莊莊賦亦竟淑見而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也遂隱其賦

宋書

能歌天監元年交州獻能歌鸚鵡詔不納

南史

冥名隋開皇中柳歸舜自巳陵泛舟遇風吹至君山因維舟至一處有鸚鵡數十招呼姓字有名武遊即阿仙即阿綠兒者有名白在先生武仙即跪進容者有名鳳皇蓮舟路足下轉達桂家三十娘子因遥乎曰阿舜此間亦有青衣乘雲而下為之設食忽有道士自空飛下投一尺綺與歸舜曰以此授娘即去矣歸舜呼從之忽如身飛却墜少達舟所

詠寒

貞觀五年林邑獻五色鸚鵡數詠寒適新羅獻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太宗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寒思歸況女之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歸之

首有十紅毛

貞觀十八年陀洹國獻白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毛數十翥與翅齊

唐書

憂折翅則天嘗憂一鸚鵡羽色甚佳兩翅俱折以問宰臣群臣默然內史狄仁傑曰鸚鵡者陛下姓也兩翅折者陛下二子廬陵相王也陛下起此二子兩翅舉也君副

三思違項皆赤

雪衣女開元中嶺南獻白鸚鵡養之宮中歲久馴優聰慧洞曉言詞上及貴妃皆呼雪衣女授以詩篇數遍便可諷誦上每與貴妃及諸王博戲上稍不勝左右呼雪衣娘必飛入局中跼舞以亂其行列或啄爛御及諸王手使不能爭道忽一日飛上貴妃鏡臺語曰雪衣娘昨夜夢為鷹鳥所搏將盡於此乎上使書妃投以多心經以襍之後從枝頭戲於殿上忽有鷹擊之而墜上

與　　嘆息久之遂命瘞於苑中為立冢呼為鸚鵡
塚　　冢

詩史宗時以林邑國進白鸚鵡慧利之性特異常者因
殿日以金籠餧之示于三相上再三羨之時蘇頲初入
相每以忠讜勵已因前進云鸚鵡能言不離飛鳥臣願
陛下學以為志　　忘

時唐玄宗時有五色鸚鵡能言上令左右試牽帝衣鳥
輒頭目北咤岐府文學能延京獻鸚鵡篇以替其事報
陽

說未表賀稱為時樂鳥

綠衣使者長安有豪民楊崇義者妻劉氏與隣兒李侖
私通遂謀害之埋枯井中其妻乃四散尋覓經府陳訶
元申記　　頭卷五

官吏日夜追捕賊不得後縣官等再詰崇義家檢校其
屋上鸚鵡忽然聲屈曰殺家主者劉氏李侖也遂俱服
罪款府尹具事奏聞明皇取鸚鵡付后宮封為綠衣使
者張說為傳開天遺事

舍利貞元中有獻鸚鵡鳥者河東裴氏志樂金仙之道
以此鳥名載梵經常神而敬之始告以六齋之禁比及
辰後非時之食終夕不視或教以持佛名號者則仰首
翹翼若善承聽或俾之念即唱言阿彌陀歷試不爽貞元十九年七月忽禰不
懌已日而甚馴養者知將盡乃鳴聲者曰將西歸乎為
佛擊磬爾其存念每一擊磬一稱彌陀佛洎十擊磬而

十八　　委足拚然而絕命瘞以隔之法焚之得舍
利　舒州刺史姚鵬舉記

鸚鵡

鸚鵡慧建隆二年隴州貢黃鸚鵡能言慧利過於常
鵡等旗中書舍人王著獻頌因以規諫詔褒之　宋志
慮思故主宋徽宗時隴西歲貢鸚鵡徽宗置之安妃閣
教以詩文及宣和末遣中使還本土後郭浩以泰鳳
提點刑獄按邊至隴口見一紅鸚鵡鳴于樹間問
知來自杭州因問上皇安否浩曰上皇月矣鸚鵡皆悲
鳴不已浩賦詩曰隴口山深草樹荒行人到此斷肝腸
耳邊不忍聽鸚鵡猶在枝頭說上皇　宋史
呼琵琶蔡確貶新州侍兒名琵琶確甚慧公
元申記　　頭卷五

每扣檀板鸚鵡傳呼其名琵琶琶卒後誤觸響板鸚鵡猶
呼不已悒悒不樂有詩云鸚鵡言猶在琵琶事已非傷
心痺江水同渡不同歸又作送將歸賦未幾而卒　清林
問主閻中商有得鸚鵡于隴山能人言商愛之商寓以
事下獄出而嘆恨不已鸚鵡曰郎在獄數日已不堪鸚
鵡遶籠閒累年柰何商感而放之去後每有同輩過隱
者鸚鵡必於林間問其安否託以寄聲焉　郡氏聞見錄

鸚鵡

寒皐鸚鵡一名寒皐斷舌可使言語　唐萬一作乾
子鳥鸚鵡亦名玄鳥古今注
來來有鸚鵡鸜來巢書所無也師已曰異哉吾聞文成之

世音 北斗之鸜 之鵒 之公出屏之鸜鵒之羽公仆
鸜鵒公素不殺故樂人不就忍有鷺禽擊死之墮庶巾
公得而餌之疾遂愈 高郵
歌之哭崔詵有是今鸜鵒 鵒鵒之巢遠哉遙遙鸜鵒鵒
來巢其榆 十鸜鵒來巢其將及乎 昭二十五有鸜鵒
陰 鸜鵒者非中國之禽也 精舍
鸜鵒 鸜鵒者飛行屬之陽夷狄之鳥穴居於
穀事習司空桓谿在荊有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
本學語遂無所不名顧參軍善彈琵琶鸜鵒每立聽移
時又善能效人語聲司空大會吏佐令悉效四坐語無
不絕似有生鸜鼻語難學學之不似因內頭於甕中以
效鳥遂與鸜者語聲不異主典人於鸜鵒前盜物參軍
如廁鸜鵒伺無人竊白主典人盜某物將軍街之而未
天中記 卷五十九 王
覺後盜牛肉鸜鵒復白參軍曰汝云盜肉應有驗鸜鵒
曰以新荷覆著屏風後檢之果覆痛加治而盜者患之
以熱湯灌殺參軍悲傷累日遂請殺此人以報其怨同
空教曰原救鸜鵒之痛誠合論殺不可以禽鳥故極之
於法令止五歲刑 臨海異物志 明
漸齣唐秘書少監崔行功來得五品前忽有鴝鵒一
物入其室置桉上乃去乃魚衆鈞決不數日加大矣也
臨海異物志
八哥南唐李主諱煜改鸜鵒為八哥 避諱 郷亦曰八哥
下盧中
郭李士
雪堂來龍圖孫正臣邵武人居高郵嘗有疾行
鵬鴝公素不殺故樂人不就忍有鷺禽擊死之墮庶巾
公得而餌之疾遂愈 高郵
念佛生蓮 宋天台景巖寺僧名一鴝鵒常隨僧念佛不
待僧教亦自念得一日立死籠中僧葬之生紫色蓮花
蓮花也 大青 陳藏器
媚藥鸜鵒 交時以足勾足鳴喉翼以鬬狀往往墮地俗
取其勾足為媚藥 本草拾遺
取火鸜鵒舊言可使取火放人言游鸜鵒取其月晴和
人乳研滴眼中能見煙霄外物也 上
花鴝 五月鸜鵒子毛羽新成俗好登巢取養之以教其
天中記 卷五十九 王
語謂之花鴝 酉陽雜俎 前集
泰言子
結遼林邑國有結遼鳥謂之吉了鳥能人語 唐會要 以熟
鸜子和飯飼之或云容州有純赤純白色者
憶雌 天后時左衛兵曹劉景陽使嶺南得秦吉了二隻
能解人語至都進之留其雄者雌煩怨不食則天問曰
何乃無聊也鳥曰其配為使者所得顏思之乃吐舌厉
曰卿何故藏一鳥不進景陽叩頭謝罪乃進之則天不
罪也 分
憲子鸜鵒 嶺南有鳥似鸜鵒而稍大作視之不相入所
籠養久則能言無不曉人謂之吉了亦云料聞

廣川獻、言雄重如丈夫委曲識人情惠于鳴
矣 晉庾
樂志
珍禽晉寧有廣州民獲赤白吉了各一頭獻于刺史者
其赤者尋卒白者久而能言凡笑語悉皆效人斯珍禽
也 地理志 戶口錄
不入夷 滅句有鳥蔡吉了者亦能人言有夷酋欲以錢
三十萬買之其人告以實貨將賣爾秦吉了曰我漢禽不
願入夷中渴不食而死 同見錄
白鵬
獻閩越獻高帝白鵬黑鵬各一隻帝大悅厚賜之 西京雜記
羽族幽奇白鵬羽族之幽奇也素質黑章瓜喙純丹体
天中記 卷五十九 士 白
被冠距頗類夫鷄翬神貌清閑不雜于衆禽 漢舊儀 晉
家雞所伏黃山胡公有雙白鵬蓋是家雞所伏自小馴
伸了無驚猜以其名呼之皆就掌取食然此鳥耿介難
畜胡公贈我求詩因援筆三什以贈之 李
集
霸宗端郎時藝文之服頗好馴養禽獸以供玩及
即位詔獵奉承羅致稍廣江公望在諫省聞之面諫上
大悅即日詔內藥書緩勿復留殿中有一鵬蓄久而馴
不肯去上以親逐塵尾左右乃刻公望姓
名于塵柄曰朕以旌直也及江夫人之論里之 正
及於良獄矣都城廣望秋風夜靜禽啾之聲四徹如
郊野識者以為不祥為思江之忠焉

同生死難雪山之敗陸秀夫抱祥興帝與俱赴水時猶
舟一白 哀鳴與龍墜水中死
瑤光星散 散為鷹 命句
鷙殺之 自作 鷙殺之鳥 易 鼎 蠱
異名有婦鴈有冠為一歲為黃鷹二歲為撫鷹三歲青鷹
胡鷹獲 筆叢 志
不擊伏鷹不擊伏鴈不擊妊 鳥
變鳩鷃蟲之日鷹變為鳩小暑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
日鷹乃祭鳥 周書 鷹則為鳩鷹也者其殺之時也善發而之仁故具言之也鳩為鷹而之
非其殺之時也善發而之仁故具言之也鳩為鷹而之
天中記 卷五十九 士 白
不仁故不盡其辭 大戴 禮 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
鳩變為鷹時之化也 授時 記
積怨虎豹無事行步者若將不勝其軀鷹在衆鳥之間
若聽憂然故積怨而後全剛生鳥 新 書 卑 氏
鷹見形而高飛 西京 雜記
被八卦八卦生鷹隼之所被六甲出靈龜之所負 孫 瑒 書
爽鳩郯子云少皞氏爽鳩氏司寇者也 左
逸鳥雀季文子使太史克對宣公以周旋弗敢失墜曰見無禮於
行父事君之禮行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曰先大夫臧文仲教
其君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 文十子産如知 九
聞為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

鳥雀也

鷹擊殷上 唐雎謂秦王曰要離刺慶忌磐鷹擊於殿上

蒼鷹 邯鄲為齊南太守時人號為蒼鷹焉 晉書

性名茂陵少年李亨好馳騁狗逐狡獸或以鷹鸇逐狐兎為之性名鷹則有青翅黃眸青寘金距之屬鴈則有從風鶴孤飛鵠 西京雜記

求鷹廣漢馮顯為竭苦求嗛嗛于三雲中大將軍梁冀遣人求鷹止晉陽舍人不與顯收之使人擊鷹而亡頴遂捕其急奠辭乃止 晉郭翥事

出籠 馬融與伯世書曰愦愦思循不解懷思在竹間籠中耳

放鈎 逐麋 曉秋涉冬太蒼出籠黃韝下兎挈以乾棗自送餘日益樂而已

饑則為用 呂布使陳登詣太祖登詣為用呂布勇而無謀宜早圖之太祖悅布始用登求徐州牧不獲及登還布拔戟斫几責之登曰登見曹公作將軍譬如虎當飢飽人肉否則噬人曰不然如養鷹飽則揚去饑則為用飽則颺去乃解飢志

飛集屋梁 廣潭宇思奧會沈玄等過京師潭起義宅至上廬有野鷹飛集屋梁衆懼潭曰旭大義而網鷙之鳥來破賊必矣後如其言

青骹 張載擢論曰青骹繁於龍中何以效其根柔

郭下謂下也白狹玄豹藏於櫪檻何以知其捷乘隊於千仞 晉傅玄 十五

慵鄙 峻時孔群任橫塘為臣術所逼王丞相保存術因帶峻時孔群共行在御道逢臣術賓從甚盛因戲語令術勸群酒以釋橫塘之嫌群荅曰德非孔子尼同臣人雖陽和布氣鷹化為鳩至於識者尚悕其眼況孔群共行術大怒便欲刃之愉下車抱術曰族弟發狂卿為我宥之始得全首領上

飽則高颺 慕密翥請至鄴拜墓符堅詐之權置諫曰翥猶鷹也飢則附人飽便高颺若遇風塵之會必有凌霄之志唯宜急其羈絆不可任其所欲堅不從去果不還 天中記 卷五十八

百頭 元垣為冀州刺史不恤人事專為聚斂好飲好啖無日不出秋冬徵含獸春晏捕水族鷹犬常數百頭公私煩擾十餘車自云寧三日不食不能一日不出 北史

凌霄郡 君北齊後主高緯鷹犬皆有儀同郡君之號 隋書

日凌霄郡君食縣邑鷹之入養者稍割大肉以飼之至數日乃死 北史高思好友與諸貴書云仍總千立七

馬于東門 光弁製鷹青西市北弁姓所骨

金腳 齊王高洋天保三年獲白兎鷹金腳青毛羽如雪目色紫瓜之本白角末為淺色

莊並蒲紫時號為金牌高帝武平初領軍將軍趙
又獻白兎鷹一聯
隹鷹大宗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矣朕遣使至其
所見有隹鷹謂令獻朕大亮因容來責朕云陛下又徇
畋獵而使者求鷹若是陛下之意深乖昔吉如其自擅
便是任使非人朕覽表嘉歎不能自已有臣若是朕復
何憂於是賜之金壺以彰忠讜焉
取鷹雛永徽中莱州人劉宰性好鷹于界山懸崖自縋
而下以取鷹雛欲至巢而繩絕落于樹枝間下皆壁立
進退無所援大鷹見人啾肉不至巢所乃收肉下宰接
取肉餧雛已外即自食之經五六十日雛能飛乃裂裳

以係鷹之兒一臂上係三聯透身而下鷹飛擊其兩臂
比至澗底一無所傷仍繫鷹而歸
縱鷂原乾曜為京兆尹仍留守京師乾曜政存寬簡不
嚴而理嘗有仗內白鷹因縱逸遂失所在上令京兆切
捕之俄於野外獲之其鷹結於叢棘而死官吏懼得罪
相顧失色乾曜徐曰事有邂逅死亦常理主上仁明當
不以以此責罪必其獲戾吾自當之不須懼也遂入自
請失旨之罪上不問
唐
得相鷹蘇味道才學識度物望攸歸王方慶躰質鄙陋
言辭鲁鈍智不逾俗才不出凡俱為鳳閣侍郎或問却
中張元一曰蘇王孰賢荅曰蘇九月得霜鷹俊捷破凍蠅頑鈍

能躰物也 白鷹
洪雲兒申王有高麗赤獵鷹號為前日為決雲兒 西陽雜俎
陽門詩赤鷹黃鷂鷹雲中來妖狐狡兎無所依自注申王
有高麗赤鷹岐王有北山黃鶻逸氣奇姿特異他等上
愛之每校獵必置于駕前日為決勝兒
失白鷹詩鄭縣善五言閒元初岐山王範為岐州刺史
縣為長史範失白鷹派所愛惜縣為失白鷹詩當時以
為絕唱其詩曰白錦文章亂丹霄羽翮齊雲間呼暫下
雪裏放還迷梁苑驚池鶩陳倉拂野鴈不知遼郭外何
處別依樓 唐新語 張仲規

雙白鷹謂開元乙卯歲東虞君長自肅慎扶餘而貢白
鷹一雙皆皓如練色班若綵畫積雪全映飛花碎點所
謂金氣之英瑾光之精猜應捷顧盼餘雄當落鴨之
賞宴佐鵠之敵實稀代之尤也 吳華覲 蘇
五色鷹正元十一年二月同州進五色鷹八月潞州進
白鷹 唐會要
鷹兒相刑王蜀先天元年太祖寢疾經旬文州進白鷹
茂州貢白兎群臣議曰聖人本命是兎鷹兎至甚相刑
貢禽非以為瑞退鷹留兎帝疾必瘳救命不從是歲晏
駕 何光遠 鑒誡錄
義鷹盱南陸氏子得山夫牡候雛蓄之甚馴縱其游息

猴盍若意向類故見婦女必跳拂如將逐之何會少年時
未施手而猴先登屋壁去無如之何會少年時
後來者陸氏視其搏攝無虛向因告以候害少年即伏
還擬高門後鷹鷹摩空下擊猴伺鷹近聚尾自扞鷹
不能得即穿雲以逝主客不知所為明日忽聞空中鈴
聲仰瞻之乃其鷹也方復搏翔下擊猴仍用前計鷹揚
翻以過後一鷹繼至猴不能也遂中其擒少年招得所
臂鷹而遽擒者委猴而去蓋少年之鷹往招之而來助
者也彼豈有呴呴之語言沾沾之勢貌以相諷動者耶
噫亦奇矣（治平未已前公記）

虎鷹跛山有老僧云曾登靈源洞見一舍自海上至身

大如牛翼廣二丈餘下於壁間低飛掠食俄攫一羖羊
乃望海而去識者云是虎鷹能捕虎豹（異事）

受繒鷂鷹賦蒼鷹鸇而受綠綬鷂之朴野善曰鎮伍之
二山鷹之所產漢書曰趙地鍾岱迫近朔邊十洲記曰
北海外有鍾山山性猛豹之化育定鍾山之所生資金
方之德氣稟火德之炎精生於窩者則好伏棄於木者
則常立雙敬長則起遲六翮細而飛急寅卯酉就安穩
（魏武）

鴝貿二周作鴝千日成蒼（南齊永明）
取鷹法取鷹去七月二十日為上時內地者多窠外者
殊少八月上旬為次時八月下旬為下時寒外鷹早至
矣

相同鵰屬相同鵰唯欲尾長翅短為異耳（晉陽）

鷹
鷂名雀鷂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曰雀鷹春
化秋布谷此屬數種皆為雀鷂（詩義疏）顏師古曰即今所謂
鷹一曰鴟子

龍脫鷂鷂子龍脫鷂也

貪進註鷂鷂也江東呼之為鷂（爾雅）

翔隼秋興賦曜有翔隼奮曰鷂擊之鳥（周呼曰隼一曰
鷂春化為布穀文子曰鷹隼未擊羅網不得張垂

食殘之鳥易口王用射隼于高墉之上孔穎達云隼者
食殘之鳥鷂鷂之屬王篇云祝鳩也顏師古云隼鷂鳥

即今之鴟也劉向以為隼近異祥貪暴類也

故擊殺也（考異卽）

矢貫仲尼在陳有隼積于陳侯之庭而死楛矢貫之石
砮其長尺有咫陳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館問之仲尼
曰隼之來也遠矣此肅慎氏之矢也（國語）

殺鳩魏公子無忌方食有鳩飛入案下公子使人顧望
見一鷂在屋上飛去公子乃縱鳩令出鷂逐而殺之公
子喜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鷂所得吾負之為
吾捕得此鷂者無忌無所愛於是左右宣公子慈譬皆
圍左右捕得鷂三百餘頭以奉公子欲盡殺恐無孑乃

自拙 只籠一曰誰護罪無忌者耶一鷄獨低頭不
取食 之盡放其餘名聲布流天下歸焉到時
德 魏公子為鴻鵠報仇此虛言也夫鵠物也情心
不后音語不通公子何能使鵠低頭自責烏為鵠者
以千萬數向擊鳴聲未絕矢不得施于溪陳漢書孫賀為京兆
因衰稱言鵠服過也 晉
鵠得人持其頭折其頸低語不能仰視緣公子惠義
順天氣鷹鸇擊殺以順天氣鷹鸇擊殺故名焉唐書
尹請候文為搏立秋日文謂實曰今鷹隼始擊當順天
氣成嚴霜之誅上 卷三五
白將軍唐太宗養一白鵠號白將軍取烏常舉至於殿
前然後擊殺故名焉唐書 王仲記 三十一
魏王仍取報日往反數週亦陸機黃耳之徒歟食
鵠死懷中太宗得鵠絕後異私自臂之望見鄭公魏徵
乃藏於懷公知之遂而白事因與古帝王急豫徵以諷
諫語久帝借鵠且死而素嚴謹徵欲盡其言徵語不時
盡鵠死懷中 唐
放鵠楊德幹高宗朝為萬年令有宦官恃貴籠放鵠
逸人不稼德幹搒而杖之悉拔其鵠頭宦者涕泣
以示於帝帝曰爾情知此漢得何須犯衆怒奪姓奇
問 陳唐 嘉話
仁鵠滄州東光縣資聖寺常打樓鵠集重閣簷
千啄 中每欠即取一啄以濡足至曉放之而不飛食
餘世 人不敢侵之 金 貞長安薦福寺有鵠冬取小禽如月
掌曰 滅之視其所適之方則是日不於是方擊搏集
義鵠 崖有蒼鷹養于巢栢顛白鵠登其巢黃口纔羣
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煙斯須領健鵠嗷咮來九天
脩麟脫遠枝胞腸皆已穿 朴
田鵠 田鵠北夷種其先匈奴元魏時號高車部至隋曰
韋統亦曰田統唐元和四年遣使請改迴紇為鶻義取
迴紇輕捷如鶻也 唐 韻會以為德宗時誤
海鵝 薛萬鎮貶時鄴郡中有好育鷹隼者一日有人持
鷹來告於鄴人遂市之其鷹甚神俊鄴人家所育鷹隼
極多皆莫能及常聲以玩不去手後有東夷人見請以
繒百餘段為直日吾方念此不知其所用其人曰此海
鵝也若辟蛟蠵患君直於鄴城南放之可以見其用矣
先是鄴城南陂蛟常為人患郡民苦之有年矣鄴人遂
持往其海鵝忽拔陂水中頃之乃出得一小蛇既出食
之且盡自是鄴再無其患有告於嵩乃命鄴人訊其事
鄴人遂以海鵝獻焉 宣室 志
晉州鵝 劉齊賢為人方正唐高宗甚重之為晉州司馬
將軍史興宗嘗從上獵兎中因言晉州產佳鵝鵬
今為司馬請使捕之上曰劉齊賢豈捕鵝者
此侍之矣

…華時勤敏絕人號東超鵰子（盧氏雜說）
…唐薛昭緜衙命梁園朱盌宴接歡曲（一作…
及薛盛言鵰爲之俊溫欣然謂其亦曾放弄…
後送鵰子一頭薛致書謝仍對使戒慳僕曰今…
所貴且須愛惜裹以紙裹安轎簽中來人失笑聞於使…
衙（北夢瑣言）
筱鵰子兩翅各有複翎左名撩風右名掠草帶兩翎…
出獵必當獲（雲仙雜記）
鵰胎鳥反哺仁也隼懶胎義也（化書）
梟鵰鷹鵰爲攻梟殘忍也梟見鷹鵰憂賊人也（夢書）
鵰生三子鵰生三子一爲鵰（雜俎）鷹鵰之子或爲鵰鷹夏…

崔生鶵楚鳩生鶵（造化權輿）
晨風晨風今之鵰也（詩又晨風鶵雅骨曰鶻膝曰鵰鶻…
曰鶻奪曰鶻（經）鵰爲鶻鶻爲布穀布穀復爲鵰此物變…
也（子）

鵰

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熊羆狼豹貙虎爲…
鵰鷹爲旗幟此亦力使禽獸者也（列子）
爰有青鵰執犬承食鹿（穆傳）
要食周窮之牧正有役人梁鷟者能養野禽獸委食…
於國庭之內雖虎狼鵰鶚之類無不柔馴者雄雌…
尾成群異類雜居不相搏噬也（列子）

鷹

…為上郡守匈奴入上郡武帝使中黃…
匈奴射傷中貴人廣曰是必射鵰者也乘…
得一人果射鵰者也（漢書）
形如車輪觔律光普徙世宗於洹橋校獵見一大鳥雲…
表飛光引弓射之正中其頸此鳥彷彿如車輪旋…
下至地乃大雕也世宗取而觀之深壯異焉（北…
子高見而嘆曰此射鵰手也當時傳號落鵰都督（北…
化城鵰入海化爲珹（可作馬勒謂之珂（典…
沸波鳥有沸波者河伯爲之不潮畏其誠也（淮南）

鵰

善搏鷙鳥之善搏者曰鶚竊玄曰鵰鶚（經）

…鶚大人見而慄…
惕也（注）
金鶚鶚金衆鳥也見則天下兵能擊殺麤麃（春…
黃金鶚李肇曾目異鳥肇豐狐於中野雙睛耀宿六翮…
翥雲迅猶電馳鬻若霜發吻決肝腦爪刳腎腸昂藏自…
雄俊剋而近問名於耕者對曰此黃金鶚也（師…
一鶚鄒陽諫吳王曰鷙鳥累百不如一鶚（漢書）孔融薦禰…
衡樸準薦龐參孫權令呂蒙討廬陵賊（吳…
鷙（皆…
爰子景山多鷙鳥黑色多子師曠云南山有鳥名…
曰委鷙黃頭赤目五色皆備（說文）
就羽或說玉根曰匈奴有斗入漢地直張掖郡（…

才能等 有如得之於邊甚銳 句 曾 如就大鵬也其名
為箭竿 出
戰判波斯國有士山之非過高其勢連接其處中有鵰
鳥噉羊士人極以為患 商史
知吉凶西南遠界有靈鵰鳥能知吉凶覘人將死食屍
肉盡乃去家人取骨燒為灰投之漲海 林邑國記
靈鵰山 著崛山在王舍城北四里山有兩崖鵰鳥常群
居其頂土人覘為靈鵰山 西域記 帝 互見山
鵰
玉衡散王衡星散為鵰 運 推 斗
鳶翔鳶鳥醜其飛也翔 飛 鳶鵰也 飄
北史記 卷三百九十九
鼠虞氏者梁富人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舉觴
而中遊俠遊俠相隨而行樓下博者射中而笑鳶墮腐鼠
志乃辱我以腐鼠請滅其家乃攻於虞氏大滅之此謂
類而非也 列
鵷鳳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
子相於是惠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
南方有鳥其名鵷鵷子知之乎夫鵷鵷發於南海而
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泉不飲於
得腐鼠鵷鵷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梁國
戕耶 莊子

鬪死乃止出上黨也山經

殺烏鵲殺烏也殺不知死會意珍侵雅死不避毛飾武士無屈以象其鬪終無勝負期於必死

黑而辭作韻會謂選鵾武賦鵾誤

鵾百官表注曰冠插雉尾所謂柱鷹不摧劬天子武騎故以冠焉傅玄賦注曰鵾

騎者戴鵾注

神雀京兆尹張敞舍鵾雀棲集丞相府丞相黃霸以為

神雀議欲以聞故劾奏之霸大慙書師古以為鵾雀未詳

白鵾張方將移惠帝於長安入假奉迎自領五千騎皆

促鉄鏁與二節髮髽繫旌鑾皆用庶州白鵾毛天子見

之大懽晉八王故事

鶴

異名鶴一名負釜一名背竈一名黑尻一名皂裙泥其巢一旁為池舍水滿之取魚置池中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詩義疏

鶴井江淮謂群鶴旋飛為鶴井鶴亦好旋飛必有風雨人採巢取鶴子六十旱能群飛薄霄激雨雨為之散

琴石鶴水鳥也伏卵時數入水則不假取粉石包圍卵以助暖氣故方術家以鶴暖巢中舉石為真物也博物志

食蛇南方有鶴食蛇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道上禹步其石即然而轉因得而啄里人學其法伺其養雛以蔑絙縛其巢鶴必作法而解之乃鋪沙丘底伴足跡所印而做學之項吉發謝吉

鳴鶴仰鳴則晴俯鳴則陰會稽

不殺晉有鶴郡國皆殺之而三輔俗不敢取取或雷霹靂赴之原天不獨在此其殺取時正與偶耳抱朴子

聚水蒸芒家有火厄火盛之時見數十青衣童子來趨之即滅童子又云多聚鶴鳥之類以禳火災鶴能聚水於巢上也拾遺

越蛇姚元之長大行急魏光乘多才辯嘗有鶴集石前謂之越蛇鶴雀食蛇

訴張次山元祐初知泰州泰多才辯若有所訴次山論鶴使先飛令兵官隨性鶴止一大水上蓋隣側有烹其二雛食者即以其人至山為斷治鶴始飛去次山見知于司馬光者泰州志

影接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鷺交頸野鶴傳

校自然

鷺

和鎛水鳥也好絜而白謂之白謂之鷺
鷗遶東樂浪吳楊謂之白鷺 爾雅註義
絜白振鷺於飛于彼西雝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也
西雝文王之雝也言文王之時辟雝學士皆絜白之人
也 緇衣詩慕府初開博選清英雖振鷺之集西雝濟濟之在
周庭無以或加 振音鷺爲
雙鷺出蜀昔吳夫差路地門以厭越越人爲雷門以禦
之擊大鼓於雷門之下而地門閉焉其後移破建業之
瑞門有雙鷺兒破而飛乎雲未或云鷺者鼓之屑
朱鷺楚威王時有朱鷺不擾曲谷皆飛翔而來舞焉鼓吹
曲是也 義 朱鳥不擾
天中記 劉孝標世說之典
鷺徐鳴梁簡文帝 玄龜夜夢脩舟下勁朱
尚張羅干漢后 元帝放生池
素來女子錢塘士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
衣來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閉船載之後成白鷺
去杜惡之便病死也 神仙傳
鷺羽扇張融年弱冠同郡道士陸脩靜以白鷺羽扇遺
之曰此異物奉異人 南史
白鷺縗齊東昏汀南徐二州出雄雉頭鶴氅白鷺縗 南史
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襬名之
曰白鷺縗 飛鷺羽
碧雞我皇猥鬼刻人賈傳于鏡湖泊舟夜月縱步于清

水芳荷中見二鬼立語一曰碧雞白謂之白鳥齊會之間謂之
吟詩賈邁揖之化爲白鷺飛去 搜神記
絜白振鷺於飛于彼西雝薛君章句曰鷺絜白之鳥也
雪客李昉五客鷺爲雪客
仲暉薛逋紹興中帥福州儀門外夾道榕木鷺巢其上
猶可去之明日大雨鷺群悉空一統志
先至烏黎州通望縣每歲益夏有瘴傳云衆鳥避瘴臨去留一鷺祭山神又每郡主將有除
皆一日前須有白鷺鷺一對從大渡河飛行州城盤旋
栖泊三五日却爲軍州號爲先至鳥便迎新送故更無
誤爲黎州圖經

視而有胎蠔蛇聽而有胎 陸佃埤雅
味長尾短山禽之味多短水禽之味多長山禽之尾多
脩水禽之尾多促山禽鷷類水禽鷺類
好露鷺人養之於池塘馴若家禽每至白露日即飛騰
而去有人養之或告其故不信及期果去有詩憶念羲
成編集物類相感志 鷺好風鷗好雨鷁好霜鷺好露 禽經
絲偃鷺啄則絲偃鷹捕則角弭藏殺機也 禽經 鷺頭上有
長毛十數枚長尺餘毵毵然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
之今吳人亦養焉 詩陳風傳 其鷺羽翮
昆明頸識昆明鷺乘流飲復棲 王維詩
絲禽鯉錦衝風擲絲禽掠浪飛 陸龜蒙詩
一名帶絲禽 爾雅

似鸕鷀鸕鷀似鴉而黑一名鵜倉頡篇謂鸕即鸕鷀也莆頸曲如鉤食魚雨雅

胎生鸕鷀能沒于深水取魚而食之不生卵而孕雖於池澤閒既胎而又吐生多者八九少者五六相連而出若系緒焉水鳥而巢高樹之上楊孚異物志鸕鷀吐雛於八九鵲鵲巢卿杜臺卿瑣語冠宗奭嘗官於澧州公宇後有大木一株其上有二四十巢日久觀之既能交合遍有卵殼布地其色碧豈得雛吐口中是全未考尋可見當日聽人之誤言也本草衍義

龍化貞元十三年四月上以自春以來時雨未降正陽之月可行雩祀遂率輿爨宮龍堂祈禱忽有白鸕鷀沉入水際群類翼從其后左右侍衛者咸駭異之俄然莫知所往方悟龍神之變化遂相率踊躍稱慶至乙丑果大雨遂近房泥於是宰臣等上表陳賀唐會要作元和天中記卷五十九

十三年

鳥鬼漢中人謂鸕鷀為鳥鬼蜀人臨水居者皆養鸕鷀繩係其頸使之捕魚得魚則倒捉出之杜家養鳥鬼頓食黃魚婁州圖經筆談

取魚倭國卓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柱鸕鷀項令入水捕魚得百餘頭以充食唐書

鷺鷥

匹鳥舊鷺水鳥鳧類雌雄未嘗相離人得其一則一者相思死故謂之匹鳥古今注鷺鷥鳥雌雄相類飛止相匹鄭氏周禮大傳

栖樹宋康王埋韓馮夫妻宿名文梓生有鴛鴦雌雄棲各一桓栖樹上晨夕交頸音聲感人列異傳

門化漢時鄠縣南門兩扇忽一雄稱鴛一雄稱鴛晨夕開之旋閉京師漢帝惡之令毀其門兩扇化為鴛鴦相隨飛去後改鄠為婁城縣後漢郡國志

鷹獲元魏顯宗延興三年田鷹鷺鷥鷺一其偶悲鳴上下不去帝乃惕然問左右曰此幾鳴者為雌為雄左右對曰臣以為雌帝曰何以知對曰陽性剛陰性柔以剛柔推之必是雌矣帝乃悵然而嘆曰雖人鳥事別至於資識性情竟何異哉於是下詔禁斷鷺鳥不得畜焉天中記卷五十九

觀池吳傳朋云毛澤民受知于曾布曾南遷毛坐黨與得罪流落久之蔡元度鎮潤州與澤民俱寓川王氏婿澤民傾心事之一日家集觀池中鴛鴦元度賦詩末句云真學飢鷹餉便飛澤民和之云貧戀恩波未肯飛文友夫人笑云豈非適從魯侯公池中飛過來者耶澤民慚不能舉首

化人來時潮州有富人江行見二子美貌曰一兄一妹雙生也早失怙恃養於舅氏舅母不容焉以度日年十

三矣因携以歸兄能捕魚風雪不憚得魚獻主之公
爲二生啖焉妹專綉刺鴛鴦毫毛俱備極其工巧年
年女長富人欲犯之輒辭年幼不可强題詩其檐間
覓得如花女朝朝依綉床百花潭不愛只是綉鴛鴦
曰依人爲難不如去之女題詩千壁云終日綉鴛鴦
把嫉眉掃且歸水雲鄉百年可惜老化雙鴛鴦飛去
江湖紀聞

鸂鶒

食狐鸂鶒水鳥毛有五色食蛇狐其在溪中無毒氣
溪鷄動鸂鶒鷄子水渚宿先少若有勅令也亦其浮游雄
者恒雌者右羣伍皆有式度
陳昭裕建州圖經

下灘河南府尹關縣前臨大溪每傍佐有入臺者即水
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砂澄澈可愛牛僧孺爲縣尉
一旦報灘出翌日宰邑者與同僚列筵于亭上以之
宿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上之
西臺舊上當有雙鸂鶒立前後居人以此
揣縣僚無出于已者因舉杯祝曰既能分
鸂鶒宴未終俄有鸂鶒飛下不知
史鑑

鸂鶒能救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鴛能巫步禁火
才過盡以翅畫字成符而盡自出鸂有隱泉不鴛
能見雄時避戊巳則巢固而不傾鸂有長才石

於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啣其中
物志

鷗

水鷗鷗也生藕葉上名水鷄
信鳥鷗信鳥也信不知用
食鷗玄股國其人食鷗
海鷗江鷗一名海鷗在濵海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
至乃還洲嶼生卵似鷄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至岸必
風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爲候南越志
好鷗海上之人有好鷗鳥者每旦之海上從鷗鳥遊鷗
來舞下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汝遊取
鳥之至者百數而不止其父曰吾聞鷗鳥皆從女遊取
來吾翫之明日之海上鷗鳥舞而不下列子
集殿咸和二年正月饗萬國有五鷗集于太極殿前
居注鷗集大極殿非鷗所處鷗湖澤鳥也時蘇峻作逆
宮室破焚晉中興書
鷹賦崔駰既私附太平公主時人咸爲之懼門客陳振
鷺獻鷗賦以諷之是雖稱善而心實不悅同書

鷷

翠鷷赤羽雀翠青羽雀也說文鷷翠別名也爾雅郭璞曰翡
雌曰翠音翡翠鳥似鶯翡亦而翠青其羽可以爲飾
志鷷有文而貪鳥

御覽 卷九百十 鳥部十一 足兩則飛

知風雨鳥天將雨則鳴故逸周書曰知天文

冠帶鳥謂述氏冠述鵜之別名也一名魚虎一名魚師

埤雅 異鳥

愛子翠鳥先息作巢及生子愛之恐墮稍下作巢子生

毛羽復益愛之又更下巢也 異物志

徙巢翡翠巢於桐顛生子夷人稍徙下其巢子未破便

取之出交趾 臨海水土異物志

翠盖天子輅金根車翠羽盖皇后首飾步搖八雀九華

加翡翠 後漢輿服志

翻翠成王時蜀梧獻羽翠 周書異記

天中記 卷五十九 禽魚

綜上疏曰南遠致翡翠充備窗玩 五雜俎 四十五

白鵬計然者蔡丘漢上人晉三公子姓辛氏字文子博

學無所不通范蠡知其賢人畢身事之請受道藏於石

室乃刑白鵬而盟焉 說文

鵬冠鄭子臧奔宋好聚鵬冠鄭伯使盜誘殺之 左傳

相持趙卫伐燕蘇伐謂燕惠王曰今者臣來過易水蚌

方出曝而鵬啄其肉蚌合而箝其喙鵬曰今日不雨明

日不雨即見蚌腊蚌亦謂鵬曰今日不出明日不出必

有死鵬蚌鵬兩者不肯解漁者得而併擒之今趙卫伐

燕燕趙久相支以敝大衆臣恐强秦之為漁父也 戰國

青衣媛陳朱崖太守衣洪兒小名誇即齊野人也

命駕行之衣甚愛玩清夜月明微燭長吟忽失翠鳥

在見一婢子立在其左誇即甚異之曰汝是誰家

婢子曰某王家二十七娘子從嫁本名翡翠偶因化去

遊行便為衣即羅得因為嫗封即與相吟詠封即名平

仲遂為媒取王家女名從從第二十七女之妻慘然飾

行裝誇即問封生封生曰丈人晉侍中王濟也女為陰

交州牧近改并州刺史遂相與別及歸太守求不得已

近一年出 搜神錄

碧木女張雄嘗遊雲上白蘋洲見二碧衣女子携手吟

咏云碧水色堪染白蓮香正濃含羞俱有恨此別幾時

逢藕隱玲瓏玉花藏縹緲容何當假雙翼雙雙影暫相從

天中記 卷五十九 禽魚

鵝火鵝鵝注云似鳧腳高毛冠江東人家畜之以厭

火災 埤雅 飛禽

交目其名鵁方目其名鶄 爾雅 釋鳥

鵁鶄巢於高樹顛生子在窟中未能飛皆啄其母

翼飛下地飲食 異物志

牧養廖竺家人牧鵁數千頭養于池渠中以厭火

食穀魯恭王好鬬鵁鴨及鷙鳥養孔雀鵁鶄傳教一年

開玄宗嘗遣中官往西南採擷鵁鶄及諸水禽沂州

史倪若水上疏諫曰方今九穀時忙三農作苦山

莱而尚待采而以此時採捕奇禽異鳥供國池之
自工部侍郎於京師水濱丹舫陸倦担負飯之以魚肉間
之以行梁道路觀者莫不以陸下賤人而貴鳥也陸下
當以鳳凰為比鳥麒麟為比獸即鵁鶄鸂鶒易足為也

鵁鶄 爾雅 注云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
交而孕鵁鶄鸂鶒睛交而孕注云狀類鳧而足高相視而
睛不眩轉魚而生雌 禽經

鵁鶄

鵁鶄爾雅曰鶃鶄鸂鶒舍人曰鶃一名洿澤郭璞曰今之
鶃鸂也好群飛入水食魚故名洿澤俗呼之為淘河陸
機疏云鶃水鳥形如鴨而極大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

正赤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便辟共抒水
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
河本草云鶃一名逃河身是水沫惟脊前有兩塊肉如
拳云昔為人竊肉入河化為此鳥今猶有肉因名逃河

集池 黃初二年五月有鶃鸛鵝集靈芝池詔曰此詩人所
謂汚澤也曹詩刺蔡公遠君子而近小人今豈有賢智
之士處於下位乎否則斯鳥胡為而至其悼矣丁儀
德茂才衒行君子以荅曹人之刺 魏氏春秋

魚畏 魚不謂網而畏鶃鸛者公平無私鶃鸛有心故
魚畏之明主行賞罰如網張

飲水 鶃鸛飲水數十而不足 南師古曰一名沐澤 淵

瞗鴿

雝渠瞗鴿雝渠飛則鳴行則搖雝兩大如鵲雀長腳長尾
尖喙背上青赤色喉下白頸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
連錢 陸佃埤雅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
為微驗矣 成物郎相志

在原 鶺鴒在原兄弟急難鶺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詩
人取以喻兄弟相友之道也 禽經注

集木 唐明皇時有鵁鶄數十集麟德殿廷木翔樓決日
魏光乘作頌以為天子友悌之至

精衛

堙海 發鳩之山有鳥如烏文首白喙赤足名曰精衛其
鳴自詨是炎帝之少女名曰女娃女娃遊于東海溺
而不返故為精衛常銜西山之木石以堙于東海 北山經
然烏精衛銜木石以填海然烏也海畔俗說精衛
無雄鵲海燕而生生雌狀如精衛生雄狀如海鷃今東
海畔精衛誓水處猶存溺於此川誓不飲其水一名誓
鳥一名冤禽又名志鳥俗名為帝女雀 述異記

木僚 然烏 精衛 鵁鶄

南者巢隨陽越雉鷓鴣也晉安曰懷南江左曰逐隱 禽經
巢覆背南方有烏曰鷓鴣其鳴自呼常向日而飛畏
霜露早晚稀出有時夜飛則以樹巢覆其背上 郭注

飛正月故鷓鴣飛逐月數如正月一日飛而止但伏窠
而不復起矣十二月十二日起最難採南人設網取之
（續博物志）

鷓鴣鷓鴣一名題雀一名鶺鴒一名鶺鴒形似雌雞其志惋南不北徂也其
自呼鈎輈格磔聲一云鷓鴣聲若云行不得哥哥（本草）

杜鵑

杜鵑蜀王望帝之化也（華陽國志）

望帝荊人鱉令死其尸隨水上荊人求之不得鱉令至汶山下邑復生起見望帝望帝者杜宇也從天下女子
朱利自江源出為宇妻遂王於蜀號曰望帝望帝立以為相時巫山峽而蜀水不流帝使鱉令鑿巫峽通水蜀
得陸處望帝自以德不若遂以國禪號曰開明（蜀王本紀）

杜鵑亦曰子規蜀人聞子規鳴皆起勸農（荊楚歲時記）

蜀人聞杜宇死其魂化為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成都記）

杜鵑鳴曰是我望帝也（寰宇記）

望帝使鱉靈治水去後妻通慙愧且以德薄不及鱉靈乃委國授之去望帝
時適二月子規鳴故蜀人悲子規鳴而思望帝（蜀王本紀）

鵑

百舌鵑伯勞也（爾雅五月鵙則鳴）

鵙鵙不始鳴令鴃聖韜晝也（禮記）

百鵙也者百鵙也鳴者相命

伯趙氏司至者也昭十七夏至小暑伯勞鳴搏勞性好單棲其雛喙喙夏至應陰而鳴冬至而止趙氏封

栖鬼國人有以伯勞鳥獻諸庭者侍臣謂仁也惡伯勞之鳴何謂也王曰月令仲夏鵙始鳴詩云七月鳥鵙七月夏五月鵙則搏勞也昔尹吉甫信後妻之讒殺孝子伯奇其衆伯封求而不得作黍離之詩俗傳云吉甫後悟追傷伯奇出遊于田見異鳥鳴於桑其聲嘶嘶然吉甫心動曰無乃伯奇乎鳥乃析翼其聲尤切吉甫曰果吾子也乃顧曰伯奇勿居言未卒鳥纍聲而飛搜其蓋歸入門集于井幹之上

載琴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向室而號吉甫命後妻載琴射之遂射殺後妻以謝之故俗惡伯勞鳴言所喰之家必有凶也好事者附會為史說今俗人惡之其實伯勞益賊害之鳥也其聲鵙鵙

勤易為生仁養陰為歲在癸未符堅之分氏戶於諸鎮也趙整因侍宴琴而歌曰阿得脂阿得脂伯勞飛上天下地而死視之皆無頭裝行儉問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難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矣在牧殷紂以戚鶡鴟來巢魯昭

在上蛇蟠不動鵲鳴在止蝮反不行鵲飛則蛾沉鳴則蛇結物理論

憂伯勞伯勞為憂口舌聲可惡也夢見伯勞憂口舌也

比翼

鶼鶼古之封禪西海致比翼之鳥史記南方有比翼鳥不比不飛其名謂之鶼鶼

蠻蠻崇吾之山有鳥其狀如鳧而一翼一目相得乃飛名曰蠻蠻見則天下大水西山經

卫樊成王時燃丘國獻比翼鳥鶼鶼各一以王為樊時遺

成王時巴人獻比翼鳥同書

天中記卷三十九

鵯

鵯鵯鶐鵯大如鴿似雌雉黑脚無後指岐尾為鳥憨急群飛出北方沙漠地又謂之決決雅

厥犯塞之兆也至二年正月還復北飛至靈夏已北悉墜地而死視之皆無頭裝行儉問右史苗神客曰鳥獸之祥乃應人事何也對曰人難最靈而稟性含氣同於萬類故吉凶兆於彼而禍福應於此聖王受命龍鳳為嘉瑞者和氣同也故漢祖斬蛇而驗秦之必亡仲尼感麟而知已之將死矣在牧殷紂以戚鶡鴟來巢魯昭

出奔鳳舞端門疏剌誅死大鳥飛集昌邑以亡是故
千度恭寅畏動必思義雖在幽獨如承大事加祢明之
照臨懼患難之及已也雖非昌邑亦卒以無患者德薄也
上坐賜賈生作賦以叙命奇
鵩
扶老扶老禿鶖也狀如鶴而大大者高八尺善與人鬬
好啖蛇古今一名舍利
北過漢昭帝時有鵩鳥或曰禿鳥集昌邑王殿下王使
人射殺之時王駕駟無度故青祥見也野鳥入處宮室
將空王不寤卒以亡國王志
大鳥孫皓問中書令張尚曰鳥之中大者唯鶴小者崔
諫養正光二年八月獲禿鶖於宮內詔以示崔光表曰
此即詩所謂有鶖在梁解云禿鶖也貪惏之鳥也澤所
育不應入於殿庭臣聞野物入舍古人以為不善是以
張華惡鵂鶹賈誼忌鵩鵩楚集而去前王循為至戒況
今獲之宮禁方被高秦年衛侯好鶴曹伯妾厲身死周
戒可為寒心願放無用之
之史記
北魏大象二年二月有禿鶖鳴於陽宮太極殿其
帝崩後宮常虛唐李延壽北史
殿庭中唐一十八帝倫宮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雲白雉潛黑鴉冬鳥賦 鵁鶄鳧鷖水鳥賦 鸛鵝水鳥賦 鸛鳥一名雲白古人謂之鴒
鴒注鴒水者名曰於雲白之酒飢人之取飽於禽肉漏腩
也 鵁鶄良鷖

賓酒申生祭齊侯於曲沃歸福于絳公田曠姬受福乃
賓鴆于酒置堇于肉公歸祭之地地墳飲小臣酒亦斃
晉語 常注曰鴆運日也

買酰駙馬共為荊使于巴見塘酰者問之是何以曰所
以酰人也於是請買之金不足又益之車馬已得之盡
注之於江矛

過江石崇為荊州刺史得鴆鳥鴞以與后軍將軍王愷
而養之其大如鷹喙長尺餘純食蛇虺時制鴆鳥不得
出境殺人司隸校尉傳祗所糾詔原
晉五

宋中記 卷五九

過江為其羽酒中必殺人司隸校尉傳祗所糾詔原
之燒鴆於都衢
晉書

避惡穆帝升平二年二月詔曰伏飛督王鋭忽上吾鴆
鳥一口云以避惡此凶物豈宜妄進於京師千四達之衢
晉中興書

殿中御史孫雲楚其鳥千
送于出山有任顏南者千山寺登廁忽見異禽集石上
此蹟作篆若巫家禹步然須臾石丁出一青蛇蛇之而
去問之寺僧云此鴆鳥也又新州貢梅山有鴆巢千山
岩大木中巢下數十步無生草舞春生一子能飛即送
出山惟二雌雄獨留
閩遺書 閩觀

流離鳥少美長醜為鸜鵒雜間北風瑣兮處兮流離之子
陸機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為流離其子亦長
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鸜鵒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
也 注疏鸜鵒食母眼睛乃能飛 慧琳 鳥反哺梟反蓋順
逆之習也 北山經 炎州有鳥其名曰梟姮伏其子百日而
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
爾雅 梟既食母而飛 谷遠記 梟性干絕漠
必干絕漠竟在位七年梟鳥不入城郭曹干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不入城郭曹干居曲阜鴟梟不入城郭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五 干寶晉紀 王隱
大至干庭治鄭秦黎不生鴟梟不至
晉紀 干寶晉紀 李矩令郭論
梟聲景公為露寢之基聞梟鳴而惡之成而不通鳥
庭
太平御覽 卷九百二十五 晉中興書
相常寤為置白茅褥之夜用事一鳴而不復聞公使人
往視之梟當陸布翼伏地而死
梟美夏至賜百官梟羹欲絕其類也夏至微陰始起育
萬物梟害其母故以此日殺之
漢官儀 古天子常以春鮮
利祠黃帝用一梟破鏡如淳曰漢使東郡送梟五月五
日作梟羹賜百官以其惡鳥故食之
漢舊儀 初學記
化梟化香字季和化陳元為孝子鄉邑為之諺曰父母
何在在我庭化梟為孝子
後漢書 化梟仰季知馴雉
征仲原鄉舊事
鴟鴞之非乘重華鳥石季龍所攻重華使謝艾為中堅

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于牙中艾曰梟惡也大將
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敵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
晉書

集手乞伏乾歸吹于五豁有梟集于其手甚惡之六年
為兄子公府所弒并其諸子十餘人載記

鴟梟齊後王諱武成之長子也母曰胡太后妻於海上
坐王益日入招下逐有娠五月五日生于并州其日有
鴟鳴于產帳之上三國志魏武成生後主初有梟升后帳而
鳴梟不祥之鳥不祥之應也後主嗣位胡后淫亂事彰
遂幽死於北宮馬前志

此一事而鴟梟字異知當是一物耳

天中記 卷五十九 十二

改官有梟鳴于張率更庭樹其妻以為不祥更乘之雅
聞之曰急灑掃吾當改官占未畢賀者已在門唐書

坏鳴玄宗令突厥入伏勢射呂向上疏曰鴟梟不鳴未
為瑞鳥猛虎雖伏豈稱仁獸舊唐書

懶毋路敢潛為逆安令先是令多死敢潛欲辭妻曰君
不死徹而得全非生死有命耶從之到官有梟啄其屏
凡數十走於前左右驅之擁杖而號敢潛不為懼久之
遽衛令位中書舍人新唐書

更鳴梟逢鴟鳴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鴟曰何故
不留東露地鳥穀至人家拾取米分別死之則
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鴟曰子能更鳴可久不
古文苑韓陳鴻梟鴟論

鴟

方梟人家以為凶與惡之南中晝夜飛
桂林人維取生一之家家養使捕鼠以為
綠異

鴟

惡聲鳥詩陳風云墓門有梅有鴟有止毛傳云惡聲之
鳥也一名鵂一名梟一名鴟大雅云鴟梟鴟鴞爾雅
瑣云鴟大如斑鳩綠色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貴凶
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以為羹臛又可為炙漢書注
物各隨其時鴟冬夏常施之以其美故也晉灼曰
如鴟有鳥小如鷄休有文色土俗因形名之曰鵩不能
遠飛行不出域已見異物志

天中記 卷五十九 十三

鵂鶹鴟鶹今江東呼鵂鶹為鴟鶹鷙而黃謂之鵂鶹
鵂鶹鴟鶹夜極明察毫末晝則目盲兩不見丘山殊性
一名結也

鵂鶹一名鵂鶹晝目無所見夜則目至明人藏
不甲東露地鳥穀至人家拾取米分別死之則
古文苑韓陳鴻梟鴟論

鵂鶹 白日不見人夜能視毫末物理之尸向悲此鳥得之

鵂鶹拾人棄爪相其吉凶妄說也 又

聚鳥 鬼鵂鶹致鳥取鵂鶹折其大羽絆其兩足以為媒張

雖其旁鳥聚矣 萬畢術 鵂鶹即鴟也為網可以聚諸鳥 永樂大典本事

鵂鶹 劉在朱方人不得共話若與之言人必遭禍難

及身死疾惟一士謂無此理偶值人有屯聚耳到聞之

欣然而往自說被謗君能見明荅云世雷別何足恤須

臾火發資畜服玩蕩然於是舉世疑為劉鵂鶹或遇諸

途皆閉車走馬掩目奔避劉亦杜門自守歲時一出則

疾中記 太平廣記

人鵂散甚于見鬼 異也

射侯景僑豫章嗣王棟命禪位於已將拜冊命忽有丹

鵂集於冊書又夜有鵂鶹鳴於太極殿上累深以為

惡自控拉伺之 典略 景尋敗將亡八海中為羊踞所殺 陳書

訓狐 僖宗廣明元年春絳州翼城縣署衆鳥逐而噪之鵂鶹一名訓狐五行志 名訓狐惡鳥也

鳴則後竊應之 開元占經 有鳥夜飛鳴訓狐矜凶狡狡自呼

其名 詩疏 開西曰訓狼

下猳 光化二年劉仁恭為幽帥自破太原軍于安塞城

南取鄴中圖妻曹之覇先下井陵無少長悉坑之物治

井陵城下有鵂鶹數頭飛下逐之復來仁恭

之見為魏沐所敗殺其名將車可及仁恭車馬而遁

鬼車 九頭鳥鬼車晦暝則飛鳴能入人室妝人嚢氣一名鬼

鳥此鳥昔有十首一首為犬所囓今猶餘九首其一常

下血滴人家則凶夜聞其飛鳴則振狗耳猶言其長狗

也 本草 一名九頭鳥

歌 孔子與子夏渡江見而異之人莫能名孔子曰鶴

今雖昔孔子與子夏所見故歌之逆毛衰今一身九尾長

頭鳥也 圖譜 謂之蒼鵝帝鵴書謂之逆鵝裴瑜注爾雅

云鵴麋鵴是九頭鳥也 酉陽雜俎

天中記 頭港光

止後園 睿考昭即位之後有鳥止於後園其色赤形似

鴟而有九頭皆鳴其年帝崩 酉陽雜俎五行志

有五伾 郝氏夜祀佛鬼乘燭光而下翼廣丈餘九首

互相伾昂其家呼犬持杖逐之墜一羽長三尺許廣六

九寸色類鴟 廣博物志

蠱毒 淳熙初李壽翁守長沙惡鬼車中夜鳴噪聚於

身圍如簋十脰環簇其九有頭其一獨缺而鈐血點滴

一脰各生兩翅當飛時十八翼霍霍而動亦有所向不

回更相爭拘用力競進而翅關有傷折者類野伾而翼

稍長洛中呼為渠逸鳥血落人家皆為災咎遞推門作

大吠以恐之責令遠禍爽

姑獲能收人魂氣令人一云乳母鳥言產婦死
變化亦之能取人之子以為己子胸前有兩乳有小子
之名一曰鵂鶹其衣以為誌今時人小兒衣不欲夜露者
為此也時人亦名鬼鳥本草姑獲鳥夜飛晝隱如鬼神衣
毛出則鳥脫毛為婦人名為天帝少女一名夜行遊女
一名鈎星一名隔飛鳥無子喜取人子養之以為子人
養小兒不可露其衣此鳥處即此兒死荊州為多昔豫
章熊喻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人皆衣毛衣不知是鳥
扶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即往就諸鳥諸鳥
各走取毛衣飛去一鳥獨不得夫男子取以為婦生三
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薪下得之衣而飛去後
復以衣裹三女三女得衣亦俱飛夫今謂之鬼車也
本草以姑獲鬼車為二鳥
車載板車載板鬼車也

鴟舍

慶鳥羽幕生飛龍飛龍生鳳凰鳳凰生鸑鷟鸑鷟鳥生燕
鳥凡羽者生於庶鳥屬南
鳥陽鳥所以飛何鳥著陽也飄輕所飛也俗者何鳥然
之總名明為人所舍制也
雌雄武帝問朔何知鳥之雄雌朔曰雄在翼加右雌
雌右翼加左声小於雄一云燒毛納水中沉浮雄

下第　羊宜士巧氣聲宜習符呪
四脚　有四種聲好而形醜拘翅雞鳥是也形好而
鼈鼓鼈鳥是也聲形俱醜士梟是也聲形俱好孔雀
增一阿含經
鳧鶴以聲交而孕鵲以音感而孕白鷳相眠而孕烏以
傳庭而孕　翁經
胎生說烏雀尾上有肉烏有穴者名脂餅烏雀每引
黃取脂以塗翅毛則悅澤而鮮不能濡　廣雅
熒熒子路顏淵浴於洙水見五色鳥翔集問于路曰熒
熒之烏後日顏回與子路又浴於洙水更見前烏復問
由識此烏否子路曰識回曰何一烏而二名子路曰譬如緑絹黃之則為鳥柒
之則為皂一烏而二名子亦宜乎　淵
天中記　卷三十九
金吾漢武更中尉名為執金吾師古曰金吾鳥名也主
辟不祥天子出行戲主導以備非常故執此鳥之象
因以名官　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雄
好鵲章帝永寧元年儵支國來貢異瑞有鳥名曰鵲形
高七尺解人語其國太平則鵲鵲群翔昔漢武帝時四
夷賓服有獻馴鵲若有喜樂事則鼓翼翔鳴按孔照云
鵲陵之鵲孟其類也　應劭曰執金革以禦非常雄
鵲

處或銜果實或送虫蟻皆送鳥王諸鳥銜膠續
下收之也 泉宇記
治鳥越地深山中有鳥大如鴉青色名曰治鳥穿大樹
作巢如五六升器其戶口徑數寸周飾以土堊赤白
次壯知射候伐木者見此樹即避之去或夜瞑人了
鳥鳥亦知人不見已也鴈曰啯啯上去明日便宜急上
樹去曰啯啯下去明日便宜急下樹去若不使去但言
笑而已者可止伐也若有殘惡及犯其所止者則虎通
夕來守人不知者即害人此鳥白日見其形鳥也夜聽
其鳴亦鳥鳴也時觀樂便作人態喜形長三尺入澗中
取石蟹就人火間炙之不可犯也越人謂此鳥為越祝
夫中記 卷三十九 異物志
木客鳥大如雀數千百頭為群飛集有度不與衆
鳥相厠人俗云木客化為此鳥也白黃文者謂之君長
左翼後有綬擢特高而正赤者在前謂之伍伯房前正
黑者謂之鈐下翮色而頰雜者謂之功曹左脇有白帶
似鑿囊者謂之主簿長次君後其伍曹官屬各有定色
上人次第呼之凡飛不過百餘步 唐陸異物志
鸜鵒歸羨山有石室色如黃金狀為金室有鸜鵒治色
解羣自愛羽毛其養者或斷一翅以對鏡為不盡矣 南康記
共命雪山有鳥名為共命一身二頭識神各異同住

佛說阿彌陀經 姚秦三藏鳩摩羅什譯
如是我聞一時佛在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與大比丘僧
俱皆是大阿羅漢衆所知識長老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
迦葉摩訶迦旃延摩訶劫賓那摩訶拘絺羅難陀阿難陀羅
睺羅等諸大弟子并諸菩薩摩訶薩文殊師利法王子阿
逸多菩薩乾陀訶提菩薩常精進菩薩與如是等諸大菩薩
及釋提桓因等無量諸天大衆俱爾時佛告長老舍利弗
從是西方過十萬億佛土有世界名曰極樂其土有佛
號阿彌陀今現在說法舍利弗彼土何故名為極樂其國
衆生無有衆苦但受諸樂故名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
七重欄楯七重羅網七重行樹皆是四寶周匝圍繞是故
其國名為極樂又舍利弗極樂國土有七寶池八功德水
充滿其中池底純以金沙布地四邊階道金銀琉璃玻瓈
合成上有樓閣亦以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而嚴
飾之池中蓮華大如車輪青色青光黃色黃光赤色赤光
白色白光微妙香潔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
嚴又復舍利弗彼佛國土常作天樂黃金為地晝夜六時
雨天曼陀羅華其國衆生常以清旦各以衣裓盛衆妙華
供養他方十萬億佛即以食時還到本國飯食經行舍利
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又復舍利弗彼國常有
種種奇妙雜色之鳥白鶴孔雀鸚鵡舍利迦陵頻伽共命
之鳥是諸衆鳥晝夜六時出和雅音其音演暢五根五力
七菩提分八聖道分如是等法其土衆生聞是音已皆悉
念佛念法念僧舍利弗汝勿謂此鳥實是罪報所生所以
者何彼佛國土無三惡趣舍利弗其佛國土尚無三惡趣
之名何況有實是諸衆鳥皆是阿彌陀佛欲令法音宣流
變化所作舍利弗極樂國土微風吹動諸寶行樹及寶羅
網出微妙音譬如百千種樂同時俱作聞是音者自然皆
生念佛念法念僧之心舍利弗其佛國土成就如是功德
莊嚴舍利弗於汝意云何彼佛何故號阿彌陀舍利弗彼
佛光明無量照十方國無所障礙是故號為阿彌陀又舍
利弗彼佛壽命及其人民無量無邊阿僧祇劫故名阿彌
陀舍利弗阿彌陀佛成佛已來於今十劫又舍利弗彼佛
有無量無邊聲聞弟子皆阿羅漢非是算數之所能知諸
菩薩衆亦復如是舍利弗極樂國土成就如是功德莊嚴
又復舍利弗極樂國土衆生生者皆是阿鞞跋致其中多
有一生補處其數甚多非是算數所能知之但可以無量
無邊阿僧祇劫說舍利弗衆生聞者應當發願願生彼國
所以者何得與如是諸上善人俱會一處舍利弗不可以
少善根福德因緣得生彼國舍利弗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聞說阿彌陀佛執持名號若一日若二日若三日若四日
若五日若六日若七日一心不亂其人臨命終時阿彌陀
佛與諸聖衆現在其前是人終時心不顛倒即得往生阿
彌陀佛極樂國土舍利弗我見是利故說此言若有衆生
聞是說者應當發願生彼國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阿
彌陀佛不可思議功德之利東方亦有阿閦鞞佛須彌相
佛大須彌佛須彌光佛妙音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
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
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
利弗南方世界有日月燈佛名聞光佛大焰肩佛須彌燈
佛無量精進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
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
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西方世界
有無量壽佛無量相佛無量幢佛大光佛大明佛寶相佛
淨光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
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
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北方世界有焰肩
佛最勝音佛難沮佛日生佛網明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
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
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
經舍利弗下方世界有師子佛名聞佛名光佛達摩佛法
幢佛持法佛如是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
相遍覆三千大千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
不可思議功德一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上方世界有
梵音佛宿王佛香上佛香光佛大焰肩佛雜色寶華嚴身
佛娑羅樹王佛寶華德佛見一切義佛如須彌山佛如是
等恒河沙數諸佛各於其國出廣長舌相遍覆三千大千
世界說誠實言汝等衆生當信是稱讚不可思議功德一
切諸佛所護念經舍利弗於汝意云何何故名為一切諸
佛所護念經舍利弗若善男子善女人聞是經受持者及
聞諸佛名者是諸善男子善女人皆為一切諸佛之所護
念皆得不退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是故舍利弗汝
等皆當信受我語及諸佛所說舍利弗若有人已發願今
發願今當發願欲生阿彌陀佛國者是諸人等皆得不退
轉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於彼國土若已生若今生若
當生是故舍利弗諸善男子善女人若有信者應當發願
生彼國土舍利弗如我今者讚歎諸佛不可思議功德彼
諸佛等亦讚我不可思議功德而作是言釋迦牟尼佛能
為甚難希有之事能於娑婆國土五濁惡世劫濁見濁煩
惱濁衆生濁命濁中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
間說此難信之法舍利弗我於五濁惡世行此難事得阿
耨多羅三藐三菩提為一切世間說此難信之法是為甚
難佛說此經已舍利弗及諸比丘一切世間天人阿修羅
等聞佛所說皆大歡喜作禮而去

二紅軟冠狀如紅橘嘴尖軍身毛如羊毛稍長青色脚長鉄黒其爪甚利或爪段人腹出即死好食麪炭因名火鷄用杖擣碎打不能死獨立可一足曰獨立見其男子也越王越王鳥狀似鳧曰勾來可食二升許南人以為酒

[illegible]鐘一名越王鳥南越志

鷓鴣鳴如[illegible]聲來俗云緯母欲嫁因娶使人守之母遂不娶兒因呼母言鷓鴣性也臨海異物志

百舌仲夏之月反舌無聲反舌有聲佞人在側周書時訓江

天中記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麟

毛蟲之長 毛蟲之長家語 三百六十 麟為之長

毛類之俊 毛類之俊禮運 麟為毛類之俊 龍為介蟲

之長 極棬為裘材之最是物之貴也 任子

玄枵之獸 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 開元占經

金獸之瑞 麟有五采腹黃高丈二金獸之瑞 宋均

五行之精 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於火游於土故備其毋致其子五行之精也視明禮脩 天中記

四靈之首 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麟以為畜則獸不狴 禮

歲星散為麟 歲星散為麟 開元占經

歲星得則麒麟生萬人壽 春秋運斗樞

不獸麒麟者仁獸也牡曰麒不剖胎剖卵剔至 春秋感精符

麋身而牛尾狼項而一角黃色而馬足含仁而戴義音中鍾呂步中規矩不踐生虫不折生草不食不義不飲 宋均

洛池不公坑罪不行羅網明王動靜有儀則見牡鳴曰 春秋孔演圖

逝聖將鳴曰嗷和春鳴曰扶幼夏鳴曰養綏 宋均鳴走麟

狼題肉角脾擢尾而後蹏伯平然後處不群居不旅行 說苑

紛紜其有質文也幽閒則循如也動則有容儀 說苑

麟王者嘉祥也食嘉禾之實飲珠玉之英 論衡

一角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 文晦伯甫纂

出於郊精秋風一角獸者六合同歸則麟有角 隆緯真甫校

示有武有肉示不用 正義

好生之至 王者其政好生恩至 孫柔之瑞應圖

蟲鱗之長 王者其政好生恩至則麒麟在郊 孫柔之瑞應圖

麟田充時麒麟在郊藪 唐虞之世麟鳳在郊 春秋

麟庭 禹時鳳凰棲於木麒麟步於庭 吳越春秋

麟苑成王時麒麟游於苑 宋元

宋精蒼之痴也麟不柴也麟木精也 宋均

水故曰陰木氣好土土黃木青故麟色青黃不柴謂見 天中記

綫也 孔叢

走宗廟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麟於野而獲獸焉喜 春秋

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鷹身而 春秋感精符

兩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探在吾存觀焉遂往謂其 春秋演孔圖

鄉商柴曰若夫之言其至矣到視之果信言作問以 春秋

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 春秋孔演圖

致也敢問今見其諸應之 春秋

子曰天子布德施政太平則麟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 春秋孔演圖

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禱人猶麟之 說苑

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泣曰唐世今麟鳳遊 孔叢

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傷 孔叢子

貢問曰夫 三五紀

子門注附麟之至為明王也出非其時而見害吾君以
傷云云何故云鸞鳳來巢昭公有乾侯之戾而狩於麟
孔子有西狩之嘆後本
五時然則從武帝幸雍祀五時獲白麟一角而五蹄時
又得宋太丘社木連枝共出獻并角明同本也枝內附示無外
臣下對曰野獸共角一處而周室衰孝武一覆而漢祚微
也殆作有麟編髮削左衽習冠帶要衣裳而蒙至化者
馬對泰山甚異之由是改元為元狩後數月越地及匈
奴名王有率衆來降者時皆以軍言為中傳元狩元年
行幸雍獲白麟作白麟之歌曰朝隴首覽西垠雷電燎
獲白麟爰五趾顯黃德禮樂志
史中記 三

九真奇獸宣帝時神爵元年詔曰頃元康四年九真獻
奇獸晉灼曰漢註駒形麟色牛角仁而愛人西都賦九
真之麟
如麟普人未見麟問者何類乎曰麟如麟也問
者曰若吾嘗見麟則不問子矣而云麟如麟寧可解哉
見者曰麟麈身牛尾鹿蹄馬背問者霍解年子理
家論
龍抱朴子曰麟壽三千歲雅曰壽一千歲
靈獸李巡曰麟瑞應獸名孫炎曰靈獸也論衡曰太平
之瑞也
歐堂夫鳳凰鳥之聖者也麒麟獸之聖者也五帝三王
皆乘聖氣而生孔子人之聖也十二聖相承不出而欲以
德則應之瑞也
珍倣宋版印

我歐陽廣義歌也白鷹
王者有至信之
物尾長于身名曰

仁獸王者仁而不害則白虎見白雲先著仁獸也虎而白色縞身如雪無雜色嘯則風生（續漢書）義獸白虎者義獸也一名騶虞王者德至禽獸澤洞幽冥則見（瑞應圖）

騶虞騶罪文王囚羑里散宜生取怪獸尾倍于身獻紂（大傳）紂因文王罔天之徒吉林氏以贖其身名曰騶虞（古書）

周求得騶虞獻之紂大悅乃什之（大傳）

殷司馬相如封禪書云囿騶虞之珍辭頌曰般般（漢書）

殷之獸禁我君聞白質黑章其儀可喜敢敖穆穆若子

之態（史記）蓋聞其聲今視其來

南郡獲宣帝詔曰迺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威風為寶（漢書）

朕之不明震于珍物（漢書）覽昔文王應九尾狐而東夷歸周（瑞應圖）同詞周公受秬鬯而羣方臣宣王（竹書紀年）

武王獲白魚而諸侯同詞周公受秬鬯而羣方臣宣王（竹書紀年）

得白狼而夷狄賓今視其來

宋元嘉二十五年白虎見蜀郡二赤虎見南二（宋書）

六年白虎見南琅邪半陽山二虎隨從（宋書）

龍隨王蜀永平二年五月騶虞見壁山有二鹿隨之（五代史）

角端

位明通方外幽遠之事則奉書而至（宋書）

龍（單）之精元太祖提兵田田國與速不解追至印度國

之精元太祖提兵田田國與速不解追至印度國（元史）

精也日行萬八千里能解四夷語是惡殺之象今大軍

征西四年孟上天惡殺遣之以告陛下也且此獸靈異如鬼神不可犯也願承天心宥此數國人命元主即

日班師（元史）

解鹿

性忠東北荒中有獸如牛一角毛青四足似熊見人鬪

則觸不直鬪人論則咋不正名曰解豸一名任法獸故

立獄皆東北依所在也（張華曰今御史法冠曰解

神通解鹿似山牛一角古者決訟令觸不直古者神人

以鹿遣黃帝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春秋元命苞）處春夏水澤秋冬

處松柏（說文）御覽引作常在松錦毛為帳（東觀漢記）時有歸鹿無數帝帳（東觀漢記）

一角羊雖觸者一角也（淮南子）性知有罪（論衡）陶治獄其罪

疑者令羊觸之有罪則觸不直（論衡）觸斷盃天生一角（華陽國志）

華獸助獄多驗後皋陶敬事超事（論衡）不學武后時侍御史侯思止奉使鞫人以羅告人授五

品 初元禮呼為侯大口次用人若言侯大
字即奏云獅鷹獸亦不識字而能觸邪陛下用人
識字無何后問思止以對后大悅舊唐
產神羊開元二十一年富平縣產一角神羊肉角當頂
白毛上棒議者以為獬豸瑞羊也 典
神羊獬鷹仲羊也 志

獅

百走五百里 廣師子也 說文
日走五百里郭璞曰獅子也 爾雅 狻猊
走千里 廣雅 獅子也 玉篇
其狀如貍黃有髯毛尾端茸毛大如斗 子虛賦
長 獅子形似虎正黃有髯毛尾端茸毛大如斗
銅頭鐵額鉤爪鋸牙彌耳豁吻目光如電聲吼如雷能
云口記 長也 東觀漢記
食虎豹外國之產毛群之長也 東觀漢記
似麟無角 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獅子形似麟
而惟無角 後漢
鷄犬無鳴吠 後魏武帝伐昌鎮經白狼逢獅子使人格
之殺傷甚衆王乃自率常從軍數百擊之獅子哮吼奮
起左右咸驚王忽見一物從林中出如狸起上王輒
師子將至此獸便跳起上獅子頭上即伏不敢起於是
遂殺之得師子 還來至洛陽主千里鷄犬皆伏無吠
志 物

擊象梁伯王說沙門釋僧表云嘗於天竺國見
聞忽聞數十里外嘷嘷大吼 歐陽大
宋龍子宋師子千聖延昌一見可以衛其牀未得其筆

懇于明內美疾頻減王 召而問其神異延昌 宋
氏于虔於金陵延旅寺佛殿之內畫此二師子愈人病
坐壁下或有愈者果昭明太子偶患風急御醫 名
與太中張僧繇模此二師于寢堂之內應夕而愈
故頭曰碑邪有此神驗久矣 盡州名
獻 重翰
獻王蒲州少門賓潛物于蒲坂晉齊年創營大像百丈
未成而卒道積倚建十年雕裝始就物模受請之夕
夢崖傍見二獅子於大像側踊吐明珠相續不絕現
惟曰獻王自在則表法流無滯寶珠自湧又喻財施不
窮冥運潛開功成斯去即命工匠圖夢所見于殿勒大

像前 冥報記

獻中宗時有大石國使請獻獅子猛獸唯止食肉遠從碎葉以至神都肉既難得恐為勞費陛下以百姓為心慮一物有失麾犬不豫漁獵愈迫不殺以圖大慈垂好生以數至德凡在蠕動莫不感荷仁恩豈容自非享於身而厚資給於狀未之至理必不然乎跋奏遣俾來使

獅子王客有問於浮休子曰古來彼臣之徒何如浮休子曰昔有獅子王於深山獲一豺將食之豺曰請為王

近井哮吼 開元末西國獻獅子至安西道中繫於驛井
近井獅子哮吼若不自安俄頃風雨大至有龍出井而
去 國史補
尾辟蠅蚋 真賢校理張希復言嘗有獅子尾拂夏月蚋
蚋不敢集其上 白居易 雅翁
吸毛 元朝大會群臣盡出諸獸於萬歲山若虎豹熊象
之屬一一置列訖然獅子至身才短小絕類人家所畜
金毛猱狗諸獸見之畏懼俯伏不敢仰視及各飼以鷄
鴨野味之類諸獸不免以爪按定用舌去其毛羽惟獅
子則以掌擊而吹之毛羽紛然脫落此其所以異於諸

猫虎 元時有貢獅子者首類虎身如狗青黑色宮中以
為不類所畫者疑非真共使牽入虎牢皆俯首帖耳不
敢動獅子遂溺於虎之首虎亦莫敢動也乃知為真獅

畏豹戰 師子五色而食虎於巨山之岫一嗾則百人仆

惟畏豹戰 東觀餘錄

筋能絕絃 釋氏書言獅子筋為絃鼓之衆絃皆絕西域
有黑獅子捧獅子舊說 香獅子糞也 酉陽雜俎
西海 毳寇洲在西海中 宋之地地方三千里北接崑
崙二十六萬里有獅子辟邪 盛弘之 荊州記 天鹿長牙銅頭

大師子孔小師子門悉皆勇健一切禽獸速疾
[illegible]僧伽彼或譯多此云師子僧伽梨云小白
[illegible]
象
[illegible]老星歌狂光之星散而為象
希見人希見生象也而得死象之骨按其圖以想其生
也故繪人之所以意想者皆謂之象也 [illegible]
大者曰豫賈侍中云不害於物
白象神靈識液百實為用則白象至 [illegible] 神王者自養有
道則白象至 [illegible] 不死藥來獻 [illegible]
[illegible]
梁山南山之麋者有梁山之犀象焉 [illegible]
象圖 舜葬蒼梧下有群象常為之耕禹葬會稽祠下有
群象耕田 [illegible]
至封伊尹說湯以至味曰有侁之美者侁侁之摯旄象之
約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仙人王子喬白鶴子高安之荷山其象化
為石山中有忌象化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

象稽張茂嘗夢天象以一向萬推曰君當為大郡而不能善終夫象者大獸取其大也象以齒焚甘又後必為人所殺茂永昌中為吳興太守值王敦問罪正不移鼓遣沈充殺之而取其郡焉吳

[天客]始興郡陽山縣人行田忽遇一象以臭卷之運入深山見一象腳有巨刺此人牽挽得出病者即起載人入一紆絀地以臭掘出數條長牙送還本處苗稼常為象所困其象俗呼大客因語曰我田稼在此恒為大客所犯若念我者勿見侵便覺鄰疃如有馴解於是一家業絶無其患

自撿宋沈攸之為荆州刺史時有象三頭至江陵城北數里攸之自出格殺之

[環墻]元魏永平二年乾羅國胡王獻白象背施五綵身風七寶坐床容數人真是異物常養象于乘黄曹象署壞屋敗墻走出于外建樹即拔遇墻亦倒百姓驚怖奔走交馳太后令徙於永橋南道象坊

東丹[鼻]周軍通江陵梁以二象被之以甲東丹於鼻令岩嵓奴馭之以戰楊忠射之象反走以鼻及其本上上吟其句曰化之式孚則必為中衆人象賦

[掘坑]隋象隋文帝遣大將軍劉方等擊林邑其王梵志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乃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三先是代宗朝越人獻象三十有二上惡放之南而綏不辱其受獻不傷其放棄故賞厚知去詐品有差

編又云返諸林邑之野綿綿梁山之陽時在

平準七上惟賤賄寧惜乎焚軀

象齒宋淳化中上元一象齒長太宗命取膽不獲徐鉉曰

當在前左足果得之問其故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

方春故知之 類苑

龍象龍象六十歲骨方足今形地象色黑兩牙江猪也

象膽隨四時在四腿春在前左夏也前右如無定體也

鼻端有瓜可拾針肉有十二般唯鼻近其本肉凹貞白

言夏月令藥宜置牙於藥旁南人言象尤惡犬蹤獵者

裹糧登高樹構龍巢栖之有群象過則為大聲悉舉鼻

吼叫循守不復去或經五六日困倒則下楮刺殺之耳

究壽如鼓皮一刺而斃育前小橫骨灰之酒服令人能

浮水出沒食其肉令人體重

象牙出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

紅牙廣之屬郡潮循州多野象牙小而紅最堪作笏潮

循人或捕得象爭食其鼻云肥脆偏堪作炙或云象膽

不附肝隨月轉在猪肉楚越之間象皆青黑唯西方拂

菻大食國即多白象劉恂有視泰魯奉使雲南彼中豪

族各家養象員重致裹如中夏之畜牛馬也蠻王宴漢

使于百花樓樓前入舞象數象以金

鞿絡首錦繡垂身隨拍騰踏動頓狂犀皆合節奏 嶺表

知人曲者安南有象能知人曲直有鬬訟者行立而觀

之有理者即過其心者以鼻捲之擲空中數丈以牙接

之應時碎矣莫敢競者 嶺野

山牲餐象耳中有油出謂之山牲牲奔逸傷人敗者視象耳有油出則多以索縻之（孔甲傳）

摸象僧順法師三破論云或有三盲摸象得象耳者爭云象如箕得象鼻者爭云象如春杵雖獲象一方終不得全象之實說泥洹定死真摸象之一盲矣（弘明集）

肯象凡象白者西天有之人供御陀國有青象皆中夏所無也（北戶錄）

象鼻鄭文振潮陽人言象為南方之患土人苦之不問論數守之稍不至踐食之立盡性嗜酒聞酒香輒破屋壁入飲之人皆於其來處架高木若望火樓然常有人直象獨長煙火先用長竿接茅把於其杪望見其來共然火把持竿以指之即去隨之三數里方敢回恐其復來也眼惡蠅蚋有日色則不出群行者猶庶幾其獨行者最喜傷人蓋勢孤恐人害之也土人懸巨木設機壓之能殺牡象鼻在當中鑿深竅方容其足中植大鐵兵末卜句竅之外周回峻鑿之如今之唾盂而加峻鑿穿泥於其往來之所以草覆之偽捉足木上必滑不覺中其既着錐洞貫其足不能自拔即仆頁其痛不能食展轉謂之着鞋然猶能以牙傷人人未敢近數日後稍困則聚鎗標殺之而分其肉留其皮極濕切作條脯乾連翘等用白潮陽來必經由夔江嶺此處最多先作小行前探之或遇其大群有候數日不去不敢行者

歷則其保甲鳴鑼鼓起逐之頓然若無聞也少頃其自散去乃敢過（宋景文筆記）

明罪燕京昔有一雄象甚大凡傷死數人官使殺之不得已乃明其罪象遂嗞嗞耳就殺（得象油四十八大甕）

獻佛牙有一僧行過群象上樹避之象隨倒樹負之至林中有一病象足瘡而臥引沙門手至所患處乃竹刺沙門為拔去之裂裳與裹俄頃一象持金函授病象病象轉授沙門發視之乃佛牙也（法顯傳）

伽藍梁翔法師云象一名伽那犍賢象之為獸形體特詭列陰數牛目不蹴豕鼻為口狡望頭若尾馴良承教聽言則跪（南州異物志）

重致遠形如丘徙（西域記）

犀

食棘橋過之山多犀兒注云犀形似水牛豬頭犀腳似象有三蹄大腹黑色三角一在頂上一在額上一在鼻上在鼻上者小而不墮食角也好啖棘口中常渝血沫經犀出九德縣其毛如豕蹄有三甲頭如馬有三角（交州記）

鼻上角短額上頭上角長（山犀二角以額上者勝本草犀體兼五種肉有宜有不宜食草木棘刺不食棘者也異物志）

駭鷄太公使前宮適至義浆得駭鷄犀以獻紂紂使

文犀 出古時吠勃國貢文犀四頭狀如水犀角長有光因名明犀置暗中有光影亦曰影犀織以為氈如錦之文 洞冥記

黃支元始二年黃支國獻犀牛應劭曰黃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師三萬里 平紀

白犀 章帝元和元年日南徼外白狼白犀 東觀漢記

除凶 西南夷土有異犀二角夜行如大炬火照數千步或時解脫則藏于深谷之處不欲令人見之王者貴其異以為簪能消除凶逆 博物志

犀簪 東海蔣潛嘗至不其縣見林下跕一屍已臭爛烏烏食之輒見一小兒長三尺許來驅烏烏乃起如此非一潛異之乃就看之見死人頭上有通天犀導價數萬錢乃拔取之既去衆烏爭集無復驅者潛後以此導上 天中記

碧 晉武嘗宴以觀衆僧王武剛以九萬錢買之後落 博物志

[illegible] 以餉齊故於[illegible]

[illegible] 為敘[illegible]夜輒[illegible]

屠 毛犬皆相報終不獨受 札酷江夫人聰之月餘遂斃 晉熙記

[illegible] 名苑云宋冬穫圃犀貴與廬陵王義真又元康未婦以犀角為斧鉞戈戟之用也 北戶 注

辟寒 犀關元元年冬至交趾國進犀角一株色如金仗并請以金盤置放殿中溫然煖氣襲人上問其故使者

形占城國用顯德中貢方物有雲龍犀形異
謹
雲鶴水犀錢武肅王時有獻雲鶴水犀帶者武肅登碧
波亭命許彥方係帶試水水開七尺許
胡寧李司封宗易嘗言石駙馬保吉知陳州其州廨一
皆新之安竣舊屋則坐于下風塵日分去人皆鵠怪之
蓋其所服辟塵犀也本草辟塵犀為婦簪梳塵不著髮
錫異
試毒遇天犀有白理如線者以蘸米置群鷄中鷄啄往
喙米至輒驚卻故南人名為驚鷄也得其角一尺以上
刻為魚而銜以入水常為開方三尺可得氣息水中
天中記 卷六十 十二
以其角為叉導者得養毒藥為湯以此叉導攪之皆生
白沫無復毒物則無法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中毒箭刺
物食百草之毒及衆木蠚歲一解角藏於山中人以木
如其角代之犀不覺後年輒復解 抱朴子 通犀置大盤重
露下終不霑濡又堪辨毒藥酒藥酒生沫或中毒箭刺
於瘡中立愈蓋犀食百毒蛇刺故也 北戶錄 海中出雜水
犀似牛其出入有光水為之開 山海經
惡影犀之通天者必飲溷水常其將時人趣不
復移足角之理形似百物或云犀角通者見其病然其
犀兕 爾雅翼
為兕兕如野牛青皮堅犀可以為鎧 說文 嶺表錄異
犀兕猶之山獸多
三十斤 說文 兕有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韓柄 交州記
頭陳藏器云兕是犀之雌者而形不同 本草
上通頂鐔并中斷不通故波斯謂才為白腊犀為黑

王良伐師行師尚父左杖黃鉞右執白旄以麾三軍之衆誓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羌叔尚父曰君好樂臣請言樂之方務其所以樂而已矣君好樂國家好樂百姓好樂萬物好樂鬼神好樂四時好樂此六者之道也君好樂國家則國家治矣君好樂百姓則百姓和矣君好樂萬物則萬物盛矣君好樂鬼神則鬼神降福矣君好樂四時則四時不忒矣君好樂此六者則天地之間畢矣

卷三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沒王駕六飛將濟於漢中船人以膠船王既濟而膠解船離岸王墜於水中而流大水中有巨黿銜王左驂而沒於是天子之六師三軍驚駭大懼

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舟王及祭公濟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而崩

周穆王時西戎獻一白狼一白鹿其王命曰白狼白鹿唯天子之所用王乃賜以文錦使之西伐西戎大破之

周穆王時西戎獻一白狼一白鹿其王命曰白狼白鹿唯天子之所用王乃賜以文錦使之西伐西戎大破之

周穆王南征一軍盡沒王駕六飛將濟於漢中船人以膠船王既濟而膠解船離岸王墜於水中而流大水中有巨黿銜王左驂而沒於是天子之六師三軍驚駭大懼

周昭王南征涉漢船人以膠舟王及祭公濟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於水而崩

周穆王時西戎獻一白狼一白鹿其王命曰白狼白鹿唯天子之所用王乃賜以文錦使之西伐西戎大破之

卷三

引弓而射之一發而殪王抽旗旄而招兕兕俯首仰天而嘷曰樂矣今日之遊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羌叔招魂云與王趙齊麥深後先君王親發兮悼青兕有城夫兕虎有域動靜有時避其域省其時則免其兕虎之害矣

壯哉兕惟壯獸似牛青黑力無不傾自焚以革皮克武

海角助丈德山海經圖贊

熊

熊蹯熊能縈絙上高樹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伺蟄始春而出

子路熊獸藏於山穴裹不得見獵及傷殘則合穴自

卷三

死又有居大樹孔中東北呼佬為子路以物擊樹云子路可起於是便下不呼則不動也

晉

熊蹯熊膰春在肩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

赤熊神靈滋液百珍寶用則赤熊見赤熊見則好究自

黃熊周文王夠於姜里散宜生得黃熊獻紂免西伯之

雄去聲

成干時東胡獻黃熊

青熊成王時不屈國進青熊周書

貔熊入寢熒子卿聘于晉晉侯有妾韓宣子逆客私焉

曰宴安酖疾於今三月矣立走群望有加而無慶
黃公入於寢門其何厲鬼也對曰以君之明子爲小臣
其何厲之有昔堯殛于羽山其神化爲黃熊以入于
羽淵實爲夏郊三代祀之晉爲盟主其或者來之祀也
子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 左傳昭七
赤熊窺屏晉平公憂見赤熊窺屏惡之而有疾使問子
產子產曰昔共工之御曰浮遊既敗于顓頊曰淫深淮
之淵其色赤其言善笑其行善顧其狀如熊常爲天王
榮見之堂則王天下者死見室下則邦人駭見門近臣
憂見庭則無傷窺若之屏病而無傷祭顓頊共工則瘳
公如其言而疾間 天中記 八卷卒 二十五
黃熊晉平公憂見知人五日寤而曰我之帝所見一熊
欲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又射之中
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筒後有當道者曰帝令主君祓
二卿熊與羆皆其祖也忽不見 史記
熊皮鞍泥夢武時二師得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鐵以
金銀鎏石以綠地五色錦爲敝泥後稍以熊羆毛有綠
光皆可二尺者直百金卓王孫有百餘奚詔使献二十
枚 西京雜記
入宮北亡昭帝前常見大熊亡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
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
宮室將軍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虛亡象也賀
不悟門徹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
不 漢書 霍光傳
紀瞻席趙飛燕太弟居昭陽殿玉床白象牙簟綠熊席
席毛長二尺餘人眠而擁毛自蔽望之不能見坐則沒
膝其中雜熏諸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歇 西京雜記
當熊元帝馮昭儀上車虎圈鬬獸後宮皆坐熊出圈攀
檻欲上冯昭儀乃當熊而立及左右格殺熊上問人情
驚懼汝何故前當昭儀對曰人猛獸得人而止妾恐熊
至御座救身當之不暇以此倍敬重之 漢書
米飴無益成和七年左右群以米飴熊上曰此無益而
費於穀且是惡獸所不宜養使遣打殺以肉賜左右直
人 故事
天中記 八卷卒
白熊元嘉二十年白熊見新安歙縣太守到元度以獻
宋書
烏熊南蠻東謝蠻貞觀三年其酋元深入朝貢烏熊皮
天鐵熊高宗時加一日 咄 師得天馬帝以玫瑰石爲鞍鐵以
置櫃中寧王憲獵于鄠縣界草中得一羆發之乃一少
女也自言姓吳氏本爲此賊劫至此賊中二人
是僧王命載以后乘時方
時上方求極色上以吳氏
所由上令克才人於三日
作法書惟幹一櫃入店中
田不啓門撤戶視之有熊衝人走出二僧已死骸骨悉

露七[illegible]之大笑書報齊王曰齊哥大能厭置此僧[illegible]能火[illegible]興已酉永嘉火災前日有熊自南溪至江西到城下杭不懼人命獵士射之倅罔趙先踏曰熊於字為能火宜慎火燭趙笑以為不然果延燒官民舍十七八

獨州治存焉[illegible]

熊白脂雅云熊膚心白脂如王脩呼為肪好翠木引氣謂之熊經莊子熊經鳥伸是也

熊館熊於山中行數十里悉有跲伏之所必在不岩枯木中山民謂之熊跲唯虎出百里外則遠所出道路皆[illegible]

不食鹽熊食少許鹽即宛轉而死胡孫亦然[illegible]

熊掌熊方冬唯自舐其掌故其掌特美煮煞之[illegible]晉靈公殺宰夫之膰熊蹯不熟者而楚成見圍請食能蹯而死以其難熟莫於外救也[illegible]

不熟楚王天下酒濁而薄厨人竝王天下能蹯不熟而殺厨人[illegible]

羆

按樹羆如熊黃白文[illegible]注曰羆似熊而長頭似馬有髦高脚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曰貑羆陸璣曰有黃羆赤羆大於熊其脂如熊白而角理不如熊美

嵩高山經嵩山之首曰太室之山多熊羆[illegible]

非熊文王將田史編卜曰田於渭陽其龍非羆非虎非

虎

[illegible]

梱星梱尾散而為虎[illegible]精嘯谷韻清鎮千鶯蘇震徙升乾鼓玄枝而布族[illegible]

山獸之君虎山獸之最[illegible]

百獸之長虎者陽氣盛長也能噬食鬼魅今人卒得病燒皮飲之[illegible]

李耳風俗通曰呼虎伯良[illegible]

所化為呼李耳即喜呼跋傻楚人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自關東西謂之伯都虎食物迴耳即止以解故也

殷文[illegible]二十七日陽氣成故虎七月而生陽立於七故虎首星長七尺[illegible]

寅卯日中寅一再虎也抱朴子
謂食之催換一家謂虎食人者功曹為奸所致也王
充以為功曹衆吏之率虎以諸禽之雄也功曹為奸來
漁於吏故虎食人以象其意論衡
託迷虎豹獸之猛者也居深林廣澤之中則人畏其威
而敬之人手天下之有勇者也深居則人畏其勢故虎
豹去其幽而近十人附之則人附之而易其威人君去其門
而迫于民則民易之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傲其勢故曰虎豹託幽而傲
載也抱朴子

壽千歲虎及鹿龜皆壽千歲滿五百歲色白抱朴子
前驅鵰鶚為旗熊羆為幟此亦力使禽獸者也列異傳
前驅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師熊羆貔貅貙虎為
先中略

驅人祭之時女樂三萬人放虎於市觀其驚駭管子
白虎湯地七十里內懷聖明白虎感朝其終白虎在野
演孔
虎也西府有虎在於良中七革之士高奔戎請生捕虎
必全之乃生捕虎而獻之天子命為押而畜之東觀漢記
秦牢檻天下

叱咤風雲劉之子宜各立伯服稱虎將軍之宜各叱
之完彌耳而取職
聖人求師況下如假自零門稱出蒙皇比而先犯之
擊也猶之中身材未所取也越王
王曰孫子
擊必狙毛帖伏擊如
雷擊莫王敗遠王伍子胥諫曰大虎之畢勢將以有
之完彌耳而取職
聖人求師況下如假自零門稱出蒙皇比而先犯之
擊也猶之中身材未所取也越王
王曰孫子
擊必狙毛帖伏擊如
雷擊莫王敗遠王伍子胥諫曰大虎之畢勢將以有
蠶也而其宇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注疏
虎乳初若放娶于邱生闘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邱
淫于邱子之女生子文焉邱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
邱于田見之惧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闘虎於菟生音穀作搆故名穀於菟自西
奇政備於虎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矣於墓者而哀夫
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
對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
虎也家語

攬尾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
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
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
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
棄之於是心服歸述異記及劍授子
王曰孫子
擊必狙毛帖伏擊如
雷擊莫王敗遠王伍子胥諫曰大虎之畢勢將以有
蠶也而其宇或作建皐故服虔引以解此注疏
虎乳初若放娶于邱生闘伯比若敖卒從其母畜于邱
淫于邱子之女生子文焉邱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
邱于田見之惧而歸夫人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
闘虎於菟生音穀作搆故名穀於菟自西
奇政備於虎孔子過泰山側有婦人矣於墓者而哀夫
子式而聽之使子貢問之曰子之哭也一似重有憂者
對曰然昔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於虎今吾子又死焉
夫子曰何為不去曰無苛政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
虎也家語

攬尾孔子嘗遊於山使子路取水逢虎於水所與共戰
攬尾得之內懷中取水還問孔子曰上士殺虎如何子
曰上士殺虎持虎頭又問中士殺虎如何子曰中士捉
耳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下士殺虎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
丹又問下士殺虎如何子曰捉虎尾子路出尾棄之因
棄之於是心服歸述異記及劍授子
王曰孫子
擊必狙毛帖伏擊如
雷擊莫王敗遠王伍子胥諫曰大虎之畢勢將以有
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如之何子曰上士殺人
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子曰上士殺人
石盤欲中孔子又問上士殺人如何子曰上士殺人
用筆端又問中士殺人如何子曰中士殺人用舌又

搏虎　黃伯曰余左執長行之後而右搏雕虎惟未與吾心試吾感焉有力者則又願為牛欲助四郎几害千二百人一朝除之功吳大焉乃刻石與盟

獲也疏賤義之雕虎也而吾日思之亦足以自試矣況行之中行繆伯手搏虎而不能生也益力役而克不能及也

庚蟲陳輸曰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虎者炎蟲人者并餌今兩虎爭人而鬥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頃之兩虎果鬥大者傷小者死一舉果有雙虎之功

搜石　勇士一呼而三軍皆辟士之誠也昔者楚熊渠子夜行見寢石以為伏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下視知其為石石矣乃復更射之矢飲羽

養由基見寢石以為兕也射之沒也伯樂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

解牛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之時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砉然嚮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

養虎　帥養虎之法必順其性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

鉤折而石不傷余嘗以問楊子雲子雲曰至誠則金石為開（西京雜記）

虎東渡江（宋均遷九江郡多虎暴敓為人患常募設檻穽而猶多傷害均到下記屬縣曰夫虎豹在山麓畏在求各有所托勞勤張捕非而性之木也其務退可之患進虐善可一去檻穽除則訟息後漢書）

渡江（後漢按虎山栖穴處毛能冬蟄安寢能伺陽侯陵海瀕而橫厲哉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宗尾衿舟人向懼況於虎耶若使德被四海虎豈咫乎之方化域之地乎風俗通）

御制史畏（王業字子喬漢和帝時為荊州刺史有德政天子徵之道卒於枝江有三白虎伏頭曳尾宿衛其側及喪去之州境忽然不見百姓追慕共立碑文號曰枝江白虎王君其子孫今猶云白虎王君者傳）

送物助葬（欧窖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趋其廬中即以裘衣覆藏之鄰人尋跡問窖曰虎豈有可念而藏之乎此虎後送鹿獸以助窖祭時人以為孝感遍於神明由是知名汪子南州故事）

窮獸入廬（乃祈生子欧氏收養至方嘗與母入山耕薪為虎在道遇一虎入逕呼嵩曰次無疑也嵩知其異乃下担本白德曰行虎見其情遜前謂嵩曰煩煌曰康不是福地君名位如躋徒酒泉言說乃文未幾嵩乃移郡封部也岳漢宣城大守封邵一日忽化虎食郡民唯西京雜記）

枕背邵都梁馬恭水初中醉臥於山路夜有虎來以頭
枕其背恭中雪痕賭之以手搏之復大寢向曉始醒頭
見虎蹲其腳後尚有宿命力所扣也
搦尾護人劉牧字子仁晉君南山壁中高山鷓之啼愛
松風之韻植果種蔬為人驅傳多伐樹踐園牧由我不
負人何負我俄有二虎至君悲號牧訓搦尾牧曰汝
來護我也虎輒俛首形
亭長漢江之域雜人雜化為虎女沙居民作檻捕虎檻
發明目衆人共往格之見一亭長大怒曰昨被縣召夜避雨誤
入此中急出我民曰君見召不當有文書即出懷中袒
天中記 卷五十九 三十九
文書於是出之舉視之化為虎即上走
識虎陳齊沈倫照別名法朗攸之孫也少事天竺道
說人吉凶頗有應驗嘗校獵中道而還左右問何故答
曰門家有過事須還處分問何以知之曰向聞南山虎
嘆知斗俄而使至
梁邵陵王綸鎮衡陽時虎甚暴
村門設檻機發村人燃火燭之見一白額大獸自陳云從
村告之還誤落檻裏共開之見檻即成虎奔馳而去
冠帔人髮甚多 侍兒
跋千天寶中巴人伐木白廟前大松有老人以杖拥止
之巴人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群虎出噬巴人又
即斬之自此獵如登戰場曾見一虎在窮谷中乃令
棄衣空手搏之不令復損於是數人被殺遂擒得之持
此為示馬北史
搶 後周楊忠從太祖待於龍門獨當一虎左挾其腰
右振其舌太祖壯之比臺謂虎為搶子因以字之周書十一
酋耳食虎天后時洽州武龍界多虎暴有一獸似虎而
絕大日正午逐一虎直入人家噬殺之亦不食其肉自
是縣界不復有虎矣錄奏檢瑞圖乃酋耳不食生物有
虎豹則殺之白載周書云少林酋耳酋耳若虎尾叅于身
食虎豹大傳謂之佳獸
嗅醉唐傳黃中為越州諸暨令有部人飲大醉在中山
天中記 卷五十九 三十八
行臨崖而睡忽有虎臨其上而嗅之虎鬚入醉人鼻中
遂噴嗅虎振虎遂驚躍便即落崖腰膝不遂為人所得
黑虎入觀天寶中河南緱氏縣仙鶴觀每年九月二日
夜有一道士得仙其夜皆不扃戶以求上界之應後張
堝忠禱令疑之至時令一勇者以兵器潛覘之至三更
後見一黑虎入觀須臾聽出一道士二人射之不中堝
忠大獵于太子陵東石穴中格殺數虎或金簡玉籙以
冠帔人髮甚多 侍兒
跋千天寶中巴人伐木白廟前大松有老人以杖拥止
之巴人不聽老人乃登山呼斑子俄群虎出噬巴人又

踏山魈亦呼虎為斑子並異聞記

真虎裴旻孟龍華軍使中北平北平多虎旻善射日斃虎三十有一既而入山下四顧自矜有父出此皆彪也似虎而非將軍若遇真虎無能為也旻曰安在老父曰自此而北三十里往往有之旻躍馬而往次叢薄中果有一虎騰出狀小而勢猛據地一吼山石震裂旻馬辟易弓矢皆墜殆不得免自此慙懼不復射虎國史補

榮屈起拜張俊者宣州深水縣人元濟莊客也其死為虎所取俊誓欲報讐乃挾矢入山於近虎穴處上大樹伺之乃見其妻已死為虎所噉自起拜虎訖自解起以舌舐死人虎子競來爭食俊連射斃之截虎頭并四子取其首負妻而歸原化記

鬼畏虎陽朔蘇太玄妻徐氏幸琮殯忽一日還家泣聞語而不見形云某年命未終冥司不錄經旬月知与卜吉山有鄉人在府充職染疾甚篤陽誰往卜之俄頃云去至京風館前地名柘木林遇虎宿道不敢過遂邨四卜者堅請再往俄頃云疾者已愈因述所居坊曲疾人形貌卜者好信以杜枕風土記

南山班寅將軍大中年寄茵秀才於門者之南山班寅將軍拜訪於明驗之乃虎也

寅酌寅獸白虔亦能見魅亦云寅虎額侯張鉞次巴西遇白額侯于巴西候席上明驗之乃虎也宣室志

天空小空漳州華林善覺禪師靚終後裴休訪之問有侍者否師曰有一兩箇乃吳大空小空二虎自菴後出師曰有客且去二虎咆哮而去休問作何行業感得如斯師曰山僧常念觀音

天青小青聚道人者姓仰氏名德聰姑蘇人太平興國三年結廬于雲閒余山之東基有二虎為之衛名大青小青竹則隨待前後志

虎鬚治齒虎交而月暈仙人鄭思遠常騎虎牧人許慎齒痛求治鄭曰唯得虎鬚及鬚插齒間即愈鄭為之人壁與之因知虎鬚治齒也酉陽雜俎古方刮虎牙治大神效無比北戶錄

虎咸如乙字虎殺人能令屍起自解衣方食之虎咸之乙字最一十在脇兩旁皮內屍端亦有之佩之臨官無官人所憎嫉

夜視一月放光虎夜視一日放光朝之光隧入地成白石主小兒發虎知銜破又能益地今人有畫物上下者誌云虎小博物

中有虎生角道一家云虎千歲則牙蛻而角
記說文委虎虎之有角者
班奴登山屢谷與虎相觸倒為虎所卧
山林鹿過後脚猶為功曹遂全其軀上虎飢欲食見蝟
而伏上蝟兒虎則跳入虎耳
化為鹿
龍編功曹左
舊有疑罪令登壇有四指者虎傷
交中記
缺耳凡虎若食一人耳上缺痕若割裂以驗人之數
無差
感物類相
結壇有神能結壇召虎人有
知曲直便投與魚虎不嗜則為有理穢觜之人祭虎
為神特有以也
無罪者不顧名虎嗤
辨訟扶南王范尋常畜虎五六頭鰐魚十頭生有訟未
羅雲南蠻人呼虎為羅老則化為虎有羅藏山
羅羅
虎市晉義熙中有天竺
僧居此而虎絕
長大別醉虎類能識人氣未至百步輒伏而嗥聲震山
谷原史奮躍搏人人有勇者不為之動止而坐逡巡理
耳而去又虎骨甚異雖足尺澗草能身伏不露及其虎
點你聲則鬼然大矣又虎不食小兒兒瘢不知虎之可
懼故不得而食兼不食醉人必坐守以俟其醒并俟其
醒俟其懼也又人或羅虎口其神魂被虎所役往往為
之前導令之人凡死於虎者衣服巾履皆置於地非
虎之威能使之自解是鬼之為也又虎饑則燕兒貫耳
啖不特歌也凡食男子必自髻起惟不
路即可避去蓋虎不行曲路故也又虎食犬則醉犬見
之酒也
天虎人虎俗言四指者天虎也五指者人虎也
豹
豹胎紂為象箸而箕子怖以為象箸必不加於土鉶必
將犀玉之杯象箸玉杯必不盛菽藿之羹則必旄象
豹胎
玄豹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山獵得玄豹以獻紂免而
之難
圖
名非武王為倭降令入朝胎豹皮方得入廟故豹皮

令之突羅千鍾未得
赤豹春山百獸所聚也爰
從文貍太山多赤豹諺
謂之赤豹
豹皮翟人有獻豐狐玄豹
而嘆曰此亦皮之美自爲
青豹元封中起神明之臺苑
山狀如虎色如翠毛之爲
尾武昌記云其口南有
夕見一燒閒權獵何所得
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
天中記
圖天子車蓋中後扁車施
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
管窺王獻之數歲時嘗看
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
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奇
世說
建安八年庾申令曰明
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
與
見學狄伯奇少曾逐獵得
始學書藝後
豹別名貑
白豹暑州有黑豹有白豹

豹皮
子
藏皮翟人有獻豐狐玄豹
而嘆曰此亦皮之美自爲
青豹元封中起神明之臺苑
山狀如虎色如翠毛之爲
豹尾武昌記云其口南有
夕見一燒閒權獵何所得
尾忽然不見應劭漢官儀
天中記
圖天子車蓋中後扁車施
中蓋權事應在此故爲立
管窺王獻之數歲時嘗看
南風不競門生輩輕其小
見一斑獻之怒曰遠慚奇
世說
建安八年庾申令曰明
之士治平尚德行有事賞
與
見學狄伯奇少曾逐獵得
始學書藝後
豹別名貑
白豹暑州有黑豹有白豹

豸
豸牛豹唐書
豸牛室利佛逝國有獸化豹文而犀角以麾三名
腸食之不愚洞
果下羅山高八雲霧諳仙所遊上有豹
果下羅山高八雲霧諳仙所遊上有豹
似猿猴南海人名之爲果下非凡豹也
畜山狐死首丘豹死畜山是性之異也廣
之皮於晉文公文公受客皮
罪綿子
也然且不免於羅罔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良安爲
之歹也莊子

狼
狼烟狼大如狗蒼色作聲諸竅皆沸時中筋大如鴈卵
天中記
有犯盜者熏之當令手攣縮或言狼筋如織絡小囊盛
所作也狼糞烟直上烽火用之或言狼糞烟
足絶短每行常駕兩狼失狼則不能動故世言事乖者
則見圖瑞圖
商湯爲天子都
豹而入湯庭田成子
白狼白狼者金狼精也王者仁智明哲即至動化法度
得四白狼四白鹿以歸自是蕃服者不至周宣時狄
狼見而犬戎服褊鹿圖
狼沈周遊王時牛化爲虎羊化爲狼狼名在有遊狼戒

云子曰臣為狼食人故築城壁之今洛中有狼
矣 爰也此異說
狼乳 泰故虎圈周匝三十五丈步廣八十步長二十
步西去長安十五里 圈人江都易王非卒子建立巴人有過縱狼噬之覩以
為樂 補
狼乳 烏孫王昆莫初生傳父棄草中烏來銜肉翔其旁以為神
之又烏衘肉翔其旁以為神 補
山無前狼 王業為荊州刺史小無豺狼 補
御覽 王隱字仲德物遇符氏之敗與兄叔同起義兵與
寡客數戰敗被重創走因卧大澤林中吉凶忽有青衣
白狼馴伺無懼人意遂以繩絡頭繫得隨送於縣縣令
以中記 卷卒 四二 小
童兒攜食與之食畢欲行會水潦暴至莫知所如有一
白狼至前仰天而號號訖銜仲德衣因浸水仲德隨之
獲濟與獻相及後仲德三臨徐州威德著于彭城佛
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屍一狼塔中以河北所遇也李後亦于扇
狼女 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
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娶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名
呼之則逃去圖白軍
兒啼狼能為小兒啼聲以誘人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
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北史
附誰突厥之先匈奴狼以肉銅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孕焉生十男長大外託
小兒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銅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突厥旗號
上施牙狼頭侍衛之士皆為附離夏言亦狼蓋本狼生
志不忘本耳 北史
隴頭人 晉延陵部落營有一容
與入帳命妻兵俟其裹願視客
妻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巳
見二人追者皆共故二人曰我
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反走
柳細武后人游擊將軍朱佛兒
白狼剔伸無懼人意遂以繩絡
頭繫得隨送於縣縣令
以中記 卷卒 四二 小
孟神符諜稱崔融為表賀
有毛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
夏扈訟之中丞即餘慶揮奏免
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屍一狼
知女 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
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娶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名
呼之則逃去圖白軍
兒啼狼能為小兒啼聲以誘人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
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又似狼嘷北史
附誰突厥之先匈奴狼以肉銅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孕焉生十男長大外託
小兒棄草澤中有牝狼以肉銅之及長與狼交合遂有
其後各為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 突厥旗號
上施牙狼頭侍衛之士皆為附離夏言亦狼蓋本狼生
志不忘本耳 北史
隴頭人 晉延陵部落營有一容
與入帳命妻兵俟其裹願視客
妻妻告隣人共視之狼頭人巳
見二人追者皆共故二人曰我
當滅我來取之追者懼而反走
柳細武后人游擊將軍朱佛兒
白狼剔伸無懼人意遂以繩絡
頭繫得隨送於縣縣令
以中記 卷卒 四二 小
孟神符諜稱崔融為表賀
有毛龍朔中楊思玄恃外戚典
夏扈訟之中丞即餘慶揮奏免
部之敗或問之許曰一屍一狼
知女 百歲狼化為女人名曰知
夫曰我無父母兄弟丈夫娶為妻三年而食人以名
呼之則逃去圖白軍
兒啼狼能為小兒啼聲以誘人人不能制雖善用兵者亦不能
去數十步止其福德者
近也其膏可以煎和其
皮可以為裘毛詩
狼小志云狼卜食狼將遠逐食
必先倒立以卜所向故

今俗帥盪狠轍喜盪狠之所在也故古
式名木用楗廙橐槖而以狼狼干為柱取其蠹知也

徐

[illegible]九四十五五主音音主後侯故五月而生南
侯[illegible]不共山宿臨江相呼九康地記
化猿周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子為侯為鶴小人為蠹
為沙祝相
子

射猿荊王有神白猿王自射之則搏樹而嬉使養由基
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猿擬樹而號已養流睇而猿莞
然[illegible]

吳中記 四五

袁公越王問范蠡手戰之術范蠡曰臣聞越有處女國
人稱之願王請問手戰之道於是王乃請女女將北見
王竟拳先人自稱袁公袁公問女聞子善為劒願得一
觀之處女曰妾不敢有所隱也唯公所試公即挽林內
之竹似枯槁末折墮地女接取其末袁公操其本而刺
處女處女應即入之三入因舉杖擊袁公袁公則飛上
虛所後今山童呼三二熱叫群猴號下還屯曰
幸毀除烏飯猿于臺事皆埋藏未而佛
未止而齊魚復侯子譽為庸順之所後武帝出東海山
見一猿透躍悲鳴問後堂巫此猿何意巫曰猿子前日
墮崖致死其母求之不見故耳聞因幔
不自勝順之熱懼以憂卒南史

為婢　吟之婢置而去養猿繁解以兒授陽中句
張使積薪于村外縛婢及猿焚殺之揚其灰于水
後哭之昂性似其母北史十九
山公王績遊嵩山月夜見一人胡鬚眉皓而廋稱山公
與績談文異義出於言外績疑其怪禁問匣取鏡光
出而胡者失聲俯伏化為猿而殞見四一李為多畜古器
養一猿名山公嘗以之隨逐月夜泛江登金山擊饑鼓
琴猿必啼和傾壺連旦不俟外賓納汗公子也四庫
守火執爨魏元忠素強正其微時家貧止一婢庸中方
爨出外汲水回乃見老猿為其守火婢警曰元忠猿執
天中記

爨曰猿恐我之使為我爨不亦善乎後亦無他異
山猿報時商山隱士高太素累徵不起在山中構道院
二十餘間太素起居清心亭下皆茂林秀竹奇花異
每至壹時即有猿一枚詣亭前鞠躬而啼不易其
素因目之為報時猿天實遺事

四盧虞王績讀書其中有四叟携榼來相訪自稱姓
南林大節孫文蔚石姐虬高談劇飲既醉俱化為猿
本而去獨留
白居易同昌公主挽歌序云紅猿白猿腊食
嘯哀峽長十百里兩岸連山晝無絕處重巖疊障
猿口自非亭午夜不見曦月每至時初霜旦旦
人王氏見聞
南嶺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
巴山公路咸通十年往高涼程次青山鎮其山
有莫紲者絕大毛彩殷鮮真謂哥獸多群行亥
啼數聲則垂猿叫騰擲如相呼應舍宮微方知當一部鼓吹不獨蛙蟇矣因名獵猿磴而
養之名曰巴兒極馴不食俟外平乃積薪藏坎
潘州回路歷仙虛聞猿山猿上不
左出拜曰吾君巴西侯巴西會日暮有人通
鍾假寐將曉睡而寤見身臥石台見欲還命樂夜將半
宣室志
天中記

野賓五仁裕畜一猿號野賓呼之則應後因為忌項上
係紅綵一綫題詩送之猿云兩角山有棲猿勞青嶂
愛踏攀應懷碧雲心之句後入峭行次嶓冢廟前見群
猿飲千清流有巨猿捨群而前於道畔古木之間下
下顧紅綵髣髴而在從者指之曰此野賓也呼之
相應移時哀叫數聲而去許遠尚聞鳴咽之聲聲
斷矣維作一篇末句云數聲腸斷和雲叫識是前
主人王氏見聞
鳴哀峽長十百里兩岸連山晝無絕處重巖疊障
猿口自非亭午夜不見曦月每至時初霜旦旦
南嶺有高猨長嘯屬引清遠漁者歌曰巴東三峽

出宜都山
[illegible]後食果故其膽黑
[illegible]寓猴寓獨也或黃黑通用輕巢善緣能於空輸轉好
吟雖為人所得終不徒生 [illegible]列異記
臂筒猴臂可為筒吹之其聲圓於竹 酉陽
雜俎

王孫猴一名狙一名王孫一名胡孫 廣雅
宋猴猱獨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為獝猴 埤蒼
敖敖而悲嘯 抱朴子

[illegible]君山中申日稱人君者猴也猴壽八百歲 抱朴子 王隱晉書
狙伐 [illegible]吳王浮于江登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素而走逃于深藪有一狙為委蛇擭搤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死王顧謂其友顏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傲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 列子
狙公 [illegible]衆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芧朝四而暮三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智猶此也聖人以智籠衆狙也而

[illegible]公之以智籠衆狙也捌
[illegible]峽中猴嘯至清山谷傳
[illegible]人有烝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
闔其猴也擇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桑木始知時
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之李奇暗人皆爭學之後知其
非乞而皆棄其曲此未始知音者也 列子
陸鬼承叔常一大猴鎖著庭間犬忽齕殺之永叔
便合鎖埋之後百許日有鬼青衣往見猴何以被傷血流斷
承塵上不悟是鬼也蕩指之曰猴猴 [illegible]
走乎永叔曰始乃知猴死復有鬼也 搜神記
山家小兒 天監中有釋寶誌曰掘尾狗子山家小兒皆猴伏也後侯
景 [illegible]為 [illegible]魚弘為湘東王鈐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之食於
[illegible]豫州之上捕得數百獼猴勝以為膳以供廚食痛 [illegible]
獻白猴交州刺史阮袁言林邑王范陳其友頗不疑
知中國有聖主臣乞內附為臣慕猷白猴一 [illegible]
[illegible]晉胡孫 楊仲嗣躁率驍先來目為 [illegible]
[illegible]火唐大曆中有猴數百集古冏杉林中里人小 [illegible]
[illegible]之中一老猴忽躍去陸近一家繞火焚屋里人 [illegible]
走救火乎是猴脫去 [illegible]
[illegible]供奉唐堪宗初遊蜀蜀伎藝人止有吳猴頗剔能跳
[illegible]索以綵袍猱猴作奉躍隱下第詩云何如

供奉一笑君王便着緋朱梁篡位取此猴小
丁 侯望殿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踉公之
之 此猴多矣 蒸有猴部頭棟父也志
昭 昭宗側朱梁云轉語
猴 蜀中有物千度者善夷胡孫會人言語一日內
廐 廐中猿絕維上以刀刺主令射之三日不得內監令千
度令手刮孫試令捉之楊遂以十餘頭戲于殿前內廐
者亦在舍上窺之楊高聲曰奉敕把舍上胡孫果立
致于殿前蜀主大悅厚賜千度內臣問其教之術
對曰胡孫乃獸實不會人語先餌以靈砂驚其眯心然
後可教耳 野人閒話
天中記 卷卒
觸網南唐李后主獵青龍山一牝狙觸網見主而疾指
顧指其腹戒虞人保守之是夕誕二子還宰大臠字錄
因繫有大辟婦以孕在獄未殺誕二子煜感狙事止
於死 湘山野話
馬買京師優人以雜物數十種布地使人暗記物之
後遣沐猴認之舞沐猴得之優人即曰道着也馬亟
命益優人呼沐猴之名古今注
猴部頭為鯨 異物志 安家夷皆好畜猿
欲渡河無如尾何且狐性多疑故俗有狐疑
未必一如緣生之言也
九尾青丘之國有狐九尾 大荒東經 太平則出為瑞
尾仍青神武也其狀赤色四足九尾出青丘之山
如拳武夷山多獼猴共小者僅如拳 崇安志

二十未娶往到山忘時之暮失其度制曰吾之
娶也安知處女乃有白尾告於禹曰白者吾服也
九尾相王諸也塗山之歌曰綏綏白狐九尾厖厖
成家我造彼昌禹娶塗山女
周周文王拘羑里散宜生至會稽得九尾青狐以獻
紂免西伯之難 晉 昔文王應九尾狐之嘉瑞
天命文王以九尾狐 春秋元命苞 狐死首丘不忘本也德
至鳥獸則九尾狐見先者子孫繁息也於尾著後當感
也 相梓子紅子東海及三壽得一狐九尾
周狐文王拘羑里散宜生之西海之濱取白狐青翰獻
紂紂大悅翰長毛也 大雅

馬化周宣王三十三年尚王生是歲有馬化為狐 搜神記
狐白波管子對桓公曰伐出狐白之皮狐白應陰陽之
變六月而一見公貴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價必
相率而求之因令齊戒金錢之代谷求狐白之皮代王
聞之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
不得一雖支閒而役之代王即將其士卒下於齊
晉晉平公異日出朝有鳥集平公不去平公顧謂師
曠曰吾聞之也霸王之主風下之今者出朝有鳥集
人衣冠不去是其鳳鳥乎師曠曰東方有鳥名梁柯其
為鳥也文身而朱足憎鳥而愛狐今者吾君必求狐矣
以出朝乎平公曰然師曠曰善君之故非吾君之

忌也胡道洽自云廣陵人好音樂醫術之事靡有臨氣

常以名香自防惟忌猛犬自審死日誡弟子曰氣絕
殮勿令他見我尸也死於山陽歛畢覺棺空即開看不
見尸但聞人咸謂狐也（出獨異志）
有一書生（出搜神記）
有一書生吳中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
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遊觀聞講書聲尋之
尋之見空家中群狐羅列見人即走老狐獨不去是皓
首書生（出搜神記）
唐蕭嵩（出獨異志）
唐蕭嵩從桓溫出獵時大雪於江陵城西見
草上有氣出伺一物射之應弦而死往取之乃老狐尾
上帶箭繞香囊（出搜神記）
魏髦（出搜神後記）
魏髦時宮
人有被髮後魏有被歌者孫岩妻（出搜神後記）
天中記 卷五十
私怪之伺其睡除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岩懼而
出之妻臨去將刀截岩髮而走隣人逐之變為一狐追
之不得其後京邑被截髮者一百三十人初變為婦人
衣服孕莊行於道路人見而呪之近者被截髮當時姦
人看綵衣者指為狐魅（出搜神後記）
狐神（出唐初見聞錄）
唐初見來百姓多事狐神房中祭祀以乞恩食飲
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出廣異記）
天狐（出搜神記）
天狐神龍中有何讓之者上巳於洛中光武原陵上
見老翁吟曰野田荊棘秦園閣綺羅新出沒頭上日生
死眼前人訝其非人遽欲前執翁倏然飛入丘中讓之
從馬避見一狐跳出尾有火復如流星讓之見一九尾

上有文曰二紙其一曰五行七曜成此圖餘上帝降靈
（出搜神記）
蛇（出搜神記）
蛇蛻其皮君亦宜然神檐九九六六來臭天除仃
以文時吐納太虛何以疲倦（出獨異志）
龍（出搜神記）
龍變吾復浩氣還形之功在帝左右道濟忽諧遐云應
天狐（出搜神記）
天狐超異科策八通後文其邑繁難以詳載讓之襲此書
帖書而懷之遂躍出立冗後數日狐化為僧持燻來易
復化讓之弟始取去未幾有敕捕盜內庫絹者遂執讓
之付法（出搜神記）
玄狐（出搜神記）
玄狐若牛李林甫方居相位嘗退朝至千堂之前軒見
一玄狐其質甚大若牛馬而毛色黑有光自堂中忽
驟至庭顧望左右林甫命弧矢將射之未及已亡見矣
夫中記 卷五十
自是凡數日每晝坐輒有一玄狐出焉歲林甫籍沒
（出搜神記）
白狐（出搜神記）
唐丞相李揆乾元初為中書舍人嘗退朝見一
白狐在庭中搏練石上命侍僮逐之已亡見矣時有客
於揆門者因話其事客曰此祥符也其敢賀至明日果
遷禮部侍郎
楊廣（出搜神記）
楊廣鄉漢公兄弟寓附閩節節常嫉不附已者
及其窶亦舌而攻之襲下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
為朝廷之陰蠹
陳狐犬（出搜神記）
陳狐犬雖陽郡宋王冢旁有一老狐每至衙中邑中之
狗悉往朝之狐坐冢上狗列其下東都王老有雙犬能

狸

說曰狸一名不來 許慎說文

之何不以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懼色但
曰老狸才智反以為妖以犬試我還莫干試禹鷹其
能忌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乃曰閤雞跳忌狗
所別者數百年物耳性有千年枯木照之則形見孔華曰千年神术何由可得華曰
世說燕惠王墓前有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之使
人欲至木所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
使曰張司空忽有一少年多才巧辭疑是妖異使我取
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狸不智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
其可逃乎乃登聲而泣俄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
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狸華嘆曰此二物不值
天中記 卷廿六 禽之 齊諧記 被 神仙傳 載

我千年不可復得華乃烹之
戶閉樂廣為河南尹郡中最多妖怪後人皆于廊下
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廳之白日戶自閉
二子凱模等懼怖廣使掘牆孔得狸乃絕 傳子
鸛鵲王度至長安程雄家雄新受奇一婢頗端麗名曰
鷰鵲度疑其精魅引鏡逼之化為老狸而死 異錄
孝感武弘度士讓兄子也父卒廬墓側晨夕哀號有哥
狸每至齋時必來求食性來甚馴狸無子懼時以為
感 潛 唐

兕

月精兕者明月之精 玄

三[illegible]謂謂孟嘗君曰狡兎有三窟僅得免其死耳[illegible]
和子見都者潔陽之山有兎如鼠能飛毛色光如落以
腦和母忘之則不死武帝使放兎於昭祥苑苑在井泉
宮二十里萬國獻異物皆集此中 述異記
劉毛詩[illegible]兎園于河南移檄所在調發兎刻其毛
以增[illegible]有犯者罪至死西域皆有買胡來不知禁誤殺
一兎轉相告坐死者十餘人 [illegible]
搜宅[illegible]蔡邕性篤孝母嘗滯病三年邕自非寒暑節變未
嘗解衿帶不寐七旬母卒廬於冢側動靜以禮有兎馴
擾其室傍 後漢
白兎[illegible]蔡容銑田于南郢見父老曰此非獵所宜幸不見
三日記 太平 卷五二
既明日又出見白兎踦躓而還宮遂覺痛
入宮有兎入於後宮檢問門官無從得入太祖令崔浩
推其答徵浩以為當有隣國貢嬪嬙者明來姚與果來
[illegible]女後漢書
匿牒[illegible]華秋汲郡人喪母負土成墳廬於墓側有人以肋
之者秋輒拜止之大業初調徵皮郡縣大獵有兎入
逐之許入[illegible]中匿秋瞋下獵人異而免之自謂此兎
常宿 左右郡縣嘉其孝感具以狀聞
趙嘉[illegible]蔣詡獻兎毫書為都門題唯趙國毫中用
山出兎毫尤精妙 元和郡縣志
盖以多魚乃有獺以啗之耳 [illegible]
[illegible]兎[illegible]元和末鉤州鄭鄉縣民有[illegible]

知[illegible]下[illegible]蔚巢知風之自獺穴知水之高下 淮南
[illegible]曙[illegible]晉明帝在洛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
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鯽魚乃
不避死盡板作兩生鯽魚擲置岸上於是群獺競逐一
時執得帝甚佳之曰聞卿善蓋何其妙也荅曰臣亦未
嘗執筆然人之所目可房變耳帝曰是善用所長頗公
庭語云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晉齊諧記
白顛髓[illegible]孫和悅鄧夫人嘗置牀上和於月下舞水精如
意誤傷夫人頰血流污褥嬌妒彌甚自延其瘡命太醫
合藥醫曰得白獺髓雜玉與琥珀屑當滅此痕即購致
天中記 卷六十 [illegible]
百金能得白獺髓者厚賞之有富春漁人云此物知人
欲取則逃入石穴伺其祭魚之時獺有隱穴中應
有枯骨雖無髓其骨可合玉舂為粉敷於瘡上[illegible]
咸和乃命合此膏琥珀太多及差而有赤點如小[illegible]
視之更益其妍諸厭人欲要寵皆以丹脂點頰而入逞
[illegible]妖惑相動遂成遐俗 拾遺記
青衣少婦[illegible]晉有吏丁初於長塘湖凌見一青衣戎[illegible]傘
後呼初疑為鬼物便疾行去之轉遠頗顧視婦人乃自後
陂中泥然作聲衣盖飛散視是大蒼獺衣盖皆[illegible]
盖以多魚乃有獺以啗之耳 [illegible]
[illegible]兎[illegible]元和末鉤州鄭鄉縣民有[illegible]姓年七十養[illegible]

令師之後放之無網罟之患而群猨皆至緣衿藉膝馴若守狗戶部郎中李福親見之

猩猩

知人名猩猩知人名如豕而人面山經

能言笑猩猩能言笑亦二足無尾而君子毀其炙食其

誡故人非以二足無毛以知禮也禽經

兩辟穀武平封溪縣有獸曰猩猩依形人面頗容端正

善與人音聲妙麗如婦人對語聞之無不酸楚其肉食

之窮年無厭可以辟穀水經注

染朱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其血可以染朱罽色鮮不黯

或曰若刺其血問之爾與我錢許猩猩曰二升果足其

數若加之鞭撻而問之則隨所加而得至于一斗弗如

此未肯頓輸華陽國志

有靈漢黃霸為封溪令部人陳廉携酒并猩猩以餉霸

問曰何物人未及應囊中語曰斗酒并僕耳霸以其物

有靈開囊放之往往悲啼而去徵異志

好酒及屐阮研曾使封溪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屐里

人置之山谷常行路首數為群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

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詈曰奴欲殺我捨

之既去復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缺乃共坐飲既

遣子酣因取屐而着之乃為人之所擒

遂罣檻中隨其所欲而飲之將烹果里人索其皮自

推肥泣而遣之楚太原王綱晉陽雜秋

兜帝猩猩似狐聲如兒啼不聞其言出交趾封溪縣廣志

杜佑云廣志足徵諸家之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

血染未覺偏問胡商元無此事通典

似雄鵝談苑云宋太祖平嶺南求得猩猩如雄鴨而大

取其血染色如渥丹與傳記所載不同雲谿要錄

知性歸終知來猩猩知往萬畢術

猩猩

山都狒狒如人被髮迅走食人酺山海經曰梟羊其狀

如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交廣及南康郡

山中亦有此物大者長丈許俗呼之曰山都一名曰顧

踶飛豹羣嘯喚陽城湖猩猩梟羊喜獲先笑後愁玄圖猩猩

啼而就擒萬萬五色鸚鵡笑而被格吳都賦狒狒怪獸被髮操

竹獲人則笑脣蔽其目終亦號咷反為我戮郭璞贊

旺蠻周成王時州靡國獻萬萬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

脣翻其目食人比方謂之吐蠻周書王會

人言馬聲宋建武中獠子以西波尸地高城郡安西縣

主簿嘉文禮進萬萬雌雄二頭帝曰吾聞萬萬能負千

鈞若既力如此何能致之彼土人丁蠻進曰萬萬見人

喜笑則上脣翻其目人以釘釘著額上任其奔馳候死

而 ，極長可為頭髮血堪染鞾其毛一似猵猴
而赤色作人言馬聲善知生死飲其血使人見
聞而欣然命工圖之本草
果然
讓老果然獸似獼猴以名自呼色蒼黑群行老者在前
少者在後得果食輒與老者似有義焉交趾諸山有之
獠人射之以其毛為裘褥甚溫煖山經
尾長四尺交州以南有果然獸其鳴自呼身如猴犬面
通身白色其體不過三尺而尾長四尺餘反尾度身過
其頭視其鼻仍見兩孔仰向天其毛長柔細滑澤色以
白為質黑為文視如蒼頭鴨脊邊斑文集十餘皮可得
天中記 卷三 三
一蓐繁文麗好細厚溫煖南州異物志
人心劒南人之采猓猱者得一果然其數十果然可得
何哉果然有傷其類者聚族悲啼雖筴之不去此禽猶
之狀而人心也樂羊張仁愿史年則人之狀而禽獸心
也國史補
三色褥戎人進果然褥皂褐碧三色相間段氏遊蜀記
歌然果然九真土人號曰歌然
總獸
天禄辟邪天祿者純靈之獸五色光耀洞明王者道備
則至瑞應圖中平元年注天祿蝦蟆吐水於平門外橋東
轉水入宮漢注者張揖鄧州南陽縣北有宗資碑旁

獸鏑其脾一曰天祿一曰辟邪據此即天祿辟邪並獸
名也漢有天祿閣亦因獸以立名三輔決錄注
常侍長樂大僕吉侯苞冢冢前有碑基人有掘出一獸
猶全不破甚高壯頭去地臧一丈許作制甚工左膊上
刻作辟邪字水經聚窟洲有辟邪天祿十洲記唐肅宗賜李
輔國王辟邪二各長一尺五寸雜編
桃拔章帝章和元年安息國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
似麟而無角西域傳是年月氏國遣使獻扶拔章紀烏弋有
桃拔孟康曰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
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前西域傳
天中記 卷六十 六
獸形色似熊足似鹿為物堅中而強力故人之有賢材
能高紀云吾非敢自愛恐能薄正義曰能材能也能者
者皆謂之能也史記
招賢招賢獸出摩伽陀國性善不于人形如獅子若國
人見賢良相訪則出現
獨步獨步獸出良州形如獅子頭尾虎豹文身黃一角
行有意氣故名獨步食草木可以辟瘟
雙雙山海經云南海之外有三青獸相并名曰蠪蛩注
云言体合為一也公羊傳雙雙而俱至
脇脇山海經曰霍山有獸其狀如狸而白尾有鼠名
脇脇食之可以已憂
蛩蛩孔子曰北方有獸其名曰蛩前足鼠後足邛

而往抵舉之人有凶惡而往依憑之天使其然名曰渾
沌一名無耳一名無心空居無常咋尾回轉向天而笑
神異經 雕翼引山經帝江為渾敦誤
窮奇 西北有獸其狀似虎有翼能飛便勒食人知人言
語聞人鬥輒食直者聞人忠信輒食其鼻聞人惡逆不
善輒殺獸往請之名曰窮奇工討山有獸狀如牛而猬
毛名曰窮奇音如狗嘷是食人西山經 窮奇之獸厥形甚
魂馳逐妖邪莫不奔走是以一名號曰神狗郭文王出
獵所獲御覽 銘

檮杌 西方荒中有獸焉其狀如虎而大毛長三尺人面
虎足豬口牙尾長一丈八尺攜亂荒中名檮杌一名傲
狠一名難訓神異經

饕餮 鈎吾之山有獸狀如羊身人面其目在腋下虎齒
人爪其音如嬰兒名曰狍鴞是食人山海經 左傳所謂饕餮
是也像在夏鼎注周鼎著饕餮有首無身食人未咽害
及其身以言報更也識音志先